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伍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伍冊目錄

尚書約注四卷末一卷〔清〕任啓運撰

一

書傳補義三卷〔清〕方宗誠撰

一〇一

古文尚書正辭三十三卷〔清〕吳光耀撰

一四七

禹貢古今義案不分卷〔清〕不著撰者

六三九

古文尚書私議三卷〔清〕張崇蘭撰

六八三

〔清〕任啟運撰

尚書約注四卷末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尚書約注

任鈞臺先生尚書約注序

國朝任鈞臺先生以理學名儒貫通經學所著周易洗心宮室考肆獻祿饋食禮記章句孝經章句四書約旨女教經傳通纂諸書皆著錄於四庫其他白虎通正義竹書證傳竹書紀年考逸夏小正注孟子時事考任氏家禮酌任氏史冊備考同姓名考記事珠等書皆行於世而獨尚書約注四卷世魁傳

本雖其門人文莊公德係爲作家傳備載先生諸書而此書亦不及焉今年正月其族孫筱沅中丞以鈔本付剞劂而屬余爲之序始得讀之乃知此實先生家塾讀本也其書先列目錄每篇之下注明伏生本梅賾本則其於古文之僞賾然矣蓋先生兼通漢宋之學非墨守宋儒成說者也其注雜取諸家之說融會成文頗便誦讀禹貢讀冀州二字絕句

則從今本康誥篇仍載書序不移置洛誥篇則又從古本武成篇不用注疏本不用蔡傳本而用歸有光考定本可見其擇善而從無偏主矣其解盤庚篇自曰我王來至底綏四方謂此皆民言則先生之自爲一說不入之注而列之上方蓋其慎也余束髮讀尚書即用蔡傳本而禹貢一篇先祖南莊府君有手鈔本其注初不知出自何人以其便於誦讀

故余課孫兒陸雲即用此本今乃知卽先生約注也其間小有異同又不知誰爲增減矣經文旁有圈點蓋兼論其文上方所載諸家說亦文評也或謂聖經不當以文章論然世傳蘇老泉孟子評本已先之矣尚書發牙難讀得先生此本則讀者喜其文法之妙而忘其句讀之艱或亦教初學之一法乎卽此可見其爲家塾讀本也蓋先生此書不列於所

著諸書之內故當日不以 奏御而 四庫
亦不著錄然實為家塾讀本則彼沅中丞之
刻此書以行世其嘉惠後學為無窮矣
光緒十有二年春正月館後學俞樾謹序

序之三

書經目次

卷之一

虞書

堯典 伏生本第一梅賾本分慎微五典以下
為舜典第二姚方興又增曰若稽古帝
舜下二
十八字

大禹謨 梅賾本

皋陶謨 伏生本第二梅賾本分帝
日來禹下為益稷第五

夏書

禹貢 伏生本第三

甘誓 伏生本第四

五子之歌 梅賾本

胤征 梅賾本

卷之二

商書

湯誓 伏生本第五

仲虺之誥 梅賾本

目之一

湯誥	梅賾本	伊訓	梅賾本	太甲上	梅賾本	太甲中	梅賾本	太甲下	梅賾本	咸有一德	梅賾本	盤庚	伏生本第六篇 本分上中下三篇	說命上	梅賾本	說命中	梅賾本	說命下	梅賾本	高宗彤日	伏生本第七	西伯戡黎	伏生本第八	微子	伏生本第九	卷之三	周書上	泰誓上	梅賾本
															目之二														

泰誓中	梅賾本	泰誓下	梅賾本	牧誓	伏生本第十	武成	梅賾本○節次從歸有光考定本	洪範	伏生本第十一	旅獒	梅賾本	金縢	伏生本第十二	大誥	伏生本第十三	微子之命	梅賾本	康誥	伏生本第十五	酒誥	伏生本第十六	梓材	伏生本第十七	召誥	伏生本第十八	洛誥	伏生本第十九	多士	伏生本第二十	卷之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書下

無逸 伏生本第
二十一

君奭 伏生本第
二十二

蔡仲之命 梅賾
本

多方 伏生本第
二十四

立政 伏生本第
二十三

周官 梅賾
本

君陳 梅賾
本

顧命 伏生本第
二十四 梅賾本分王
出在應門之外下為康王之詔

畢命 梅賾
本

君牙 梅賾
本

冏命 梅賾
本

呂刑 伏生本第
二十五

文侯之命 伏生本第
二十六

費誓 伏生本第
二十七

秦誓 伏生本第
二十八

目之四



書經卷之一

虞書

堯典 伏生本第一梅賾本慎微五典以
下為舜典第二姚方興又增曰若

稽古帝舜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而德

此是

化之本虛靈足以燭萬事之微文章著見意

思深遠四者皆德性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

故其持已則信恭而非矯接物則能讓而非

飾也至於盛德之光橫四海塞天地則堯之

功誠大而無不至矣夫人之德本無不大而

乃克明之也以親平章協和者上有所施既

睦昭明變雍雍者下有所應聖人過化存神固

無推行之漸而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風民析鳥獸孳尾

寅後等字已通奇原增

衣又疑足
以上用筆筆紀事以下
用散筆紀言又勢一發
物以帝曰各汝義贊和

爲下開準巧紀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

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日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曠

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義暨和替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天所以勤民也日月星辰運行于天有

堯典 之二

定數布列于天有定位曆之以紀數之書以
定其行度象之以觀天之器以測其轉移而
曆成矣曆成而後授之育司以頒于天下使
民得因時而趨事焉而猶恐其推步之或差
故又分命羲和以考驗之也嶠夷南交朔方
推測之地陽谷昧谷幽都官次之名寅賓春
分之日朝方出之日敬致夏至之日中祠正
景也手扶均序其先後之宜乎在審察其新
舊之變春當作起夏當變化秋當成就冬當
變易秩之在之以審人事也春陽言日秋陰
言宵中晝夜各五十刻永晝六十刻短晝四
十刻鳥南方朱鳥之宿大東方蒼龍之宿虛
北方玄武之宿昴西方白虎之宿月中也春
分陽中秋分陰中夏至陽極午正陽位冬至
陰極子正陰位故分言中至言正舉昏之中

星以定中氣也氣溫故民散處因析而又析

也暑退故民氣平氣寒故民聚處此驗之民

也退而疏秋則毛更生而鮮好冬則毛更毳

而溫煖此驗之物也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

常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

日不及天一度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與

天會其多五度有奇爲氣盈月每月日不與

會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十二會其少

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開生焉三

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

是爲一章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

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此又言曆之妙

要

堯典 之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兪子朱啟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緜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

質與醜容下忽變散
紀言疏名清越響如
聞文勢滔滔筆注至
故舞方佳何得于此
截別增二十八字分
典耶

堯典

二之四

自然

堯典

四海通商八音是敘
紀之終與後陟乃死
敘終紀之終相配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受終文祖告攝位也璿璣以珠飾璣上載

而飾之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舜初即位整

理庶務而首察此所以體堯欽若之心也六

宗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月夜明祭

月幽宗祭星雲宗祭水旱羣神邱陵墳衍古

昔聖賢之類祭之以告攝也五瑞諸侯所執

以合符于天子輯之以驗其信否果信則復

班之以與天下正始也日觀則詢察悉而禮

意亦周矣柴望以告至也一正朔考制度齊

風俗三者巡守之事敷奏三者述職之事舜

以冀青地廣分冀東恆山之北為并州東北

翳無閭之地為幽州青東北遼東之地為營

州舉州以廣德化封山以慎封疆諸州以防

民害皆經理天下之事也典刑舉則官大

辟刑之重者其間有情法可疑則貴可議則

流以宥之鞭朴刑之輕者其間猶有可疑議

則金以贖之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

以上用散筆紀事以下
用整筆紀事章法特異
前相配讀法特異前相

舜既即位稱帝開子先
書一舜曰見堯在時舜
未稱帝也述虞之極
敘堯用三箇帝曰堯未
得人而憂也敘舜用六
箇帝曰舜既得人而樂

先命禹因禹讓而及禹
契皋陶後命伯夷夬夷
讓而及讓龍命九官而
讓作四股讓法妙絕又
中間小股作對而後

二大股作對讓法妙絕
命禹只一舜字不得謂
也命契只一禹字命皋
陶只一明字命夬只一
清一字而命命盡得
用如許詳詳而盡

事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

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

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

兪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

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

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父斯暨伯

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

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兪往哉汝諧帝曰

其樂一段蓋得太和
充滿宇宙不如此結不
得帝之隆又得賢納
言一段蓋出聖人懷德
危懼不如此結不得帝
心之密孔子說樂則能
心又說遠使人便見此

百戰率舞承神人以和
加倍前樂而謂子之化
仍在言外人知其真不
知其虛

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敕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謨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

堯典

之八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格于文祖告即位也首圖治于四岳。使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又咨治于州牧。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而于一州之內。又當寬惠遠者。接習近者。以宏養民之功。原舊德。信仁人。拒姦惡。以厚養民之人也。舊庸熙載。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也。亮采明于庶事。如下禮樂工虞。惠時順于庶類。如下黎民夷寇。草木鳥獸。感勉也。勉于百揆之職也。寬者優游。浸漬使之自得。其性也。三就大辟。棄中宮下獄。守餘刑。此屏處三

堯典

之八

居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明精。心審察。不失其輕重。遠近之宜也。諸猶若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寅敬畏也。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可以交于神明矣。胥子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凡人直者。或不足于溫寬者。或不足于栗故。慮其偏而輔翼之。剛者必至于虐。簡者必至于傲。故防其過而戒禁之。此教之道也。心有所以。必形于言。既形于言。則有長短之節。而為歌。既既有長短。則有清濁高下而成聲。既成聲。則必和之以十二律。而又彼之八音而咸樂。主于聲成文。而不亂音。從律而不紊。則矣。之郊廟而神和奏之朝廷。而人和。況胥子乎。此教之具也。聖疾惡也。謏說之人。變亂惡也。命令政教。必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謏說堯典

之九

不得行而矯。偶無可託矣。敷奏復逆。必審之矣。百揆以統庶官。四岳以統十二牧。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若不能獨治。而任之臣。其所治者。皆天之職。不可不敬也。三載考績。時加警省。以作其怠。三考黜陟。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公道昭明。人心自服。不特朝廷之上。董正庶官。即苗民之頑。亦可分北。極其效。而言之也。○此以上舜即位事。

此篇文勢極斷續之妙
不獨玩便其法

大禹謨

梅賾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

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治

難之意也禹言君臣夙夜祗懼各盡其所當

大禹謨

為則政乃治而民自速化于德克艱厥后一

語禹謨之大旨也舜言克艱如此則必有以

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民咸被其澤然非忘

私順理委民好上之至則亦無以及此而惟

竟能之不自必而歸之堯即克艱之心也益

又言堯之德廣而無外運而不息是以聖神

如天之造化文武如天之生殺德盛禹曰惠

而業曰大也勉舜之意已在其中矣禹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成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

巧

夷來王禹又言順道則吉從惡則凶古人感

又推廣克艱惠迪之意而深戒之益于正

世法度易于齊德意樂易于終終者正

易疏小人承順易或樂于見功而忽于遠

慮或欲沽名而違道或以獨斷而忽于遠

事如此則則夷且來王商民化不待言矣禹

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大禹謨

承賴時乃功德非徒善故惟善政政非徒法

政也五行與教天地自然之利相制以洩其

過相助以補其不及則修矣民生既遂又為

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

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理而無所乖則

和矣出是民享其利莫不咏歌相樂焉此無

虞之世也夫始勤終怠人情之常必于勤者

戒喻而休美之惡者督責而懲戒之又恐出

于勉強未之能久復即其所歌協之律呂播

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民

惟欣鼓舞趨事赴功而前日之治可以久存

而不壞此微戒之意也禹以後之保治望帝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帝德一句總領好生三
得與收中即所對句獨
與其二句絕法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
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汝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
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
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大禹謨

大禹謨

二之十二

其殺不辜。密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
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惟乃之休。舜命禹攝位而禹讓于皋陶言
民而民懷之。帝當念其功。又言我反覆思之。
而卒無有易陶者。以深明陶之能繼陶也。舜
不聽禹之讓。而稱陶之美。以勸勉之。明刑弼
教。陶之德也。協中而不干政。民之懷也。皋陶
不自居其功。而歸美于舜。待臣不為煩密。而
使下無所資。治民不為促急。而使下多所援
治之中也。于刑賞之定者。仁厚固行于法之
中。于刑賞之疑者。仁厚又行于法之外。好生
之意。深入于民。則民自協于中。而不犯有司
之法矣。舜言無刑者。固我之欲。而使我不遂其

欲。教化四達。如風之行者。則帝曰。來禹。澤水
惟汝之美也。又申歎美之。帝曰。來禹。澤水
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
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
大禹謨

二之十三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
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
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
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禹奏言而能
而能有其功。又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有此二
美。又能不矜不伐。然其功能之實。自有不可
掩者。故舜盛大其德。嘉美其功。將禪之。而先
命之攝也。人心發于形氣。易私難公。故危道

三苗之君在舜攝位時
 已處于三危矣其猶頑
 民亦只弗帥上非能
 也舜方使皋陶象刑以
 治之不煩兵也而謂
 攝位前以兵征不虞
 不備也且以舜舜之德
 歷年如此之久而猶不
 化乃化于無羽之七旬
 有是理乎此直是戰國
 人附會春秋而為之
 說矣史臣作此其意
 甚矣
 心發于義理難明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
 而不雜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
 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
 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此
 存心出治之本也言此無據謀之自專皆一
 人之私而勿聽勿用此聽言處事之要也內
 外相資治道備矣又極言君民相須之勢安
 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可願至善之理即中
 道之在吾心而人心之所同然者
 也微斷昆後習重也神宗堯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有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
 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厯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
 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誠感物曰誠益欲
禹還兵而增修其
 禹克繼下似讓格汝禹
 下至受命神宗又似與
 若禹下至有苗格又似
 征似舊勳攝成篇體製
 不類

德聖賢反
 已之道也
 大禹謨
 一之十四

懷字指出德德開頭

此處不出師故昌句

兩在字承上可通而言其所以可通之故也

德則臣白之而人又不可不知者故復事而首之知人則能安民非兩事也

愚意亦行有九德承允通成德亦其人有德承知人來見必身有德乃能知人也乃言日記高之詞即後乃歎曰

皋陶謨曰伏生本第二海讀本分

不出師字

皋陶曰來禹下為益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

者無不諧責難于君也禹問其詳陶又言君

慎其身之修凡一言一行皆深思遠慮不為

禮則朝廷之上華哲勉輔而家國之近可推

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

皋陶謨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復推廣德之

之事安民仁之事也哲智之明惠仁之愛官

人則盡賢才之用民懷則無一夫之不獲非

僅感之而已也何憂以下極言智仁功用之

大以見兼之之難也此一篇之體要九德而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之何故來承言修德以敦實而君臣各事其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

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祇敬大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

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

其凝言人之德者必舉其行其事其日有九

立謹愿而恭恪有治才而敬畏剛毅而果毅

而好義則其德不偏而可以為成德之士矣

又著之于身而始終有常豈不誠古之士哉

此取人又何患乎人之難知耶浚治亮明也

皋陶謨

五辰四時及夏季也人于九德有其三而必

日宣充廣之使益着有其六而必日嚴祇敬

治之使益謹皆有常之土也便為大夫必能明

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

其事大而十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無不在

官矣將見百僚互相師法有協恭之美政令

因時修舉無廢廢之愛官人如是可不謂能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欲則人之本身逸

身就業則人從其就業倡導之本不可不謹

也夫一日二日之近事幾且有萬焉不可不敬

兩句對說一句單說又
兩句對說一句單說又
徐揚曰此段詞法實
錯亂

敬字又指出無幾道德
全體工夫

禹謨篇辭于此矣彼篇
詞法實錯亂

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廢而天下之
秀可不深哉此又欲其端用人之而盡
用也天之敘行典物我五典五帝成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育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大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典義而正之
使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
前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使民所
受于天之中無所乖戾是所以和之也德行
順乎典禮罪行背乎典禮命之討之乃人君
皋陶謨

之政事若用之臣主之當勉勉而不怠也又
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所
在而吾心之敬又合天民而一皋陶曰朕言
惠可底行禹曰命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
有知思日贊贊哉皋陶自云言之順理而
禹言可致成功則非特行之而已陶又謙言
成功則未敢知但思所以贊助于帝以成其
治者惟此而已以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
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暨益奏庶鮮食于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命師汝昌言思日
念艱難之易忘治安之難保而勉力不怠四
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水上未至
民未粒食先進民以鳥獸魚鼈之鮮食水土
初平粒食猶艱尙兼進鮮食至水土盡平民
變化其所積者以濟困乏然後民享粒食而
爾服建官揆文奮武之治功于是成述其治
水本末先後之詳欲君臣相與勉力不怠以
皋陶謨

保其治于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命禹曰
無窮也亦謂禹子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勤不應後志以
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天位惟艱一念不
謹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
所而不可遷惟私欲動搖其中始有味于理
而不得其止者故當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
陷于人欲之危以安之也至於將動之際又
當惟幾以審其事之發惟康以省其事之安
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糾繩之職內外
交修如此則是惟無作則天下應之且有
先意而後我者以是受命于天天命之有
又申之用見休美于帝躬矣慎位之效如此

又極經緯正與天
一節相配

可不日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鄰也臣以
人言鄰以職言帝威爾直之語而深有望于
禹也民性未復君欲扶持相導而贊之者臣
皋陶謨

民生未遂君欲宣布經營而代之者臣是臣
作股肱也章服禮制所係而明其等者臣是
樂政治所關而察其微者臣是臣作耳目也
此皆臣之所以爲鄰也若而從後言則不直
而非所以爲鄰矣又申以責之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
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
時而處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
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
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

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
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
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三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
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舜又慮頑讒
在于忠直不可無以化之故觀之射以明其
賢否其不能中者卽頑讒也于是捷之使激
皋陶謨

願于一時又書之使差愧于無已凡以啟其
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得以並生于天地
之間也又命掌樂之官舉其所納之言以驗
其能改與否改則進之官舉其所納之言以驗
之也禹言加之威終不若明之以德荷帝德
遠著則萬邦黎民之賢皆咸慕興起願爲帝
臣惟帝舉而用之矣而又敷納以觀其蘊明
試以考其功旌賞以厚其報則誰敢不讓于
善精白一心以敬其上乎不然則遠近之臣
且相率爲謬誤不惟頑讒之可慮也彼丹
朱之殄世亦惟傲而不修德耳予嘗以是爲
戒而帝可不鑒乎今雖天下已治而苗頑尚
未卽工帝益當憂念而修德以來之也帝又
言爾之功敘如此則頑如苗民刑亦不可盡
廢蓋欲以德爲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主以刑輔之耳

以天下敬應帝德時數
高功收敘奉陶明則
宮正民安治定功成而
樂作矣

三帝以一典見二帝一
心
五臣只一議見五臣
五臣

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傳鼓
合止祝敵竿鏞以間鳥獸踰踰韶九成鳳
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諸樂之始作升歌堂上惟取鳴球琴瑟聲
升歌既終堂下之樂因之迭奏故曰以間祝
敵不入間歌以在堂下故并言之蕭韶兼堂
上下而言一歌一問是一成也功以九敘故
樂以九成祖考尊神鳥獸微物故別言之鳳
凰靈異故特言之也石音屬角最難諧和石
和則音無不和矣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庶尹
諸則人無不和極言和樂之應
而所以致之者則帝德之和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舜言天命無常理亂
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微之不察則禍患之
所自生故當無時無事而不戒勅此舜欲作
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言人臣樂于

遇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
功皆廣所以責難于其臣皋陶言君為臣表
不有以率作之卜將何觀故必親率羣臣以
起事功而樂于其事者易至紛更又當謹守
成法其于臣之所事又當數考其成使有課
功覈實之效無詭譎欺蔽之失此陶欲廣歌
而先述其歌之意也歌曰君明則臣良而羣
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以爲戒所
以責難于君舜既命其責難于已者又曰往
欽哉以致其責難于臣者君臣責難
一本于敬此有虞之所以不可及也

皋陶謨

二之二十三

夏書

禹貢
第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洪水平流不辨區域。禹因地勢分爲九州。相其高下而治之。先後定矣。又隨山而行。刊去樹木。以通其障蔽。又定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首述之。

冀州。帝都之地。治所宜先。不言疆界者。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以三州

所至可見亦以尊京西新功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州一石渠山以見水

禹貢
之水莫大于河壺口河水北來南下之衝經始治之以潏其勢片梁狐岐河水所經次第

治之以開其中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二句舉漢以來其大莫大
道而河治矣于汾太原

汾之所出岳陽汾之所經因縣之功而修太
原以濬其源至岳陽以導其流而汾治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孟津之東太行之西其地近河者曰覃懷

被河患今可致功而冀之平土無不治矣

無塊曰壤。敦民樹藝，因地制貢，必以辨土爲
先。而壤則色白而性饒，者居多也。試第一等

而地力年分之不同或間出二等田第五等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高于田者賦

非盡出于田并場圃園。恆衛旣從大陸旣作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恆衛汾水皆出恆山而流注于東北不
于梁坡治之不流注于東北不
于梁坡治之不流注于東北不

始加修治之功而恆合澮水衛合澮流以從其入易水之道大陸之地橫跨大河而高平

于東南平過于覃懷地近于大河治之爲甚
艱至田賦定始興耕治之利施功早而成功

遲也。至此而冀。二也。外也。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上無不治矣。

易諸水皆中高不與河通必循海而南故可
貢東西南方貢道皆自河來惟北方遠濡澤

以入而碣石在海濱河口正當其右轉屈之

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

而過之距則未至其地特望之

議也爲表九河既道兖州之水莫大于河其
下流也分之爲九以服其勢

而水之流。雷夏既澤。次莫大于濟。雷夏其所
者治矣。雷夏既澤。鍾也。高地水盡澤復爲

治而枝疏廣生堂有。澤而水之水合流以趨于海經流。灘沮會同灘自河出沮自濟出二。止者治矣水合流以趨于海經流。

澤今水去土乾故可蠶民利興矣。究地最下
亦治矣。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而性惡

民皆依丘陵以居。今水退土平，故降宅民居。
蘇合木樹生於此
 斲土黑墳，斲草惟繇。木惟條，墳起繇茂。

徐揚三州最下草木非宜故特言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

彭蠡之澤也
也中江與海江也南江
歸江也三江既入一
事也蓋澤底定一事也
文不相礙

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以上為江。漢以下大江入海。使上有

所歸。下有所洩。則豬矣。禹廢其旁地為蘆葦

以備浸淫。故雁于是。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

居之而物性亦遂矣。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澤

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南。下流婁江。東江。松

江。既望海。以為歸。則震澤之水亦有所流。決

而矣。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

塗泥。篚筥簋簠。大竹水去而植。物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土性惡也。賦第

修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而會于漢。漢至大別而入于江。雖去海尚遠

而奔趨之勢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洞

庭也。沅湘沅辰。教習潭資。湘資。湘資。湘資

所合。故曰九江。九江。九江。九江。九江。九江

甚得其正也。沅江之別。潛漢之別。皆云土夢

注漢之分流。江漢治而亦得其道矣。雲土夢

作父。澤之澤。跨江南。地最卑。故始見土夢之

後。人工有。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

下。田第八等。而賦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純幹枯柏。礪砥礪丹。惟簡簠簠。三邦

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于河伊出上洛熊耳山至洛陽入洛出穀
水至新安入洛洛出上洛家嶺山合二 蔡波既
水至草縣入河而水之合者治矣
豬導清澤被孟豬水自清澤為蔡波治則蔡
波洛治則波亦有所受而地勢高澤水所
經而孟豬實為其下流之地也
時被乎孟豬則水 厥土惟壤下土墳壤者
之止者皆治矣
日墟高地則壤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第
下地則壤也
四等賦第二等 厥貢漆象絺紵厥篚織纈錫
雜出第一等也
貢磬錯 錯治磬之錯非常貢也 浮于洛達

郵貢

之三十

于河豫之東境經入河其西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南距草山之岷嶓既漢
潛既道 岷江所出岷漢所出岷漢則江漢之
則江漢之 蔡蒙旅平相夷底績蔡蒙二山
下流治矣
而旅祭地之高者治矣和夷地 厥土青
勢稍卑經略成功地之下者治矣
黎者其性亦疏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 厥貢璆鐵銀鏤咎磬熊
而間出七等九等也
罷狐狸織皮 璆主磬石磬也鐵主鐵鏤也
鐵也鐵先于銀鐵之利多于銀

也梁州多山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西傾因桓
可以為裘其羆毛可織以為罽也
自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之東
以入渭矣其西南則西傾之山桓水出焉因
桓水以東至于西漢轉其間有漾枝津之
阻由陸而南歷岡穴陂澗至于沔水出沔入
衰復由陸過衙嶺下斜川北入于渭而後截
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據黑水弱水既西水之
異其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涇出東
南入渭渭出弦蒲戴東人涇是涇上屬汭而
下屬渭也雍州之水莫大于渭出于鳥鼠歷

郵貢

之三十一

千八百里而入于河其在渭東北者則漆自
同官沮自宜君而從之在渭西南者則漆自
南至咸陽而大日從以水相敵日同荆岐既
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漆沮所經岐涇汭
物禮所經鳥鼠汭所經原隰底績至于猪野
原隰在郿岐之間猪野在甘涼之 三危既宅
三苗不敘可居而三苗之窺于此者亦革心
向化乎成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
之功大矣
下黃土之正色故最貴田第一等而 厥貢惟

球琳琅玕。球琳玉之美者，可為圭璋。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之東北，則白南向至龍門而入，冀之西河，西南則或山澤，或由漆沮會于渭水之北，而後入河焉。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岷嶓南渠，搜國皆雍，西夷服，今雖織皮而來貢。水土平而餘功又及于西戎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南，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也。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故，故治川必先導山。禹貢之二十三

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山，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溶漢也。所出在梁州北境，荆內方，漢所北，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山，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溶江也。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南，岷山之脈，兩岸夾江而行，其北直至衡山，止于九江之西南，其南直至敷淺原，環出九江之東北。皆在荆州南，以上皆導山之北。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出窮不言其源，荒遠在所略也。不言入海，沙則水淺，餘波盡消也。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其言至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所至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張掖，難山南流，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北條北境之大河也。河發源星宿海，行六千里，至積石，禹但自積石導之也。自積石而北，而東而南，又三千里，至龍門，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地勢險峻，河破山而行，禹功于此最鉅，故首言之。自龍門而下，南為西河，界雍東為南河，界豫北為東河，界兗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為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泄海潮，逆入泥，最易積合之為一，則其勢

猛急而潮。嶠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

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此導南。南。北。見之。漢

名曰為者。明非別水也。彭蠡合饒信十數州

之水。當春夏水漲。則江漢過其外。而彭蠡逆

注。則浸陸為大澤。秋冬水落。則彭蠡之水溢

出。大江彭蠡。在南江水在中。漢水在北。並持

為北江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

入于海。此導南。南。北。見之。漢

則漢亦不小。故言會江漢。皆發于梁。導流水

合流于荆。入海于揚。故導之序如此。導流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

北。係之。濟也。流水出王屋山。在太行之西。伏

流出于太行之東南。南為濟。西南入河。復出河

之南。則溢為滎。又伏而導。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導北。係之。淮也。

大故自桐柏導之。沂入泗。泗入淮。淮入海。二水

蔽也。近故兼言之。淮發源于桐柏。近

于徐。入導。滑白鳥鼠同穴。東會于澠。又東會

石他收載直有為派明
宗之勢
一起一結地員天福中
開納穀酒停機立馬功
亦千古無兩

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

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之西

獨舉渭洛。以為雍豫諸水之綱也。渭出南谷

山。發源千雍。經流于豫。洛出冢領山。源流皆

在豫。二水俱入。莫之南河。凡先言山。其源

也。先言水。非其源也。河不言自遠也。流不言

山。多伏流也。小合大曰入。大合小

曰過。顧曰會。河不言會。太無敵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

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

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總結上文也。陳

再貢

海其歸也。水患既去。地利自興。六府財用所

自出也。庶土。穀土。以及園林山陵也。三壤。專

以穀土言之。土貢田賦俱宜。庶民而田賦尤

重。故必定為九等之則。使一成而不變也。土

貢或及四夷。而田賦中邦。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錫之上。以立國

封建之命。雖出于堯舜。而經書之書禹也。禹

我之所行乎。此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

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禹貢

甘誓
第四生本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陸六事之人予誓
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行國之法天用勦絕
其命下出財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
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謂逆其生長敘藏之宜威侮五行則
虐下怠棄三正則背土攻專治也左主射右
主刺中持車天子親征必載祧主與社主以
甘誓

行不敢
專也

一之三十七

逸豫便是不能民故五
賦以興與二字爲綱目
字萬姓字前後照應

五子之歌梅賾

大康口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

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

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五子之歌

二之三十八

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

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陲厥緒覆宗絕祀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嘯

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

惟彼陶唐節令見左傳
其前句文法俱倣此
爲之

詩篇
詩篇
詩篇

可遑爭所以一天下之制度

五子之歌

二之三十九

肅征傳讀

惟仲康肇位。四海肅侯。命掌六師。義和賈。職酒荒于厥邑。肅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

肅征

二之四十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哉。懋哉。

書經卷之二

任啟運約註

商書

湯誓伏生本第五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湯誓

二之一

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台我也。率遏眾力。謂率割夏邑。謂率意為。重役以勞民。力率于奉上。而不和協也。先誓以行罰之意。應天而順民也。後誓以行師之律信賞而必罰也。

孫月峰云。格爾眾庶。此有赫其赫赫。動名有

其師之文。多壯麗。獨此有起於掩抑之意。

多曲折在廣告之間。要人之難也。

史記六國表天子位平
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
周仲卿作詩

孫月華云平敘去有
病難之敘是謂通篇平
順又多排調的是後人
手筆入焉伯一說尤實
據述施德

仲虺之誥梅賾本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此序作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

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

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

仲虺之誥

爭亂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昭以勇智之德

既失其所以爲主矣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

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使爲萬邦所取正

而繼禹服行之事也則王亦率禹之典以奉

順天命而已夏既爲天所不善則伐夏之舉

豈王所得辭哉爽明也夏有昏德則眾從而

昏從而明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

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過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夏有昏德故見

湯之明德則深忌之不遇不殖非純乎天德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源澄澈如

此故以之用人則官稱其德賞當其功以之

處已則取善能公改過能勇其于臨民之際

心寬而不失之縱政仁而不失之柔是乃

德彰著實足孚信于人而足人之聽聞矣乃

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

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上言湯德

民此言民之歸湯已久也佑賢輔德顯忠遂

自征葛至放桀計十八年也佑賢輔德顯忠遂

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之誥

言懷諸侯之道善由大德日新萬邦惟懷

以及小惡惡由小以及大德日新萬邦惟懷

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言治民之本民心離合視乎君德故王必

勉明其德立中道以示民則而德者乃

所以建中也事得其宜心得其理則非特建

中于民而垂之後昆亦有餘裕矣然建道必

學焉後至故又引古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人之言得解者以戒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言慎終之

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天命去留之機。以深明伐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慚也。

神應之語

二之四

湯詰梅賾本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于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天之降命。無有固之者。惟君也。言君道所係之重如此。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夏失君道。天命黜之。民始生。雖若草木。俾于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念天命付託之重。懼不爾有善。朕弗

爾與爾萬方。有眾。明聽于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天之降命。無有固之者。惟君也。言君道所係之重如此。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夏失君道。天命黜之。民始生。雖若草木。俾于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念天命付託之重。懼不爾有善。朕弗

湯誓

二之五

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于一人有罪無以
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天道至公君臣當各盡其道而君之責尤重于臣蓋天命綏猷責在君也又以保終交勉以深致其求助之意

易誌

一之六

順云元祀太甲之元年十二月建子之月湯崩必在商年之十二月至此歲而解也

符孟子所引原文只天誅或曰牧宮一句便古與之極此從天誅二字衍出一致文字便流利而真

多若非歸後入下章

伊訓本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
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
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將言祖德而先舉朕之亡以爲鑒惟我商王布昭
伊訓

二之七

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神武不殺救民塗望而民信而懷之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
愛惟親在初立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謹始之道
孝弟而已此勉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樂榮
人道湯復修之樂諫諍親者德爲君明爲臣
忠取善恕治已嚴皆修人紀之目也湯之成
德如此前言夏失天下之易此言湯得敷求
天下之難則太甲之嗣德宜益謹矣

<p>一段便沈鬱想是兩篇之遺文寫于他處而此被拾於此耳若上文數求哲人四語達意費力便見</p>	<p>宋有訓于蒙士何上文增微于有佐無實</p>	<p>聖漢一段亦後人語但筆墨動地與前官刑一段文風有別在</p>	<p>用韻</p>
<p>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small>求賢以爲</small>以警道欲之臣先王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爲後嗣計深切矣<small>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small></p>	<p>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small>命人終上文又以天</small>也之</p>	<p></p>	

<p>通鑑疏名 據法似金 孫月華云善法總工簡而廣</p>	<p>據通鑑文則慎乃儉德八字係增入</p>
<p>太甲上<small>本</small>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無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small>宅居師眾也湯有敬德故天命之而尹又佐之以成其業見先</small></p>	<p>業之不可忽也周忠信也夏相之克終與王否皆視乎其君則甲不可恃尹而自逸矣<small>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擇萬世有辭</small>湯于夜氣清明之時既神澤慮以大明之勤其德審其事理之至當者則待旦以行求四方之俊彥以此固足爲後世法矣而又廣後人可顯越其命以自覆乎必當清心寡欲常以天命人心爲永圖若虞人機張既張必</p>

先王正其前兩先王
相繼以先王之德訓之
何如以先王之德訓之
之不先王之王德訓
說先王之王德訓

往察矢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
矣欽厥止所以立本率乃祖所以致用如此
則近可慰悅尹心而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
遠亦有譽于後世矣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
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
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
允德絕其比昵之黨與其哀慕
允德之思此伊尹格心道也

太甲上

二之十

若過如此亦何恨乎德

以伊尹之德

太甲中
悔
本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
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太甲中

二之十一

維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
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猷我后后来無罰王
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民罔不可無君君尤不可無民君能悔過則
君民相安而湯緒可以不墜此深致其幸之
之詞也太甲以圖終為望故又告之言明君
惟修其身故加諸民者無非實德之著而民
自協和先王之子惠困窮先王之所以協于
下也則王亦惟視烈祖之日新又新以應其

德而無或問可耳孝恭明聰皆德之目思之惟之所以懋也此又深致其勉之之意

太甲中

三之十二

起清玄殿

太甲下梅賾

以下似支似補宋梅賾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勤靜語默無一毫之慢曰敬寡寡孤獨無一人不恤曰仁七日戒三日仁與誠之本也先王能敬其德故天親之王

太甲下

三之十三

爾此令緒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與治同道矣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恐其悔過之始躊躇等欲速故告之以思難思危以其即政臨民之視故告以慎始恐其惡直好諛之習復萌故告以聽言之道皆欲太甲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心措于身者莫非至善則足以正萬邦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也然弗慮弗為固廣先王之政而思為之過辯言中之亂之為害甚于廢也又并示以已意言率山萬章者君之道功成身退者臣之道君臣各盡其道則邦國永信其休美矣

太甲下

三之十四

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湯初即位時鄭玄本大亦在湯時下

咸有一德梅賾本

惟尹躬膺上承傳作神主下達受天明命則尹德然謂天命在已矣豈人臣語

此篇似全採格書為之絕少異其所謂一者尤甚錯雜未備費意注釋難實到底無義死然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謫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咸有一德

言天命無常惟德則可常樂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推咸應之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此是實之三時乃日新新德所以承天之命必有常而無間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告以用人而為新德之助也官庶司百職左右則輔弼大臣也臣之大小不一而致君宅師之職則同故用之不可不慎其難于任用其慎慎于聽察所以防小人德之不修

濟惟一終始如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
所以任君子也
常主協于克一之要德善之總稱善德之實
行一其本原統會也德兼取善不主于善則
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
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于不一
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中此聖賢始終條
序也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王心一故其
其言即知其心感應自然之理也嗚呼七世
天祿安民生厚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又以德
威有一德

三之十六

可換者
申勉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于民一德之全功
也○一者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
其體則并包
而無所遺

盤庚以此篇爲盤庚
民之言感此係民爲
其幸之而高者即在位
之人也高者王之來宅
于此花取色正以毒毒
不可居重我民命不使
盤庚之故也今不能生
我乃曰稽之于卜是爲
廷卜其如何何夫以
先王之德情種天命
且下不常厥德不常厥
于今五邦是今之不承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盤庚之干木本報
樂之生皆可也今必欲
復之何曾求生于我
之木必不能出天將未
我命于茲在茲也王
復先王定廷之大業以
安四方可也

王所不飲句案傳謂王
飲用人子爾王命爲人
所飲與民用不盡應同

盤庚伏生本第六
篇上篇未還時事
中篇臨還
時事下篇
既還時事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咸出矢言
日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
胥匡以生卜稽日其如合先王有服恪謹天
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若顯木之有由欒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

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日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
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
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修弗匿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不變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傲上則
從康則不能遷二者在位之私心所當謀去
之者也二句一篇之綱領○先王有所修爲

二之十七

百荒茲德為商賈易焉
從予謂德指任舊人
言非我不聞任舊人乃
故自與于先王之舊人
耳 抄印上欽字意

是口即前通言言小
人猶知顧慮德意一
不慎則為惡人之浮言
也況汝不與予命而
為浮言子察兩進口猶
可具非是
其意可換誠言火成

臣則播告之于民而不匿故王太敬之其在
外又無浮言以惑眾聽故民用從化有臣如
此王之任之宜也今汝內則代小人之攸箴
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其多言以求信者非
險賊即庸淺我誠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不知汝言何謂矣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不惕于一人于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德
謂不播告而匿之我觀汝情詞若觀網在
火然亦我威不能制命而成汝過也若網在
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君
臣之綱申前無微之戒一汝克黜乃心施實
勞則承選申前從康之戒一汝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德德不
盤庚

之說苟悅于民非實德乃不畏我毒于遠邇
也申前微黜乃心之戒乃不畏我毒于遠邇
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我太賢強也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恻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
胥願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

原之勢不可謂消矣其
猶可撲滅乎察謂參湯
之不難亦非是

千進百轉之文趨讀想
有味

孫月華云文字最難源
然妙愈玩愈出後人
雖有心悟其源深卒
不能出此上即難深矣
然一解即微亦不能如
此耐嚼嚼可謂古人種
種造微允為規矩方員
之至

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檢小也中言遲任有
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子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承前
舊人而言我不敢輕用濫刑亦不敢予告汝
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

遷都甚勞而又加以臣民之阻事甚難矣然
志在必遷若射之志在必中也當時老幼必
有以為當遷者故告以無侮老成人之所謂無伏
攸箴也勉出乃力則無從康驕一人之作猷
上矣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邦之滅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恭乃事無
乃位無從康也度乃口為吉
言不為浮言也又嚴以飭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

一府虛說尚未露出

第二層方露題字

上篇民所謂新邑指在
歐都此蓋庚所謂新邑

指都

不其或稱二句案傳謂
利害若此而不稱樂
德疾怨何損于國古
語謂不其或稱應前下
指其如台意謂不其
指之下而取謂非神
德汝汝實自怨也焉石
樓子

用。置其有眾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以誠告之。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

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咸鮮以

不浮于天。時其承敬。浮過也。君敬其民。民亦愛

世。以人力勝之也。先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易弗念我古后之聞。承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

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凡以利民

我今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非遷

汝也。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乃汝志

之所同。我之遷。正以從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汝志耳。豈故為拂汝哉。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定厥邦。汝不愛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

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

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

或稽。自怒。曷瘳。不保我胥。感亦終歸于陷溺

而已。鞠窮。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

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遷紿乃命

于天。予豈汝咸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爾樂。爾

言。汝不遷。則大禍將至。生理絕矣。而汝不一

心。從我。是必有人以勢相摩。以言相誑也。又

反覆言我之遷。都乃積汝之斷命。固養汝而

非脅汝。且念汝祖父之有勞于我先王。不忍

大養之也。必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

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于一

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

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

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

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

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陳久崇大也

政。而久居于此。則高后之靈。必降罪于我。汝

不從遷。則高后及爾祖。父必降罪于汝。彼臣

之懷私者。其祖父亦必告高后。而嗚呼。今予

如此乃可爾後有威

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

無相遠而忱不屬。我之所猷。汝亦謀之。我之

所念。汝亦念之。各以至極存于心。則知遷都

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乃有不吉。不迪。顛越

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嚴明號令。往哉生生。今子將

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再以其生勉之。振其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

盤庚

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於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

言。予一人先戒勉以作其志。又開示以釋其

浮言。謂我猶有罪爾之意。而疑怨也。古我先

王。將多干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其始居毫。湯復與之。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

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

都解于幼冲非敢廢承
讓獨行已意由上帝而
祖中時神靈下云其言
我不違用遷都以大茲
光貴之命也似勝恭傳

愚按啟生與上句
對言好貨者則我不任
之生若者則我敢恭之
下句又申上意

承肩一心懋傳敬布為
民之德永任一心指臣
言懋言有式敬愛民
之德與我一心者則我
當永任之一心即上若
字承肩與不肩應

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之國遷肆于冲

人。非廢厥謀。弔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貢

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謀之善者。爾亦

非敢違我。卜亦惟敬守。故業而益大之耳。申

其疑懼之情。以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尚皆隱哉。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罔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敘。此下

以安民之意。隱痛簡相。導也。新邑之民。生

理未復。深可痛。簡臣皆當敬念之。而擇以

不任之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富人貧

人。皆有以保其居。此能念敬者也。則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敘。無總于貨寶

生。生白。庸式敷民德。承肩一心。生者如我

非我之志。我既以進告汝。汝敬我言。無復

眾貨寶。而以生生之功。自居也。則能如此。而

又久而不替。則念敬

之心。無所不至矣

按說此引高宗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乃
是古有高宗之篇矣
說命又無言乃確何
也

竹書元年命卿士甘
三年夢得傅說六年命
卿士傅說

偽書以若字惟字作
意而此三篇尤甚惡
其書與郭璞書如出一
手必皆人爲之

說命上梅賾本

王宅爰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臬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
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賁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
說命上

二之二十四

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此喻已望殷乃心沃朕心若藥弗
暝眩厥疾弗瘳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此勉
詞見不可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
不敗沃也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徵其以嗚呼
欽于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言君當求受言于已
不必責進言于臣

說命上

二之二十五

通篇統以惟字作起

說命中梅賾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率若
謂之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謂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謂之明王之治起之也惟天
謂之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天之聰
謂之見問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公則臣敬惟口
謂之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謂之苟惟下戈省厥
謂之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謂之身中言以文
謂之說命中

以下絕少文氣亦是惟
採格言爲之
細沉文法儘費經營
無所氣貫注

按禮記作時罔及惡德
民立而正寧純而祭祀
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
神則煩

事辭而不雜也此以宅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謂之心言之乃憲天之本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謂之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謂之因此失戒之也王曰旨
謂之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
謂之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
謂之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謂之罔王悅于
謂之躬行之實

說命中

三之三十七

說命下

王曰

此篇用說命以下二

亦以喻生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其厥
學之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勉苦藥甘鹽鹹梅酸相濟而和所謂
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
說命下

者反之己言人求多聞將以立事必學于古
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然而欲久安長治
不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遜其志如有所不能又時勤
以厚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來矣又
必篤信不忘則其功不息其來不窮而道之
積厥身不可數計矣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修罔覺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
而後聖學可全故教亦居學之半也始之自
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
修有無少間斷則德之所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此篇用說命以下二
亦以喻生也

無愆此終前建學之意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君德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
其本也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良足備而成人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子之幸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

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說以成湯望高
尹自待君臣相親如此中興也宜哉

言民且如此況王司敬
民實爲天膽乎史記作
天繼謂繼天立極也無
費于史記作無禮于
喪道蓋高宗以祈年爲
事必有非所當祭而祭
者幾于昵則必有薄于
廟矣華僑以昵爲父廟
與祭成湯不合

第七伏生本

高宗彤日。越有雝雝。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此格王鳴呼王司敬民罔非之言。天膺典祀。無豐于昵。此正事之言。

之

竹藪帝辛四十四年西
伯發伐紂武王卽位之
二年也金仁山屬之紂
三十三年爲武王之十
一年未確蔡氏以爲文
王事則更非矣紂與朝
歌接壤文王時豈能截
紂乎

伏生本
第八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
 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言天今我民罔弗欲
 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言今王其如台言
 棄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
 西伯戡黎

之十

微子 第九

狂史記作狂即行遷之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言紂不遵祖德。曰。父師少師。我其發狂。吾家遷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隲。若之何其。此謀救亂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此微子語而告微子使白靖出迪此救亂之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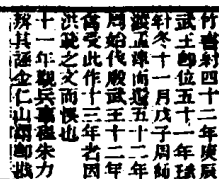
一路都是繁雜從節制句御作慢聲慷慨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遂以明彼此去留之義不同也。

微子

之三十三





周書

泰誓上梅賾本○按孔疏云鄭玄註書三十三篇內二十八篇與伏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
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聖事憑接竹書紀年事
在武王三年孟律在武
王十年不得混爲一事
而是時周勢日大凡助
紂爲虐者必漸次夷滅
偃紂因而微懼則商猶
可存是孟律之大會而
遠正可見周德之至不
必謂無此事也

父母天爲民立君之意如此則任元后之意乎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上十俱皆平聲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紂知所以作民父母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

此亦全入孟子文而改
惟我在天下五字爲一
子字又義相背蔡傳對
師當惟其左右上帝以
寵安天下則有罪之當
罰無罪之當安我何故
通用其心乎言一轉千
天也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親天意則伐商又有必往之勢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

彌子一入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告以伐商之意而求

泰誓中

傳本

惟戊午王亥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曰嗚呼西上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
 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
 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
 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
 命命舉湯之伐桀以起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
 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
 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必克言天意有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人
 必克以天命自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又合天我武惟揚侵

經傳成諸無氣朕

我武一師玩其愆惡
 史臣頌武之詞人武王
 口中不願其矣
 無畏敢諫或謂子文
 理全行

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豈有光自明
 之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義百姓懷懷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勉將士同成懼齊心力以成功也

泰誓中

三之四

泰誓下

本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
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
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
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

泰誓下

三之五

謂利發舉于民可也其
祖未何罪而曰世饒子
武王決不作此怪語
於幾語亦通

按禮記引子克受數語
孔疏云漢時別有尚書
是篇四月太子發上祭
子學以下三篇即禮
中有此泰誓蓋鄭時所

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殛獨夫
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
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言商紂之惡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之德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為天人之歸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臨

行善則泰誓而進歸不
行故云然而今泰誓又懼之
無四月太子則漢時所
有過書其真偽雖未可
定而此之偽可見矣

泰誓下

三之六

牧誓
第十卷

時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迷矣。西土之人。謝開泰妙

其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子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收售

三之一七

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山齊點數了。明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行刀以齊馬鬣昔夫子尚枵枵如虎如貓如

子。爾。所。弗。勛。其。千。爾。躬。有。戮。而。古。人。以。下。明。伐。

古人之意。今日以

下申法行

致遠

之八

武成商讀本。今從

先錄成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

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

于皇天后上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武成

三之九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

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寵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

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開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遷越三日

武成

三之十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

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十二年歲商祿其
子因封之朝賀子既受命
十三年乃來朝
愚意相禪即前篇
所云克相上帝書言天
欲安定其民必若禪
之而居乃定今我亦任
君師之責尚不知禪
之所以致者何如也

洪範 伏生本 第十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敘王言天子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
輔相配合其居止是彝倫之道天實敘之
不知其所以敘之者何如也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西漢水性地
洪範
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神龜負文載九數
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禹
因次其數爲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一曰
五行次二曰敎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
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
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人
之所以因天五紀天之所以示人皇極君之
所以建極也三德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以
人而聽于天庶幾推天而驗之人福極人感

庶幾八九氣合而善
已久省察後又下可經
勸懲故以福極終焉

徐揚言曰潤者性也炎
者氣也上下皆位也曲
直者形也從不背利也
條穡爲人事也水曰潤
則火燥土曰曲則水洿
可知火曰炎則水洿土
水不濕金清可知水不
火上則木左金石上中

可知金曰從革則木曰
土花水曰炎革可知
貴莫即天官宰祀

而天應也五事曰敎所以誠身八政曰農所以
以厚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皇極曰建所以
立極三德曰又所以治民稽疑曰明所以辨
惑庶徵曰念所以省愆五福曰壽所以勸六
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
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
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
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
以庶徵勸懲之以福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
洪範
之目也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金體固土質
大以微著爲次也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曲而
又直從而又革皆以性言也土氣正位無成
性而生之德莫大于稼穡故獨以德言之五
行有聲色氣味獨舉味二五事一曰貌二曰
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
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金思通土以人事發見先後
爲次也恭敬從順明無不見聰無不聞睿通
乎微五者事之德也肅嚴整又修理皆智謀
德聖通五者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原稿有編無目偏于此
一條往復數致極文詞
之妙

泰氏以民為庶民人為
在位者細按之不然而
有為者守者主之

乃以為民有能者為而
無守者反使在位乎

泰氏以無偏為教民
故其詞亦不然也
六句上一句指王所
謂建其德也下一句
指民所謂于後極也無

四日司空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日
師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定其
人師以除暴禁亂隨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
緩急以為先後也
三日日四曰星辰五日曆數月統于歲日統
于月所經行曆數以紀歲月日星之五皇極皇
盈縮進退隨大小以為先後也
建其有極敬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
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洪範

三之三十三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
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及事物言動之微莫不各有當然此皇極之
當身造其至極以為民之標準此皇極之名
福若身能盡道以為民極則天必降之以五
化民則君敬其福以與民而當時之民亦保
此極而不失是又民之所以與君共其福也
皇極則此大民之無淫明臣之無比德言由
其範
之而已其約之于極者又有造就之非焉其
有謀慮有設施有操守此中人以上可進于
極者也君則加意以成就之其有未合于善
亦不陷于惡此中人之資亦可進之者也
君則兼收而並育之苟民感此念之受之之
恩而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于中有好德之
言雖其德未純而進善有驗則子之以爵祿
焉時人既感于念之受之之恩又動于爵祿
祿之之厚則益奮厲而歸于極矣然堯舜易
忽必無虐之尊顯易寬必無畏之而後進
乃無遺也至于在位之人或有才而無行必
使之進于行而無輕用之其羞有之而無行
先富之而後責其善不然即無以事其無以
畜不能和奸于家將陷于罪戾而何以羞其
行乎然富以養賢不可濫及苟于不好德之
人而濫與之則所用者皆凶咎之人而反害

帶以下乃福應祥
居之此耳

于國矣偏不中彼不平作任意則者已私之
生于心也當不公反倍常則不正四者已私
之見于事也裁制之宜曰義事物當然曰道
天下共由曰路皆皇極之所由行也蓋道
遠平平易正直不邪曲皆皇極正中之體
也合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言王又言其有
者倡之自君而極實民所固有也此十四句
口所謂皇極之數言使人反覆吟詠自得其
性情者也又贊其妙言此數言乃天下之常
理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乃天之訓是
訓頌法而力行之則建極者天子道德之
華而民亦有以近之于是形諸稱號親之曰
父母尊之曰王矣民
且如此臣益可知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
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彊弗友剛克變友
洪範

三之十二

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辟民用僭忒政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
政尚嚴明柔克政尚寬容
三者君之德也其用以治民于平康者則無
事矯揉而以正直治之于習俗之偏氣稟之
過則或抗而勝之或劑而勝之所以納天下
于皇極也而欲謹三德之用必當操一統之
權蓋威福予奪乃人君抑揚七稽疑擇建立
進退之用非人臣所得僭也七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駢曰克

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強于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
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
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洪範

三之十六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內善龜至公
無私故能
紹天之明人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聖德之
意故必擇人而建立之也龜所所文辨潤如
雨為木開明如齊為火蒙昧不明為木終釋
不屬為金交錯相勝為土著所值卦動則本
卦為貞之卦為悔不動則內卦為貞外卦為
悔卜兆五占兆二皆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神道遠人道邇故以人謀為先人有神無
心故以下筮為主內祭祀等事外征伐等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王省以下至五紀傳御
文并此細看又移置
不得故尚
洪範篇將萬方然前
之御極觀變化之
是神手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微曰狂
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
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歲月月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
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雨屬水陽屬火燠屬木
寒屬金風屬土時當至
洪範
之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則庶草之微且
威其和而豐茂不然或過多過少則旱澇
諸害至矣不亦凶乎而此五氣之休否皆繫
于人事之得失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故若之
與臣必各以自反而自修焉歲月日之大小
以尊卑為從也省之而五者皆得時而不失
則休徵所感歲功以成治功以明賢登于朝
民安于家不然則反是矣民虎于地焉卿士
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于天為日月之所經
行星有異好而非日月之行無以遂之猶民
有異欲而非卿士師尹之盡職本無以遂之
也日有中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
極遠東至角西至鬼去極中所謂黃道也月
有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緯黃道
為九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東

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鬼則為春
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
立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
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也言日月不言歲冬夏所以成
歲功也言月為可見耳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殤殤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係于
日殤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係于
應之行不行之感
洪範
三之十八

旅獒梅賾本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以謹德致方物之來。又以方物起諸侯之敬。此明王之事。今所當法也。慎德一篇之綱領。下詳言之。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本據於發為之故少

旅獒

三之十九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狎侮則以驕。滅敬故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已之志以道而宣。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受存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此慎德之要。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端好尚亦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

行終果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勉以慎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期以慎德之效

旅獒

三之十九

武王十二年辛卯克商
此癸七年事

金縢 試生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
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
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曰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

金縢

三之二十一

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陵
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
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子
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與旦乃

此成王初即位丁酉年

二年乃成王之二年成
成也蔡邕謂公居東之
二年未確

穆此以上告神得卜之專
公之愛君以格乎天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
未敢諂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金縢

金縢

三之二十二

周公被謫而出公絕無
一言一公及羣臣亦絕
不爲公言而一時人情
公憤公謂諸曰予一
及字一應字這出王通
周公一時人情通諸
舞以丁敘事總略出
實是異樣筆墨所關無
字處有字也

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
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此
上居東迎歸之有公
之得天以格乎君也

此成王三年已亥年

大誥 伏生本 第十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罰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
愿。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言。天不恤周。武王遂喪我任。大責重。弗能明
理。觀時以導民于安樂。是人事且未至也。況
敢究極天命乎。謙言。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
子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
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難而求濟惟在
修明典刑以拓

大誥

三之三十三

前人受命之基庶不忘武王受天下之大功
今武庚不靖天誥誅之予敢閑天之威用乎
○不忘武功乃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
一篇之大目
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天之明命。惟龜紹而傳之。昔卜于武王初崩
之時。即豫知西土之不靖。卜之神應如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乃敢大紀其既亡
之緒。是惟天降禍于殷。亦殷知我國有三叔
之隳。民心不安。故復殷而以我周為鄰邑
也。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子救寧

考與下考同。同文
勢亦止相呼應。應傳以
此考為老臣下考為武
王非是。蓋此考只記情
父老耳。蓋非直子

小子以爲不可。即予小
子之通。父老事者。若今
而在。亦當以爲不可。能

上帝命統下四天字
傳寫以上音拘矣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武庚蠢動之
者十人。欲以輔我。以往撫定商邑。繼嗣武王
所圖之業。人事應矣。況卜三龜而并吉。則大
命又協。代商之大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豈有不休美者乎。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
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
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王告吉卜而羣
臣皆不欲征。言
事勢既艱。且大而難。由三叔于理。亦當自反
也。父老之敬事者。皆曰不可。十夫足恃乎。而

大誥

三之三十四

易不違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厥寡
哀哉。予造天役。遭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
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亦常
思其事之艱大。但四國蠢動。害及既寡。深可
哀憐。我之所為。皆天所使。天既以是加我。我
固不暇自恤矣。以義言之。諸臣亦當安我。以
無勞于憂。而與成武王之事也。此深責邦君
御事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天命相民正指下伐武庚而吉蔡傳之指小民

蔡傳商人武王之臣應按詩吉于文人朱子曰文人即文王也則此商人當即商王

下厥考只承上二句武王登在言外故妙若如注實武王便少味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不可廢也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輔我王業于無窮耳此破上達卜之說王日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

大誥

三之二十五

畢言兩為舊人大能遠省必知武王創業之艱難不忍不終其業矣又況天意之有在乎否問艱難正天之警悟我而使成功是天意愛我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乃天輔我以天忱信之辭是天意佑我也四國創亂勤勞我民天亦視之如疾或治不可少緩是天意啟我也曷不伐武庚以終武王事及當日寧人所以輔武王者乎此專呼所謂考翼者而告之王日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日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枚寧王天命上推天意而以

孫月學曰與盤庚同謂而厥劬精遠

孫月學曰與盤庚同謂而厥劬精遠

君道自勉此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也武王定天下立綱陳紀如作室之既定法治田之既反土今不能討叛以成其業則是不肯作基不肖播種尚望其後有遺屋及矧穫者以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有不安故我今不敢不我之身以撫存武王之命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此臣道責臣四國毒害百姓若鄰友攻伐父兄反勸其伐王日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

大誥

三之二十六

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武王清明天下惟恐亂臣蹈知天命及天輔周之誠故能克紂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法制今四國首難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勢危迫而乃以為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予永念日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言已所以必順天命之意日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

敢盡用上不從爾勿征但率循靈人之功當
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則將伐之
況今卜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必不僭
差卜之所陳蓋如此反覆明用卜之故以終
之。

大誥

三之五十七

那楚寧曰語序之而少
有體
王氏炎曰直無一字及
射與武庚字立當自

微子之命 梅賾本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

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此崇德之意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

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

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此微子之命

賢之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

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子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又

戒勉。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竹書紀年皮王五年康
康民于色遂遷康居
伏生傳云四年遷康侯
而封康叔五年遷康侯
洛邑則此當是六年之
三月也舊唐書在七年
之三月故曰初基
按至傳則公相成王以
伊天下分康叔云云命
以康侯而封于股墟則
康侯為周公所作明甚
其曰公成勳乃弘大
治王若曰與後多乃
周公曰王若曰一例以
其與皆周公語也
又此序直與周梓材
本篇因侯甸男采衛
而召諸侯因百工播
和而召梓材百工播
見士于周而召以下
結之

康誥第十五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許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不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
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
兄助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明德慎罰一篇
忽而不忽仁民也才可用而用德可敬而敬
用人也二者明德之事有罪當威而威之則
而成就一事而總之皆德也是德昭著于民始
而成就一事而總之皆德也是德昭著于民始
歸之萬邦萬民各得其理此文王造周之實
而康叔之所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
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三之三十九

保父康侯正與紂在
應

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
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述文王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
言又往廣求殷先哲王之明德以訓民者宅其
之準又遠思商先哲王之明德以訓民者宅其
心又別求所聞古先哲王之明德以安民者
而由之則此心為天理所從出者侯甸采衛
無遠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
小子封惇惇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
懋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也天
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惟盡汝之心
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也古人言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理已汝惟小子乃
與勉行否耳心其可不盡哉
服惟弘王應保股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
民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股民使之不
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期民此
明德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

三之三十九

又曰二字原在刑罰人
上蔡氏移非汝封上服

按當屬節

要囚是意要當謂平聲
要束也拘繫之意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
乃不可殺此下欲康叔謹罰也王曰鳴
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相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罪
輕重法之取舍皆有當然之致必大明之乃
足以及服民而民其勅懋相于惡絕于和順也
去疾民其安治所謂大明服而民勅懋相者
如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
康誥

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已戒其徇王曰外事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有司訟獄之事
之此欲其以殷罰之有敘者用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獄之要者王曰
汝陳時臬司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
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敘惟日未有遜事
言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
泥古而不通又謂必察時宜而用之又慮其
趨時而徇己又謂不可就汝之意又慮其當
罪而誇喜之心乘之又謂當自謂未自順義

之申既戒之未用之先又謹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將言用
故先發其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
貨督不畏死罔弗憇特舉此以明王曰封元
惡大慈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康誥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此一節嚴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
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
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此一節嚴亦惟君惟長不
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又此則嚴之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

及則子一人以懌敬守文王之習其孝弟之
良則民莫不從容于德化之中矣然文王之
治民非徒法也敬則有所不忽怠則有所不
敢此乃文王裕民之本而後人所當法也以
文王為則則真能以德化民而不放王命矣
王能無悅乎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言我明
思夫民當開導之以禮讓使相
安于吉康不可徒任法也商先哲王當導以
德今取法哲王而與之等匹乃我之責耳況

康誥

三之三十三

民無導之而不從者不有以導之則王曰封
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
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
其尚顯聞于天監古可以知今用罰不如用
德今民不安說未止其心之
很疾迪之者雖屢究未上同乎治是我負天
之付託其罰殛宜也夫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即至微甚少亦上失教
之責況其大且多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
也每作可怨之事勿用德
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使無從欲之危願汝
之德使無內省之疚遠汝之猷使不徇目前
之快以是化民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則
不汝瑕疵而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
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
康乂民則此以天命結之天命無常一有不善
受于我之命則絕所享之國矣汝當明汝所服
以安治其民則天命可保也王若曰往哉

康誥

三之三十四

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此又
心結之勿廢其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
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民心歸而天
之意自從

此篇多錯文最難讀出越小大邦越原國越小大文理方明

是接降命與降威對惟祀乃依而無酒禍即天降之禍也

愚按酒飲小子乃未仕若如公子卿大夫上之公事是私事蔡氏以

正爲官守似非

酒誥 第十六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誌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曰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之使民造酒爲宗

廟郊社之大祭則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非使民自奉可知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

率文王言文王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

故專誥教之言爾既有官守卽有職事不可常于酒也本國如是庶邦亦然惟祭之時可飲而猶必以德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將之不可醉也

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民常導子孫以稼穡之事則非僻之念一民常導子孫以稼穡之事則非僻之念

酒爲小德酒爲小德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而忽之也

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母厥父母虔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母之民也洗以致

其潔膳以致其厚必致慶父庶土有正越賓其潔膳以致其厚必致慶父庶土有正越賓

母而後飲焉則不常于酒矣母而後飲焉則不常于酒矣

庶土有正越賓庶土有正越賓

惟其無不飲食醉飽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也必有愛敬之誠乃能羞者乃能羞饋祀如此則臣職無虧而元德王曰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受受殷命應上學國西士亦起下殷先王後王

開釋提

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也必有愛敬之誠乃能羞者乃能羞饋祀如此則臣職無虧而元德王曰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也必有愛敬之誠乃能羞者乃能羞饋祀如此則臣職無虧而元德王曰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此教妹土之臣也必有愛敬之誠乃能羞者乃能羞饋祀如此則臣職無虧而元德王曰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乃能羞饋祀如此則臣職無虧而元德王曰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在我天亦佑之祿位可永保而不忘矣王曰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封我西土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受命

由于輔佐文王往日之臣之謹王曰封我聞于酒文王誥酒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小民之難保凡其所行無一敢忽處已則經其德而不變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垂統如是故其子孫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而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心輔翼有責難越在外之恭暇逸猶且不敢況敢崇飲乎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應意友字事時字汝
字四絕句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溺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內外諸臣
上欲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欲助尹我聞
人業恭而使之不怠所以不暇于飲也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
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
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外辜在商邑越殷國
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酒謂侯甸男衛至安父
古其民此即上篇別攝
厥名故必錄之

與夫鄰國皆當用力或之使謹于酒近而
爾之所友若掌六典八法八司之太史掌八
兩之內史與賢而為百僚大正者子之尊而
況更尊而進退違命之司焉
往嗣經界以定法之司空乎民謂之司
臣所賦敘乎元當酒
果用力以制于酒也厥或誥曰華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殷
之不率教者久惟殷
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殷之姑惟教
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鑄乃事時同于殷
此治臣也率教則王曰
祿之不率則殷之
三之三十八

封汝典聽朕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治也
臣以端志
臣之本也

百節時說諸子庶民體
家則信于大家撫臣
民夫大家則信于天子
林註用庶民之賢及小
臣之賢者達卿大夫部
家之政于國則下之情
達矣用大臣當國當達
王之教于臣則上之情
達矣過意只是爲使庶
民小臣之情得以達于
王者特在邦君也
時說神師指出司理王
官其爲司理之長也
庶民以我爲師我爲
殺人則諸臣皆移利
庶民于國則人則下
化之如下所云也
王武王起武王之威
非耶同飲何奈註似

梓材 伏生本 第十七

王曰卦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之情視臣民以爲予奪通上下之
情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
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
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惡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有教之又以身示之君寬則臣自
寬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易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其治本爲民而已
之弱者亦哀敬之婦之窮者亦聯屬之保合
一國之窮民皆由是無胥戕虐之道以容之
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
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古王者之命監若此其惟曰若稽田既勤敷
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今王命監之禮亦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來
兄弟作王事之來而
兄弟皆事矣今我作
兄弟之禮而方來未
皆庶幾則明德式最
典典以集四方而庶
子以不享乎今王之
子監者又如此
夫天付民及于先王
先王既用明德和傳
德之民于先王今王
亦當以德和傳之子
庶先王之德亦用和
擇也而爲主布德于民
者非監之責而誰之責
乎
監之責如此則監亦惟
曰我欲至于萬年使王
子孫永保民可也
安氣本一片蔡氏說

茲敷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
戎喻綱繆不僭丹雘喻潤
色盡善望康叔以成終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
享此下人臣進戚之詞言先王盡用明德以
懷來諸侯使若一體之近是以庶邦之享
上者作起兄弟之念各以其方而來亦盡用
明德以敬應之矣后王式是舊典以和集四
方諸侯庶邦有不享者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民
用擇先王受命之先王以德受命今王于舊典
以翼其行則先王之德亦悅已若茲監惟曰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王若此
萬世之基也又以無窮期之立

此成王七年癸卯事
廟云古行五十里故召
公至洛凡十四日師行
三十里故武王伐商自
癸巳至戊午二十六日

召誥 伏生本第十八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以宅洛之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册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
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此召
始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以天地尊
召誥

誠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社稷卑以豐為敬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
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
丕作周公成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
復入錫周公曰拜首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作洛以化殷而君身實化殷
意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召誥之文極流極流
動遠越乃是種學

總以敬德為主尊賢
也敬民二也化民三也
省刑四也隨勢撤出

奈何弗敬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于
理好惡用舍不違于天與天同德
天命可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
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
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王其疾敬德敬德而亡一緩則怠心乘之矣則相古
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大若今時既墜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于湯既敗其德又從其子而保之
之禹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天今沖子嗣
人相與如此猶不可恃則無違天今沖子嗣
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壽考之人能稽古德則于事有
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
敬德之助莫大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
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王受天命為民主誠和小民所王來紹上帝
以永命疾敬于德所以和民也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自洛邑天地之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
自是以對越上天響答神祇宅中圖治王
果行之則所受之命于是而成治民至此豈
不美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
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使殷之
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
日進于善而己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
德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于敬
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召誥

三十四

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
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禹
繼德而歷年此有功之君所當嗚呼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天不可知所知者初

哲命而吉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與歷年也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父民
若有功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其惟王位
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德與
則民法之而亦用德于上下勤恤其日我受
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君臣憂勞欲兼夏殷歷年

召誥

三十四

民天命王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
乎人心也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
祈天永命非前奉幣致諸之意言王不用刑
惟率殷周臣民以保而守順而受之此臣之
職也若終有威命則在于王臣今率幣以助
祭亦望王自盡其
祈天永命之實也

洛誥第十九

伏生本

周禮之曰明辟之與洛誥之曰明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

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我乃卜澗水東澀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澀水

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此公告卜之辭基命以成

始定命以成終作洛以承天休故曰命也王

謙退而託之公故公繼召公以大相東上為

王始作民明辟之地河朔殷民所安卜之不

吉乃改卜也澗東澀西王城朝會之地澀東

洛誥

下都處商民之地作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

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匹休猶言配命相宅以基命定宅

以定命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此

公告王宅洛之事也始舉成禮祀于洛邑雖

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告成事

報神賜所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餞厥

攸灼敘弗其絕言予整齊百工使從王自周適洛但微示以王將有事今

王至洛當卽告以羣臣之功皆記之載籍其

尤尊顯者他日將配祀于大廟以褒賞之

勉勵之也夫此所記之載籍一出于公則百

工效之而皆公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而皆

私功載所係如此而王可少徇朋比之私乎

洛誥

徇私之害始于不慎而終厥若葬及撫事如

至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此修內治之實治本則有典章法度周公攝政固常順而無之王

之治洛當亦然也其往洛邑惟用見在周官

勿參以私人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

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

問亦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小子惟終業文武

于後世矣

始之王當終之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此承上起下之詞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

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
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
之。蓋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
謂之不享也。諸侯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乃
之皆謂上不必享王度。而叛亂生矣。
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萊民彝。汝乃
是不獲。乃時惟不承。我篤敘乃止。父罔不若
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散哉。茲予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言王
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若于是而不
勉焉。則民難。非所以長久之道矣。若汝于
洛誥

武王之道。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紊。一如我
之于文王。則人亦不廢汝之命矣。我其退休
而已。復何為哉。又言王于洛邑。和裕其民。
則民將無遠不至。豈特洛邑不廢已耶。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上承公之教而
保輔其行。法祖奉天。治人。臣事神。皆君大
明德之事。公悉舉以教我。如云。惟終則教我
揚文武之烈。時惟不承。則教我奉答天命。崇
民裕民。則教我從容有常。以安其眾。以及
臣有功。宗之大禮。事神而咸。惟公德明光于
秩無文。此皆明保之實也。

上節文法極不備此節
文法又極簡各見其妙

作此一曲皆有其情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
勤教子冲子。夙夜志祀。又推其平日之功德
德昭著于上下。偏播于四方。文武上下四旁勤
充塞和教之至。以迎治平。文武之所勤勞。以
教天下者。且得公而益顯焉。予小子王曰。公
復何為哉。唯早夜謹于祭祀而已。
功。柴迪篤罔不若時。又言周公之功。所以迪
此正留之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王
周而命公。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故
留治洛也。

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
亂爲四輔。亂治將大也。言公開治之功。未及
文武所受之民。使爲宗周之主。曰。公定予往
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又中致其留公之
若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
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
事。公勿替所以監士師工者。
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王留洛也承大其責難之恭焉孺子來相宅其大悖與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父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此公以治洛之事也文獻為治之大要周之典章殷之遺獻皆當大厚之使法度修明賢知進用治功為四方之新主恭德為後王之率先也又言自是宅中圖治自洛邑以至萬邦咸休休美則王績矣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為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考朕昭子刑乃置文德公此洛邑以治洛之事自效所謂承休也多子眾卿大夫也治足慰民心信足立臣節此君之別意祖之德庶無忤來必殷乃命寧子以臣此旨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白疾萬年朕于乃德殷乃引考此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詰誡殷禮數隆重已不敢當乃以祭文武而祝之曰先王其陰誘正心使安意而篤敘文武之道也默佑王躬使無違遇疾害也且王子孫善繼善述厥祖德亦如王之篤敘殷人壽考亦如王之無王忤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邁自疾也王忤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

子懷德王之必敬其條教固有大教然殷人之承順教條至于萬年之久則在殷王之非徒法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此記王在洛祭惟周公誕休誥在十有二月此記王在洛祭惟周公誕休文武受命惟七年此記王在洛祭惟周公誕休要其終而言見

此即召維所云甲子周公用書於康侯侯也

多士 伏生本 第二十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此推革命之公以開之言之于天民相因之理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多士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也夏治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周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恤祀以修身存不失所以能守天命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

意欲言我未嘗心憂往放而并其地也乃汝國自到後來耳

沃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此紂之亡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言又推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爾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有所事我周大善承之天命割殷我可不示之告則爾王家自不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爲非法則爾之遷乃爾自取法所多士

意欲言我未嘗心憂往放而并其地也乃汝國自到後來耳

宜遷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天就殷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邪王曰猷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天降大遷爾非我好爲震動乃天命如此汝無違越爾若反側不從則我不復告誠而直致罰于爾無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以開諭之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子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

意欲言今之不爾用者豈我求多士爾天邑商

改正我率循天命以矜
植于爾下二句正承此
二句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謂周
未拔商人公以大義折之言子所聽用者惟
德今予求爾于天邑商王遷之正堂爾率德
改行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王曰多士昔
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言我育爾死
爾遠居于洛以觀此臣我宗國王曰告爾殷
有多遜之美罰輕而恩重矣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
多士
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我不忍殺爾故復申
此命我之營洛以諸侯
無賓禮之地亦以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
幹止等事止居也以下爾克敬天惟界矜爾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
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不敬則誅
則慶及子孫而身為始王曰又曰時予乃或
祖禍福之來皆其自取王曰又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言我所以諄諄者惟以爾之
安居為念也總一篇之意

書經卷之四

任啟運約註

周書下

無逸 伏生本第
二十一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以無逸為處所
在是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居逸也勤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上統論無逸之旨以
無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年欽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
寅畏以天理自檢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祇
敬恐懼不敢怠安無逸之實如此故有享國
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
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身身體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和之達于政小大之民歡忻鼓舞和之著于民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庶民皆安養之鰥寡尤所加恤愛民之仁也。○舉三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舉商後土周公曰鳴呼無逸

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心之抑畏無逸之本也將論文王而先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薄于自奉專意于安民養民之功崇儉素也柔而不懦恭而不足盛德所著和易近人于小民則念之于懷而保安之于鰥寡則加以惠而更生之恤孤獨也心在于民欲使之無一不得其所而于食亦有不暇勤政事也遂以省方田

以講事不敢縱欲妄費而有加于正賦周公之外戒逸佚也文王無逸之實如此。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欲其以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又欲其戒。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得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紂古人之業已無逸

與陳謨納諫以訓告之又竭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又悉心教訓以規正成就之其臣忠愛無已如此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故民無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則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詬訾此不能聽言者之失也。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成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怨于小人之愆不啻如

允若時與下則若時語氣呼應若如時解云四

于身心勤于政事故惟恐有失于人此厥不
 之怨詈不惟怨之而一反之于已也此厥不
 聽人乃或壽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
 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詈怨為已
 君亦安以怨詈為已怨則民
 危而君亦危矣反言以明之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

四之四

君夷伏生本第

周公若曰君夷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
 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既承于休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此
 天命之不可知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起下惟人之意
 敢宣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
 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言君平日常謂其責在已
 君夷

四之五

遂謂天命可安而不念其威許國之同如此
 誠以天命人心去就無常在八而已今君乃
 忘前日之言謂然求去使後世無人輔導不
 能敬天敬民過佚文武之光顯可謂老于
 家而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以後凡天命之失替
 人光復我今不敢不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靈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固難
 據我惟延靈王之德則天自不容舍文王所
 受之命而他往也○此以上言天命係于老

成人召公當公曰君夷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伊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按禮記類聚卷之六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六臣率循人臣當盡其道有可陳列之功以保又有殷故君終陟德天惟純佑命則商可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

君夷

四之六

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六臣功格于天故天佑商其命純一降生羣賢則國有人而實矣于時內而百官著姓及王人之微莫不秉忠貞之德而明致憂國之忱外而小臣及蕃屏侯甸亦莫不奔走宣力惟此內外之臣各舉其德以佐其君是以其君德業隆盛凡有公曰君夷天壽平格保又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天無私壽惟坦然無私格于天者則壽之六臣其人也故保又有殷多歷年所殷紂亦嗣天位而無平格之臣故懼滅亡之威天曾

按禮記類聚卷之六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周田猶言周原言天子
周田觀文王之德故
大命于其身文王理本自
明白且與下節惟文王
文王一片

不私壽之也今汝勉為周家長久之德則周之天命既固而其治效著于新造之邦身與國俱顯矣○此以上言商公曰君夷在昔上六臣之盛欲召公匹休之公曰君夷在昔上帝割申勸宣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言周命以起下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君夷

四之七

哉文王于諸夏之國修和而變理之五臣導迪此彝常之教則文王之德且無由降于國人矣況諸夏乎蓋惟天之德且無由降于向之為殷者是以生此秉持賢德之人而履至實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左右周導使文王之德著見于上覆冒于武王惟茲四人下又升聞于天以受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誠以武王受命其德使武王膺有天祿不但如文王之受命矣既有天下又昭明其德使武王膺天下而天下頌之不但如文王之佑今在于小子冒西土矣四人之烈又如此

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文王創業有五人。四人今所藉以共濟。惟予與汝而已。況沖子在位。與其本在位。同汝其無以是專責于我也。倘汝收斂而退。不相勉其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鳴。鳥且不聞其聲矣。況進此而有感。格乎。甚言其去。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此結上文。言君其監我所言乎。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積累締造。亦

君夷

四之八

大艱難。不可不相竭力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之迷惑。而失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曷偶王在。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此以武王顧命留之。言武王敷且曰。汝當明輔孺子。如耕之有耨。當盡其誠心。共戴天命。惟念文王之德。以大承無疆之憂。可也。而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夷其汝克敬。今忘之乎。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夷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我國無人天威。威即在我矣。君可不。予不允。惟若茲。詰監乎此。而敬用我所言乎。

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此以天命留之言。我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汝問我言。而有合。亦當日在我二人矣。況今天之春。周休美。方至。二人任之。猶恐弗戡。豈予一人能獨任乎。苟汝以滿盈為戒。懼則當益敬。其德明而後去。未為晚也。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篤葉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言前

君夷

二之九

終以民心留之也。言今萬于爾。昔者惟我二人。故能致民。罔九違之美。然一民未克。即文王修和之功。未成。我與汝當成之。而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子惟用。罔于天越民。中上而其意。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厥若茲往。敬用治。此因召公之留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言汝既應諸練之久。千民心所向。實能知之。今民其厥。願此諸往。敬其職。以治斯民。而可也。

按此詩言既取我子
 是時叔之死在公孫東
 時也金縢言葬人新得
 于後公乃作鳴鑼以備
 于其言叔之死乃王殺
 之也此言二年王作
 叔自歸竹書言二年春
 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郢
 以叛秋王迎周公遂伐
 殷是言叔先迎武庚入
 子衛言叔所引以叛王
 師攻衛言叔兵敗自斃
 武庚北奔于即衛徐從
 之公既歸則遂伐殷武
 庚也公何嘗有殺叔
 之事蓋此言因誤讀金
 縢而遂為弗祥遂誤此

篇而公之義遠矣

蔡仲之命 梅賾本鄭本目
次在費誓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
 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
 往即乃封敬哉爾尚益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惠乃後率乃
 蔡仲之命 四之十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詳率德
改行之
 實敘其已然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
 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欲其察治
慎厥初惟厥
亂之機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欲其明謹
始其道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
 濟小民欲其盡
侯職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
其
 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守中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卷之七

四之十

此處王五年辛丑事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

多方 伏生本 第十四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

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念于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

命之不可妄于乃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

逸不肯咸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

帝之迪乃爾攸聞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

多方四之十二

之言尚不肯出于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

人之日用一念之明皆帝所賦迪桀大肆淫

昏終日之間不克少勉況望其惠迪厥圖帝

而不違乎桀為爾所共聞紂可知也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

其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桀矯誣上天圖度天命于民所依以生者

皆過絕之猶大降威虐增亂其國其禍始

于內變不能善承其罪不能大進其恭而大

克裕其民惟民之貧叨憤者尊用之以害

于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桀不能為民之主故天殄之

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百惟

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天之不與桀者

則不用其手足也夏之多士如斯商可知矣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

乃勸厥民刑用勸民簡擇湯而歸之

以勸勉其民故民皆讓刑而以至于帝乙罔

多方四之十三

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慎罰所以慎厥

之政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

克用勸此專以慎罰言之今至于爾辟弗克

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紂之亡嗚呼王若曰詒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上

陳夏商之亡此下又推其乃惟爾辟以爾多

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開之乃惟爾商後

不獨然也。何則？法言不
述于前而述于後也。

五年須臾之謂爾。則四
十八年二日並出天既
明示以易君又進之至
五十三年正月乃亡也。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獨烝。天惟降時喪。衆之

集于享而集于亡。紂之政不獨潔。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念聖狂之。紂雖狂未

嘗不可聖也。故天猶須寬待之。五年望其
能念而大作民主。紂惟估惡不悛。無可念聽
多方。

矣。天子是求之四方。大動以災責將以開發
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四方又無足顧也。惟

我周文武善承服。庶凡用以安民之德。皆克

堪焉。是誠足以爲神天之主。故天式教文武

使其德日茂。乃簡之多方也。今我曷敢多誥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

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

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

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我。惟

五紀。武王十二年夏命
殷十七年武王崩凡
五年。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取之。降我

命矣。爾何不此信。寬裕自安。天降我命。爾

介助以我。我周王之享天命。爾亦宜以廣

天命乎。爾乃屢聽不請。內則爾自取之。外

棄天。外則不信于正人。則我之降爾。又其

因爾者。爾宜自悔。悔而爾
終不改。則爾殛乃汝自召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

多方。

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思

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

介。商士遷洛。已經五年。其有職者。當盡其職。

始爲無負也。如是則穆穆和敬之身。既足以

化暴。而又擇賢以爲之助。則凶德可以盡化。

復何爾。乃自時洛邑。尙承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尙

舉則舉傳選任判職者
也恩意差利是德與廉
清德相對不當以茶
等物封

蔡氏以三宅為立政之
首德按此以立政首為
則立政二字疑誤下五

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白諸侯
知典禮命討皆天之光命而大治之者惟在
得人故已用為三宅者實能即是位而不曠
其職待用而稱三俊者實能就是德而不浮
其名用之者當矣而又嚴思于心而不忘大
法之而不自用任又專矣是以宅俊皆丕務
盡帝命而近者化成遠者廣被純之至大之
也嗚呼其在受德警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之乃倅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新又以
立政四之十八

而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既任以事
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
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
下有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此立政三宅
所寄庶務也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攝僕
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趣馬掌馬之官攝僕
庶府若內府太府職列王官有攝僕大府
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大府
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都

邑之官大都公采邑小都卿采邑皆有長以
治之藝人大都祝巫匠之屬表臣百司外
司服人內饗之長太師尹伯諸尹之長如膳夫
為庖人內饗之長太師尹伯諸尹之長如膳夫
邑分任郊圻藝人恐其作法淫巧太史公天
下後世之是非尹伯大小相維統統所繫故
特言之總言文武之廷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旅士皆帶德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主邦土亞卿之貳旅卿之屬其各官皆達于
天子夷微盧丞三宅厥尹此王官之監于諸侯
國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夷
危險之地承上庶常吉士言以內見也文
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立政四之十九

俊有德文王惟于三宅之人知之明信之篤
有德而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號令備其為牧夫之所
司牧以訓教其用命與違命者而庶獄庶慎
交主罔敢知于茲不特不敢兼并不敢知信
不容于君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
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我德有
正之才容德有休休樂善之量循文王戰亂
之功而不敗替所用義德之人循文王戰亂

以下呼孺子王三繼日
今四我其二其勿三其
惟二其克一層層呼

之謀而不敢違所用容德之士。嗚呼孺子王。
所以文受丕基而武並受之也。嗚呼孺子王。
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
慎時則勿有間之。于三宅之人必真見其心
大之要也。然後大委任之使之為治相助所
受于天及先王之民和調獄慎之事又勿間
以小人使得終始其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德之言之頃亦終思成
而問之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
立政。西之二十

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
慎惟正是乂之。有所兼有所知則當職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其職又得賢者以居
用之以盡其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
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儉人機巧建給不
勿用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又舉重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大者刑之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并後
之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為後世司

立政

西之二十

周官梅賾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外
嚴內治之修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正之詞董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
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
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
之謂非經綸大經知化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天地以形
而大之用運而無迹者也弘張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曰統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訓宗伯掌邦

周官

四之三十一

助說神人上下俱以祭
祀言玩辭註和上下其
章等列則所指自廣

若謂男子一人句似
謂君主此又有王乃
時巡句似此等體杜撰
傷義便如此錯亂

禮治神人和上下治者郊社禘嘗四時行司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平謂平定其國
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日禁者禁其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順天時以六卿分職各
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自內而達之于
此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以上教
意制之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
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掌
已曰司達之下為令而欲徵其職又學古入
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
面蒞事惟煩學古則遇大事可援古以斷之
典又文武周公所講畫至精至備所常師法
而不可以利口亂者也不然昧而不學則不
能知縱而不學則不能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行何以施之于政哉

周官

四之三十二

周官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下深戒卿士也。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恃勤而遂。然當幾而不果。斷則率制。因循志位。不期驕。祿不期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儉之為美。貴則易驕。侈而不知恭。從繇節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盛則思危。辱常無不致其畏。苟不推賢讓能。庶官知慮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惟爾之能。稱匪其乃和。不和正厲。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四之三十四

人。惟爾不任。言大臣不可蔽賢。害能以自私。而所舉又不可不得其人也。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又總呼而勤。救之詞。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令德也。惟其能施政于邦。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父。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之訓。民至矣。懋昭我聞。日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治四句。周公之訓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殷頑非德。何以感通。公法非德。祗為陳迹。故必日新不巳。乃德成而治隆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則民亦由君陳之訓。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其政。無小無大。莫不致其艱。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眾共虞度之。眾論既同。又紬繹深思。而後行。既合乎人。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君陳

四之三十五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于事為謀合于道為猷良以德言顯以王曰名言至此則孝友之德達于事君矣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弘益張而大之也勢上所有法上所用毫髮不于人而于己即不免作威以削矣君陳之世固當寬和然寬不可一于寬必寬而有其制和而後可以一于和必從殷民在辟子容以和之而後可以一于和也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以和之施于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有罪者言

止辟乃辟此終上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終上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以寬和之施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子容人者言

此無忿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疾之實此無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上欲其盡化民之道此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民生本厚可

君陳

四之二十六

四之二十六

遷于濶亦可反于厚惟親乎上之所好耳上徽其五典而實得于身則民化之而世道升矣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令名亦永于世矣

君陳

四之二十七

願命伏生本第二十四梅賾本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為康王之詰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

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

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莫麗

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

光定民所依陳列條教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願命武猶文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

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係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思夫人白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

于非幾人受天地之中是以有威儀之則者

動之微威儀之治皆本于茲既受命還出綴

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

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敘事不當一筆不變一調然越前越後與古

劍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合

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貢梓欽氏展

綴衣時見羣臣觀南嚮敷重篋席綴衣繡純綴衣玉几綴衣

仍此旦夕聽東序西嚮敷重綴衣豐席綴衣畫純綴衣彤

玉此養國老饗西夾南嚮敷重綴衣筍席綴衣玄

粉此親屬私越玉此養國老饗五重此養國老饗陳寶赤刀

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願命武猶文

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綴衣鼗鼓綴衣在西房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綴衣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

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次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基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

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
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慈玉儿道揚
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
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也下法王再拜興答曰
耿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太保
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太保受同祭噲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
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

願命

四之三十一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
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
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昔君文
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
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
薄博均平薄斂富民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
務咎惡輕省刑罰罰之謹也夫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說內外
充實故光輝發越昭明于天下其德之盛如
願命
此猶有藉于武勇忠實之臣以成王業乃命
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
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願命

五之三十一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
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
于天下用克受殷命言得之難惟周公左右先
王綏定厥家言定之難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
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
一人以寧言化之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

畢命

四之三十一

厥臧民罔攸勸言治體所宜以惟公懋德克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將付以保壘
而歸美之盛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命以化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
善殫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
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旌善別
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里居顯其
爲善而病其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所

畢命

四之三十三

謂旌叔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
界不得與善者雜處使畏爲惡之禍而慕爲
善之福所謂別惡也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
而又申明之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而今戒
嚴之蓋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政貴有
緝而屢省之尊王畿所以安四海也政貴有
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政貴始終如一不可作
趣完具理義兼該不可趨浮末而爲我聞曰
異辭上欲其立法此欲其立治體也我聞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
化奢麗萬世同流將言殷士之惡先取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估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
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正言殷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資既富矣惟訓乃可承王曰
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
德允修歎殷士所係之重而勉其盡道以化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

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于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預期之也 公其惟時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間子孫訓其
 成式惟父則其無窮事業嗚呼罔曰弗克惟
 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
 以休于前政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曰民寡者易其事而以為不足為
 又戒勸以結之

畢命

四之三十四

君牙梅賾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見于通記孟子言亦顯其詞但其體自高此補綴者便淺薄且後連冠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敘其先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已
 之憂危以見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
 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典以設教言則以民
 君牙
彝言此教之事也正以身言所處無邪行中以心言所存無邪思則教之本也此以司徒之教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此以司徒之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

四之三十五

之有父復申戒其守法以終之

呂牙

四之三六

無道不堪咀味

問命梅賾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不后

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愆憂危之意

端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冏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冏有不欽發號施令冏有不臧下民

祗若萬邦咸休文武之聖尚有藉惟予一人

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問命

問命

四之三六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

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

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太僕最長其下有祭僕隸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德臣賢否係君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

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

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

欽此

日。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四之三十八

四之三十八

呂刑 伏生本第

惟呂命王

惟呂命王

惟呂命王

惟呂命王

惟呂命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爲。劓刵。殛。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

興胥。漸泯。泯。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

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以上歷敘苗民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昧。常。鰥寡無益。三苗昏虐民聽于神舜首

下。各有分限。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誣

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

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得福。惡得禍。雖皇

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虛心訪問。開進賢之路。民得聲苗之罪。

無不異以德明而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天下無不明也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正民心定民之殷盛富庶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祇德用刑得中所以敬德也穆穆在上明明在
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總申上三節穆穆和敬之德輝光四達故民皆觀感動賓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

呂刑

四之四十

之中率此治民輔其常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性使同歸于勸德焉
于富敬忌罔有釋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配享在下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于
人惟訊之際不敢忽易其大公至正純乎天
德無毫髮之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
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推典獄用刑之
極功至于與天為一如此○以上應敘舜祥
刑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愚意雖其勿具是不以
勢阻雖休勿休是不以
情逼一人有慶二句不
宜平對言若用刑不偏
則兆民其賴之也有慶

即後成中治慶之意

呂刑

四之四十一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上帝不譴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
世又承上文而統告諸王曰嗚呼念之哉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
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
永此告同姓諸侯也勤職舉而刑當也慰無
所憾于已戒有所懲于前戒罔善心而施
者已無及矣不可或出此也且刑非所持以
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俾我為一日之用
而已非終罪之當宥者惟終過之當辟者皆
非我所得輕重惟在人所自犯耳爾當敬迎
天威以承我一人我之所降爾惟勿辟我之
所有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
正而安甯之福其承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社者皆在所告
及焉則百姓安而刑之所以祥也兩造具備

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爭者皆至詞與眾聽之聽之而核其實信無可疑然後刑之不然而辭與刑參差不應則質于罰而許其贖又不應則質于過而五過之疵惟官惟宥免之此用法之權衡也

呂刑

四之四十三

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之而可信者眾似可刑罰矣猶當稽其容貌若貌有不平即刑罰之疑也若其辭無傳則直赦之而不聽矣蓋上帝臨汝不敢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此詳五罰之等級數目而及比罪比附其罪無差誤僭亂之辭勿用令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于刑齊非齊者法之權有倫有要者法之經言刑罰雖惟權變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倫要所此兩句總結上意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

呂刑

四之四十三

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俘其刑上備有弁兩刑言非糾給可折獄惟溫良可折當擇其人也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如有可從不可之理要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而又不可獨任已見當明法律與眾占度使皆庶幾乎中正之則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獄成于下民信之獄輸于上君信之上其勝獄之書當備情節之一人而犯兩事必并兩刑而上王曰嗚呼敬之此言獄者當備其詞也

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德告之也。朕敬于刑。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明清以下獄。刑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呂刑

四之四十四

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非用刑成德。而全民所受之中者乎。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夫子之良民善眾當監視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刑之望曰。易云中心服其詞。文侯之命是也。

文侯之命伏生本第二十六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言先王得人之助。以起下文。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

文侯之命

四之四十五

人。永綏在位。傷國家之多難。而悲其無人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會者合之。使不離紹。此歸功于文侯。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此命為方伯而深致之望。

費誓 代生本第

徐揚言曰不通條約費
誓而治泰古與英氣初
章固是周初之文亦足
後穆開國氣象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
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銀乃
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此治戎備之事先
自衛後克敵亦其
也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撻攷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此除道馬牛其風巨
路之車馬牛其風巨
妾通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賁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嚴鄰甲戌我惟征徐
仇之事鄰甲戌我惟征徐
戎峙乃懷懼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
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菱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此立則
會之事

費誓

四之四十六

秦誓 代生本第

和楚望曰秦誓新明漢
猶多深遠之象自然處
高子左國與魯初與周
秦自是周初文字文侯
之命楚望曰是春秋初
年文字也還氣味一一
可想若伊訓說命風格
卑前尚不致整齊誓詞
與典謨並列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
人有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述古人所言之安
于自獨者以深致前
悔日之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言欲
改過之
實言下乃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
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悔其既往之失而
冀其將來之善也番番良士旅力
既愆我尚有之伋伋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深悔用杞六字是
結句在後亦無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倚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以明己尚欲有之之意人者人之有技冒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

秦誓

四之四十七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言士之有害國家者以明我
皇多有邦之概此言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
之之意此言
一人之慶此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
蓋反覆以明之

秦誓

西之四十八

光緒歲次庚辰族五世孫方時重錄

書經卷之末

任啟運約註

附擬題句解

凡註解已見
本文者不載

大禹謨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聖大而化之神聖不可
知武有威可畏文英華

外發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以檢身言逸
屬身樂屬心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題句解

末之一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德利用厚生惟和正養

政民之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應無虞意

勸之以九歌
戒應徵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皋陶謨

邇可遠在茲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以為難意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乃者難之之詞未製補我致意

安汝止乃慎位工夫

以昭受上帝此慎位之效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夏輕擊重搏重拊輕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極言韶樂之盛通體要歸本帝德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須本與事省成來而救天

意亦不可脫

擬題句解

末之二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事平看

九河既道凡道之而後道者曰既道

仲虺之誥

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泛論其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德兼體用以包萬邦故曰大日新不已便

是懋昭工夫全在懋昭建中無工夫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正懋昭之章

垂裕後昆正見不可不建中意

伊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言即上風愆之戒自其書于心曰謨洋洋理

之備自其發于口日言孔彰詞之切

咸有一德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惟字重看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其為上也則為君輔德其為下也則為

民立命見臣職之重也

擬題句解

末之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言任臣之道

協于克一見一貫之義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德一

孚若使之也咸曰頌之無閒又曰稱之不已

永底烝民之生屬效上說

說命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重下句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中有思患預防意

學于古訓乃有獲建學之理備于古訓

惟說式克欽承式克自任必能亦責成君德

四海之內咸仰朕德仰德是未之望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泛論以起下文聖兼治學

武成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大賚單承財粟悅服總承大定以下

一說大賚亦總承好惡財用皆公于民故悅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位事即在建官內于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

擬題句解

末之四

位事

垂拱而天下治萬邦懷庶績熙人紀立民德厚俗無不厲善無不勸

洪範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大而綱常小而事物各有各止之理

所謂居也相協知若啟之行若翼之輔之使合也

旅獒

百度惟貞人心應接有一定之則所謂度也惟役于耳目故失其正

志以道甯志字承上言則德在其中矣時矣之辭必其言求納亦必有言當納

者故下文又

所寶惟賢惟字累對上五不字上猶以物言之此歸重人上尤為切要

洛誥

和恆四方民居師和兼教養恆和之常久此乃所以安輯其眾也

立政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斯句之協則純

之至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聽誦法之同則大之至協小而深式大而淺見德德發過而

也遠

擬題句解

末之五

我其克灼知厥若若心之所安合內外終始而皆一方是真心又在事

功議論之先故須灼知

自一話一言一話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偶發總是形容斯須之意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繹則其緒愈出抽繹則其緒愈出

其惟吉士用勛相我國家含知明任專意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無愧

于文子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敬以心言即兼輕重得中意重民命

即所以延國脉也

周官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六服兼圻內言

董正治官治官治事之官若公孤卿士是也董正之使正體統修職業也

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以事言容而容深也

有容德乃大有濟在能忍後乃大即指有容

藝通句解

宋之六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修方進于善良已進于善修貼係政良貼師訓

畢命

樹之風聲風使人有所感聲使人有所聽一云風必有聲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郊圻以地之界限言封守以人之備禦言使善

人安其宅里惡人不致越其井疆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訓以德使不以義使不以多蕩陵

道治政治澤潤生民道化累而無開政事明而無墜此以上所施言

澤潤則下所域也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先王之成烈皆周公君陳輔成

之今成其終則于前政更美矣

罔命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僕太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命掌諸侯之服逆是王之出入起居號令皆太僕與有職焉

平民祇若萬邦咸休民咸休就順化上說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交修太僕與羣侯同心糾繩也

藝通句解

宋之七

呂刑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不犯也不以虐為威而民罔干風動也

民協中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穆穆是恭已氣象從德威德明看出明明是宣

功氣象從德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兼君臣說德勤即惟畏惟明惟毀

率乂于民刑原以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非訖二句是不狗人敬忌是只盡已而盡已又

			<p>擬題句解</p> <p>未之八</p>	<p>能不夠人之本</p> <p>惟克天德自作元命<small>天德就大公至正說元命謂民命一指與齊者之壽命與無世在下對看</small></p> <p>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small>二句平說效言之</small></p> <p>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small>此三者用刑之綱領也</small></p> <p>惟齊非齊有倫有要<small>重下句上倫非錯雜也</small></p> <p>理上</p>
--	--	--	------------------------	---

			<p>逸史書</p> <p>未之九</p>	<p>虞逸書篇</p> <p>帝釐下土方設居方<small>治德之大</small>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small>易之精</small></p> <p>九篇<small>藥飲俱亡</small></p> <p><small>九共九篇讀如其義若如此文則命義和亦可六篇九官亦可九篇十二牧更可十二篇矣</small></p>
--	--	--	-----------------------	--

商逸書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屠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

逸商書

末之十

伯仲伯作典寶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見肆命祖
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史記有作太戊

史記云仲丁書不具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見高宗之訓

史記無

史記無

逸商書

末之十一

周逸書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土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

運周書

卷之十二

作將蒲姑。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周公作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篇俱亡



〔清〕方宗誠撰

書傳補義三卷

清光緒桐城方氏刻柏堂遺書本

虞書四篇唐虞二代之史也上紀二帝下傳禹臯他帝佐附載其中修德立法用人行政治定化成無不畢具所以立萬世之準則也始終一欽乃一書之要

堯典首節總敘堯之全體大用克明俊德節敘堯治天下之大本乃命羲和以下至篇終敘堯治天下之大法也夫治天下之大法無他敬天勤民知人善任而已乃命羲和六節敬天之事也敬天授時則一切勤民之政事皆不過順天而動已無所容心矣帝曰疇咨四節知

書傳補義

人之事也知人則能去不肖用賢而一切政事無不理已亦無所容心矣堯在位七十載仁德美政不可勝述而史臣止載此數事他不瑣屑焉可悟為政之體要矣堯之知人善任不止堯典所載數端載知庖子朱一事何也蓋至親者不能蔽則疏者可知矣載知共工二事何也蓋有功與異才者不能惑則其餘更可知矣載舉舜一事何也蓋側陋在下者尚得升聞則在朝者更可知矣亦曰當空容光必照幽隱必燭其餘豈待言哉此可悟記事之體要

堯之德以欽明為主敬天授時欽之著也知人善任明之著也而欽又為明之本能欽自能明故堯典以欽字

始以欽字終可以悟修德之要矣

舜典首節總敘其德以重華協于帝為主在璿璣玉衡以下仍即敬天勤民之事也月正元日以下仍即知人善任之事也君天下之道豈有二哉易首乾坤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堯典之氣象如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舜典之氣象如之堯君道舜以臣道兼君道故氣象微有不同

舜命九官首百揆何也百揆者百官之長庶政之綱不得其人則百官庶政皆難得其理矣此人君所以必以擇相為首務也次命棄重養民之政也次命契重教民之政也富之教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次命士重明刑

書傳補義

也所以弼教也次命共工次命虞蓋大政既立而後及於庶政庶政咸理而草木鳥獸無不咸若矣綱舉目張盡人性而後盡物性聖人參贊位育之條理固如是其不可紊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又命典禮命作樂以成久道化成之治焉末命龍作納言則防微杜漸之意蓋天下之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極治之後也說珍行大亂之本故終以為深戒焉觀此可悟古帝為政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可為萬世法也

人為此意

二典立萬世君道之極則禹臯陶二謨立萬世臣道之極則

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觀二謨所陳無一非知道之言所以稱爲見而知之之聖人也禹謨字字皆足爲天下後世法不僅人心道心十六字爲傳心之要今文尙書以益稷合皋陶謨爲一篇是也蓋舜臣五人惟禹皋陶爲見知之聖故史臣特紀二人之謨以爲後世法益之言稷契之事卽附載典謨之中而不必別爲一篇觀堯典舜典禹謨皋陶謨皆有史臣託始之辭而益稷獨無且其文意明是承上文來篇末皋陶賡歌仍與皋陶篇首相應曰元首明哉卽應允迪厥德慎厥身修思永數語也曰股肱良哉卽應知人曰庶事康哉卽應安民之意而古文益稷一篇並無記益稷一語更可

書傳補義

三

見其與皋陶謨爲一篇矣

堯典克明俊德一節孔曾大學經傳只是發明此一節工夫

皋陶謨允迪厥德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數語爲治之大本也在知人在安民二語爲治之大法也一部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諸章止是發揮允迪厥德數語之義治國平天下諸章止是發揮知人安民之義

天下人雖多總不越五倫中之人天下事雖多總不越五禮中之事故安民之道不過敕五典使民皆知惇修五禮使民皆知庸則自然民德厚民心定矣而其大權

則尤在於命有德而討有罪能惇五典庸五禮是有德也否則爲有罪舉錯刑賞毫釐不差民有不安者乎無教逸欲有邦一節治天下之大本天敘有典一節治天下之大法

虞書緊要提出幾字曰一日二日萬幾曰惟幾惟康曰惟時惟幾蓋謹之於幾則易爲功發之於事而後制之則難爲力大學中庸極力發揮慎獨二字周子極力發明慎動二字皆從此幾字悟出此爲治之要亦爲學之本與

仲尼祖述堯舜觀虞書四篇知大道莫明於堯舜之世也曰欽曰敬曰明曰慎曰恭曰精曰一曰中曰時曰止

書傳補義

四

曰幾曰道心曰德曰天命凡聖學之要皆本於此所以爲明道之祖與

夏書四篇夏一代之史也首禹貢禹之所以王天下其功德原於此次甘誓啓之能敬承繼禹之道卽此篇可見矣次五子之歌此太康失位爲夏道中衰之一大變不可不紀述之以爲後世戒而其憂勤惕厲纏綿愷惻之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又夏所以終能中興之本也次胤征見太康雖失位其後仲康肇位已漸有中興之機焉蓋觀其賞罰尙能嚴明君臣尙能振作卽終有復興之理也四篇之中備見一朝數百年興衰存亡之大所以開創所以守成所以失國所以中興之本具載

於此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諸

夏書四篇曰祇台德先曰恭行天罰曰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曰欽承天子之命古之人君人臣未有不時存戰戰兢兢而能平治天下者也

禹貢可爲萬世平水土定賦稅之法甘誓脗征可爲萬世用兵號令嚴明之法

商書十七篇商一代之史也首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三篇見湯之有天下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續禹舊服奉若天命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湯所以上承往聖之丕基下垂六百年之統緒其本在此此開創者之法也次伊訓太甲咸有一德五篇見伊尹之輔導幼主盡忠竭

書傳補義

五

智而太甲之悔過自新任賢立政所以上承烈祖下翼子孫者其本在此此守成者之法也次盤庚次說命高宗彤日見二王之所以中興可爲後世法次西伯戲鰲次微子見紂之所以失天下可爲後世戒也夫當盤庚之時河水爲患國勢漸弱人心卽於晏安盤庚則反覆纏綿力圖振作至仁至勇不激不隨必爲長久之謀不爲苟且之計此其所以中興高宗之時殷又衰弱武丁則銳意求賢納諫好學必期身爲成湯臣爲伊尹德日進而業日修此其所以中興及紂之時外有西伯祖伊而不能內有微子父師少師而不能知天災不懼人言不恤一味淫戲沈酗於酒此所以雖有賢聖之君六

七作以振興於前而不能救其敗亡也其餘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此可爲萬世有天下者之大法大戒也統觀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三篇卽是湯之本紀前敘伐暴救民之詞何等果毅後敘安民論民之詞何等愷惻所謂仁至而義盡與

聖人胸襟與凡民不同凡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已聖人則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以中國爲一人湯之欲伐夏視夏民在水火之中不忍不救也仁也亦義也湯民安於湯之政未嘗受桀之害憚於伐夏此凡民之恆情私小之心也聖人則不然必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規模一夫不得其所則其心不安所以必反覆

書傳補義

六

開導示以奉天救民之意不因民不願而遂已亦不徑情直行以人從欲而必詳告之以所以然此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與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五篇統觀之卽伊尹列傳也伊訓及太甲上篇何等愷惻懇至太甲中篇何等鼓舞誘掖太甲下篇咸有一德何等丁寧反覆曲折詳盡合數篇觀之伊尹輔太甲之心眞仁之至義之盡矣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觀伊訓五篇無一言不合乎天道之極至人事之極則所以爲見知之聖也太甲篇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無所謂放太甲之事也蓋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乃古王者之通禮伊尹不過於三年內營於桐宮使太甲密邇先王行諒陰之制耳三年內之政皆已攝之而不辭所謂聖之任也然猶是行古之道也安有放君之事哉放太甲之說出於戰國人之傳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不過就公孫丑之問而答之以維萬世臣道之常不暇辨其無放之事耳如答萬章問舜之事往往如此其實伊訓太甲等篇原無放太甲之說也

書之非古也

盤庚三篇統觀之即盤庚實錄也首四節總告臣民不願遷者之詞明所以要遷之故以重我民謹天命紹先

書傳補義

七

王之大業為主三篇大意已括於此矣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下申告羣臣中篇申告庶民先羣臣而後及庶民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次序當如是也下篇既遷後又總告臣民須玩其惻怛愷悌之至情懇切周到之氣象可爲千古論民之法

盤庚三篇皆以心字爲要領告臣曰黜乃心無傲從康告民曰宣乃心無迂乃心暨予一人猷同心各設中于乃心汝有戕則在乃心自言則曰朕心攸困予其敷心腹腎腸而終之曰永肩一心蓋臣民始所以不願遷者各人之私心也至於永肩一心則事無不成矣盤庚心學之功端本澄源故其所以化民心者俱能拔本塞原

可爲萬世法也

凡辦天下大事非知仁勇全不能有成盤庚憂深慮遠洞徹利害不爲苟且旦夕之計知也愷惻纏綿勸化臣民不以人從欲強其所不願亦不因臣民不欲而不爲長久之謀仁也舉國皆無遠識而以一人之力潛移默化堅定不搖必期於成而後已勇也此辦天下大事之法也

說命三篇統觀之即高宗實錄也須玩其屈己求賢虛心納諫有進無己之意上篇若金用汝作礪望說輔之以正其身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望說輔之以治天下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望說輔之以澤民也故說

書傳補義

八

命中篇即告以正身治世澤民之要道下篇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則又望說涵養其氣質而薰陶其德性是其學日精而德日進矣故說即告以爲學之要道焉此又正身治世澤民之根本也

惟學遜志二節孔孟程朱論學之道不外於此傳說是千古論學之祖

高宗之好賢納言傳說之輔導君德皆萬世君臣之極則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此三代賢臣進諫之道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拔本塞原後世諫臣鮮知此義者

觀湯之開創太甲之守成盤庚高宗之中興無非畏天命法先王重民事求賢聽諫賞罰必明而要皆本於敬畏二字觀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見紂之所以敗亡者只是不畏天不愛民不用賢不聽諫不思上承祖德下翼子孫祖伊曰惟王淫戲微子曰乃罔畏畏八字足以盡其滅亡之故矣是可為萬世之法戒也

微子篇乃微子與箕子比干商論去處之道也首二節微子傷紂之將亡三節問己之去處父師以下四節答其傷殷亂之詞比微子所言更加一倍末二節答其論去處之詞三人皆是一片忠君愛國之心至所處則又各有當然之分義必審處之毫不虧歉方是仁仁者當

書傳補義

九

理而無私心也當是時紂之亡必矣然紂可亡而殷先王之宗祀則不可絕故微子與箕子相商須以一人去之以存宗祀我其發出狂狂當依史記作往吾家耄遜于荒耄古止作老稱吾家耄者即指父師少師而言二人皆宗老也今爾無指告句從下子顧齊句從說文謂予殷宗祀將顛墜也微子若曰殷事如此我其起而出往乎抑或父師少師遜於荒野乎今爾若無所指示我殷家宗祀顛墜其若之何下文詔王子出迪即父師答我其發出往之語也我不顧行遜即吾家耄遜於荒之語也蓋微子殷王元子微子去則紂雖亡國不過紂一人之祀絕而自帝乙以上至於成湯之祀固不絕也

父師少師雖宗臣然非帝乙之子二人去止可存成湯之祀而帝乙以上數王之祀則無承之者矣此所以說王子弗出我乃顧齊是去以存宗祀之責在微子而不在于二人也故曰我舊云刻子刻責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李賢注謂我舊常言宗祀之重責於子也微子理當去則箕子比干無復去之理既無去之理即不當緘默以坐待國之亡箕子以諫而被奴非畏死也既奴則不得再見君無陳諫之路又無自死之理惟有明夷利貞以俟天命而已箕子以諫而奴則比干之諫愈不可緩其諫也非許直以求死也原冀紂之改也紂一日不改則無可一日不諫之理此其所以死於諫也三人所行皆求合乎天理

書傳補義

十

之正以即乎人心之安此其所以為三仁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千古忠臣義士只是抱此一念而已是可為萬世處國變之法也伊尹是萬世大臣受顧命輔導幼主之法傳說是萬世輔相賢君之法微子一篇是萬世宗臣當國變之法周書二十二篇即周一代之史也秦誓牧誓武成五篇記武王所以取天下洪範旅獒二篇記武王所以治天下取天下不外乎順天命而應人心治天下不外乎求賢納諫建皇極慎德是開創之大法也金縢以下記周公之輔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守成之道武王崩成王幼靖一時之變亂定萬年之法制垂無疆之不基全在周

公而其根原則止是一至誠無私而已故首記金縢見周公至誠之德可以格天乃所以輔成王之本領也大誥以下皆輔成王所行之政事其詞雖主於王實皆周公所作大誥微子之命二篇定殷亂也康誥召誥洛誥諸篇定殷地也多士多士二篇定殷民也此皆久遠之謀也無逸格君心輔君德也君奭兩賢以相君也立政告王以知人之道也是皆守天下之大法也周官君陳二篇則成王自爲政之書金縢以下至此皆成王之所以守成之道也而周家所以長治久安深根固蒂者皆可見矣顧命康王之誥畢命三篇見康王之能守成也周之業創於武王而實成於周公成康繼美八百年忠

書傳補義

士

厚之風實基於此故記述特詳焉君牙以下見穆王之能守成也文侯之命則周衰自此始矣周之亡雖在赧王而其不振則自平王東遷始故平王時爲周家一大升降也周書終於平王而春秋託始於平王平王以後之君皆不關天下之存亡故不著附載費誓思周公也附載秦誓蓋取其悔過之心以爲萬世興亡之大幾以示撥亂反正之大本也意深哉秦誓牧誓武成洪範旅獒七篇統觀之卽武王之實錄秦誓氣象光昌而渾厚不及湯誓所以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雖是史臣記述不免失實又或謂是僞古文然大體之氣象總相似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天人一貫之理透徹入微親切篤實非聖人不能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平天下之大法度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平天下之大樞機也雖列爵分土而不知用賢任能天下何由而治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平天下之大關要也既眞能用賢任能則養民教民之政始可興行然教民之道最不可繁瑣故止以五倫爲教而五教之中又以食喪祭三者爲先蓋民以食爲天飢寒

書傳補義

士

而欲其講禮義難矣故足食爲首五倫以孝爲百行之原五常之本喪祭二端不講是不篤乎親而欲其興於仁難矣故五教以喪祭爲尤要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平天下之大根本也人君如此自然可以垂拱而治萬世經常之道具於是矣洪範篇首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後言聖人因天道以爲治九疇之敘一五行天道也二五事以下盡人以合天也五事正心修身爲治之大本也八政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五紀敬天授時亦治國平天下之大政也皇極又五事八政五紀之本蓋必君德能無偏無陂建其有極而後爲中庸之德也皇極君德也三德大臣之

德也君德無偏無陂卿士亦必有正直剛克柔克之三德而無所偏倚然後君臣合德可以協於鬼神微於天象而中和位育休祥畢見矣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可見其言君德也六三德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可見其言臣道也三德正直生資之合乎中者也剛克柔克矯其生質之偏以求合乎中者也合乎中則好惡得其正嗜欲得其平然後可以經世而宰物不能合乎中則偏矣偏則好惡不當乎理嗜欲無節於內有不害於爾家凶於爾國者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辟與大學之其所好惡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辟同訓謂偏也非謂

書傳補義

三

君也作福作威玉食皆是偏辟之行皆由不能正直剛克柔克而致臣固不可君又豈可哉上文五皇極明曰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福作威不卽作好作惡之甚者哉而謂惟君可以如是非經義也玉食萬方乃後世人君之侈言古帝王無是說也此皆後世儒者誤讀辟字音義之過耳不知洪範陳治天下之大道以皇極爲君德之正三德爲臣道之正蓋治天下首君德次卽賴有賢臣也故並列之觀七稽疑中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八庶徵中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皆以君與臣並提是可證矣八庶徵九五福六極天人相應之道也此篇與大學中庸二書相表裏乃堯舜

以來平天下之大法也惟辟音義亦本戴存莊大學之道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之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洪範以五事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爲治天下之大本卽大學修身爲本之意也洪範以休徵爲肅又哲謀聖之應咎徵爲狂僭豫急蒙之應卽中庸中和位育之意也

金縢篇所以形容周公之至誠前記其誠感先王一事後記其誠感風雷一事必有如是之忠誠始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奪而天人一貫之理亦可卽是篇而默識之

書傳補義

西

孺子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讀辟爲避以爲周公避居東都孔傳以辟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二說不同後儒紛紛聚訟各有所主朱子前後說亦不同蔡傳從鄭氏之訓予以爲是皆由未諳史臣記事之體與細會上下節之文義也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乃史臣由事後追敘之詞方其流言時固未嘗宣言其爲管叔及羣弟之事也猶之後世匿名書耳觀後文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則前此流言之時不知其爲管叔及其羣弟之事可知矣史臣作此篇乃在罪人斯得之後故追敘其事之始而直書管叔及羣弟之名以罪之當其時固不知也周公爲託孤大臣又王室懿

親聞此流言而避之國事其將何賴焉然當王室新造之初主少國疑而忽爲流言以搖動大臣此國家安危之機周公不得不起而避之以爲避之則形迹可明流言可息而禍亂可以潛消矣避之居東不過避冢宰之位以明形迹非不問國事也況其時有二公可託於國事固無害乎周公居東二年意欲息流言以潛消禍亂乃諸叔之計因周公既去王室孺子無輔於是遂明目張膽以武庚畔矣其以武庚畔也非爲武庚也藉武庚之力以自爲也至是則流言之人始知其爲二叔故曰罪人斯得周公始欲避位以消禍亂至是形迹已明而禍亂仍不得消則不得不以大義討賊矣于後公乃爲

書傳補義

五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所以勸王東征也王年少始聞流言未能無動於中及是得公之詩猶未敢信其當然亦未敢以爲不然故曰未敢謂公至後風雷之應然後疑盡釋也公聞流言時尙不知爲管蔡以致辟固無是理但曰避居於東而不知其所以避居之心與所以處置此事之曲折則亦無以見周公之仁至而義盡也蓋聞流言而遽欲致誅辟此是強直自遂後世權臣之所爲然但避嫌疑而去不爲國家計久安之規亦豈仁人之用心哉

讀大誥知周公當日任事之難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皆不欲東征蓋是時武庚雖畔不過畔不服周非稱兵向

闕也故諸人皆欲苟安不知弭亂於初生則易爲功待其禍根深固而後拔之則難爲力此所以告之以永思艱也通篇反覆於天命之不易甯王圖功之不可不終愷惻詳盡至誠感人足爲千古告諭之法微子之命篇可見微子去之不過遜於荒野耳又或是就其初所封之微國亦未可知斷無如左傳史記所言歸周見武王之理逮武庚既誅殷祀無人承繼成王周公延之然後出而就封此方是聖賢之出處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三代革命所以待先代之後如此眞仁之至義之盡可爲萬世法也

書傳補義

六

康誥篇以明德慎罰爲主而德字尤爲一篇之要首三節述文王之明德慎罰所以受天命以起其端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以下三節勗康叔以明德之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下十二節勗康叔以慎罰之事前六節言用刑之心不可一毫失其忠厚後六節言當刑者不可一毫失之姑息丁甯反覆一層深一層蓋惟恐罰之不當也王曰封爽惟民二節欲其以德用罰王曰嗚呼封敬哉又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德爲政治之本慎罰只是德中一事末二節復以惟命不于常悚惕之繚繚愷惻眞千古君道之大法也

酒誥一篇仍是明德慎罰之事以其爲一大端故特提

出言之

微子傷殷之亂首曰我用沈酗于酒父師之咎亦首曰方興沈酗于酒泰誓數紂之惡亦曰沈湎淫酗蓋其亂德暴虐之根皆酒之爲禍也其下化之作惡不一端而酒之爲禍必更甚諸惡必皆緣酒而起故王命康叔三篇特以酒爲大戒蓋必使民不湎于酒而後可以移風易俗化民致治此弭亂之原也方淫酗成俗之時欲變其俗非嚴禁不可故特重其法曰子其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後儒不見紂時酒之爲禍以爲羣飲之罪小不當曰殺抑知於今時立法遇羣飲者曰其殺誠過也於紂播亂之後立法以禁民不曰其殺不足以禁民也

書傳補義

七

且上文明大命于洙邦既愷惻曉諭之如此而汝劫愆殷獻臣一節又自朝廷百官庶尹皆剛制于酒正本清原如此而猶有羣飲者則是不化之頑民矣故曰盡執拘于其殺豈爲過哉蔡傳以羣飲爲姦惡非也羣飲乃姦惡之根先王之所以嚴法令者除其根也至於湎于酒而非羣飲者又曰勿庸殺之不從而後同於殺豈不仁至義盡也哉

梓材篇仍是明德慎罰之意蓋慎罰不但自己當如此須以此意達於大家使諸臣皆慎罰也明德不但自己當如此須以此意達之於王使王亦知用明德也較靡誥更進一層而丁寧反覆之意可以潛玩

召誥篇乃古大臣端本清原之道深謀遠慮之心蓋周公既誅武庚管蔡營洛邑爲東都所以靖國家之難固萬世之基者至矣盡矣召公懼王之有所恃也因洛邑初營而陳疾敬德畏民晷祈天永命之道以大警王心見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敬德敬德之實在顧畏民晷不然雖祖宗積累根本深固如夏殷先王之德而不能救子孫之敗亡誠懇直切丁寧反覆此方是古大臣之心後世開創輔相之臣鮮知此義者矣周公作無逸一篇亦即召公此書之旨與

書傳補義

六

己以敬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子思戒慎恐懼篤恭而天下平更將敬字工夫發揮盡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則天理存不敬則人欲肆由是治亂存亡之機分於此矣

洛誥篇記周公攝政之終始蓋周公攝政七年武庚管叔蔡叔既誅洛邑既成周家根本固矣成王年已漸長周公歸政成王因陳治道史臣以爲此周家一大事故記之特詳周公拜手四節乃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以營洛邑之事往反告答之詞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謂王前此謙退不敢親政也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命辟謂今可以親政矣即含下文要歸政明農之

意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九節乃周公營洛既成還鎬歸政之詞前六節請王往洛行祭祀賞功用人之大典後三節言親政臨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卽皇陶謨知人安民之意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于以下四節記王答周公不許其明農之詞王曰公子小子其退以下四節記王畱周公治洛之詞周公拜手以下記周公許成王之畱洛而又陳治道於王也戊辰以下二節史臣記王洛邑冊誥命周公後等事末節記年月日以終周公攝政之事誕保文武受命卽攝政也不曰攝政而曰誕保文武受命是史臣推明周公之心所以攝政七年者爲誕保文武受命也周公忠誠達孝之忱卽可於此

書傳補義

九

句見之矣

伊尹周公皆受託孤寄命之大臣伊尹遭大甲顛覆湯之典刑故不得不營於桐宮使王密邇先王其訓而國家之政則身任之周公遭成王幼不能親政故不得不位冢宰正百官以誕保文武受命其實皆行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故事也曰放太甲曰周公踐阼皆後人附會之詞尙書今古文皆無其說也當主少國危之時身爲大臣委曲以成就君德則可放則不可攝政則可踐阼則不可此伊周所以爲萬世法與曰放太甲

踐阼皆戰國秦漢諸陋儒語不可不辨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二句乃王者治天下之大道若但

期明作有功而不能惇大成裕則恐操之太急近於霸者之所爲但欲惇大成裕而不能明作有功則又恐寬而無制近於黃老之不事事皆非長治久安之道也大誥召誥洛誥諸篇見明作有功之規模多士多方諸篇見惇大成裕之氣象

金縢篇以下皆周公攝政之事多士以下皆周公畱洛之事故多士首節特記周公初于新邑洛以別之

無逸篇周公輔導君德之書蓋洛邑既成王室根本固矣多士既誥殷民頑梗平矣然君心之驕淫逸樂正恐伏於此時故作無逸一篇以訓王焉

君奭篇召公欲退老周公反覆告諭以畱之以我亦不

書傳補義

三

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違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爲一篇之主首五節言天命不易全在賢人輔佐我道惟是畱賢而已以明畱君奭之意公曰君奭我聞在昔以下四節歷舉商家配天御民全賴賢臣以喻召公之不可去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以下七節又舉文武之興賴有賢臣今止有我兩人以明召公之不可去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以下皆反覆申明天命之不易保以見召公之不可去公忠體國誠懇畱賢真可爲萬世法多方與多士二篇所以開導殷民與所以處置之法曲折詳盡眞仁之至義之盡矣

蔡仲之命篇見周公處蔡叔父子賞罰黜陟一如天地

之大公而無成心仁之至義之盡也

多方篇以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爲綱領蓋多方之叛只由不知天命故通篇反覆告以天命之不可妄圖也溫厚和平曲折詳盡真合至誠動人之道

立政篇言任人之道以知恤二字爲主君道之大莫要乎用人能知人善任則庶言庶獄庶慎自無不得其理者若不專心於求賢任人縱曰勤於庶言庶獄庶慎有不勝其勞而鮮功者矣故立政當知以不得人爲憂也無逸立政二篇乃萬世人君之常道然必先有無逸作根本而後有立政知人之明也

書傳補義

主

周官篇蓋成王親政後訓百官之書故首節詳敘其撫萬方之事以別於前諸篇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道全在君德人才成王祇勤於德董正治官得天下之大本矣

顧命篇蓋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動搖故臨崩之際正其終始慎其顧命此萬世傳子之法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此成王所以能守先王之大業也大凡守成之君能刻刻敬畏天命不忘祖訓未有不興者

成王一生只是敬迓天威太保受顧命只是要敬保元子康王嗣位只是要敬忌天威君臣相與一敬猶有唐

虞君臣之遺教焉

移風易俗必久道而後化成觀周之於殷頑民既以多士多方二篇誥誡之又以周公畱洛教化之周公沒繼以君陳又繼以畢公潛移默誘涵育薰陶然後化行俗美不求近功急效所以孔子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與

問命篇與立政所言皆千古官人之法也而問命尤爲精切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治亂之機在此矣

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命伯冏曰愴惕維厲人君能時時憂危如是未有不勤修德業

書傳補義

主

慎於用人行政者此治本也穆王是言蓋猶有文武周公之遺教焉

呂刑篇可與虞書象以典刑節康誥慎明乃罰諸節參看此千古慎刑之道也王曰若古有訓以下三節引苗民之淫刑以示戒乃命重黎以下四節引舜之明刑以示法也王曰嗟以下二節總言刑之當慎王曰吁以下七節詳言慎罰之事末二節丁甯反覆以戒勸之仁人之言也周家忠厚之風歷世之久於此可見焉

費誓篇與前諸誓皆用兵紀律嚴明之法兵除暴者也若不能紀律嚴明是反助賊爲暴也可不慎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帝三

王之所以能興啓與太甲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所以能守成太康桀紂之所以致亡平王之所以不振皆可以此四語括之故君德其首務與君德修而後有相業而後有事功君德總不外於欽明二字

書傳補義卷第二

桐城方宗誠述

通論要義

欽明二字堯聖德之本也程朱論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居敬所以希聖之欽窮理所以希聖之明欽明者生安之德也居敬窮理者學利困勉之功也及其至之則一也此程朱之學所以爲自堯以來聖學之正脈與平章百姓孔傳訓爲百官蓋德教政令必由臣以及民是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之義也古者以得姓爲貴夏商以降百姓始爲民之通稱蔡傳訓百姓爲畿內民庶則是大學家齊而后國

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之義也二說皆可參玩

天人一理天工人其代之不但天子百官是代天工卽庶民日用無不是代天工不但天子百官要贊天地之化育卽庶民亦無不可贊天地之化育特民可使由之而其何以代天工何以贊化育之道不知也堯所以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使天下之人皆知順天時以行事上之政令下之興作莫不順天而動因時而行則自然萬事成萬化出矣此位天地育萬物之首務與

放齊之舉肩子朱啓明是在資質聰明上取人驩兜之舉共工方鳩僝工是在事功作用上取人四岳之舉鯀

異哉是在才氣卓越上取人後世取人大約不離此三者之見識三者非不善也然須觀其根本如其聰明作用才氣皆能反諸德性之中有忠信誠篤恭讓以爲之本則其聰明作用才氣自足以成事否則適足以僨事耳罷訟是以其聰明用之於浮薄也靜言庸違象恭是以其作用用之於詐僞也方命圯族是以其才氣用之於驕吝也後世所謂美才往往隨此三弊而取人者往往以此三弊爲美才不知有才而犯此三弊百無一成也故凡有才者當反己自克用才者當觀人於微

書傳補義

二

直二字君子最易犯方且自以爲美德而不肯改而不

知其爲方命圯族也可不戒哉
二典最重一欽字尤重一諧字修己以欽爲本與人以諧爲本舜處父頑母嚚象傲之中只用克諧以孝四字便能烝烝乂不格姦告垂與益同人辦事之道只是往哉汝諧一語罷訟靜言庸違象恭病根由於不欽方命圯族病根由於不諧聖王制禮樂以陶淑人之性情禮至於敬欽之道也樂至於和諧之道也
傲是惡德象丹朱是也鯀之方命圯族有苗之侮慢自賢即是傲後世往往以傲爲美德見於詩文曰嘯傲曰傲岸曰寄傲以此爲有風骨有氣節不知風骨氣節非

傲也理當如是卽如是耳若以傲爲風骨氣節必多有激切不中理之病矣

二典多言若字若順也欽若昊天是順天道之自然也若時是能順時之宜也若采是能順事之理也若子工是能順百工之事理也若子上下草木鳥獸是能順乎草木鳥獸之理而盡養伐生殺自然之宜也天道人情事理物理莫不有自然之宜聖人只順其自然故能行所無事不知順之義則不免於自私用智也已
方命庸命程子解爲天命極是若君命亦有時當方者亦有時不可庸者必專取庸君命者爲賢方君命者卽爲不賢則必君如堯舜之聖德而後可以其命本無不

書傳補義

三

合乎天理也若後世之君專取庸命而棄方命者殊未

是必先自反其命果合天理否
方命逆天理圯族違人心王荆公之執拗誤國其病亦只是方命圯族四字

我其試哉不止就觀厥刑于二女而言慎微五典以下皆是試之以事也蓋克諧以孝罔能化其家已猶恐其未能擴充之以化國與天下如後世王祥輩之孝何嘗不能格其一家而仕則無異悅人不能推之故也由其但能盡孝之事而不明孝之理理有未明故止能施於事父母而不能推之以及四海且克諧以孝其德也而帝王之傳又必其才與德合方可任平天下之事故必

歷試諸艱焉觀厥刑于二女是試其內治之一端非專以此盡我其試哉之意也後儒多誤解

虞書言欽哉者六七惟於刑重言欽哉欽哉以刑關人之廉恥繫人之軀命尤不可不敬也能欽纔能知恤後世如漢文頗知此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不可嚴酷亦不可姑息止是戰戰兢兢務得真實之情而施其平允之法欽恤中包有兩意非一味寬縱之謂也恤慎也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不任一己之意見不恃一人之才智而務盡下情除壅蔽此千古爲政之首務先能明目達聰然後能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否則任一己之聰明受左右之蒙蔽雖有意於善政

書傳補義二

四

而行之莫非弊端矣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方是中庸之爲德若偏於一邊則是氣質用事於成己成人兩有弊矣故須以學問補其偏而救其弊孔子曰成於樂又曰文之以禮樂蓋納身於禮樂之中涵養薰陶以人力贊化育也虞書教胥子一章真成德達材之要務後世學問之道不明禮樂之教不修往往有好氣質而皆不免於偏者職是故也

舜命二十二人治功成矣而末言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龍作納言以審察之蓋朝廷言路大開亦往往有讒夫佞人乘時進說以圖進取不可不察也孔子告顏

淵爲邦末以放鄭聲遠佞人警之卽此意

明目達聰惇德允元難壬人此是先正身心以端治本而其治法則必首擇賢相以總朝政次明農以足民食次教化以養民德次明刑以去民害次至於百工庶物無不整理然後修禮樂以化成天下感格神人而又以納言一官終之以防患於未然始終於欽之一心此萬世出治之次序也

舜之無爲而治非黃老尙清淨之意也卽位之後專意擇賢而任各當其能各盡其職天下之政分於二十二人無一不得其理而舜不過三載考績而已此其所以恭己無爲也若老莊之無爲乃是不爲豈無爲也哉

書傳補義一

五

三苗之昏迷是不明也不恭是不欽也侮慢自賢是不讓也可見千古極惡之小人只是一一與聖人相反便無所不至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無中立之理侮慢自賢四字不但小人凶人易犯卽君子亦多犯此不可不自省察也抑思人一旦賢卽已陷於不賢哉滿招損謙受益二語看是庸常之道未必切於軍政及讀史並閱歷世變方知用兵之成敗未有能出此二語之範圍者

負罪引慝四字是舜克諧以孝之根本也凡人處家庭不能諸者只由覺得自己無不是罪與慝盡歸之他人禍根在此

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是論心學之祖然止此四語說心其上下文莫非說實政實事可見古人心學工夫即在實政實事上做得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非空言心學也孔孟程朱皆是就實事上明天理盡天理而已觀語孟及程朱書可見陸王之心學多是蹈空所以非堯舜禹之正脈也常將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數語涵養於胸中時默識其氣象則氣質自漸變化心氣自漸和平

誕敷文德此中有多少政教在蓋舜平日本以德政化民而有苗處遠德教無由而及至此因有苗不服以爲

書傳補義二

六

不可不教而殺也於是大敷文命條教號令煥然一新由是舜之德共見共聞於四海之內而有苗亦知舜德教之美而來格矣所以曰誕敷文德則文字之功亦曷可少哉商之盤庚三篇周之多士多方諸篇即誕敷文德之意陸贄爲德宗作罪己之詔軍士感泣彼無實德而徒用虛文者尙能若是何況舜之實德見於文字中其感人自深耶吾友郎寅曰漢文帝與趙他書光武與竇融書皆得此意也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史臣記七旬有苗來格之時適值舜舞干羽于兩階之日耳非是每日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因此來格也人心惟危數語論心之精言疑古文者以此爲荀子語

竊考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萬不若虞書之粹且安知非荀子襲禹謨而必以爲古文襲荀子耶黃黎洲爲古文尙書疏證序直謂數語即荀子性惡之旨尤可謂妄矣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部大學說格致即發明惟精之工夫也說誠正修即發明惟一之工夫也止於至善即發明允執厥中之旨也中庸更發明盡致

虞書曰允恭曰允塞曰允迪厥德曰惟明克允曰允執厥中允字即中庸誠字之祖亦即孔子主忠信之祖

臯陶論知人之法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觀人之要道也蓋觀人之德必就其行事上看得分明

書傳補義二

七

方著實堯聞四岳薦舜必詢其如何又必試之可見人人各有所止事事各有所止君有君之所當止臣有臣之所當止子有子之所當止弟有弟之所當止使人各安其所當止事事各安其所當止審其幾而求其安則天下不期治而治矣君子思不出位素位而行皆安汝止之義也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即安汝止之工夫也由知止以至得止而後爲安汝止須先由知止做起安汝止是聖人分上事欽厥止是學者分上事須是由欽做起

虞書夏書所載凶德曰嚚訟曰靜言庸違象恭曰方命圯族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曰巧言令色曰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曰逸豫滅德盤遊無度曰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此皆敗度敗禮喪身亡家之大病根然世之名人才士往往犯此而不覺論人者又或以其爲名人才士而寬之其害不淺

論心始於禹謨然不單提心字必分而言之曰人心曰道心蓋必心之合乎道者方是本心也所謂精者必時察其所存所發是人是道也所謂一者必專守乎道心之正也豈如後世儒者謂心卽理也謂吾心自有天則其弊遂至認人心爲道心乎論性始於湯誥然不單提性字必切而指之曰恆性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所謂天命之性也性是就賦在

書傳補義

八

氣質者而言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既不離乎氣質則便有清有濁有厚有薄有純有駁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所謂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各人各不得謂之恆恆則仁義禮智之本然初不雜乎氣質不以智愚賢不肖而有異者故謂之恆性也惟恆性可以言若若順也卽率性之謂也恆性互天地貫古今而不變孟子之論性善本此若召公所云節性孟子所云忍性則於氣質之性各人不同者而節之忍之正所以復其恆性也荀子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及韓子性有三品之說皆認氣質之性爲本性耳豈知恆性之謂哉

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卽中

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所本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與虞廷十六字並爲學道精要之言

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堯之欽明舜之精一禹之祇台德先湯之懋昭大德皆是在存心養性上用功而用人行政自然能順天理當人心合乎中庸之極是所謂體用一源也然雖是在體上用功而於用人行政固無一毫之不盡其道所謂顯微無閒也蓋用人行政卽是存心養性之實際豈可外用人行政而別有存心養性之功存心養性卽是用人行政之主宰豈可舍存心養性而別求用人行政之術異學之與雜伯皆不知此道也

書傳補義

九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眞天下萬世人人可以法守之道近儒必旁引曲證以爲僞書可謂不急之辨矣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宋儒至一無適之學本此

盤庚黜乃心無傲從康此指羣臣之病根也羣臣所以不願遷者只由偷目前之苟且此一點私心不黜何能有功汝有戕則在乃心此指庶民之病根也庶民所以不願遷只由心中無主聞浮言而不知折衷故戕逆上命也若不告以設中于乃心何能有爲從根本上指點此三代聖人訓民之法所以能感動得人

誕告用亶亶誠也此史臣善形容盤庚之心也天下惟

至誠爲能動人盤庚所以丁寧反覆告戒者乃至誠愛民爲之謀長治久安之道耳若無此至誠本領縱反覆訓誥何能動人

盤庚告羣臣之言既示以利害而終之以賞罰告庶民但示以當遷不當遷之利害而不以賞罰悚之是何也蓋庶民只由誤信人言故但曉以利害而已羣臣則有心阻撓大計其罪大故必以刑罰示之

無戲怠懋建大命戲怠二字千古喪身敗家亡國之根戲則無戰兢惕厲之心怠則不爲長久之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戲怠則與天命斷絕矣

書傳補義

十

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疑古文者以爲弱與昧並非大惡何得遽兼之攻之此春秋戰國強大諸侯之所爲也以此斷爲僞書竊思此節乃仲虺爲成湯陳平天下之道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故告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乃尊賢任能之道也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乃錯枉黜姦之道也亂與亡剛惡也弱與昧柔惡也如爲大臣與爲諸侯者懦弱不能自立昏暗不明治理聽其所任之姦邪害虐百姓而不能知爲天子者豈可不屏黜放廢更置賢者以爲民主耶洪範六極五曰惡六曰弱惡者自己害民弱者聽人害民而不能救如之何而不兼且攻也

說命恭默思道四字學道之要法道不思不得明然非恭默則精神外馳心不精一雖思無所得也四字卽程朱居敬窮理之所本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欲說之訓之也說不敢當故但勸王學于古訓立言之體當如是道理亦本是如此人臣訓言於君其益有盡能引君好學則古訓之益於君者無窮矣此正本清原之道也

傳說告君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成王告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君臣以學相勵天下未有不治者此三代之治後世所以莫及也

書傳補義

十一

祖伊數紂之過止淫戲二字此萬惡之根也凡武王所數紂之諸罪皆從淫戲發出故兢兢業業爲自古帝王之要道

治世亂世天皆生有人才以爲之用成湯止得伊尹仲虺而天下治太甲止聽一伊尹之言而天下治高宗止求得一傅說而天下治紂之時天何嘗不畀以賢聖之臣外有祖伊內有微子箕子比干果能聽從其言而信任其人則天下自治惜乎其不知用而且剝喪之此其所以亡也

我罔爲臣僕斷定千古君臣之大義不獨宗臣爲然秦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蓋指三

分天下有其二之時而文王以服事殷不肯伐紂猶欲其悔而知改也故曰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謂已卽西伯位之後亦不忍遽伐紂也惟欲觀望商之政能改而已久之不改然後不得已而誓眾伐之此處先儒多誤解戴氏鈞衡曰觀望也觀政于商望其行善政也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與武成所言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等語皆武王推本祖宗之詞所謂善則歸親也其實太王王季文王並無欲王天下之心不可以辭害意

書傳補義

上

天命與人事原是一氣感應殷德漸衰而周家世世篤生賢聖氣運之盛卽是天命之歸太王王季文王三世積德累仁敬天勤民使紂之惡不能徧於四海是卽所以對揚天命參贊化育也使紂能改或能早死則周家必不興伐殷之師無奈紂始終不悛武王上顧天命下顧人心實在於一身不得不起而任其責亦所以對揚天命參贊化育也非知道聖人烏足以識此義哉時哉弗可失一語初疑非聖人之言繼而思之是乃武王不得已之苦心也蓋紂之惡自文王時已然文王服事而維持之欲其改也文王沒武王卽位十三年依然盡服事之誠故論語曰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但曰周之德不曰文之德則武王之初亦猶是

也乃紂終無悛心而民受其毒如故武王自顧年八十餘矣卽太公召公周公年亦皆七八十餘矣是時天與人歸如此而紂之天怒人怨如彼若仍守服事之臣節不肯伐紂則一旦身沒而紂之惡將益肆生民之塗炭將無可救之時矣天以救時之才德與我民以救時之事望我而我乃如是豈非無以對天心無以慰民望乎故不得已而伐紂曰時哉不可失失此時會卽無可救民之時矣此武王之苦心也

書傳補義

上

極不罹于咎者皇則受之以善養人中和之德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汝則錫之福比有猷有爲有守者更加崇重亦好得其正也如是則人自惟皇之極矣人之有能有爲者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亦是以善養人中和之德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辜此惡之不得其正也于其無好德者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好之不得其正也下文無偏無陂皆反覆咏嘆致中和慎好惡之理平天下之本在是矣人之有能有爲乃有才之臣也使羞其行謂人君教化培養之使其進於德行則治人任事之能爲皆從德性

中流出而不徒用其才更足以培植國命而邦其昌矣
古之用人尚德不尚才如此

有守二字後人只作操守不貪而言洪範所謂有守實
不止此也上云有猷有謀者也然有謀未必盡能有為
故次曰有為有為者或不能不為利害所動浮議所搖
故又必須有守論語所謂臨大節而不奪中庸所謂強
哉矯方盡此有守之分量

箕子稱武王曰汝此示不臣於周之意中閒凡曰皇曰
天子皆空指人君之道而言非稱武王也惟于汝極錫
汝保極汝則念之汝則錫之福汝則有大疑皆是稱武
王之詞武王稱箕子必曰箕子仍其先君封國之稱而
不別加封號亦不敢以之為臣之意二人所處皆仁之
至義之盡也

箕子先朝宗臣而為武王陳洪範惟箕子與武王可也
非箕子與武王則不可蓋聖人之心大公無私與天同
體武王伐紂實出於順天命應人心伐暴救民毫無利
天下之意而伐紂之後即大賚于四海封紂之子以繼
其先祀是紂本得罪於天得罪於祖宗武王伐紂只罪
其一人奉天伐紂實于湯有光也武王既非殷之讎箕
子豈得而讎之況武王之訪箕子只是訪治天下之大
道非欲箕子為之臣箕子既有道在身則起而告之乃
天理當然也固不可私天下於一家而視武王為讎亦

豈可私天道於一己而不以告於可傳道之武王哉雖
然不以為讎可也事之則不可國破家亡仁人義士之
所傷心豈可復為人臣哉故箕子所處為仁至而義盡
也若後世開創之君其心莫非利前朝之天下縱仁暴
不同其以利天下之心滅我國家即吾先朝之讎也而
豈可見之哉況我無箕子之道可傳彼亦非可傳道之
人又非訪道於我乃是欲以我為臣則豈可見之哉是
不但宗臣不可即異姓之臣亦不可慎毋以箕子為藉
口也

旅獒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問命所陳實是治天下
經常之道為君為相者當時諷誦之以為法攻古文者

以為偽豈知道者哉

康誥明德慎罰四字君道盡於此矣周家之享國久長
在此

洛誥周公曰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
王即命曰云云可見古大臣於用人行政賞罰黜陟之
際止言之於上而使上自操之不自專以示權亦不自
明以市恩威也可以為法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誠敬之謂也欲大振作非先積誠
敬不能

召公戒成王無遺壽考周公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
守成之君習於天下已治已安最患是厭薄老成人與

不知下民之疾苦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退老此皆大臣不以寵利居成功也而成王之謂周公周公之謂召公則皆眷眷於天命之未固欲共爲長治久安之謀不以一時之治安遂自足也後世大臣功成不肯退位而君與相又往往畏忌功臣可不時誦此二篇哉

立政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此克知灼見之根本也蓋知人不易必於一話一言之際無不盡心思維體察以如是之考究然後能真知灼見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也

成王命百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

書傳補義

去

學牆面莅事惟煩此根本之言也後世取士不盡出於學之一途卽出於學者又只取新巧之文靡麗之辭而未嘗取真學者焉此仕途所以日雜而吏治官方所以日下也

顧命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思夫人自亂於威儀則歸重在修身爲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本也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又歸重在正心誠意爲自亂於威儀之本成王晚年之德可見矣而周公輔導之功更可思矣

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此移風易俗之根本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此移風易俗之樞機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移風易俗之把握也欲化民成俗總不出此三者之外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凡政令須慎之於始審思其確然當行卽一定不移不可朝更夕改所謂有恆也而訓民論事之言最忌煩瀆故必得其要領而反覆詳明以示之則能動人一部尙書告君訓臣訓民誓師之辭無不得其體要此可法也

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治國平天下之大法不過如此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則歸重在修身也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歸重在正心也古人論政無不有本有原如

書傳補義

七

此立政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罔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與堯舜之不用嚚訟靜言庸違象恭者同一治法時守此訓天下無不長治久安者也惟儉人多是有才巧言令色能惑人不辨別卽能識之而此心之好諛悅色又不易克制此所以能官人之本領必在能知人而能知人之本領又在於克明其德則欽明二字眞爲萬世出治之本哉

折獄之道不外於清慎勤明四字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此清之說也曰具嚴天威曰哀敬折獄曰其審克之此慎之說也曰罔不惟德之勤曰罔不由慰曰勤曰爾

罔或戒不勤此勤之說也曰德明惟明曰明明在上此明之說也折獄之道盡於此矣

書附秦誓於終篇所以示天下後世為人君者當以秦穆之悔過為法也人君雖不肖能悔過未有敗亡者雖桀紂能悔過尚可亡雖聖賢不悔過亦終必亡可不戒哉漢武輪臺之詔唐德宗罪己之詔所以不亡也王安石之執拗所以誤國也明思宗不能知人至死猶曰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而不悟其所用者多亡國之臣所屏逐放棄幽囚僇辱如文肅孫高陽劉念臺黃石齋等皆可以中興之臣也此其所以亡與尚書所說心性義理即實見於政事之中實行於家國

書傳補義

六

天下讀其書須玩其無一事一言非仁至而義盡也不似後世史書所言所行多不合乎義理而儒者闡明義理心性之書又但是說義理說心性不似尚書即實見於政事之中故講用者不熟玩尚書則無以明義理之精微而立其體講體者不熟玩尚書亦無以明事理之至當而達之於用也

書傳補義卷第三

桐城方宗誠述

附論疑義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三節集傳云此下皆為禪舜張本竊思登庸若采父水異位各自不同似不得以上三節皆為禪位而設史臣連記數事只以著帝知人之明耳吾友戴存莊鈞衡所著書傳疑纂亦云

象恭滔天集傳以為未詳案孔傳云貌象恭敬而心傲慢若漫天史記亦作似恭漫天惰與滔慢而漫古多通用象恭滔天言象似恭敬而心實慢天也

文慢或作慢左氏昭二十六年傳首不惰注惰慢也此類甚多

書傳補義

一

舜典播時百穀命其播百穀不可失時令之宜也百穀各順時而生違其時而或先或後則天不能生地不能育矣此聖人所以以敬授人時為首政以不違農時為要務也凡舜命九官皆有告戒之詞此乃告戒后稷之詞耳

惟明克允允信也命為士師之道以明為先以信為要不明則是非混淆既明則賞罰必信不可姑息不可猶豫所謂允也皆是告戒皋陶之詞傳謂人無不信服也就效說恐未盡天下固有明而不斷者惟明克允四字

方盡士師之道惟明克允自然人服不待言也觀舜告九官之詞皆是論盡職之道無一語作效驗說者寇賊姦充古字允與軌通史記後漢書引書皆作姦軌姦者亂也軌卽納民於軌物之軌寇賊姦軌猶言寇賊亂法則也與蠻夷猾夏句對文姦充在後世爲盜賊通稱制字始義實不然蠻夷猾夏就邊疆而言寇賊姦充就中國而言此管氏同戴氏鈞衡之言竊以爲可從陟方乃死與帝乃徂落句法不同帝乃徂落卽以徂落二字當崩字可也陟方乃死旣以陟方爲升遐又言乃死則重複累贅似乎牽強矣毛氏奇齡曰陟方猶言巡方省方商書曰若陟遐遐亦言升則升不必高也其說

書傳補義

二

似於文理爲順朱氏鶴齡曰舜於此必因省方問俗而出祭法所謂舜勤眾事而野死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卽可以陟方言之因其不沒於深宮遂謂之野死愚案此說似可從史臣記此以見舜雖薦禹於天而勤民事固未懈也

歌永言聲依永永讀曰詠漢書禮樂志引此經曰歌詠言聲依詠藝文志亦曰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論衡謝短篇引書亦作歌詠言古詠永通用詩碩鼠誰之永諧鄭箋永歌也是讀永爲詠歌詠言歌以詠嘆其言也聲依永者聲必因其所詠也案永卽詠文義較順而蔡傳亦自不相背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傳云喪畢之明年是也蔡傳引蘇氏以爲不知何據愚案孟子告萬章之言非孔傳所本耶

皋陶謨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集傳本孔傳謂吁者嘆而未深然之辭帝謂堯也言雖帝堯亦難能之似未必然吁祇是嘆詞觀下文皋陶曰吁如何帝曰吁臣哉鄰哉皆祇是嘆詞不應此處獨爲嘆而未深然之詞也帝卽指舜也其難卽其難其慎之難皋陶與禹俱陳謨於帝舜之前禹因皋陶言在知人在安民因嘆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不可以爲易能也卽后克艱之意所以深勉之也皋陶益稷本一篇下文帝字皆指舜

書傳補義

三

不應此帝字指堯也

橫渠張子及葉氏夢得林氏之奇呂氏祖謙真氏德秀皆以帝爲指

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洪水滔天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乃敘述平天下之難都帝慎乃在位安汝止以下乃勉帝慎保治平於無窮也本是一氣說下所謂昌言是也皋陶及帝不待其辭之畢卽從旁贊嘆史臣雜記於其中以見其時君臣一德喜起明良之盛千載下猶可想見其氣象也若不知其本爲一氣說下則是帝命禹昌言禹乃敘述自己治水之功不成立言之體矣此本惜抱姚氏之說禹曰俞哉集傳引蘇氏曰口然而心不然之詞也似未

合本意且臣子對君可曰可否曰否烏有爲口然而心
不然之詞乎況上章庶頑讒說以下帝之所言可謂仁
至而義盡矣禹豈得雖命帝之言而猶有未盡之意哉
命哉者深贊帝言之是也帝光天之下至敢不敬應正
言舉錯實罰必如是精當則人自無敢不精白一心以
敬應其上也不言錯者以欲治庶頑讒說先在
所舉皆真得其人眾賢盈朝則讒說自遠且謂明庶以
功車服以庸則無功無庸者自在必錯之列不待言也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反言以足其意蓋若不真是事
事考核舉錯必當賞罰必明雖曰言治道亦何益乎下
文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正是要帝明罰之意帝曰皇

書傳補義

四

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仍是要明刑之意蓋刑罰
雖爲治之末而於梗頑不化者實亦不可廢也若謂庶
頑讒說加以威不若明之以德哉王用諫曰典謨咸字皆
期無刑正所謂明之以德哉
爲口然而心不然之詞
朋淫于家朋羣也本孔淫放也禮記哀公問淫德不倦
注淫放也孟子放淫僻
亦同朋淫于家蓋與其儔類放肆於家耳孔安國謂妻
妾亂集傳謂朋比小人淫亂於家丹朱雖不肖不應至
此
變曰哀擊鳴球二節傳謂史官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
不與上下文勢相屬是也然不載於他篇而載於此則

自有義蓋虞書分之則爲四篇合之止是一篇前記堯
舜之典後記禹皋之謨至此記夔言作樂之效所以見
治定化成之盛爲全書之結束也治化至此而又以靡
歌結之以君臣交警之詞終焉其意深其行永矣傳謂
文勢不相屬似猶未明古史記事之妙也

禹貢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傳所辨彭蠡之
說義本朱子至精至確惟朱子取鄭樵之說以東匯澤
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疑禹當日遺官往視未必深
入以此致誤則恐於全經書法有未細考耳子友戴氏
鈞衡曰禹貢凡言某水會某水皆直曰會于某如沅水
云又東北會于汝淮水云東會于泗沂渭水云東會于

書傳補義

五

涇洛水云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是也其言某水
至某水爲某水則直曰爲某如又北播爲九河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東別爲沱東流爲濟溢爲滎之類
是也獨此書曰東匯澤爲彭蠡蓋言漢水既南入于江
又東匯澤水其澤爲彭蠡也東匯澤謂爲句不曰東入
澤而但曰東匯澤爲彭蠡猶謂東匯彭澤之水東下而
爲北江耳卽其書法之異於他處可以想見若云漢水
來會彭蠡則當云東匯于彭蠡若云江漢爲彭蠡之澤
則當云東匯爲彭蠡或云東爲彭蠡之澤茲乃曰東匯
澤爲彭蠡則與書會于某爲某水者異矣蓋彭蠡之水
源長流大較江漢有過之無不及不得沒其來匯而又

施功之所不及也故於導漢導江附言之下文東迤北
會于匯者緊承此匯字而言卽彭蠡下流湖水來匯之
地非謂彭蠡爲匯也其曰北江中江者實一江也漢水
來自北雖合於江其水勢必依北岸而行故曰北江彭
蠡來匯江之南則江水中注故曰中江曰北江不沒漢
水也曰中江見其南有彭蠡來匯也所以著江漢彭蠡
三水匹敵非若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渭之會涇洛之
會淵澹與伊以大統小也此禹貢之特筆亦妙文也愚
案戴氏說似得經意當從之

又案鄭康成本以漢水爲北江岷江爲中江彭蠡爲江南

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傳謂暴殄天物不用正朔

書傳補義三

六

竊疑以天物說五行似未精切王者之政因乎天地洪
範初一日五行禹貢之天府亦五行也暴君所爲戕害
民事卽戕天地之生理故曰威侮五行三正之言本之
馬融堯舜以前未必有子丑二正卽令有之棄前代正
朔豈得以爲之罪但棄本朝正朔又不得並言三正鄭
氏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竊由其義推之
五行之德播於四時春夏秋冬各有政事如月令所紀
卽其遺法也有扈氏顛倒失宜是威侮五行也三正孔
鄭皆以爲天地人之正道王氏炎曰夫子論孝子產論
禮皆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此也林氏之
奇曰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孔疏五行在人爲仁義禮

智信威侮五行侮慢此五常也亦通

此本戴氏鈞衡之意

五子之歌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節仍是述皇祖之訓
子禹自謂也觀子臨兆民可見傳以子爲五子自稱則
子臨兆民句不可通矣王氏應麟亦同此解

甘誓子則孥戮汝集傳載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
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謂戮辱之以爲奴耳此說甚
善而傳以與上句戮于社不應一戮二義爲疑竊謂上
戮字亦作辱字解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述古
制也子則孥戮汝言子今不止戮于社而已必戮辱之
以爲奴也戮于社一日之刑也戮辱之以爲奴則終身
之恥也凡車左車右御者皆官也戮辱之以爲奴則大

書傳補義三

七

恥矣是卽所謂非常刑也豈有並妻子而殺之之理後
世爲叛逆大罪誅及妻子軍中不用命以致誤事罪在
一身其誤事之大者罪固當殺若但不用命其中尚有
分別故法不概曰殺而但曰戮于社祇就不用命者而
言至誤大事則又必殺不待言也誓師之詞宜警之於
小但不用命卽當戮辱于社不待誤大事而後加罪也
加以戮辱之以爲奴其罪已重其法已嚴則人必不敢
不用命矣若一不用命卽殺之已非三代聖人之制況
加以孥戮其妻子雖後世猶鮮此法而謂啓之賢乃有
是乎必不然矣且旣曰不用命戮于社又曰子則孥戮
汝加一子字則上文爲古制可知不然則復矣古制止

是不用命戮于社啓加重曰子則擊戮汝湯又加一言曰罔有攸赦是法益密矣然祇是戮辱之爲奴猶不失聖人仁義之制也若商眾不從湯伐紂皆擊戮其妻子有是理乎有是情乎此亦引申戴氏之說吾友劉端日無遺有無俾易種於茲新邑盤庚雖有是言而未必是盡殺之意則夏時更可知矣況一夫失律何至罪及其

平乎肅征仲康肇位自孔傳以爲羿廢太康而立之後儒相承爲說迨袁氏絜始謂太康但失河北至相始失河南朱子取其言元金氏履祥鄒氏季友從而明辨之金氏之言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於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

書傳補義

八

使肅侯爲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反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肅侯爲羿黨也若是肅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既立於外命肅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或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義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未可與鄒氏之言曰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於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故五子之歌但以冀方爲言也羿亦好遊田其臣寒浞弑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

南遷河北帝邱在位二十八年方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焉史記夏本紀略而不書故解者皆未詳考也今案袁氏金氏鄒氏之言於三代典籍皆無明文可證第以左傳襄四年袁元年所述推之其曰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據夏邑以自立爲天子可知其曰寒浞取其國家又曰浞因羿室生澆及殪則寒浞滅羿而代爲天子可知其曰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則夏之天下至寒澆滅相而後中絕可知夫羿與浞既相繼爲天子而仲康依然肇位其子相至澆滅之而後夏絕其先固天子也則與羿浞必不在一地可知經云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太

書傳補義

九

康不得返國可知太康故都在河北安邑佃於洛表不得返則立於河南可知故鄒氏言都陽夏與歷年多寡未敢遽信其言仲康繼位河南則固情事之可信者知仲康繼立河南與羿剖分兩地則肅侯掌六師之命得以自主必無蘇氏肅侯黨羿義和忠夏之疑及林氏收其兵權如漢文入代邸之議矣惟以君討臣大興師旅如敵國然不知何故觀肅侯誓師之言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當時義和黨羿與否不可知而其據邑抗命則固可因經文而決也既敢於據邑抗命則其恃羿之可爲黨援而欺夏后氏之衰弱亦可因當日情事而決也誓詞不聲言其他罪而但正其畔官離次之罪且明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所以離其黨羽安其眾心使
他人不爲之助惡亦可知也仲康之力一時不能討羿
以恢復冀方而先征義和以除內禍所以冀方雖失而
仲康及相猶能保國於河南者數十年賴有此耳孔子
刪書特存此篇一以仲康於太康百政廢弛之後猶能
大振王綱足以爲人主奮發中興者勸一以其時四海
已不爲仲康獨據而史臣特正其名爲合大一統之義
聖位四海正也與詩肇域彼四海一以仲康能討
義和而二州之肇同訓正不訓始
義和而不能討羿惜其大義未伸於天下猶周書存文
侯之命之義也聖人之心不猶可想見哉此本友人
鈞衡之意
明徵定保金氏履祥曰此聖人之謨訓也徵如庶徵之

書傳補義

十

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先王克謹以下明
徵定保之事惟時義和以下明徵定保之反也
仲虺之誥夏王有罪二節集傳謂意不相貫予反覆考
之竊謂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夏桀之逆
天也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言天命歸商而去
夏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
若粟之有秕言夏政之害人也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人心之去夏而歸商也用爽
厥師喪亡也國語周語實有爽德老子言樂誣天不
五昧令人曰爽誣訓亡言樂誣天不
善其所爲使商受命而用以亡失其眾庶也此文作
引此文作
亡失之意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言助桀爲惡者之多

也肇我邦于有夏肇謀也爾雅釋詁文訓肇敘謂構湯
戎功毛傳肇謀也
於桀也想當時夏臺之囚亦必有構禍之人是即所謂
簡賢附勢也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苗粟喻湯莠秕
喻夏之簡賢附勢者也邪之害正如莠之害苗秕之雜
粟也夏之羣小橫行如此所以小大之國戰戰然罔不
懼于非辜況予之德足聽聞有不去夏而歸商者乎集
傳解用爽厥師以下似未盡

書傳補義

十一

而申諭之觀盤庚數于民一節可見中篇申諭庶民末
篇既遷後總諭臣民觀綏爰有眾句可見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謂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箴
民之言即諭民遷居之言下文不匿厥指惟汝含德汝
不和吉言於百姓胥動以浮言其惟致告度乃口皆反
覆此語也蓋當時盤庚諭民遷居之利不遷之害而羣
臣不願遷者往往匿之不宜導上意而反變亂是非胥
動浮言故盤庚欲教民必先戒羣臣無伏其箴民之言
也小人之攸箴倒文耳集傳謂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
規其上者汝毋得過絕玩其文民不適有居似當時小
民無有以欲遷之言箴規其上者且與下文皆不貫似

非經意

子若觀火節言子之洞悉利害若觀火然子又明與人謀惟興作乃可一勞永逸也作即中篇盤庚作之作子若觀火決之於己也子亦拙謀度之於人也若網在綱二句申明觀火拙謀也若農服田二句申明作乃逸也集傳數句似未洽拙謀當從說文作拙謀說文拙火不子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可見古本作拙謀其作拙謀者後人以讀若巧拙之拙而誤改也惟拙字從火從出火出當訓火光不當訓火不字今本說文多作火不字惟玉裁曰拙訓火光無不字玉篇廣韻集韻所引皆同友戴氏曰段說是也拙從火出非火不字矣集傳未考一節多迂曲耳

書傳精義

三

汝克黜乃心以下三節皆反覆申明黜乃心無傲從康之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一節皆極言不遷之害惟汝自生毒自災于厥身乃奉其恫自作弗靖非子有咎皆指不遷之害而言尚未說到賞罰也古我先王以下方示之以賞罰耳制汝短長之命長即下文汝不謀長之長遷則命可長不遷則命必短此皆君王之主持故曰子制汝短長之命也非謂制爾生殺之命也相時憮民以下言視彼小民猶相顧於箴規之言此箴言即上文之箴箴謂論民當惟恐發言或有口過不協義理矧子制汝等生死短長之命明明遷則命可長不遷則命必短而乃不以告朕而煽動浮言恐喝眾人沈溺眾人將來偷安愈久則禍愈大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撰滅乎依左傳此段集傳似未盡洽

其有眾咸造勿襄在王庭蓋眾民之從君遷者聞君將布告諭皆來聽但不敢直至王庭恐褻慢也盤庚於是乃登進厥民即此見當時民敬其上上親其民之意集傳謂戒其毋得褻慢似屬盤庚說則與下文文意不相洽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間以下數句皆承先王遷都說汝泛指民言猶我之不專言己身也子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方是入自己此次遷都說集傳承汝三句就盤庚言則與下文亦惟汝故意複矣

子迓續乃命于天上承天心也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書傳精義

三

先上承祖德也皆言前所以欲遷之心也下文乃反覆言不遷之不可失于政節言我不遷則我高后將降罪于我汝萬民節言汝不遷則我高后亦降罪于汝古我先后節言汝不遷則汝祖父亦罪汝而不相救所以警庶民也茲子有亂政同位節言諸臣具乃貝玉而不遷則汝祖父告我高后亦必降罪於彼而不宥也所以警羣臣也乃祖乃父俱指民之祖父上下文一律集傳似未洽

西伯戡黎以西伯爲文王附載武王之說案宋儒說書如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吳才老均主武王元金氏履祥辨之尤悉其言曰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

蒐則黎乃紂濟惡之國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因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校所以有孟津之師與又案殷之即喪戮于爾邦等語危迫之甚似非文王時也微子一篇乃微子與箕比商論去處首二節言殷之將喪曰父師少師以下乃商論存祀之語也上文說到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心中不勝傷痛故語至此頓住幾有不能為言者矣下文始更端言之故史臣加一曰字以傳當日之神以見微子之隱痛非一直說下也我其發出狂狂當依史記作往鄭氏康成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今本作狂者蓋紂之誤說文旌遠行也耄古止作老稱觀詩亦聿既耄射義耄期

書傳補義三

高

稱道不亂可見後世乃以為昏耄之稱耳吾家耄即指父師少師二人皆家老也微子意謂殷事如此我其起而出往乎抑或父師少師遜于荒野乎今爾無指告句從王肅及史記告示也荀子子顛臚句商書曰子顛臚子殷也謂二老若無所指示我殷家宗祀其若之何下文詔王于出迪答我其發出狂之語也我不顧行遜答吾家耄遜於荒之語也我乃顛臚答子顛臚之語也其我罔為臣僕以上則答篇首二節之語也如此則經文明顯三仁忠愛之情益昭著也蔡傳似失之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耄長舊有位人即答微子沈酗于酒用亂敗

厥德于下之語也乃罔畏畏三句正亂敗厥德之實事蔡傳云此答發狂耄遜之語似失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答草竊奸宄及辜罪罔獲之語見其時紀綱法度之壞也降監殷民用又饑餓召敵讎不怠東美讀畢氏上云攘竊犧牷牲則百姓之被其攘竊可知矣有司不治其罪則民之無所伸雪可知矣故小民不得不自治其讎而讎益甚所謂斂召敵讎不怠也斂讀上聲收也如是則攘竊者有罪而自治瘠罔詔蔡傳似失之商今其有災三句答淪喪越至于今之語也凡箕子答微子之言皆加一倍說詔王于出

書傳補義三

圭

迪以下則明答出往數語也出迪之迪猶行也孫氏星衍曰迪者行也字從由行我舊云刻子舊常也淮南子我常言宗祀之重責于子也不出則我殷家宗祀顛臚矣是即所謂指告也蔡傳此節似未盡說略同此微子謀於箕子比干而比干無言當從孔氏安國心同省文是也謂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言似尚未盡用語曰箕子德位似尊於比干箕子必死之見也左氏傳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此楚逢伯詭詞以媚楚子也不可信蔡氏載之似未察

泰誓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

臣三千惟一心舉此見紂人心離散其罪當伐可知矣故下節接以商罪貫盈一節傳謂武王舉以明伐殷之必克似未合下文天矜于民一節方是明伐殷之必克也

侵于之疆戴氏鈞衡曰之讀若其古其之二字通義武王重民五教蔡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長幼當是朋友二字之誤

列爵爲五節此武王既告羣后以伐商之事及殷人之歸附因舉新朝制度之大要而欲共勉以成無爲之治也蔡傳謂史臣敘述武王政治之本末似未合垂拱而天下治當日尙未臻此隆盛史臣不應虛誣如此且武

書傳補義三

去

王既呼羣后而告以祖功宗德與己伐紂之事以及士女之歸附不應遂止於此而無相勉之語且不告以平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凡尙書告臣子之言未有無歸宿如此者蔡傳亦知用附我大邑周之下猶當有十數語以致其交相警敕之意不應但自敘其功而已而不知列爵惟五以下卽是立天下之大經大法與羣后共勉之辭也讀者熟玩味之自見

洪範五皇極首節大意已盡凡厥庶民以下數節卽建極用敷錫厥庶民之實事也無偏無陂一節又歸本於君心也惟君心無偏無陂無有作奸作惡無偏黨反側而後能用舍黜陟賞罰皆得其當如上數節所云也邇

王之義以下數王字皆指君道而言謂君道本當如是能遵而行之則蕩蕩平平正直矣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二句就庶民說爲人君者果能如上所云王道蕩蕩平平正直則民自會歸皇極矣是皆勉武王之詞非教民之詞也建極之義至此更已詳盡下文曰皇極之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兩曰字又申警之之詞禹時洪範不過首節兩三言以下皆箕子所發揮故謂之敷言也言此皇極之敷言是常理也是天之大訓也又言人君能以是爲訓則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亦皆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矣蓋君爲民之準則君先能守是彝訓則民自化之也又申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重

書傳補義三

七

提天子爲民所尊親爲天下所歸往益見皇極之敷言必先建之於上而後民乃會歸之矣蔡傳於數節似未合

惟辟作福二節如集傳所解則與上三德毫不相涉孔傳及孔疏皆覺強合且如所言則箕子此語不可爲訓也自古聖賢言語莫不兢兢業業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未有敢言作福作威者念民生之疾苦則曰艱食憂萬幾之叢脞則曰不遘暇食服御起居無一不戒而警侈未有敢言美飲食者匹夫匹婦一能勝子與聚勿施必同眾樂未有敢言威福專操於一人奉養獨隆於一己者況紂之失國正以作福作威不順天理淫酗侈服

暴殄天物豈箕子反以是爲君道之當然乎後儒因其
不得通往往竄移此節顛倒前後皆各執己見以爲訓
也吾友戴氏鈞衡曰辟偏也不訓爲君此解卓絕千古
王食鄭氏康成曰備珍美也引鄭注見史記宋世家注又案漢書敘傳侯服王食敗俗傷化管子七臣七主席臺玉膳不足處注玉膳猶玉食也是玉食乃奢侈淫佚之事非美詞後世乃言人主王上言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天之生人也得陰陽五行之中和者不可多觀其次不毗於陽卽毗於陰剛克柔克皆欲其歸於正直而化其剛柔之偏也苟偏於柔則流於姑息而好作福矣偏於剛則近於苛刻而好作威矣偏於剛柔不知裁節則縱情逞欲柔者易卽於蕩廢剛者易卽於暴殄而

書傳補義

六

窮奢極泰雖一口腹之閒必備具珍羞矣臣道如此害
可勝言耶此言用人之道必選有三德者而後可又用
之也五皇極言君道六三德言臣道故但言臣而不言
君君之不可作好作惡五皇極已言之矣豈可曰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獨可以如此哉

子孫其逢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也李氏敦曰
此節通體用韻逢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故
當讀子孫其逢爲句吉字另爲句與下文五吉字皆然
前儒逢吉二字連讀似誤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三節言庶徵此節
以下申警人君與臣當以雨暘燠寒風之時與恆而自

修省其休咎也省者省察之謂歲月日不過以所統之
尊卑所理之大小相配爲義不可鑿說集傳以省爲微
分配歲月日似未合

金縢若爾三王管氏同曰古人不以爾汝爲卑稱故用
之於君亦用之於鬼神詩曰天保定爾禮曰假爾泰龜
有常同此例也周末文勝始有以賤簡之稱不可施於
尊貴者故孟子云云古人本無是也集傳云爾爾稱汝
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似不然古人尙質爾汝
本非卑稱若如今世爾汝已爲卑稱則人子之在膝下
豈可以是語其親哉

大誥已予惟小子之已戴氏鈞衡曰嘆詞也此外康誥

書傳補義

九

凡三見梓材洛誥各一見已噫一聲之轉蓋卽噫也段
氏玉裁曰已并誥作熙師古註嘆詞卽此可以證矣愚
案論語兩已矣乎亦訓嘆詞與此正同蔡傳似未合
嗚呼允蠹句鯀寡哀哉句蔡傳訓解不誤而以允蠹鯀
寡讀爲一句則似未合

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告庶邦當畏天以輔我也上
文旣以大任責已以大義責臣故此節復申言之下之
不可違而告庶邦當畏天以輔成我之基業也蔡傳以
二句屬天意說似未合

前甯人亦武王也葉氏夢得曰自成王稱之曰甯考概
言之曰甯人以其在前曰前甯人皆稱武王也傳謂武

王大臣似非熟玩經文自見

康誥時乃大明服傳以爲服其民占下文勅懋和地步戴氏鈞衡曰服卽五刑有服下服上服之服義猶等也有敘時乃大明服者言用刑之道必有次序乃能大明其等也平日講求刑典了然於心謂之有敘臨時矜慎判決各當其罪謂之明服若有疾若保赤子又推言用刑之心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二節外事金氏履祥曰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也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戴氏鈞衡曰臬司當連讀猶言法守也此言獄在有司汝當先陳是

書傳補義

王

法守令其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至獄成上之大司寇則又當如下文所云也要囚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詞與周禮卿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案諸說皆似勝集傳蓋外事陳時臬司以示之既已師茲殷罰有倫則無不中之法矣及要囚之時又加審慎以斷之則更無不中之刑矣

康誥兩已汝惟小子前已汝惟小子節乃嘆息以結明德之意後已汝惟小子節乃嘆息以結慎罰之意下文王曰封以下乃再推衍之詞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下大抵敬慎哀矜之意多此用罰之本也自王曰封元惡大憝以下則言真有罪者決不可姑息之意不過要歸本於君身耳如此方是仁至義盡若一於寬仁則非矣

亦惟君惟長集傳指康叔而言竊疑與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節犯複反復玩之當是泛說爲君長者蓋不孝友忠信之臣民汝當速由文王作罰速由文王茲義率殺矣然臣民之罪固不可寬縱而君長不能教化專事威虐亦非以德義民之道汝不可如是必惟文王之敬忌以裕其民則予一人以懌矣案之文義似當如是酒誥明大命于沫邦王教康叔申明其命於沫土也乃

書傳補義

王

穆考文王以下二節述文王誥戒庶邦之詞文王誥教小子一節承上起下文文王之誥戒既如此惟曰我民以下三節言汝亦惟以此言誥戒沫邦如下文云云也王曰封我西土節申言西土用文王教而與以勉康叔亦當用文王教以教民也下文又引商先王之戒酒而與商後王之崇飲而亡使康叔奉以爲監自國中臣子以及君身皆當剛制于酒也蓋欲明大命于沫邦必先自朝廷百官正起尤必自君身正起厥或告曰以下言如是然後可威之以刑也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乃司不專指諸臣百工之類連康叔亦在其中蓋君臣皆職司表率者也不能自治何以治民集傳訓惟曰我民節爲

梓材一書儒者紛紛異說蔡

書傳補義三

五

民愛民容保民無疆所以邦君當以厥庶民厥臣達大
家也王其效邦君至引養引恬言王所以授邦君之命
原欲其引君當道所以邦君當以厥臣達王也自古王
若茲監罔攸辟辟卽放辟之意言不能如是卽是放辟
非邦君之道也惟曰若稽田以下四節卽承上文達王
之意惟曰者教康叔達王之言當常如是也今王惟曰
教康叔勉王當常思念如是也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
三事喻先王之勤德也惟其陳修塗暨茨塗丹雘三事
喻今王亦當惟德用也此節喻言下三節正言皆教康
叔勉王明德之言當如是云云也已若茲監監與上文
之監同皆指邦君也總結通篇言邦君能若此則可期

君子論定云

書傳補義

五

歷人有句上肆故也下肆助詞書多肆字有訓今有訓
厥君指紂而言觀微子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與泰誓逋
逃藪之言則紂之刑罰錯亂可知矣言汝若常時揚言
呼大夫士告以我不虐厲殺人此敎康叔以達大家之
言也然非徒告之已也亦必其君先能敬慎憂憫而後
臣始敬慎憂憫非以身率之不可也不觀往者商紂之
時乎故往姦宄殺人主律之人每有縱之所以如此者
亦見其君上行事凡戕敗人者皆宥不問故也此仍是
慎罰之意不過更進一層欲其達大家耳蔡傳似誤
王啓監節啓監猶建侯也周官立其監謂公侯伯子男
各監一國啓監猶曰立其監也厥亂爲民謂原爲治民

而設也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蔡傳可從承上文言立監之意原使之愛民如此也此申上節當慎罰之意王其效邦君越御事效授也即授命也左傳二十六年有志而後效自其猶之也引即引君當道之引又言王之授邦君與御事者其命曷以哉亦惟欲其引誘君王於生養安恬之地也以下起下節當勸王明德之意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言未有敢越此者也蔡傳多誤

書傳補義

三

今王惟曰三節夾近也孔傳釋為於也王念孫曰古為言懷於近也作鼓舞之也方並也林鄭注儀禮亦承上詞既盡也后羣后也式用也典常也集會也詩雅釋言于夢丕大也庶邦享指近服諸侯言蓋文王一二邦以修之事也庶邦不享則合遠近而言蓋武王大會孟津有天下朝諸侯之事也先後猶前後也此承上文教康叔勸王常自念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於近服近服之庶邦來享鼓舞其兄弟之國並來亦皆盡明其德由是羣后用常集會庶邦皆大來朝享而有天命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矣今王亦惟修其德和悅前後迷惑之民用安先王所受之命也若非德則民不安

先王之天命不可恃也首節所謂達王者其意盡於此矣蔡傳知此數節為臣告君之詞而不知此乃武王教康叔達王之詞如此也蓋武王封康叔原使之屏藩王室輔導後王故諄諄誥誡誠若是蔡傳似未悟此旨也已嘆詞若茲監者謂為監能若此也總結上文而言欲猶期也至萬年指監之有國而言惟王之惟與也馬賁于萬年而與王子孫永遠保有其民矣勉勵之詞也蔡傳似誤解

書傳補義

三

此意也越厥後王句後民茲服厥命句後王指紂言紂初即位其民亦皆服從其命以先哲王之德澤在天也厥終言其後也夫丈夫也禮記傳以後王後民連讀皆指受言故謂語多難解竊謂後民茲服厥命與下文夫知保抱句緊相反對且後民何得解為受乎戴氏鈞衡說如此似可從

洛誥朕復子明辟孔傳謂周公復政成王集傳闢之理正義精有功名教第攝政復政不得謂無其事武王新崩天下未定成王小弱周公為冢宰壹是主之成王長然後致政此所謂託孤寄命權而得其正者也惟以復

子明辟爲卽復政之證則不可明辟卽明君別無他解
復子明辟猶言告嗣天子王也下文王如弗敢及天云
云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乃周公攝政歸政之
確證漢儒知周公實有攝政復政之事遂誤以此復字
爲復政也戴氏鈞衡之言如是似可從

咸秩無文傳云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何以異於
淫祀乎王氏引之曰文當讀爲紊亂也謂自上帝以至
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
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祀之禮定五廟廟祧咸秩無
文風俗通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
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

書傳補義

主

之無有文也玩其語意皆讀文爲紊今案王說精確宜
從之

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戴氏鈞衡曰當爲絕句宜從之
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公功迪將其後

越宗禮亦未克安賴公之功扶將其後不可去也公功

迪將其後與上文公功斐迪篤下文公功肅將祇歡文

法相符上文公功言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與此言迪

將義亦相合舊讀失之此王氏引之戴氏鈞衡之說宜

從之
宏朕恭此周公自勉之詞也作周恭先此周公勉成王

之詞也集傳宏朕恭爲責難之義似失之

其大惇典殷獻民戴氏鈞衡曰惇勉也爾雅釋典法也

恭敬爲先賢人者治道之所由出恭敬者治道之所以

行王者之要莫重於此然既曰宏朕恭又曰作周恭先

則又聖人本恭行自盡之道以責其君宜其言無不入

也
仲來怱殷二節傳謂王使人來怱殷遂以桓鬯甯問周

公竊謂王賜周公桓鬯周公自述宜言賜言賜不得曰

來甯問我且賜公桓鬯何得曰明禋蘇氏軾乃謂以事

神者事公迂謬可笑此蓋公以王將舉祭獻桓鬯以供

書傳補義

主

祭之詞也仲來者卽王命予來之謂乃命甯從孔讀三
字句命語也甯安也禋潔祀也國語楚語注休慶也

王二句詔王之詞言王使子來戒飭殷民乃遂告安於

祖考子因以桓鬯二句曰此明潔可以供祭禮敢拜手

稽首慶獻于王予不敢進爵王當舉而禋于文王武王

也此本戴氏鈞衡之說而引申之

惠篤敘三節戴氏鈞衡曰惠仁也爾雅釋篤厚也敘順

也三字平列有古通或遭遇也疾惡也爾雅釋疾猶言自

遭疾倒文也殷眾也詩秦風傳周禮兼臣民言引長也

考壽也王仲殷乃承敘句殷亦眾也乃助詞子孫也

荀子正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與萬年厭于乃德正對
萬年厭于乃德言王德之遠可以及于萬年也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言能臣民萬年永觀於其子孫而懷其
德也此節蓋周公因告王舉祭而戒勉頌禱之詞言王
能仁厚而順無或自遇疾惡則萬年之後人猶飽於乃
德而眾臣民乃亦長壽考矣王能使眾臣民順承其敘
則萬年之後人其永觀法我周之子孫而懷其德也案
此似勝集傳當從之

又案多士篇集傳引吳氏之言於
作來疑勝王併殷乃承敘亦同此

多士惟天不畀允罔固亂王氏鳴盛曰當作一句讀案
王說是也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八字句與此正同

書傳補義

天

允罔固亂謂誠信其昏罔堅固其禍亂而不可諫救之
人天之所不與也集傳似誤

無逸作其即位王氏引之曰作猶及也作與徂聲相近
皆可訓及案王說似可從

飲酒適中不亂謂之酒德酏于酒德謂其沈昏于酒害
其酒德也集傳酏德謂之德者德有言有凶是也似誤

解酏酒何可謂德乎

君頌君己曰時我公述君頌責重於己之詞也下文誕
無我責收可證我亦者言非頌之責重我亦如是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作一句讀越及也念天威及我
民與篇末閔天越民相應下文克恭上下即承天與民

言之罔尤違惟人在當作一句讀言天與民之無尤怨
違背惟恃有老成人在也

漢書王莽傳引我嗣事子孫
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
於在字讀句絕可知毛氏奇齡孫
氏星衍江氏聲皆讀惟人在句

我周也後嗣子孫指
成王也在家者退處私邑之謂周公嘆息言君嘗曰國
家之事是我之任微君言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弗
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也夫天民所以無尤怨違背惟恃
老成人在若我周家之後嗣子孫大不能敬於上天下
民絕失前人光美而老成人退處在家可謂不知乎言
公即退亦不能忽然卸責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經常也歷久也

孫氏星衍
曰爾雅艾
歷也歷亦為艾
詩傳艾久也

書傳補義

天

也此戴氏鈞衡之說似可補傳所未及

天壽平格保又有般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

以格於天特使之壽考於般厚矣

義本林氏
之奇說

有般嗣

不可恃而告召公宜念此義不可輕去也集傳讀有殷

嗣天滅威為一句似誤

天惟純佑命李氏光地曰純佑猶良佐命天命之言天

命良佐以輔商也案李說似勝集傳下文亦惟純佑秉

德迪知天威謂文王惟有此良佐秉持其德用知天威

故能輔文王以受殷命也

咸劉厥敵集傳訓皆殺王氏引之曰咸者滅絕之義說

文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通咸劉皆滅也逸周書世俘篇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並云咸劉商王紂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愚案咸劉厥敵謂滅紂耳訓爲盡殺其敵無其理亦無其事也

尙迪有祿林氏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尙迪有祿集傳以爲武王得有天祿於上下文氣未合

小子同未在位舊說以小子目成王戴氏鈞衡曰成王爲周召之君安得立言如是且武王崩成王卽已在位今如此解似是周公復政成王始踐位矣漢儒攝王踐阼之言未必非此一語誤之辭氏季宣吳氏澄姚氏鼐

書傳義三

三

以小子爲周公自稱精確不磨篇中三言小子皆周公自指不應此獨指成王也愚案戴說是也小子同未在位只自謙之詞耳誕無我責收宜讀爲句收守也春秋論人誕無我責收言無我一人責守也罔勗不及言不勉我之所不逮也總是留召公之意集傳似未盡

予不允惟若茲詰金氏屬上爲節趙氏佑曰當從之允不允對言周公呼君詭言我告汝所誠信不疑者惟汝保奭其汝克敬與子監於殷之喪亡大扈而大念我國家之天威也子苟非誠信於汝乃若此詰語不休乎反覆抑揚意愈親切而深遠矣集傳似誤
蔡仲之命辭理精密近儒闢其僞者一則以羣叔流言

乃致辟云云謂周公居東迎歸後始伐殷不得於流言下卽云致辟不知此乃追述往事何可泥說且羣叔流言緊承位冢宰正百官讀以起下罪三叔之由也一則以霍叔未嘗從叛書序所云三監當指武庚管蔡作僞古文者因康成以管蔡霍爲三監竊取其誤說而附益之夫逸周書商子皆以管霍並言不得以霍叔爲不在三監之列也且果爲作僞古文者竊取鄭義則鄭謂周公踐阼稱王何不竊而乃云位冢宰正百官耶竊謂此篇於周公攝政實有關係據位冢宰正百官之文可以斷踐阼稱王之誣謬辟管囚蔡降霍可以見聖人用法之平蔡仲祇德卽以爲卿士可以見聖人之大公無私

書傳義三

三

義盡仁至近漢學家必斥爲僞何也吾友戴氏鈞衡之論亦云

乃命諸王命告也古者下告上亦謂之命
蔡傳於洛誥及蔡仲之命旣言周公攝政之事亦無七年還政之事而康誥傳云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召誥傳云洛邑旣成成王始政似自相牴牾矣蓋成王免喪之後祭祀朝覲雖已親之而國之大政則自以幼沖不能專制委之周公觀閔予小子諸詩其畏慎可見故周公雖不居攝而實政由己出至營洛之年成王年二十方始卽政則謂之七年還政亦其實也此鄒氏季友之言似可從

多方厥圖帝之命一節集傳云文多未詳吾友戴氏鈞衡曰此承上言天命不外乎愛民愛民莫先於任賢桀之圖天命也不克開闢於民生之所附麗乃大降刑罰日增亂於有夏又狎習於內嬖之亂因重也義若又甲王皆以不能善奉於眾所用以其職者無不惟財貨是奉大為荼毒于民傳無也不與不通進者史記呂不韋主進注作資恭與共通舒者困學紀聞云古文作茶效工記注云茶古文舒氏季宣書古文作洪茶于民解民荼毒是以有夏之民亦惟以貪饕忿戾相欽尙而殘害于夏邑此天所以求民主而用湯伐夏也案此解理同於蔡傳而文義為順當從之

書傳補義

三

則上文既已言之反成贅文橫互上下不可通矣戴氏鈞衡以為與下文天惟求爾多方云云之義相為對照竊嘗反覆誦之而信為確論也純專也一也國語周語不畀純承上文而言天意本不專畀于湯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德不足以承天不能永遠大享天命故天之不畀也多也見史記多享而曰永者天擇一人而授以命必其德可世享而非僅欲其及身享之也惟夏之恭職多士恭讓則更大不能阻勉安養于民明也保安也乃相與為虐于民以至民無所措手足此尤不可畀者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所以天畀之代夏作民主也兩乃惟字兩不克字一克字緊相呼應如

此推說乃見天命之公天命之不可妄圖也天今之畀周亦若是故下文有五年須暇之子孫天惟求爾多方云云文勢一律可以類推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慎字統貫二句而言麗即前所云民之麗慎厥麗者敬其養民之道而無敢忽也慎厥民刑者敬其用刑之道而無敢慢也民得所養固克用勸刑當其罪亦克用勸集傳義亦精而於文義似未盡

惟聖罔念作狂三節集傳分為三節不如合為一節文義易明錢氏時曰天非迫遽亡商而與周也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也罔可罔

書傳補義

三

堪與克堪字相應愚案此段文義與上惟天不畀純一節皆反覆曲盡以明天命之不可妄圖也

爾乃迪屢不靜與康誥同訓謂開迪屢次而猶不安也爾罔不克臬亦與康誥臬司同訓法也謂爾當無不能用法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享享位也謂爾不能勉信我之教訓爾亦則惟不能享有祿位矣凡民亦皆將曰汝不宜享祿位也爾若更為放逸之事偏頗之行大絕遠乎王命則不惟不克享祿位我更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矣集傳謂享為享上似與上下文不甚洽

立政羞刑暴德之人王氏引之曰刑暴德與下文習逸德正相對爾雅刑法也刑暴德謂效法暴德者其意蓋以暴德逸德指紂刑之習之皆從紂爲惡者也集傳似晦

庶常吉士通言上下之官橫互其中古人文法往往如此非專結一節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厥語助詞克宅心能安其心也謂文王所以能知人善任者由其能安其心明無不照智無不周之故也

嗚呼孺子王矣一節繼自今我其立政當爲絕句與前言立政後亦越惟我周文王立政句法一例此趙氏立

書傳補義

三

事則指常任常任曰立事亦曰任人常伯曰牧亦曰牧人牧夫準人亦曰準夫皆經之變文非有他義集傳似未盡

其克詰爾戎兵向來解者雖有精義然總覺與上下不倫吾友夏氏斂曰古者兵刑不分官後世則司馬司寇分職上言勿誤庶獄則司寇之職舉矣由是以修司馬之政蒐苗以講武事巡狩以歷方岳而天下罔有不服在守成之主尤不可溺於晏安然必刑罰當而後戎兵飭其克二字緊承上節而來

君陳爾有嘉謀嘉猷一節葛氏以成王爲失言是不知政體者也夫治天下有大體焉在爲君之道必以求言

爲先納諫爲急不可拒人言以任一己之私見成王所以望君陳有嘉謀嘉猷入告也而爲臣之道則必以責難陳善爲要尤以宣導上德爲本不可矜己攬權使天下不知有君上而但知有任事之臣成王所以勉君陳順之於外曰斯諫斯猷爲我后之德也此篇乃成王策命君陳之詞何嫌何疑而不告以爲臣之大體乎周公之攝政也凡東征營洛告多士多方其謀猷多出於周公然周公必曰王若曰而不以爲己之言此周公所以爲純臣也此篇成王屢勉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言也皆周公爲臣時所行之道也何不可以之告君陳哉若以此疑成王之不能受過則下文

書傳補義

三

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非教君陳正其失哉何嘗有怙過之見也夏氏斂曰集傳引葛氏

顧命昔君文武宣重光一節吾友戴氏鈞衡曰定民之所附麗所以養其身也陳布教化所以淑其心也有以養之而後教之故民莫不服習其教服習之而不違則自近而遠自周而殷薰蒸洋溢人心趨附天命所歸所謂達殷集大命也案此條可以暢蔡傳之旨爾無以釗言貢于非幾以使也國策秦策注康誦裕乃人迷多方克以爾臣不能匡君以道格其非心是卽不啻使之也

俾爰齊侯呂伋引也說文發江氏聲曰仲桓南宮毛

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齊侯往迎也

伯相命士須材傳謂取材木以供喪用說者謂梓與明器之類錢氏時金氏履祥以爲卽下文陳設器物以今參之喪用之說非不通但此經殯斂之事俱略自作冊度以下皆專爲傳顧命而設則此所以命士者恐非梓與明器之類或當如錢金二家之說也蓋命作冊度者總紀應行之事命士須材者總備應用之物凡此皆召公之特命非典禮之常若梓與明器似不待伯相之命矣

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賓讀曰擯孔氏廣森曰觀禮

書傳補義

卷

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詞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爲賓卽通作擯案孔說是也傳以諸侯爲賓則賓稱二字似贅文矣鄭以二王之

後爲賓義尤挂漏史記引此書亦作擯

張皇六師張大也皇正也爾雅釋言文穆天子傳皇我萬民注正也朱子曰

古者兵藏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眾意思卽大正之意也訓皇爲大則不免有語病矣集傳發揮甚精當然曰大正六師則可曰張大六師則不可張氏九成金氏履祥嘗斡旋其義然苟知皇有正訓則不待斡旋而

語自無弊矣

不平富三句最爲難解集傳義精而不免增文曲說戴氏鈞衡曰不平富者大均其樂利於民也不務咎者務求也呂覽孝行注謂不求人之罪過也底至齊信者推極吾之忠信以昭明於天下也孔傳齊訓中似可從

顧命康王之誥吉服傳命釋服反喪自宋儒孫莘老始議其非東坡蘇氏從而推明之蔡傳取而載之所以明大義維禮教也案語類潘子善問蘇說朱子答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之私服是朱子未嘗取蘇說也葉氏夢得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

書傳補義

卷

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周公成王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故不得不以冕服以爲常禮不可也以爲非禮亦不可也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林氏之奇曰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之於次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閒投隙而搖國本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呂氏祖謙陳氏傳良鄒氏季友陳氏樸

近儒閻氏若璩皆發明此意愚反覆思之竊以朱子之說爲不可易也蓋聖人制禮爲萬世之常經而有時非常經所能行則必有權以通其變其權也似背乎經而案之天經地義非是則不可行則權即可爲經矣如娶妻必告父母經也而舜告則不得娶以廢人之大倫而對父母於是乎不告而娶則權也實可爲經也如父子相傳爲經也堯舜之子不肖不足以承天下又適有舜禹大聖足以承之於是乎不傳子而傳賢是權也實可爲經也堯舜傳賢經也禹之子賢足以承天下而其時又無大德如舜禹足以承天下者於是乎不傳賢而傳子是權也而實萬世之常經也禹豈必襲堯舜之迹哉

書傳補義

堯

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經也湯武遇暴君不仁於天下反覆維持久之而卒不改天下受其荼毒人怨天怒而天下之心皆仰望湯武湯武又自顧實有平治天下救民水火之才德不得已遂興伐暴救民之師是權也實可爲經也君制命臣奉命經也伊周受託孤寄命之任而攝政行事太甲不可訓伊尹則營于桐宮使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二叔以武庚叛成王稍疑周公而周公必與東征之師以定禍亂皆權也而實足爲經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經也自周公以前多若是召公受顧命立康王因前見周公攝政遭流言之禍以爲天下人心日降風氣與古殊焉必行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之故事則雖以周公之聖尙生變故何況後世焉得常有如周公者而總朝政焉恐專權爭位君臣之大分不定天下生民之禍烈矣於是變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常經而改爲吉服傳命釋冕反喪之禮當成王寢疾時親見羣臣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於是其崩也召公則顯逆之於寢門之外復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絕姦萌史官詳記之以爲後世法也自是以後周秦漢唐宋明以來遵此行者卽治反此者多生禍亂然後知召公之變常經實所以定萬世之大經也非聖賢之徒不可爲亦不能知烏可以世俗常見而議之哉蓋權者所以稱物之輕重也因物而移易豈可泥耶

書傳補義

堯

夏氏析曰釋曰服吉伊尹已行之於殷不始召公也然蘇氏之說自不可廢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當指先賢而言觀高宗命傅說稱保衡爲先正可見集傳謂君牙祖父似與下文率乃祖考之攸行複矣呂刑一篇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以示戒此本朱子之意其發揮刑之不當立贖法可謂精矣然反覆經文辭意一皆出於至誠惻怛哀矜不忍之心意穆王當日實以刑辟煩多漸流殘忍故特斟酌重輕詳定贖刑以救當時之弊非必以財匱民勞爲此斂財之術也宋儒林氏之奇錢氏時皆稱穆王甫侯之賢明

儒及國朝說經者亦多不取傳說馬氏貴與曰呂刑一書蔡氏議之愚以為未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為斂財設也審矣獄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耳元鄒氏季友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於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

不書傳禮三

聖

贖罰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吾友戴氏鈞衡亦有辨說似皆可補傳所未及也
耄荒度作刑宜依蘇氏耄為句荒度作刑為句朱子亦嘗取之耄者年老之稱無貶義記曰八十九十曰耄耄字與上文幼壯強艾老並列皆就其形狀精神年力而言非貶也詩曰借曰未知亦事既耄書曰耄期倦于勤皆自謂年已老耳蔡從孔傳讀耄荒故以為史記之貶詞而因疑贖刑為斂財而作此不可不辨也吾友戴氏亦云然劉端曰荒屬下讀作荒度阜陶漢惟荒度土是也其證若耄老荒讀所作聖人豈存之乎
鴟義姦宄竊謂鴟梟賊鳥也古人謂害義之人曰鴟張

又曰梟張茲之鴟義蓋賊義之謂鴟特形容之語耳姦宄史記後漢書引書多作姦軌蓋干犯軌法也矯虔漢書武帝紀注引韋昭曰詐稱曰矯強取為虔大約皆侵暴事也諸說似可從

苗民弗用靈之民指三苗之君長也舜竄三苗必黜其君爵位可知故曰苗民也王明史稱苗民與胥漸之民指苗地之民庶說上帝鑒民之民又指苗之君長說庶民告無辜于上天天鑒苗君長果然穢德彰聞也方並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虞書不載伯夷曾為刑官之事且下文方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不宜重複也竊謂伯夷降典折民所以節民之性所以清刑之源伯夷降典禮以教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故曰折民惟刑也下文今爾何鑒非時伯夷播刑之迫迫道也伯夷播刑之道即降典是也欲司政典獄者無徒以刑禁民為非必法伯夷之降典以清刑之源方合播刑之道也吾友戴氏鈞衡曰刑法也即典也詩曰尙有典刑折讀曰制論語折制為陶潛詩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是折制古通用也制民者禮所謂固肌膚束筋骸之謂惟以也王氏引之惟放故放童曰維子之故左傳則亦言伯夷降典制民惟君故又不惟通乎皆當作以訓則必酌禮為準出於以軌法也其說亦可通端曰制刑必酌禮為準出於先伯夷降典也今刑部定律亦必以五刑為斷古今一也

不書傳禮三

聖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傳謂制百姓于刑辟之中似非本義案此篇論刑以中字爲要下文明于刑之中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民之亂罔不中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皆指中道而言刑期無刑若以爲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是何說也姚端恪公曰凡講論律令須明律意律意者定律時斟酌其應輕重之宜也如稱鍾相似有物一斤在此置之十五兩九錢則鍾昂置之十六兩一錢則鍾沈置之恰當則不昂不沈鍾適居其中央故曰刑罰中中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王氏充耘曰刑失之重則傷於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於姑息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

書傳補義三

聖

敢犯吾友戴氏鈞衡曰後漢書梁統傳統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五刑始作于苗而用之多失其中皇帝命皋陶作士於刑必審度而得其中案三說近是今從之劉端曰輕重有權謂之中大小以情亦謂之中非忠信之長孰能與於此穆穆在上謂皇帝也明明謂三后與士也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總言君臣之德如是故乃明於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彝也蓋勤德是明刑之本故云然集傳以罔不惟德之勤屬民之觀感動盪爲善而言似與上下文脈未合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訖終也富福也禮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

大雅何神不富毛傳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古福富一字易鬼神害盈而福謙即此可見王引之曰威福相對爲文言非終於立威惟終於作福也傳以權勢釋威貨賄釋富不惟帝世未必有此事且以納賄釋富古無徵也下文庶威奪貨惟內惟貨言貨不言富也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蓋今爾司政典獄當何所監乎非伯夷播刑之道是監乎伯夷播刑之道典禮是也教其當以禮化民不可恃刑罰也戴氏鈞衡曰此與上折民惟刑之刑皆典刑也典禮之作始自伯夷後王雖歷有損益類皆祖伯夷之遺制告司政典獄不舉皋陶而舉伯夷者以禮教宜先於刑罰教之不改而後

書傳補義三

聖

可刑也之猶是也迪蹈也言當以伯夷所布之典刑是蹈也此說有理當從之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說似牽強吾友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爲威屈不爲勢奪也雖休勿休休讀若休戚之休喜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蓋告諸同姓之臣雖有可畏爾當執法而勿以爲畏雖有可喜爾當哀矜而勿以爲喜也此義親切似可從告爾祥刑祥古通詳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賢注尙書曰告爾詳刑鄭元曰詳審察之也是鄭本作詳傳義似不知而曲爲之解也又案下文數其審克之卽詳刑之意

兩造俱備師聽五辭師士師也傳以師爲眾似誤古者疑獄乃與眾共聽蔽獄訟於朝乃羣士司刑咸在非一切獄訟皆需眾聽也此句解師爲眾則下文簡孚有眾爲複矣

兩造俱備節言士師聽獄之道五過之疵以下數句言不可失出當審克之也五刑之疑有赦以下數句言不可失入當審克之也審克宜作審核漢書刑法志引書作其審核之段氏玉裁曰克核古音同在第一節蓋古文尙書作克今文尙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假借今案段說是也審克者審察核實之謂上文正于五罰五過者士師因情以求法此之刑疑罰疑有赦者人君察獄而

書傳補義三

器

平反也如集傳所解似上下兩節辭意贅複矣

簡孚有眾卽王制所云疑獄汜與眾共也惟貌有稽當依孔疏兼五聽言義乃備言既與眾核信士師所上罪狀而又以五聽之法稽察罪人無簡不聽簡卽簡孚之簡言士師之獄雖已核定無有不加聽察者此非好爲煩勞也乃所以與士師共敬天威也傳謂無情實則不聽夫必聽而後知其情實安有豫知其不實而不聽之理乎夫一獄也既教士師詳審以定之矣而又必從而察其失出入否也簡孚而必曰有眾不敢有一念之自恃也簡孚而又必貌稽不敢有一毫之不盡也無簡不聽不敢有一事之或忽也此所謂詳刑也吾友戴氏

之說亦如是可補傳所未盡當從之

亂辭辭之似是而亂眞者不行法之已廢不可復用者不僭於亂辭則無或譸張爲幻矣不用其所不行則莫或徵引爲姦矣惟察察之於心也惟法合之於法也惟齊非齊蓋以上下比罪則刑罰以此而不齊輕重有權則刑罰以權而不齊世輕世重則刑罰以世而不齊然而不齊者刑罰也所以酌乎情之當而處乎理之安者則莫不齊也用刑罰者惟齊其不齊使之有倫理而不亂有樞要而不煩而已此亦戴氏之說當從之非從惟從集傳語意似未明竊謂言順曰從見左傳昭十一年注謂順於理也吳氏澄曰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

書傳補義三

墨

者有從順者當以哀敬之心折之戴氏鈞衡曰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文法一例言察辭之道必于其差別之中凡言之不順於理與順於理者一以哀敬之心折之二說似可從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傳似未暢王氏充耘曰今天相民猶云天佑下民也作配在下言汝等皆配天在下以相民也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作一截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作一截獄貨非實以下作一截單辭者一偏之辭孔氏穎達曰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愚案單辭對下文兩辭而言于單辭之來心中能明

清以照臨之則民之亂罔不中矣蓋人心不明不清則治民必有偏倚此戒諸臣當以明清爲本也私家猶私居王氏充耘曰謂偏有所主是也聽獄之兩辭二句教諸臣不可存偏私之見也獄貨非實以下又深戒不可驚獄也天罰不極以下反言以明之言如此而天罰不至則人孰肯行善政乎以決天之必降罰也世儒讀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爲句所以不得通貫

非德于民之中傳似未爽竊謂今往何監何非德何與何擇非人句法一例于民之中中卽周禮士師受中之中罪正所定也屬于五極傳未爽屬猶附著也極謂得其當也蓋穆王終戒後嗣子孫曰今以往何所

書傳新義三

星

監視非在於德乎於庶民獄訟必有一至當不偏不倚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言哲人能明聽以折民之刑故有無疆之譽屬于五極謂斷訟能合於五刑之中標準咸當乎中正故自有大慶受王嘉師當監于茲詳刑卽以德爲監之實事也

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戴氏鈞衡曰婦人無從軍之事何得有臣妾之稱此言蓋嚴部伍禁虜掠之事也所謂王者之師秋毫無犯者以此馬牛其風謂民閒馬牛之縱逸者也臣妾逋逃謂民閒避寇之逃亡者也行師之際如或遇此無敢越軍壘而追逐之者其或不逐而自投必敬還其主人則有賞若越逐不復則有刑至於

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則更所當禁故有常刑夫曰竊曰誘則非軍中之馬牛臣妾可知伯禽軍令之嚴可爲後世法

秦誓惟受責俾如流傳義未明王氏念孫曰俾者從也爾雅云俾從也受責俾如流者受人之責而卽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案此說近是當從之

書傳新義三

星

〔清〕吳光耀撰

古文尚書正辭三十三卷

清刻本

古文尙書正辭篇目

江夏吳光耀撰

源流正辭第一上

第一下 大禹謨正辭第八

第二上 益稷正辭第九

第二下 五子之歌正辭第十

第三 堯征正辭第十一

第四上 仲虺之誥正辭第十二

第四下 湯誥正辭第十三

第五 伊訓正辭第十四

篇目正辭第六 大甲正辭第十五

舜典正辭第七 咸有一德正辭第十六

古文尙書正辭

百篇之敘

十五册

說命正辭第十七

第二十五

泰誓正辭第十八

畢命正辭第二十六

武成正辭第十九

君牙正辭第二十七

旅獒正辭第二十

囂命正辭第二十八

微子之命正辭

百篇之敘正辭

第二十一

第二十九

蔡仲之命正辭

孔敘正辭第三十

第二十二

孔傳正辭第三十一

周官正辭第二十三

朱子正辭第三十二

君陳正辭第二十四

敘目第三十三

康王之誥正辭

源流正辭第一上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一册

漢興尙書凡六家孝文時有伏生今文張生歐陽生大
小夏侯等傳之終漢世不絕其書亡于晉永嘉之亂孝
武時有孔子國古文都尉朝等傳之東漢遂微東晉始
顯今所存尙書是也孝成時有偽書張霸百兩篇光武
時有杜林漆書自名古文衛宏徐巡賈逵許慎馬融鄭
玄王肅等傳之東漢以古文顯者皆此書以爲真孔子
國古文其實篇數與伏書不異但以漆寫古字間有異
義字不知出誰手杜林實始傳之唐時猶存又有逸書
二十四篇馬融始稱道之蓋見錄章和以後亦偽書馬
鄭疑而不注不知亡時桓靈時有劉陶中文尙書無傳
人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
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
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如此
則中候亦尙書之流也不知祖師東漢人謂起哀平然
緯讖之言不可盡信逸周書別行隋志載尙書逸篇二
卷曰出于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
今更久佚無可攷陸德明所謂穿鑿本即今存薛季宣
書古文訓本及明豐坊偽書皆無與兩漢尙書之真偽
故不著錄著錄始漢祖師孔子及伏生師李充孔子國
之先藏書者家語所謂孔騰漢記所謂孔鮒釋文所謂

孔惠皆不著錄止西晉者究漢魏之終真古文時已顯
著錄先有師承家法者次治尚書次誦詩書雖略舉二
經概六藝斷無竟未治此二經可如是目次語言文字
徵引尚書雖他經專家必于此兼涉也次治四經五經
六經七經其中宜有尚書故皆著錄凡所徵引詳略無
定例取足證其人之家法而已非專辨今古文之書故
不求備徵引原書爵里或從文便至涉本經則一字不
敢損益特草創耳如其詳審以俟後賢

伏勝今文

伏勝之傳

鼂錯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二

一册

孔安國

張生

歐陽和伯

周霸

賈嘉

伏生女

伏生孫

伏孺

伏理

伏理之傳

伏鳳

伏湛

伏鳳之傳

伏恭

伏恭之傳

伏儀

伏儀之傳

伏策

伏湛之傳

伏隆

伏咸

伏翕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三

一册

伏隆之傳

伏瑗

伏翕之傳

伏光

伏光之傳

伏晨

伏晨之傳

伏無忌

伏無忌之傳

伏質

伏質之傳

伏完

光耀案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四

一册

次補廷尉史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漢書儒林傳及鼂錯兒寬傳略同錯穎川人爲御史大夫見本傳儒林傳注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廣韻一屋伏下曰漢有伏勝文帝滿輪徵不至霸嘉與安國連文安國既伏生弟子霸嘉宜亦伏生弟子申公傳言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霸與子國學魯詩乃同師可旁證也嘉自傳家業或又受業外師如

孔霸孔光楊賜等朱轡尊經義考直題作張生弟子非也後漢書伏湛傳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曰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湛二子隆翁翁子光光子晨晨子無忌亦傳家學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無忌子質質子完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闕云隆傳字伯文拜光祿大夫隆中弟咸隆子瑗郎中從湛至伏生九世數之孺爲湛高祖伏生亦孺高祖伏生孫其祖也所謂世傳經學者孺宜傳尚書其父無致故增伏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五

一册

孫後傳又言湛上疏諫帝欲自征彭寵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目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曰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尚書大傳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然則湛以尚書說詩史雖言理以詩別自名學蓋亦未廢今文尚書家業獻帝伏皇后傳大司徒

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元和姓纂伏勝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鳳湛湛後漢大司徒鳳五代孫儀生大鴻臚策策曾孫滔晉遊擊將軍曾孫曼容齊率更令後漢書牟融傳代伏恭爲司空注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然則恭乃鳳子桓榮傳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呂取爵位恭策等宜以經術至大官史又謂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故伏氏子孫皆著錄

光耀又案太平御覽學部讀誦引洞冥記曰李充者馮翊人也自言二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乃就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本

一册

充石壁山中受尙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尙書可數萬徧但食穀損人精惠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今以漢祖師爲始故充不著錄且其言無稽

鼂錯之傳

文帝

景帝

何比干

兒寬

光耀案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股肱字別見春秋左氏傳安知必本尙書然今文之興實始文帝文帝通此經實得諸鼂錯所受伏生者鼂錯傳孝文時天下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呂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曰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而術數未有所守者呂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呂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七

一册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呂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知囊旣稱書說上前又稱諸太子故并景帝著錄焉後漢書何敞傳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注引何氏家傳比干字少卿後爲丹陽都尉王充論衡正說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此言錯受伏生尙書在景帝時猶諸書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在武帝時皆傳聞之誤也

何比干之傳

何壽

何壽之傳

何顯

何顯之傳

何鄔

何鄔之傳

何寵

何寵之傳

何敞

光耀案後漢書何敞傳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奏記宋
由曰明公有晏晏之純德又上疏曰陛下履晏晏之姿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八

一册

爲濟南太傅鄧暉子壽傳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塞晏之化晏晏皆用今文
傳言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
八世復呂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位機近李賢注引東
觀記曰何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大中大夫果
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
都尉顯生鄔光祿大夫鄔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
也何氏宜比干以下世傳今文

孔安國之傳

兒寬

光耀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

有四一傳于都尉朝等至塗惲桑欽惲傳賈徽傳子

達一傳于兒寬一傳于其家一傳于司馬遷不知兒寬

傳今文非傳古文史記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

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

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所謂受業者乃受博士今

文業儒林傳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

之因以起其家言以今文起家爲博士古文未立博士

今文立博士欲得祿仕必以今文進所謂祿利之路然

也郡舉詣博士受業安得輒違功令受古文或曰既通

尚書矣何必更受業蓋當時以文學進之資格宜如此

且不必弟子果不賢于博士況但曰通未必遂精可得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九

一册

高第漢書兒寬傳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治字較通字尤無可議賈逵幼孤不及傳
父業司馬遷略問古文說非卒業弟子辨見當條

光耀又案光被四表之光今文作橫舜讓于德不嗣之

嗣今文作台漆書亦作光作嗣杜林如見真古文不應

不載逸書一篇未見真古文如此之類何以同此可疑

也或曰爲漆書者竊見真古文故得襲之其說固可通

吾尤以爲此漆書襲子國今文章帝建初五年詔曰其

後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別名家蓋指今文歐陽大小

夏侯等言歐陽大小夏侯于伏生別自名家人知之子

國今文雖受于伏生其後亦別名家人無知者不審讀

史記之過也大敍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又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家語王肅敍子國孫衍上書曰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以隸古定本爲隸形且實如大敍所云考論文義于伏書故孔衍曰爲之今文讀此子國自定之古文也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此子國自定之干祿書今文也隸古定者以隸寫科斗猶今人以今隸摹說文然古文未立學官不能以試博士故以今文讀之于是篇卷之分台多少概依伏生今文而刪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十

一册

去增多之二十五篇但畱壁中書之眞文字如心腹腎腸文思安妥及光被弗嗣之類欲于今文別自名家微以字句見異獨以新學易得祿利又不恃功令此子國干祿之意也故史記曰以今文讀之不然何不直以伏生今文起家必更以今文讀古文多此一事然傳之者鮮遂與古文中微猶劉陶自定之中文尚書劉表之後定五經章句皆于伏杜書外別自名家而未得盛行世其授兒寬今文或卽此自定之新本或伏生舊本皆不可知哀平以後僅有存者杜林依以爲漆書故經字多同眞古文且今文古文其始本一經其後傳寫之脫訛師讀之假借各依文爲義遂分家法漢人好用假借凡

音近皆得假借如隸釋所載碑文可攷也光與橫台與嗣古音近可以假借漢時人通解之常字孔傳光充也爾雅釋言枕頻充也說文木部枕充也與橫木闌也開一字爲文禮記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詩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傳光廣也釋名釋天光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水經渭水注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瑜伽師地論枕梯下曰古文橫牘二形同古黃反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此見光橫廣音義通故今文橫被或作廣被被又或作彼毛詩鄭風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十一

一册

子衿子寧不嗣音釋文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方言詒台脅閭懼也燕代之間曰謾台此見嗣台音義通如此之類今文假借所以異于古文優賢揚歷文塞晏晏之類則又以形聲相近而誤不足怪也

張生之傳

夏侯都尉

夏侯都尉之傳

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之傳

昌邑王賀

賈侯勝

光耀案攷見後

歐陽和伯之傳是爲歐陽學

兒寬

兒寬之傳

歐陽和伯子

蒯卿

蒯卿之傳

夏侯勝

歐陽高

歐陽高之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主

一冊

林尊

歐陽地餘

夏侯建

林尊之傳

平當

陳翁生

平當之傳

朱普

鮑宣

平晏

陳翁生之傳

殷崇

龔勝

龔舍

龔勝之傳

高暉

歐陽地餘之傳

元帝

歐陽政

歐陽欽

歐陽欽之傳

禮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主

一冊

曹曾

高獲

曹曾之傳

曹祉

光耀案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目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

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
已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
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
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
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
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
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
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
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
者也平當傳字子思祖父曰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曰
明經爲博士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已永年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古

一册

傳於公窮又曰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
隄至丞相賜爵關內侯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
鄉侯鮑宣傳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兩龔傳兩龔皆楚
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
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舍爲光祿大夫亦通五經史
言舍嘗徵爲博士所通尚書宜今文旣與勝友或受尚
書同師薛廣德傳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其
受詩同師可旁證故增勝後荀悅漢紀孝平紀王莽建
國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
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
義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

加勝輒推去使者自上請畱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
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
不食十四日而死後漢書儒林傳歐陽歙字正思樂安
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
封夜侯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
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
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
八世博士注引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
震郎中傳又言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畱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圭

一册

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漸長方
術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師事司徒歐陽歙三
公爭辟不應史言歐陽生至歙八世政乃父行故增政
後

光耀又案近人誤兩漢五經博士攷引歐陽修外集歐
陽氏譜序圖曰歐陽生名容又引歐陽修曰譜無生而
有容又曰容生子曰巨字孝仁巨生子曰遠字叔游遠
生子曰高字彥士高生子曰其名字曰仲仁仲仁生子
曰地餘地餘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生子曰欽攷
原書無此文又實作生明曰居千乘者曰生字和伯仕
於漢最顯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言

漢歐陽生者如此而已其文不似有缺是本乃二十七
世孫衡校刊尤不宜自缺先人世系

朱普之傳

桓榮

彭閎

皋弘

桓榮之傳

桓雍

桓郁

明帝

胡憲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夫

一册

丁鴻

鮑駿

張禹

張酺

桓雍之傳

桓汎

桓郁之傳

桓普

桓延

桓焉

桓俊

桓鄩

桓良

章帝

和帝

楊震

朱寵

桓鄩之傳

桓麟

桓麟之傳

桓彬

桓彬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七

一册

桓帝

桓焉之傳

桓衡

桓順

桓典

安帝

順帝

黃瓊

楊賜

桓良之傳

桓鸞

桓鸞之傳

桓鸞

何湯之傳

明帝

光耀案後漢書明帝紀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桓榮傳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貢士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召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大

一册

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闓揚州從事舉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闓弘爲議郎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榮拜爲太常爲五更封關內侯注引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又引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又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郁傳字仲恩傳父業曰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召租人與之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和帝即位實憲上疏皇太后令郁入教授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

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剛省

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

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並知

名注引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郎俊鄧良普嗣侯傳國

至曾孫絕鄧良子孫皆博學有材能焉傳字叔元永初

元年入授安帝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召焉爲太子

少傅順帝即位焉復入授經禁中封陽平侯永和五年

代王襲爲太尉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

貴焉孫典注引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

典與傳字公雅復傳其家業召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

百人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勳注引華嶠書曰典十二喪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止

源流

无

一册

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典既年十二喪父母未必受父書卒業故著錄其祖焉之傳鸞傳字始春焉弟子也拜議郎注引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又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子雋傳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不應注引東觀記嚴作礪彬傳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召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張禹傳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延平元年遷爲太傅注引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鄧禹孫隲傳朱寵字仲威京兆人拜

太尉封安鄉侯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紀建武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尙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肅宗孝章皇帝紀既志于學始治尙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穆宗孝和皇帝紀年四歲以皇子立爲皇太子初治尙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恭宗孝安皇帝紀永初元年冬十一月帝始講尙書耽于典藝敬宗孝順皇帝紀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尙書兼資敏達桓榮傳榮少勤學講論不忘治歐陽尙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文剛宜普字後漢紀明帝永平二年作桓榮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賃自供晝夜誦讀無懈怠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干

一册

丁鴻之傳

劉愷

巴茂

朱倂

陳弇

光耀案後漢書丁鴻傳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又曰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又曰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注引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正用尙書大傳今文說又曰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

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倂皆至公卿徙封馬亭鄉侯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劉般傳宣帝之玄孫也家於彭城般子愷傳字伯豫拜太尉順帝紀永建元年二月長樂少府九江朱倂爲司徒注朱倂字孫卿壽春人也

張酺之傳

章帝

張蕃

張蕃之傳

章帝

張磐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壬

一册

張磐之傳

張濟

張喜

張濟之傳

靈帝

張根

光耀案後漢書張酺傳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酺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教授數講於御前曰論難當意除爲郎中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及肅

宗卽位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
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
後修君臣之禮永元五年代尹睦爲太尉注引東觀記
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傳又曰
酺數上疏言疾乞身時子蕃曰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
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
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
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僂僕勿露所敕
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又曰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
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曰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
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圭

一冊

平中爲司空注引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
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後漢紀靈帝紀光
和二年楊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
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
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
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磐喜根傳業雖無可攷然酺
以後三世以尙書侍講天子其家人宜皆通經況喜爲
司空明以經術至大官

楊震之傳

楊牧

楊讓

楊秉

楊奉

虞放

陳翼

張遐

楊牧之傳

楊統

蔡陽令楊君

楊奇

楊統之傳兼詳後載碑陰

陳熾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圭

一冊

楊讓之傳

楊著

楊著之傳詳後載碑陰

楊秉之傳兼詳後載碑陰

楊賜

桓帝

楊賜之傳

楊彪

靈帝

何進

穎容

王朗

楊奉之傳

楊敬

楊敷之傳

楊眾

楊彪之傳

楊脩

光耀案楊震傳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尚書又曰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又曰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關追訟震事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雷

一册

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後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震少子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拜侍中封務亭侯震中子秉傳字叔節少傳父業常隱居教授桓帝即位召明尚書徵入勸講代劉矩為太尉子賜傳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建中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又書對曰老臣過受師傅之位又曰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拜太尉封臨晉侯又策曰朕昔

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

外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文烈侯子彪嗣

彪傳字文先少傳家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隸釋

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

山相次秉寔能續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黃門侍

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皆以宰府為

官奉遵先訓易世不替天鍾嘉祉永世罔極統之門人

汝南陳熾等緣在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

述樹玄石于墳道漢故沛相楊君之碑君諱字九富波

君之缺子也天缺性少有令問敦缺孝君勅內缺名行

呂脩外字烈隆構厥基繁陽令楊君碑十九字二弟富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重

一册

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詰長履忠孝立仁行道實體彌隆世授尚書為國師輔君述而好古少傳祖業洪适釋曰右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後漢書虞延傳陳留東昏人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誦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曰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風俗通義十反篇司空虞放即其人也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上缺十字之情窮七道之稟綜書藉缺三又曰特以儒學詔書勅留定經東觀漢記之指獨歷世之疑夫子

吳焉蔡邕集文烈侯楊公碑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積諸典制何進傳字遂高南陽宛人也封慎侯儒林傳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聚徒千餘人劉表曰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王傳例五萬餘言太平御覽州郡部金州引穎容例釋曰舜居西域本日鳩納鳩納堯典字容宜兼受賜尙書三國志魏書王朗傳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巨長師太尉楊賜賜堯乘官行服轉司徒封蘭陵侯太和二年堯謚成侯奇子亮彪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注引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美

一册

相請署倉曹主簿藝文類聚職官部司空引魏楊修司空荀爽述贊曰清水平土茂哉是力居處部下宮引魏楊修許昌宮賦曰馮玉几而校圖書想往昔之興隆高陽令楊著碑陰

上缺孫甫缺鉅鹿時稚明魏郡公孫丑陽魏郡高丑明魏郡申缺二魏郡吳缺二中山張季興彭城丁季珍五

東郡楊卓成缺四秋河東缺子河河東李順英中山李

景持博陵信都晏和南陽李長龍南陽呂武康缺上干

河東杜仲異河東李子嚴五博陵王仲臺五博陵缺公

義河內馬仲師魏郡李孟賢缺二許元賓平原孫伯仁

右後公門生

汝南陳萬昌汝南尹仲恭勃海高文執勃海孫叔直河東孫之博彭城閭丘成彭城劉德祖涿郡張子岐馮翊上官孝南馮翊于元歷魯國朱登高北海齊安祖東郡劉季義河間缺三河間劉子顯

右四人五百

右沛君門生

河東常仲嘗河東任凱河河東相里文調河東枝茫光

河東侯子宣

右人五百

河東楊公博河東賞威立河東盧文式河東盧叔達河

東盧子辯河東缺文和河東常文則河東楊景鴻河東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毛

一册

常德寅會稽李子義廣漢古世弘魏郡扈子明

右三人沛君門生

右楊著碑陰其間有沛君門生者沛相統也後公門

生者太尉秉也楊震拜于前故以秉爲後沛君者著

之從兄後公者著之季父後公之薨其猶子繁陽君

委榮而投紱高陽君以沛相之喪亦棄官而歸一門

孝義如此宜其門人事之如一伐石立表無彼此之

分非皆著之門生也故不名

太尉楊震碑陰

河東孫之博河東唯若淵河東刀仲凱汝南張伯玉河

間劉公顯河間賈伯銡河間劉子顯博陵劉顯祖中凶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天

一册

劉文章彭城間企莊成中山石元密山陽趙敬德山陽
趙輔翔山陽師子則魏郡刑升高魏郡劉楊先河南楊
中和弘農輔子文彭城劉德祖沛國朱耆祖沛國朱季
優沛國兒伯玉字三儀公一中山張升舉平原翟伯
真勃海高文賦字陵傳君璋河南張真明魯國朱登高
汝南尹仲宗汝南周升舉汝南陳亞則汝南端蒲公彭
城虞泰伯河東馮德時涿郡張子岐陳留董公憲河內
樊公琦河內張莊輔河內張子威河內涅君興漢陽張
孟孝東郡劉季襄魏郡岐伯犀字一汝南憲長汝南
袁子官汝南張文靈勃海黃仲博勃海楊伯耳字牙勃海
具仲犀勃海公玉子舉河南馬子才河南閔通遠河南
趙公軼南陽衛若公南陽程輔時南陽董仲誦潁川史
季濟河東楊仲夏河東上官仲祖河東杜輔漢河東張
通國河東馬國興河東陳若光河東姚德卿河東陽成
惠明廣漢楊茂遂常山字三常山馬適字大原吳瑋高
北海蕭安祖大原劉文高中山張仲妙中山孫仲成中
山劉璋起中山齊叔謙扶風郭子仁扶風馬伯超魏郡
信成君嚴魏郡孫子臺魏郡石堯興魏郡郭子睢魏郡
郭子尚馮翊賈仲謙馮翊孫元鳳馮翊孫升國馮翊劉
若長馮翊楊季明馮翊趙子惠馮翊度建侯馮翊蘇文
夏京地田元矩字一京地左元臺大原杜叔茂大原韓
孝達梁國富公輔梁國劉伯恪山陽李仲聲南陽王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天

一册

微甘陵張伯寶甘陵董季字甘陵趙公字甘陵宋多字
甘陵韓漢字甘陵馬公字甘陵田元字甘陵王仲字鉅
康游望字鉅康趙仲茂鉅康三川宣字陳留田季舉陳
留王升臺東郡雒君舉東郡高伯德東郡樊並舉河東
任升明字一馮翊三山陽苗元師弘農薄君明魏郡
張莊則汝南張季字汝南宣則南陽字孔伯勃海宋
王骨勃海吳公士南陽楊仲宣魏郡李子承馮翊張子
則河南南官進明京地袁子方河東字文伉馮翊救辯
卿勃海刑公節勃海孫叔字勃海李公山勃海蔡毋仲
魏勃海吳子謙勃海邢伯德勃海石季傳安平字漢賢
字字勃海二石文寵甘陵閻季臺甘陵公孫莊傳甘陵
容君威甘陵傅子觀魏郡郭子堅魏郡馮伯海魏郡劉
仲顯魏郡王伯密魏郡焦仲達涿郡古師子操汝南井
冢博汝南尹仲恭汝南薛景賓汝南區德榮汝南季文
度汝南孫子斌汝南費卓成汝南何輔興汝南謝季升
南陽衛伯光南陽真仲忽南陽真孝祖河南魯妙才濟
陰字三鉅康宋文臺大原王子廉魏郡李升山勃海紀
雒弟魏郡劉子祐魏郡劉建昌馮翊項文幾河東董子
翼汝南字仲祖汝南鄭孝慈汝南張季方汝南文伯思
勃海王顯臺南陽左孝伯甘陵韓仲昭魏郡尹君房魏
郡沐季興潁川解子則潁川王仲方潁川燕仲智潁川
虞公若潁川劉伯瑜博陵李季臺博陵李輔政字一鉅

鹿魯子仁河間李伯浮河間趙季臺河間劉德和平原
陶企輔漢平原劉子忠安平吳顯傳安平嚴子夏陳留
取子高南陽陳子才

右楊震碑陰可識者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生也
歲月相距又遠故不名漢碑刑形邢三字多互用此
碑有刑升高刑公卽疑若借用作邢却又有邢伯德
豈刑自一姓乎卽卽師字
卽卽晉字

光耀案隸釋卷十一載楊著碑卷十二載楊震碑并陰
凡楊秉楊統楊著門生二百餘人蓋楊氏以歐陽尚書
爲帝師傳世至三公其學受諸桓氏實與桓氏并貴顯
東京歐陽大師無逾此兩家者故徒眾甚盛然此諸人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手

一册

別無事實見姓名而已若一例橫列卷帙冗繁又楊著
碑陰末三行河東楊公博等十二人題曰右三人沛君
門生謂十二人中有三人爲沛君門生其餘非沛君門
生也此三人者不知誰指其九人者不知實誰弟子不
能強爲分繫故全錄兩碑陰并洪适釋語附楊氏之傳
末又漢碑隸法特多省變蓋時俗書非盡正字隸釋點
畫必依原碑存隸體也今錄隸釋仍依原書

沛相楊統碑陰

故字缺三郎中令缺戴字缺井缺

故吏懷陵園令相蔣禧

字武仲故吏宜祿長蕭劉瑞字仲祐故吏孝廉杼秋劉
旭字子明故吏大官目甘丞譙曹臻字建國故辭曹史

鄒公孫銀字山祁故門下書佐豐韓純字子敬故門下
書佐豐畢珮字廣垂故門下書佐鄒孟綬字河雒故決
曹書佐鄒公孫暘字元暘故吏贊陳俊字仲顯故吏蕝
夏陽字儀公故吏蕝兒銀字伯玉故吏杼秋劉順子選
故吏沛周儀字帛民

光耀案隸釋沛相楊統碑陰隆構廡基又曰秩禮之選舉
不踰賢又曰考績不論徵還議官又曰故吏戴條等追
左三之分感秦人之哀顛泛贖其無由庶考斯之頌儀
固錫石立碑勒銘鴻烈光丐億載俾永不滅然則碑乃
戴條等誤宜亦歐陽家故并碑陰錄焉

魏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手

一册

魏應之傳

章帝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
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肅宗時會京師諸儒於白
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爲上黨太守徵拜
騎都尉桓榮子郁傳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寶憲自
目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孝昭
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
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
講禁中李賢注韋賢治魯詩蔡義爲韓詩夏侯勝治歐
陽尙書並見前書是韋賢蔡義雖與夏侯勝同授經昭

帝而各爲一經則魏應召訓雖與歐陽經師張酺同講禁中亦未必同經然魏應既專掌難問五經同異宜通三家今文召訓不知治何經故不著錄

周福

周福之傳

桓帝

光耀案後漢書黨錮傳敘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卽周仲進

朱寵之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圭

一册

張奐

張奐之傳

宣度

光耀案後漢書張奐傳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奐少遊三輔師太尉朱寵學歐陽尙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言奐減爲九萬言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又曰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尙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轉太常風俗通義愆禮篇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又曰宣度涼州知名士文明卽然明後漢紀靈帝建寧三年張奐上書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

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正今文家說
皇甫規

皇甫規之傳

陳蕃

楊秉

李膺

張奐

光耀案袁宏後漢紀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郡人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冀旣誅旬月之間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圭

一册

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藝文類聚后妃部后妃引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唐媛興嬀文武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又曰怨豈在明患生不思唐媛興嬀用堯典怨豈在明用春秋成十六年左傳及國語晉語引夏書非見眞古文後漢書皇甫規傳封壽成亭侯爲護羌校尉上疏曰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鳥鼠東岱亦尙書字史言規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蓋兼涉尙書陳蕃傳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太尉高陽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故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周公戒成王無樂于游田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告繇戒舜

曰無敖佚欲有國蓋今文作敖後漢紀陳蕃上書諫曰故臯陶誠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于田知此作教者後人以真古文改作取者今文異字傳曰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後漢紀略同訓五典用今文訓五品傳又曰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尙書大傳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疏又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尙書大傳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蕃疏蓋用今文家說楊秉既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壽

一册

歐陽家楊震中子張奐亦歐陽家朱寵弟子其受學皇甫規及規教授陳蕃李膺等所兼涉尙書宜皆歐陽家膺又與歐陽家李邵子固同宗師荀淑淑所傳受宜歐陽經可芻攷也

荀淑

荀淑之傳

李固

李膺

王暢

荀儉

荀緄

荀靖

荀爽

荀汪

荀爽

荀肅

荀專

荀悅

荀彧

荀勗

李膺之傳

景顧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重

一册

符融

李瓚

光耀案後漢書荀淑傳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又曰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補朗陵侯相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又曰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爽傳字慈明對策陳便宜曰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先威後福正今文又曰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諒闇或兼涉古文或用禮記未可知也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尙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美

一册

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讎兄子悅或并知名悅傳字仲豫累遷祕書監侍中作中鑒政體篇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時事篇洪範傳云六沴作見又作漢紀孝惠紀四年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爲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七月未央宮水室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爲冰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誠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繼嗣果絕其于洪範爲火不災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者天人之大法本于五行通于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水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又時陽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則有口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毛

一册

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之疴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五年引漢書本志至於末世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六年引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皋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孝景紀後元元年論引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孝武紀元鼎四年論曰於洪範言替則生時妖此悅治今文之證也又高祖紀敘是以聖上穆然惟父之卹孝成紀建始三年引漢書本志曰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彙

一册

于六宗徧於羣神又巡四岳而柴祭焉悅蓋兼古文孝成紀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口各得立於學官也尤悅兼涉確證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又曰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則皆誤以杜林漆書當之荀彧傳字文若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萬歲亭侯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三國志注引或別傳曰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黨錮李膺傳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又曰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受常千人拜司隸校尉後爲長樂少府膺對詔曰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又曰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曰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續漢書曰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淑孫悅治今文既有證淑宜傳今文李固傳父業歐陽經尤可旁證符融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彙

一册

傳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晉書樂志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御衡不迷又曰敷奏讜言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引尚書注禹拜讜言岐今文家是今文昌言作讜言益稷釋文引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文選班孟堅東都賦讜言弘說隸釋夏侯湛誤張平子碑黨言允諧皆今文也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是時古文已立學官不作逐衡宜古文荀勗傳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仕魏至侍中安陽子晉濟北郡公贈司徒謚成史又言勗是鍾會從甥少長舅氏會古文家勗宜兼涉荀顗爲魏少帝執經乃傳古文其傳今文無可攷故著錄古文家王暢亦別傳古文攷見後樊英之傳
陳寔
郤巡
衛衡
范冉
陳寔之傳
陳紀

陳謨

王烈

荀爽

賈彪

李膺

韓融

陳紀之傳

陳羣

光耀案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爲光祿大夫李賢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卑

一册

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傳又曰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又曰陳郡邵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緯書主今文英旣兼明五經陳寔邵巡雖學圖緯宜兼傳經陳寔傳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少作縣吏嘗給事廨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生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

受業太學除太丘長有六子紀謨最賢紀傳字元方拜

大鴻臚子羣爲魏司空弟謨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

子竝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

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後漢紀獻帝建安十三年潁川

陳紀論復肉刑引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又曰若用

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尙書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膺男女不

以義交者其刑宮紀論正用此義獨行傳王烈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三國

志魏書管寧傳注引先賢行狀曰王烈通識達道秉義

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聖

一册

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陳羣傳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封潁陰侯爲司空錄尙書事諡靖侯對太祖議復肉刑亦引父紀此語又陳羣等引今文泰誓赤烏鳧藻字見文帝紀延康元年注華陽國志漢中士女讀注衡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公車三徵不應後漢書韓韶傳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竝辟獻帝初至太僕黨錮賈彪傳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荀爽李膺治歐陽經旣可旁攷陳寔受授宜亦此經范冉受業英攷見後

王鮪

光耀案後漢書張酺傳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注引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既使鮪與歐陽經師相難鮪宜亦明此經

呂常

薛政

陰林

夏效

陳脩

馮寶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聖

一册

祕後

趙穆

張詩

嚴壽

左福

鄭凱

光耀案嵩嶽太室石闕銘

缺

惟中

缺三

崇高神君冢土

字二岱氣最純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源流鴻濛沛

宣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齋誠奉祀

戰慄盡懃以頌功德刻石紀文垂顯

缺二

以傳後賢元

初五年四月陽城

缺

長左馮翊鸞年呂常始造伦此石

闕時

缺四

穎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寵丞

缺

膚寸起雲用

今文家說朱寵正傳歐陽經者呂常既與寵與此事宜

亦治歐陽經又開母廟石闕銘

缺五

防百川柏鮐稱遂

字三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

缺三

功疏河寫玄九山甄

旅

缺三

文爰納江山辛癸之間

缺三

入實勤斯民碑

首題名曰

缺三

開母廟興

缺

神道闕時太守

缺二

朱寵

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

長西河圖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

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後漢紀順帝永建四年初朱寵

爲穎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

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聖

一册

頓止亭傳輒復教授然則碑載丞掾薛政陰林等即明

經高行其人也寵既治歐陽經所選明經者宜皆治此

經紀又言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

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

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

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時

黃香

黃香之傳

黃瓊

黃瓊之傳

桓帝

黃琬

徐稚

徐稚之傳

徐庠

光耀案藝文類聚靈異部仙道引後漢黃香九宮賦曰握璇璣而布政愍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經閭闔而出玉房謁五岳而朝六宗蹠崑崙而跪碣石蹈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柏分嶧豕而持外方用舜典禹貢文五岳尤今文義後漢書文苑傳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爲尚書令子瓊傳字世英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又曰復拜瓊爲太尉曰師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器

一册

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邠鄉侯卒贈車騎將軍謚忠侯史言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啓土宇開地七百尚書大傳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今文家說也又曰上疏諫曰光被八極垂名無窮光被古文也瓊雖歐陽家桓焉弟子或兼涉古文孫琬字子珍少失父早而辯慧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尚書大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琬

蓋引今文說而誤後漢紀桓帝延熹四年處士豫章徐

稚初稚少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從之諮

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

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後漢書徐稚傳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注引謝承書曰稚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

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傳又曰子庠

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注引謝承書曰庠少遭

父母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

勸則誦經其誦經宜父業歐陽經

鮑宣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璧

一册

鮑永

鮑靚

鮑永之傳

鮑昱

鮑丹

鮑丹之傳

鮑信

鮑信之傳

鮑勛

光耀案後漢書鮑永傳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

書封關內侯爲兗州牧子昱傳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
於東平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三國志魏書鮑勛傳
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
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上疏曰如何在諒闇之
中修馳騁之事乎黃初四年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
也又言勛父信爲濟北相注引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
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又曰信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
身至儉旣曰世以儒雅顯又曰家本修儒蓋世傳宣業
勛等上言用今文廣被字見魏書文帝紀注魏時古文
立博士方盛助用諒闇或兼涉古文太平御覽道部道
士引道學傳曰鮑靚字大元上黨人也漢司隸宣之後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異

一册

稟性清慧學通經史修身養性蠕動不犯聞人之惡如
犯家諱人多受業楊道化物號曰儒林旣曰學通經史
號曰儒林宜傳宣業惜不得世次故錄鮑宣之傳

張遐之傳

諸葛瞻

陸遜

陸瑁

陸遜之傳

陸抗

陸抗之傳

陸景

陸機

陸雲

陸瑁之傳

陸喜

陸績

陸凱

光耀案尙友錄張遐漢餘干人幼聰明日誦萬言舉孝
廉補郡功曹不就十九從楊震震語人曰張遐當爲天
下後世儒宗建寧閒召爲五經博士尋以疾還教授諸
葛瞻陸遜等皆其門人卒贈族亭侯所著有五經通義
易傳並原龜原吳越春秋等書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字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聖

册

伯言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
在官衰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
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上疏曰蠻夷猾夏又
曰荒服未庭改封江陵侯代顧雍爲丞相追謚昭侯子
抗傳字幼節上疏曰靖譜庸回唐書所戒又上疏曰懼
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又曰哀矜庶獄又用
圯族百揆等字拜大司馬荊州牧又曰子晏景玄機雲
分領抗兵景字士仁封毗陵侯拜偏將軍中夏督操身
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注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
曰晉太康末俱入洛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
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機行後將軍陸

瑁傳字子璋丞相遜弟也拜議郎選曹尚書上疏曰故
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太平御覽
皇王部災帝農艸氏引陸景典略曰神農嘗百草嘗五
穀悉民乃粒食羣書治要陸景典語昔帝堯之末洪水
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
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瑁既遜弟宜與兄同師陸機集
辨亡論下麥秀無悲殷之思文選載此文李善注引尚
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蘼蘼曰
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
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正今文家說陸雲集
登臺賦彼區中之側陋兮吳故丞相陸公誄五品時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吳

一册

答兄平原書賓御四門旁穆紫庭靖譜庸回與文十八
年左傳同無與今古文甫侯側陋旁穆及五品時訓皆
今文禹貢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
俗而治之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馬融曰正同皆古文家
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引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
亡常今文家也瑁所引文同望之宜治今文又機集歎
逝賦望賜谷以企予前緩聲歌濯足賜谷波雲集祖考
頌光被嶽濱吳故丞相陸公誄濯秀賜谷牛責季友文
穎秀賜谷說文山部暢下曰首暢山在遼西從山易聲
一曰岫鐵暢谷也虞書題篇正義曰夏侯等書宅岫夷
爲宅禹鐵謂古文岫夷今文家作禹鐵此暢谷與岫鐵

連文必今文作暢日部賜下曰日出也從日易聲虞書
曰賜谷彘部首下曰日初出東方賜谷所登榑桑彘木
也從日作賜蓋古文土部塢下曰塢夷在冀州陽谷立
春日日值之而出機集順東西門行陽谷既虛崦嵫盈
作陽谷史記五帝本紀居郁夷曰賜谷索隱曰舊本作
湯谷或今古文異字不可知也然則機雲作賜谷蓋古
文光被字亦古文或兼涉晉書陸機從父兄喜傳字恭
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嘗爲敘其
略曰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子政洪範五行傳正今
文家說洪範不從今文作鴻蓋後人以真古文改吳書
陸績傳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豫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吳

一册

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
玩禮易陸機傳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進封嘉興侯遷左
丞相上疏曰是以庶績雍熙熙不作喜或兼涉古文猶
機雲也

武帝

光耀案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
虞畫象而民不犯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
民用刑而民興犯漸今文說也元狩六年詔曰將百姓
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目侵蒸庶邪師古曰橋與
矯同其字從手不從古文作矢旁宜今文史記三王世
家武帝立子閔爲齊王策曰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

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譏善靖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今文也策用俾君子怠正俾君子易辭之今文建元五年春立五經博士是歐陽經立學官始武帝即位之五年武帝宜治歐陽經歐陽先立後漢諸帝三公遂多治歐陽而治夏侯者鮮同一立博士書且以先後分盛衰況未立之古文邪

宣帝

光耀案漢書宣帝紀地節元年詔曰蓋聞堯親九族目和萬國不作萬邦今文也大小夏侯立博士在宣帝即位之二十三年其初宜亦治歐陽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辛

一册

胡安

胡安之傳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之傳

盛覽

張叔

張叔之傳

張伯高

光耀案尚友錄胡安臨邛人聚徒教授於白鹿山司馬相如嘗從之受經盛覽字長通葉榆人受學司馬相如著賦心四卷張叔葉榆人天資奇穎書過目成誦俗不

知學叔每病之聞司馬相如至若水遂負笈相從受經學教其鄉子弟遂成美俗漢書司馬相如傳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武帝時爲郎封禪書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三國志蜀書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書地理志略同循吏文翁傳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華陽國志蜀都士女讚注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至

一册

化之武帝以爲揚州刺史隸續洪農太守張君題字故孝廉關五陵相君伯弘農行關又曰著施義方襲父經業春秋尚書又曰海內題高末又曰弘農太守張闕子陽張尉之子也釋曰右弘農太守張君題字五行亦在石室中石室始自文翁高朕重修之所謂周公禮壁也石室題名有揚子雲司馬相如此張叔宜卽文翁遣詣博士受七經者是時大小夏侯未立博士旣曰詣京師受業博士知傳歐陽經

褚大

光耀案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己爲得御史大夫

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褚以通五經爲博士武帝時尙書博士乃歐陽家鹽鐵論刺腹篇作博士褚泰戴德

戴聖

光耀案大戴禮保傳篇衝牙玼珠以納其間公冠篇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旁作穆穆不作方作與尙書大傳載此辭同正今文家說此迎日祝辭公冠篇載孝昭冠辭後必大戴所附錄大戴傳此經蓋用今文故玼珠亦不作墳珠校語謂蚍亦作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奎

一册

蟻乃後人以古文改小戴亦治今文故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作呂刑皆從今文緇衣君雅曰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俊作峻乃異文詩王風葛藟序鄭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正義曰此古尙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

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堯典正義引異義作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然則戴禮蓋取三家今文義釋文引晉陳邵周禮論序云載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禮記大題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是也漢書儒林傳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奎

一册

劉向

劉向之傳

劉俊

劉賜

劉歆

劉歆之傳

杜子春

光耀案漢書楚元王玄孫向傳字子政爲中壘校尉向見上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

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又上封事極諫曰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復上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反風之報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目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少子歆最知名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然則向通三家今文歆傳字子駿少曰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蓋

一册

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復爲中壘大夫封紅休侯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五行志亦多述歆論洪範五行事且載歆謂殷高宗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阮孝緒七錄敘曰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俊疑卽伋傳寫之異也史雖言伋以易教授然又言三子皆好學宜及賜皆涉尙書周禮春官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賈公彥等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

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族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子春雖歆周官弟子既引尙書宜亦受歆今文

王莽

光耀案漢書王莽傳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爲安漢公篡漢莽奏曰昔唐堯橫被四表莽策羣司曰宣美風俗五品乃訓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又下書曰迺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蓋

一册

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不作光作橫不作遜作訓不作雕作烏不作龔作共皆今文元后傳莽迺下詔曰子視羣公咸曰休哉用今文泰誓郊祀志後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陸秀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翟方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尙書大傳大誥說引書曰民儀有十夫不作獻今文也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又曰六宗日月星山川海又曰望秩山川徧于羣神莽及見真古文故又作徧

王尊

史游

張敏

光耀案漢書王尊傳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又曰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曰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尊為京兆尹史游急就篇二十六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第二十八皋陶造獄法律存游蓋治歐陽經漢書藝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上

源流

美

一册

文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後漢書張敏傳字伯達河閒鄭人也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皋陶造法律用歐陽經造獄事故李賢注引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法律存也敏延平閒拜司空

源流正辭第一上

古文尚書正辭

源流正辭第一下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許子威

許子威之傳

光武帝

韓子

彊華

張充

嚴光

張充之傳

張酺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一

二册

光耀案後漢書光武帝紀王莽天鳳中迺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注引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儻已給諸公費紀又曰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注引續漢書曰彊華潁川人也後漢紀作諸生彊華史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榮歐陽家充宜亦傳歐陽經光武與同門學宜同經東觀漢記世祖光武皇帝紀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失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說文斤部斷重
文斲下曰古文斷从彳彳古文吏字周書曰詔詔猗無
它技然則作斷斷乃今文封墓表閭尙書大傳文續漢
書祭祀志光武卽位祭告天地曰羣下百僚不謀同辭
用今文秦誓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
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
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
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
領綱紀也光武繼立三家今文又其確證逸民傳嚴光
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
學光武卽位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光武同遊學宜同師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二

二册

東平獻王蒼

光耀案後漢書東平獻王蒼傳上書曰傳曰田獵不宿
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注引
尙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
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
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秦曰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
學郊祀之服皆曰衾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於土
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
文章赤舄絢履曰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始致
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

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又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
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
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
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
二旒已其綬采色爲組纁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
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已其綬采色爲組
纁旁垂黼纁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
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注引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春南北郊東平
王蒼議曰按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
山龍華藻天王衣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二册

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圖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
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
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然則此禮從歐陽夏侯說
東平王與此議宜通三家今文蔡邕獨斷亦載此文邕
宜亦通三家今文杜佑通典嘉禮六君臣服章制度後
漢光武踐祚始修郊祀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
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祀天地明堂皆冠
旒冕衣裳皆玄上纁下而已修郊祀始光武定天子冕
服始明帝非始光武後小注乃言明帝詔從歐陽夏侯
二家說正文之誤仍不及追改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東
觀書曰東平王蒼議以爲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

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萬國今文咸熙古文蓋兼涉

楊寶

光耀案楊震既未傳父寶業又未知寶本師爲誰故著錄于此

牟長

牟長之傳

牟紆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四

二冊

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宋弘

宋漢

宋登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順帝轉拜侍中出爲潁川太守宋弘傳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尙成帝時至少府弘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徙封宣平侯弘弟嵩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開爲太尉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已經行著名拜大中大夫

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說文王部玼下引宋弘曰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者重文蠙下曰夏書玼從蟲賓重文乃古文說文主古文重文下引夏書作蠙蓋古文史記夏本紀用禹貢作淮夷蠙珠魚索隱魚古暨字可證也然則上引作玼者乃弘今文尚書禹貢說弘爲登從祖登治歐陽經弘宜亦治歐陽經漢以經行著名宜亦治此經

尹敏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遷諫議大夫

賈逵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五

二冊

光耀案後漢書賈逵傳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呂大夏侯尚書教授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異同逵集爲三卷爲侍中領騎都尉文十二年公羊傳釋文譏謾引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正用今文

劉述

劉述之傳

鄧弘

鄧弘之傳

鄧甫德

安帝

光耀案後漢書鄧禹傳南陽新野人也孫弘元初二年

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總麻並幸宿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安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封西平侯又曰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學傳父業東觀漢記鄧宏傳字叔紀和熹皇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又曰宏薨有司復請加謚昭成侯

班嗣

班彪

班彪之傳

班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六

二册

班昭

王充

班昭之傳

和熹鄧皇后

光耀案漢書班固敘傳彪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後漢書班彪傳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拜徐令後又爲望都長敘傳但作爲徐令子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作典引曰有干

德不台淵穆之讓又曰惇睦辯章之化作賓戲曰劉向司籍辨章實聞史記五帝紀舜讓于德不惇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憚也索隱曰便章古文尚書作平今文作辯固作後漢書食貨志曰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五行志思心曰容應劭曰容古文作睿然則固多用今文竇融曾孫憲傳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則又用歐陽尚書見史記周本紀說文夙部文選西都賦注白虎通德論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翻上奏曰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七

二册

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又曰又馬融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今經者蓋謂今文經非馬鄭古文經也然則固引此益金旁作銅者乃今文又禮樂災變巡狩文質三正等篇皆引尚書大傳又喪服篇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以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後漢書方術謝夷吾傳第五倫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皆固治今文之證固又兼涉漆書古文故典引曰光被六幽古文也又曰丕天之大律正漆書泰誓文漢書地理志引古文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八

二册

多如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之類固又見真古文攷見當篇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王充傳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論衡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僅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又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氣壽篇高宗享年百無形篇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異虛篇亦言高宗遂享百年之福嘉平石經今文也正作百年吉驗篇舜未逢堯鯀在側陋又曰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蜺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效力篇梓材云殯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殯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蓋王啟監厥亂爲民之今文也恢國篇唐之晏晏舜之烝烝堯典安安今文作晏晏正說篇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尚書大傳今文家說也正作納之大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九

二册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鄭玄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陞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正說篇充又自爲說曰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蓋仍就今文大麓之野爲解祭意篇六宗居六合之閒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正從歐陽感類篇又雜引今古文曰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閒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計葬疑之說雖雜引古文仍訂正今文蓋精習者今文古文特旁涉耳書解篇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當時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傳書家稱歐陽不稱大小夏侯亦治歐陽經之證其子其門人皆治歐陽經彪宜治此經昭父兄皆治此經昭宜亦治此經馬融乃受漢書弟子故不著錄和熹鄧皇后傳諱緩太傳

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后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用金滕義傳言立殤帝尊爲皇太后又曰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孝殤紀皇太后詔曰兢兢畏懼括皋陶謨無逸文漢書敘傳班彪對隗囂問曰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班彪冀州賦曰感晁藻以進樂兮不謀同辭及晁藻皆用今文泰誓

杜篤

光耀案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作論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十

二冊

都賦曰昔盤庚去奢行儉於亳成周之隆迺卽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又曰禹貢所載厥田惟上皆用尙書又曰如虎如螭今文歐陽經也

行弘

李頡

李頡之傳

李郃

李郃之傳

馮胄

李固

李固

李厯

李固之傳

王調

趙承

郭亮

董班

杜訪

鄭遂

王成

王成之傳

李雙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士

二冊

光耀案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呂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呂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

十一人議可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常榮上從邵議行弘等既同邵議宜皆治歐陽尚書家方術李邵傳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曰儒學稱官生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封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胄字世成奉世之後也又曰邵弟子應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官至奉車都尉李固傳字子堅注引謝承書曰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又曰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邵以歐陽說定六宗祀固亦受業太學宜治歐陽家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主

二冊

傳言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又曰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後漢紀賈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又曰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又曰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縫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曰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曰爲德行一篇注引謝承書曰亮字恆直朗陵人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又引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

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固子變傳字德公傳言固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呂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變變專精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後擢遷河南尹水經江水注李固與弟固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主

二冊

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固既與弟言及經弟宜亦治經杜喬

杜喬之傳

耿伯

光耀案後漢書杜喬傳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注引續漢書曰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曰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注引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太平御覽人事部師引荀氏家傳曰爽字慈明幼而岐嶷太

學儒林咸歎服之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謂宗服其德非傳經也

宗均

宗資

光耀案後漢紀明帝永平七年尚書令宋均天子方欲以爲相會有痼疾上召入白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用臯陶謨文討作罰又曰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罷朝相與言曰今選舉不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後漢書宋均傳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遷司隸校尉黨錮傳敘注引謝承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古

二册

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范書宋均傳宋乃宗傳寫之誤辨見後

廖扶

廖扶之傳

謁煥

光耀案後漢書方術傳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

許慎

許沖

鄭玄

光耀案許慎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又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又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又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又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鄭駁異義云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古

二册

獄者塤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不徒說文引歐陽喬說而已然則許鄭皆通三家今文

光耀又案漢以今文立學官試士故古文家亦兼涉今文祿利然也鄭玄箋毛詩注禮記多用古文猶兼取今文注易周禮儀禮論語孝經用今文更多不止注今文家說尚書大傳而已毛詩邶鄘衛譜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急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不作葬周公解周頌譜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不作橫被商頌譜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

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不作梁闇乃謹密靖殷國幽
風伐柯序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
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疑于王迎
之禮是以刺之齊風載驅箋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團
團明也小雅小旻箋云書曰睿作聖睿不作睿周頌思
文箋云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饑阻不作祖噫嘻箋云謂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皆漆書古文漆書古文說多取
毛傳故鄭箋詩特多用古文取其類也思文箋云武王
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渚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
至以穀俱來又曰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鳥不作雕仍取今文禮記王制注虞書曰夔命汝典樂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去

二冊

教胄子月令注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胄子問
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
王事也征之作費誓釋文費作柴正兼采馬鄭王漆書
古文此作費者誤以眞古文改周官秋官雍氏注引書
柴誓曰敝乃獲敝乃阱是鄭引古文柴誓之證也說文
米部柴下曰周書有柴誓亦其旁證緇衣君奭曰在昔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夷召公名
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
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
似近之皆明從古文王制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注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爲鶉鵲之鵲闇謂廬也廬有
梁者謂柱楣也樂記注書曰王耄荒說文自敘曰其僞
書孔氏蓋主古文目部眊下曰虞書耄字從此虞書耄
字既作眊周書宜亦作眊樂記注引作耄及周禮注引
作旄皆今文可知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否其亾其亾繫
於包桑鄭玄曰猶紂囚文王于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
之物而終免於難繫於包桑之謂四臣獻珍異之物用
尚書大傳周禮秋官大司寇注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
以詰四方疾醫注五行傳曰六癘作見染人注禹貢曰
禹邠夏狄說文邠部首下引虞書曰濬々々邠々谷部
容下引虞書曰容畎潄距川重文濬下曰古文容然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七

二冊

《部蓋引古文谷部今文史記夏本紀羽畎夏翟史記
主今文鄭作邠宜今文異字春官司服注書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希繡者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又曰希讀爲
絺或作縠字之誤也大司樂注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
是也育不作胄今文也樂師注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
鍾之鍾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
師於是奏樂夏官職方氏注禹貢曰榮播既都史記夏
本紀榮播既都導荷澤被明都史記主今文不作既豬
作既都索隱明都音孟豬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爾雅左傳謂之諸今文亦謂然唯周禮稱望諸又尚書

大傳夏傳孟諸靈龜鄭注孟諸宋戴也又曰大都鯉魚
魚刀鄭注大都明都然則都諸今文家異字釋文波如
字馬本作播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榮播史記索隱古
文尚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播然則伏杜書皆作
播無與今古文小司馬所謂古文指真古文今存者也
秋官司刑注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膺
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
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
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攷工記注禹貢荊州貢楬
幹枯柏及箇路楷說文木部桼下引夏書曰桼幹桼柏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夫

二册

重文榘下曰或從熏重文榘下曰古文桼桼下引夏書
曰唯箇路桼木名也竹部路下引夏書曰惟箇路桼重
文榘下曰古文路從輅然則作榘作路榘蓋今文夏本
紀作桼桼桼桼作維箇路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榘
杆即桼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箇路乎
史記主今文此又從古文者班固所謂禹貢等篇多古
文說一本作箭足杆或用今文訓詁字亦常也儀禮特
牲饋食禮注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
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禮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
後漢書張禹傳李賢注引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
也皆從今文釋文孝經用鄭氏小注曰相承解為鄭玄

天子章曰呂刑尚書篇名作呂不作甫古文也卿大夫
章曰服山龍華胡花反蟲直忠反服藻音早火服音粉方謹米字
作絲皆謂文繡反也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譙會被命
作詩李善注引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又見引北
堂書鈔八十六作藻不作藻及作米皆今文或作絲者
誤以古文改五刑章曰科苦和反條三千謂劓鼻之刑截
墨刻其額而割男子割勢女子宮閉之刑及反大
辟下同穿音穿窬音俞盜口液也他皆放此似延反
者全竊者與周禮劫反居業賊傷人者壘與周禮男女
不與禮交字者非者宮割割周禮無壞音垣牆或
疾反開人關音榮字者非者宮割割周禮無壞音垣牆或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亢

二册

辟亦與周禮注不諫諍章曰左輔右弼皮密反本又前
疑後丞本亦後漢書劉瑜傳注引孝經曰古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皆用尚書大傳今文家說也
光耀又案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
里古尚書說五服方千里相距萬里尚書釋文至于五
千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此馬從古文說也又云鄭
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
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
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
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

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又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乃以九畿之屬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自王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二冊

城以外五千里爲界釋曰云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者兩面相距則方萬里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墳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注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又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貢寶爲準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六服之外加夷服蕃服鎮服三千里正方萬里皆同古文說尙書大傳鵠鵠相

從說苑辨物篇引書曰鳥獸鵠鵠今文也說文倉部鶩下引虞書曰鳥獸鶩鶩鄭注周禮大司馬引書云鳥獸鶩鶩蓋古文鄭注周禮多從今文此又從古文何也蓋小有出入無與家法猶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尙書大傳禹之君民也罰不及強而天下治一鍰六兩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近是賈鄭古文家也解鍰字獨從今文說不如許馬此條墨守古文家說方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二冊

命圯族今文家作放釋文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馬鄭王皆古文家乃取今文說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釋文馬云道德純備謂之思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放助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緯書蓋從今文鄧惲子壽傳注引鄭玄注尙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是鄭注緯書或用古文家說廣韻二十六桓鵠下曰鳥名人而鳥喙鵠下曰鵠兕四凶名古文尙書作

鴈一切經音義甘露味阿毗曇論魯鴈下曰此古歡字
鄭注尚書大傳堯典說曰鴈咬共工求代又曰徧于羣
神注鴻範五行傳曰容當爲容容通也又引經曰予欲
同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內五言女聽又曰忽似
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注甫刑
說曰呂侯之說刑也鴈咬不作驩兜徧不作班辨在治
習不作采政忽龔不作共呂不作甫及容當爲容之容
正古文此皆鄭以古文注今文之證安知鄭說五服及
引鶩鶩非以古文義長其于今文說亦解讀如此又何
足怪且可見漢時功令雖重家法雖嚴通儒正可以意
出入章帝建初五年詔曰其後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源流

圭

二冊

別名家詔固不禁不如今人號漢學者之拘陋也段玉
裁曰漢季先鄭馬季長鄭康成注經乃一用古文尚書
又曰鄭之注經引今文尚書絕少惟周禮有度西曰柳
穀一條耳遂強生異說卒不可通

劉寬

劉寬之傳

兼詳後
載碑陰

靈帝

郭異

殷苞

京兆某

李照

傳變

光耀案後漢書劉寬傳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太尉封
遂鄉侯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昭烈侯注引謝
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
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隸釋劉寬後碑周覽
五經記萬尚書又曰門生郭異等公永慕字缺七縛霖
曰慰懷洵涕述高迺共刊石建碑又曰門生潁川殷苞
京兆缺二河內李照等共所興立傳又曰靈帝初徵拜
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又曰靈帝頗好學裁每引見寬
常令講經前碑曰帝初卽位開學稽古訓咨儒林僉曰
公優徵拜大中大夫納用勸講後碑曰帝將入學選定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圭

二冊

講缺三舉公宜參誨字拜大中大夫勸講字華光之
內又曰就此筭謨用聖主納諸軌度謝書既首敘寬
少學歐陽尚書碑又謂汜蕩尚書軌此筭謨用以納主
于軌度必寬于諸經尤精尚書東漢歐陽尚書最盛其
門生郭異等宜傳尚書東觀餘論漢太尉劉文饒碑二
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傳變傳字南容北
地靈州人也少師事太尉劉寬出爲漢陽太守諡壯節
侯變子幹孫玄曾孫咸著錄古文家

劉寬碑陰門生名

故舉陰令相國別部司馬漢陽河陽王曜孝起

河內太守濟陰句陽丁從文海干

安芝屬國都尉南陽宛孟扶公助

陰安長安平經孫龜翁升五百

郎中蜀郡成都羅桓吉禮五百

郎中河內州脩統子經千

郎中魏郡內黃郭闔子響

廣武令漁陽路弋門樊弘盛五百

陝令上郡奢延郭碩升公五百

武功長河內壁王李璜元圭五百

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

大尉屬左馮翊臨晉駱謨文起

羽林郎中河南河南南公琬公明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重

二册

羽林郎中魏郡犂陽張乾元凱

列口長濟南東平陵孟豐定高四百

車騎將軍令西河平陸張戒君游五百

大尚書河南平陸張祗子戒千

尚書郎下邳下邳皮喬升高五百

尚書令史左馮翊萬丰李弘德休關百

議郎潁川芝陵陳敏元升千

議郎河東安邑涼則孔成五百

會稽太守南陽順陽郭異元平

徐州刺史東萊廬鄉吳幹信武

遼東太守河間成平劉盾元嗣

東海相河內脩武江沛周南

益州刺史南陽章陵劉雋關二千

議郎北地靈州傅變南關二百

隴西大守大原下關

下邳中尉南陽下關

東平中尉河下關

交趾都尉鬱河關六產千

司空掾彭城下關

司空掾南下關

司寇掾下關

大將關八五百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重

二册

郎中河關九高元千下關

郎中汝南甘陵關十友直

郎中汝南鮑陽關四禪子盛

郎中掾章宜春關二道升五百

郎中廣漢梓潼關閻元闔五百

郎中右扶風茂關馬畢漢公千

郎中南陽魯陽關二子房

郎中河南開封郭尚仲顯千

郎中沛國關二管翰德參

郎中河內關二張希元祐

司徒掾南關二馮壹辟明千

大將軍字關四穎陰綦毋萌達

羽林字關九寧千

羽林字關九仲禮五百

羽林郎字關九和

屬國侯酒泉表字關五五百

屬國侯右扶風字關二辛儒伯寧千

玉門關侯字關三段珍元經

西部長史漢字關三楊曾德淵五百

太子舍人字關四呂賜孝直

祥柯長史字關四國公舉千

武庫丞穎川郎卜稠子州五百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美

二册

朱雲令魯國魯劉逸仲祖萬

城武令勃海東光校萌封豫五百

柏人令魏郡繁陽申毓仲彦

博令河南密鐔峻興化千

涿令遼西令支公孫瓚伯圭千

故蓮勺令張掖日勒傳應秀則五百

故陳令汝南安成張勁孝思五百

平陵令河內脩武聶瑒季康千

故重合令山陽東繆吳字關達五百

良鄉長西河開陽田植君長千

庠正長陳留平正汲政孝方千

孫氏長河內汲和政公直五百

昌平長陳留扶溝夏穰字關彦峻

皮氏長右扶風杜陽魏傑齊卿五百

溝平長魏郡平陽馬就子珪二千

密長右扶風槐里王京子直千

淳于長廣陽安次劉鯨順仁千

漢壽長南郡襄陽龐暉漢光五百

博昌長東萊曲成王琬元孝千

望垣長河南穀城字關陸中和

榆次長京地長安董鳳子產五百

都昌長琅邪開陽朱竝孟君五百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毛

二册

海鹽長琅邪郎正閭正儀元進五百

永安長京地下圭駱字關伯彦千

長汝南召陵張激伯彦

關邑長涿郡方城劉播字關千

甯長鉅鹿曲周孫楫子字關千

上陽長穎川新汲鍾玄元字關五百

項長穎川陽翟翟扶漢舉

臺長彭城武原周暹升舉五百

蒲子長京地長安杜騰伯瓊

鄒長汝南安成潘倫伯節

敬陵令豫章南昌關濟公

元氏令京地新豐王翊元輔關百

太子舍人魏郡館陶嚴純子關

太子舍人陳國陽夏許香文臺

詩詔大史河南榮陽關雲子林

太子舍人汝南富波蔡雄文階五百

太子舍人甘陵貝丘李廉伯謙五百

河南左宮尉舉千 卷蘇照季博五百

卷關亮奉信 平陰解悒子圭

原武昌諸選公 榮陽柴助仲起五百

原武廉與伯則五百 卷夏授元子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天 二册

榮陽榮謙子讓 中牟關雲元先

原武肱定安國五百 河南王遠元上

原武周章子康五百 榮陽楊朴仲方五百

原武李述下關 陽武毛晏君義五百

宛陵王關元政

右河南郡

武德下關 武德下關

武德關二君孫 脩武李關孝甫

汲關訪關二二百 林慮賈通仲下關

林慮下關 林慮張下關

蕩陰孫珍君關 二孫參君彊

汲杜規景關二百 蕩陰杜槩子關

聖王孫盛季關 軹關羽伯山千

汲郭恭敬關 脩武李照慈明

溫關立季載 汲馮業漢祖

溫趙照然明 平鞏龍服子關

溫季關魯興 汲焦訪季謀

州關弘漢甫 朝歌鄭弘德明

汲關或元艾五百 汲州豫脩真

河陽關臺憲關 武德王下關

右河內郡 猗氏陳裏季春

猗氏關建季憲 猗氏陳裏季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无 二册

汾陽楊揚伯遠 猗氏毛澤升明

猗氏南江伯彦 解關讓子謙五百

解周則伯憲 蒲反姚繡元化

皮氏王賜子茂 皮氏楊政子政

解藉靜孔然五百 襄陵鄭就子廐

蒲反陽成忠含 聞熹畢立孔山

聞熹吳尙仲關 蒲反關和對林

解藉關仲達 聞熹關魏世關

聞熹關攸孔玠 聞熹關凱德璜

大陽杜京子關五百 猗氏杜讓關

平陽劉通巨達 汾陰孫龍子關

字關三 任固季瑋

蒲反涂繡恭祖

汾陰范祺德闕

解王靖下闕

解王汝孔瑋

皮氏闕茂闕字闕二

解紀下闕

皮氏下關

猗氏下閼

解下關

1

三
冊

杜陵羅斑元帝五百

長陵關
穆關
德

朝陵闕 巽孝讓

杜陵閬萬字閬二

卜圭趙逢闕平

卜圭
字關四

長字關四興干

長陵下関

長字闕五羅

下圭王愴字闕二

長陵成則德闕三百

長安
字闕一
伯闕
五百

鄭
下
崗

新豐下關

四陵關四平陵張宣關二字又關羽關二元

陵下關平陵下關郿樓裏光關雒劉訓關
字又人又

美陽關 雒關 姜靜關 明雒姜關 公關 安陵關 聖

下關茂陵摯齊仲關美陽下關茂陵關二關茂

四

源流
三
二册

公開雲陽表唐元開五開蓮開約開臨

休關百關四長關五元關二百邵陽關帝關

德關萬年關子關池陽關

下關萬年頻下

1

卑關 悃關 祖關 陽關 蘇關 德關 宛關 子關

萬仲關三開孔高關二韶茂異關鄉關

四
宛闕下
穰開下
穰關下
社闕下
穰字闕三
引字闕四

球公

1

公下開又關元下開又昆陽下開昆

陽下關又關

右關川郡

陽王世字關二陽關玄君淵字關三侯關奉字關四二王

字關四子淵字關四子關三鄧希尋仁字關二佩子容字關百二

字關三三百關安字關二子文字關四計又關四字關一入文

字關四彦德字關二朗陵字關二新息蔡字關二德西平字關一文緒

字關一安陽字關二茲字關二蕭強字關一明字關五公字關百下關陽

字關二上蔡字關四五百又關五字關二百五人字關一長平張忠

字關二陳傳字關二陳陳字關二伯字關二平朱琴字關二平范

就封成宜祿關照計遠關陽表遠彭祖陳字關三牛允興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二冊

陳伯陳羨李字關四盾子與關東殷規德關扶溝表躬關

字長垣字關三商扶溝吳字關一彦關東關原字關一子路字關二尹

字關三祖扶溝字關一又關二張關二又關二又關二又關二又關二又關二

右陳伯郡

上關一關聊成下關聊成關高彦高吏武陽勝關德關東武陽

畢關六杜晉關二又關四字關二嗣字關三陽解字關五村關二

興字關四公下關七人

右劉寬碑陰自王曜至於李廉守相臺郎令長九十

七人三河九十一人與其後八郡皆無爵秩者三輔

六十五人漫滅之字什五六五郡國百餘人可辨財

什二三劉公南碑似有陰此則門生所刻之陰也其

字畫剛勁法度森嚴與石經公羊詩書相軌隸釋所

輯斯為踔絕碑中有大尚書張祗祝睦碑亦云拜大

尚書考東京官制建武中三公皆去大惟鴻臚司農

長秋有大字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初無大尚書及觀

祝睦後碑則但云拜尚書尚書僕射乃知大尚書者

以其長於諸曹故加大以別之漢碑所書地名如棧

為犂陽牂柯聞憲皆不用犍黎牂喜字此碑又以路

為潞以下圭為下邳以蒲反為蒲坂以聊成為聊城

光耀案隸續卷十二載劉寬門生碑陰今并釋語錄之

點畫不避俗省準原書也東京天子大臣多治歐陽尚

書朝廷至以定祀典令長據以造獄故徒眾尤盛所謂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二冊

祿利之路然也碑中惟傳變師事劉寬見史傳公孫瓚

史但言從盧植學不言又師事劉寬此碑銘足補史傳

之缺也經義考惜未采入楊震楊著碑陰諸門生亦未

采入孔宙碑陰有門生門童弟子等名隸釋謂親受業

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曰門生末冠曰門童搃而稱之

亦曰門生又藝文類聚聚職官部博士引漢舊儀曰武帝

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

章為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真

弟子稱門人是門生亦親受業之稱此碑中傳變其證

也胡廣

蔡質

胡廣之傳

胡碩

蔡邕

蔡邕之傳

阮瑀

路粹

阮瑀之傳

阮籍

光耀案後漢書胡廣傳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贈太傅

安樂鄉侯諡文恭侯注引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書

二册

經古今術執皆畢覽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引胡廣漢官
解詁曰皆能分明古今辨章舊聞辨章正今文蔡邕集
陳留太守胡公碑君諱碩字季叙交趾都尉之孫太傅
安鄉侯少子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
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蔡邕傳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
學師事太傅胡廣邕已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
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
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學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邕所書石經蓋今文作釋誨曰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

肅則月側匿李賢注引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

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

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上封事引洪範傳政悖德隱厥

風發屋折木其五事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李賢注引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

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

云適猶得也後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邕集上始加

元服與羣臣上壽表臣等不勝踊躍鳧藻用今文泰誓

鼓譟異文邕作獨斷言冕冠之制曰漢興至孝明帝永

平二年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書

二册

所采尚書蓋今文三家義水經穀水注引陸機言大學
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
等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陳留阮瑀字元瑜爲倉曹掾
屬瑀少受學於蔡邕陳留路粹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
少學於蔡邕建安十九年轉爲祕書令孔融傳注引略
同瑀子籍官至步兵校尉注籍字嗣宗文選阮嗣宗詠
懷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廣子碩既治歐陽經廣
所傳授宜此經御覽職官部都尉引胡廣邊都尉箴曰
巍巍上聖光被八埏不作橫被邕傳釋誨舒之足以光
四表蓋用光被字上封事其四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
罰不作辯章便章廣邕邕並涉古文籍集與晉王薦盧

播書九德光被樂論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汝聽作光作胄作治習皆古文作詠從言又今文亦兼涉也御覽職官部司徒上引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主司徒眾訓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于尊者不敢稱府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此文不全作蔡質漢儀曰又隋書經籍志作漢官典質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後漢書蔡邕傳叔父衛尉質李賢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鄭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姜

二冊

鄭固之傳

鄭固弟

光耀案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君諱固字伯堅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典籍又曰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今拓本缺籍字用隸釋補初受業於歐陽句亦載集古錄碑云昔姪_字武弟述其兄_諱固字_{伯堅}行於蔑陋猷早敢忘乃刊石曰旌遺芳其辭曰於惟郎中寔天生惠願親誨弟受恭竭力敦我義方導我禮則傳宣孔業佗在模式又曰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蓋即上文所云君大男孟子有楊鳥之才善性形於岐嶷_{見於}嵒_嵒豐七歲而夭然則碑乃

固弟誤既曰誨弟又曰傳宣孔業其弟宜傳歐陽經惜名字無可攷

閻葵龔

光耀案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閻葵斑戀念唐君爲立碑_缺斑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大子讓公謙襲斑業次龔_次謙治尚書歐陽次廉仲絜小夏疾

河南尹景君

河南尹景君之傳

步兵校尉景君

步兵校尉景君之傳

鄭令景君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毛

二冊

光耀案隸釋鄭令景君闕銘惟元初四辛三月丙戌鄭令景君卒以五季二月_缺序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明明側陋遠近照聞又曰諸生服義百有餘人迺刻石金石錄略同洪适釋曰墓有雙石闕其一刻此文在濟州任城縣南隸釋載范式碑亦曰在濟州任城而後漢書獨行傳言式山陽金鄉人又再稱山陽范巨卿其爲山陽人無疑續漢書郡國志任城國與山陽郡雖同在兗州究各爲一屬墓地所在不必即本郡縣然以謁者任城景君墓表證之此鄭令宜實任城人故經義考直題作河南尹任

城景君

謁者景君

謁者景君之傳詳後載碑陰

光耀案隸釋謁者任城景君墓表曰惟元初元奉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又曰股肱耳目又有殘句寇攘二字皆尚書文碑文剝落景君失其名字碑陰列諸生服義者十五人義士一人弟子十四人碑宜即弟子立碑中既用尚書字謁者宜亦傳尚書鄭令景君世治歐陽北海相景君傳今文又皆可攷況復同時然則任城諸景宜皆治歐陽故著錄鄭令景君後并其弟子增錄焉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美

二册

謁者景君碑陰

諸生服義者

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荃平寧尊字伯尊弟子山陽南平陽方京字孟平弟子濟北荃平吳良字威賢弟子齊國臨菑宋成字子賓弟子齊國臨菑劉封字漢輔弟子魯國卞昌字永興弟子樂安高宛牟龍字文在弟子清河靈劉翼字仲禹弟子清河靈孟訢字輔公弟子清河靈孟福字井道弟子魏郡序井田朗字季持弟子魏郡內黃景茂字元愷弟子山陽湖陸尹倉字升進弟子山陽湖陸董奮字元夜

北海相景君

光耀案隸釋北海相景君銘惟漢安二年仲秋缺二故

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歟欽哀哉國缺二賢英產失疇

列宿鬱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

寔為之豈夫仁括彼勉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

上在羣后莫不流光缺於無窮垂勞耀於書篇牙歿而

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者形像於列圖或數頌於管諒字強

後來詠其烈竹帛叙其勲后佗諫曰然則是碑乃其故

吏諸生作其辭有曰辨秩東序不作平秩作辨秩正今

文北海相宜亦傳今文然隸續載碑陰行三年服者凡

八十七人止故吏無諸生或如文翁教蜀吏即弟子亦

未可知姑增錄之以俟攷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美

二册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中部督却都昌羽忠字之公

故門下督盜賊劉騰頌字井遠

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

故門下書佐營陵孫榮字丑榮

故門下書佐渾子逢訢字闕成

故騎吏剡營麟字敬石

故吏朱奎孫澈字武闕

故吏營陵闕薛逸字伯踰

故吏營陵闕鴻字中闕

故吏都昌闕字闕

故吏都昌張暘字元闕

故書佐都昌羽盾字闕倣

故書佐朱壺鞠欣字君大

故書佐平壽淳于闔字久宗

故書佐營陵涂曾字曾華

故書佐都昌張翔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

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寶

行義劄張放字公輔

故書佐劄乘禹字佰度

故書佐東安平閻廣字廣宗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罕

二册

故書佐劄紀政字立堅

故佐書淳于孫眺字晃威光

故肅行都昌台立還字立德

故肅行都昌董芳字方季方

故肅行營陵留岑字漢興

故肅行都昌冀選字漢久

故肅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肅行營陵闕暹字武平

故肅行營陵臨照字景耀

故肅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肅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

故肅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肅行營陵水立邵字君石

故肅行都昌呂興字立興

故肅行都昌逢進字立安

故書佐劄涂憲字漢昌

行三丰服者

故書佐劄姚進字元豪

凡八十七人

故書佐劄邵鍾字元鍾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

故肅行都昌張耽字季遠

故肅行劄中闕字季遠

故肅行平壽涂允字佰允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罕

二册

故肅行淳于趙尙字上卿

故肅行都昌段音字立節

故肅行都昌會晏字本子

故午營陵是選字立達

故午營陵留敏字元成

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

故午營陵縹良字立騰

故午朱壺貝詩字孟道

故午都昌台立還字孟堅

故小史都昌齊冰字文達

故小闕都昌張亮字元亮

賢建闕二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守蒞墳園闕

經禮儀跋成字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闕二當離

墓側永懷闕三系闕勝曰義闕志乃著遺辭曰明厥意

魂靈瑕顯降垂嘉祐

綏民校尉熊君

光耀案隸釋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灌陽長

熊君碑治歐羊尚書末云建安廿一年造洪适釋曰此

碑獨異於它刻高曾之閒又有祖父旻其上闕文蓋伯

叔祖也祖之下云君喬字漢舉喬上亦闕一字必父也

碑首熊君名字皆殘缺歐陽公以喬爲綏民非也經義

考直題曰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誤同歐陽公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二冊

治歐羊尚書句亦載集古錄

王政

光耀案隸續漢故郎中王君之碑君諱政字季醕愛敬

以事生哀憊以送終奉闕三歐陽尚書闕研典賁侃闕二

字又曰舉孝廉除郎中元嘉三年歿醕从西經義考誤

从車

陳宣

光耀案漢丹水丞陳宣碑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

相曲逆侯裔宣去戶牖遷淮漢閒傳歐陽尚書仕郡愿

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

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

長流投注溉田二千餘頃於是膠民胡訪等欲報靡由

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增銘二章建于建寧

四年五月載朱彝尊曝書亭集太平御覽休徵部雜引

謝承後漢書沛國陳宣字子建建武十年諫塞津城門

別是一人

董扶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劉焉傳注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

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靈帝徵

扶卽拜侍中後漢書方術董扶傳廣漢綿竹人也

韓宗

韓宗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二冊

張紘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張紘傳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

師注引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

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傳

言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又曰

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權徙

治秣陵在建安十六年是時漢末公紘雖附孫氏仍當

爲漢人隋書經籍志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

何隨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

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

精文緯通星歷除安漢令蜀亡去官太康中卽家拜江陽太守

晉灼

光耀案漢書王尊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有造獄事也顏師古漢書敘例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蓋西晉人

夏侯勝之傳是爲大夏侯學

昭帝

孝昭上官皇后

元帝

夏侯建

孔霸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蜀

二册

周堪

黃霸

孔霸之傳

元帝

孔光

周堪之傳

牟卿

許商

張猛

牟卿之傳

孔光

許商之傳

唐林

吳章

王吉

煥欽

班伯

吳章之傳

云敞

王宇

光耀案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蒯卿蒯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蜀

二册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合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曰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曰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惑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言爲政事齊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表

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諸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眾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夏侯始昌傳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夏侯勝傳字長公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又曰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曰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又曰勝霸既久繁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繁再更冬講論不怠又曰遷太子太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吳

二冊

傳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曰報師傅之恩儒者曰爲榮始勝每講夜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曰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大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

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兼堯蕃賞定國千秋史但絃其世官不言傳業故不著錄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已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後漢書桓榮子郁傳寶憲上疏皇太后曰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漢書循吏黃霸傳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隲冬積三歲迺出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諡定侯孔光傳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二冊

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曰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曰選授皇太子經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諡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封博山侯諡簡烈侯華陽國志漢中士女讚注張猛字子游篤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給事

中侍元帝前注鸞成固人漢書滿志事下丞相御史
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目爲屯
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又曰及將作大
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鮑宣傳沛郡則唐林子
高唐尊伯高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愍公卿位王莽
傳莽封保成師友祭酒唐林爲建德侯呂子虔唐尊爲
太傅封平化侯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言
丹經行無匹云敞傳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
章治尚書經爲博士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平
帝曰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呂平帝
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吳

二册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肩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恐
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呂懼莽章
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
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
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爲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王莽傳作宇與師吳章
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曰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
變怪呂驚懼之西京雜記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
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
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

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與漢書略
同但姓異耳荀悅漢紀孝平元始三年作時司徒掾平
陵侯李敞獨自劾爲吳章弟子收葬章尸

孔扶

孔宙

孔昱

孔宙之傳

孔融

光耀案舊唐書元行沖傳釋疑曰漢有孔季產者專於
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
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吳

二册

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禍患乎扶既
非古義宜治今文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六月辛未
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李賢注扶字仲淵隸續孔扶碑
洪适釋曰漢故司空孔公之碑隸額闕里祖庭記孔林
有司空孔扶碑碑錄云司農孔峽碑在仙源縣墓前建
靈元年立農峽二字乃傳寫之訛其文上一半皆已淪
闕僅存其下九行多者十有四字碑云孔子十九世孫
則泰山都尉宙河東太守彪臨晉令僖之從昆弟也黨
錮孔昱傳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
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昱少習家學補洛陽
令曰師喪去官卒于家李賢注家學尚書孔融傳字文

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兄褒融拜大中大夫儒林謝該傳融上書薦之曰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迺譴不作迺雍蓋今文後漢紀獻帝建安二年孔融議馬日磧不宜加禮曰附下罔上姦以事君藝文類聚帝王部漢高帝引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僅有魚鳥之瑞附下罔上白魚赤鳥皆今文泰誓隸釋孔謙碣洪适釋曰孔融別傳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於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褒之名見史晨碑今以史晨饗孔廟碑攷之碑曰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暘功曹史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辛

二册

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雋元上愛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負允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孝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孔立元世卽孔昱又稱故尚書與史異或史脫誤昱融皆霸七世孫不敢定爲宙子無確證也增錄大夏侯家之傳後所以繼孔霸孔光究孔氏今文之流延熹七年造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農氏春秋又曰祖傳五教又曰三載考績又曰是時東嶽黔首猾

夏平^缺三皆尚書文又曰乃綬二縣勅儀胤康於下時靡擬茲岱方今拓本同尚書大傳周傳大誥說引書曰民儀有十夫漢書翟義子方進傳王莽做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民儀響慕羣英影附皆用今文民儀字古儀獻音近通用故今文作儀古文作獻莽做大誥獻儀二字并用古人引經或直以訓詁字代或加一訓詁字助辭不足怪也碑中勅儀字蓋萬邦黎獻之今文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傷洪适釋曰孔宙碑亦云迺綬二縣勅儀以康勅則黎老之稱儀則讀如旋倪之倪也不知儀訓賢蓋今文碑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隄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繇式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至

二册

然則碑辭故吏門人誤治今文者也宙嚴氏春秋外必兼傳今文尚書況其子融文辭用今文可證故并碑陰門生增錄焉故吏故民數人不刪去者存隸釋舊式也泰山都尉孔宙碑陰門生故吏名門生鉅原癭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原癭陶趙政字元政門生鉅原廣宗捕巡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勳字彛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字時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魏瑱字仲雅門生魏郡鄒暴香字伯子門生東郡東武陽

梁洪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
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施門
生東郡樂平樂演字仲厚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
門生東郡樂平梁帝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樂顯字伯
異門生陳留平正司馬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
字糾松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
觀字伯臺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企
齊納字榮謀門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
秦麟字伯麟門生北海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
薛顯字豚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郡
趙震字糾政門生濟南梁郡涂璜字秀文門生濟南東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奎

二册

平陵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罷字元章門生甘
陵貝企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門
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即門生任城任字景漢門
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罷昌達祈字伯憲
故吏北海罷昌殳章字文理故吏北海罷昌魏稱字文
長故吏北海罷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費魚淵字漢
長故吏泰山華母樓觀字世光故吏泰山南城禹規字
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謀故民泰山費淳字
黨字季弟字北海尉陸暹字孟輔弟子陳留賈邑樂
萬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弟字東平寧陽

周順字承弟字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
陽陳震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
瑕丘丁瑤字實堅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下
王政字漢方

宣帝

蕭望之

光耀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
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
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宣帝既親稱
制臨決而望之與平其議宜皆通此經蕭望之傳字長
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召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奎

二册

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
語禮服神爵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前將軍賜爵關
內侯望之引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望之于
尚書蓋兼涉也

劉向

劉歆

王莽

光武帝

東平獻王蒼

賈逵

許慎

許沖

鄭玄

魏應

蔡邕

光耀案攷見前

劉陶

光耀案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牟融

光耀案後漢書牟融傳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代趙熹爲太尉儒林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書

二冊

傳中與北海牟融有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有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有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傳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光耀又案後漢書儒林傳中山鮐陽鴻字孟孫曰孟氏易教授永平中爲少府不言治大夏侯尚書牟融傳有永平十一年代鮐陽鴻爲大司農之文朱彝尊經義考師承門遂誤題鮐陽鴻三字于大夏侯經師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後經義考凡有爵里可攷者多書爵里今鮐陽鴻失書爵里亦可知其偶誤纂入非鄭重著錄其人也

張馴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曰大夏侯尚書教授遷大司農

宗京

宗京之傳

宗意

宗意之傳

宗俱

宗俱之傳詳後載碑陰

光耀案後漢書宋均傳南陽安眾人也族子意傳字伯志父京曰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書

二冊

遷司隸校尉宋當作宗傳寫之誤今從趙明誠金石錄改正金石錄曰右司空宗俱碑云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眾人也而其額題漢故司空宗公之碑按後漢書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石獸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等諸書參考以謂自均而下其姓皆當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今以後漢書攷之靈帝紀建寧四年七月太常宗俱爲司空注俱字伯儷南陽安眾人黨錮傳敘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南陽安眾人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非指此宋均而何綏民校尉熊君碑及隸續龍門禹廟宗季方等題名宗皆

作宗當時隸法有如此者故尤易誤又意傳父業大夏
侯尚書其孫俱宜亦傳祖業隸續第二十卷載宗俱碑
陰門生名申徒商以前是書適殘缺今并存者附錄焉
宗俱碑陰門生立碑人名

陳留外黃申廷商字文夏 陳留外黃 關 理字元高

陳留外黃魏敦字興達 陳留外黃申廷稱字公舉

陳留外黃劉當字子敬 陳留外黃 關 何鳳字子羽

陳留外黃 關 上關 字成 關 七字

上關 字元 關 六字 關 陳留 下關

穎川 關 字公 關 穎川許劉松字伯 關

穎川 關 陰 關 直 下關 穎川舞陽陳鋸字元 關

古文尚書止辭卷一下 源流

美 二册

汝南宋公陳 關 字伯 關

汝南安成黃休字伯 關

汝南邵陵 關 珪字季寸

梁國睢陽張規字節槃

梁國睢陽許憲字奉則

梁國睢陽李邵字伯南

梁國寧陵夏侯 關 字安公

梁國寧陵沈 關 字子直

勃海脩張扶字勇起

勃海脩吳方字 關 珪

勃海脩王璜字子珪

勃海脩張儉字君則

上關 字世 關 五字

平原安 關 字 關 二

平原平原 關 字仲臺

上關 字漢侯

平原安 關 字武衡

上關 字季張

平原平原 關 字通 關

平原濕陰 關 引字 關 二

平原安 關 字 關 二

引農陸渾延 關 字季子

引農陸渾延祥字漢存

引農陸渾 關 字伯 關

引農陸渾張 關 字定 關

引農陸渾張 關 字充 關

河南 關 字元和

鉅鹿廣平李勣字文祖

北海勣王琳字文 關

安定臨涇郭撫字子寧

大原中都侯汶字文林

大原 下關

平原濕陰 下關

河南 關 高 關 字父 關

上關 平 關 上官 下關

汝南上蔡 關 字公 關

上關 陽 下關

勃海脩 關 二 方字 關 平

右扶風茂陵李偉字世彦

穎川新汲朱祺字 關 二

陳留襄邑 關 字 關 二

酒泉延壽 下關

陳國長平郭周字公 關

關 三 水彭 關 三 仲 關

古文尚書止辭卷一下 源流

美 二册

陳留酸棗 關 字 關 二

陳留外黃陳 關 字 關

汝南上蔡陳 關 字 關 二

陳國長平 關 字 關 二

平原平原劉 關 字 關 二

右宗俱碑陰額上六大篆曰門生立碑人名正碑甚

刻滅碑背所損却不多上下凡四橫書其人郡邑名

字略無官稱當是門生未筮仕者故吏不應無碑不

傳于後世爾

吳良

光耀案後漢書吳良傳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後遷司

徒長史注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

夏侯建之傳是為小夏侯學

張山拊

張山拊之傳

李尋

鄭寬中

張無故

秦恭

假倉

鄭寬中之傳

成帝

趙玄

班伯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下

源流

美

二册

張無故之傳

唐尊

秦恭之傳

馮賓

光耀案漢書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傳材曰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

事甚尊重會疾卒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李尋傳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張孺卽張子儒字有訛脫班固敘傳敘其從祖父伯曰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題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又曰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注如淳曰兩師許商師丹傳言伯少受詩於師丹故并商稱師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美

二册

宣帝

蕭望之

劉向

劉歆

王莽

光武帝

東平獻王蒼

賈逵

許慎

許沖

鄭玄

魏應

蔡邕

閻葵廉

劉陶

光耀案攷見前

王良

光耀案後漢書王良傳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

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代

宣秉爲大司徒司直

楊仲續

楊春卿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卒

二册

炎高

楊春卿炎高之傳

楊統

楊統之傳

楊厚

楊厚之傳

昭節

寇權

何萇

侯祈

周舒

任安

任安之傳

杜微

杜瓊

何宗

周舒之傳

周羣

杜瓊之傳

高玩

光耀案後漢書楊厚傳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

卿爲公孫述將父統爲侍中厚三遷爲侍中歸家修黃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空

二册

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注引益部耆舊傳曰

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代修儒學

以夏侯尚書相傳華陽國志廣漢士女讚注楊統字仲

通新都人也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

圖書與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

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

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

老道深養於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卒又曰楊序厚字傳

字仲桓統仲子也道業伴父又曰授門徒三千人本初

元年及建和中特徵聘不行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惜詔

謚文父弟子維昭約節宰縣竹寇權文儀蜀郡何萇幼

正侯祈升伯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扶等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後賢志李宓同時蜀郡高玩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徵爲太史令後漢書儒林傳任安字定祖廣漢縣竹人也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曰任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杜微傳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拜爲諫議大夫周壽傳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數被徵終不詣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先主定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一下

源流

室

二冊

署儒林校尉杜瓊傳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爲太常楊戲傳季漢輔臣贊注何彥英名宗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後援圖讖勸先主卽尊號踐祚之後遷爲大鴻臚統師炎高厚弟子周舒任安董扶舒子羣安弟子杜微杜瓊何宗瓊弟子高玩雖受授緯識占候之學緯識實主今文宜亦傳夏侯經唯董扶傳歐陽經有明證從厚學圖讖而已故不著錄

源流正辭第一下

古文尙書正辭

源流正辭第二上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今文家

哀帝

中山孝王興

光耀案漢書王嘉傳哀帝下詔封董賢曰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哀帝紀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又曰他日問中山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尙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成帝由此以爲不能中山王誦尙書雖不精熟蓋嘗受業故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太皇太后詔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一

三冊

曰咎堯睦九族舜惇敘之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則太皇太后詔乃代言故不著錄眞古文莽時暫立故代言者引洪範作無偏無黨又兩漢唯今文立博士諸帝皆治今文故后妃宗室無家法可攷者亦著錄今文家

孝成班婕妤

光耀案漢書孝成班婕妤傳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曰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哀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班伯婕妤昆弟彪婕妤猶子伯大小夏侯家彪及子固歐陽家婕妤宜治今文

孝元傅皇后

光耀案漢書傳喜傳傳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放命圯族朱博傳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曰爲今晏放命圯族勝今文家方作放蓋今文

淮南王安

光耀案淮南子泰族訓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尙書大傳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泰族訓正用今文家說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二

三冊

賈誼

賈誼之傳

梁懷王揖

賈嘉

賈捐之

光耀案漢書文三王傳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因墮馬死賈誼傳雒陽人也年十八自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傳又曰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賈捐之傳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

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對王商詰問曰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史記夏本紀朔南暨與此正同五帝本紀淮夷蠙珠魚索隱魚古暨字史記主今文故夏本紀從今文作暨五帝本紀作魚者班固所謂多古文說漢書亦主今文地理志淮夷蠙珠魚從古文者蓋仍史記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賈誼教梁王以詩書

河閒獻王德

光耀案劉向說苑建本篇河閒獻王曰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史言獻王學舉六藝此治尙書之證也

光耀又案尙書益稷正義曰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夏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冊

敵之木名爲籛夏卽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周禮天官凌人鄭注引漢禮器制度釋曰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然則通所說本尙書義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入漢號稷嗣君拜太常孔叢子獨治篇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答問篇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

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子魚爲陳涉博士是通乃子魚弟子孔氏弟子又師通子魚名鮒一名甲魏相子順子泰以爲魯國文通君拜太傅遭秦焚書與弟子襄藏書壁中著孔叢子輯仲尼而下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爲六卷其後孔臧附以所作賦與書名曰孔叢子論書篇多載孔子論尚書事載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獨治篇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不同今文作不迷萬國蓋及見未焚之古文然論書篇又曰甫刑可以觀誠不從古文作呂刑宜故秦隸字本已如此史記陸賈傳楚人也拜大中大夫陸生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四

三册

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陸賈新語輔政篇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賈宜及見未焚之古文漢書婁敬傳賜姓劉氏拜爲郎中封關內侯號建信君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邑爲此天下中賈山傳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醕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

墮於事也用尚書益稷萬事墮哉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益稷在治今文作七始尚書大傳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史記夏本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集解駟案尚書滑作習音忽鄭玄曰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今更考之漢人七泰通用太玄經玄攢曰運諸泰政正用今文七政漢隸泰省或爲來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五

三册

來省正同隸續新莽侯鉦曰侯鉦重五十來斤是也隸釋郎中鄭固碑忠臣肅上清己自脩犯顏答悍造膝僂辭隸韻五質載鄭固碑肱字右旁泰作來正同來字省今存此碑此字尙明白可證隸釋本或來上加小撇非也故史記逕誤作來小司馬又誤認作采段玉裁引侯鉦重五十來斤作泰又曰漢隸泰作來與來之變體作來不甚別或所據隸釋本異惜玉裁未見鄭固碑拓本耳吳天發神識碑天璽元年歲己酉朔十四日壬寅合五十崙字禪國山碑白燕廿有崙又曰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崙漢人忽習亦通用字故鄭本逕作習志言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

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府管更名曰安世樂是房中樂高帝時作伏生今文故秦隸字也漢亦通行隸字故曰今文通賈敬山及唐山夫人宜皆治故秦隸字本故不著錄而增攷于此孔鮒書用甫刑唐夫人歌用七始皆本故秦隸字本其時尚書未分今古文而已有異字知伏生今文凡異古文處亦有不盡伏生意定也

長孫氏

光耀案孝經天子章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必始傳孝經者以今文改與小戴禮盡改呂刑作甫刑正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六

三册

同漢書藝文志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然則始傳今文孝經爲長孫氏今世所傳古文孝經正作呂刑

毛公

光耀案毛詩小雅小旻傳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女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明哲聰謀恭肅正洪範字大雅崧高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正同古文家四嶽斛周頌時邁傳高嶽岱宗也亦舜典字王風黍離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同古文家昊天解毛詩古文未出其同古文解者乃後來古文家取毛詩說毛當漢初宜治今文國風正義引諧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上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間獻王博士隋書經籍志謂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七

三册

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鄭陸雖謂詩傳亨作隋志謂萇作亦必有本故不敢輒定何焯但見後漢書儒林衛宏傳云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遂謂今存毛詩傳乃融作非也隋志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釋文毛詩馬融注十卷無下袂然則融注長孫無忌等雖未見陸德明固及見之但亡下袂耳故釋文閒引融注如樛木引馬融韓詩本並作利漢廣引馬云萇蒿也綠衣引展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新臺引馬云脩舊曰新碩人引馬云大魚綱目太豁豁也又引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大叔于田引馬云棚櫓九蓋也山有樞引馬云婁牽也車牽引本或作慰安也是馬

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生民正義王肅引馬融說此詩以后稷爲遺腹子酈道元水經灤水注引馬融以爲斯爲賈鳥皆是也

韓嬰

光耀案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卷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皆取尙書大傳說詩卷三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八

三册

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鳥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與大傅略同大傅作克紂後事此作克紂前事又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正今文多方文義辭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記五帝本紀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史記主今文故作度後漢書申屠剛傳李賢注引尙

書大傳作各安其宅各田其田後人以真古文改爲宅又以形近誤安卷六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不作達四聰蓋今文五帝本紀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是也

公羊壽

胡毋子都

光耀案秦誓惟截截善諷言釋文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馬傳漆書古文是古文作截截說文言部諷下引周書曰截截善諷言古文也戈部莧下引周書曰莧莧巧言漢書李尋傳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諷諫之言任伋伋之勇尋親傳張山拊今文楚詞劉向九歎譏人諷諫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九

三册

孰可憫兮王逸注引尙書云諷諫靖言向逸皆治今文是今文作諷諫公羊傳何休序解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景帝時古文未傳壽及子都素治今文故著竹帛時用秦誓從今文文十二年傳惟諷諫善諷言是也公羊傳作靖王逸作靖許慎作巧乃今文中異字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平天下者唯泰山爾正同尙書大傳史記儒林傳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枚乘

鄒陽

秋胡

吾丘壽王

光耀案西京雜記梁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蕭條寂寥雋父英旄用皋陶謨字鄒陽爲酒賦其辭曰君王馮玉几倚玉屏用顧命文又曰杜陵秋胡者能通尙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漢書鄒陽傳齊人也爲梁孝王上客百官公卿表書廷尉翟公在孝武元光五年藝文類聚武部戰伐引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遂非唐笑度漢書吾丘壽王傳字子贛趙人也爲光祿大夫侍中對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十

三册

上所下議曰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史言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雖受春秋蓋旁涉尙書是時隸古定本始萌芽未能便爲人所誦習枚乘等宜治今文嚴忌

光耀案水經江水注李固與弟圖書曰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楚辭哀時命恐不終乎永年用今文泰誓可引永年王逸章句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詞賦客游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

董仲舒

光耀案漢書董仲舒傳廣川人也爲江都膠西王相對

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又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子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此伏生泰誓文漆書亦有然是時漆書未出西京人如仲舒終軍劉輔匡衡張譚王莽王邑等引伏生泰誓白魚赤鳥及丕天之大律前歌後舞等語皆今文也泰誓敘正義引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鳥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史記周本紀索隱案今文泰誓流爲雕鵬鷺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鳥是孝鳥言武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土

三册

王能終父業馬鄭雖傳古文然此泰誓實伏書中一篇故索隱直呼爲今文詩思文正義引泰誓鄭注鵬當爲鴉鴉鳥也作鵬蓋古文鄭破字作鳥蓋從今文以今文解古文或以古文解今文馬鄭常事虞書題篇正義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鳥逵雖傳漆書古文又傳三家今文故又作鳥終軍

光耀案漢書終軍傳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爲諫大夫上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王褒

光耀案漢書王褒傳字子淵蜀人也為諫大夫為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楊敞子惲傳報孫會宗書曰橫被口語王莽傳莽奏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曰橫被四表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曰惠風廣被魏都賦李善注引東京賦曰惠風橫被藝文類聚禮部中巡狩引後漢張衡東巡詰曰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不作光被蓋今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李善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四子講德論天下安瀾而比屋可封注引尚書大傳曰周民可

古文尚書正辭卷上

源流 三册 主

比屋而封又曰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正用大傳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又曰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注引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蓋本伏生泰誓

東方朔

光耀案漢書東方朔傳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朔初來上書曰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至大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朔前上壽曰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古文作無此作不蓋今文史記主今文故張釋之馮唐傳太史公引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作不作便便正今文漢

石經殘碑及車千秋傳上報千秋等引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作毋乃三家異字東方朔神異經引書曰放鵬兜于崇山薛季宣古文訓本即陸德明所謂穿鑿本正作鵬咬蓋有所本漢時真古文及杜林漆書古文皆作鵬咬未可知也嗣與子國同時宜見真古文

伍被

光耀案漢書伍被傳楚人也為淮南中郎被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用尚書大傳

司馬遷

光耀案陳壽祗左海經辨曰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

源流 三册 主

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尚書亦以今文為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原注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原注徐廣云格于禱祖用特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原注今文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箔銘格原注徐廣云維箔銘格今文也木部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原注尚書大傳同文字皆與今文昭合則所謂多古文

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從古文也五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原注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不獨黎之作耆流為雕之作流為烏如熊如龍之作如豺

如離而已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尙書乃歐陽本又曰段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尙書用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仍悉依今文此論足發千古之覆段陳皆毀經者尙知史記主今文則以當究心耳此可見史遷偶問古文非傳古文專家然知史記載今文爲多實始臧琳非始王裁又史遷時大小夏侯雖未立博士然已萌芽民間況同時尙有張生今文孔子國今文安得定史遷所據乃歐陽本漢書司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史記正義字子長左馮翊人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古

三冊

楊惲

光耀案漢書楊敞傳華陰人也子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封平通侯爲光祿勳報孫會宗書曰橫被口語此橫被字與朱勃上書橫被誣罔之譏同與今文橫被四表義微異然其文實本尙書又曰惲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李善注引尙書大傳曰王者什一而稅

韋孟

韋賢

韋賢之傳

韋玄成

光耀案漢書韋賢傳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傅子夷王及孫王戊作諫詩曰追思黃髮秦繆曰霸蓋用秦誓賢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諡節侯子玄成傳字少翁少好學修父業永元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諡共侯賢始仕昭帝時受經宜在武帝時是時古文始萌芽都尉朝外未聞有傳賢宜治今文玄成作詩自劾責曰五品曰訓正用今文尙書大傳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史記五帝本紀作五品不馴史記主今文馴蓋訓詰字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五

三冊

光耀又案漢書韋賢子玄成傳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呂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臣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陳喬樞尙書歐陽夏侯遺說攷引此以爲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歐陽說以玄成與歐陽地餘議遂謂賢父子皆習歐陽章句不知

此詩說故下引詩證之絕未引書且主議者丞相立成地餘但增議安得指爲歐陽說儒林傳言賢治魯詩傳立成此疑魯詩說

梅福

光耀案漢書梅福傳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上書引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又曰昔成王曰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蓋尚書大傳今文家說引洛誥酸酸作庸庸宜亦今文

王吉

王祥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六

三册

光耀案漢書王吉傳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宣帝時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上疏言得失曰壽何目不若高宗蓋用今文高宗百年又曰初吉通五經能爲駟氏春秋曰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代薛宣爲御史大夫駿止以受易名故不著錄晉書王祥傳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仕魏爲三老太尉侍中封睢陵侯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凡無家法可名者雖異代皆埒其先人故祥魏晉間人埒吉後

桓寬

光耀案鹽鐵論論誹篇夫公卿處於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淺淺蓋今文潛夫論救邊篇淺淺善靖俾君子怠與此淺淺偏旁從水正同國病篇正作譏譏者賤也除狹篇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用今文大麓之野說詔賢篇故姦萌而甫刑作又曰甫刑制獄不作呂刑亦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釋文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惹馬云智也然則讀作慙解爲智者古文此引作制獄者用今文讀如字訓詁也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魯讀折爲制漢立學官書訓折爲制其旁證尙書大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七

三册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皆解折爲制字文義正從今文書作哲慙者後人以古文改于定國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亦後人改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曰爲此迺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

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呂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京房

光耀案漢書京房傳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房奏考功課吏法元帝於是呂房爲魏郡太守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呂爲陛下有所定也又曰適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又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又曰此適蒙氣所呂不解太陽凶色者也此蒙氣正洪範七稽疑曰雲之雲正義雲聲近蒙故得假借京所言卦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六

三册

氣必兼洪範五行傳義皆占驗之法可借助也京氏易傳坎傳坎積陰以陽處中柔順不能履重剛之險故以克克柔而履險而曰陽是以坎爲屬中男分北方之卦也正涉洪範柔克義

翼奉

光耀案漢書翼奉傳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上疏曰陛下共已凶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正用今文高宗百年義盤庚不作般庚後人以真古文改奉以郎中爲博士諫大夫

公乘興

光耀案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劾日著曰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又曰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史記五帝本紀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古文苑揚雄司空箴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史記主今文揚雄亦今文家是今文作象恭此作象龔同漆書後人改也靖不作靜正今文

劉輔

光耀案漢書劉輔傳河間宗室也爲諫大夫上書曰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呂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鄭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

源流

五

三册

光耀案漢書鄭崇傳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呂訢徙平陵崇爲尙書僕射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蓋用洪範五行傳無逸

孫寶

光耀案漢書孫寶傳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平帝時爲大司農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史言寶呂明經爲郡吏所業必立學官之今文故得與郡課爲吏

朱雲

光耀案漢書朱雲傳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從博士白子奇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爲槐里令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蓋用君爽史又言其教授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殷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傳業在易論語故史特言其師承尙書旁涉耳其弟子宜傳易論語故不著錄弟子既各受業爲博士雲所旁涉之尙書宜立學官之今文

于定國

張敞

張敞之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張吉

張吉之傳

杜鄴

杜鄴之傳

張竦

張竦之傳

杜林

光耀案漢書于定國傳字曼倩東海郯人也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諡安侯史言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

聲焉張敞傳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爲京兆尹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杜鄴傳字子夏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又曰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後漢書杜林傳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鄴傳對詔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恒然蓋用高宗彤日金縢義蕭望之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又曰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宣帝紀甘露二年有司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卽霸等議主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引書曰舜讓于德不嗣今文作橫被不台或疑竦等得見漆書古文或眞古文非也蓋後人以古文改後漢書班彪子固傳作典引篇述敘漢德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賢注前漢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文選典引李善曰尙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是今本漢書王莽傳作嗣者乃傳寫者改二李所見本尙未改光被字亦必淺人

不識今文矣以古文改不然霸親傳大夏侯今文是時
家法方嚴何至棄師說更引古文且上疏言事宜守功
令古文未立學官又林既從疎受學疎果見古文則漆
書宜言受諸疎何以言于西州得之皆必不然之事也
況甫刑古文作呂刑烈風雷雨不迷古文作弗迷敝引
甫刑疎此奏中又有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作甫
作不正今文鄴爲林父林漆書既云于西州得之非傳
父業鄴治今文何疑而林未得漆書以前其受學于疎
者亦必今文

王閔

光耀案荀悅漢紀孝哀元壽元年侍中王閔平阿侯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子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
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
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今大司馬衛將
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
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磨
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
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橫蒙亦今文橫被意

馮參

光耀案漢書馮奉世傳子參字叔平學通尙書爲諫大
夫封宜鄉侯其兄野王受業博士通詩參尙書宜亦治
博士今文

張匡

史丹

光耀案漢書王商傳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
書願封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_史等問匡對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又曰於是左將軍丹等奏甫
刑之辟皆爲上戮史記宋微子世家維辟作福維辟作
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
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集解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
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公羊春秋成元年解云
是以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鄭氏云此
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玉食備珍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美正義引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
國得專賞罰先賞後罰亦先福後威之訓是鄭王漆書
古文先福後威與真古文同故釋文正義于此無一語
別白宋世家先福後威班固所謂禹貢洪範等篇多古
文說也三王世家武帝封廣陵王胥策引書云臣不作
威不作福靡有後羞先威後福正今文漢書武五子傳
作先福後威乃傳寫之誤非班氏本誤也故師古曰周
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明依文爲訓然則漢人
凡稱作威作福皆今文或疑尙書大傳作咎繇宜今文
非也漢書路溫舒傳上書言宜尙德緩刑曰雖咎繇聽
之而說苑貴德篇引此書作皋陶後漢書荀淑孫悅傳

作申鑒政體篇曰皋陶作士而原書作咎繇蓋一人之言傳者各有異字如此甚多大抵漢書多作咎繇史記後漢書多作皋陶無與今古文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無咎下曰古文以爲皋陶之皋字也雜阿毗曇心論有咎下曰古文以爲皋繇字廣韻六豪咎下曰皋陶舜臣古作咎繇此古文指咎繇本唐明皇所改薛季宣爲訓者竄鑿本有有本者有無本者其有本者可旁攷漢時古文其無本者如此類不可盡信史丹傳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遷右將軍後遷左將軍賜爵關內侯諡頃侯

谷永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光耀案漢書谷永傳字子雲長安人也永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又曰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爲大司農又曰本名竝曰尉氏樊竝反更名永云既曰博學經書又曰汎爲疏達宜治尚書故上疏對詔問多引尚書經說對詔曰經曰嚮作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其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正用洪範五行傳今文家說也儒林傳永上疏加鄭寬中葬禮賜諡有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亦今文家金縢說

薛宣

光耀案漢書薛宣傳字贛君東海郯人也上疏曰陛下

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史言宣經術又淺宜治今文從時所尚且易也

何武

翟方進

翟方進之傳

翟宣

翟義

光耀案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何武傳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詣博士受業治易爲大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司空封氾鄉侯諡刺侯翟方進傳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讀經博士受春秋爲丞相封高陸侯諡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仲文爲東郡太守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位共行天罰又見王莽傳不作龔行蓋今文

王嘉

光耀案漢書王嘉傳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追諡忠侯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放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作僭僇不從古文作無教又稱洪範先威後福皆今文

杜欽

杜業

光耀案漢書杜周孫欽傳字子夏少好經書爲議郎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又對詔曰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兄子業嗣封建平侯爲太常諡荒侯上書言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傳末又曰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柔

三册

匡衡

張譚

王舜

光耀案漢書郊祀志於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議曰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又曰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召永年丕天之律韋賢子玄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欽若稽古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故於殷大甲爲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曰勸成王隸釋石經尙書殘碑洪适釋曰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然則舜歆

此議大宗在中宗上正從今文毋逸不從石經作毋劬或異文或後人改匡衡傳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唐昌

崔發

王邑

光耀案漢書王莽傳又置六經祭酒各一人平陽唐昌爲講書祭酒又曰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作通蓋今文韓詩外傳史記五帝本紀可證也發爲莽大司空封說符侯又曰王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尙書大傳泰誓曰師乃愆前歌後舞蓋伏生泰誓文邑爲莽大司馬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毛

三册

嚴遵

林閭

嚴遵林閭之傳

揚雄

光耀案華陽國志蜀都士女讀注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著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茲利日閱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又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輜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

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作此方言漢書揚雄傳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爲郎給事黃門王莽時召爲大夫河東賦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尙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解嘲甫刑靡敝古文苑揚雄廷尉箴穆王毫荒甫侯伊謀

陽城衡

光耀案沈約宋書樂志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王充論衡云陽成子長作樂極官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天

三冊

冥之深子長名衡蜀郡人桓譚新論云爲講學祭酒風俗通云漢有諫議大夫陽城公衡卽陽城衡也莽時所立卽衡所著之樂經隋志有樂經四卷不著姓名宜卽是經玉海音樂漢樂經類引論衡曰陽成子長作樂經又引尙書大傳樂曰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同回鳳皇喈喈然則子長樂經中嘗引大傳語蓋治今文

郭路

光耀案論衡效力篇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西漢漆書古文未出眞古文方微王莽時雖暫立學官貴顯王璜塗憚其學實未有傳授猶范升奏光

武所謂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漢紀孝平紀王莽建國七年所謂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出連年不決故莽及劉歆揚雄等皆用今文尤大驗也此博士弟子郭路宜治今文路果爲古文博士弟子則其學已有傳授博士弟子必不止一人何以建武時無一人以此經名家獨一杜司徒之西州漆書鳴于世也

獻帝

光耀案後漢紀獻帝興平二年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吏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時上年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无

三冊

十五每事出於習慣皆此類也獻帝詔多用尙書然禪讓之際宜出代言故不徵引此萬機字出帝口中段玉裁曰漢魏晉南北朝用萬機字皆從木旁不知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明帝詔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

劉恭

光耀案後漢書劉盆子傳太山式人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後漢紀光武帝建武元年更始之詣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卽封爲式侯恭通尙

書以明經數幸言事擢爲侍中不作便章辯章蓋古文是時漆書古文未出恭宜治今文作平章者乃袁宏以眞古文改宏誤後漢紀每刪易原文

齊武王續

順陽懷侯嘉

光耀案後漢書齊武王續傳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順陽懷侯嘉傳字孝孫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尙書春秋

沛獻王輔

光耀案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好經書又曰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順烈梁皇后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光耀案後漢書孝質紀太后臨朝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呂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又引書云明德慎罰順烈梁皇后傳立冲帝尊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又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史言后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宜兼涉尙書洪範不從今文作鴻者後人以眞古文改

劉毅

光耀案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安帝曰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數在寬之教又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又曰覽總大麓經營天物

文苑傳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坐事奪爵後拜議郎仄陋咸熙及用大麓義皆古文晏晏今文毅蓋兼涉

劉淑

光耀案後漢書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淑少學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召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呂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

隗囂

光耀案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正義曰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三册

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索隱尙書負爲不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丕讀曰負後漢書隗囂傳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鄧禹承制命爲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爲朔寧王移檄告郡國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馬鄭皆古文家音讀雖異然不改字直作丕史記及隗囂作負蓋今文

蘇竟

光耀案後漢書蘇竟傳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

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光武建武五年拜侍中竟與劉
龔書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
祭于畢求天助也用今文秦誓

薛漢

薛漢之傳

杜撫

廉范

杜撫之傳

趙睦

馮良

光耀案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帝堯之時遭洪水滔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圭

三冊

滔天下沈漬九州關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
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
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
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
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
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
狀殛鯀于羽山史記五帝本紀負命毀族正同漢書傳
喜傳傳太后詔曰同行背畔放命圯族蓋作方者古文
說文土部圯下曰毀也虞書曰方命圯族是也作放者
今文其訓爲背故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此及史記作
負者用今文放字訓詁又假負爲背史記正義曰負音

鳳是也華陽國志健爲士女讚注杜撫字叔和資中人

也少師事薛漢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東平憲王爲驃

騎將軍辟西曹掾弟子南陽馮良亦以道學徵聘後漢

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建武初爲

博士趙睦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

督郵睦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貢中詣杜撫受

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睦

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睦著吳越

春秋詩細歷神淵撫既事博士薛漢治五經其弟子睦

治今文又有明證撫五經中尙書爲今文無疑又周燮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圭

三冊

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與睦傳疑是一事傳者
兩屬耳廉范傳字叔度京兆杜林人趙將軍廉頗之後
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建初中遷蜀郡太守

朱勃

光耀案後漢書馬援傳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

曰橫被誣罔之讒史言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此

橫被字正用今文

魯恭

魯丕

魯恭之傳

鍾顯

蔡弓

張霸

李邵

張皓

陳禪

張霸之傳

張楷

孫林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册

劉固

段著

張皓之傳

張綱

光耀案華陽國志廣漢士女讚注鍾顯字子誦郡人也
蔡弓字子竈雒人也俱攜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
與張霸李邵張皓陳禪為友共師司徒魯恭顯又與王
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應豫州刺史光祿大夫
侍中衛尉弓為廬江太守徵拜郎而霸邵皓禪皆至公
卿後漢書魯恭傳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為司徒上疏
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又議奏曰冀承天心順物性

命呂致時雍弟丕字叔陵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通五經以魯詩尚

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左中郎將再為三老史言恭十五

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既居太學則所治尚書宜

今文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載魯丕章帝初對策曰古

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

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用尚書大傳堯典義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

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

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

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册

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鬻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

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

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有不貢

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紂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

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則紂之一紂少紂以爵再紂

少以地三紂而爵地畢也張霸傳字伯饒蜀郡成都人

也後就長水校尉樊豐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

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後

徵四遷為侍中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

門徒常百人除長陵令不至官又曰楷坐繫廷尉詔獄

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楷父霸傳言受嚴氏公

羊春秋楷傳亦言通嚴氏春秋霸傳但言博覽五經不言通古文尚書如此別白言之知楷之嚴氏春秋乃父業古文尚書非父業然漢時古文家未有不通今文者祿利之路然也楷宜傳父業今文張楷傳字叔明魏爲武陽人也皓少游學京師上疏曰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注引尚書皋陶陳九德順帝卽位拜皓司空游學京師其受尚書乃已立學官之今文可知也子綱傳字文紀少明經學秦梁冀等曰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爲廣陵太守陳禪傳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

王霸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美

三冊

光耀案後漢紀更始二年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眾不可渡且前依水爲阻卽言冰堅可渡士眾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眾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眾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

羣臣議上尊號奏議人

光耀案後漢紀建武元年會諸生強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鄠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焉足比乎後漢書光武帝紀略同李賢注引

尚書中候曰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也

房元

閑貢

房元之傳

侯霸

光耀案後漢紀光武帝建武五年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又曰霸辟太原人閭仲叔旣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爲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美

三冊

遺今未越府閭喜懼纔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內人安也以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平御覽人事部容止引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爲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爲都講後漢書侯霸傳作河南密人又曰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迫封諡則鄉哀侯高士傳閑貢字仲叔

趙熹

張純

張純之傳

張奮

光耀案後漢書張純傳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襲高祖父安世富平侯光武更封武始侯建武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諡節侯純曰聖王之建辟雍所自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迺案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榮歐陽家純議同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美

三册

榮宜亦治今文況所案七經識正主今文子奮嗣奮傳字穉通永元六年代劉方爲司空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李賢注見曹褒傳褒傳父充對帝問引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又元和二年下詔引尙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然則奮宜亦治今文王莽傳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不作萬邦正今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宗引張純六宗表曰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統而所據各異考之禮經大義不通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東觀漢記郊祀志建武

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又曰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後漢書趙憲傳字伯陽南陽宛人也永平元年封節鄉侯肅宗卽位進爲太傅諡正侯漢帝多治今文制祀議服斷獄皆準今文封禪章奏中用尙書必今文可知也後漢紀光武帝建武三十年上幸魯國太尉熹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封禪之義也

杜詩

光耀案後漢書杜詩傳字君公河內汲人也遷南陽太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美

三册

守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又曰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陸士卒鳧藻鳧藻今文泰誓語

第五倫

光耀案後漢書第五倫傳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肅宗卽位代牟融爲司空上疏曰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上疏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李賢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

吳柱

光耀案後漢書公孫述傳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用今文泰誓

鍾離意

光耀案後漢書鍾離意傳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臣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還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臣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用尚書大傳文義復上疏曰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萬機正尚書字意以尚書僕射出爲魯相

趙暢

朱祗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卑

三册

蕭建

趙暢之傳

趙谷

趙谷之傳

趙盾

光耀案後漢書趙谷傳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士谷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璠舉谷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谷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師巾出入請與講議舉高第又曰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呂黃壤

通遺書勅子盾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盾不忍父體與士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曰顧命於是奉行時稱谷明達顧命尚書字谷旣與楊賜講議舉高第賜今文歐陽經師谷宜治今文其父子故吏宜同業

博士充

光耀案東觀漢記郊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

寒朗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卑

三册

光耀案後漢書寒朗傳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曰尚書教授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

蔡茂

光耀案後漢書蔡茂傳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閒曰儒學顯徵試博士上書曰雖休勿休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

馮衍

光耀案後漢書馮衍傳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爲曲陽令作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兮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勳

欽明文思晏晏又曰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
晏晏牧野皆今文

申屠剛

光耀案後漢書申屠剛傳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對策
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
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
遠則四國流言又曰六極之效危於累卵李賢注引尚
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
無新唯仁之親又引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
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
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又說隗囂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聖

三册

其行天罰不作龔行今文也又曰爲國立功可曰永年
注引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也拜大中大夫
郅惲

光耀案後漢書郅惲傳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及長理
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又曰惲乃免冠謝曰昔虞
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
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惲爲太守歐陽歛功曹此其
謝歛語歛今文家惲宜亦治今文史言惲志在從政今
文乃立學官書尤從政之路也再遷長沙太守

郎顗

光耀案後漢書郎顗傳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顗少傳

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條便宜
七事其四曰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
子不明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
太子也後星庶子也又曰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
商容之閭注引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
傾宮之女又復條便宜四事其三事曰尚書洪範記曰
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畱之皆今文家說
也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

襄楷

光耀案後漢書襄楷傳字公矩平原隱陰人也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楷自家詣闕上疏曰堯舜雖聖必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聖

三册

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又曰自春夏呂來連有霜
雹及大雨雹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又曰
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曰爲
符瑞注引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蓋用今文義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

樊儵

樊準

樊遷

樊毅

郭敏

魏龍

許禮

光耀案後漢書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封壽張侯弟丹射陽侯後漢紀明帝永平九年樊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范書儵傳作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已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已爲師友而致之於朝又曰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又曰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聖

三冊

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安帝時位至司徒儵蓋公羊經師五經中尙書或兼涉耳故其師弟子皆不著錄儵徙封燕侯諡哀侯張霸傳言霸從儵受公羊嚴氏春秋故亦不著錄宏族曾孫準傳字幼陵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上疏曰忘簪簪之忠習諫諍之辭又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李賢注洪範五行傳之文也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隸釋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矜矜戰戰作主股肱蓋用益稷又曰嗣子還宴已旁弱夙敍丕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已延熹三年冬十有月自土蒸祭乃尋惟烈考恭脩之懿勅之碑石俾不

失隨其辭曰肅肅我君帝躬是翼丕事多難我君是力

又曰而樊氏已帝元明顯受第土封寵五國壽張侯已公德加位特進其次竝已高殷處卿校侍中尙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碑文蓋其子遷誤重敍壽張侯遷必其後又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聖朝勞神日吳廣被四表廣橫音近假借字蓋用今文又云光初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書毅蓋弘農太守此文乃其上狀也樊毅脩華嶽廟碑光和二年有漢元明王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毅蓋丹後又曰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烹燂燂埋致敬神祇說文示部紫下引虞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聖

三冊

曰至于岱宗崇重文肅下曰古文崇然則上引虞書從示者正今文漢人多通用從木字此碑猶存今文眞字尙書大傳元祀代泰山鄭玄注引書曰至于岱宗崇可證也又曰君舉必書兄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龍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其文宜郭敏等謬故亦著錄又其頌辭曰乃列祀典辨于羣神作辨正今文

朱浮

光耀案後漢書朱浮傳字叔元沛國蕭人也上疏曰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建武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焦贲

焦贲之傳

鄭宏

樂恢

樂恢之傳

何融

光耀案太平御覽州郡部金州引後漢書曰鄭宏上書

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風俗通義山澤墟謹

案尚書舜生姚墟風俗通義主今文此文說也然則

宏治今文今存范書鄭弘傳無此文職官部太尉引鄭

宏爲臨淮太守白鹿隨車事又曰鄭宏字巨君爲太尉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作謝承後漢書人事部報恩引袁宏後漢書曰鄭宏字

巨君少事博士焦贲然則此文蓋據謝哀書范書作會

稽山陰人也又曰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贲又曰元和

元年代鄧彪爲太尉後漢紀章帝元和二年鄭宏事博

士焦贲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贲曰鄭生有卿

相才應此舉也從之又曰宏疾篤上書曰臣東野頑闇

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又和帝永元元年

尚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事博士焦贲贲

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專精不與掾吏交後贲有

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范書樂恢傳作事博

士焦永永贲未知孰是恢上疏諫曰伏念先帝聖德未

永早棄萬國又曰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正用洪範六極

字恢後拜騎都尉上書辭謝乃歸鄉里竇憲因是諷厲

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者數百人庶眾痛

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

節除子已爲郎中

梁統

梁統之傳

梁松

梁竦

梁竦之傳

梁嫺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梁商

光耀案後漢書梁統傳字仲宣安定烏氏人對尚書問

狀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

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

陵鄉侯用作庸士作爰中作衷皆今文史記夏本紀作

用兼用古文子松松傳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

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

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

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又曰子扈後目恭

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

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續漢書禮儀志建

武三十年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曰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注引東觀書曰羣臣奏言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蓋卽松等奏松弟疎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呂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吳

三冊

注引東觀記載其文曰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父史又言疎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閑居可自養志詩書足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又曰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上書自訟曰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又曰嫗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詔追封諡皇太后父疎爲褒親愍侯疎孫商傳字伯夏龔父雍封乘氏侯爲大將軍諡忠侯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用康誥惟民其康乂

後漢紀順帝永和四年大將軍梁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諭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商傳李賢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商蓋韓詩家尚書乃兼涉也

袁著

光耀案後漢書梁統立孫冀傳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說文系部絀下曰虞書丹朱字如此亦部募下引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說文主古文然則史記夏本紀漢書楚元王玄孫向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魏

三冊

上奏論衡遺告篇引毋若丹朱傲皆作朱今文也

楊終

光耀案後漢書楊終傳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上疏曰陛下聖明德被四表又曰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又與馬廖書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比屋可封用大傳今文家說史又曰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繫獄博士趙博校書

郎班固賈逵等曰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主書自頌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終蓋特精春秋兼涉尙書

鄭興

鄭興之傳

鄭眾

鄭泰

鄭渾

鄭泰鄭渾之傳

鄭袤

鄭袤之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平

三冊

鄭默

光耀案後漢書鄭興傳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李賢注大義下曰左氏義也史又言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適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說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迺徵爲大中大夫興上疏曰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卒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又曰宜畱柔刻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所謂洪範之法者正指洪範五行傳其禦之法也子眾傳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子安世亦傳家業家業指左氏傳三統歷言故不著錄周官天官太宰注鄭司農云三載考績地官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春官敘官注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女作秩宗司尊彝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下

源流

至

三冊

房此其行事見於經大祝注詁謂康詁盤庚之詁之屬也秋官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曰謀及庶人司厲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爲無道又曰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詩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者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莽治今文先鄭解此經正同莽引今文說鄭太傳詭辭對董卓曰股肱惟良晉書鄭袤傳字材叔

高祖眾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表仕魏光祿大夫封密陵伯晉進爵爲侯司空諡元子默傳字思立仕魏關內侯司徒府長史晉光祿勳嗣父爵密陵侯諡成對武帝曰明慎黜陟勸戒之由三國志魏書鄭渾傳字文公高祖父眾父興皆爲名儒渾兄泰渾遷將作大匠注引晉陽秋曰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苗侯文學宜非不通詩書者又引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守家業左氏傳蓋亦涉尚書渾等奏用今文廣被字見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史言泰卒渾將泰小子表避難淮南然則泰卒時表尚幼少宜兼受叔渾業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三册

范升

光耀案後漢書范升傳字辯卿代郡人也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光武徵拜議郎遷博士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又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升爲博士雖以他經其尚書宜亦今文

陳元

光耀案後漢書陳元傳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上疏曰事不稽古又上疏曰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歐陽歙今文經師元爲所辟宜治今文

陳寵

陳寵之傳

陳忠

光耀案後漢書陳寵傳字昭公沛國洨人也上疏曰數詔羣僚弘崇晏晏又曰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又奏曰建永年之功又曰寵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永元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子忠字伯始上疏曰臣聞洪範五行辭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劉殷子愷傳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殷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三册

施延

光耀案後漢書陳寵子忠傳拜有道高第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注引謝承書曰延字君子斬縣人也少爲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順帝徵拜太尉續漢書律恩志延光論歷一條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有曰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諸生受業太學者延所明五經中之尚書宜立學官之今文

況明圖識圖識皆主今文

霍謂

光耀案後漢書霍謂傳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謂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謂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不偏不黨其若是乎不偏不黨蓋今文封鄴都亭侯轉少府廷尉

爰延

光耀案後漢書爰延傳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桓帝時徵博士又徵太鴻臚上封事曰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漢博士皆治今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蓋

三册

曹充

曹充之傳

曹褒

光耀案後漢書曹褒傳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守岱宗定封禪禮又對顯宗問制禮樂云何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予帝善之拜充侍中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學章和元年正月勅褒作漢禮褒既受命迴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爲百五十篇爲目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後爲

河內太守充引尙書璇璣鈴凡緯書主今文充宜治今文褒所治五經宜亦今文

崔篆

崔駰

崔駰之傳

崔瑗

崔瑗之傳

崔寔

光耀案後漢書崔駰傳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祖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舉篆賢良不仕作慰志賦曰崢嶸思於至願兮騁六經之奧府又曰聖德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蓋

三册

湧目橫被兮黎庶惶惶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駰獻書誠實憲曰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注引尙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紉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兢兢業業駰爲長岑長中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畱游學遂明天官厯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遷濟北相子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政論曰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爲五原太守呂病微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服竟拜尙書古文苑崔駰司徒箴庶

續不怡大理箴蒯施作明崔瑗東觀箴麥秀之歌司隸校尉箴昔唐虞晏晏崔氏引用皆今文

崔烈

光耀案後漢書崔駰孫寔傳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拜太尉隸釋博陵太守孔彪碑無漏無黨遵王之素又曰君下車之初缺五教以博缺削四凶以勝殘乃缺三爰尙桓桓拊馬驅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又曰上帝非謀天秩未究又曰倬懿允元叙其玄秀又曰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又曰直裁惟清又曰伊尹之休格于皇天皆尙書文義無漏無黨無不作不古文也尙桓桓不作桓桓今文也蓋兼涉碑云是缺吏崔缺三王沛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等伏信好古敢詠顯缺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然則碑辭崔烈等謨故并碑陰增錄焉是碑借漏爲偏婁彥發字源二倦載此字云蓋借用

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孝故吏齊缺博陵安平崔恢字斤孫故吏東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息字伯桓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故吏白馬尉博陵齊智字子周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秀公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盾字敬節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

程祺字伯友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缺閭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孔君名彪歷郎中

博昌長京府丞缺尙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守下

邳相河東守以靈帝建寧四年卒趙氏云孔君自博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予觀漢人

顯碑固有用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

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

夏屋之傾相与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

李雲

光耀案後漢書李雲傳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再遷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白馬令上書曰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李賢注引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荀淑子爽傳對策陳便宜曰五隴咸備各以其敘矣李賢注隴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者是來備各以其序也觀爽傳注知雲傳注及今本史記者字後人以古文改史記主今文原作是困學紀聞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隴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是宋季史記本尙不誤爽作隴用今文訓詰字雲作氏用今文假借字漢人之常無足怪也古文作者則又師讀傳本不同續漢書

律歷志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作五者曰備陳
寵子忠傳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然則
爲尚書令正二年事忠乃今文家律歷志者字明誤
謝弼

光耀案後漢書謝弼傳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上封事
曰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曰書云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又曰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出爲
廣陵府丞去官歸家

周舉

周舉之傳

周舉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

源流

堯

三冊

光耀案後漢書周舉傳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
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
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後拜光祿大
夫對策曰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用尚書大傳今文
家說也又曰五品不訓責在司徒又詔問曰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曰
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
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皆用今文又對曰書
曰僭恆陽若皆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漢紀論衡言毒
篇今文家也皆作从日之陽知作陽今古文同或作陽
者乃異字陳本大傳改作陽以爲今文非也古文陽谷

從日不能概他處从日者皆古文猶方施今文作旁施
不能謂今文必改四方之方方策之方皆爲旁也皋陶
謨五刑五用哉今文作庸而上文自我五禮五庸哉釋
文馬本作五庸下文五用無釋文可見馬鄭王本同作
五用是上下文之閒而同義之字異用如此烏能以一
字概他處盡如此況後漢紀順帝漢安元年周舉對上
問曰書曰僭恆陽若正作從阜之陽固不能執此一字
定舉爲今文家子總字巨勝曰父任爲郎自免歸家又
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蔡邕集汝南周巨勝碑總
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舉父防治古文舉治古文無可
攷可攷者止今文故不附錄古文家周防後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

源流

堯

三冊

虞詡

左雄

光耀案後漢書左雄傳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尚書僕
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
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已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
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李賢注謨謀也卽尚書立政無
逸篇之類也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於人監人
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皋陶對禹責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又曰降及宣帝興於仄陋
又曰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又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

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協宣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雄既建言修太學又曰諸生試家法漢唯今文家法試士知雄治今文所稱貢士用尙書大傳今文家說也後漢紀順帝陽嘉元年作宣帝與於側陋側陋正今文傳作仄陋者范書誤從古文爲尙書令遷司隸校尉虞詡傳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詡年十二能通尙書爲司隸校尉遷尙書令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卒

三册

寇榮

光耀案後漢書寇恂曾孫榮傳桓帝時爲侍中自命上書曰如臣犯元惡大憝又曰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曰靈風旱曰弭災兵用尙書大傳湯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旦義上順帝尊號奏譏人

光耀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曰有司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晏晏正今文

顏校

閻祐

紀受

王簡

第匡

音廷

郭洪

翟福

光耀案祀三公山碑 缺初今拓本首元字雖缺然左半猶可辨四年常山

相隴蜀馮君到官承饑衰出後 缺惟三公御語山三條

別神迴在領蜀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偏雨四維遭離羌

寇蝗旱隔我民流道荒醺祠希罕 缺莫不行由是出來

和氣不臻乃來道叟本祖其原以三公惠廣其靈尤神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卒

三册

處幽道艱存出者難卜擇吉 缺治東就衡山起堂立壇

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靈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

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永保其季長史

魯國顏校五官掾閻祐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簡元氏

令第匡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

紀焉然則碑乃顏校等誤三條用禹貢古文家說後漢

書章帝紀建初五年春二月甲申詔曰今予小子徒慘

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

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章懷注

引尙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太平御覽天部雲引尙書大傳同興雲膚寸徧

兩四維正用尚書大傳今文家說蓋兼涉也工宋高乃刻石非與譌文故不著錄

尚敏

光耀案袁宏後漢紀殤帝延平元年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敍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空

三册

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閭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恆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涓也

申屠蟠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貞女下引杜預女記曰大女緱玉者陳留緱氏之女也夫之從母兄弟殺其父玉乃爲父報讎其殺已至親縛玉付吏獄竟當行刑有名士申屠子龍者緱同縣人也嘉其義勇奏記於縣有曰假

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追旌閭墓用大傳今文說後漢紀靈帝中和五年作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後漢書申屠蟠傳作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廬墓易問爲廬便失大傳本字史言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又曰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又曰中平五年復與爽荀爽立鄭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既博貫五經在太學又以博士徵皆治今文旁證

季宣

王象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三册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正直下引汝南先賢傳曰季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曰是恪勤衰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轉弼天子處諫議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嚴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思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斬愧曰是恪勤用無逸義日月之衣用益稷義洪水對揚皆尚書字責在三公正尚書大傳文義

鍾皓

光耀案後漢書鍾皓傳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

趙岐

光耀案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泰誓曰我武惟揚至于湯有光注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又曰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既曰今之尚書泰誓後得以充學則岐所治乃立學官之今文故盡心篇注引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作甫刑正文今文梁惠王篇注引書曰莽三百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三册

有六句亦今文說文禾部棋下引唐書曰棋三百有六句蓋古文作棋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至后來其蘇注此二篇乃尚書逸篇之文也滕文公篇有攸不爲不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萬章篇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欲常常而見之至以政接於有庠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良由不見真古文故輒以孟子釋書辭及雜說皆爲書辭藝文類聚草部上藍引後漢趙岐藍賦曰似麥秀之油油正

用尚書太傳萬章篇齊東野人之語也注引書曰平秩東作平不作辯便後人以古文改或兼涉後漢書趙岐傳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亂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岐少明經就拜爲太常岐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但望

郡戶曹史枳

光耀案華陽國志巴志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勲卹民隱請分郡上疏曰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廣被正今文上又敘郡戶曹史枳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寤明府運機布政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三册

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皇極亦尚書字太守既治今文其屬與言宜亦今文

楊太伯

楊太伯之傳

馬嚴

馬廖

馬嚴之傳

馬鱗

馬續

馬融

光耀案後漢書馬援傳扶風茂陵人也兄子嚴字威卿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拜將作大匠上封事曰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目明褒貶又曰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皆用尚書義先威後福正今文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順帝時遷度遼將軍史言寶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然則續融皆受父業史又言嚴肅宗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鯀爲郎令勸學省中鯀宜亦傳業李賢注嚴七子下曰謂固仇歆鯀融留續後漢紀章帝建初二年上欲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突

三册

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也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列國之綱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黜陟尚書字廖傳字敬平封順陽侯諡哀侯李固傳或希榮冀旨飛章虛誣固罪曰作威作福莫固之甚注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

魏朗

光耀案後漢書黨錮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還尚書出爲河內太守太平御覽仇讎下引會稽典錄作又詣太學受五經朗從卻仲信乃學春秋圖緯其

受五經在太學故不附錄卻巡之傳
岑旺

光耀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功曹參軍引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旺字公孝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貫太守成瑨請爲功曹范書黨錮傳岑旺南陽棘陽人也宗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受業太學宜治今文

何顒

袁紹

張邈

吳子卿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奎

二册

許子遠

伍瓊

光耀案後漢書黨錮傳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遊學洛陽又曰及陳蕃李膺之敗顒已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弘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爲求援救曰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英雄記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

友又曰伍瓊字德瑜汝南人尚書大傳文王胥附奔轅
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
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
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
至是非奔轅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
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文王有四
臣曰免虎口丘亦有四友曰禦侮然則願紹結為奔走
之友援救患難義取今文家說袁紹傳字本初汝南汝
陽人為太尉封鄴侯拜大將軍董卓傳卓雖行無道而
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玘侍中
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吏何顒等三國志魏書張邈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宋

三冊

傳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遷陳留太守

屈伯彥

屈伯彥之傳

郭泰

光耀案漢舉有道郭先生碑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遂
孝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又曰詩書是
敦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載林宗乃言於母欲就師問
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
成皋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
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又曰泰家有書五千
卷率多圖緯星歷之事後漢書郭太傳就成皋屈伯彥

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注引謝承書曰遊太學則師仇
季智以循吏仇覽傳攷之字季智一名香覽入太學時
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
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
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
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
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因與
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紀作
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在而言之明日
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然則所謂師仇季智者
特尊法其道行非更從受經故不著錄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宋

三冊

王景

光耀案後漢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通樂浪訃郡人也永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曰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
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又曰初景曰為
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眾書錯糅
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
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史言景少學易遂
廣闢眾書宜治尚書卒廬江太守帝賜禹貢圖宜今文
李巡

光耀案辭典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

死之稱爾雅邢昺等釋曰引李巡語同舜典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恆北嶽恆山也衡南嶽衡山也昭四年左傳正義同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曰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呂合其私文者廼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然則熹平石經之立發端于巡巡大有功于五經不止爾雅注也石經乃今文而其注爾雅不釋中嶽嵩山又從古文家說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主

三冊

巡蓋兼治今古文

何休

光耀案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譏善婢言何休注譏淺薄之貌既依今文為訓矣隱八年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較古文多還至嵩如初禮者今文家蓋作五嶽尚書大傳虞傳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

與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北十有二州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佻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襲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茶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主

三冊

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鄭玄注并論八音四會句下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句上曰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以公羊注及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攷之此正其說中嶽處也亦必鄭見當時今文有中嶽而大傳于此無其說故知有脫辭下文云此五嶽之事正結上五嶽說白虎通巡狩篇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為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圭

三冊

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此尤大傳有五嶽說之確證封禪書郊祀志用虞書此文五載一巡狩句上皆有中嶽嵩高也五字正從今文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論衡書虛篇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應劭王充皆兼治今古文故雜用古文段玉裁據此斷今文無中嶽未深考耳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劭公任城樊人也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再遷諫議大夫

服虔

光耀案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廟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詔注服虔曰詔敕王如尚書諸詔也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受業在太學則所

芻涉之尚書宜亦今文元和姓纂作伏虔敘伏生後傳毅

光耀案後漢書文苑傳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日月逾邁寶憲遷大將軍以毅爲司馬古文苑載毅仲山父鼎銘可以永年天之大律用今文泰誓文選傳武仲舞賦王曰臣聞歌以詠言不作永言蓋今文藝文類聚帝王部漢明帝引漢傳毅明帝誄曰明德愼罰職官部諸王引後漢傳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又曰對揚休嘉龍乃毅傳寫之誤

蘇順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圭

三冊

光耀案藝文類聚帝王部漢和帝引後漢蘇順和帝誄曰載藉之盛著于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又曰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又曰彌留不豫道揚末命萬國不作萬邦蓋今文後漢書文苑傳蘇順字季山京兆霸陵人也晚迺仕拜郎中

李尤

劉珍

劉駒駘

光耀案古文苑李尤孟津銘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魚入王舟用今文泰誓漏刻銘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七曜古文家說蓋兼涉李尤集

函谷關銘孟嘗離秦奔鷺東征夜造稽疑謫以鷄鳴說
文繁傳卜部卽下曰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臣
錯曰尚書曰明用稽疑今文借稽字蓋陸德明所謂穿
鑿本未可盡信後漢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
也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
漢記劉珍傳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永初中爲
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
文字永靈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
傳後轉衛尉東觀漢記肅宗孝章皇帝紀序曰書云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志

三冊

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
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
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
月之光史通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
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
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
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
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
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
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
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

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
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
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
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碑議
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
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
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
都楊彪頗好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
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誤漢記其
人雖多然則肅宗紀實出尤珍駒駘手密靜天下容于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志

三冊

小大用無逸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史記主今
文故魯世家引作密靖殷國中論主古文故天壽篇引
作嘉靖殷國序作密靜正今文辯章亦今文藝文類聚
人部言語引謝承後漢書曰劉駒駘除縱陽長以病免
產業部錢引後漢劉駒駘上書諫鑄錢事曰大禹之勤
勞周文之不暇

王逸

王逸之傳

王延壽

光耀案王逸楚辭離騷注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閭用尚書大傳今文說九章橘頌注暨與也尚

書曰讓于稷契暨皋繇王褒九思陶璜注執履清白居側陋也劉向九歎憂苦注言已欲舉士必先於叢林側陋之中使無怨恨又曰諺諺言貌尚書曰諺諺靖言言諷人諺諺承順於君不可告以忠直之意也逸自作九思怨上抱昭華兮寶璋注昭華玉名用尚書大傳又疾世諺諺兮噍噍諺諺及暨側皆今文天問到擊紂躬叔且不嘉注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且不嘉也又曰竝驅擊翼何以將之注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美

三冊

也一云前歌後舞如鳥噪呼皆用伏書泰誓屈平亦用伏書泰誓義益信伏書泰誓出衰周也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潛哲欽明又曰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後漢書文苑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爲侍中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趙壹

光耀案墨池篇趙壹非草書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又曰考績不課此字考績尚書字草書以考績不課而非之謂非功令所重也其習尚書必功令所立之今文可知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舉

郡計吏後十辟公府竝不就

禰衡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聖引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又曰六經混成洪式也又曰遂殂落夢寐後漢書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春秋繁露煖煖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白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後漢書李固傳或希梁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毛

三冊

冀旨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注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三國志魏書明帝紀青龍二年注引獻帝傳載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死引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通義劉向誤論衡氣壽篇堯

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任位之時必已成
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孟子萬章章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趙岐
注放勳堯名殂落死也說文肖部殂往死也从肖且聲
虞書曰勳乃殂殂古文殂从肖作然則作殂乃古文作
殂作殂乃今文中異字說文引無放落字漢書王莽傳
注師古曰虞書放勳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亦無落字或偶訛脫殺玉裁以為古文非也

韓說

光耀案後漢書方術傳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博通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上

源流

三

三册

五經尤善圖繪之學遷江夏太守說蓋與蔡邕同奏立

石經者

井丹

光耀案後漢書逸民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

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

梁鴻

光耀案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又

曰詠詩書彈琴日自娛

源流正辭第二上

古文尚書正辭

源流正辭第二下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姜肱

姜仲海

姜季江

姜肱之傳

劉操

光耀案後漢書姜肱傳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博通五
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召立繡聘
不就即拜大中大夫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
頌之太平御覽宗親部兄弟中引續漢書曰肱年長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一

四册

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妻兄弟相
戀不能相離以繼嗣立乃更往就室學皆通五經兼明

星緯緯書主今文

田羽

法真

法真之傳

范冉

光耀案後漢書逸民傳法真字高卿一作喬扶風郡人好
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
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
體兼四業注謂詩書禮樂也又曰必能唱清廟之歌致

來儀之鳳矣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注引三輔決錄注曰
貢少明五經號曰立德先生中平五年卒博通內外圖
典者兼治緯識之書今文家也

李休

光耀案蔡邕集立文先生李子材碑名休字子材南陽
宛人也既宗七經又精羣緯緯書主今文

王遠

尹軌

光耀案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
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識河洛之
要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二

四册

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識緯無不精微識緯主

今文

劉瑜

劉瑜之傳

劉琬

光耀案後漢書劉瑜傳字季節廣陵人也少好經學尤
善圖識天文歷算之術上書陳事曰及問東序金滕史
官之書爲侍中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
不行緯書主今文

尚書令忠

邊韶

馮光

陳晃

劉固

馮恂

宗誠

劉洪

就耽

蔡較

陳調

光耀案續漢書律曆志延光論曆一條安帝延光二年
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曰世宗攘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夷廊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
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曰通三統漢祖受
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
帝典太宗遵修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者曰
備注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又曰臣輒復重難衡與曰爲五紀論推步行度
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曰合春
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洪範五紀
論正今文家說漢安論曆一條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
郎邊韶上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曰易道
曰河圖帝覽嬉雜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

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關謬
又曰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
之明也文苑傳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曾晝日假
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
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
經事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謝出何典
記後爲陳相隸釋陳相邊韶老子銘曰延熹八年八月
甲子皇上尙惠弘道舍閔光大字神養性意在凌雲足
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又曰乃真
養壽獲五福之所致也正用說命序及洪範水經濟水
注邊韶爲河隄謁者王誨頌曰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四

四册

后稷躬稼詩列于雅熹平論曆一條靈帝熹平四年五
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
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
呂庚爲元者議郎蔡邕議曰爲光晃曆曰考靈曜二十
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
可考校曰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
誠能自依其述更造望儀曰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
有效於三光可曰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
問光晃但言圖識所言不服考靈曜書緯也論月食一
條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
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竝

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曰歲在己未當
食四月恂術曰三月官曆曰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
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
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曰後年正月到期如
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
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
曰爲三月近四月遠誠曰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
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曰四月史
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
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曰見爲正無遠近詔書
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五

四册

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侯劉洪右郎中陳調
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曰五千
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
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
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
誠術曰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
呂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呂其俱不食恂術
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曰相踰各引書
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又曰然協曆正紀欽若
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曰見食爲比今宜施
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呂審

術數呂順改易眈以說等奏聞紺上文所謂蒙公乘宗紺除待詔者又曰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己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革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識雖有文略其年數是呂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節之餘二十九呂效信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六

四册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呂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呂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呂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詭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遺漢歸鄉里尙書考靈曜書緯也主今文七曜又用古文家日月星義注引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領山陽太守又曰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

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蹟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平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

趙典

光耀案後漢書趙典傳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注引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襲封廚亭侯再遷長樂少府衛尉諡獻侯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蓋兼通緯識之書今文家也

王允

光耀案後漢紀獻帝初平三年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七

四册

平城門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李催殺允眾庶爲之流涕莫敢收故吏京兆趙敬葬允范書王允傳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尙書令如故封溫侯傳言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呂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用洪範先威後福正今文

臧洪

光耀案後漢紀獻帝興平二年臧洪答陳琳書曰使洪故君有羨里之厄又曰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又曰城陷紹素

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急欲因際會希冀非望輔翊字正用尚書大傳翊輔也蓋今文夙夜翊明有家訓後漢書臧洪傳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領青州刺史又無輔翊之急作無扶翼之意殊失本義今本大傳作牖里羣輔錄引大傳正作羨里知牖羨通用

唐扶

光耀案隸釋漢故成陽令唐君頌君諱扶字正南潁川鄆人也耽道好古敦書咏詩又曰咀嚼七經光和六年立碑又云優賢颺歷表蕭紉惡尊九德以綏民崇晏晏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八

四册

之惠康風移俗易莫不革心朝有公卓家有參鸞分邦之治優隆於君追惟堯德廣被之恩依陵毫廟造立授堂四逮童冠振衣多業著錄千人朝益莫習所衍閭閻尼父授魯曷已復加是碑處士閭葵斑等所立班子旗治尚書歐陽廉治小夏侯其文必所誤故用今文扶宜亦治今文

光耀又案隸釋學師宋恩等題名尚書掾呂

字三尚書

掾字四尚書掾字四尚書師張字二尚書師楊字三尚

書師司馬字四釋曰右學師宋恩等題名今在成都周

公禮殿門之西序蜀人謂之學師題名其稱師者二十

人史二人孝義掾業掾各一人易掾二人易師三人尚

書掾尚書師各三人詩掾四人春秋掾議掾文學孝掾文學掾各一人文學師四人從掾位及集曹法曹賊辭曹史又三十二人其漫滅不可辨者十三人漢永平中嘗為四姓小侯立學置五經師此則蜀郡諸生也當是郡守興崇學校者鑄石紀德諸生既刻姓名而諸曹史亦綴其末惜亡其碑不可考爾洪氏已惜其不可考今止附錄尚書掾尚書師一隸續載高昞石室中博士題字有曰以詩書蜀京師受業春秋其人蓋先治詩書後詣京師受春秋惜不得姓名

衡方

衡方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九

四册

朱登

光耀案隸釋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府君諱方字興祖家于平陸少目文塞敦龐允元長曰欽明耽詩悅書又曰建寧元年二月卒今拓本缺呂字及書字下半又曰翼紫宮夙夜惟寅禕隋左公有單襄穆其謨之風又曰能愷惠烈亮天功又曰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素絲羔羊碑末注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碑云於是海內門生故吏字三采嘉石樹靈碑鐫茂茂秘將來然則碑即門生朱登誤碑中用欽明文塞正今文就就亦今文

帝堯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靈帝熹平四年立帝堯碑曰五品用訓民
不佞忒

成陽靈臺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靈帝建寧五年造成陽靈臺碑其頌辭曰
廣彼之恩廣彼今文橫被之異文上文德彼四表正假
借彼作被漢書禮樂志平當言況於聖主廣被之資

史晨

史晨饗孔廟後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靈帝建寧二年立魯相史晨祀孔廟奏銘
曰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企生
倉際觸期稍度爲赤制故佗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十

四冊

脩之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又曰矧乃孔子
玄德煥炳光于上下後碑曰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
又曰考之六律八音克諧

孫叔敖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延熹三丰立楚相孫叔敖碑敬授民時又
曰欽翼天道五典興通尚書中候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欽翼皇象

王某

李元

張勤

黎景

馮經

趙中

毋俊

蒲勝

猶潭

光耀案隸釋中平五年立巴郡太守張納碑曰復辟太
尉舉高第拜侍御史廼謨彌諸密靖王室又曰乃訓五
品敷教左寬又曰故太尉掾王^{缺三}府丞李元掾史張
勤黎景馮經趙中毋俊蒲勝猶潭等庶慕奚斯^{缺二}之
義共論叙紀著休烈刊^{缺二}頌又碑陰曰益州從事岩
渠李元字次公止李元一人見碑陰王某張勤黎景馮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十一

四冊

經趙中毋俊蒲勝猶潭皆不見碑陰然則碑陰或紀出
錢人或增名冀不朽非與誤文之事者也李元獨見者
是碑之立或元主事耳

袁滂

袁弘

光耀案隸釋順帝永建六年立國三老袁良碑君諱良
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又曰君子優畋之寵於斯盛矣
優畋用今文優賢揚歷又曰於豎厥孫肅尉滿司徒掾
弘^缺適刊石佗銘

苑鎮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荊州從事苑鎮碑君肇建仁義之基始創

五福之衢韜律大杜綜舉陶甫侯之遺風

縣竹江堰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靈帝熹平五年立廣漢太守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漢世誠明廣被四表又曰三丰十月廣漢太守穎川長暨縣沈君諱缺字子琚縣令安定樊君諱缺以四丰三月到官視事到官之初移風字三蓋領太守縣令之移風急民事也非太守縣令自誤

卜肩

光耀案隸釋堂邑令費鳳碑惟熹平六丰歲俗亏大充无射之月堂邑令費昌寢疾卒鳥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故字三守卜肩追而誄之又曰黎儀痺傷泣涕連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豈愛我躬命不可贖黎儀蓋今文

嚴子脩

趙伯

光耀案隸釋元嘉元年造廣漢屬國都尉丁飭碑鄉人好事嚴子脩缺仲容趙伯字二發缺汝報缺等六十餘人回斯表勒以效倭彦其辭曰協和萬國明洞君惠不作萬邦蓋今文

嚴訢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和平元年立嚴訢碑顗實徂落壽不寬

弘又曰且於中獄玄照洞倉弘高顯中獄蓋今文家說

嚴舉

嚴舉之傳碑陰

光耀案隸續延熹七年都鄉里孝子嚴舉碑頌曰開四炎翟隆恭徂德配神廣波明察化及黔首施涿潤開九慈順博愛九族和陸事繼若真行爲表式殊性羈異開三克諸開勲無禮不開勒石不後後生惟則九族和陸及克諸皆尙書文廣波明察廣彼用今文橫被之假借也與成陽靈臺碑辭曰廣彼之恩又曰德彼四表正同其弟子必傳今文故并碑陰錄焉

嚴舉碑陰

丞廣漢屬國王杜字文柜

右尉健爲南安周位字惠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都鄉有秩安漢趙宣字茂達

鹽官有秩安漢任字立中

向主吏諱旻字孝聖

趙主吏諱齊字伯盛

楊主吏諱衛字顯宗

楊督郡諱鎮字敬寶

文主吏諱湯字稚倉

楊侯諱龐字志高

楊主吏諱時字升臺

趙掾諱護字季文

弟子趙胡字彥相

弟子楊詡字開二

弟子楊渠字開道

弟子楊習字開耕

弟子楊序字孟直

弟子文詩字憲伯

弟子屈壽字伯珍

弟子止蘭字漢王

弟子字二字升開

弟子楊辟字彥玉

弟子杜雲字闕聲 弟子正高字仲楚

弟子楊汎字闕賢 弟子襄闕字昇長

弟子正鳳字闕鸞 弟子正闕字高

弟子楊頌字闕仲 弟子楊顏字闕淵

弟子楊羽字闕二 弟子文安字闕二

弟子楊就字闕二 弟子楊闕字闕二

弟子闕熹字闕四 高敬闕賢梁宿寐不忘

故筆闕字闕四 字興達

右嚴舉碑陰贈此者初無主名因見其間有都鄉有

秩姓字而嚴孝子碑中臨江丞名杜合二碑則短長

闊狹相若橫有裂文亦相等始知是嚴舉碑陰丞尉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古 四册

之次都鄉鹽官二有秩次則主吏督郵八人書云向

主吏諱某字某楊督郵諱某字某鼎其姓於吏職之

上而以諱挈其名漢碑它無此式者下兩橫弟子二

十三人末有華容丞名字主吏督郵弟子不書鄉邑

皆臨江人也臨江在漢屬巴郡

冀州從事郭君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光和三立冀州從事郭君碑而溫恭悉

烝不進又曰忠以事君性自天然斷斷休闕遵之於鄉

其譽日章又曰當登大階爲國哲謀又曰悼君短折斷

斷休蓋用秦誓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說文斤部

斷下重文闕古文斷又引周書曰詔詔猗無它技此作

斷斷蓋今文

田勝

光耀案隸續熹平六年造斥彰長田君斷碑佐職百里

兼領三城安惠勅儀碑云上闕平二季秋七月寢疾不

豫朝失爪耳家實絃寢邇尔上闕古樂道不幸早終不

白勝字升臺少爲縣功曹郡曹上闕盈甚改留於屯乃

刊勒金石已旌明施洪适擇曰名勝字升臺者其次子

也不幸早終者其冢子也然則碑乃次子誤移儀蓋黎

獻之今文

馮巡

樊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主 四册

丞敬

蓋高

范遷

申屠熊

樊淋

吳宜

吳黑

光耀案隸釋光 and 四年立三公山碑觸石缺雲不崇而

雨又曰興雲致雨用尚書大傳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

瑋字子義瑋缺要缺二陵側陋出茂幽谷遷于喬木得

在中州尸素食祿側陋今文也又曰舉將南陽冠軍君

姓馮諱巡字季祖缺修六經之要碑文厚自謙損宜碑
自誤舉將馮巡既云修六經之要治尚書可知也無極
山碑光和四年缺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大常臣耽丞
敏頓首上尚書謹案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詣
字三為元氏三公神缺一本初元丰二月癸酉光和二
丰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皆祠具去丰五月常
山相巡遣吏王勲三缺弘褒詣三公山請雨山神即使
高傳言令勲褒歸缺雨可得三公山即與龍靈山無極
山共與雲交雨國相巡元氏令王翊各白芊塞神山復
使高與遷及縣吏和卞令俱詣大常為無極山神崇瀝
食比三公山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缺覈洪适釋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六

四册

覈即覈字謂移常山相使覈虛實興雲交雨之言乃蓋
高等奏記太常耽等耽等又上尚書奏天子也碑云昔
左礼英國有名山能昇材用興雲出雨為民來福除央
則祀元氏縣有先肯三公對龍靈山已得法食而獨未
光和四年二月听子大男蓋高上黨范遷奏記大常大
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咨之前志缺問耆僂僂曰為
寔神且明每國縣水旱及民疾病禱祈輒應皆有報又
有終南之敦物与岱崇之松及楊蔬之槎缺祿蕩為村
用於豎乎出官民於豎乎給左禮秩祀有功必報今豈
無極山應瀝食誠其宜耳豎豎言大常奏可其丰八月
丁丑詔書聽其九月更造神廟恢拓祠宮置吏犧牲册

制月醮昔祠禮与三山同乃立碑銘瀝嶺山之神為其
辭曰嶽嶽無極厥體巍巍缺萬常缺梯浚谷千
刃窮窳凸隈琳林苾苾倉氣蔚伊缺碑礪礙魄缺楷淮
遙望儼然即就有威觸石膚寸興雲祁祁興雲交雨又
曰觸石膚寸興雲祁祁皆用尚書大傳今文家說也洪
适釋曰碑云有終南之敦物岱宗之松楊越之篠簜蓋
以敦物為終南所產与松篠同科今經史多作惇物注
云山之名也今攷史記夏本紀終南敦物至于鳥鼠集
解鄭立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漢書
地理志右扶風武功下班固自注太壹山古文以為終
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然則此解敦物疑今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七

四册

文家異義碑末題名常山相南陽尉軍馮巡字季祖長
史穎川缺申屠缺字缺元氏令京兆新豐王翊字元
輔丞河內缺左尉上郡白土缺字缺祠祀缺
賢廉香缺掾和缺祠仁德掾樊淋史吳宜小吏吳黑
光缺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缺石師缺造皆躬與立碑
銘德之人也元氏令京兆新豐王翊元輔見劉寬碑陰
門生名翊既歐陽家弟子則此與立碑銘德者宜皆今
文家祠祀掾賢廉香上下文缺無可攷不敢定幾人名
氏故不著錄題名申屠下缺一字白石神君碑末題名
作長史穎川申屠熊宜即此人大常耽即續漢志就耽
祝睦

王堂

光耀案隸釋漢故山陽太守祝君之碑君諱睦字元德濟陰己氏人也潛心耽學該通七典延熹七年八月卒又曰喉舌納言又曰齊和五品崇化以寬昭通塞違不訓其仁分用今文五品不訓義祝睦後碑君耐堪人學隋韓詩嚴氏春秋七典並立缺綜百家又曰三載孝績又曰領二郡曜重光皆尚書文碑首曰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禮自昔在前列莫不紀名於典缺六者故孔子曰民人登祝上天歆焉用永其世而豐其丰奈屬欽熙孰不咨賢代伯頌後漢書王堂傳字敬伯廣漢鄭人也永建中遷汝南太守或同姓名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太 四册

或即其人不可攷也

孟郁脩堯廟碑誤人

孟郁

光耀案隸釋威宗永康元年立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又曰股肱賢良又曰不謀同辭不謀同辭今文泰誓語誤人治今文郁宜亦治今文

西嶽華山廟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威宗延熹八年立西嶽華山廟碑曰是以唐虞疇咨四嶽又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作柴不作

肅蓋今文

魯峻

魯峻之傳

魯敬

光耀案隸釋靈帝熹平二年立司隸校尉魯峻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又曰息敬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薪弗何悲蔡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頓企有紀能不唏簷刊石叙哀然則碑文其子誤碑言君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槩學為儼宗行爲士表詩春秋外宜涉尚書故其子得引尚書魯詩顏氏春秋今文也涉尚書宜亦今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无

四册

雲中太守曹

較珍

曹穌

光耀案隸釋光和四年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於是故吏茂才雲中太守漢陽缺曹從事缺威較珍等不遠萬里斷制複裳感恩奔哀乃與門生平原曹穌等缺山缺石碑文蓋故吏門生誤又曰沮落不台舜禹二書缺李謙

光耀案隸釋大尉劉寬碑遂授大尉悉謨百揆四門之職又曰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伯大尉每執旌桓成則三讓又曰於是故吏李謙等有感殷魯述德

之頌已為洪麟休蒯宜著霖寤故雜論倏行紀其大略
鐫石立碑然則此碑故吏立後碑則門生郭異等譔寬
歐陽經師故吏宜治今文

葛照

光耀案水經睢水注高陽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
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邁茂美於絕代命
縣人葛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輟洗分餐諮謀
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
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
矣海岱牧野尚書字不作毋野蓋今文

張昶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子

四册

光耀案古文苑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白魚入舟姬
武建業又曰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又曰
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
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作巡狩至五岳蓋今文水經
渭水注華山下有漢魏文帝二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
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熲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
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

張道陵

光耀案葛洪神仙傳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
博通五經三國志魏書張魯傳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
山中蓋卽道陵

王烈

光耀案神仙傳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少時本太學
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效博
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
戲采藥

公孫睦

光耀案北堂書鈔藝文部寫書篇引謝承後漢書公孫
睦傳云睦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劉德

光耀案漢書班固敘傳漢書敘西土宅心注劉德曰宅
居也西方人皆居心于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眾宅心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主

四册

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
也顏師古漢書敘例劉德北海人

龐德公

光耀案襄陽耆舊記龐德公襄陽人答劉表曰昔堯舜
舉海內授其臣而無所執愛委其子於草莽而無矜色
丹朱商君至愚下得全首領以沒不作丹絳蓋今文

劉豹

向舉

張裔

黃權

殷純

趙祚

楊洪

張爽

尹默

譙周

麋竺

諸葛亮

賴恭

王謀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建安二十五年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立且來孝經銅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從璿璣下來應之用舜典在璿璣玉衡義又曰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讖緯讖緯皆主今文又曰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

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曰昔周

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

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

烏魚用今文泰誓許靖傳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先主為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司徒張裔傳字君嗣

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

府長史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少與健為楊恭友善

史言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公羊中用尚書正今文

黃權傳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先主以權為

鎮北將軍降魏封育陽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諡景

侯楊洪傳字季休健為武陽人也建興元年賜爵關內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史言洪少不好學問或略涉尚書麋竺傳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楊戲傳著季漢輔臣贊注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

楊戲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楊戲傳字文然健為武陽人也為

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贊曰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

鳴條也贊黃漢升曰立功立事孟津翔師皆用今文泰

誓

李伏	劉廙	辛毗	劉晔	桓階	陳矯	王恚	董遇	許芝	傅異	傅嘏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孟	四冊
衛臻	蘇林	董巴	司馬懿	羊祜	武周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引獻帝傳載 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今洪澤被四表 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 表中有曰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引詩邦作國避漢高 祖諱今文也其引書宜亦今文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								

<p> <small> 陸尙書令桓階尙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恚董 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 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而者也故堯稱祿敷在躬 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 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識是天 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 也又曰臣妾遠近莫不覺藻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 漢見識緯於魏王曰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 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 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効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體 泉奇獸神物眾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 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凰翔洛出書湯 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 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 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識之期運揆河洛之 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又曰於是侍中辛毗劉晔 散騎常侍傅異衛臻尙書令桓階尙書陳矯陳群給事 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 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赤鳥不作赤鴈廣被不作光被 鳬藻即鼓躁皆今文仄微字洪範字涉古文督軍御史 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 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 </small> </p>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孟											
四冊											

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祿敷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非有若今日之盛亦用廣被字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又曰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又曰運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凡識緯皆主今文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古今之事未足以喻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美

四册

戊於是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白魚躍舟既今文泰誓語大麓又用古文大錄萬機義亦鄭注大傳以古文說說今文之事也劉廙傳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穎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文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注引廙別傳載廙道路爲賤謝劉表曰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辛毗傳字佐治穎川陽翟人也封穎鄉侯爲衛尉諡肅侯劉晔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卅年十三殺父晉侍者拜謝曰父母顧命

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進爵東亭侯爲大鴻臚諡景侯桓階傳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封安樂鄉侯拜太常諡貞侯陳矯傳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進爵東鄉侯遷司徒諡貞侯王朗子肅傳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引魏略曰遇字季直劉表傳越嵩及東曹掾傳與等說琮歸太祖注引傳子曰翼字公悌瓊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又曰翼弟子叡別有傳傳叡傳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封陽鄉侯贈太常諡元侯叡難劉劭考課法曰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三

四册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藝文類聚符命部符命引魏傳遐皇初頌云昔災肆赦盪滌瑕穢后妃部后妃引魏傳叡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媽汭夏后創業啟作塗山又曰陛下欽若天秩退乃叡傳寫之誤衛臻傳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徙司徒進爵長垣侯追贈太尉諡敬侯答蔣濟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聞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劉劭傳散騎常侍陳留蘇林注引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閒危疑林皆釋之臧霸傳霸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

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胡質傳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率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隙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注引庾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

棧潛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后妃傳中郎棧潛上疏曰英娥降嫡高堂隆傳任城棧潛上疏曰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宜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无

四册

崇晏晏與民休息又曰克明俊德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注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晏晏今文也段玉裁謂克明俊德為古文非也尚書大傳亦作俊蓋今古文同史記作馴禮記作峻異文也

陶丘一

孟觀

孫邑

王基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邑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優賢揚

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此四人者未知誰實草奏姑并著錄基親為鄭玄弟子傳古文者或兼傳今文

孫資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劉放傳太原孫資注引資別傳曰資字彥龍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又曰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封中都侯轉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資講業太學方漢季古文尚書未立學官宜治今文

韋誕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荀顗黃休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无

四册

復與庾亮薦胡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納言舜典文附下罔上今文泰誓文今古文皆有劉劭傳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引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藝文類聚后妃部后妃引魏韋誕皇后親桑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

樂文博

樂文博之傳

寒貧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注引魏略載寒貧者本名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

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內事乃河洛識緯之學今文家也

糜元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上魏糜元議許由曰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隱逸下引魏糜元弔夷齊曰故堯德終于虞舜隋書經籍志魏散騎常侍糜元集五卷不作丹絺蓋今文

張茂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略曰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陛下不兢兢業業茂字彥林沛人兢兢不作於於蓋今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三

四册

應瑒

應璩

應璩之傳

應貞

應詹

光耀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扶寸肴修味踰方丈李善注引尙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越裳重譯充我皇家注引尙書大傳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澁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轉相曉也又曰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不作息正今文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汝南應瑒字德璉

五官將文學瑒弟璩官至侍中注引文章敘錄曰璩字

休璉追贈衛尉應瑒集西狩賦暨聲教於海隅初學記

禮部下饗譙引漢應瑒詩嘉會被四方應璩集與武帝

薦賁琳牋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晉書文苑傳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仕魏撫軍

大將軍參軍晉散騎常侍應詹傳字思遠魏侍中璩之

孫也觀陽縣侯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烈與陶侃

書曰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又薦韋泓於元帝曰四門

開闢英彥鳧藻鳧藻伏書泰誓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

錄曰應貞弟秀秀子詹亦見貞傳詹學未知所受附錄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三

四册

貞後

李康

光耀案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李善注引尙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惻誠也又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

吳質

光耀案文選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漢書王莽傳莽復下書曰乃壬午舖時有列風雷雨

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升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以爲言也不知伏念一旬亦用呂刑義葬書多從今文此作伏不作服與葬引同明今文白孔六帖綴獄白引要囚伏念五六日至子旬時唐時漢熹平石經猶多存者故白居易得引今文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注引魏略曰質字季重質別傳諡威侯

潘勗

潘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重

四册

潘勗之傳

潘滿

潘滿之傳

潘尼

潘泊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衛覬傳尚書左丞河南潘勗注引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遷東海相未發雷拜尚書左丞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公爲魏公曰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重

四册

大苑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作旁不作方蓋今文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後漢書劉愷傳愷諱曰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莽愷皆今文家是宣美風俗亦今文義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人見其表莫測其裏李善注引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西征賦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用今文泰誓畢力賞罰又曰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邑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李善注引尚書大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止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皆用今文家說晉書潘岳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給事黃門侍郎作藉田賦曰欽哉欽哉惟穀之恤潘岳集河陽庭前安石榴賦豈伊人陋世祖武帝誄胄子入學楊荊州誄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舉呂稱係于張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岳蓋生魏正始八年從子尼傳字正叔封安昌公太常卿永嘉中卒年六十餘爲乘輿箴曰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兢兢不作矜矜蓋今文潘尼集釋奠頌萃萃胄子祁祁學生作恤作仄作呂作胄皆古文蓋兼涉三國志魏書衛覬傳引文章志曰潘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從父岳尼從子滔字

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

楊阜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楊阜傳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少府關內侯上疏曰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又曰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作萬國蓋今文又上疏曰昔武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赤鳥白魚用今文泰誓又上疏曰桀作琤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傾宮鹿臺用尙書大傳又曰君作元首臣爲股肱亦大傳文

賈岱宗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孟

四册

光耀案初學記獸部狗引魏賈岱宗大狗賦帝曰疇咨進在朔易越彼西旅大大是獲又曰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進在朔易正今文便在朔易辯在朔易之異文張揖

光耀案張揖廣雅釋詁仄陋編僮迫隘窄隘也仄陋古文釋訓譏謔善也譏謔今文釋詁晉葵乃用左傳不用書序西旅之旅葵者蓋古文家訓葵爲豪也上廣雅表曰博士臣揖言魏書江式傳上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又曰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顏師古漢書敘例云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太和明帝年號是時古文已立博

士揖蓋兼治今古文

何晏

光耀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可以永年又曰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說文糸部繪下曰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益稷釋文會胡對反馬鄭作繪說文主古文馬鄭皆傳古文者是古文作繪此賦及尙書大傳作績蓋今文

何曾

程咸

光耀案晉書刑法志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上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

古文尙書正辭卷下

源流

孟

四册

帝姻通表魏帝以勾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不作呂刑蓋今文何曾傳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仕魏至司徒封朗陵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至太宰侍中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帝不從策諡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

名於世

魏大饗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魏大饗碑士有拊諫之驩民懷惠康之德拊諫今文泰誓語

魏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魏黃初立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曰庶績咸喜又曰彞攸又曰剛克文選揚雄劇秦美新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雄時漆書未出素魚正用伏書泰誓文又曰劊作穆穆明且不寐又曰方甫刑作劊作甫皆今文也又曰百工伊凝庶績咸喜李善注喜與古熙字通然則與此作喜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美

四册

者宜皆今文

孫權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赤烏元年詔曰開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赤烏改元蓋合今文泰誓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及蔣欽曰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

孫登

顧譚

陳表

光耀案三國志吳主五子傳孫登字子高謹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太平御覽人事部禮賢引環濟吳記亦作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誦講詩書此詩書雖泛言羣經然既取此二經爲言此二經自在內若孫和傳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是儀傳令教諸公子書學不知指何經故不著錄顧雍孫譚傳字子默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尙書事雍傳吳郡吳人也登傳表爲翼正都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走

四册

諸葛瑾

別駕

諸葛瑾之傳

諸葛恪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諸葛瑾傳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封宛陵侯拜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子恪諸葛恪傳字元遜瑾長子也封陽都侯拜太傅世說新語排調篇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與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張昭

張昭之傳

張休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張昭傳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眾書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拜輔吳將軍封婁侯諡文侯後漢紀獻帝建安四年張昭爲孫策書諫術曰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建康志溧陽侯陶謙墓在溧陽考證云後漢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彙

四册

獻帝興平元年溧陽侯陶謙卒且葬張昭哀之其辭曰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堂構及降年不永皆尙書文昭蓋兼涉尙書傳又曰少子休襲爵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遷揚武將軍登傳亦曰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命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又曰入侍講詩書蓋不止授登漢書吳主旣治今文故凡侍講太子者皆著錄今文家

駱統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駱統傳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偏將軍新陽亭侯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

制威福爲尊貴用洪範先威後福正今文又用萬機字胡綜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胡綜傳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封鄉侯拜偏將軍權作黃龍大牙命綜作賦曰高辛居共舜征有苗敝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又曰在昔周室赤烏銜書史言綜與孫權共讀書故牧野赤烏皆用今文

賀邵

賀邵之傳

賀循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賀邵傳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遷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下

源流

彙

四册

中書令領太子太傅上疏曰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又曰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鑊之異又曰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持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又曰旌敍俊乂注邵子循字彥先晉書荀勗子組傳元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賀循曰遷訓五品實允眾望引洪範文先威後福及訓五品皆今文賀循傳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來本郡封鄉侯固讓不受贈司空諡穆史言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

華覈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華覈傳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封

徐陵亭侯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殿上疏辭讓略答曰
以卿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陸凱
弟盾傳華覈表薦盾曰惠風橫被化感人神又曰宜在
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又曰天工畢修庶
績咸熙矣作橫被今文作咸熙古文蓋兼涉尚書大傳
洪範五行傳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
咎覈鄭玄注容當爲睿鄭蓋以古文解今文沈約宋書
五行志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株石碑碰動吳城兩門飛落按
華覈對役繁賦重區督不叙之罰也作叙蓋用大傳鄭
注義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罕

四冊

司馬彪

光耀案說文玉部琰下引虞書曰琰火粉米荷部粉下
曰衮衣山龍華蟲粉畫米也從荷分聲衛宏說說文主
古文宏亦古文家困學紀聞古文尚書及說文琰火粉
辭補敝又曰希冕謂粉辭補敝皆從荷同謂之希冕此
古文琰從玉粉辭從荷之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曰五采章
施于五色作服蓋今文段玉裁不知鄭止箋毛詩注禮
記多用古文注周易儀禮周禮論語孝經多用今文見
周禮春官司服注引書曰予欲觀古文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爲鄭傳古

文此必據古文遂謂彪引與鄭同者爲古文說文引者
別爲壁中尚書此猶學者見說文自敘曰其假易孟氏
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不知說文實兼併京氏易今
文尚書三家詩公羊春秋遂發異議由讀書不通耳
玉裁爲尚書誤異此種大例弗之知何也太平御覽職
官部祕書部引虞預晉書曰司馬彪少篤學不倦太始
中爲祕書郎後轉爲丞釋文司馬彪字紹統河內人晉
祕書監又說文繫傳引虞書作從荷之粉玉裁本誤粉
陳壽祺輯尚書大傳作從艸水之藻盧見曾本誤琰引
鄭注曰玄或疑馬華蟲五色之蟲琰水草蒼色既云水
草自宜從艸此注琰字亦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下

源流

罕

四冊

左思

左貴嬪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管寧傳太僕陶正一等薦寧曰優
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引今文曰優賢揚歷謂揚
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晉書儒林
傳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齊王囧命爲記室不就
文選左太冲吳都賦都輦殷而四奧來暨魏都賦覽麥
秀與黍離四奧不作四奧四奧麥秀本尚書大傳皆今
文也蜀都賦丹沙赭熾出其坂魏都賦有虞作繪不作
埴作熾不作績作繪則又古文蓋兼涉也后妃傳左貴
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

聞而納之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聞習於文
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藝文類聚后
妃部引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曰奉嬪於嬌光有此虞
劉逵

光耀案晉書儒林左思傳作三都賦陳雷衛瓘又爲思
賦作略解序曰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
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文選
左太冲蜀都賦劉淵林注引尙書禹貢曰厥土赤埴李
善又引鄭玄尙書注曰熾赤也釋文埴鄭作載徐鄭王
皆讀曰熾鄭王皆注古文旣皆讀作熾然則作埴者今
文故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用禹貢皆作埴從今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四册

也又吳都賦注引尙書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
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達蓋兼治今古文

張華

光耀案晉書樂志張華宗親會歌笏施協族姻不作方
施蓋今文張華傳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仕魏至中書
郎晉司空壯武公史言當時詔詰皆所草定然則荀顗
傳武帝詔曰思訓五品以康四海魏舒傳武帝詔曰敷
宏五教惠訓播流不作遜作訓今文也宜華代言張華
集武帝哀策文搜揚仄陋食舉東西廂樂詩四輿同風
作仄作輿皆古文蓋兼涉也張華博物志地引考靈耀
曰地有四遊考靈耀尙書緯也緯書皆從今文

劉儉

趙寅

劉彌

孫勃

光耀案晉書羊祜傳參佐劉儉一作趙寅劉彌孫勃等
賡詣杜預曰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

李膺

光耀案晉書李膺傳字宣伯遼東襄人也仕魏爲河南
尹廣陸伯晉進爵爲侯至司徒謚成膺奏以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
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四册

向秀

光耀案晉書向秀傳秀作思舊賦曰歎秀離之愍周兮
悲麥秀於殷墟用尙書大傳秀蓋兼涉今古文

劉劭

皇甫謐

皇甫謐之傳

摯虞

光耀案晉書摯虞傳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
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仕至太常卿
上太康頌以美晉德曰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
弗及王靈作放作暨正今文太平御覽文部詩引摯虞

文章流別論曰詩言志歌詠言又曰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聲成爲節以聲成爲節正依詠字爲義不從古文作永訓長也禮志尙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禘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又曰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書禮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大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四册

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安帝時立六宗正從歐陽家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劉劭議主陰陽六氣于歐陽義爲近虞取劭說蓋亦從今文家然則虞雖從謚學固未受其真古文故虞集存于今者無真古文語劉劭正始中執經講學蓋兼涉今古文

阮种

光耀案晉書阮种傳字德猷陳畱尉氏人平原相對策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正用洪範五行傳史言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

康魏時已卒然則种亦魏晉間人

劉毅

劉毅之傳

劉暉

光耀案晉書劉毅傳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仕魏至主簿晉光祿大夫贈儀同三司上疏曰有司考績以明黜陟又曰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子暉傳字長升司隸校尉加侍中其後武庫火尙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眾人解釋乃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四册

止

吾彥

光耀案晉書吾彥傳字士則吳郡吳人也仕吳建平太守吳亡歸降至大長秋武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華譚

光耀案晉書華譚傳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尙書事父譚吳黃門郎封都亭侯贈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胡晉太康中譚至洛陽對策曰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戾制律建興初爲丞相軍諮祭酒上賤求退曰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然則譚生

當三國時

劉琨

光耀案晉書劉琨傳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與石崇陸機陸雲等爲賈謐二十四友爲太尉封廣武侯謐愍劉琨集勸進元帝表海隅漸惠朔南暨聲

臣瓚

光耀案漢書溝洫志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注臣瓚曰爲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楚元王後劉歆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異

四册

知本有百篇也裴駰史記集解序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索隱按卽傳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卽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尙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水經注又引爲薛瓚迎河不作逆河蓋今文瓚注不釋異字蓋亦知爲今文尙書唯有二十八篇尤今文家說

盧无忌

光耀案晉太康十年立齊太公呂望表於是大公之裔

孫范陽盧无忌自大子洗馬來爲汲令殷谿之下舊有

壇場缺今墮廢荒而不沿乃咨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

爲大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缺之典祀所宜不替且與

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缺名計偕缺二

勒缺以章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辭曰於鑠我

祖時惟大公當殷之末缺德玄通上帝有命以錫周邦

公及文王二夢惟同上帝缺命若時登庸遂作心膂寅

亮天工能興雲雨用尙書大傳今文家說也

王嬰

光耀案虞世南北堂書鈔設官部司徒引古今通語云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聖

四册

訓五品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訓不作遜蓋今文隋書經籍志子部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敘此在孫毓成敗志下蔡洪化清經及晉丞相從事中郎王長元通經上孫毓釋文敘錄作晉豫州刺史隋志經部作晉長沙太守題官偶異要爲晉人世說新語言語注引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辨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今晉書文苑王沈傳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然則洪吳季人王長文傳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此疑文字之誤然則長文亦西晉人嬰既敘在蔡王上宜亦當吳末亡時今文尙書永嘉之亂亡

嬰及引今文宜爲西晉人

左慈

左慈之傳

葛玄

鄭隱

鄭隱之傳

黃章

魯生

葛洪

光耀案晉書葛洪傳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契

四册

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遷伏波將軍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洪作抱朴子其遐覽篇曰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尙書敘授不絕又曰弟子五十餘人惟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又曰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常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爾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郵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喻蔽篇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

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魯生宜亦隱門人吳失篇抱

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葦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之晏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淬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又曰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左元放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火寢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於宇內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契

四册

重譯接武貢楮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謠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葛洪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慈又見後漢書方術傳然則左鄭雖皆學道術正以經教授神仙傳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又曰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葛玄蓋亦門人之兼傳道術者也抱朴子嘉遁篇愍此黎民亦可比屋而封用大傳今文家說又曰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公旦走南楚古文家異說也金滕不作葬周公解古文家說也良規篇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

用刑篇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吳失篇鄭君言以威福代稼穡廣譬篇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先威後福正今文又曰昔周用肉刑則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畢力賞罰用今文泰誓審舉篇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尙博篇文行篇雲雨生於膚寸皆用大傳安貧篇象恭滔天猾夏放命廣譬篇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象恭乃象龔之今文象共之異文放命乃方命之今文牧野乃姆野之今文逸民篇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君道篇揚仄陋以伸沈抑用刑篇書有哀矜折獄詰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辛

四册

鮑篇明揚仄陋而元愷畢舉獻不作儀仄不作側折不作制皆古文名實篇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行品篇步七曜之盈縮七曜亦古文家七政說吳主權治今文故隱受授皆今文洪生晉時古文久立博士故兼治古文抱朴子但言鄭隱師左元放不言師葛玄以洪謨神仙傳旁證之隱與玄實同門生或晉書傳聞之誤鮑玄史明言傳內學故不著錄

孔臧

高彪

馬日磾

盧植

高誘

東里先生

周磐

張衡

應劭

王符

仲長統

邊讓

劉熊

李邵

解敞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壬

四册

周峴

秦宓

魏文帝

陳思王植

蔣濟

傅玄

杜預

孟康

陳琳

劉楨

桓範

李登

魏受禪表誤人

士燮

韋昭

晉武帝

裴頠

夏侯湛

張載

張協

光耀案攷見古文源流

源流正辭第二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下

源流

五

古文尚書正辭

四册

源流正辭第三

江夏吳光耀誤

古文尚書正辭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之傳

孔印

都尉朝

孔印之傳

孔驩

孔衍

孔驩之傳

孔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一

五册

都尉朝之傳

庸譚

庸譚之傳

胡常

胡常之傳

徐敖

徐敖之傳

王璜

塗惲

塗惲之傳

桑欽

賈徵

光耀案史記儒林傳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孔子世家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後漢書儒林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則印驩宜傳古文孔叢子敘世武子子國生印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不言傳古文第取特善者爲言省文也世敘又曰仲驩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丹史丹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二

五册

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歆欲立古文爲丹等所距塞故立以清論議貶之此立傳古文之確證也家語王肅敘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又曰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任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

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

書辯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詔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讀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愆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漢書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曰明毅梁春秋
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爲右扶風掾
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
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後漢
書儒林傳庸生作庸譚漢書翟方進傳時胡常爲青州
刺史儒林傳又曰琅邪王璜平仲溝洫志大司空掾王
璜言河入勃海廣韻十一模塗下引風俗通云漢諫議
大夫塗暉蓋其姓氏篇今佚釋文桑欽作乘欽

孔臧

孔臧之傳

孔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四

五冊

光耀案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臧鮒子彥之子歷位
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本傳世
承家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難以妖妄難以訓房弟侍
中安國受詔續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
編摩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
其禮賜如三公焉蓋本孔叢子敘書卽後增之連叢子
臧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意又曰堯典
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維有舜典今果如所
論丁晏引孔叢子此文曰孔叢一書朱子極席其僞又

謂禮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又曰孔叢又載孔大夫謂
季曰先古文臨淮傳義不在科策之內世人故莫識也
蓋作僞者自度古文書傳突出魏晉之間後人必將以
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託爲漢世祕藏世人莫識彌縫
愈工而破綻愈露矣朱子未審讀史漢不知臧以通侯
爲太常禮賜如三公旣不足異又不知通鑑本漢書孔
光傳載孔霸不爲宰相禮賜如三公別是一事晏又稗
販朱子謂孔叢子爲僞止此一證已不足駁況其他無
證之辭耶藝文類聚雜文部談講引前漢孔臧與子琳
書曰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
衍不忘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五

五冊

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以破脆
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至乎史記高祖功臣侯年
表蓼侯蕭子臧元朔三年侯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
冠軍不得度國除索隱案孔叢臧辭御史大夫拜太常
典禮賜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諸吏琳子璜失侯爵此云
臧國除當是後更封其子也璜學行無攷故不著錄史
記儒林傳索隱案孔臧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歛爾
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
圖乃有百篇耶然則臧其始傳今文

光耀又案梅鷟曰安國書正爲先漢之僞古文又曰都
尉朝庸生倪寬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

玄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又曰晉人假孔安國書東晉方出不惟前此諸儒皆不曾見雖前此真孔安國亦不曾見蓋安國子孫孔臧孔僖遞遞相承安國諸弟子兒寬庸生表表人望安國諸友董仲舒太史遷名世儒者曾無一人一言及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則亦不必置疑而的然可知其僞矣既以先漢孔子國都尉朝及杜賈馬鄭傳張霸僞古文又孔臧子國從兄乃以爲子孫吾不知僞所謂不必置疑而的然可知其僞者果安在也且子國與仲舒同時未必遂相友乃以爲諸友又不知何徵僞又不知誤後漢書之范蔚宗劉宋人乃以爲東晉以前人毀經者蓋庸矣如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六

五冊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梅賾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書之僞讀之殊武斷也然當闢創弋獲時亦足驚作僞者之魄又曰郝氏之可誅絕在好矣其不可磨滅處的非庸人又曰郝氏以二十五篇置于末另爲卷帙歷加指擊語或過甚又曰姚際恆攻僞古文其書凡十卷亦有得有失失與上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然則若璩雖取梅賾郝敬姚際恆猶知僞爲武斷敬好矣可誅絕際恆失處與梅氏郝氏同是際恆亦猶僞之武斷敬之好矣也今世毀經者乃復甚于三家可勝慨乎

孔子建

孔僖

孔僖之傳

孔長彥

孔季彥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拜臨晉令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書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舉孝廉不就李石續博物志孔長彥孔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儒林傳又曰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七

五冊

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然則古文尚書東漢以後雖相傳不絕亦未有顯於儒林者猶子國所獻禮古經與

光耀又案張霸取左傳書敘造百兩篇知霸不見真古文故如此僞造當西漢古文初出時都尉朝等孤傳之難已如此況東漢後重以杜林漆書之冒行則真古文愈傳愈微不得大顯于世何怪也

光耀又案孔奮傳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子嘉作左氏說漢元嘉三年三月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卒

史碑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鮒帥孔憲戶曹吏孔曄等雜試鮒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黜除鮒補名狀如牒延熹七年七月造泰山都尉孔宙碑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永興二年孔謙碣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祖述家業脩魯春秋經豫州從事哀碑孔子廿世之孫治家業春秋靈帝光和五年六月立梁相孔耽神祠碑君諱耽兄弟三人君竅長厥先出自殷烈殷家者質故君字伯本初魯遭亡新之際苗胄析離始定茲者迴村陽以來君少治禮經然則孔氏所謂家業者尙有嚴氏春秋及禮經卽子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八

五冊

一人所傳古文尙書外尙有今文尙書魯詩毛詩古論語古孝經古禮經周官第曰傳家業安知指何經第曰世傳古文安知指何人適子支子不可定也孔氏子孫安得概謂傳尙書經漢書孔光傳初光呂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葬篡位後呂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呂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呂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子福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

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後漢書孔信傳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孔福孔房孔永孔均孔志孔損孔曜孔完等史本敘其傳爵非敘傳經且不知傳家業何經故皆不著錄所以慎也洪亮吉傳經表皆錄入尙書家又以孔延年孔霸等增安國古文之傳以今文家爲古文家以董扶楊厚之傳不知扶乃從厚學圖識其傳尙書各爲一家厚夏侯扶歐陽也既敘楊厚又敘楊序不知是一人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九

五冊

達後不敘許慎別于卷末敘許慎爲一傳尹珍爲二傳不知慎乃達弟子謂雋陽鴻治大夏侯謂治歐陽之能君爲熊喬字漢舉又皆誤襲經義考自敘以爲詳備于經義考吾懼後人愈無以取信是書一本題畢沅或呂覽淮南成于賓客耳

鄭冲

鄭冲之傳

蘇倫

蘇倫之傳

梁柳

梁柳之傳

臧曹

臧曹之傳

梅賾

光耀案虞書題篇正義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詔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爲預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晉書無此文蓋十八家晉書千寶孫盛王隱臧榮緒等誤唐初猶存賾上古文在元帝時作前晉誤隋書經籍志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經典釋文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十

五册

尚書史通正史篇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可證晉書鄭冲傳字文和榮陽開封人也仕魏至太保封壽光侯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諡成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梅賾謂何晏集解論語與鄭冲同上冲號爲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習于書云孝乎惟孝不應引包曰截爲句而當據君陳以正之于予小子履不應依墨子爲湯誓而當曰此在湯詰篇今不然者知冲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誣冲之辭也借冲之聲力以重其書也梅氏之論如此余復考之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以授書在其暮

年與上論語時不同上論語爲魏光祿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書出於魏晉之閒安得預見之而載之集解未可以是以爲冲誣然則此書實始授自冲云若璩此說亦通吾尤以爲論語集解何晏專主其事冲不過以高資虛領之上集解表冲上尚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冲在第二三國志魏書曹眞子爽傳注引魏略曰晏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上集解表稱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則集解正遷尚書用事時梁皇侃論語義疏序曰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晏專主其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士

五册

此其確證晏旣以浮華貴幸其欲嚙害人至與鄧颺丁謐時號爲臺中三狗冲特孔光張禹胡廣一流人唯阿取容縮首避事晏定卽定耳烏敢與聞世說新語政事篇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冲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注引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奉詔先咨之事充祜等又非少年沾沾自喜律令一代大典冲所學實深于此數人何所忌嫌不以自任不得已乃粗下意其素性可知故史言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朱彝尊謂論語集解雖列何晏名冲實主之蓋臆斷耳且晏

正非未見真古文亦不肯改定者古人注書不敢輕改舊說慎之至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三傳已有此例馬鄭注禮記不敢以毛詩正舊注之誤鄭以論語注人閒行久不復定以遺後注出一手前後互異尚不肯輕改亦其旁證晏又浮華之人管輅謂爲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又曰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范甯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伏曼容謂爲了不學則其于論語集解有心無心皆不可知沖則實懼劉歆之禍故其後高貴鄉公講尚書雖與鄭小同執經親授仍不聞請立真古文蓋小同爲鄭玄孫玄注漆書世以名家爲當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冊

時所重是時亦已立博士故博士皆習鄭王兩家義高貴鄉公或先嘗學漆書又少年沾沾自喜觀其幸太學辯折博士持一端之說必使屈伏而後已可知也高貴鄉公卽位詔曰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此詔又有云朕雖不德昧於大道宜非臣下代言史又曰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惟其少好學先習尚書故始卽位詔得引尚書卽位後猶須沖等講授者學不厭精猶孫休所謂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今曜等入但欲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晉書徐逸傳以逸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逸曰雖未敎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

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此可見沖不能以師自尊且北堂書鈔封爵部德行篇引東觀記云桓榮傳明帝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示我顯德乃封之後漢紀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桓榮上疏曰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獎非其實也范書榮傳亦作太子報書曰莊呂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傳尚書一經且須十年之久沖講尚書始期歲高貴鄉公非先已治此經烏能終業然則沖何敢非毀先帝所立帝所先學鄭玄所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冊

注之書小同親與同朝當時鄭氏徒眾甚盛諸儒怨恨之事復起沖必不堪況漆書既本子國自定之今文卽與子國之古文不甚異不過無增多之二十五篇及秦誓三篇異耳又分篇差異于大義非甚乖繆所僞託者字體又其罪在以二十九篇爲當時完書不復知有真逸篇非如張霸書全出僞造非本經也且杜林善小學其字本三倉又非嚮壁虛造歐陽大小夏侯今文馬鄭王古文字句亦各小有異同字句小有異同何足爲漆書病以此講授尤易卒業劉歆所謂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已尚書爲備王充

論衡正說篇所謂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柢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欲充言兩漢學者之病如此痛切杜林古文得以盛行者固多惑于不知其知者實兼中此病沖何必獨犯大難建新學爲劉歆之繼也故當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召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又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孔僖身習真古文時爲蘭臺令史因自陳謝遂拜郎中榮寵若此仍不敢請真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古

五冊

古文立學官者亦大懲劉歆之禍歆方親近已請立古文禍且不測僖又烏敢恃此榮寵後漢紀和帝永元十六年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張酺常非之及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是知漢時黨同妒真之禍不徒龔勝師丹之于劉歆也漆書且見妬況增多二十五篇之真古文故僖終不敢言且孔子之道見重人主亦不在此一經又何怪于沖重以魏諸帝文好文辭明好名法未嘗以此爲急務齊王童昏高貴鄉公差好經術在位日淺陳留王及晉初未遑斯事冲之古文終不得上諸朝雖曰嬖嬖不任事亦良困于時故第私家傳授而已且毀經者謂九共等二

十四篇爲真逸書當時貴顯者何以亦不聞請立

光耀又案漢季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立學官簡易之書尙鮮理之者烏從更理增多之真古文又無祿利可慕也毀經者自不察世變耳三國志魏書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王朗子肅傳注引魏略以董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陳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旣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古

五冊

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閒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圖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尙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

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杜畿子恕傳注引魏略曰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光耀又案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尚書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夫

五冊

鄭氏者卽杜書古文尚書孔子者卽梅氏所上古文是時已並立博士蓋亦莫辨眞僞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太學有石經古文蓋指魏正始中三字石經其古文乃杜書非孔書崧誤以爲孔氏章句與賈馬鄭並稱魏晉以來經籍道喪虞預所稱儒雅如荀景猷者當眞古文已出之日尙不知流別又何怪范蔚宗或曰

崧疏所謂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服虔雖涉尚書要非尚書專家乃春秋左氏專家也崧敘孔在服下安知非指孔注論語孝經而言亦近似也丁晏遂據崧疏謂孔安國古文尚書西晉武帝初已立博士正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潛卽謂前字疑譌非也不知正義引晉書明曰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預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此前字若非譌則梅賾將爲西晉武帝時人乎止顧臆說都不案檢本書上下文余自敘謂或若據所不屑道輒喜爲所未言此其人也

光耀又案盧文弼釋文攷證豫章內史梅賾引段玉裁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七

五冊

云當從後作頤字是古人名頤則字眞此枚頤字仲眞後莊子注李頤字景眞今更攷之續搜神記宋襄城李頤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是也然漢書梅福傳字子眞後漢書逸民傳法眞字高卿南史孝義傳樂頤之字文德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賢媛篇注引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然則名頤者不必字眞字眞者不必名頤玉裁此言未可信也古人名字多以義配爾雅釋詁頤養也易序卦頤者養也雜卦頤養正也與眞字義無涉李氏易傳繫辭探噴索隱鉤深致遠虞翻曰探取噴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噴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鉤深致遠釋文賾京作噴云情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六

五册

也小爾雅廣詁蹟深也初也情也深也與眞字義近安知李頤之頤非蹟字之誤列子黃帝篇注引李頤云鑒豎也又引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頤可誤頤安知蹟不可誤頤隸釋督郵班碑噴意五業洪适釋曰噴當讀爲蹟宋鈔本作蹟不誤錢唐注刻本誤頤亦一翦證然究未敢定不如竝存之爲慎也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別有夷王梅頤又世說方正篇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鄰明日豈可復屈邪注引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譜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七詩十七四言有東晉梅陶贈溫嶠一首北堂書鈔政術部公正篇引梅陶自敘云余爲中丞鞭太子傳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設官部御史中丞篇又引梅陶奉王憲歲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九

五册

時部豐稔篇引梅陶書云古人就食于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隋書經籍志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十卷梅氏昆弟與陶侃溫嶠友善乃當時高流有志節之士也豈傳僞書之人乎正義引晉書作豫章內史蓋就奏書時言非其卒官
司馬遷
光耀案史遷略問子國古文說非卒業爲弟子漢書儒林傳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以問爲辭者謂但得子國口答古文數事非傳竹帛得見完書但曰古文說不曰古文是遷書明以今文爲主兼載古文家師說耳師說猶今文大傳韓詩內外傳之類故史記用古文本經字實不多可攷也但曰多古文說不曰皆古文說是遷書載古文家師說處亦不盡然但曰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皆今文也不數及逸書一篇是遷書并不得遂書師說班固之言如此明且清矣尚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此金縢今文家說也魯世家載之班固所敘五篇尙不盡古文說其主今文

可知學者不察因班固言遷亦從安國問遂謂遷傳古文不知遷但就已立學官之今文略問古義未嘗受古文卒業不然班固所指多古文說五篇何以皆今文且何以此五篇中亦不盡古文說遷雖年十歲誦古文志不在墨守一經況一師之說乎蓋兼涉其義如歐陽生傳所謂適從寬問一篇王式傳所謂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劉歆傳所謂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已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後漢書趙岐傳注引三輔決錄注所謂岐于馬融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是也若果著錄爲弟子盡傳古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子國爲當時古文大師遷書何以絕不言其學所自古人稱師曰子又稱其官公羊傳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是也故鄭康成稱曰子安國許慎稱賈逵曰賈侍中古人士所尊稱生猶先生也又稱公史記稱申公伏生韓生賈生張生董生胡毋生江生轅固生是也何以不稱子安國孔博士孔諫議孔臨淮孔公孔生孔安國生于父則曰太史公于師則直呼其名轉不如其稱他人猶曰公曰生孔子世家及儒林傳凡七稱孔安國絕無一處尊異之儒林傳曰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頗者尤非尊師之辭以是知遷決非弟子述史記始元封三年自敘所謂是

歲建漢家之封太史公且卒執遷手而泣使論載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是也家語後敘曰元封之時吾仕京師子國是時雖同在朝宜各有人事遷延猶胡廣所謂劉千秋校書東觀欲次述漢事與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尙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又尋出爲臨淮太守以病免卒于家故不及備問私家藏本或難得中書皆科斗文無傳倉卒不得通故史記未載逸篇說況殷本紀載湯征湯諸魯世家載成王病周公揃蚤祝神周公奔楚及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類今古文經皆不同史記博采眾說棄取詳略無定例尤非陋儒所知索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隱論周公奔楚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譙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恬秦人已言此事論衡謂爲古文家說知當時異說正多漢書儒林傳故遷書句故字連下讀詞順義廣且漢書有問字絕句者夏侯勝傳後事蒯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儒林施讎傳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是也此書別無問故爲文者讀者不過欲示人以知訓故字義耳一句讀閒乃必好異如此

光耀又案西京雜記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此孔氏古文蓋指左氏春秋

增得舜典經傳完篇

姚方輿

光耀案舜典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微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大航頭得孔氏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冊

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輿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太康晉武帝年號其時中古文未亡亦類太康中書者明中書原有二十八字蕭鸞時猶知類之者必可芻攷如中經簿也

增見古文經傳

漢武帝

魯共王

光耀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又大敍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魯共王壞孔子宅在景帝時漢志誤

河間獻王德

光耀案漢書河間獻王德傳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召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召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冊

造次必於儒者武帝紀元光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然則獻王方當古文中初出時

董仲舒

光耀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竹林篇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皆用禮記坊記三代改制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鄘制爵五等又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乃本武成武成建武之際亡故仲舒及見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宜也緯書亦用武成義

光耀又案漢書路溫舒傳上書言宜尙德緩刑曰故大

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史言溫舒受春秋通大義此股肱字正用左傳又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據襄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三國志魏書盧毓傳曰吳書陸遜子抗傳上疏引書曰皆有此二語亦據左傳凡見引他古書如此之類非見真古文故不著錄

東方朔

光耀案攷見今文源流

劉向

劉歆

光耀案向歆及班固皆以校祕書見故歆本向別錄爲七略固本向歆爲漢書藝文志篇數卷數皆合孔鉉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明中古文無孔傳故賴爾雅通其讀向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用泰誓固地理志曰周爵五等而士三等用武成歆又知有膠東庸生之遺學欲立古文及王莽用事得暫立貴顯璜憚皆歆力也讀漢書楚元王後劉歆傳見當時黨同妒真之甚古文所由冤抑也傳曰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曰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遷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不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簡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
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曰尚書爲備謂左
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
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美

五冊

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衡
命將曰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
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曰不誦絕之欲曰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
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
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
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
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
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

家之言所曰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
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曰陷於文吏之議甚
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
光祿大夫龔勝曰欲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
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
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目爲非毀哉歆由是忤
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曰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
數年曰病免官

薛宣

光耀案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勉之曰屬縣各有賢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老

五冊

君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章帝八王清河孝王慶傳到
國下令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三國志魏書劉叡傳應
璩書與叡子靖曰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周秦
兩漢之書用垂拱二字不可勝數唯宣等特用畢命整
句字或小異古人引書常以意刪易不足怪也如宣上
疏有曰允執聖道刑罰惟中蓋用大禹謀允執厥中而
增易其字清河王此令中有曰旣以薄祐早離願復蓋
用詩顧我復我謂母宋賁人及父章帝皆沒據此書中
有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蓋用虞書命汝作納言謂靖
以尚書出爲河南尹皆不必拘守本文路史後紀高辛
紀羅莘注引六藝論云拱成羣材而任曰成國則人君

高拱仰成矣鄭用此語又易垂爲高鄭謂武成逸書武之際也蓋猶得見其佚文也晉書石苞傳武帝詔曰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蓋張華代言

王莽

光耀案漢書王莽傳上奏曰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正用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古四字積四畫作三與三字形近乃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傳寫古本漢書者之誤三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關內侯爲附城本文自明文選揚雄劇秦美新文其美新曰若復五爵度三壤正指莽此奏不數公者或同侯伯且是時以滅翟義等功封將帥先詔陳崇第軍功高下無封公者莽因緣飾經義非定制也故其後又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後又改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後又改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侯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各已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

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則又何止四等蘇林竟作四等解增入公爲一等非也王莽用事劉歆典文章爲國師貴顯王璜塗惲古文遂得立惜莽無好古之實心徒誦六經以文姦耳光武中興又一切以人廢之杜司空之漆書古文遂冒以行矣

揚雄

光耀案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文故若古者稱堯舜李善注引尙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又曰於是奉若天命窮寵極崇注引尙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又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後人注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舜典雄仕莽世校書天祿閣當古文暫立之時與劉歆王璜塗惲同朝故得用舜典仲虺之誥等文義奉若天命仲虺之誥文善引說命文注之非

桓譚

光耀案太平御覽學部敍經典引桓譚新論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敍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

承詔作傳引敘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以其一篇故五十七然則譚及班固所言篇數均合大敘後漢書桓譚傳字君山沛國相人徧通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拜議郎給事中譚數從歆雄講學故見真古文御覽職官部總敘尙書引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尙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又見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新論正用舜典孔傳

崔篆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辛

五册

崔駰

崔瑗

崔寔

光武封太山刻石誤人

李翊碑誤人

武班碑誤人

張衡

光耀案今存易林乃崔篆書後漢書崔駰傳言駰祖篆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曰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儒林孔

億傳言崔駰以家林筮之是也題焦氏者焦贛別有易林此本崔焦形近而誤贛昭宣時人今存易林中有元成間事決非贛作知非費直許峻郭璞魯洪度等易林者費許郭魯與焦字形迥殊無由致誤許郭書稱易新林名又不同訟之第六訟僵尸爲麻流血漂杵文館詞林頌十六禮部巡幸後漢崔駰北巡頌旣乃周流觀風以覽舊章嗟成湯而美伊尹兮顧武丁與盤庚憫三仁於朝歌軾商容於太行皆用武成史言信曾祖父子建與崔篆友善信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經傳世傳古文尙書者崔孔世相友善宜得見也史言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況武成建武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壬

五册

之際以當時固多見之者駰傳載駰誠實憲書曰兢兢業業無殆古通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正用皋陶謨大禹謨藝文類聚后妃部后妃引後漢崔瑗寶貴人諫曰著于金石垂後昆用仲虺之詰去一裕字猶上文嗚呼哀哉惟以永傷用詩卷耳去一不字晉成公綏用此語亦去裕字光武封太山刻石用此語又易裕作于不知誤人何本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垂示後昆敦煌長史武班碑令問不忘垂缺後昆張衡傳作應問曰厥跡不朽垂烈後昆或皆本逸文之散見者衡又用武成敢祗承上帝攷見後崔寔政論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又載後漢書寔傳寔宜

見伊訓

班彪

班固

和熹鄧太后

光耀案漢書敘傳班彪對隗囂問曰昔周立爵五等用武成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弗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史言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大家班固妹列女傳曰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固親見中書昭又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親在東觀後從昭受經故得用周官不學牆面改易字句古人之常左雄傳雄上言若其面牆蔡邕集讓尙書乞在閒冗表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文書其猶面牆嵇康集聲無哀樂論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潘岳集西征賦焚詩書而面牆皆沿用詔語應劭

光耀案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尙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昭七年左傳楚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劭于山藪藏疾引春秋左氏傳此獨引尙書蓋武成建武之際山藪雖生其後或猶得見過譽篇引泰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其引泰誓亦不引左氏傳直引泰誓引大甲不可追不從孟子作不可適正據真古文其引大甲文直連屬泰誓下不更標明大甲者乃古文引用不拘之常猶祀典篇引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怪神篇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蓋此類也窮通篇垂訓後昆亦用仲虺之誥易裕爲訓

朱穆

光耀案後漢書劉矩傳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嵩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呂劭三公尙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三

五册

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李賢注引尙書湯誥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尙書高宗誡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讀說命此語乃高宗誡傳說以伊尹自任之言然旣以一夫不獲爲罪誠其臣其以自誠而凡事引罪于己可知也故穆引此爲高宗不罪臣下之義朱暉傳南陽宛人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注引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王莽傳言始莽就國南陽太守曰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不受莽寶劍及莽徵去欲見休休櫛疾不見蓋暉外祖吾讀漢書竊歎王莽之篡實孔光誤

國光世名儒爲帝師輔太后所敬乃阿諛苟容成其威勢光聖人之後也玷家聲矣惟此孔君實稱先覺疑魯國聖人之後遷宛者孔氏世傳古文尙書師穆祖穆疑見真古文祖外家延篤傳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穆疑亦見中書

清河王慶

王延壽

光耀案攷別見

光耀又案或曰御覽職官部太宰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尙書曰冢宰掌邦治正引周官文本經言周官而云堯官者以上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仰惟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雷

五册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以堯時已有此官而周法之依文爲義也不知藝文類聚職官部冢宰引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下空一格引尙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李昉等錄藝文類聚誤連屬之非昌言引周官段頗

光耀案後漢書段頗傳字紀明武威姑藏人也上言曰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正用伊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文義史言類好古學宜見真古文封新豐縣侯光和二

年復代橋立爲太尉

處士嚴發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處士嚴發殘碑上闕月戊申朔五日美

彭城下闕洪舌釋曰此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

蔡邕

光耀案後漢書蔡邕傳對詔問曰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用大禹謨

鄭玄

趙商

鄭小同

光耀案周禮地官敘官保氏釋曰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雷

五册

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真古文見問答鄭志者如此明確不止見武成而已可得謂漢世無是書耶鄭雖見之而不能昌行是書者亦懲于劉歆之禍鄭志又曰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圖讖漢世祖所重之書猶懼禍不敢顯引況劉歆以此致禍之真古文乎漢書宣元六王東平思王宇傳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辭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

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請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百官公卿表蘇昌爲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是知漢雖除挾書之律而餘習猶未盡凡未立學官之書不使人得讀故懲于劉歆之禍者終漢世不止漆書亦未立學官而不禁學人使習者賴賈逵以是書獲幸天子賈逵傳所謂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又曰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書古文異同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又曰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美

五册

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儒林傳敘所謂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是也或鄭得是書甚晚自注漆書在前已盛行世不欲力揚之以自壓抑猶賈逵也或不得完書二十五篇止得佚篇佚文之散見者猶鄭不得禮古經尙得其佚文引入三禮注中鄭志其孫小同誤小同蓋亦及見眞古文若據謂凡此等皆須末殺之天下書可盡末殺乎

馬融

諸葛亮

光耀案馬融忠經天地神明章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兆人章引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辯忠章引書云旌別淑慝忠諫章引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證應章引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融爲梁冀草奏李固爲正直所差作是書湔洗與融嘗校祕書或亦見中書而自私猶王肅與蔡中郎祕論衡許慈胡潛矜已妒彼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漢季人固有此習虞書題篇正義引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融或傳杜林漆書及九共等二十四篇在前見眞逸篇在後不及追改與或疑不見隋唐志夫書之隱見無常史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毛

五册

之缺略時有何足難也自序題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謹序疑不出漢人然張溥纂馬融集載此序無後漢南郡太守馬融八字知此八字後人加風俗通義自序題作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誤尙書大傳鄭玄序題作北海鄭玄康成誤皆此類也至其文義平易無可訾非諸葛亮心書將誠篇引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皆似見眞古文然是二書不敢盡信劉歆有云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亦所以慎也諸葛亮集黃陵廟記相拉總師總師字正用大禹謨光耀又案丁晏曰崇文總目五行類有絳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云融唐居士非漢馬融也余觀忠經

序云臣融嚴野之臣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爲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嚴野之臣矣又忠經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家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改民作人唐人避太宗諱也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爲理之本也改治作理唐人避高宗諱也益信爲唐人所撰是時梅氏書盛行已久其五引偽古文書不足異矣不知王海藝文漢忠經引書目儒家一卷馬融撰鄭玄注融述孝經之意作忠經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凡十八章又引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美

五冊

崇文目小說又引兩朝志又增錄海鵬忠經明曰馬融撰鄭玄注豈鄭玄亦唐人況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亦載馬融忠經一卷在漢人揚子法言王符潛夫論之中五行類馬雄絳囊經一卷彼自作馬雄然則崇文總目作馬融者未必非傳寫之誤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卽撰絳囊經者姓名皆同亦不足怪自序言臣融嚴野之臣者謙下之詞豈太守便不可有此稱史記司馬相如傳難蜀父老文曰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有曰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又曰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

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鄙人者謂爲縣鄙之人明曰耆老大夫縉紳先生又自稱鄙人則太守何不可稱嚴野之臣漢書楚元王後劉向傳上封事諫曰念忠臣雖在眴眴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又曰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向乃漢宗室非貴公子乎何以云退就農畝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時已遷白馬令管霸猶曰李雲野澤愚儒此殆不足辨至民字治字避諱安知非唐人傳寫是書者改宋濂作諸子辨謂亢倉子以人易民代易世斷爲唐人所僞同此拘陋之見耳況守宰章引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民字何不避提要又以此卽海鵬忠經後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美

五冊

許題馬融則未免兩新論兩太玄經不能辨矣

魏武帝

文帝

陳思王植

陳留王奐咸熙二年五月詔誤人

光耀案後漢書荀彧傳曹操表曰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威奉辭伐罪猶別見國語鄭語肅將天威正用泰誓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又報權書曰討備之功國朝仰成蓋用微子之命尹茲東夏畢命垂拱仰成陳思王集請招降江東表施祿東夏輔臣論實撫東夏者曹

大司馬也大司馬曹休誅東夏翕然稱曰龍光東夏字
又見左傳漢以來用此二字者亦多知陳思必用微子
之命者其父兄既得見陳思宜亦得見晉書鄭冲傳及
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爲文學冲爲太子文學
梁瓌琳會又皆同爲諸王賓客固宜與聞惜皆功名詞
華之流無心經術第用之札劄歌頌而已不能有所傳
授梁雖嘗駁鄭玄經說要不免爲詞華之士王肅經術
較深又以自私吳綜晉華等亦不免爲王粲流也

曹囧

光耀案文選曹元首六代論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李善注引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罕

五册

聞

王粲

光耀案文館詞林卷四百一十四後漢王粲七釋第八
首大夫曰大夫在位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敬
哲文明允恭玄塞旁施業業下又多用尚書文如九德
咸事百寮師師咸變時雍等文皆是也藝文類聚雜文
七引魏王粲七釋無旁施業業句蓋非全文大夫在位
作聖人在仕聖人字是也仕字則位字之誤正用舜典
史臣贊改易溫恭允塞句猶用堯典於變時雍句易於
爲咸或所據本不同晉書樂志成公綏正旦大會行禮
歌黎庶咸雍熙張華大豫舞歌率土咸雍正此類也又

尚書大傳虞傳咎繇謨說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及乃
鳥獸咸變于前然則咸變乃今文家字梁宜兼涉今文
應璩

陳琳

鍾會

光耀案陳琳集檄吳將校部曲文皆宜膺受多福用君
陳文又曰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
國志魏書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
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皆用崩征而失經旨應璩
攷見前

王肅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罕

五册

孔猛

光耀案虞書題篇正義曰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
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管寧傳張玘卒王肅
教下官曰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注亂其紀綱爲
夏太康時猶可推測五子之歌小敘而知此耄勤字正
用大禹謨禮記射義鄭注旄期稱道不亂者鄭注旄期
或爲旄勤疑禮家古本涉尚書而誤然彼旄字從方與
眞古文究異三國志魏書王朗子肅傳言肅以常侍領
祕書監宜見中書家語王肅敘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
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還家方取以來與子
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者疑肅得尚書孔傳亦由孔猛不

徒得家語一書肅魏人孔冲遠等以爲晉世誤

管寧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引魏管寧答桓範書曰膺受多福爲國蕃維正用君陳

卞蘭

光耀案藝文類聚儲宮部儲宮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淳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正用咸有一德德無常師文義惠棟謂龔論語而亦何常師之有如更見卞蘭表又當謂龔卞蘭表矣

嵇康

光耀案文選嵇叔夜幽憤詩奉時恭默李善注引尙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聖

五册

曰恭默思道正用說命

何晏

陸機

陸雲

光耀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正用大甲用集大命又曰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命共工使作續明五彩之彰施此允塞字知非用詩常武王猶允塞者連重華爲文也先王重華複稱者猶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離騷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宣尼孔邱實一人扶桑若木實一物藝文類聚祥瑞部上祥瑞

引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聲生民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哲上宜脫濬字蓋舜典史臣贊與堯典史臣贊並用其先舜典後堯典顛倒用之者猶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也陸機集愍懷太子誄策秀才文皆曰有命既集陸雲集盛德頌有命將集祖考頌大命有集吳故丞相陸公誄嘉命乃集文選陸士衡答賈長淵詩祇承皇命李善注引尙書曰祇承于帝正用大禹謨又武成敢祇承上帝宜皆見眞古文藝文類聚禮部中巡狩引後漢張衡東巡詰曰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祇承

張衡思立賦舊注人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聖

五册

光耀案文選張平子思立賦舊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注注字曰數厭也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焉今更攷舊注引鄭立曰惟思也鄭立曰躋升也鄭立曰孕姪子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立武介蟲之長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說文曰逞極也慎邕立誘皆漢季人廣雅爲魏初張揖誤決非衡注然摯虞晉初人其時已有此注宜出魏季其人蓋見眞古文

薛綜

光耀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引尙書曰東至于

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用禹貢孔傳又引尙書傳曰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用顧命及洪範孔傳又引尙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用皋陶謨孔傳又引尙書曰明德惟馨漢以來逸周書亦名周書此不從左傳引作周書知爲尙書者必用君陳李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竝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謬臣乃具釋竝稱善以別之凡此諸注或未題善曰或在善曰已上其爲綜注何疑何焯曰此注謂出於薛綜疑是假託綜亦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器

五册

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又孫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於吳不知西京賦注綜又引王逸楚辭注何休公羊傳注東京賦注引鄭立禮記注蔡邕獨斷月令章句逸休立邕同時人叔然親爲玄弟子肅與叔然同時綜旣能得逸休立邕等著作何獨不能得叔然肅等著作魏書王朗子肅傳肅以甘露元年薨雖在綜卒後十三年其撰定父朗所作易傳或在早歲傳言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敘此在黃初前去綜卒時尙二十餘年年十八時能爲師解太玄安知不能爲父定易傳肅卒年若干雖不可攷然蜀書計靖傳注引魏略載王朗與靖書曰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

於會稽靖年武二年卒此書卽作是年達是年肅已二十九去綜卒尙有二十一年二十餘年之著作安知不能行遠吳書張紘傳注引吳書曰紘見枹櫨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當時著作南北流傳固甚易也史記韓非傳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司馬相如傳客遊梁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墨

五册

如曰有是韓非書作于韓上林賦作于梁亦同時傳遠如此且韋昭亦吳人與綜同時何以亦用反切司馬長卿子虛賦李善注引韋昭曰勺下削切藥旅酌切是也國語晉語韋氏解曰鄭後司農說以爲棘茅蒐築也棘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棘也玄所謂聲昭所謂急疾呼者非反切而何隋書經籍志梁有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有薛綜撰二京賦音二卷傳言綜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此其證也況郝稱邪嬰越稱於越如此爲爾不可爲巨皆以緩氣便成兩音自有語言文字以來宜有合音之事但無其名耳叔然此學宜有所受不過叔

然始以名家遂謂前無萌芽豈知言哉

環濟

光耀案北堂書鈔設官部總載三公篇引環濟要略云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大甲改爲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正用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又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藝文類聚封爵部總載封爵引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背公爲公正用武成列爵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吳

五冊

惟五隋書經籍志喪服要略一卷注晉太學博士環濟誤又吳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誤蓋吳人入晉司馬彪

光耀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諸儒禮于六宗說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

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禋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禋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於山川禋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畢

五冊

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紹統武帝時人爲祕書監其時中書未立民間又有鄭冲皇甫謐等傳本故得引眞孔傳入章奏

皇甫謐

光耀案虞書題篇正義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

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此蓋王隱等十八家晉書今不存太平御覽州郡部敘京都上引帝王世紀曰故曰五子原脫字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又曰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晉書皇甫謐傳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郡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自號玄晏先生召補著作郎不應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蓋生漢建安二十年

張華

荀勗

成公綏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吳

五冊

光耀案張華集正旦大會行禮詩其三曰允文烈考濬哲應期其四曰明明我后玄德通神濬哲字見詩商頌玄德字漢以前書見老子十章六十五章文子道原篇自然篇莊子胠篋篇天地篇子華子晏子篇亢倉子訓道篇鵬冠子泰鴻篇知華必用舜典者以濬哲與玄德并用一詩中皆為開端頌君德之詞蓋取史臣贊舜文義史言華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晉書樂志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曰古通濬哲古文欽明配蹤虞唐一句中先用舜典史臣贊後用堯典史臣贊下句即先虞後唐以

明上義用二典史臣贊何等明顯史言勗領祕書監典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樂志又載成公綏正旦大會行禮歌曰垂後昆用仲虺之誥去一裕字為句猶上文被四表格皇穹用堯典上句去一光字下句去一于字又一易天字古人引書每如此史言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每與華受詔竝為詩賦是時中書未亡三人者同朝相知華書又多奇祕故皆得見

張載

光耀案文選魏都賦有虞作繪張載注引尚書益稷謨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敘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吳

五冊

在善曰上載注又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等文在漢魏古今文為皋陶謨不分為益稷又名百篇中益稷曰棄稷載蓋據真古文以此知載所云逸書乃真逸書非據國語引然載所見本亦無史臣贊二十八字與梅賾所上本同故注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詩云濬哲維商所見本無此二十八字故引詩為訓延壽所見蓋完本堯舜二帝贊顛倒用與荀勗同古人行文不拘如此又左太沖三都賦李善注曰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

行於俗也然則今本魏都題劉淵林注乃傳寫之誤
牽秀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七年注引裴賞令載
公祀橋玄文曰故太尉橋玄誕敷明德正用大禹謨易
文爲明古人引用不拘之常太平御覽皇王部黃帝軒
轅氏引晉牽秀黃帝頌曰觀象設形誕敷厥訓舞倫攸
經德從風流舞倫既尚書字誕敷正用大禹謨曹公見
眞古文既別有攷秀宜亦及見舊唐書經籍志牽秀集
五卷在東晉諸人之前蓋西晉人晉書牽秀傳字成叔
武邑觀津人也爲平北將軍陳留王奐詔亦用誕敷字
光耀又案冊府元龜帝王部崇儒術載唐玄宗天寶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辛

五冊

載七月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
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寔稱於訓詁雖百篇奧義前代或
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
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心在從宜尙書應是
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典謨無乖於古訓庶遵
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郡齋讀書志書
類古文尙書十三卷題曰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
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
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
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壬

五冊

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
可以知制字之本也玉海藝文書唐陸德明釋文用古
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又曰忠恕定古
文尙書并釋文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
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
定尙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尙
書音義與新定釋文竝行從古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
雕新定釋文困學紀聞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
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
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
咸平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竝行今
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
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
家今以釋文攷之知此所謂古文者皆六朝之穿鑿本
非梅氏所上隸古定本釋文條例尙書之字本爲隸古
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
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
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
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天寶詔曰六體奇文舊規猶在又曰古先所制有異於
當今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晁氏曰作字奇古正與釋
文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語合其爲是本無疑明皇時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至

五册

舊本雖藏書府民間亦必別有流傳且周宋間已刊官本故郭忠恕得定其刻板爲之釋文載之汗簡孫奭以請摹印楊備得之書訊刺宋次道王仲至呂大防諸家藏之晁公武刻石于蜀薛季宣謨書古文訓皆此穿鑿本之流傳也王深寧知非孔子國隸古定本故分別言之晁氏以爲卽隸古定本誤矣謂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尤不知孔書在兩漢止王莽用事時暫立旋廢光耀又案隸古定之眞孔本改從今文者始東晉范甯釋文所謂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是也段玉裁妄改釋字不知本是古文何待曰變爲古文雖巧爲之說不可通矣隋志所謂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古文尚書并典一卷者從馬鄭王及孔本之舊稱曰變貞觀十六年正義爲今文者從范注所定之新字也

本用之行之至今天寶三載明皇使衛包改從今文開成石經用之者釋文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注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尚書正義十二卷注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王德韶四門助教李子雲奉詔誤是正義本與衛包本各爲一本分行未嘗相亂舊唐書止載正義不載衛包今文此以知宋修新唐書時兩本均存故歐陽等得而分載之劉煦等略也段玉裁每于不便已說處輒曰衛包改余別有較且天寶詔改者明言尚書應是古體文字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至

五册

竝依今字繕寫施行是以今隸寫其奇字猶以人代耳非盡指義近通用之字今衛包本雖以石經尚存以校正義本無甚異同知當時據以改者卽正義本石經除虎淵世民純等字避諱缺筆外惟棄作弃冀作冀二十作廿三十作卅湯誥與之戮力作戮文侯之命茲弓一玃矢百作盧正義曰彤字從丹玃字從玄故彤赤玃黑也知今本經傳作盧乃後人改止此數處異耳其餘文句脫衍數處無與字體故不舉也舊唐書孔穎達傳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珍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新唐書儒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珍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

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然則正義本與石經猶不免此數字異體者諸儒校正之不一也要其大體同且石經洪範無頗作無陂是用明皇詔改本之確證蓋從祖宗朝定本衛包必用正義本者亦從祖宗朝定本也正義本初雖單行未嘗增經而經之文義具見正義中故所據本可知夫刪改經典長後人妄誕之風者莫如明皇改洪範無頗爲無陂改月令爲禮記首篇改月令爲時令刪孝經閨門章改道德經載字爲哉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審

五册

史記老子莊子傳于伯夷上獨使衛包改穿鑿本從今文猶不失范甯改從今文之舊遂使唐石經不刊穿鑿本釐訂之功亦不可沒世人乃一切歸咎明皇可謂惡而不知其美也林之奇尙書集解自序至唐天寶開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鄭樵謂尙書古文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多矣蓋未深攷又范所改者亦以今隸易其奇字非盡義近通用之字范本及各舊本唐時猶存故釋文及正義每曰某本作某未嘗略駁范氏異文此可知也

光耀又案隋書經籍志古文尙書十三卷注曰漢臨淮

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尙書十四卷注曰孔安國傳古文者釋文所謂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穿鑿本今字者釋文所謂范甯變爲今文之本此二本其經文雖古今不同其傳則一故長孫等皆注曰孔安國傳古文尙書舜典一卷注曰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即釋文所謂取以續孔傳之亡者又注曰梁有尙書十卷范甯注亡不知即所謂今字尙書卷數雖異書則一也范注別行未嘗亡故隋唐閒人誤釋文者載之僧元應唐一切經音義中猶得引之古文尙書音一卷注曰徐邈誤即釋文所用孔傳本故釋文于增多二十五篇中多引徐音六朝傳是本者以孔安國傳古文故題曰古文長孫等遂仍舊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審

五册

題非真有古字又注梁有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誤釋文所謂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也今文尙書音一卷注曰祕書學士顧彪誤即范甯本不然漢今文已亡于西晉永嘉之亂隋顧彪何從更爲之音冊府元龜亦作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傳古文尙書十三卷今文尙書十四卷不能辨也毛大可曰其分古今則以古文進內府以今字寫讀傳世者分作兩書非伏生今文也若其分卷曰十三曰十四則隋時經籍所分與舊不同蓋亦不知中古文已亡于晉永嘉之亂何從入隋志其寫讀傳世者乃隸古定本自西漢有此本以來即稱古文安得曰今字毛氏不通源流此其一也

張霸百兩篇

光耀案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已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已能爲百兩徵召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尙書璇璣鈴謂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春秋說題辭曰尙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凡百二十篇百兩篇之名蓋出緯書此知緯書不始哀平

光耀又案論衡佚文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吳

五冊

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正說篇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感類篇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

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

光耀又案明豐坊造偽書毀經名曰豐氏古書世學謂豐氏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自序有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嬌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因召與語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亶亶出人意表因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源流

毛

五冊

稟飢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摺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與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考補云姚方輿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又以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爲不叶改曰可不敬乎謂本鴻都石經果如所言則五子之歌泰誓武成皆不得爲僞是雖毀經并不知經僞者何篇且姚方輿亦止增七字其餘二十一字非僞矣不如今世毀經者之狡也羅敦仁造尙書是正毀經子喻義序曰

孔氏古文吾不能知而采傳序作首尾猶百兩也庸瘡乎又曰安國書未上不列學官故蔡邕所勒石經仍今文而古文至東晉始盛行於世夫其是也二十八篇已足矣如其非也多亦奚爲是直以古文當西京初出時已是僞書不因東晉晚出始疑其僞也與梅賾毀同不知漢諸經皆有今古文出有先後如易詩春秋禮論語孝經皆是不獨尚書豈古文皆僞乎又謂伏生書掌故晁錯寫以隸古是爲今文不知子國大綬所謂隸古定者指古文非指今文又毀人心惟危十六字非經語又任意改造經文其愚妄蓋不勝辨嗚呼不知而毀經猶可說也然已妄矣至辭理不能相勝故造僞書毀經如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源流

美

五冊

豐坊輩何心哉非聖無法有甚于此者乎今世毀經者造僞典改古書蔽正言黨邪說惑天下學者相習爲無忌憚之小人皆豐坊之流也其人不獲罪于天致不祥吾所不解徐而思之人生精力有限歲月有限不以此時進德修業自陷于狂悖爲無忌憚之小人老死不覺悟卽得快一時之意行其欺于不學之人其能贖此悔恨乎不祥有大于此者乎悲夫

源流正辭第三

古文尚書正辭

源流正辭第四上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譔

杜林漆書古文

杜林之傳

衛宏

徐巡

東海王彊

賈逵

光耀案後漢書杜林傳字伯山扶風茂林人也代朱浮爲大司空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一

六冊

林且有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曰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勿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又曰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曰林爲王傳注引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
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曰爲議郎又曰扶風杜林傳
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
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或疑與既長古學又嘗師事
劉歆歆見真古文者何以爲漆書所欺或與宏所謂長
古學者乃古文奇字之學猶桓譚傳所謂尤好古學數
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漢書揚雄傳所謂劉棻嘗從雄
學作奇字非傳古文經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
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與目來通儒達士班
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興好小學此亦確證如此
解亦通吾尤以爲歆不過得見古文尚書耳非傳古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二

六册

尚書經師歆名家者左氏春秋馬融周禮傳所謂劉歆
銳精于春秋是也興蓋從歆受左氏春秋鄭興傳少學
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
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
擬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李賢注大義下曰左氏
義也史又言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又曰世言左氏
者多祖於興興師事歆乃受左氏春秋此其確證又歆
欲立者更有毛詩逸禮皆古文也此古學字安得專指
尚書如指尚書解則史言興宏長古學一例爲文興長
古學指尚書宏長古學宜亦指尚書是宏先已長尚書
何得更從林學業有宏等長尚書林又何得曰斯經將

堅宏傳敘好古學從謝曼卿受毛詩在先從林受尚書
在後可見先所敘長古學者非指古文尚書且林明曰
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止宏巡傳漆書
興并未受林傳

光耀又案杜林漆書非西漢古文經師塗惲桑欽等所
授賈逵亦傳漆書非塗惲等所傳孔子國真古文何以
言之漢人最重師承遠者或不及知親所受業師何以
不言但曰得于西州而已知所謂得者猶云得之屋壁
得之民間言地不言師猶云淹中河內本非師授漢書
藝文志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又曰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三

六册

倣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杜鄴傳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疎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
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應位列卿至大
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疎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說文
自敘孝宣皇帝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
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然則林通
古字其家業漆書疑林偽託或林爲偽託者所欺或當
時好古者不得子國古文而得子國自定之今文其中
字句有與伏生書不同者遂以漆寫爲奇古字冀存古
文之舊非有欺世之心猶今人好古者以說文寫書人
亡書存林遂以爲真古文不然何以視伏生書不多寡

一篇況馬鄭前杜衡賈無一言及漆書有逸篇者馬鄭後得汨作等二十四篇皆疑而不注其非真逸篇更不待辨矣真古文有逸篇有傳且散見梅賾未獻書前何待衡賈始爲之訓無逸篇無傳視伏生書僅有異字歐陽夏侯皆今文也尚有異字何足爲真古文之證然則杜林漆書非真古文無疑矣一則曰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再則曰衛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衡賈受漆書于杜林非他人又無疑矣然賈逵傳曰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曰大夏侯尙書敘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四

六册

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閒事不休賈長頭范蔚宗謂逵古文尙書傳父徵業父徵實受于塗惲則何也班書儒林傳塗惲心旁作整軍經武之軍范書賈逵傳塗惲心旁作咎單作明居之單字既不同或當時有姓名近者所學同名古文而實不同如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此一說也或遂史誤如漢熹平石經蔡邕所書乃隸書一體古文篆隸三體乃魏石經隸釋載漢石經殘碑隸續載魏三體石經遺字可攷也漢石經殘碑今世猶有存者范書儒林傳序曰熹平四年靈帝邇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竟誤魏石經爲漢石經此種大事既誤則誤古文源流又何足怪此一說也或當時有同姓名同經而不同家法者猶揚何弟子京房傳易爲楊何之學焦延壽弟子京房傳易與諸易家說異爲京氏之學成帝時東萊張霸爲百兩篇僞古文尙書和帝時蜀郡張霸史言霸博覽五經五經中自有尙書況其子楷史明言通古文尙書是時劉歆王莽王霸皆有同姓名人安知必無兩塗惲此一說也或徵詐言受塗惲猶孟喜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趙賓飾易文云受孟喜京房受易焦延壽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五

六册

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目爲延壽易卽孟氏易高相治易自言出于丁將軍此一說也或逵傳父業後又異學猶劉歆既傳父尙穀梁春秋又好左氏此一說也或徵受惲學實未卒業蓋徵本名家爲左氏春秋故先敘左氏亦獨左氏有著作國語周官古文尙書毛詩兼習而旁涉者故敘兼習以下必塗惲貫顯時徵旁涉古文略問焉或惲重其學不以傳人光武中興惲或已死或以貴顯莽世竄黜史言逵和帝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是以光武建武六年生不及見惲其父受古文實未卒業史謂悉傳父業者大略言之且所傳本經在左氏春秋故曰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先

敘所重者鄭興傳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逵傳父業在左氏春秋此又確證此一說也朱彝尊雖感問若璩之說而誤經義考師承門于杜林漆書古文刪賈微不載宜見及此吾意尤不謂然楊震傳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逃遁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注引續漢志曰少孤貧獨與母居然則震歐陽尚書不受父寶受桓郁者爲父死時尚幼不及學也古人寫書難寶歐陽尚書或并未著竹帛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六

六冊

第以口教授故震亦無從自治父業崔瑗早孤而史言能盡傳其父業者蓋指著竹帛者言非續漢志有少孤貧與母獨居之言則傳云父寶習歐陽尚書又云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不受諸父而受他人非此傳一大疑難乎以此悟逵父微死時逵亦必幼不及親受父業傳又曰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曰校書例多特目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此亦逵父早死其母獨存之證又王子年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鄰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

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鄰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屏屏且誦且記其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逵父早死不及傳業此尤確證白孔六帖姊妹白引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者入門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太平御覽宗親部姊妹引王子年拾遺記曰賈逵年六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日抱逵就籬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父曰吾未嘗教爾安得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七

六冊

三墳五典誦之乎對曰姊嘗抱于籬邊鄰家讀書因記得而誦之然則唐人白居易引正作五歲作姊問其故宋人李昉等引作六歲作父問其故誤也傳言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使非其父早死何以幼稚卽外就學李固父卽通五經而固猶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蓋亦有之必既冠以後兒童時則何能孔霸孔光楊賜桓麟高士傳崔瑗皆受業其父又外求師度亦不在兒童時傳言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目大夏侯尚書教授是弱冠時止能誦五經本文尚書乃先受今文大夏侯學所謂涉尚書以教所謂祿利之路然也受杜林漆書明在後微止左氏傳有著作古文尚

書無著作存竹帛者故不得自泊父業古文尙書猶揚震于父寶也震歐陽尙書不受諸父寶而受桓桓遠古文尙書不受諸父微而受杜林皆以父早死故皆在東漢初皆尙書家豈非奇匹然震雖不得親受諸父尙不失歐陽家法遠不得親受諸父遂爲杜林偽託者所欺子國古文于是中微豈獨遠不幸哉歐陽翁子幼未能傳學而死蔡邕謂邊讓鬚亂夙孤不盡家訓皆其類也范曄寡經術不能辨東漢古文有兩種但見微傳古文遠亦傳古文遂以遠業卽微業故曰悉傳父業抑或統本經大略言之猶言父習尙書子亦習尙書初非指古文家法言下言爲古學者從其後言之不然遠果傳父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八

六册

微古文何以爲兒童時已在太學漢書儒林孟喜傳博士缺眾人薦喜上問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論衡正說篇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故范書儒林傳序曰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邇著之云漢儒重師承如此則東漢古文經師宜推始微不得推始林林無師承可證微有塗惲之師承可證也且遠何以棄父書而注林書斷無此理

光耀又案賈逵傳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又曰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宜見中古文不聞棄所學而學焉何也蓋遠受漆書在前校祕書在學成入仕以後增多諸篇既非素學漆書所有又無訓詁不得通遠本以漆

書獲幸突出古文增多者以自壓伏是自毀所學也遠之古文亦希世耳非遂能扶進微學尊廣道藝者也史臣論曰遠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謂其左傳以附會緯識得貴顯曲學阿世如此其人安可責望以貶己揚經之事見中古文宜其閉抑不肯言儒林傳序及宦者呂強傳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目合其私文者今文已立學官尙行賂改漆書目合私文況未立學官之古文乎故雖哀帝令博士講論其義猶猥以不誦絕之元行沖釋疑所謂以君實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謫於時況遠明漆書古文尙不容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九

六册

于歐陽家張酺何肯更言增多之書以自毀也凡校祕書者皆在學成入仕以後故漢魏校祕書者多卒未聞有人嘗以言之其此故與劉珍蔡邕等又止正定今文故亦不及

光耀又案漢書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苟助集讓樂事表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藝文類聚帝王部漢武帝引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

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然則校祕書者既各有分職又有次第而藏書又不止一處安得人人必見此經

光耀又案或曰孔子國所定壁中原書未嘗上送官故雖校祕書者亦未見真古文大敍曰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味此言似上送官者乃其餘錯亂摩滅之書至所謂并敍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者固未悉上送官然則祕府本無真古文故漢人校祕書者止見錯亂摩滅之書耳何從見此五十八篇真古文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之者恐非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十

六册

真古文余曰此忽略讀大敍中悉字又不審上下文理之過也古人文辭簡略當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況大敍明言悉上送官此一悉字不可忽略讀過悉者統已定及未定之書爲言下文始言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是方上送官時尙未承詔作傳惟其悉上送官故武帝見子國有能整理之功復詔作傳量其能也且斷無自留完好之書徒以錯亂摩滅之物歸君上之理上文言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可見孔氏自有更寫之竹簡在也

光耀又案孔冲遠等爲正義亦苦不知源流誤以衛宏賈逵馬融鄭玄爲傳孔學三十三篇故虞書題篇正義

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勝等何意鄭注尙書公逸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

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十一

六册

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則劓刺云臍宮劓割頭庶刺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果如所言是孔傳與經別行時其增多之二十五篇經與傳又別置一處故遂整齊散逸此二十五篇然無以解梅賾上古文經傳時此二十五篇明以次列入四代書中況馬鄭王古文本唐時猶存其中有今文泰誓三篇與真孔氏古泰誓見引左傳孟子諸書者不同則馬鄭王本古文非出孔氏有斷斷者

光耀又案徐養原曰東漢古文尙書非出杜林予旣論

之矣前漢杜鄴傳云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然則杜林乃小學家之祖非古文尚書家之祖也袁宏後漢紀稱林嘗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又以所得古文尚書一卷示衛宏等曰林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耶是道不墜於地矣夫所謂古文之學者對篆隸之學而言也世人競尚篆隸故古文之學將絕也其言此道及是道者義亦相同蓋經學家所傳之古文但傳經義耳至於字體俱隸古非復漆書之舊故林得漆書而寶愛之寶愛其字非寶愛其文也此與衛恆得汲冢論楚事者一卷而竊悅之同意於經學毫無所涉范書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三

六册

載林與衛宏語改此道將絕爲斯經將絕則竟以道字爲經然則賈景伯父子所讀者非斯經乎孔氏子孫自安國至僖累世相傳者亦非斯經乎一字之改貽誤非淺康成書贊云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直言衛賈馬不及杜林則東京傳古文尚書者不由杜林可知宏又嘗奉詔定古文官書蓋宏亦精於小學者宏之小學則受於林也好異之徒逞臆乃如此然則鄭玄傳所謂馬融謂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此道字豈亦不得指經言況後漢紀明言杜林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也養原刪去握抱此經句豈謂後人不讀後漢紀耶卽有賈孔之經在林在當時未必盡知

之何不可言斯經將絕卽知有此兩家之經亦不過甚言可懼耳毀經者惜不知當時今古文盛衰之勢耳君臣上下皆治今文不過數人傳古文能不懼絕乎漢書儒林傳曰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目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然則當時非無言穀梁學者特不及千秋精耳亦言將絕是此類也後漢書儒林傳既曰衛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言林傳古文尚書如此則晉范蔚宗自本漢人記載烏得盡誣說文前部辭下曰衮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三

六册

從前分聲衛宏說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虞德盛因禪位焉正宏尚書說光耀又案後漢紀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眾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也又曰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

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遠絕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尙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尙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瞿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尙書多於伏生所傳六十篇安國獻之又曰賈逵又言古文尙書多與經傳兩雅相應於是古文尙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賈宏常棣氏已上古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古

六册

經傳之後猶不能辨杜林賈逵等古文之僞何也

賈逵之傳

許慎

崔瑗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再遷除校長崔駰子瑗傳字子玉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

光耀又案賈逵傳杜林漆書非真古文既有辨矣許慎亦傳漆書非真古文許冲上說文表曰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又曰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許乃賈弟子說文引董仲舒京房劉歆

揚雄歐陽喬桑欽杜林衛宏徐巡班固等說皆稱名賈獨稱賈侍中尊師也賈傳漆書故許亦傳漆書漆書無逸篇馬鄭疑而不注之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賈時未得故許絕未采入說文馬鄭卽得之亦皆不信說文引尙書凡一百七十餘條不出伏生二十九篇今文秦誓亦在焉其餘則七十一篇之逸周書及書說眞逸篇僅及兩句一字一部宿下曰讀若書曰若藥不瞑眩亡部匪下曰逸周書曰實玄黃于匪皆據孟子滕文公篇匪下知爲周書者上文有云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實篚厥玄黃乃書語此孟子釋書語也許不見眞逸篇故誤孟子語爲書語趙岐亦不見眞逸篇故注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二

源流

圭

六册

此節曰皆尙書逸篇之文也目部眊下曰虞書耄字從此蓋據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必逸文之散見者不然眞逸篇多矣許果得見所引斷不止此況此三條中尙不免誤世人第見自敘曰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又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遂謂許所引皆眞古文攷古文之眞僞宜以說文不知東漢以古文顯者皆誤杜林漆書爲眞古文且說文引尙書兼用今文歐陽等說不專孔氏如自敘所言也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史記周本紀引作如虎如貔如豺如離蓋今文徐廣注離下曰

此訓與螭同說文內部离下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挖熊螭李善注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引歐陽尚書說正同說文喬即高離螭即离通用字此標明用今文說者他如舜典教胄子釋文胄直又反王云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史記五帝本紀引作教穉子集解鄭玄曰國子也周禮春官大司樂鄭注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又曰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釋文育音胄本亦作胄蓋陸德明所見周禮傳本偶異或鄭注周官實從今文作育皆未可知鄭注經用今文正多禮記王制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六

六册

教胄子馬鄭王傳古文者字皆作胄則作育爲今文無疑說文去部育下曰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蓋引今文育胄形聲不同今古文之辨止在此其義爾雅皆訓長無辨也人部係下引虞書曰方鳩倂功古文也彳部迷下引虞書曰勑迷屏功則今文言部編下引周書曰截截善諷言古文也戈部莛下引周書曰莛莛巧言則今文𠂔部首下引虞書曰濬𠂔𠂔𠂔古文也谷部容下引虞書曰容畎澮距川則今文示部紫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紫重文禱下曰古文紫從隋省言部謨下引虞書曰咎繇謨重文暮下曰古文謨從口竹部謫下引夏書曰惟箇謫楷重文輅下曰古文輅從輅月部

霸下引周書曰哉生霸也重文胄下曰古文霸或作比弓部粵下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枿古文言由枿然則上所引皆今文本部引作粵櫟今存尚書作由櫟枿櫟異體字耳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太子本起瑞應經栽櫟下曰古文櫟梓木三形同五割反此引書不專孔氏之證易兼用京氏詩兼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皆不如自敘所言卜部貞下曰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此標明用京氏易說者他如示部禋下引易曰禋既平釋文曰祇京作禋說文同口部咨下引易曰曰往咨彛部遯下引易曰曰往遯二者宜有其一非孟也此引易不專孟氏之證鼎部鼐下曰魯詩說鼐小鼎鬼部魁下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七

六册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魁服此標明用三家詩說者他如爾雅釋草疏韓詩曰六月食鬱及藿艸部藿下引詩曰食鬱及藿則韓詩也又缺我錡又缺我錡毛傳鑿屬曰錡木屬曰錡釋文錡韓詩云木屬錡韓詩云鑿屬木部鉢下曰一曰鑿首則韓詩義也載衣之楊釋文韓詩作絺衣部襜下引詩曰載衣之襜則韓詩也絺卽襜之或體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鄙駭譟謹李賢注韓詩曰駭駭侯侯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羣駭駭李善注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駭行曰駭人部侯下引詩曰侯侯侯則韓詩也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疆民獷俗李善注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六

六册

懷彼淮夷釋文懷說文作應知古本說文心部應下引
應彼淮夷語瞿部翼下曰讀若詩曠彼淮夷之曠則韓
詩也視我邁邁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忼忼心部
忼下引詩曰視我忼忼則韓詩也後漢書袁紹傳李賢
注韓詩曰漆與洧方洧洧兮荆楚歲時記按韓詩云唯
漆與洧方洧洧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謂今三月桃
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太平御覽香部蘭香引
韓詩曰漆與洧說文云詩人言漆與洧方盛流洧洧然
釋文渙渙韓詩作洧洧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據
御覽知陸氏所見說文形近而誤遂誤音二徐本潛下
引詩曰潛與洧方渙渙兮又緣毛詩而誤其實說文原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九

六册

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穎川滿昌
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匡衡所稱蓋齊詩衡
傳載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有曰詩云鶯鶯
在坎六部穴下引詩曰鶯鶯在坎則齊詩也釋文鸛雀
本作鶯疾本又作穴蓋毛詩則本偶同齊詩又有引詩
與毛詩文義異必三家詩願言則寔毛傳寔殆也鄭箋
云寔當讀爲不敢噓咳之噓鄭蓋用三家義說見後口
部噓下引詩曰願言則噓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目部
瞶下曰恨張目也詩曰國步斯瞶瞶兮蔚兮毛傳蔚蔚
雲興貌女部嬀下曰女黑色也詩曰嬀兮蔚兮禾役穢
穢毛傳役列也禾部穎下曰禾末也詩曰禾穎穢穢積
之栗栗毛傳栗栗眾多也禾部秩下曰積也詩曰積之
秩秩盧令令毛傳令令纓環聲犬部獫下曰犬健也詩
曰盧獫獫有一語而兩引互異者其一宜三家詩艸部
薺下引詩曰薺兮薺兮女部嬀下引詩曰嬀兮薺兮口
部嚶下引詩曰嚶嚶駉馬尸部夥下引詩曰夥夥駉馬
口部咽下引詩曰犬夷咽矣馬部駉下引詩曰昆夷駉
矣口部咄下引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詵下引詩曰無然
詵詵口部嚶下引詩曰嚶嚶背憎人部傳下引詩曰傳
背背憎言部營下引詩曰營營青蠅父部楸下引詩曰
營營青蠅止于楸部蠅下引詩曰營營青蠅足部躡
下引詩曰載躡其尾東部蹇下引詩曰載蹇其尾足部

踏下引詩曰不敢不踏走部越下引詩曰不敢不越木部
部下引詩曰桃之夭夭女部媛下引詩曰桃之夭夭
桃部越下引詩曰衣錦絺衣衣部褻下引詩曰衣錦褻
衣衣部泄下引詩曰江有汜汜下引詩曰江有汜此引
詩不專毛氏之證是部首下有曰讀若春秋公羊傳曰
是階而走部跽下引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跽然而
哭見部覲下引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陽生女部媚
下引春秋公羊傳曰楚王之妻媚此標明用公羊春秋
者皆不專左氏之證其引今文泰誓者支部我下引周
書曰我我無怠詩大明正義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
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史記周本紀孜孜
源流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干

六册

作孽孽水部渎下引周書曰王出渎尚書大傳泰誓曰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渎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詩思文正義引泰誓作王跪取出渎以燎
之手部滔下引周書曰師乃滔滔者搗兵刃以習擊刺
也詩曰左旋右滔尚書大傳泰誓曰惟丙午王還師前
師乃鼓譟譟師乃滔前歌後舞鄭注滔喜也許作滔從
手鄭作滔從心者所據異本故異解其引逸周書除標
明逸周書者如示部祿下引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祿均
分以祿之也見本典解羽部翰下引逸周書曰文翰若
輩維一名晨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見王會解木部巢
下引逸周書曰巢疑沮事見文酌解网部闕重文蹊下

引逸周書曰不卵不蹊以成鳥獸見文傳解人部侂下
引逸周書曰朕實不明以侂伯父見大戒解火部燔下
引逸周書曰味辛而不燔注說文諸家皆云今本未見
此句立部侂下曰逸周書有侂匠厥可筠曰文酌解九
柯十匠柯卽侂之誤皆不計其但稱周書無逸字者
羽部翬下引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翬翠卽逸周書王
會解倉吾翬翠翠者所以取羽鳥部翬下引周書成王
時氏羌獻鸛鳥卽逸周書王會解氏羌以鸛鳥豕部豨
下引周書曰豨有爪而不敢以掀卽逸周書周祝解故
豨有牙而不敢以噬豨有爪而不敢以掀其引經說爲
經者書則豕部豨下引虞書曰豨豨屠功又曰豨匹曰
源流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主

六册

遂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也此蓋取左傳義爲嬪于虞
說曼部嬪下引商書曰高宗寤夢說使百工覈求得之
傳嚴見部尋下曰尚書高宗夢尋說此書敍文竹部箴
下引夏書曰璫璫箴箴可爲箴箴可爲矢下二句乃
釋語本部檐下引書曰竹箴如檐嚴可筠曰當作讀若
書曰竹箴竹箴蓋古文說許君往往以經說爲經也夏
本紀竹箴既布又言璫璫竹箴卽此今更攷之箴檐乃
音近可通用之常字周禮夏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
竹箴注故書箴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箴書亦或作箴
儀禮大射禮冪用錫若絺綴諸箴注古文箴作晉吳越
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度是其證也此引書曰竹

箭如檣者謂此古文竹箭字或讀如晉與此通許蓋說其音讀爲讀若之變例也許得引孔傳者蓋本史記又爾雅釋草篠箭儀禮大射禮及周官職方氏注箭篠也是箭篠古人通訓漆書注偶同眞古文亦不足怪據下引虞書曰予棗四載水行棗舟陸行棗車山行棗櫟澤行棗輜止首句爲益稷文餘皆書說口部圉下引商書曰圉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商書曰圉者洪範文圉者升雲半有半無者釋書曰圉之辭玉篇口部及廣韻二十二皆圉下引說文云回行也商書曰圉圉者升雲半有半無段玉裁據以改說文引尚書爲商書可也玉篇廣韻皆不重曰字玉裁補一曰字矣古人蓋不如此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圭

六册

拘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昊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此用古文家說心部懷下引商書曰以相陵懷今商書無此文疑微子弗其耆長舊有位人說土部垺下引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垺野此書敘文他經則示部祔下引周禮有郊宗石室周禮無此文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有曰祔及郊宗石室或說左氏者引周禮說也社下引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

木下句約大司徒文上句周禮無此文風俗通義祀典篇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革部鞞下引易曰或錫之鞞帶男子帶鞞女子帶絲首句易訟卦文下二句或說易者取禮記義也目部相下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易無此文因學紀聞疑易傳及易緯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是說書洪範者取易說也井部荆下引易曰井法也釋文鄭云井法也蓋古易家說故許鄭皆引之木部藥下引禮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白虎通崩薨篇引作春秋含文嘉疑禮緯春秋緯并有此文广部廂下引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圭

六册

周禮曰牛夜鳴則廂臭如朽木周禮內饗牛夜鳴則廂鄭司農云廂朽木臭也大部爨下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爨心部忌下引詩曰信誓旦旦皆毛傳文糸部縗下引詩曰縗衣縗巾未嫁女所服下句乃釋語又如來部賴下引詩曰不賴不來即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蓋爾雅釋詩不俟之詞或以詩我行不來之來爲賴之誤字馬部駮下引詩曰駮牡駮牡即爾雅釋畜駮牡駮牡玄也蓋爾雅釋詩駮牡三千之詞此亦引經說冒本經之名又有引經誤大題及篇名者書則口部咈下引周書曰咈其耆長糸部退下引周書曰我與受其退皆商書微子文刀部剝下引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夏書甘誓

文部穴下引周書曰宮中之穴食段玉裁曰書當作禮周禮臺人掌共外內朝穴食者之食許稱之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他經則示部祗下引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祗定十四年經文禡下引周禮曰禡於所征之地禮記王制文品部啻下引春秋傳曰次于啻兆僖元年經文肉部殲下引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莊十七年經文角部衡下引詩曰設其楅衡周禮地官封人文木部桷下引春秋傳曰刻桓公之桷莊二十四年經文本部楊下引春秋傳曰楊而書之周禮地官泉府文有摘經一二字者周禮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示部禴下引周禮曰禴之祝號昭十七年左傳鄭神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西

六册

鼃曰若我用瓊瑩玉瓚鄭必不火玉部瓚下引春秋傳曰瓚瑩有瓚摺經文或誤合兩處文爲一語者書則玉部玨下引周書曰稱奉介圭水部浩下引虞書曰洪水浩浩蝨部蠹重文載下引周書曰我有載于西他經則口部咽下引詩曰犬夷咽矣聿下引詩曰聿聿幡幡走部邁下引讀若詩威儀秩秩鳥部驚下引詩曰鳬驚在梁日部昌下引詩曰東方昌矣日部冒下引詩曰或箴或冒心部慙下引春秋傳曰昊天不慙人部侃下引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說文引經之例便意如此非但說文古人引經率如此奈何以拘陋之見毀經

光耀又案若璩曰說文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

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尙書及書焉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虞書又曰怨匹曰逮商書曰以相陵懣周書曰宮中之穴食讀若周書若藥不眇眩周書曰芟芟巧言周書曰來就基基周書曰獮有爪而不敢以獮周書曰王出涖周書曰伯翳周書曰師乃指周書曰玆玆無怠周書曰惟縹有縹尙書曰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書曰竹箭如櫟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爲不可曉善夫徐鉉進說文表云大抵此書務授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古也魏晉間出今也徇今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圭

六册

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若璩此言不但不知說文中經說亦稱經逸周書稱周書并五經異義周禮逸周書尙書大傳尙書正義毛詩正義等書若絕未寓目者至伯樂乃伯固之今文來就基基乃秦誓未就予忌之異文惟縹有縹乃呂刑惟貌有縹之異文讀若周書若藥不眇眩乃大徐本之繆文一切指爲尙書逸句直可謂不識字猶敢爲大言以爲勝古人毀經者荒誕每如此朱彝尊經義考亦引此文謂不知許氏何所本光耀又案毀一經禍及諸經傳記一切妄刪說文其一也目部眊下曰虞書毫字從此嚴可均不知爲大禹謨之逸文散見者乃曰六字當是校語許書無此詞例眊

非偏旁而云從此亦為難通議刪朱筠本顧廣圻本老
字皆空白王筠本從嚴議作大圈刪之不知尸部首下
曰虎字從此非此詞例而何火部裁重文災下曰籀文
從火米部糴重文糴下曰古文糴從糴皆非偏旁何以
曰從某頁部首下曰古文諸字如此類下曰太史卜書
類仰字如此於部首重文分下曰古文於字如此如此
與從此果何別月部霸重文習下曰古文霸或作此作
此與從此更有何別此等詞例固多矣且說文詞例又
何一定之有卽以此等論之如尸部完下曰古文以為
寬字鼎部首曰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之類則
又變從此如此作此之詞曰以為以為二字又或開一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姜

六册

字為詞如尸部疾重文疇下曰籀文疾疇下曰古文疾
网部首重文罔下曰古文网罔下曰籀文网之類則并
無從此如此作此以為之詞如人部仁重文忝下曰古
文仁從干心作飲部首重文余下曰古文飲從今水食
下曰古文飲從今食之類則又煩其詞而稱偏旁如尸
部宜重文鉉下曰古文宜宜下曰亦古文宜見部視重
文眎下曰古文視眎下曰亦古文視之類二字皆重文
則但以亦字別上一句不如此其煩也又如网部首重
文罔下曰网或加邑罔下曰网或從糸罔下獨不可言
加系耶何必變其詞例此例不可悉舉而曰許書無此
詞例何也可均又惑若璩尚書在漢時無虞書夏書分

稱之說凡說文中虞書夏書分稱者一切議刪不知在
左傳及伏生今文已分稱矣

光耀又案辟部彛下曰法也引周書曰我之不彛段玉
裁曰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許所據壁中古文也蓋孔
安國以今字讀之乃易為辟字馬鄭所注者從孔讀不
知史記漢書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者子國讀
古文以今文徵以字句見異又不悖功令求為博士班
固所謂祿利之路然也其私傳都尉朝等者乃古文猶杜
林所謂古學不宜于今也馬鄭所傳漆書雖杜林假託
然漢以來稱馬鄭傳古文無異辭如玉裁所言是馬鄭
傳子國今文且杜林漆書正以漆寫奇古字假託壁中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姜

六册

書馬鄭及許所傳皆此本也如玉裁所言是馬鄭及許
所傳各一本又眞壁簡止有一已藏在祕府許從何得
之蓋說文解字以說解文字為主引經以解字非以解
經有解本義者有解會意者有解假借者假借有二例
有本義是此字而經或假借他字者有本義非此解而
經或假借此字者許作辨解為法本義也馬鄭作辟解
為避假借義也師讀傳本不同故雖一家之學而文字
說解不能無異章帝建初五年詔所謂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師承亦別名家是也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馬
鄭王古文中皆有異字泥而求之烏能通

光耀又案示部紫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紫重文禱下

曰古文紫從隋省此虞書作紫乃許引今文兼引今文許書之常又有尙書大傳鄭玄注引書及今文家樊毅脩華嶽廟碑作紫可證王裁泥許自敘傳書孔氏之言遂曰古文尙書作紫既以作紫爲古文又無如此古文禱字何遂倡爲無稽之言曰壁中簡作禱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知禱卽小篆紫字改從小篆作紫是孔氏古文尙書出於壁中云爾不必皆仍壁中字形也綴禱於紫下者猶周禮既從杜子春易字乃綴之云故書作某也讀書不通故如此費穿鑿

光耀又案或曰旣不盡如自敘所言皆古文矣然則以部臬下引虞書曰臬咎繇也又出重文梁曰古文臬得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天 六册

毋從臬者乃今文史記索隱所謂臬古暨字非也不知伏生今文者猶云今字本謂以秦隸寫經秦隸中正多奇古難識之字以漢人通行秦隸故曰今文孔子國古文者猶云古字本謂斟酌隸古之閒大敘所謂隸古定也別于伏書曰古文便稱也古文中正多易字不過其初寫法異一點畫勻正一頭大尾細耳非今文中皆通俗書古文中盡奇字也杜林以漆書託之者其中亦多易字猶今存漢碑及隸韻隸釋中正多難識之字鐘鼎款識科斗中反有易字故許引杜林漆書中有小篆字如卅部异下引虞書曰嶽曰异哉作嶽是也其重出古文則劬采倉頡爰歷等書或鼎彝銘自敘所謂郡國亦

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弄代之古文皆自相倡如山部嶽下又出重文曰古文是也此可悟从部臬下引虞書曰臬咎繇也今文作暨既有史記索隱漢書賈捐之傳可證則作臬者正漆書古文從小篆又出重文梁曰古文臬乃劬采倉頡爰歷等書及鼎彝銘許書變動不居如此安得見許書凡所謂古文者輒指爲漆書古文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攷曰尙書釋文云岳字又作嶽今據史記漢書皆作嶽字從今文也岳古文嶽見說文蓋亦讀許書自敘未通

光耀又案段玉裁曰說文力部曰勳古文作勳從員按周禮夏官司勳注曰故書勳作勳鄭司農曰勳讀爲勳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无 六册

勳功也以說文殳字下引勳乃殳證之則壁中故書作放勳孔安國庸生乃易爲勳許君存壁中之舊故殳字下引書作勳又按注中凡言讀爲者皆易其本字若勳勳一字特異其諧聲鄭司農當云勳古文勳不當言讀爲者古文旣絕漢初不識周禮初出時以意定勳爲勳字而不敢斷爲一字異體至許君乃敢斷之曰古文勳耳禪讀爲祀同不知勳勳在尙書中特異文耳無與今古文如緯書用今文者也而尙書攷靈耀曰放勳然猶恐傳寫之誤成陽靈臺碑廣彼之恩深荒外兮廣彼卽橫被異文是碑又曰德彼四表是以彼作彼之證又曰光宣美勳樊毅脩華嶽碑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

設五鼎之奠紫燔埤堦紫蓋今文又曰銘勒鴻勛國三
老袁良碑君子曰優叙之寵於斯盛矣正用今文優賢
揚歷又曰不問勳次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碑乃訓五
品般教左寬訓不作遜蓋今文上文曰曩者征克大勛
下文曰建此武勛熹平六年立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
傷黎儀今文也又曰貢孝三署勳譽有則是今文家亦
作勛之確證建和二年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曰無
偏蕩二古文也又曰明厥勳又曰有勳有榮是古文
家亦作勳之確證隸續延熹七年都鄉孝子嚴舉碑廣
彼明察今文也又曰克諧勳無德不闕今文家固亦
有作勳者然非家法字固如此玉裁未深考耳孫星衍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三

六册

亦據說文勳古文作勛又引勛乃殂以爲孔壁古文愈
不足知此

光耀又案口部噓下引詩曰願言則噓毛詩噓作噓傳
曰噓殆也鄭箋云噓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段玉裁曰
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遂從汪龍後人妄增之說刪
之嚴可均本亦刪之不知鄭箋毛詩亦用三家義揚之
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儀禮士昏禮
宵衣注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皇
矣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
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正義引張融曰魯詩
之意以阮徂共皆國名十月之交抑此皇甫毛無傳箋

云抑之言噓釋文主毛曰抑如字辭也徐音噓韓詩云
意也意噓古通泮水狄彼東南毛無傳箋云狄當作剔
剔治也釋文狄沈云毛如字韓詩曰鬻鬻除也此皆鄭
兼用三家詩之顯證說文亦多用三家詩願言則噓之
噓字從口惡知非用三家詩奈何矣

光耀又案以相陵懷卽非書說而說文引他書不見今
本者多矣玉部瑯下引禮記曰佩刀士瑯瑯而珖珖珖
下引禮記曰佩刀天子玉瑯而珖珖瑯瑯下引禮記曰佩
刀諸侯瑯瑯而珖珖瑯瑯見詩鞞瑯瑯有珖毛傳瑯瑯亦本
禮記鳥部鵠下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禮記無此文
方部旂下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六册

禮無此文見詩造舟爲梁毛傳宜亦本禮心部忻下引
司馬法曰善者所民之善閉民之惡金部鉞下引司馬
法曰晨夜內鉞車今皆無此文則以相陵懷爲逸句亦
無足異

光耀又案或曰說文旣引桑欽說必見欽尚書注欽旣
確爲古文經師則慎所傳古文安知非卽欽本經不知
說文止水部引桑欽說三溺下曰溺水自張掖刪丹西
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從水弱聲桑欽所說濕下
曰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汶下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
蕪西南入泲乃欽地理志非尚書注可兼攷水經注而
得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姚寬西溪叢語已疑水經非桑

欽諫然不如胡渭辨尤詳其言曰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潞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敦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尙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文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鄭善長注皆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星

六冊

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鄭注於潞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鄭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段玉裁曰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

葛嶧在西古文以爲嶧陽王裁按班以嶧陽爲山名此古說也凡志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坐山古文以爲敦物古文以爲密今高高爲外方山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橫尾山古文以爲倍尾山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傳易山古文以爲傳淺原休屠澤古文以爲豬埜澤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此等蓋今古名之異今名吳山古名汧山云古文以爲者對今名言之此古文二字猶言禹貢非謂壁中古文也大史公自序曰秦撥棄古文又曰年十歲則誦古文皆謂古經傳不言禹貢吳山在西者禹貢無吳山不言禹貢汧山在西者漢人此山不名汧山也又引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星

六冊

錢大昕曰志稱古文者謂古文家說與平當以爲隔津正同一例志引古文凡十一以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證之大約相同水經相傳出於桑欽欽正傳古文尙書者則孟堅之言信而有徵矣此解漢志所謂古文皆通然皆不知欽所誤乃地理志并非尙書注果有尙書注何以說文漢志水經注止得引其說地理數條絕不見引他事經義卽有尙書注亦不過禹貢一篇如劉向許商僅洪範五行傳記而已非有全經注流傳也然如漢志效穀下北新城下所引二說禹貢亦無效穀易水滹水等文義不知屬經何句以此益知所誤乃地理志全祖望疑桑欽地理志不見簿錄豈桑欽尙書注見簿

錄乎

許慎之傳

許沖

尹珍

高彪

光耀案許沖上說文表引書曰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用洪範國不作邦蓋今文然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其言出沖表沖宜兼傳古文表首曰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華陽國志南中志牂柯郡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書

六册

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末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恩尚書丞郎荊州刺史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略同隸釋外黃令高彪碑師事缺二尉汝南許公又曰光和七年龍在困敦月次躔火六月丙申卒桂馥案闕處當是故太二字許太尉祭酒故稱太尉彪卒於光和七年正與許公同時碑又曰明於左氏桓帝時上立博士章文楷極類乎班賈京曩碩儒海內雋彥靡不擬缺碑第言明左氏不言受尚書而後漢書文苑傳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彪作箴曰明其

果毅尙其桓桓又曰目威克愛彪未必見真古文果毅二字及目威克愛或本左傳尙桓桓則牧誓今文也是彪嘗受尙書或疑碑上言明左氏下言京曩碩儒謂高君明左氏又明易尙書如京氏夏侯氏二大師非也京夏猶言華夏耳繁陽令楊君碑曰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曩凡百靡不慙悼劉熊碑京夏莫不師仰樊毅華嶽碑京夏密清殊俗賓服豫州從事尹宙碑京夏歸德宰司嘉焉其證也

光耀又案汗簡載尙書稱古文者乃釋文所謂穿鑿本穿鑿本非子國壁中書釋文已辨之知非漆書古文者有增多二十五篇中字或以漢今文為古文與薛季宣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書

六册

書古文訓本合其不合者傳寫偶歧耳其載石經中字乃魏三體石經魏石經中古字即漢漆書古文知非漢石經者漢石經乃一體今文也非古文段玉裁謂汗簡載古文云出尙書者不可為所欺是也遂謂所載石經亦不可信則非隸續載魏三體石經殘碑猶可攷惜哉汗簡者已不多說文主漆書古文者也犬部狙下引周書曰尙狙狙汗簡犬部狙古文桓出石經正合說文史記周本紀及孔彪碑作尙桓桓高彪作箴曰尙其桓桓皆用今文

崔瑗之傳

蘇祇

光耀案瑗傳言瑗辟車騎將軍閭顯府謂陳禪欲共說顯收中常侍江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會濟陰王立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史言瑗盡傳父業又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又從獄掾問禮胡廣等又薦瑗宿德大儒未言治尙書然其父業中自有尙書故駟文中多用尙書瑗謂陳禪語中有云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目無罪并辜元惡元惡蓋尙書字第不知蘇祗傳何業耳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五

六册

摯恂

摯恂之傳

馬融

桓麟

馬融之傳

盧植

鄭玄

馬日碑

延篤

范冉

楊充

光耀案高士傳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又曰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後漢書馬融傳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初京兆摯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目女妻之又曰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又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生徒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盧植傳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又曰作尙書章句又植上書曰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又曰植上封事曰臣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五

六册

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能通古今學故又引今文家說又曰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融傳曰族孫日碑獻帝時位至太傅孔融袁紹傳注引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太平御覽居處部堂引羊頭山記太學堂洛陽南關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尙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延篤傳字叔堅南陽華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徙京兆尹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篤行傳范冉字史雲冉或陳留外黃人也

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桓帝時召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蔡
邕集貞節先生范史雲碑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向
書華陽國志梓潼人士讚注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少
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
明叔穎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察孝廉爲郎

光耀又案隸釋吉成侯州輔碑述封侯詔冊曰處乎左
右常伯之職同缺協意以亮天功正尙書文又曰於是

鄉人姻族乃相與刊石樹碑昭宣令問然則碑文其鄉
人姻族誤碑陰首列延篤篤蓋古文家碑陰延篤而下
四十有九人未知實出誰手姑并錄之所謂與其過而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美
六冊

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州輔碑陰

漢陽太守下缺故京地尹延薦封堅故東平相溫貢顯

宗故益州太守駱肅文憲故交趾太守冠軍橋術伯道

故上黨太守州郡當世司徒長史宛任缺伯陽故光祿

丞宛趙堅封貞故臨湘令扶缺仲缺故尙令馬浮元顯

廣平令王璋伯玉故廩犧令章陵錢訢禮公車騎將軍

司馬宛缺守矩小侯新野鄧辰伯臺故細陽侯相州

寶季珍故河陽長州宗伯興尙書侍郎比陽張超伯載

故海昏侯相謝泉缺朝郎中州博起世光祿丞州元孟

元公車令州忠封玉故建城長何矩世舉故建昌長唐

超景遠故鄱陽長王福仲昭故南武陽侯相張和仲異

故便長替匡仲英故襄陽長辟敏封公故郎長州湯伯

德郎中王恭季公郎中陳充廣世郎中州超巨堅故隋

守長州歆宣睢故荊州從事州縣宣豫故荊州從事州

憲伯平故河隄從事張睢伯宗故軹長胡肅伯於震士

趙訢公甫震士李缺文德故替鄆蘇缺義山故替鄆杜

合巨孫故替鄆魯陽表苞景伯故缺守令州稱子明故

府掾杜瑗次高故府掾何進定安故府掾王長伯缺故

府掾汪直元孝震土州龍宣興震土王缺公缺震土傳

稠公下缺
盧植之傳
源流
美
六冊

公孫瓚

蜀先主

劉德然

高誘

盧毓

盧毓之傳

盧欽

盧琰

盧欽之傳

盧浮

盧琰之傳

盧志

盧志之傳

盧諶

光耀案後漢書公孫瓚傳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呂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三國志魏書作太守遣詣涿郡盧植讀經遷前將軍封易侯蜀書先主傳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許靖傳先主策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正古文後主傳評曰注引華陽國志諸葛亮曰先帝亦言吾周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罕

六册

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教也既師事古文家盧植又周旋古文家鄭康成淮南子高誘注自敘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親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前朝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自敘雖止言受淮南句讀然誘注淮南子似真訓

被施頗烈曰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正古文魏書盧毓

傳字子家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爲司空封容城侯諡成侯毓對曰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晉書盧欽傳字子若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仕魏至吏部尙書封大梁侯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元子浮嗣浮傳字子雲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傳字子道武強侯尙書子諒傳字子諒晉散騎中書侍郎後陷于石氏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并書書曰謨明之效不著詩曰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又曰弼諧靡成良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望

六册

謨莫陳珽志經術史無明徵然欽傳既云世以儒顯且珽孫志子諒治尙書既有可攷故皆著錄初學記州郡部河東道引魏盧毓冀州論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

光耀又案蜀書龐統傳先主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或先主兼傳盧植今文然前歌後舞今文泰誓語漆書亦有

張恭祖

張恭祖之傳

鄭玄

鄭玄之傳

王模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立立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曾融集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器

六册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曰弟子河內趙商自遠方至者數千公車徵爲大司農又曰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珍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孔融傳注引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紀甘露三年以關內侯鄭小同爲五更注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王基傳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又曰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議常與抗衡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追贈司空諡景侯崔珍傳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劒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羅縣乏玄罷謝諸生珍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器

六册

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遷中尉王朗子肅傳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國淵傳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注引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遷太僕王昶傳樂安任昭先注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聖童文帝時爲黃門侍郎吳書程秉傳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拜太子太傅守太常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輯本鄭志張逸問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問尚書微子箕子問堯典注九州八伯問皋陶謨注兼用外傳內傳答逸問顧命東房西房逸答焦氏問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檀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答孫皓問夏至中星召引尚書日永星火趙商問禹貢九河問皋陶謨注四百國在畿內問金縢周公請命答商問顧命答商問洪範錄則殛死禹乃嗣興宜皆傳尚書弟子其問答易詩禮春秋不關尚書如冷剛劉掞模田瓊臨碩王瓚崇精王權鮑遣任厥汎閣崇劉德陳鑠桓翊等未知兼受尚書否然張逸焦喬孫皓趙商多雜問他經安知冷剛等未問尚書

惜鄭志久佚無可攷也孫顯劉炎靈模林碩陳鏗卽孫皓劉琰臨碩陳鏗之異文焦氏卽焦喬立傳臨孝存卽臨碩不別著錄此孫皓與吳主別爲一人田瓊爲魏博士見通典異姓爲後議舊唐書經籍志尙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立注瓊旣鄭弟子益宜亦鄭弟子故能正粲問孝經序正義曰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尙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立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立所注特明其驗六也隋書經籍志圖讖敘錄作魏博士宋均舊唐書元行沖傳著釋疑曰子雍規立數十百件守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吳

六册

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禮記有博士馬昭對未知卽馬昭傳寫之異否也隋志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隋志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謨

光耀又案王肅傳受學鄭立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從門字絕句或人字絕句皆可顏氏家訓音辭篇曰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蓋炎雖入魏固與王肅皆生漢末鄭漢末建安中卒炎親及受業鄭立傳言馬融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立卽其弟子正有受學門人之事若璩曰王肅傳稱其受學鄭立之門人蓋弟子再傳者與肅同時是爲魏人顏之推

以爲漢末人非毀經者每輕駁古人
孫炎之傳

劉宣

光耀案晉書載記趙劉宣傳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絜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劉元海卽王位宣之謀也仕至太尉尹敏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遷諫議大夫范書稱受古文者皆本漢人舊記果真古文則是真古文已大顯東漢初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吳

六册

傳人多矣何至爲漆書所欺且史明言敏後受古文可知其先漆書古文未出止習歐陽尙書其受古文在漆書旣名世之後也毛大可謂尹敏等傳真古文未嘗一度事情耳

蓋豫

蓋豫之傳

周防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遷陳留太守

丁鴻

丁鴻之傳

楊倫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于餘人出補常山王傳

孫期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已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已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張楷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吳

六冊

光耀案攷見今文源流

度尙

度尙之傳

邯鄲淳

光耀案後漢書度尙傳字博山山陽湖陸人也注引續漢書曰通京氏易古文尙書封右鄉侯爲荊州刺史世說新語捷悟注引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投江死縣長度尙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

東里先生

東里先生之傳

周磐

光耀案後漢書周磐傳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也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尙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教授門徒常千人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又曰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旨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劉祐

劉祐之傳

郡將子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吳

六冊

光耀案後漢書黨錮傳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三轉大司農注引謝承書曰祐宗室之緒代有有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尙書又曰郡將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

孔喬

光耀案後漢書方術樊英傳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注引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尙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張衡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辛

六冊

光耀案後漢書張衡傳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永和初出爲河閒相作思立賦曰幽獨守此仄陋兮不作側陋蓋古文又曰旦獲譴于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金縢事今文家作葬周公解此作羣叔流言解者用古文應開曰立功立事今文泰誓語漆書古文亦有上疏陳事曰百揆允當庶績咸熙熙不作喜蓋古文後漢紀順帝陽嘉二年太史張衡對詔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用古文說永和五年張衡上書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辛

六冊

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腸則刪削云臚宮刪割頭庶刺是鄭注不同也謂夏侯等以古文昧谷爲柳谷猶以古文心腹腎腸爲優賢揚歷優賢揚歷爲今文又見三國志正義作憂腎腸字有脫誤耳昧谷爲古文此其確證史記五帝本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蓋廣注本從古文或又從今文作柳谷者傳本之歧也應奉應奉之傳應劭光耀案後漢書應奉傳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俗變坐公事免後爲司隸校尉舉側陋用今文或當時記者用今文黨錮李膺傳應奉上疏理膺等曰遂令忠臣同愆元惡元惡尚書字子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罰時輕時重建安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漢書五行志思曰容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于定國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鯨哲獄注應劭曰哲智也用古文家馬融解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注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則又依今文爲訓水經注濁漳水引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

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用尙書大傳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邱謹校尙書民乃降印度士不作宅作度蓋今文墟謹校尙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舜生姚墟今文家說見尙書中候劭蓋兼涉今古文奉傳李賢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宜知當時今古文之學

王符

光耀案王符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述敕篇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五德志篇城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職親百姓順五品達不作通用不作庸順不作訓皆古文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約尙書大傳又曰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用今文秦誓思賢篇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救邊篇淺淺善靖俾君子怠五德志篇乃使以蔀像求之四方側陋淺淺蓋譏異文邦作國仄作側皆今文思賢篇又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引尙書大傳符蓋兼治今古文仲長統

光耀案後漢書仲長統傳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苟或舉爲尙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續呂侯之祥刑不作甫作呂古文也羣書治要仲長統昌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作訓不作遜蓋兼涉今文

吳恢

吳恢之傳

吳祐

光耀案袁宏後漢紀桓帝建和元年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尙書章句時祐年十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蕙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欲以漆簡寫蓋古文李咸

光耀案後漢紀靈帝熹平元年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被以滔天之罪又曰陛下仰繼先帝豈得不以太后爲后存旣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又曰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禮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謂古文以諒爲梁今文大傳正作梁

閻鄭箋詩多用古文故商頌譜作諒闇中論天壽篇引無逸用古文故作諒陰作陰者或涉論語字或後人以論語字改猶後漢書魯恭傳上疏論衡儒增篇白虎通爵篇皆作諒陰從論語也爵篇曰尙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引尙書後接引論語明涉論語字魯恭疏曰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明用論語近人白虎通疏證改兩陰爲闇失古本之眞矣春秋繁露竹林篇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淮南子泰族訓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漢書王吉傳奏書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涉禮記字蓋西漢眞古文甚微漆書古文亦

古文尙書正辭卷望

源流

盡

六册

未出故也史記魯世家作亮闇漢書五行志又作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亮涼或三家異字未可知也胡廣傳注引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

邊讓

邊讓之傳

楊俊

光耀案後漢書文苑傳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作章華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仄陋咸熙皆古文也不召同期今文泰誓語漆書古

文中亦有又曰蔡邕迺薦於何進曰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鬚鬣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出爲九江太守三國志魏書楊俊傳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遷中尉

劉熊

劉熊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酸棗令劉熊碑君諱熊字孟廣陵海西人也敦五經之瑋圖兼古業又曰京夏莫不師叩六籍五典如源如泉碑又云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古文尙書禮古經孟易毛詩左傳皆古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盡

六册

文碑所謂兼古業者宜治此數經又曰政教始初慎徽五典又曰明試賦授然則誤人亦治尙書

徐幹

光耀案徐幹中論法象篇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天壽篇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蓋用古文尙書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北海徐幹字偉長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注引先賢行狀曰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王君仲

王君仲之傳

董春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師引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尙書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還爲師立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委

六册

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後詣京房授易句疑有脫誤或云後詣京師受易房古作昉與師形近房乃宣元閒人後漢人烏從受易初學記人部中師引亦誤作後詣京房授易

王暢

王暢之傳

劉表

王粲

光耀案後漢書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子暢字叔茂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建寧元年遷司空劉表傳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爲鎮南將軍荊州

牧封成武侯假節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闔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注引英雄記同隋書經籍志周易五卷漢荊州牧劉表章句又漢荊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新定卽後定題小異耳表于易禮既有纂述尙書詩春秋宜皆有纂述惜早佚故并不見隋志然則五經章句後定之成不專闔忠等力也是時古文盛行忠旣古文家王暢孫粲亦古文家表宜治古文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粲賜爵關內侯拜侍中隋志尙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入鄴與博陵崔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毫

六册

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惡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粲旣難鄭尙書事宜治古文文選王仲宣從軍詩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後漢書劉般子愷傳愷引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賢注引尙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愷親爲丁鴻弟子傳歐陽尙書玄傳古文知今古文皆作詳王朗傳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朗親傳楊賜歐陽經此今文異字偶

同真古文或後人以真古文改

王弼

光耀案宋以來謂王弼注易掃去舊說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殊不盡然弼正多取材六藝及舊說訟注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觀注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取論語家人注刑于寡妻取詩旅注止以明之刑戮詳也呂刑告汝祥刑真古文作吉祥之祥漢時伏杜書作詳審之詳詳刑取尙書異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取春秋穀梁傳及禮記既濟注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取春秋左氏傳復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亥

六冊

凡七日取易緯稽覽圖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幼智下引文士傳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歲便能誦詩書讀老莊善通其意三國志魏書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尙書耶注引何劭爲其傳曰弼與鍾會善又博物記曰王粲族兄凱凱子業業子弼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以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弼既爲衆族孫其父得衆書弼與會善衆會皆古文家弼宜治古文

王升

光耀案隸釋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曰建和二幸仲冬上旬漢中太守隄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無偏蕩二真雅以方今拓本真作貞

鄭季宣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中平三年立尉氏令鄭季宣碑侵掠如豹一十爾乃六舍搭九刑而四政二以俾一十以耕養慰存二與鰥獨靡困三績既六虞放鵠沙二就汚愁二恭穢三造則不五穆六之中神人協五與四者也虞放鵠沙蓋用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古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亥

六冊

文驪都作鵠咬沙乃咬假借字又曰可謂二五典四者也疑用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又書飢作飢與薛季宣古文訓本正同薛本雖卽陸德明所謂穿鑿本然亦不盡虛造故往往得漆書古文眞字又曰故吏二欲子車之殉五斬綏方六咨父事君慕衛鼎之永泯恩粵人之二追頌君德伐石銘碑然則碑乃故吏誤故并碑陰故吏增錄焉洪适釋曰碑有放鵠之句上下文利滅不可考鵠與鵬同音鵠鵠是鵠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鵠事适蓋不知今古文今拓本猶存放鵠徽五典等字

鄭季宣碑陰

記室史辛字闕三

縣屢有祈請指日刺期應時有驗今拓本同史記五帝

本紀作辯丁羣神集解徐廣曰辯音班樊綬隋西嶽廟碑作辯于羣神揚雄集太常歲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作班于羣神皆今文論衡祭意篇引書曰及此碑作徧于羣神蓋古文洪适釋曰尚書正義曰茫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里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則岷非三條也後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然則三條亦古文家說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而澍雨沾洽又用大傳今文家說碑末題名曰光和平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長史穎川申屠燕缺三元氏令京地新豐王翊字元輔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肆祠祀掾吳宜史解澈石師王明碑云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寺始爲無極山諱大常求法食相縣以石神君道應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爲比卽見聽許於是遂開拓舊地改立嚴堂營宇既立禮秩有常縣出經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絮其粢盛又曰丰穀歲熟百姓豐盈粟升五錢國果安宣介乃陟景山登崢嶸采玄石勒功名山得法食雖由相縣之請與其事者石師外

宜皆通今古文王翊歐陽家劉寬弟子蓋亦兼涉古文

陳球之傳

盧植

鄭玄

管寧

華歆

陳珪

華歆之傳

華嶠

光耀案太平御覽文部碑引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太尉陳球墓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隸釋漢故太尉陳公之碑君諱球字伯真又曰公既蔡世業不隊前軌孝友祇穆缺典詰澈言雅頌情指憲發綱統莫不守其滌貫綜其倫理典詰澈言正指治尚書言碑陰載故吏名洪适釋曰水經泗水注云下邳陳球墓前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造此碑所見皆故吏故民而無管華姓名豈與劉寬碑相類其一則弟子所立乎又後碑曰至公缺劉寬欲缺懿惠和高明梁克甘味道藝強學博物凡墳素遺訓聖賢立言掬精極微缺不究缺又曰暨于孝積遭繼母憂又曰凡我困矇洒掃之下缺廓缺

靈愍將缺稚泣涕漣如惟缺不朽實在傳紀乃相缺三

勳績銘缺玄石缺下缺五臨萬國降茲缺疑爰佐民牧

遠鎮南缺近撫缺服缺五凶缺虐恩缺升大庶沛

乎如川礪缺猶嶽缺下休休之志天缺為之墜我梁缺下勿

思昱用鑽勒永缺萬基此則門人所立碑碑云凡我困

矇洒掃之缺下正門人自謂用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

退之義碑云升大庶蓋用納于大麓文義碑云休休之

志者亦用秦誓文義言其為太尉總錄萬幾又能休休

有容魏受禪表皇帝謙退讓德不嗣又曰徧于羣神作

嗣不作台怡作徧不作辨斑古文也又曰故書陳納于

大鹿又曰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必當時杜林漆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卷

六册

書作鹿球宜傳古文大傳閒作大鹿或傳者旁涉古文

況盧鄭皆古文家華歆等奏用古文光被字見三國志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後漢書陳球傳下邳淮浦人

也慝世著名父臺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又曰弟子珪

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注引謝承書曰登字元龍學通

古今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下邳陳登謂先主曰立功立

事在於今日魏書管寧傳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明帝

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

懷道德服膺六藝又曰今以寧為光祿勳又太僕陶丘

一承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游

志六藝又曰吟詠詩書注引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

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

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

禮讓非學者無見也華歆傳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三

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

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明帝即位進封博平

侯拜太尉薨諡敬侯子表嗣晉書華表傳平原高唐人

也父歆子嶠傳字叔駿仕魏車騎從事中郎晉封樂鄉

侯贈少府諡簡以漢紀煩穢改為後漢書改志為典以

有堯典故也

穀阮君神祠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靈帝光和四年穀阮君神祠之碑銘夫中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卷

六册

滌之凶者蓋舉嶽之體也石碣樹谷南通商雒以屬熊

耳洪适釋曰縣令裴畢字君先立碑无縣令姓名据水

經得云今攷碑云迄光和四年任詒之歲令河東聞意

缺君諱缺為政以德五教時序肅恭明神敬奉禮祀勤

郵民隱而除其害然則碑文非裴君自撰中條取古文

家三條說

郅萌

光耀案隋書天文志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祕書郎

郅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

督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

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

月眾星自然浮生虛谷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
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
所根繫故各異也七曜正古文說

房宏

光耀案尙書大敘正義曰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
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三年河
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宏蓋指伏生泰
誓而言伏生泰誓杜林古文中亦有是時古文盛行故
宏以爲古文

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誤人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建安二十四年羣下上先主爲漢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
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
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
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
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
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
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又先主上言漢帝曰今臣羣
僚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民厲翼注引鄭玄注曰
庶眾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
翼之臣也裴松之雖取鄭注未必誤人本古文然先主
既古文家羣下宜取古文爲表又一百二十人未知表

出誰手

許靖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許靖傳靖與曹公書曰昔在會稽
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
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不作放命圯
族蓋古文

諸葛亮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字孔明爲丞相封武鄉
侯諡忠武侯後主傳建興五年注引亮集載禪三月下
詔曰襲行天伐詔見亮集蓋亮代言姜維傳少孤與母
居好鄭氏學卻正論維曰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奎

六册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維雖好鄭氏學未知卽治尙書故
不著錄

張嶷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張嶷傳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
也賜爵關內侯拜盪寇將軍與諸葛瞻書曰親以周公
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
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用金滕古文說

劉熙

劉熙之傳

許慈

薛綜

許慈之傳

許勛

薛綜之傳

薛瑩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許慈傳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稍遷至大長秋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慈旣師事劉熙善鄭氏學熙必好鄭氏學者熙慈宜皆學古文吳書薛綜傳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赤烏五年爲太子少傅注引吳錄曰綜少明經子瑩字道言獻孫皓詩曰堂構弗克右國史華嚴上疏曰今者見吏雖多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突

六册

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遷光祿勳入晉爲散騎常侍釋名題漢劉熙成國誤李石續博物志卷一引漢博士劉熙曰豫并充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且遠也疑熙禹貢說

司馬徽

宋忠

司馬徽宋忠之傳

尹默

李仁

向朗

潘潛

尹默之傳

尹宗

李謨

李仁之傳

李謨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尹默傳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拜太中大夫子宗傳其業爲博士李謨傳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謨俱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轉中散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突

六册

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向朗傳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徙左將軍封顯明亭侯位特進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注引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吳書潘潛傳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業進封劉陽侯遷太常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釋文易敘錄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

譙岍

秦宓

秦宓之傳

譙周

譙周之傳

譙同

陳壽

杜軫

羅憲

文立

李虔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秦宓傳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遷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七

六册

大司農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書美黃髮又
報李權曰洪範記災發於言貌用鴻範五行傳義蓋兼
涉今文又曰譙允南少時數往諸訪記錄其言於春秋
然否論華陽國志廣漢士女讚注秦宓弟子譙周具傳
其業譙周傳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
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
兄同居既長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魏封陽城亭侯為散
騎常侍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
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除錫令東宮洗
馬召不就岍通圖緯宜亦兼涉今文後賢志陳壽字承
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

傳再兼散騎常侍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少師

事譙周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遷健為太守軫又見晉

書良吏傳晉書羅憲傳字令則襄陽人也師事譙周周

門人稱為子貢仕蜀領軍晉贈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西

鄂侯諡烈儒林文立傳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

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

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立仕蜀至尚書晉衛尉後賢

志文立上疏曰侍從之臣宜簡俊又用舉陶謨俊又在

官立蓋兼通尚書後賢志作少游蜀太學治毛詩三禮

兼通羣書是也通典嘉禮天子加元服注引譙周五經

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上

源流

七

六册

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
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
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
而後出也周既治古文其所受授宜皆古文史言幼孤
故不及傳父業而受諸秦宓

源流正辭第四上

古文尚書正辭

源流正辭第四下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魏武帝

文帝

陳思王植

曹志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曰太祖從妹夫
懿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
郎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書曰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
不捨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建安十五年春下令
曰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顏師古注漢書陳湯鮑宣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一

七冊

蕭望之薛宣等傳曰仄古側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年
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
延康元年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甲子魏王上書
曰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立圭告功烈風不
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
嗣不嗣古文庚申魏王上書曰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
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谷四岳上觀璿
璣璿璣用上觀字成文取古文家七政日月星義評曰
注引典論自敘曰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
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陳思王植傳景初
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上

疏求存問親戚曰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

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平章古

文見史記索隱文選曹子建七啟采英奇於仄陋仄陋古

文文帝集成王漢昭論聆二叔之誨使周公東遷皇天

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

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陳思王集成

王漢昭論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尙幼未

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以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

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周成王贊初

疑周公終焉克寤怨歌行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利推

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舉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二

七冊

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
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皆用金縢
古文義魏修孔子廟碑曹植詞有曰內光區域外被荒
遐正分用光被字史言太祖能明古學文帝博貫古今
經傳曹氏父子皆通古文故魏時漆書古文得立學官
陳思又旁涉今文爲文帝誄曰搜揚側陋文選曹子建
求自試表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李善注引尙書大
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台和四海是也篤好文辭故不墨
守經師家法與兄文帝蓋皆博貫古今經傳陳思王傳
子志嗣注引志別傳曰志字允恭晉受禪改封鄴城公
諡定公晉書曹志傳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畫則遊

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文德郭皇后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后妃傳文德郭皇后注引魏書曰
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種降之節魏時古文已立博士
諸帝皆治古文故后妃宗室皆著錄古文家

任城威王彰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任城威王彰傳太祖常抑之曰汝
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勇何足
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
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拾遺記
言任城王彰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冊

之書數千言

中山恭王袞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中山恭王袞傳黃初二年進爵爲
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
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
覃思經典又令世子曰嗟爾小子慎修乃身

曹囧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評曰注引魏氏春
秋載宗室曹囧上書曰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文選
曹元首六代論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曹囧字元首少
帝族祖也爲弘農太守

鄭稱

高堂隆

鄭稱高堂隆之傳

明帝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封王子叡爲武
德侯注引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傳令曰稱篤
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叡明帝
也明帝紀景初三年注引魏書曰帝自在東宮不交朝
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青龍二年山陽公薨注
引獻帝傳曰贈冊曰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
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鄭玄曰塔璣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四

七冊

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正義尙書大傳云齊
中也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
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天官書索隱馬融注
尙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
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
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
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
也冊曰仰欽七政乃謂仰觀天文用古文家日月星義
說文引作四嶽或疑嶽字亦古文非也尙書大傳今文
家說亦作嶽管宣傳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宣遂
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鳴鳥弗聞注引鄭

玄曰則鳴鳥之聲不得問今文避昭帝諱弗作不注乃以不字釋經弗字非杜林漆書古文經作不也古文經作弗高堂隆傳字升平泰山平陽人光祿勳關內侯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又曰帝間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稱生蓋尊師隆上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又曰矜矜業業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王莽傳上奏太后曰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莽稱引多今文基古文家鄭玄弟子然則兢兢今文矜矜古文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五

七册

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秦靜于四經三禮不知治何經故不著錄

齊王芳

鄭沖

劉劭

荀顗

鄭沖鄭小同劉劭荀顗之傳

高貴鄉公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五年五月癸巳講尙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祖父以來皆治古文齊王宜亦治古文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講易畢復命講尙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六

七册

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繇九載

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之
閒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
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
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
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
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
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
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堯既聞
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
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
逮及高貴鄉公既得小同執經親授與博士問答又賈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七

七册

馬鄭王注是時漆書古文已立博士故也冲與小同講
授此經必早年治漆書所謂祿利之路然也劉劭傳字
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卒
追贈光祿勳初學記地部中總載水引劉劭趙都賦黃
水濁河發源積石逕拂太華晉書荀顗傳字景倩魏太
尉或之第六子也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
侯陳留王奐咸熙二年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
光被四海蓋用古文然是時政歸司馬詔出代言

衛覲

衛覲之傳

衛瓘

衛瓘之傳

衛恆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曰初邯鄲
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覲孫恆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
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
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
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
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
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
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覲也淳覲既寫尚書宜治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八

七册

經又其序篆書曰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淳而不及也喜誕
授受在書法不言書此經故不著錄王粲傳潁川邯鄲
淳注引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黃初初
以淳爲博士給事中衛覲傳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
夙成以才學稱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爲尚書進
封閭鄉侯諡敬侯晉書衛瓘傳字伯玉仕魏至都督徐
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菑陽侯晉太保蘭陵郡公諡成興
太尉汝南王亮等上疏曰朝廷德讓又曰詢事考言又
與山濤等奏用古文光被字見宋書禮志子恆傳字巨
山贈長水校尉諡蘭貞世子恆知古文源流宜治古文

賈誼

王朗

王朗之傳

王肅

王肅之傳

晉文明王皇后

王恂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奏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賈詡傳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進爵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九

七冊

魏壽鄉侯諡肅侯朗今文歐陽家兼治古文釋文孔安國古文尙書傳十三卷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肅蓋傳古文故釋文引經文篇第馬鄭王本皆同與今文三家異也王朗子肅傳字子雍嗣父爵蘭陵侯薨追贈衛將軍諡景侯又曰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又曰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注引世語曰恂字子良歷河南尹侍中建立二學崇明五經卒贈車騎將軍晉書后妃傳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鄭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

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歸於

文帝生武帝后崩武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

詩書是悅禮籍是紀外戚傳王恂文明皇后之弟也

鍾繇

張昌蒲

張昌蒲之傳

鍾會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鍾繇傳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明帝卽位封定陵侯遷太傅諡成侯上疏曰書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毛玠傳大理鍾繇詰玠曰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十

七冊

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又曰案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煥若尙書呂刑正義引鄭玄以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繇引此文指堯言蓋從鄭說鍾會傳字士季爲司徒封陳侯會檄蜀將吏士民曰龔行天罰文選此檄龔誤恭呂氏春秋先己紀高誘注引書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誘盧植弟子傳古文者作龔蓋古文漢書翟方進傳王莽傳共行天罰皆作共蓋今文注引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尙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

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然則會經其母授

蔣濟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蔣濟傳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遷太尉進封都鄉侯諡景侯濟對帝問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裴松之注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蚘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七

七册

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濟既難鄭禮記其于尙書宜亦同業古文臣以爲祭法句下皆松之語羣書治要蔣子萬機論政論篇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用奇篇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說文豐部黜下引虞書曰平黜東作尙書大傳辯秩西成平古文黜秩本字漢今古文皆假借秩不作黜也許書引經說本字當作此乃其常例六朝穿鑿本作乎黜罕僞誤會許書耳濟稱作威作福及側陋又涉今文

傅幹

傅幹之傳

傅玄

傅玄之傳

傅咸

光耀案北堂書鈔藝文部經典引傅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也藝文類聚符命部符命引後漢傅幹王命敘曰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后妃部后妃引後漢傅幹皇后箴曰牝雞亂晨刑法部刑法引魏傅幹肉刑議曰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又曰經有墨劓刑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戡黎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七

七册

爲錢蒼罔命爲罪命費誓爲盼誓呂刑爲甫刑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然則此作呂侯正古文晉書傅玄傳字休奔北地泥陽人也祖變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仕魏封鵠陂男散騎常侍晉司隸校尉清泉侯諡剛樂志武帝受禪乃令博玄製爲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移成爲唐堯言聖皇陟皇位德化光四表也史蓋述其自敘泰始二年傅玄爲祠宣帝登歌龔行天罰亦古文也祠景帝登歌旁作穆穆時運多艱天威橫被傳玄集漢高祖畫贊超從側陋羽籥舞歌揚側陋蓋仍兼治今文子咸傳字長虞龔父爵司隸校尉諡貞傳咸集明意賦敷腎腸以爲效兮皇太

子釋奠頌濟濟儒生旣旣胄子陳選舉上書故明揚逮于仄陋皆古文立作傳子其通志篇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達不作通亦古文沈約宋書禮志傳咸表引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此尤咸治王肅古文之確證攷後漢書傳變傳變死時幹年十三或未傳父今文故止引用古文幹仕魏蓋漆書立博士方盛時立又少孤雖涉今文更無從親受祖業故不著錄變後

袁準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袁渙傳陳郡扶樂人也注引袁氏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册

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準字孝尼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敘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爲給事中羣書治要袁準正書悅近篇堯先親九族明賞罰篇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服不作伏蓋古文

杜恕

杜恕之傳

杜預

杜預之傳

續咸

光耀案羣書治要杜恕體論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杜預春秋釋例經傳長曆曰書稱莽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恤不作謚熙不作喜正古文晉書禮志杜預造皇太子諒闇終制奏曰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隱元年左傳正義引此曰鄭立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杜又未見真古文故襄三十一年魯穆叔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今尙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二十四年周襄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今大誓無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四

七册

語如此之類知杜未見孔傳且孔傳作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詰義雖同行文小異杜所據必馬融注襄十三年君子引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注周書呂刑也作呂刑正古文預左傳後敘紀年又稱殷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預當西晉初三家今文未亡此以尙書

敘出伏生者蓋兼涉今文三國志魏書杜畿傳京兆杜陵人也子恕字務伯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恕子預晉書杜預傳字元凱以功進爵當陽縣侯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成儒林傳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劉琨以爲從事中郎後沒石氏咸既博覽羣言宜如預兼涉尙書

樂詳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杜畿子恕傳河東樂詳注引魏略曰樂詳字文載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五

七册

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已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厯太和中轉拜騎都尉又見後漢書儒林謝該傳注魏時漆書古文已立博士詳黃初中徵拜博士蓋古文家

孟康

光耀案漢書律歷志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注孟康曰逸書篇名食貨志舜命后稷曰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契爲稷官也古文言阻郊祀志虞書曰禋于六宗注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

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秦山河海或曰天地開遊神也班固敘傳漢書敘諸侯方命注孟康曰尙書云方命圯族方命古文也康蓋兼治今古文三國志魏書杜機子恕傳注引魏略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後爲中書監崔林傳薦林可爲宰相者

繆襲

光耀案宋書樂志繆襲造魏鼓吹曲第十一曲序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積咸熙也作熙蓋古文初學記天部下霽晴引魏繆襲喜霽賦忍下民之昏墊兮又曰覽唐氏之洪流兮三國志魏書劉劭傳東海繆襲官至尙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歷事魏四世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六

七册

正始六年年六十卒

陳琳

光耀案陳琳集武軍賦弩則幽樞筋角恆山壓幹又曰矢則申息肅慎籥籥空疏檄吳將校部曲文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籥字從車不從足古文也見說文檄不從史記作禽亦古文牧不作母蓋涉今文爲曹洪與世子書曰盟津有再駕之役又曰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檄吳將校部曲文又曰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泰誓正義曰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今文泰誓漆書古文中亦有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廣陵陳琳字孔璋太祖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劉楨

光耀案北堂書鈔藝文部刊校謬誤篇引劉楨魯都賦云若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于金縢啟麟史于華匱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楨集遠志賦翼儔人於上列遐仄陋於下場仄陋正古文處士國文甫碑兢兢業業小人畏忌兢兢不作矜矜又涉今文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

劉靖

劉靖之傳

劉弘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七

七冊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劉馥傳沛國相人也馥子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紂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是時漆書古文久立博士又教國子正用古文說追贈

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景侯子熙嗣注引晉陽秋

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晉書劉弘傳字和季少家洛陽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封宣城公車騎將軍開府表曰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晉武帝治古文弘共研席宜同業

劉徽

光耀案魏劉徽九章算術注敘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教習國子正涉古文教習子義

丁儀

丁氏妻

光耀案太平御覽皇王部漢孝昭皇帝引魏丁儀周成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七

七冊

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繼祿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說與此其難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明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用金滕古文說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爲右刺姦掾虞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藝文類聚人部哀傷引魏丁虞妻寡婦賦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引作丁儀妻寡婦賦今不敢定但題曰丁氏妻其家男子治古

文其婦人宜亦治古文

嵇康

嵇康之傳

嵇紹

趙至

光耀案嵇康集管蔡論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又曰成王大悟周公顯復用金縢義從古文說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時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康字叔夜又引虞預晉書曰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晉書忠義傳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贈弋陽公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九

七册

太尉諡忠穆紹上疏曰太乙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晉書文苑傳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後幽州三辟部從事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嵇紹趙至敘曰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又言至逐康歸山陽與晉書略同至逐康

蓋就學也紹雖十歲孤不及親受父業古文然既知父寫石經古文宜傳父業于竹帛又恆四體書勢謂至正如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消法此可決正始石經非消書孫該

光耀案藝文類聚樂部琵琶引晉孫該琵琶賦曰絃則岱谷縈絲篴貢天府史記夏本紀其篴會絲史記主今文此作縈者古文汗簡西部會古文縈出尚書汗簡所據古文尚書乃穿鑿本不可信其所據石經乃魏石經真漆書古文可信也隋書經籍志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三國志魏書劉劭傳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引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景元二年卒歐陽引作晉人誤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十

七册

王昶

王昶之傳

王渾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王昶傳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司空京陵侯諡穆侯太平御覽職官部摠敘尚書引王昶考課事曰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又曰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晉書王渾傳字玄冲晉進爵為公司徒諡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以金縢周公居東喻齊王之藩是時齊王猶在用金縢不

作周公死後解蓋古文家說

桓範

光耀案羣書治要桓範政要論詳刑篇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續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太平御覽刑法部敍刑下亦引桓範世要論曰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史記五帝本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曰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鄭謚聲近遂作謚也然則史記作靜者用今文訓詁字作恤蓋古文漢書刑法志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册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漢帝皆治今文此作恤者後人以古文改羣書治要桓範政要論爲君難篇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側陋又今文三國志魏書曹真子爽傳大司農沛國桓範注引魏略曰範字元則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

魚豢

董巴

光耀案初學記器物部佩引魚豢魏略曰有雙璜雙珎珎珎珎牙珎珎爲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又引董巴漢輿服志曰漢孝明皇帝乃爲大珎珎牙雙渠璜皆以白玉今以續漢書輿服志及獨斷攷之漢明帝冠冠制

乃取今文皋陶篇說豢以爲古文者馬鄭古文亦有是篇魏時馬鄭古文已盛行故遂稱古文爾雅經籍志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是時古文已立博士巴既爲博士宜治古文李登

光耀案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正法華經暨今下引聲類云古文作息同其器反達磨多羅禪經將暨下引聲類古文息同其器反太子本起瑞應經難暨下引古文作息同其器反分別功德論暨今下引聲類古文息同其器反隋書經籍志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又見北魏書術藝傳江式上表聲類謹言善言也謹言蓋昌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册

言之今文見益稷正義

魏公卿上尊號奏誤人

光耀案魏公卿上尊號奏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萬睦茂于放勳碑首題名自相國安樂鄉侯臣散大尉都亭侯臣詡以下共四十六人其中多武人未知實出誰手故不著錄

魏受禪表誤人

光耀案魏受禪表故書陳納于大鹿又曰九德既諫欽明文塞又曰皇帝謙退讓德不嗣又曰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又曰烟于六宗徧于羣神作嗣不作台作徧不作辯蓋古文用文塞又兼涉今文唐劉禹錫以爲

王朗文未敢定也

士變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士燮傳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遷交趾太守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又曰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祇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又曰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傳又言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州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子奇乃其受左氏師故不著錄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圭

七册

步騭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步騭傳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呂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改封臨湘侯上疏曰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又曰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以七曜詰七政從古文家日月星說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

皇象

皇象之傳

張溫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張溫傳字惠恕吳郡吳人也徙大子太傅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又曰總百揆於良佐孫琳傳注引文士傳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吳錄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連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梁書儒林皇侃傳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作諒闇蓋古文嚴峻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嚴峻傳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圭

七册

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為尚書令說文主古文峻既好說文宜治古文

虞翻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孫權以為騎都尉又曰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注引翻別傳曰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見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兆類為濯以為濯衣成

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𠄎字讀當爲𠄎
古𠄎𠄎同字而以爲𠄎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
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頽面謂之澣衣古篆𠄎字反以
爲𠄎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
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
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立
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
或奏正又立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
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韋昭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孟

七册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韋曜傳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注
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
省爲侍中國語韋氏解周語解引書曰歌永言聲依永
楚語解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
掌天地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又引書曰睿
作聖又引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漢書禮樂
志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
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
論衡謝短篇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作咏今文也史記
五帝本紀歌長言正用永訓詁字班固所謂多古文說
此引作永蓋古文又呂刑不作甫刑睿作聖不作睿作

聖言乃雍不作言乃謹皆古文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
淵穆之讓李善注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
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尤昭兼治今古文之確證宋書樂
志韋昭造吳鼓吹曲從曆數章光被彌蒼生承天命章
烏赤其色光被古文亦烏今文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
有罰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解曰今湯誓無此
言則散亡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解曰今周
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昭蓋未見真古文

劉毅

范順

光耀案隋書經籍志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孟

七册

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王肅注古文范劉問答蓋古文

王蕃

光耀案沈約宋書禮志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
蕃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
五星是也鄭立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
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
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
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七
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
固猶尙惑之鄭立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
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蕃所言如此

蕃既取鄭虞書說宜治鄭古文志又言王蕃者廬江人
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三國志吳書王
蕃傳字永元爲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

董朝

周處

光耀案吳禪國山碑上缺八十四字言光嶺乃幽光被正古

文雲麓漫鈔載碑文作格于上下三國志吳書孫皓傳
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
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
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梁書許懋傳時有
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孫皓遣兼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毛

七冊

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
何功德碑云乃以柔珉沼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
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穆大
司徒熒大司空翰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
尙書令忠尙書督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爲天道玄
嘿以瑞表眞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
化九垓八埏固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
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
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然則丞相沈以下十四人乃
在朝議封禪禮者親至國山封禪止董朝周處兩人耳
其文不知誰撰姑以史爲正著錄朝處且朝處實親其

事

晉宣帝

景帝

武帝

安平獻王孚

東平王楙

齊獻王攸

周馥

陳邵

陳邵之傳

燕王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天

七冊

光耀案晉書宣帝紀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
姓司馬氏博學洽聞服膺儒教仕魏至相國封安平郡
公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
謀以食爲首郭茂倩樂府引晉陽秋晉高祖歌日月重
光景帝紀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仕魏至相國封長
平鄉侯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正元元年上書訓
于天子曰典謨之言曰陳於側也武帝紀諱炎字安世
文帝長子也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
熙帝之載肇啟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
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
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

唐虞疇咨羣后爰集大命于朕身泰始四年詔曰古設象刑而眾不犯用尙書大傳今文家說安平獻王孚傳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博涉經史仕魏至太傅長樂公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又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范陽康王綏子虓傳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記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虓諛宜遠而讒說殄行又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竟陵王楙傳字孔偉仕魏至樂陵亭侯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綏乃宣帝弟虓之子虓于楙爲從祖兄弟齊獻王攸傳字大猷仕魏至安昌侯衛將軍下教曰夫先王敘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元

七册

須督責奏議曰黜陟幽明又曰考績黜陟用舜典文義儒林傳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敦儒教可爲給事中郎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封皇弟幾爲燕王是時古文久立博士王師宜治古文

山濤

魏舒

劉寔

張華

山濤之傳

山簡

光耀案宋書禮志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尙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晉書山濤傳字巨源河內人也仕魏封新沔子相國左長史武帝受禪進爵新沔伯遷司徒諡康表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子簡傳字季倫贈征南大將軍上疏曰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忠義嵇紹傳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諫有言父子罪不相及魏舒傳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司徒劇陽子諡康劉寔傳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書之後也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仕魏吏部郎參相國軍事封循陽子晉進爵爲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辛

七册

侯太尉諡元著崇讓論曰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故以永世作則鄭表傳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輔大位

成公綏

光耀案晉書樂志泰始五年成公綏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分用光被四表文義文苑傳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遷中書郎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蓋生魏明帝太和五年作天地賦曰

東至賜谷正古文史言張華薦之徵爲博士是時博士治古文

石崇

何攀

光耀案晉書石苞傳渤海南皮人也子崇字季倫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爲大司農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

裴秀

裴秀之傳

裴頠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册

光耀案晉書裴秀傳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仕魏封濟川侯尚書令右光祿大夫給事中武帝受禪封鉅鹿郡公爲司空又曰又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擯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諡元子頠傳字逸民封武昌侯爲尚書左僕射侍中諡成時天下暫寧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用光被四表文義古文也又曰或明揚側陋今文也

李重

光耀案晉書李重傳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贈散騎常侍諡成上疏陳九品曰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史言重承康初卒時年四十八蓋生魏延熙十六年

向秀

郭象

光耀案郭象莊子齊物論注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光被正古文晉書向秀傳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嵇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甚悅後爲散騎常侍郭象傳字子玄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三

七册

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還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峻

庾純

龐札

庾純之傳

庾專

光耀案庾峻與高貴鄉公論賈馬鄭王古文義引見前
晉書庾峻傳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仕魏侍御史晉開
中侯侍中諫議大夫弟純傳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
儒宗關內侯少府子勇傳字允臧國子祭酒齊王攸之
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暕繆
蔚郭頤秦秀傳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
親九族又曰剪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然則此表勇
筆也純傳又載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伏惟陛下聖
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

束皙

光耀案盤庚正義引束皙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至亳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重

七冊

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
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
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
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
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
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矣
爲說耳孔穎達等不知哲據杜林古文不與馬鄭王古
文本同者蓋或本晉書束皙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佐
著作郎年四十卒西晉時人年四十卒蓋生魏時

張髦

光耀案續漢書祭祀志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

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
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禩巡狩四方覲諸侯
歸格於祖禩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禩祖用特臣
以尙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
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
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
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禩而行去時
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髦引藝祖不從
尙書大傳史記五帝本紀作禩祖蓋古文舜典正義作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重

七冊

晉初幽州秀才張髦

申揚

光耀案隸續太康四年造晉右軍將軍鄭烈碑文皇帝
爲相國親覽萬機訓咨俾乂君曰盛德宜登王佐遂典
喉舌賦政于外百揆時序庶事無廢皇猷顯融光被遐
裔又曰於是故吏殿中監申揚等相與永思盛德言時
計功昔讎父饒烝夷之暴魯人普泮宮之頌乃伐石建
碑刊表茂庸俾清風奮于百世遺光流乎無窮

王濟

光耀案晉書華譚傳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五府初
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

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

夏侯湛

光耀案晉書夏侯湛傳字孝若譙國譙人也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作昆弟詰蓋倣尚書其開端曰惟正月才生魄倣康誥惟三月哉生魄顧命惟四月哉生魄漢書律歷志引顧命魄作霸劉歆班固蓋從今文說文月部霸下引周書曰哉生霸也重文冒下曰古文霸或作此謂古文本作魄或作冒冒古文中異字夏侯湛作張平子碑自洪範彝倫以還于若邦子之所習今盧之所識者罔不該羅昇情原始要終熹平石經今文也作鴻範此作洪範蓋古文又曰爰登侍中則黨言允諧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美

七册

黨言乃昌言之今文又曰昔武王入殷封比干之醢用尚書大傳義蓋兼涉今古文

張載

張協

張載之傳

韓恆

光耀案晉書張載傳字孟陽安平人也拜中書侍郎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張載注引尚書曰咈哉方命張載集平吳頌光澤四表古文也鄂酒賦德音晏晏魏都賦張載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晏晏及優賢揚歷皆今文蓋兼涉弟協傳字景陽永嘉初徵爲黃門侍

郎作七命曰帝載緝熙又曰六合時雍又曰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文選李善注引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戶而封記載燕韓恆傳字景山灌津人也恆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

孫楚

光耀案晉書孫楚傳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故知四隩之攸同又曰主上欽明委以萬機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尚書大傳唐傳壇四奧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用禹貢皆作四奧大傳史漢主今文此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美

七册

今文家作奧之證說文土部墿下曰四方之土可定居也用禹貢義說文主古文此古文奧旁加土之證楚引作隩乃墿之異文子綽傳字興公廷尉領著作集中雖引尚書乃晉季人故不著錄祖資著錄今文家

何憚

光耀案晉書周浚傳別駕何憚與浚賤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

荀晞

光耀案晉書荀晞傳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東平郡公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表曰龔行天罰不作共行蓋古文

紀瞻

光耀案晉書紀瞻傳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吳平徙家
歷陽驃騎將軍常侍臨湘縣侯諡穆對策曰搜揚仄陋
又曰故書稱明良之歌又曰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史言卒時年七十二

王豹

光耀案晉書忠義傳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
州別駕齊王囧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重賤囧曰昔周
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
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
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彖

七冊

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用金縢
從古文說

董景道

光耀案晉書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明春秋
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韓詩皆精究大義永平中知天
下將亂隱於商洛山劉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
固辭永平晉有天下之二十七年必生及魏季馬氏尙
書蓋古文孔衍傳字舒元魯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年
十二能通詩書爲廣陵太守太興三年卒年五十三范
宣傳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又曰徵太學
博士太元中卒東晉人故不著錄

崔游

崔游之傳

劉元海

朱紀

范隆

光耀案晉書載記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
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
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
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
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史言元海七歲遭母憂擗
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

古文尙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彖

七冊

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元海生當魏時儒林崔游傳
字子相上黨人也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
家拜郎中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
宣于脩之

光耀案晉書載記趙劉元海傳太史令宣于脩之言于
元海曰皇居仄陋

辛曠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引晉辛曠與皇甫謐書
曰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又曰四目視其明四聰達
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啟其矇又曰俊才在官時亮天
工又曰萬國黎獻不作通四聰及黎儀蓋古文

蔡洪

光耀案晉書世說新語言語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備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劉孝標注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孝標所疑如此然亦未知孰是姑竝存之問者既引古文洪能答以尚書宜通古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堯

七册

楊泉

光耀案太平御覽天部元氣引楊泉物理論曰揚雄非渾天而作蓋天圓其蓋左轉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桓譚難之雄不解此蓋天者復難知也元氣浩大則稱皓天皓元氣也元氣浩大則稱皓天正古文家說又職官部摠敘官藝文類聚職官部摠載職官引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吏篇引楊泉物理論云吏者所以助萬機理百揆

虞喜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嘉禾元年注引志林曰伐崇猷黎祖伊奔告尚書大傳作西伯伐耆今文也此作

猷黎蓋古文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宣會稽餘姚人父

察吳征虜將軍晉以散騎常侍徵之不起爲志林二十

篇年七十六卒喜宜生及吳季

東平王蒼

班固

劉毅

陳寵

崔烈

趙岐

李尤

黃瓊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罕

七册

胡廣

蔡邕

荀悅

李巡

劉廙

辛毗

劉睦

陳矯

陳羣

王懿

董遇

衛臻

蘇林

鮑勛

潘岳

潘尼

張揖

華覈

陸凱

陸機

陸雲

阮籍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望

七册

左思

劉逵

光耀案攷見今文源流

馬鄭存目逸書二十四篇

光耀案馬鄭外不知傳人馬鄭不注不次入漆書三十

四篇中故今亦別為一家

劉陶中文尚書

光耀案後漢書劉陶傳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

北貞王勃之後拜尚書令封中陵鄉侯陶明尚書春秋

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

曰中文尚書陶上議曰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

免藻之士尚書大傳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鉦躁師

乃愾前歌後舞免藻鉦躁與文此伏生泰誓語也漆

書亦有陶所定中文蓋伏杜書

光耀又案梅賾曰劉陶獨推今文之字與古文異同是

正文字七百餘不知陶傳作是正文字三百餘事漢書

藝文志作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驚蓋涉此而誤

源流正辭第四下

古文尚書正辭

古文尚書正辭卷四下

源流

望

七册

源流正辭第五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漢立博士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故漢人雖古文家未有不治今文者賈馬鄭盧古文家皆兼涉今文魏晉開漆書古文立博士今文漸微故其時人所稱道多古文祿利之路然也今凡稱道尚書而今古文家法無可攷者漢人宜今文家魏晉間人宜漆書古文家蜀吳人家法無可攷宜亦各從其主所習蜀先主盧植弟子又與鄭康成周旋古文家也吳主權年號合今文泰誓赤鳥字今文家也然不敢輒定統爲增錄一卷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一

八册

張安

光耀案漢書循吏龔遂傳諫昌邑王賀曰臣請遜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遜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

劉根

光耀案葛洪神仙傳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

李宏

光耀案華陽國志蜀都士女讀注李宏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爲章句州命從事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德行治中從事李宏在楊雄前

韓牧

光耀案漢書溝洫志王莽時御史臨淮韓牧曰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

尹方

淳于倉

光耀案論衡實知篇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策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方望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二

八册

光耀案後漢書隗囂傳平陵人方望曰書辭謝而去曰今俊乂並會正用舉陶謨俊乂在官

李生

李生之傳

賈復

光耀案後漢書賈復傳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敘此在王莽時前遷左將軍封膠東侯加位特進說剛侯

馮允

光耀案後漢書馮緄傳巴郡宕渠人也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拜降虜校尉

皇甫嵩

光耀案後漢書皇甫嵩傳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好詩書習弓馬封槐里侯拜太尉贈驃騎將軍

王渙

光耀案後漢書王渙傳字稚子廣漢鄆人也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術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遷兗州刺史

索廬放

光耀案後漢書獨行傳索廬放字君陽東郡人也召尚書教授千餘人建武時徙諫議大夫

孫晨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三

入册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貧引三輔決錄曰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生居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橐一束暮臥中旦收之北堂書鈔服飾部被篇引京兆舊事云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臥橐一束晝收之

趙閔

光耀案初學記人部上聰敏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趙閔字溫柔幼時尚書默識其音句

王況

光耀案後漢書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王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章和

元年詔以況爲司徒

朱穆

光耀案後漢紀桓帝延熹四年尚書朱穆上書曰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又曰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眾僚皆爲稷卨之臣矣後漢書朱暉傳南陽宛人也孫穆字公叔注引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爲冀州刺史

劉虞

光耀案後漢書劉虞傳字伯安東海郊人也封襄贛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督六州事注引謝承書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四

入册

曰虞通五經

蔡玄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傳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爲弘農太守王奐

光耀案後漢書獨行范冉傳注引謝承書曰王奐字子

昌河內武德人門五經拜議郎漢陽太守

翟先生

光耀案蔡邕集翟先生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

史敞

光耀案後漢書胡廣傳尚書史敞等薦廣曰明試曰功

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張敞

光耀案後漢紀靈帝建寧元年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

陳龜

光耀案後漢書陳龜傳字叔珍上黨沁水人也拜度遼將軍上疏曰陛下目百姓爲子品庶曰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旻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曰禪虞舜者是欲民遺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五

八册

審配

沮授

田豐

光耀案後漢書袁紹傳紹表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又曰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曰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注引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又曰豐字元皓又引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子譚傳審配獻書於譚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後漢紀獻帝建安四年沮授田豐諫袁紹曰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王路洪範字

士孫瑞

光耀案藝文類聚軍器部劍引後漢士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又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從革作辛用洪範後漢書董卓傳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卓注引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引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

史岑

光耀案文選史孝山出師頌憲章百揆又曰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李善注攷此史岑當和嘉鄧后時與王莽時史岑字子孝者各爲一人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六

八册

張超

光耀案藝文類聚職官部總載職官引漢原作張子並傷四公頌曰昔在阿衡左右商王居處部引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曰元首既明股肱惟良又曰格于上下初學記人部下奴婢引張子並誚青衣賦書戒牝鷄又別載後漢蔡邕青衣賦金生砂礫珠出蚌泥一首古文苑誚青衣賦亦題蔡邕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

繁欽

光耀案初學記職官部上諸曹尙書引後漢繁欽尙書

殷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又曰四岳阿鯀積用不成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自潁川邯鄲滄繁欽注引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張邵伯

光耀案襄陽耆舊記習珍傳張邵伯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捐於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於一世也用洪範王訪于箕子義

陰興

陰興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七

八冊

陰慶

光耀案後漢紀建武十七年陰興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太平御覽人事部友悌引張榮漢南記曰陰慶爲鮑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宗親部兄弟下引楚國先賢傳曰陰興字君陵南陽新野人也長子慶後漢書陰識弟興傳爲侍中衛尉關內侯追諡翼侯

鄭均

光耀案太平御覽宗親部兄弟中引東觀漢記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范書均傳作東平任

城人遷尚書

吉閎

光耀案太平御覽宗親部外甥引三輔決錄曰吉閎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

姜岐

光耀案高士傳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又曰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

劉伯夷

光耀案太平御覽職官部督郵引列異傳曰汝南北部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八

八冊

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懼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住宿去火誦詩書五經訖臥隋書經籍志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

殷紀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貞女下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廣漢廖伯妻者同縣殷氏女也名紀年十六適伯伯早卒紀性聰敏達於詩書女傳藝文類聚人部賢婦人引作同郡殷氏之女

蔡湛

光耀案隸釋漢故棗長蔡君之頌君諱湛字子德河內脩武人也又曰少耽七典又曰光和四年十二月缺詔

書拜并州刺史

議郎元賓

光耀案隸釋

上字元賓魯相之孫成德 缺四 東安平令

北海相

缺下 守之弟子中牟令兄子也又曰加有聰明敏

拓之十博五經之滋味覽羣書之要 缺下 又曰公車徵拜

議郎又曰延熹二年二月 缺二 卒此元賓與封王令王

元賓別爲一人

張壽

光耀案隸釋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君諱壽字仲吾

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建寧元年五月卒又曰遷竹

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采土又曰將授輔邦對揚其勛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九

八册

潘乾

光耀案隸釋校官之碑曰諱曰溧陽長潘君諱乾字元

卓陳國長平人蓋登大傳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 缺

之 缺四 德之絕操髭髯 缺 敏 缺 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

奧藝外覽百家衆 缺 挈聖

平都侯相蔣君

蔣君碑額人

光耀案隸釋元嘉二年立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敦

書說禮又曰夙夜惟寅又曰三載考績

王純

光耀案隸釋漢故冀州刺史王君之碑君諱純字伯敦

魏郡太守之子其先出自 缺五 後也厥祖儒宗 缺二 春

秋君天資才敏行不磨而達學不勞而能遵父業 缺三

字又曰延熹四年八月隕沮又其頌曰君綜典謨無道

不究王君蓋治祖父業春秋旁涉尙書故曰君綜典謨

無道不究并碑陰門生增錄焉出義錢紀姓名者非門

生也故不著錄

王純碑陰諸門生人名

東平馮定伯勃海張村顯勃海 闕 村寶勃海李恭祖勃

海勒仲舉勃海邢公義勃海趙樂卿勃海趙春孫勃海

吳子琦勃海宋孟光勃海劉元廉勃海程行異勃海劉

季起勃海劉季顯勃海劉孟昌勃海苑元輔勃海劉漢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十

八册

豐勃海劉村豫安平戴石文安平董伯長安平韓元賢

安平韓 闕 臺安平劉伯祖安平劉仲敬安平孟 闕二 安

平和 闕二 安平魏伯璋安平劉元艾河間張世賢勃海

劉季激勃海劉眇節河間史子房河間董子初河間張

元 闕 河間賈君舉河間程敬伯平原王意堅常山紀季

起鉅鹿和子政平原劉季義東萊趙仲儒安平陳元興

甘陵劉伯行勃海馮子慎勃海漸村寶 闕一 安平 闕三

安平劉公祖安平孫 闕二 常山杜村寸甘陵董村偶甘

陵張村具甘陵張伯黃甘陵張村雅鉅鹿郝元卓平原

劉漢昌鉅鹿高子亮鉅鹿孫秀舉鉅鹿朱村臧鉅鹿董

仲遠河間顏子卿常山馬公世勃海公族進階勃海龐

文節勃海王敬仲安平公孫元載安平馮元著安平趙
漢德中山王仲關中山劉輔漢中山劉元遠中山石村
政勃海關景關蜀郡關孝南勃海孫長凌汝南鹿蓋伯
河東助元雋勃海徐公關勃海張仲考魯國卞伯節濟
陰傅仲節甘陵趙相高甘陵勃季祖濟陰嚴仲友甘陵
祁阿子平原李山關山陽台元世鉅鹿崇宣文濟南郭
季卓濟南高建祖陳國丁芝英關一陳伯關三陳國二
處勃海關世高關二孫彦祖濟南高興與濟南孫和
仲濟南關顯豪濟南關秀關常山關三勃海王村政勃
海孟關寶河間邢仲弘河間邢村陳伯楊公榮平原
劉君長安平郝伯關安平劉子匡濟北榮關二甘陵張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士

八册

孟真安平關世長安平賈仲節河間關二敬關一常山
趙元關安平宋子然安平劉世義安平劉仲臺河間劉
孟邈南郡關賓卿安平蘇紀長安平蘇季敬河間關元
譽濟北劉秀尼趙國張世興河間劉季關鉅鹿關二異
平原孫世高陳國張仲博山陽孔少驕東郡關廣興濟
南關元關穎川宋子關河間董關異安平高關二平原
張伯長勃海關三勃海王伯關勃海孫仲關濟北劉元
義濟北劉季安東平毛元祖東平成關三魏郡鄭武林
東平魯威平河間尹季賢山陽關伯節山陽董季遠山
陽關二祖東郡成公元節沛國劉仲優沛國劉仲然平
原劉永光濟北劉仲方濟北劉元關任城孫關興東平

丁文理東平劉石伯關一東平關仲關沛國傅關序勃
海關元德東平關三東平關仲興東平關三東平關二
遠東平關孟關東平關孟賓東平關二公東平呂仲關
東平商仲德東平關三東平任世威東平卜村祺東平
程君關東平關元章東平王無央平原趙伯達安平孔
漢輔平原劉漢賢鉅鹿趙相輔關二北宮文紀東平王
村高平原關漢綏東平關伯宗濟北王史登高濟北孔
世高陳伯關三陳伯關村關任城金元世山陽周漢平
東郡肅君高

夏承

光耀案隸釋漢故北海淳弓長夏君碑君諱承字仲充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士

八册

治詩尚書兼覽羣藝建寧三年六月辛

譙敏

光耀案隸釋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君諱敏字漢達秀
而好學才略聰敏詩書是綜言合雅謨中平二年三月

卒

王元賓

光耀案隸續封正令王元賓碑君諱關字元賓御史君

之孫茂林君之子也毅書悅禮關心術藝士階環堵兼

業竝授門徒雲集盛于洙泗又曰濟濟學徒來宗來式

又曰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又曰王用錫命撫

臨三國三國克寧乃大明服正用尚書是碑載隸續卷

十九又卷十六載碑陰門生惜隸續殘缺僅餘六行今并洪适釋語增錄

王元賓碑陰

顯節山陽防東夏州叔舉山陽金鄉張諱季憲河南

陵闕堂世莖河南闕下河闕成舉闕香伯闕南陽闕四伯

道南陽闕五表南陽南鄉闕三遠濟陰闕五表濟陰闕二

字張鳳季節山陽昌邑田盾元尊任城闕四世明任城

字闕二朱翔元舉任城元父李能村遠

右奔喪

右王元賓碑陰四橫稱故吏者四人有名字郡邑者十數人餘皆凋落不備其中有立碑錢各五百之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三

八册

又有右奔喪右斬杖三年之文歐趙有其碑而亡其名碑云門徒雨集盛于洙泗故衰杖過禮等于事父惜乎碑石淪碎姓名不能盡見

高朕脩周公禮殿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獻帝初平五年立益州太守高朕脩周公

禮殿記曰興復第館八音克諧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繇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威宗永興元年立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

繇碑讀曰政敦稽古

西狹頌誤人

光耀案隸釋建寧四年造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曰君

踐其險若涉淵水

漢德

光耀案隸釋靈帝建寧五年立李翕析里橋郡閣頌曰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又曰迄史位缺四字漢施爲屯頌

故吏下辨缺三字子長書屯頌

史恢

曹芝

曹种

徐崇

光耀案隸釋建和元年立敦煌長史武斑碑爲帝股肱扶助大和又曰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五

八册

日同歲郎署威缺爲自古在昔先聖與仁缺二興替缺二

字人存生榮死哀是缺萬幸伊君遺施缺孔之珍故缺

石銘碑以旌明德焉碑末題名尙書丞沛國蕭曹芝缺

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缺二豐令下邳良成徐崇缺二

字故陳留府丞魯國缺四防東長齊國臨菑缺紀伯允

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張表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建寧元年立冀州從事張表碑封贈休光

又曰令祇攸兮宣重光

劉龍

劉純

劉儁

劉協

劉邨

光耀案隸釋慎令劉脩碑缺弟克諧又曰故為五福所

歸又曰子孫盈門克昌堂構又曰高明采克碑云建寧

四幸五月甲戌卒二弟龍純缺哀孔懷孤生儁協邨長

孺恩慕立此碑銘曰表景升

督郵班

光耀案隸釋督郵班碑舊諱班字子翁又曰噴意五業

遂悉包之握樞運棋要道氏綜又曰缺六藝慶精孔流

孫根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五

八册

孫根之傳

孫根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光和四年立安平相孫根碑府君諱根字

元石又曰圻甫考績又曰遷安平相遵肅前列五教缺

訪又曰故吏門生邦人咸曰令問弗銘缺勒孰觀孰聞

乃立石碑昭名不朽然則碑乃故吏門生謚安平相宜

傳尚書又碑陰可識者二百四十四人洪适曰似是孫

根后裔眾多謚其名於上世之碑陰也異姓有王劉數

人雜其間豈其姻戚乎故不著錄

牟化

光耀案隸釋光和六年立幽州刺史朱龜碑故吏牟化

等僉目為夫有嘉功祀而不輟或銘鍾鼎書缺是述九

字已乃立碑常而佗頌又曰降幸不永匱民之望又曰

困激馨名麟允升洪适釋曰困卽播字

樊敏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建安十年造巴郡太守樊敏碑書載俊艾

股肱幹植有物有則模楷後生是碑艾字今本或作义

鈔宋本不誤

劉衡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中平四年立趙相劉衡碑陟功西尉渠搜

荒服來王

郎中郭君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郎中郭君碑州郡缺北俊艾敘聖踰拓君

之功烈

魯相謁孔廟殘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魯相謁孔廟殘碑稽之典謨聖德設章

陳寔壇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太公長陳寔壇碑番番良缺既光既耀又

曰蒼望色缺飛缺勛克戰缺四

司馬季德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防東尉司馬季德碑永享五福

司農劉夫人碑誤人

光耀案隸釋司農劉夫人碑九族穆

郭旻

郭旻之傳

郭旻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丹楊太守郭旻碑夙夜惟勤又云諸子曷仰三載禮閱乃羣相與刻石勒銘又曰於休我師恂恂

郭君然則碑文弟子誤

李祿

光耀案隸續武都太守耿勳碑考績有成碑末署熹平三丰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祿造

禹廟殘碑誤人

光耀案隸續禹廟殘碑鴻水滔天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七

八册

王敞

王畢

王廕

秦尙

王頴

光耀案邵陽令曹全碑遂訪故老商量僞文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丰僞文正皋陶謨文又曰問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廕戶曹掾秦尙功曹史王頴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碑陰載出錢五十七人王敞等皆錯雜諸人中如曰故門下掾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千故功曹秦尙孔都二

不見王廕王頴或在剝落數行中其餘自第一人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以下皆出錢人未知與誤文否故不著錄

韋明

光耀案蕩陰令張遷碑尙書五教君崇其寬又曰故吏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陽氣厥枿感恩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僨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億載萬年後碑陰載出錢四十一人故安國長章玆珍錢五百以下韋宗尙多多書字未知卽韋萌否故不著錄

荊州刺史某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太

八册

光耀案水經沔水注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名士居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會于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于永嘉中始爲人所毀其餘文尙有可傳者其辭曰我哉南岳烈烈離明實數儁又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鳴

孔宏碑誤人

光耀案漢孔宏發碑上之典謨謨言章先民有典謨字用尙書

趙散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建安十九年注引典略曰

趙融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遷平陵令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後漢書王允傳略同

郤正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郤正傳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作釋譏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入晉賜爵關內侯晉泰始八年爲巴西太守

馬良

光耀案襄陽耆舊記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諸葛入蜀良與書曰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先主稱尊號以爲侍中又見三國志蜀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无

八册

孟達

光耀案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扶風孟達與封書曰若微子去殷達仕蜀宜都太守降魏爲建武將軍平陽亭侯折像

朱雲卿

段節英

趙仲平

光耀案華陽國志廣漢士女讚注折像字伯式誰人也時人爲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益梁益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亢烈辟士段恭字節英新都人也治中祭酒朱倉字雲

卿什邡人忠貞魏郡太守趙晏字平仲安漢人也或仲平傳寫之誤

李宓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李宓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爲州大中正左遷漢中太守

任熙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任熙字伯遠蜀郡成都人也熙治毛詩京易博通五經卽家拜朱提太守王長文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郫人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平

八册

治五經博綜羣籍封關內侯拜蜀郡太守

壽良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壽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也

治春秋三傳貫通五經遷散騎常侍大長秋

常昂

常廓

常廓之傳

常寬

常寬之傳

常長生

光耀案華陽國志後賢志常昂字修業蜀郡江源人也

勗少與從父子忌齊名治毛詩尚書涉治羣籍多所遺覽除郗令常寬字泰恭郗令勗弟子也父郗字敬業以明經著稱早亡闔門廣學治毛詩三禮春秋尚書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漢疆識多聞拜武平太守子長生字彭祖亦有學行州主簿資中令治中從事早亡

霍性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注引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

韓子助

韓子助之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主

八冊

郗原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郗原傳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吏注引原別傳曰至陳留則師韓子助又曰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

王象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楊俊傳王象薦俊曰熙帝之載注引魏略曰王象字義伯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與俊同郡河內人也

高柔

光耀案三國志魏書高柔傳字文惠陳留圉人也進封

安國侯轉爲太尉諡元侯上疏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又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又上疏曰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

文欽

光耀案三國志毋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注引欽降吳表曰司馬師滔天作逆又引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

鄧展

光耀案漢書班固敘傳高平師師注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史記大宛傳太史公曰注鄧展曰尚書曰導河積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主

八冊

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漢書顏師古敘例鄧展南陽人也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建安冠以魏蓋指漢獻帝時魏國既建而言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亦作魏建安中

張晏

光耀案漢書孝成班倢伃傳注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班固敘傳漢書敘西戎卽序夏后是表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爲外國也漢書顏師古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

光耀案漢書文帝紀四年作顧成廟注如淳曰身存而

爲廟若尙書之顧命也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下蘭

光耀案藝文類聚儲官部引魏下蘭贊述太子賦曰諷六經以崇儒又引魏下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隋書經籍志魏遊擊將軍下蘭集二卷

曹義

光耀案藝文類聚職官部尙書令引曹義九品議曰尙書尊官也親作納言舊唐書經籍志魏曹義集五卷三國志魏書曹眞傳詔封眞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爽傳弟義爲中領軍注引魏書曰爽使弟義爲表曰臣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三

八冊

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

殷褒

光耀案藝文類聚治政部薦舉引魏殷褒薦朱儉表曰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隋書經籍志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

吾上儉

光耀案藝文類聚雜器物部盤引魏吾上儉承露盤賦曰又能致休徵以補性豈徒虛設於芳園又銘曰休徵攸降三國志魏書毋上儉傳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封安邑侯鎮東將軍

范式碑誤人

光耀案范式碑乃與縣之碩儒谷典謨之中是碑青龍三年縣長汝南薛君鄉人上計掾翟循等立

呂君碑誤人

光耀案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三考有成

呂安

光耀案初學記禮部下死喪引魏呂安弼體賦格于上下何物不然三國志王粲傳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徵士呂安集二卷

唐固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闕澤傳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三

八冊

十人黃武四年爲尙書僕射卒注引吳錄曰固字子正國語魯語韋氏解引唐尙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楚語解引賈唐云書說命也

隱蕃

臧均

光耀案三國志吳書胡綜傳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用微子義爲廷尉監諸葛恪傳臧均表乞收葬恪曰屬以萬機之事

張俊

光耀案文選張士然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臣聞成湯革夏又曰西戎有卽敘之人李善注引孫盛

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陸機集有答張士元詩

周生烈

光耀案太平御覽皇王部敘皇王下引周生烈子曰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騾耳意林卷五周生子要論序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廣韻十八尤周下曰又漢複姓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周昭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敘交友一引周昭新撰曰是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圭

八冊

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三國志吳書步騭傳周昭者字

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

姚信

光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品藻下引姚信士緯曰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又曰夫皋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釋文易敘錄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太常姚信又見三國志吳書孫和傳

秦明碑誤人

光耀案吳鳳皇元年立秦明碑遷大中正平衡清格藝倫攸綏于麻沙一字州竊色叛缺戎車缺駕干戈未戢

帝思俾乂訓咨羣司

文穎

光耀案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仗國之危止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文選王仲宣贈文叔良一首李善注于寶珍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顏師古漢書敘例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圭

八冊

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孔元方

郗元節

介象

光耀案葛洪神仙傳孔元方許昌人也郗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修道術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吳主徵至武昌甚尊敬之

羊祜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鑒誠引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詔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

書晉書羊祜傳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蔡邕外孫仕魏封鉅平子中領軍入晉至征南大將軍南城侯贈侍中太傅諡成

丁頤

光耀案晉書齊獻王攸傳主簿丁頤曰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欽明帝載二典文

王濬

光耀案晉書王濬傳字士治弘農湖人也仕魏河東從事晉襄陽縣侯撫軍大將軍諡武濬復表曰實賴陛下聖哲欽明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五

八冊

孫尹

光耀案晉書劉毅傳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劉頌

光耀案晉書劉頌傳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仕魏爲相府掾晉光祿大夫梁鄒縣侯諡貞上疏曰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又曰非憚日昃之勤而幸於逸豫之虞

段灼

光耀案晉書段灼傳字休然敦煌人也仕魏至關內侯議郎晉明威將軍魏興太守陳時宜曰是故唐堯以親

睦九族爲先又曰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

閻纘

光耀案晉書閻纘傳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博覽墳典平樂鄉侯漢中太守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荀詡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史言纘祖圖魏封平樂鄉侯父璞仕吳至牂柯太守纘又爲太傅楊駿舍人卒時年五十九纘乃西晉時人其生猶及魏時

龐札

光耀案晉書庾純傳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五

八冊

郤詵

光耀案晉書郤詵傳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雍州刺史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詵對曰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

江統

光耀案晉書江統傳字應元陳留圉人也襲父爵亢父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作徙戎論曰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又上書諫曰光于四海矣

孫惠

光耀案晉書齊武閔王冏傳前賊曹屬孫惠上諫曰委萬機於一王命方樹於羣后孫惠傳字德施吳國富陽

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臨湘縣公

陶侃

光耀案晉書陶侃傳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太尉長沙郡公諡桓上表遜位曰獻替疇諮史言侃咸和七年薨時年七十六蓋生當三國時

顧榮

光耀案晉書顧榮傳字彥先吳國吳人也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侍中驃騎將軍嘉興公諡元上牋諫曰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又曰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

孔冲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无

八册

孔冲之傳

許攸

光耀案晉書孝友傳許攸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褐衣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稱謹案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攸

王沈

光耀案晉書文苑傳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仕郡文學掾作釋時論曰四門穆穆初學記歲時部下元日引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今應三統之中靈又曰釐

蕭韶于九成

張翰

光耀案晉書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入洛齊王囂辟爲大司馬東曹掾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詩十七人部十三贈答五雜贈答二西晉張翰贈張弋陽一首負薪弗克藉者妨力

張敏

光耀案世說新語排調注張敏集載責子羽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又曰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敏蓋魏晉間人

鄭豐

古文尚書正辭卷五

源流

三

八册

孫承

曹據

東嵩

夏靖

光耀案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詩十七人部十三贈答五雜贈答二四言西晉鄭豐答陸士龍四首祁祁俊乂言酌言依又曰庶績迺敷非爾焉綏西晉孫承贈陸士龍一首遭時之險虐宰滔天又卷一百五十七西晉曹摅贈歐陽建一首豈徒虛聲考績譏何又曰在漢黃邵剋堪敷政又答趙景猷一首濟濟京華儔又竝湊西

晉東嶺贈荀彥將一首時惟惠后黎人攸綏乃授明德
賦政近畿西晉夏靖答陸士衡一首將登三事百揆是
釐北堂書鈔舟部上舟總篇引東嶺舟賦云登楊族之
激浦兮乃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兮長抱樂而無
憂晉書良吏曹摅傳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爲征南司馬
文苑東嶺傳字道彥潁川長社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
焉徙太子中庶子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
子散騎常侍隋書經籍志晉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吳
王文學鄭豐集一卷

閻丘冲

光耀案藝文類聚歲時中三月三日引晉閻丘冲三月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圭

八册

三日應詔詩曰在昔虞帝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民來
王今我哲后古聖齊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元首旣明
股肱惟良晉書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丁酉劉曜王彌
入京師尙書閻丘冲等皆遇害世說新語品藻注引荀
綽兗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又稱冲操持文案必引
經誥飭以文采未嘗有滯然則冲固明經

仲長敖

光耀案藝文類聚人部性命引晉仲長敖覈賦曰面從
背違意與口戾舊唐書經籍志晉仲長敖集二卷在東
晉諸人前蓋西晉人

賈彬

光耀案藝文類聚樂部筆引晉賈彬箏賦曰分位允諧
六龍御也隋書經籍志晉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

楊乂

光耀案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引晉楊乂刑禮論曰綜
覈彝倫舊唐書經籍志楊乂集三卷在東晉諸人前蓋
西晉人隋書經籍志毛詩辯異三卷注作晉給事郎楊
乂撰又晉左長史楊乂集三卷

木華

光耀案文選木玄虛海賦昔在帝堯臣唐之代又曰江
河既導又用襄陵字李善注曰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
虛廣川人華集曰爲楊駿府主簿

古文尙書正辭卷五

源流

圭

八册

篇目正辭第六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目

堯典一 咎繇謨二 禹貢三 甘誓四 湯誓五

般庚六 高宗彤日七 西伯伐耆八 微子九 大

誓十 牧誓十一 鴻範十二 金縢十三 大誥十

四 康誥十五 酒誥十六 梓材十七 召誥十八

雜誥十九 多士二十 毋劬二十一 君奭二十

二 多方二十三 立政二十四 顧命二十五 盼

誓二十六 甫刑二十七 文侯之命二十八 秦誓

二十九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一

九册

光耀案春秋傳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班固有言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敍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故其時諸子之書一事互異者不可勝數春秋有三傳韓非子且以互異之事竝載一篇異說竝興儒雅道喪莫可折衷故傳疑也伏生秦誓是時宜已萌芽衰周學者過而存之驛入本經故伏生得竝藏之屈平天問已引爲言婁敬所引宜亦哀周故書其後董仲舒終軍引用又在河內書未出前蓋本伏書吾故謂伏生手定二十九篇中有秦誓史記漢書儒林傳伏生求其書以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藝文志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儒林傳又曰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

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兩篇此尤二十九篇除

書敍不計之確證爲朱彝尊之說者謂百篇之敍當一

篇必未殺班固儒林傳釋文康王之詰王若曰庶邦侯

甸男衛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詰又云與顧命差異

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伏書不分出康王之詰

之確證爲江聲之說者謂顧命分出康王之詰當一篇

必未殺陸德明釋文聲曰伏生尙書實二十八篇而史

記言二十九篇者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秦誓一

篇共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一

說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詰實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二

九册

二十九篇遂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二說未知孰是不知史遷時河內書未出史家何從有不復識別之事前一說固非漆書古文并分般庚爲三亦伏生原有之書史遷何以不盡追數之曰三十一篇後一說亦非也況伏生秦誓明載尙書大傳周傳曰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鳥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傳曰天子三公

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壹公三卿佐之每壹卿三大夫佐之每壹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司馬遷又載入史記周本紀陳壽禮猶巧爲之說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泰誓之辭是時元光元年泰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泰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據今文尚書矣龔自珍申其說曰假使大傳所引是真尚書董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三

九册

生著書轉引此文不當不從其本而稱之乃但稱尚書傳則董生陋極矣不知伏生泰誓亦在馬鄭王古文本中故唐時猶存師古親見師古既以爲今文泰誓之辭安得持千載後之臆說亂之況古人稱尚書爲經有時稱傳自在子史雅書毀經者不察耳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上疏求存問親戚曰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館詞林卷六百九十五魏曹植賞罰令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皆引作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且不止見漢魏間晚周已有之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

周王有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今行兼矣正約武成泰誓文荀子君子篇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呂刑文又如古人稱論語孝經爲傳爲孔子發揮六藝所作有時亦稱經風俗通義皇霸篇三王引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此明稱論語爲經自珍止知漢儒引易說爲易書說爲書禮春秋家說爲禮春秋不知尚書亦稱傳奈何反詆董生爲陋大敍正義引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四

九册

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敍正義引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鵠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

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劉歆移太常書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論衡正說篇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劉向劉歆馬融王充趙岐王肅等明以爲後得吾謂伏生手定有此篇何也蓋古學摯悶漆簡煩難劉歆所謂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故知其時經典移授尤存佚無常伏生此篇中閒偶亡耳猶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五

九册

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猶脫一二簡非盡亡也揚雄法言問神篇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酒誥漢時今古文皆有雄又校書天祿閣得見中書何以當雄時俄亡其後又何以出可得謂伏生本經無酒誥乎伏生泰誓存佚正此類鄭玄又謂武成建武之際亡阮孝緒七錄敘曰至孝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

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孝緒此言當本別錄七略可見漢世書易亡逸也其亡也宜在伏生老死後張生歐陽生未述大傳前玉海藝文書引中興書目尚書大傳鄭康成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今文泰誓張生歐陽生既聞諸師其篇適亡遂載逸文爲傳說又或伏生傳今文泰誓尚有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六

九册

殘缺後得者始完備皆未可知論衡正說篇所謂景帝遺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大傳中明有泰誓殘篇皆其證也王引之謂泰誓後得爲向歆傳聞之訛已所不通輒曰人訛可乎藝文志作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既分盤庚爲三又或敘當一篇或別有分合未可知也殷本紀迺作般庚三篇後漢紀獻帝初平元年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彪今文歐陽家隸釋石經殘碑般庚下篇首空一字書之中篇首已闕知亦必空一字別爲一篇是今文般庚有三篇志又曰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篇卷一也又仍合伏生都數況篇卷

多寡無與經文異同馬鄭王三家皆傳古文釋文載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各不同也大抵毀經之徒繆尊伏生以馬融既謂此泰誓淺露且近怪遂必欲揜滅之其實帝錫鴻範天警金縢其怪尤甚何損伏生且伏生傳經之功不可沒然亦幸生其時耳伏生經說今存尚書大傳者固不盡雅馴有如石林葉氏所云

光耀又案史記百三十篇太史公自敘當末一篇前段敘家世後段乃百三十篇敘漢書一百卷紀志表外列傳七十敘傳第七十上敘家世第七十下乃漢書敘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是也揚雄法言十三卷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七

九冊

第十三卷爲孝至篇法言敘卽卽是篇後不別名一卷然則百篇之敘在伏書二十九篇中卽第二十九篇泰誓後不別名一卷或分爲泰誓第二十九之下卷皆不可知朱彝尊欲通二十九篇無泰誓之說遂謂小敘當一篇王引之知今文有泰誓又有小敘眾證確切兩不可誣造爲今文小敘各冠篇首之說皆由不知古書有敘附末卷不別名一卷也

光耀又案王引之曰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

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引之所言如此此御覽職官部太保引大傳乃大傳約序及經爲說惜上下文無可攷猶漢書律歷志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泰誓小序也八百諸侯會還歸此約今文泰誓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又用洪範小序十三年也又約洪範經文故其下接引洪範小序及經以證明之作三統歷者苟未接引書序曰洪範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八

九冊

篇曰等文今世學者且謂此三統歷引泰誓洪範以小序各冠篇首之證矣古人約引經傳何可勝數此之不知無怪毀經卽如所言是召誥經無惟二月既望句且二十九篇既各以小序冠篇首二十九篇外如舜典胤征五子之歌等序見引史記者將舉削之抑別存之存之果何處乎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目

堯典一 舜典二 出 大禹謨三 皋陶謨四 益稷五 禹貢六 甘誓七 五子之歌八 胤征九 湯誓十 仲虺之誥十一 湯誥十二 伊訓十三 多 太甲上十四 多 太甲中十五 多 太

甲下十六多 咸有一德十七多 盤庚上十八盤
 庚中十九出 盤庚下二十出 說命上二十一多
 說命中二十二多 說命下二十三多 高宗彤日二
 十四 西伯戡黎二十五 微子二十六 泰誓上二
 十七多 泰誓中二十八多 泰誓下二十九多 牧
 誓三十 武成三十一多 洪範三十二 旅獒三十
 三多 金縢三十四 大誥三十五 微子之命三十
 六多 康誥三十七 酒誥三十八 梓材三十九
 召誥四十 洛誥四十一 多士四十二 無逸四十
 三 君奭四十四 蔡仲之命四十五多 多方四十
 六 立政四十七 周官四十八多 君陳四十九多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九

九册

顧命五十 康王之誥五十一出 畢命五十二多
 君牙五十三多 囀命五十四多 呂刑五十五 文
 侯之命五十六 費誓五十七 秦誓五十八
 光耀案孔子國尙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
 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
 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闢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
 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十

九册

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
 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
 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
 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閻若璩曰漢書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得多
 十六篇楚元王傳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尙書篇數之

見於西漢者如此也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是古文
 尙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
 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文
 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
 光耀案馬鄭存目僞逸書二十四中九其九篇爲一篇
 正十六篇遂謂眞古文二十五篇爲僞不知二十五篇
 其實數劉歆班固作十六篇者自著錄家各以意併棄
 定名謂十六篇可謂二十五篇亦可何與經義顏師古
 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吾以爲但有見行世者莫定孰是皆不計何止拘拘考
 二十九篇家語孔子國後敍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

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然則有見行世者卽不復著錄此亦旁證舜典益稷康王之誥見在今文中既不數入二十五篇矣泰誓三篇與今文泰誓辭義雖不同今文固見有其篇史記有湯誥一篇必當時有見行世者史遷乃得采入著錄家莫定孰是故皆不計如是則去四篇大甲三篇爲一篇說命三篇爲一篇猶九共九篇爲一篇如是又去四篇又一篇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十一

九册

正十六篇鄭謂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歆移書時去建武不遠或其時已亡又謂咸有一德今亡二者必有一亡卽不然或他逸篇亡如揚雄所謂酒誥今亡之類皆未可知況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固自注曰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然則藝文志與大敘都數既合此都數中有一亡篇又有鄭敘贊之證烏知必非亡逸書一篇此二十五篇可名十六篇其又奚疑且不觀儀禮乎藝文志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孔氏則孔

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然禮記奔喪正義引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皆與今藝文志篇數不合果孰僞乎禮記正義曰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十二

九册

然則篇數卽有異又何足毀經光耀又案丁晏曰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有四十篇也閻徵君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耳不知六藝論明言魯淹中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何與河內女子老屋一篇之事且鄭君明言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鄭君安所有四十篇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句出奔喪孔疏非投壺孔疏因下文有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句故誤爲

投壺孔疏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非疏也種種稗販故誤耳

閻若璩曰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爲二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尙書虞夏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三

九册

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光耀案若璩抑知別虞書夏書爲二者周時已然不徒兩漢乎文十八年左傳魯史克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放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非今舜典乎莊八年公曰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晉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云云襄五年君子曰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并前年魯臧武仲所引之類非今大禹謨乎此周時別虞書夏書爲二之證尙

書大傳宋志猶存唐人所引更足爲據正義曰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是有合虞夏書爲傳者亦有分虞夏書爲傳者其別立一虞夏傳必雜說可以兩屬者伏生及見未焚之書果舊題未分伏生何得妄分近人輯大傳猶存舊題是也說文示部紫下虞書曰至于岱宗紫侖部鰈下虞書曰八音克諧步部矧下虞書曰矧乃矧矧下虞書曰矧絲于羽山之類非今舜典乎竹部銘下夏書曰惟箇銘枯蕩下夏書曰瑤琨筱蕩木部柚下夏書曰厥苞橘柚下夏書曰杙榦栝柏之類非今禹貢乎說文虞書夏書分稱尤多此兩漢別虞書夏書爲二之證大都古人書題本不一例但非誤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四

九册

字義各有取堯典稱虞書亦稱唐書皋陶謨禹貢稱虞書亦稱夏書洪範稱周書亦稱商書或稱大題曰尙書或稱篇名或稱異名烏得以俗學之拘例求之若璩後見說文則又曰說文引今堯典舜典益稷皋陶謨之文皆曰虞書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開本之所由分乎情尙不知左傳

光耀又案毛大可謂鄭玄敘贊所謂後亡其一篇者指舜典言既謬矣又以桓譚有古文尙書舊有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之言遂曰五十八篇既以一序爲一篇作四十六卷矣茲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序分之太甲悅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伊

尹作成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爲十八篇又以漢志漢紀及劉歆書有多十六篇之言遂曰大禹謨與皋益三篇同序二十九篇既出皋陶則一序無兩出之例且序首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則皋謨可領序況此當先考二十九篇始計多篇乎若泰誓一篇又當抵伏書泰誓二十九篇之數因又去二篇爲十六篇果如所言是今文不得數立政又無逸小序亦止周公作無逸一句是并不得數無逸今文止二十七篇矣且不得名百篇尙書更不得名百篇之序烏乎通不知小序既有此一句卽不得謂無此一篇序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圭

九册

謂無此一篇序尙不可因不數此篇本經豈可乎若大禹謨明有本經一篇乃因與皋陶益稷同序而又去之純從序上計算試問所謂十六篇者數小序乎數本經乎此烏能服毀經者之心

光耀又鑒毛大可曰孔傳所分以大禹皋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稟飮之後而以大禹謨爲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間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又曰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爲之界觀虞書卽篇舊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又曰薛士龍作書古

文訓其序引予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則古原以大禹皋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敘禹謨後皋益又敘之禹貢之後毛氏所言如此果如所言史記殷本紀伊尹作成有一德在成湯時湯誥後與鄭立此篇次第同蓋采異說猶毫有祥桑穀或謂成湯時或謂大戊時或謂武丁時不足怪也豈眞古文亦誤乎文侯之命史記與劉向馬融作襄王命重耳豈又據史記駁鄭駁百篇之敘作平王命仇者并駁眞古文乎漢書儒林傳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法

九册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豈洪範原在微子前乎其如一在商未滅前一在既滅後何也史記以類取材何必拘原書次第故夏本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諸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

土維是勉之再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此明約二典義豈二典亦夏書百篇之敘今文舊爲一篇子國分之始各冠篇首虞書亡篇載舜典後者正出于國手子國于此識之于彼何獨不識且商書亡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載夏書胤征後商書別題湯誓第一豈湯征等亦夏書且六誓中有甘誓湯誓五誥中有湯誥豈原在洪範後豈六誓盡在一處盡在五誥前五誥盡在一處盡在六誓後孔書次第自本壁書百篇之敘何得妄議移置

光耀又案毛大可曰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七

九册

謂百篇注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禹貢洪範俱爲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

張霸百兩篇目

光耀案無攷

光耀又案鄒漢勛讀書偶識曰書序有今文古文今所傳者出馬鄭王古文也書僅百篇史記尙書大傳及書緯所言張霸所據者今文也凡百二篇多古文二篇史記商有大戊大傳周有撝誥其篇名也不知百兩篇乃張霸因緯書臆造非伏生今文有百二篇以大戊撝誥傳會百兩篇之目謬甚大傳更有大戰篇左傳有伯禽

廣諸漢書律歷志有古文月采篇可得謂尙書有百六篇乎是書動稱僞孔傳鄒君從江忠烈死事廬州甚烈亦惑毀經之說賢者固不免然其說實裨販孔廣森光耀又案毛大可謂百篇之外加伏生秦誓一篇孔氏小序一篇爲百兩篇不知史記殷本紀更有湯誥一篇豈百三篇乎且百兩篇之說本出緯書緯書明言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安得以後作之小序闕入無稽之言何必強徵實

杜林漆書古文三十四篇目

堯典一 皋陶謨二 禹貢三 甘誓四 湯誓五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六

九册

盤庚上六 盤庚中七 盤庚下八 高宗彤日九

西伯戡黎十 微子十一 大誓上十二 大誓中十

三 大誓下十四 坤誓十五 洪範十六 金縢十

七 大誥十八 康誥十九 酒誥二十 梓材二十

一 召誥二十二 雒誥二十三 多士二十四 無

逸二十五 君奭二十六 多方二十七 立政二十

八 顧命二十九 康王之誥三十 桀誓三十一

呂刑三十二 文侯之命三十三 秦誓三十四

光耀案盤庚敘作三篇正義引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既分別言之曰上篇則鄭本盤庚更分中下篇之證秦誓敘作三篇正義駁梁王曰彼僞書三篇上

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此伏書泰誓三篇之證康王之誥敘正義曰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此馬鄭王本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之證武成正義引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不著錄

光耀又案毛大可謂伏書泰誓曰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疏乃爾毛氏蓋輕蔑孔冲遠等未審覽泰誓敘正義又不知三篇可稱一篇猶盤庚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九

九册

光耀又案惠棟曰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續傳講二十九篇而已注曰泰誓後得古文實二十八篇棟意蓋謂孔壁古文初出時已無泰誓則就毀經者之說而論史遷親受子國古文彼載周本紀者明曰泰誓非受諸子國者原有泰誓之證乎烏可曰後得且漆書校今文既不多寡一篇是今文所無者漆書亦無今文後得者漆書亦後得不益露漆書依傍今文而造之迹乎又曰梅頤之徒奮其私智造爲古文傳記逸書掎拾殆盡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鄭氏逸篇語除正義引鄭注引四語外無可多攷此四語雖極精粹豈晚出書中遂無敵此四語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十

九册

乎所謂不異百兩之與中書者何所徵實乃憑空論斷耶棟以稗販成書所自得蓋鮮吾故謂惠棟古文尙書攷最庸陋如神服中不知盤庚有大業字不知爾雅注光耀又案俞正變癸巳類稿爲尙書篇目七篇說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篇目第一其說竊江聲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其說指在博士者又曰伏生泰誓三篇孔安國皆有傳見正義引李頤集傳正義云李頤每篇引孔安國是也又曰使西漢經有書敘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敘也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張霸百兩篇目第四漆書一卷目第五其說謂杜林所得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馬鄭書

四十六卷目第六梅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是不知博士業即伏生書故別立一目伏生書外是不知馬鄭書即杜林漆書故別立一目漆書外且漢志古文四十六卷即梅氏書從毀經者說即馬鄭書皆不得別立一目謂李頤引孔安國即西漢孔安國是不知有東晉孔安國并晉書未讀謂西漢經無書敘是并史記漢書未讀本紀世家所載是何物儒林傳言張霸書采左傳書敘作首尾者是何物

光耀又案徐養原謂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案古文尙書乃四十六卷今林所得纔一卷耳傳一卷書謂有關於全經之授受可乎不可乎不

知卷者古人繅帛寫經可舒卷也長短無定一經寫成一卷可一經分寫數卷亦可不得謂一卷遂非完書法言學行篇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此一卷之書豈謂非完書且一閱之市謂之小市則可謂非完市可乎史記留侯世家父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集解徐廣曰編一作篇正義七錄云太公兵法一藁三卷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然則篇也卷也皆以紀數太公兵法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圭

九册

三卷旣可謂一篇漆書古文三十四篇獨何不可謂一卷藝文志又曰爾雅三卷二十篇二十篇旣僅分三卷漆書古文三十四篇獨何不可合爲一卷韓愈集科斗書後記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官書一卷篇數不可攷古文孝經則二十二章明兩部尙可合爲一卷漆書古文三十四篇獨何不可合爲一卷毀經者直拘陋之見耳馬鄭存目逸書二十四篇目

舜典一 汨作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

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九共十 九共

十一 大禹謨十二 棄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增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

二 旅獒二十三 囿命二十四

光耀案尙書虞書題篇正義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秦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

古文尙書正辭卷太

篇目

圭

九册

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囿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竊嘗反覆正義此文知馬鄭傳漆書古文三十四篇而已未嘗增益汨作等二十四篇強合漢志五十八篇之數不以增益故其本別行唐時馬鄭王漆書古文皆存獨整整此二十四篇故孔冲遠等僅得其目于鄭注書敘其文亦止略見引于鄭注書敘毛詩箋蓋馬鄭本百篇之敘合

爲一卷今文所無者注曰逸已亡者注曰亡此二十四篇下注曰逸故知偽逸書是此二十四篇正義又駁鄭注書敘曰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也正義所謂鄭本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者乃冲遠等從後追合漢志之數臆度之如此非實事自冲遠等創此解毀經者遂執以強合漢志之數反謂真古文與漢志篇數不合其最繆者惠棟錄馬鄭漆書古文篇目竟以此二十四篇各以時代分之次入漆書古文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強合漢志吾不知何據據馬鄭本則馬鄭本中原未嘗次入據馬鄭百篇之敘注則其中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三

九册

尙有亡篇之敘雜在焉何獨削之是之謂無稽之言

閻若璩曰予辨偽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大禹謨五子之歌等則魏晉閒假託安國之名者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者哉光耀案馬鄭不注之逸書二十四篇非孔壁書毀經者喫緊止在此則易辨矣果爲孔壁書何以絕無師說何以不盡與序應何以又以武成咸有一德爲亡何以馬鄭皆不注何以不與馬鄭本并見唐時何以亦不見史記說文史記漢書儒林傳皆曰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

滋多於是矣漢書又言遭巫蠱未立學官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後書作庸譚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又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隋志釋文略同若璩謂安國初傳壁書本無大序與傳若果無傳何以相授何以名學可立何爲古文說說者說何事史記儒林傳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若無傳又何以爲言何以爲事且子國古文經傳四十一篇明載漢書藝文志逸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四

九册

書獨無傳何以史記漢書絕不別白一語史記謂頗能言尙書事者蓋統下文逸十餘篇言之虞書題篇正義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且若璩謂史記五帝本紀載有逸篇舜典殷本紀載有逸篇湯誥果如所言是史記以訓詁字代之者卽師說也何得曰絕無然則非孔壁書明矣惠棟謂正義述偽逸書目中罔命乃畢命之誤亦近是畢命正義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漢書言張霸百兩篇采左氏傳書敘作首尾是餘篇與序相應之證此偶疏漏耳正義謂張霸之徒偽造吾則疑爲霸書之殘缺者適得二十四篇論衡佚文

篇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正說篇故百兩之篇傳在世
間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感類篇又引伊
尹死大霧事此百兩篇東漢猶存之證然則畢命一篇
鄭玄已非之矣正義載偽逸篇目肆命二十山井鼎考
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是偽逸篇目有誤之證咸有一
德及武成明在馬鄭偽逸書二十四篇目內何以禮記
緇衣鄭注曰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
公武成正義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公鄭蓋言與
經傳合之眞逸書公霸書于左氏傳書敘外必不能更
多采輯禮記孟子所載未免不遺故班固等以爲文意
淺陋此康成不信二十四篇之確證也不然見存之逸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圭

九册

書何以又以爲公雖百喙莫能辨矣好注書莫如康成
諸經無不注矣本傳古文尙書伏生大傳今文家說也
則注之緯識誼書則注之律令法家也則注之晉書刑
法志言魏明帝以律家言數益繁覽者益難下詔但用
鄭玄章句獨不注此二十四篇亦必以淺陋不足信朱
子語類疑鄭不注逸禮三十九篇若璩遂謂古文二十
四篇無注與此同不知禮記奔喪正義引鄭云逸禮者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
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
禮釋文敘錄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著傳十七篇所餘三
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猶禮記正義謂周官既出

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是也是鄭
已自言逸禮藏祕府矣烏從注其與儀禮同者后蒼傳
之故得攷其異同逸文如中霤禮朝貢禮天子巡狩禮
王居明堂禮禘于太廟禮之類或附他書見故得引入
三禮注中二十四篇既云鄭得其書其不注烏能與逸
禮同不注故不次入本經吳澄爲書纂言削二十五篇
不注曰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
馬鄭不注偽逸書想亦自爲卷表別於杜氏之書猶斯
意也不然二十四篇與本經同未立學官何所忌不以
次入本經若已次入何以晉永嘉之亂整整公此二十
四篇本經無一篇公眞古文以不見史記斷爲偽此二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圭

九册

十四篇何以亦不見史記史記載湯誥雖與眞古文不
同烏知必與此二十四篇中湯誥同二十四篇久公無
可攷也猶史記載成王病周公揃盃祝神一段絕類金
縢及所載湯征與今古文皆不同所載湯誥正此類說
文止載逸篇兩句一字乃散見他書者餘皆今文所有
及逸周書書說絕不見九共等一語并九共語見尙書
大傳者亦未引何也若璩執馬鄭不信之二十四篇以
爲眞逸書不但誣經又誣馬鄭矣漆書篇數與今文同
者馬鄭誤信爲眞古文淺陋之二十四篇馬鄭固未嘗
信爲眞逸書然則何以存目存目者紀異耳霸初以百
兩篇徵時以中書校之非是矣而大中大夫平當侍御

史周啟猶勸上存之亦紀異也鄭僅存此二十四篇目其又奚疑正義謂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足五十八篇者如云張霸一類之人猶孟子所謂舜之徒蹠之徒著一徒字在便不得認爲張霸謂前漢偽造之人足後漢鄭注之書蓋就唐時追言之猶云其以二十四篇所足之三十四篇卽後來鄭注之書其自爲說正無不通毛大可詆之亦固也若璩輩詆之更無足怪

光耀又案毛大可題漆書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逸書次入之又書大禹謨在汨作九共前書典寶在湯誥咸有二德前并與正義述鄭注百篇之敘目次不合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毛

九冊

乃曰馬鄭既注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爲界限且但注今文而古仍闕何以爲古文之注又且宋梁陳隋孔鄭并行若鄭注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注獨空半部之理竊謂鄭氏注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并行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絕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注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末之知也且穎達誤認鄭氏所注名爲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注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注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注之外僞造此二十篇以足鄭注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

東漢鄭注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毛氏所言如此穎達等不能辨明杜林漆書混真古文之名信矣毛氏竟不知二十四篇僞逸書馬鄭皆疑而不注可怪也馬鄭所注漆書古文唐時猶存不止爲正義者見之爲唐書經籍志者亦見何曾有人去其半今文魏時已微今文本在祕府者亡于晉永嘉之亂其存者僅熹平石經何從唐初猶有墨守今文本本末未能瞭然故妄發難至詆正義疑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誤未免忽略正義中一徒字

光耀又案毛氏既以僞逸書二十四篇次入漆書中矣又題此外稟飫帝告等篇爲漆書亡書四十二篇曰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六

篇目

天

九冊

馬鄭所注書序百篇亡書之目卽漆書本也又曰鄭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盾征序明云義和涵淫盾征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注書序者冒昧之語也但盾征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不知馬鄭注書序釋文正義中至今猶可攷安得云未見且鄭注儀禮觀禮卓上九馬隨之明日卓讀如卓王孫之卓禮記檀弓上明引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何得疑鄭不見史記自爲晉惑烏能辨人光耀又案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謀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然則馬鄭漆書古文此篇宜題棄稷而程延祚晚書訂疑錄鄭本百篇之敘目仍作益稷并篇目之異不知尙何疑之可訂也畢命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厯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惠棟據此疑題篇正義引鄭注書序二十四篇中因命乃畢命之誤其說近是然又安知所謂冊命霍侯者非別爲畢命一篇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堯

九册

如尙書大傳中更有九共帝告大戰等篇逸文在二十九篇外

劉陶中文尙書篇目

光耀案即參酌伏杜書爲之篇目分合無可攷

百篇之敘目

堯典一 舜典二 汨作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九共十 九共十一 九共十二 彙叙十

三 大禹謨十四 皋陶謨十五 益稷十六 禹

貢十七 甘誓十八 五子之歌十九 胤征二十

帝告二十一 釐沃二十二 湯征二十三

汝鳩二十四 汝方二十五 湯誓二十六 夏社二十七 疑至二十八 臣扈二十九 典寶三十 仲虺之誥三十一 湯誥三十二 明居三十三 伊訓三十四 肆命三十五 祖后三十六 大甲上三十七 大甲中三十八 大甲下三十九 咸有一德四十 沃丁四十一 咸乂四十二 咸乂四十三 咸乂四十四 咸乂四十五 伊陟四十六 原命四十七 仲丁四十八 河亶甲四十九 祖乙五十 盤庚上五十一 盤庚中五十二 盤庚下五十三 說命上五十四 說命中五十五 說命下五十六 高宗彤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辛

九册

日五十七 高宗之訓五十八 西伯戡黎五十九

微子六十 泰誓上六十一 泰誓中六十二 泰誓下六十三 牧誓六十四 武成六十五 洪範六十六 分器六十七 旅獒六十八 旅巢命六十九

九 金縢七十 大誥七十一 微子之命七十二 歸禾七十三 嘉禾七十四 康誥七十五

酒誥七十六 梓材七十七 召誥七十八 洛誥七十九 多士八十 無逸八十一 君奭八十二 蔡

仲之命八十三 成王政八十四 將蒲姑八十五 多方八十六 立政八十七 周官八十八 賄

肅慎之命八十九 毫姑九十 君陳九十一

顧命九十二 康王之誥九十三 畢命九十四 君
牙九十五 囑命九十六 呂刑九十七 文侯之命
九十八 費誓九十九 秦誓百

光耀案此據今存孔本也堯典題篇正義曰書篇之名
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
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
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
鄭以爲在湯詰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
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
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
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九册

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
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光耀又案伏杜書百篇之敘目異字今無可多攷聊舉
可攷者附錄焉不更列目如益稷馬鄭王本作稷稷既
見正義又史記殷本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
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又曰湯歸至
于泰卷陶中黜作詰索隱仲虺二音黜一作壘音如字
尙書又作虺也盤庚釋文盤本又作般隸釋石經殘碑
盤庚下篇正作般五經文字曰石經舟皆作月周禮夏
官司勳鄭注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宋槧余仁仲本岳珂本嘉靖本盤作般

鄭注周禮用今文故盤作般他本字或加皿者鈔寫之
誤不知鄭注周禮用今文巴郡太守張納碑乃訓五品
數敦左寬今文家也又曰殷桓弗就平原東郡門生蘇
衡等題名門生平原殷丁 缺 字與祖又曰門生平原殷
祝循字 缺 二 洪适釋曰碑以殷爲般仲秋下旬碑執股
桓辭病不降三碑皆用今文殷字禮記文王世子學記
緇衣諸篇皆引說命作兌命西伯戡黎釋文伯亦作柏
大傳戡黎作伐耆說文土部埤下曰朝歌南七十里地
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埤野詩大明正義引鄭書序注
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埤野古字耳說文既
主古文鄭又明曰埤古字知漆書古文作埤今文宜作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九册

牧陳本尙書大傳正作牧盧本作埤誤也玉篇土部埤
下引說文此條又曰古文尙書作埤蓋釋文所謂穿鑿
本偶同漆書埤埤一也泰誓漢書律歷志作大誓洪範
熹平石經作鴻範今文也是知漆書古文作洪範鴻範
五行傳今文家說也或引作洪範五行傳乃後人以眞
古文改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
公子兵所集解徐廣曰歸一作餽魯周公世家唐叔得
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
作餽禾梓材正義曰此古梓字今文作梓謂馬鄭王三
家古文本作梓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梓馬云古作梓字
亦謂漆書假借李古文梓作梓字今本尙書大傳或亦

作杼非也石經殘碑洛作雒無逸作毋劬成王政釋文
政馬本作征云正也將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周本紀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賄肅
慎之命釋文肅馬本作息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
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五帝本紀亦作息禮記
緇衣引君雅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漢書古今人
表作君牙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
伯翳申誡太僕國之政作翳命漢書古今人表作伯翳
者字之誤也史漢皆主今文知作翳者今文說文亦部
翳下引周書曰伯翳古文翳古文囙字也古文翳古文
囙也者言古文或作翳又或作囙明上引周書作翳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重

九册

今文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大傳囙命爲翳命明
與戡黎爲伐者對稱魯世家伯禽卽位之日有管蔡等
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勝作
勝誓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案尙書作柴孔安
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尙書作柴誓今尙書大傳
作鮮誓鮮誓卽勝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
勝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
或作獮案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呂刑漢時今文作
甫漆書古文作呂攷見前

光耀又案朱彝尊引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皋
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

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分之非也不知今文家亦分
般庚爲三篇見史記後漢紀熹平石經漆書古文家亦
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見釋文何苦強作解事

光耀又案釋文所謂穿鑿本百篇之敘其字又異今存
薛季宣書古文訓卽是本自序曰書敘出於孔子旨自
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
焉故古文訓百篇之敘爲一卷增本書後可攷也如就
箕穽箕汨徒九共彙飫大命咎繇暮暮槐命貢曰斷又
孚也哥臂徑帝崑釐沃湯延女鳩女已湯斷夏社疑望
臣岬箕瑤申黜出算湯算明屈胤嘗歸命於后太命咸
大式惠沃丁咸又胤復原命申丁河宣命祖乙鑒庚允

古文尙書正辭卷六

篇目

重

九册

命高宗彤日高宗出嘗鹵柏威翹攷孚泰新母斷武威
鴻范分器攷攷攷巢命金縢大算攷孚出命歸禾嘉禾
康算酒算杼材召算彛算多士已俗而夷蔡申出命咸
王政將蒲姑多已立政周官賄壽咨出命亳姑而敷顧
命康王出算畢命而雅雅雅命呂封亥侯出命柴斷纂斷
皆是也季宣自序又曰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
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
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然則古文訓本字體
既奇怪又重以踳駁未正故多不可以點畫求也

篇目正辭第六

古文尙書正辭

舜典正辭第七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閻若璩曰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堯典一篇言於大舫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曰孔敘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卓哉斯識眞可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光耀案秦火後既無由見古經篇第若何自宜以經說之近古者爲據說尙書完整而古者莫如百篇之敘伏生傳之孔子國傳之史遷采之劉向班固據以驗張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一

十冊

爲書謂采左氏傳書敘作首尾馬融據以疑僞逸書十六篇謂與序不相應及鄭玄皆爲之注終漢世無一人不信爲其近古也堯典敘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敘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今試思堯典帝曰欽哉以上非將遜位于舜之事乎一將字不可忽略讀過將者有其意而事未行故舜典序將字在歷試諸難句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非歷試諸難之事乎一歷字一諸字不可忽略讀過歷者諸者不止一二事謂今舜典乃古堯典則是已讓舜安得曰將且堯典敘宜言歷試諸難安得更以敘舜典二典史法又絕相似堯

典開端二十七字史臣總爲贊辭舜典開端二十八字

亦史臣總爲贊辭克明俊德以下突敘堯事慎徽五典以下亦突敘舜事伏生誠不宜忘曰若稽古四字百篇之敘在伏生本爲一篇二典敘乃開端數語何獨宜忘或曰堯典終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句舜典起月正元日句以史記堯本紀取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文義而止也不知史遷采羣書成一家言以事類取之不必墨守本經篇第若墨守本經篇第何以伏生合爲一篇毀經者以馬鄭王本爲眞古文彼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何以伏生又合何以皆忘沈史記又采堯典師錫對曰以下文義入舜本紀可得謂古舜典乎毀尙書始吳棫而梁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士

十冊

武已先萌芽篡弑之人更流毒于經然此二十八字脫于伏生又脫于梅賾可勝慨耶
光耀又案若據曰今試除去二十八字讀之堯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堯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一篇可以爲一人可以爲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爲虞史實紀堯而並舜行

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其言辯矣然如所言是堯舜之事止得名一典不得更名二典不然何得云以爲一篇可以爲一人可不但駁卻百篇之敘又駁卻百篇之名矣

閻若璩引郝敬曰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又曰孔書伊訓大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

光耀案兩漢儒者所傳百篇之敘明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乃謂二帝併典五臣合謨是不知有百篇之敘古文被毀者謂其至東晉始出漢時不見也若已見漢初烏得爲僞敬并禮記出漢初亦不知漢書藝文志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三

十册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又曰武帝末魯其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說文自敘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釋文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此之不知乃毀經非矣哉宋元明人毀經者寡陋率如此而沈嗣選書傳自敘稱郝敬爲近世大儒世人不好學故毀經之說得遂行也

閻若璩曰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祖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唯至僞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自不得解作號是史臣贊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僞亂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絕千載者亦掩沒而不彰豈不甚哉

光耀案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及重華文命等字皆史臣開端贊頌之辭後人取首二字稱其人稱之既習遂以爲卽其人之名矣後漢書光武帝紀曰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後人第稱光武唐書高祖皇帝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四

十册

紀曰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後人第稱神堯孟子稱放勳與稱光武神堯何異雖騷稱重華猶孟子也但古人書法簡略後人詳密使不曰諱某字某則強指光武神堯爲本名又奚辨史遷馬融皇甫謐尙書中候遂以放勳爲堯名皆誤會孟子

閻若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

光耀案若璩動挾朱子以毀經不知朱子解孟子此處未嘗有疑集注曰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

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朱子此解甚通古人篇次分合本不可知得解斯已耳猶大禹謨皋陶謨今稱虞書而左傳稱夏書洪範今稱周書而左傳稱商書說文亦然至史遷采其語入堯本紀乃主今文更不足怪史遷文經別有攷且以事關堯而采入何必定取堯典本文舜本紀載鳳來翔及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等語乃用益稷義豈舜典本文乎夏本紀采堯典鴻水滔天浩涸懷山襄陵等語采舜典命禹爲司空平水土等語豈夏書本文乎殷本紀采舜典命契百姓不親等語周本紀采舜典命棄黎民始饑等語豈商書周書本文乎問若璩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五

十册

也鄭康成云試以爲臣之事僞作者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堦大事斷自宸衷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况擇堦乎當師錫帝曰有齔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曰益曰稷稷既仍舊職矣益是烈山澤之功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于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僞作者必欲竄爲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不爲朋黨獨知其賢則越眾以對亦不以爲異于是歎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又曰史記堯曰吾其試哉皆曰益可晚出書正本此

光耀案史記五帝本紀嶽曰旨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我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又曰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史記論衡所引皆有堯曰字論衡又從而釋之曰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且說尙書者所謂我其用之爲天子豈宜出臣下之口此兩漢舊本皆有帝曰二字之確證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文於是天子傖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此正用堯典文以我字屬帝解正義謂馬鄭王本說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六

十册

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不知馬鄭王本乃杜林漆書非庸生等所傳蓋漆書漏之此更可悟眞古文非王肅造僉曰益哉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五帝本紀舜曰誰能馴于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是史遷所據本作僉文選揚子雲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是子雲所據本又作禹說文內部禹重文僉古文禹字如此漢書藝文志雜家太帝三十七篇師古曰帝古禹字僉字近宜易誤也然傳但曰言伯益能之僉字無解究不知傳所據本作何字烏能毀經然與其信在後之揚子雲本馬鄭王本不如信在前之史遷本也藝文志言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文字脫誤西漢已然又安知馬鄭王本非脫誤況即無帝曰二字以我其試哉屬堯又何不可孟子人所重而習之者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許子冠乎等句上無曰字何以不混爲陳相之言何獨怪無帝曰若璩止知史記稱堯曰皆曰不知論衡亦有堯曰封禪文稱天子曰以爲孤證可滅也故爲曲說然既知史記猶爲曲說何心哉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僞古文句字誠有顯然易見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七

十冊

句法則如或拂對或四字或四六之類是也字法則如以敬作欽善作臧治作乂作亂順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無作罔非作匪是作時其作厥不作弗此作茲所作攸故作肆之類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書然詰曲聲牙之處全不繫此梅氏書則全藉此以爲詰曲聲牙

光耀案毀經至字句閒無賴極矣吾尤怪其信口漫誣聞者不察或所徵在祕書大冊不暇考猶可說也乃即本經字際恆漫然誣之若據漫然稱引之後人習稱僞古文者漫然和之豈不可怪即以禹謨一篇論汝字凡十三見不字凡十二見無字凡十見非字其字各四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八

十冊

見用字治字各三見敬字善字故字各一見際恆所謂不皆改作弗無皆改作罔者何嘗有此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及允執厥中及瞽瞍亦允若等句允字茲字厥字若字見左傳論語孟子引經豈皆僞造是字見五子之歌所字見秦誓君陳此等字明互見今古文中況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讓于德弗嗣等句史記五帝本紀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又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曰舜讓於德不憚集解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漢書王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引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又引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論衡正說篇引尙書曰四門

稽古帝堯及欽明文思安安卽六字句允恭克讓以下凡九句接連皆四字句句法多排對別有辨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鄭瑗言尙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工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乞乞勇夫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論最平然則專以易曉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僞者之心矣余故特以義理闢之豈知所謂義理者又皆罔曲偏碎之說乎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九

十冊

王栢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注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尙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尙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

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堯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尙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光耀案臧琳曰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駟或作曰誤也案趙注此節云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巖窮德恩惠之德也據趙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曰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曰日字每加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十

十冊

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曰朱子集注云堯言勞者勞之又云蓋命契之辭也皆誤讀日爲曰矣更有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尙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矣此論正爲王栢發韓非子說林上篇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毋彝酒明酒誥文何乃謂之康誥爲其亦誥康叔之文故亦曰康誥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乃言堯死事故亦曰堯典且唐虞兩朝堯舜兩典事皆互見故堯典可稱虞書則舜典可稱堯典如謂堯典乃虞臣所作故稱虞書則後世史書多定諸易代之後何不可加以易代之名蓋其德既列其名卽不可通也玄德二字金履祥

已辨之其言曰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閒方作此附會也履祥亦疑經然于此猶能不誣其實玄德字又見文子道原篇執玄德于心自然篇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子華子晏子第五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亢倉子訓道篇第七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皆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鵠冠子秦鴻第十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不徒見老子莊子淮南子也且亢倉子及淮南子原道訓舜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正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士

十册

指舜之玄德言

光耀又案王栢曰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誥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爲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如此僻論是以四篇之外皆可刪也何異焚書

光耀又案古文尙書冤詞毛氏及身已行世疏證雖後出而其中無駁冤詞之文則若據不始與辨可知也吾

獨惜其源流尙未瞭然尤大謬者不知伏社書合堯典舜典爲一篇無與真古文事乃以爲舜典有闕取史記五帝本紀爲舜典補亡不學之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帝舜有虞氏引尙書中候考河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卽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尙黃尙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也沈約宋書禮志引魏高堂隆議曰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蓋約引緯書毛氏不知乃曰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尙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于方輿者但

古文尙書正辭卷七

舜典

三

十册

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連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必直接重華爲句觀其文勢原自與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機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于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讀孟子史記未通又不知有緯書何不闕疑乃妄議改經毛氏且不能篤信又何怪毀經者紛紛也

舜典正辭第七

古文尙書正辭

大禹謨正辭第八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璩曰先秦無段落之迹西京絕駢偶之語況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謨漸排爲風氣使然則皋陶謨次于大禹之後亦應涉排何獨不爾知出兩手決矣

光耀案堯典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四段平列段落之駢偶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數句中之駢偶也懷山襄陵一句中之駢偶也昭卽明協卽和昭明并用協和并用字之駢偶也湯湯蕩蕩并對稱疊字之駢偶也明明揚側陋明明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一

十册

以本字爲駢偶側陋者以義近之字爲駢偶一句中駢偶雜見又如此驩兜曰都帝曰吁帝曰咨及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岳曰异哉帝曰往欽哉此又句法之遙爲駢偶也寥寥堯典中駢偶之法無奇不有又何必遠有所引卽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等文駢偶尤多吾謂有天地便有駢偶天地駢偶也有人便有駢偶男女駢偶也一身之中耳目手足有左右駢偶也有文字便有駢偶文字莫始于畫卦卦不能一畫而成陰陽駢偶也經莫始于易易首乾坤駢偶也

王充耘曰禹與皋陶舜三人答辭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曰孜孜慎乃在位此卽禹所陳之

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問答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爲治克己布政使所爲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之所能果能之則必不授禹矣又曰旣懷之以文德而來格苗則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咎其旣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二

十册

則舍之之謂乎聖人必不爾也與舜典益稷皋陶謨相抵牾此必漢儒傳會之辭不可盡信顧棟高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紘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眾也

光耀案此說惠棟引之充耘謂無大禹謨一篇是并百篇之名末殺矣又妄加典誓等名則堯典乃命義和一段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一段當名以命舜典在璿璣玉衡一段當名以立政象以典刑一段當名以刑益稷帝庸作歌一段當名以歌可乎謂禹不

至舍朝廷之事征苗周公居攝時何以東征謂舜老年不能誕敷文德則衛武公年九十能進德而舜不如也不知堯禪舜舜禪禹非德行精力不及後人功成者退猶四時代謝然倦勤者謙辭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禮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豈真倦勤此殆對癡人不可說夢且誕敷文德謂大布文告曉以德義舞干羽示不以威武屈伏苗格猶文王退修教而崇降舜典言分北三苗在三考九載後蓋有苗既格考察之久而思所以善後分北使不聚爲亂耳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懲其習惡豫爲之防聖人之遠慮也與堯時言竄言遷言遏絕者別爲一事觀舜典敘黜陟大典特結以分北三苗

一語知唐虞夷狄大患在三苗聖人妙用莫如解散徒黨後世治夷狄者宜取法也丕敍禹貢自言三苗無水患與征苗無涉棟高曰僞經襲瞞一世孰襲瞞哉問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洛水警余余字自屬堯又入舜口以屬舜

光耀案舜以舍己從人稱堯而不敢自當者謙孟子以稱舜者其實也舜實能舍己從人孟子卽以舜稱堯之言稱舜何不可必如若璩所毀則孟子引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所謂文王也古實爲大雅頌文王之詩則所謂孔子也

者宜亦實爲詠孔子之詩遂指邶風柏舟篇此語爲作僞者襲詠孔子之詩又奚辨因上言當堯之時遂謂洛水警余之余字屬堯則下言使禹治之者堯使之非舜使之乎而諸書言舜舉禹使平水土且不論卽孟子此篇有爲神農之言者章言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云云上亦有當堯之時四字可得謂堯之時必非舜之時乎且此章敘堯舜時之治亂開端言當堯之時後復總稱堯舜既沒則中閒所敘卽以文法論亦不得專屬堯王鳴盛曰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尙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既令四乃文法整齊又圖運神文叶韻層疊

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

光耀案困學紀聞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然則宋人所見呂氏春秋固有乃聖二字今本偶訛脫耳江聲輯尙書逸文竟無二字是止知有呂覽不知有困學紀聞說文聖通也漢儒多訓聖爲通不獨許氏人誠無不通又豈易易鳴盛謂聖字義在唐虞及周初非甚美何經不可毀今且依其說洪範者正之曰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然則堯舜以來周公以上聖人其于義

理之學渾淪而言之亦渾淪而聽乎未暇精析者將未暇與人精析抑未暇于心精析乎未暇精析遂并不知此義理乎抑有知有不知乎盛德大業何從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之道至孔孟益發明爲天下後世告也豈堯舜以來羣聖人舉不之知孔孟始知且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不稱其義理稱何物矣一又曰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蒙對多方與狂對然則中庸知與愚對賢與不肖對遂定他處言知言賢者皆非甚美可乎誣相反之字爲相近矣二又曰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年傳大史克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五

十册

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然則不見杜注八愷乎曰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非聖人乎旣以稱禹皋等非甚美而何矣三有六德者王者于萬民之中特加以賓興之禮非甚美而何矣四堯典稱欽明之明允恭之允皆不可以稱堯蓋亦史克平列不別白之字矣五與美字同列爲美字惡字同列爲惡字今不問同列字爲美惡但以有同列之字而不別白遂非甚美矣六又曰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故藏武仲亦稱之然則不爲酒困孔子不宜以爲難有唯酒無量不及亂鄉黨篇何足紀載矣七周禮地官大司徒釋曰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

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鄭明言武仲得稱聖人出魯流俗人非謂武仲眞聖人鳴盛以墨守鄭學自負何以不知鄭此解矣入又曰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然則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孔子言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言也虞夏書言神字未嘗見如此推闡盡致者益何以知其義以稱堯矣九又曰其實則在商代尙未及此義然則庾征曰聖有謨訓湯誓曰聿求元聖伊訓曰惟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六

十册

我商王布昭聖武侮聖言聖謨洋洋說命曰惟聖神憲良臣惟聖非見夏商書而何鳴盛必曰此皆僞篇不足據抑知聖有謨訓見襄二十一年左傳祁奚引書墨子尙賢中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卽不言此元聖是伊尹求元聖與治天下不大而何大凱風之稱母曰母氏聖善商頌之稱湯曰聖敬自躋其義豈卑小者此皆在孔孟未推闡前矣十

問若璩曰左氏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土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

僞作大禹謨者倒裝于前與左氏引古例不合又曰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云鄭司農引春秋傳不依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徵注書者與作僞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古人引書顛倒之變易之參以己說何可勝數周禮春官鄭司農注引春秋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四句在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七

十册

前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二句次之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三句又次之與左傳次序不同離騷王逸注引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二句在前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三句次之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四句又次之與左傳及周禮注皆不同是漢人引書尙如此左傳引此經顛倒之變易之參以己說何足怪況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正用正德利用厚生文義祭公謀父遠在卻缺前豈亦竊取卻缺釋書之辭

王鳴盛曰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注云啟禹子也

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注云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啟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維十有三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樂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光耀案此襲惠棟說然鳴盛獨引王逸注曰啟禹子也一句豈未見此注下文乎何所忌諱而不引下文曰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八

十册

有次序而可歌也注夏康娛以自縱曰言夏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此非言九歌爲禹樂而何逸注必有所據鳴盛故掩沒之豈以離騷爲僻書後人無從見此注九歌爲禹樂之說乎困學紀聞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深寧知九原卽九歌者以與六府並言且鄭注曰皆歌禹之功鳴盛不但未攷深寧說卽所墨守之鄭注亦未究心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

竊以下用之也此朱子所謂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怪妄不足論者奈何執以毀經或曰九原等既爲歌禹功則大傳宜載夏傳乃載虞傳奈何蓋禹之大功成堯舜世故凡所言行皆見堯舜世及爲天子夏史臣歸美禹始定主名猶禹貢堯舜時事而入夏書故禹之事載夏傳可載虞傳亦可

聞若璩曰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崩征每歲孟春伊訓惟元祀太甲惟三祀說命三祀秦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皆拘拘然爾雅爲藍本而惟恐或失今文書反多未合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九

十冊

光耀案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本據尙書爲訓乃毀尙書爲藍本爾雅且說命有曰若歲大旱未嘗拘拘守爾雅若璩何未見今文堯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白虎通四時篇正引作三載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暖燠孰多篇史記五帝本紀皆引作三年三載考續漢書李尋傳白虎通攷黜篇正引作三載尙書大傳唐傳五帝本紀皆引作三歲可得謂拘拘以爾雅唐虞曰載爲藍本者爲僞今文孟子春秋繁露尙書大傳史記所引獨眞乎

王鳴盛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外以五

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季徵庸二十季季五十攝位八年堯崩季五十八居喪三季季六十一卽眞三十九季而崩季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若如史記及鄭說卽眞只有三十九季而參之以孟子七年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卽眞之三十三季矣朱子中庸注舜季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至是季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卻中有居喪二季自造舜季數既非一百歲又非一百十二歲則誤而又誤者也

光耀案說經者宜依經求義經脫譌不得通始求諸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十

十冊

注他說傳注他說不能盡是從其善者期無傷經而已猶不安則闕疑若經本可通乃傳會一家之說異已則毀之甚至毀經徒自見疏淺妄誕而已此篇舜宅帝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之事與舜典孟子無不可通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言舜生三十年始召用是爲三十徵庸召用之年卽試以事言又試以二年加爲相二十八年是爲三十在位此于上文所謂乃言底可續三載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其說通矣此篇言舜命禹總師之事在既宅帝位之三十三載加十七年而後死是爲五十載陟方乃死此與孟子所謂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其說通矣然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士

十冊

孟子又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一喪一避定幾時經無明文約有數年堯崩後越此數年始宅帝位則舜典所謂五十載者既分此數年未宅帝位又分孟子所謂薦禹十七年者初命禹總師時安得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不知不遑踐天子位者舜之謙讓并一喪一避皆數爲在帝位之年者本其實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是也堯崩舜卽謙讓不爲天子孰爲天子況攝位已二十八年之久數年中政事多矣天下諸侯不奉舜爲天子孰奉若在堯喪內天下無朝覲訟獄謳歌舜者舜何必多此一避此天下諸侯已奉舜爲天子之明證然則堯崩帝位屬舜從後言之舜奚辭學者讀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又奚疑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尙差一年固不必取證此篇既通則且正舜典之讀舜生三十徵庸言以前皆爲庶人之年三十在位言皆爲大臣之年五十載陟方乃死言皆爲天子之年史臣于舜典之終總計生平何等分曉史記曹參世家樊噲酈商灌嬰等列傳總敘戰功深得經意宜從徵庸在位絕句證一大戴禮五帝德篇載孔子答宰我之問曰舜之少也惡領勞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士

十冊

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載乃死既曰三十在位與經正合又曰嗣帝所五十載乃死是此五十載不得并攝位時數之攝位安得曰嗣帝所宜從徵庸在位絕句證二漢書律厯志載三統厯取帝系之說虞帝曰卽位五十載攝位安得曰卽位宜從徵庸在位絕句證三孟子萬章篇趙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岐今文家也亦以徵庸在位絕句宜從徵庸在位絕句證四鄭讀舜生三十爲句者空舉其年無事可繫與下文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者各繫以事不合如言生者卽所繫事然則二十五十者何獨非生宜從徵庸在位絕句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隸釋載漢石經今文也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之類是也段玉裁亦毀經者然于此三字二字尙能辨爲今古文之異不誣爲孔氏改其說甚通舜崩年數今文家說作百歲鄭注從之然諸經傳記不可通古文家說作百十二歲孔傳主之然執居喪之說于本經總計舜年外加二歲亦未可盡信朱子作百十歲據經爲斷三十徵庸加三十在位六十年矣又加五十載非百十歲而何鳴盛竊若據說斥朱子爲誤中之誤抑知信傳注不如信經然若據解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謂是年舜年九十五亦陰從孔傳蓋是年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三

十冊

光耀又案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明作攝位八年解堯本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于得舜後既云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明言歷試二十年始使攝位以經文三十在位計之止餘八年安得更云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既與上文歧謬又與舜本紀歧謬二十字疑衍不然是史記并存兩說鄭止得其誤也

閻若璩曰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皋陶次

之益又次之此定評也當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則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薦禹于天禹諄諄然皋陶是讓而并不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唐虞伯曰我自夏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卽降而遷書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天下有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古

十冊

浸浸然歸于夏之勢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僞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皋陶而不知當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禹皋陶竝稱者恆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竝稱者專辭也亦妙

光耀案若璩欲斥大禹謨禹以總師讓皋陶爲僞遂執舜典禹讓宅百揆先稷契後皋陶一處之文謂稷契品第在皋陶上舉一切經傳史籍未殺之吾不知所謂品第者以爵言抑以德言以爵言則皋陶爵次禹未見次

稷契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又見尙書大傳咎繇謨說苑君道篇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何以不言左禹右稷契是以爵言不次稷契若謂德次稷契舜何以使並禹況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者因爲天下得人難言之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者因繼道統言之非德與禹竝何以舍稷契配以皋陶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舜之時言稷契在皋陶上湯之時可得言有在伊尹上者乎與伊尹竝稱非特比其大德而何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五

十册

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何不以稷契入聖人篇書敘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卽以馬鄭王本作棄稷論一人專一謨在前與兩人其一謨在後其德孰上至謂論孟稱皋陶者恆辭稱禹稷者專辭乃不察書理妄言耳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南宮适欲言有德者宜有天下舉古人者有天下喻之皋陶後人未有天下稷後人有天下故不言皋陶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孟子欲言聖賢出處因時舉古人出勞于外者喻之皋陶爲士于內稷佐禹治水于外故不言皋陶不然如若璩所謂稷契皆在皋陶上此何不兼以契配禹稱之豈非

以契後人雖有天下契未嘗如稷播時百穀不得言躬稼契爲司徒在內未嘗如稷佐禹治水在外乎此可悟不以皋陶配禹稱之意以稷配禹稱者皆就一事言統言治天下繼道統者大乎就一事言者大乎是以德言又不次稷契然則禹以總師讓皋陶又奚疑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以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禹立時不先薦稷契薦皋陶舜命總師時不讓稷契讓皋陶此其旁證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答宰我問禹曰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又史記旁證若謂禹立時稷契已死故不及薦則是稷契不及入夏不及入夏言入夏豈春秋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六

十册

內外傳史記皆矣若璩又謂諸書言稷契入夏者乃指禹攝政時則是以虞朝爲夏朝矣其實稷契爲堯親弟既不同母或少堯數十歲壽大于堯非必無之事也逮入夏初又奚疑若夫皋陶之學之粹先儒有定論若璩亦嘗讀不僞之皋陶謨而玩味乎

光耀又案郝敬曰邁種德謂行布德也此語近俚降下及也茲指皋陶念謂思其可用之人釋謂得人而此念釋也名言謂告之天下允出謂名副其實也此四語躁擾重複而無深味是并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襄二十一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未讀若璩所謂

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閻若璩曰文有承譌襲謬歷千載莫覺其非而一日道被令人失笑者古文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是也孔安國傳此二句曰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也陸德明音曰降江巷反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胡江切音訂蓋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注皋陶邁種德一句夏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七

十册

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乃胡江切不當古巷切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訂方與上文郕降於齊師經文郕降於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固不獨莊八年夏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於蒸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

所降服者亦不獨見於莊八年夏而已也僖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竝竄入大禹謨中分明露現破綻而千載之人徒以其爲聖人之經也而莫之敢議噫孰知此作古文者固已從而自道破矣曰作僞心勞日拙

光耀案毛大可曰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既以此爲古文僞案已辨之矣今預實不見古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太

十册

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注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爲古文僞案則兩端矣左傳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如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明是以郕降之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祇邁種德三字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未有連作已語而復加如務以起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翟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言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人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異焉

毛氏已辨其理矣吾更徵諸事庶知毀經者不通古音
并未細讀左傳無論羣經說文又部各服也从父牛相
承不敢竝也阜部降下也从阜各聲各雖各服正字然
羣經各服字不一見皆通作加阜旁者加阜旁者許氏
既言各聲則或平或去同一聲于理何不通況漢以前
有韵之文降下之降亦未有不作平聲者詩草蟲嘒嘒
草蟲趨趨阜蟲夫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
止我心則降出車嘒嘒草蟲趨趨阜蟲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與蟲蟲
忡戎爲韵阜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與中爲韵鬼鷺鷺鷺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九

十册

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與渚宗崇爲韵毛公鄭
玄皆訓降爲下禮記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地同草木萌動孟冬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
閉塞而成冬與騰同動冬爲韵動字上聲亦與爲韵者
蓋古音降曰洪動則冬之轉音同部故可爲韵古有其
例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與庸爲韵九歌雲中君靈皇皇兮
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與中窮憊爲韵王逸亦訓
降爲下文選宋玉風賦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
凌高城入於深宮與宮爲韵各降古皆作平聲若璩何

以不知降服之降正作下解亦自古訓莊三十年穀梁
傳曰秋七月齊人降鄆降猶下也若璩何以不知隱元
年左傳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隱十一年君子謂
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莊二十年鄭伯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二十三年
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僖五年孔叔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十三年子桑曰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二十八年
先軫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三十
三年原軫曰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季曰敬德之聚
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宣二年士季曰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十

十册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十五年伯宗曰民反德爲
亂亂則妖災生成二年申公巫臣曰貪色爲淫淫爲大
罰又楚其王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昭元年叔向曰夫以彊
取不善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四年左
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二十一年泠州
鳩曰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此豈非一人之言自取上句
末一字申解者在左傳已不可勝數何論羣經則皋陶
邁種德德乃降皆爲書語又奚疑襄二十五年大叔文
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氏注逸書二字在
終以不困下非書語而何左傳引詩亦有如此者襄三

十一年北宮文子引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昭二
十八年成鱗引詩曰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中庸毛猶有
倫誠非詩語此攝以威儀比于文王非詩語而何若璩
何以不知且杜注左傳引書亦無定處宣十二年樂武
子引楚君箴其民曰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杜注箴誠二字在不可謂驕句下蓋不可謂驕及
下文不可謂老皆樂武子引楚箴及子犯言駁皇戊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之說因杜解箴字在不可謂驕
句下遂謂此句亦楚箴可乎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
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
帝念功杜注逸書也三字在念茲在茲句下遂謂釋茲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主

十冊

在茲以下皆非夏書可乎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杜注逸書言堯循
天之常道九字在帥彼天常句下遂謂有此冀方以下
非夏書可乎杜注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十二
字在由已率常可矣句下遂謂此句亦夏書可乎以此
例之知莊八年此注杜意未必遂以德乃降為莊公語
穎達等讀杜注未通耳若璩何以不知程延祚惠棟王
鳴盛猶據此說毀經更無足責江聲輯尚書逸文止錄
皋陶邁種德一句不錄德乃降三字皆為若璩所欺不
知自讀左傳尋求杜注之例吾故謂毀經者直坐不讀

書若璩毀此條時未見焦竑筆乘論古音一段其後見
之又毀陸德明于士冠禮祝辭三服字二福字誤正音
為叶音曰何陸氏誤至此緣未有以焦氏筆乘等議論
告之耳亦所謂恨古人不見我若璩為此言時竟忘焦
氏所謂降古音攻者已前日亦并不知乃猶矜誕如此
光耀又案梅賾曰惟茲臣庶孟子以為舜告象之言下
文汝其于予治此則曰罔或于予正于予去一鈞作干
又止蹈襲一予字何其神於變化邪如驚所言必六經
中無一字同而後可有一字同即蹈襲矣且不必字同
但形體相近之字皆蹈襲矣聞惠且師此故智不已也
適自見其淺陋而已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主

十冊

閻若璩曰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
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
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
蓋如此

光耀案毛大可曰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為帝
典王謨其相受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
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演刻道經以
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
帝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其論甚通吾意尤謂危微
精一等文或舜以前古道經先有此語而舜稱述之其

書晚周猶存或埤見他書故荀子又得引之古人不
自作聰明凡有稱述多本先民故尙書開端曰稽古孔
子自言述而不作又所重止在義理凡所稱述言所出
可不言所出亦可昭十二年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語曰非其所欲
勿施於人仁也論語顏淵篇載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
稱述此語如自己出襄九年左傳魯穆姜曰元體之長
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
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孔子
爲易文言稱述此語如自己出昭二十五年左傳鄭子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重

十册

太叔答晉趙簡子問禮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文十八年左傳魯太史克曰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襄三十一年左傳
衛北宮文子答衛侯問威儀曰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宣十二年左傳晉士貞子稱荀父曰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孝經載仲尼與曾子言孝稱述此語如自己出論
語顏淵篇孔子對季康子問政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滕文公篇答然友之問稱述
此語如自己出卽以荀子論富國篇引康誥曰弘覆乎
天若德裕乃身又引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

有疾又曰渙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王霸篇又見
此三語又曰上之於下如保赤子議兵篇以調齊之長
養之如保赤子同一康誥文引他文則曰康誥曰書曰
獨如保赤子一語凡四稱述如自己出不言所出知古
人所重不在此舜稱述古道經如自己出更何足異荀
子不引習見之尙書必引古道經何也猶老子上篇谷
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
之不勤此人所習見者列子天瑞篇引作黃帝書必黃
帝書先有此語詩周頌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此人所習見者列子仲尼篇作堯時大
夫以爲古詩必古詩先有此語或道經本禹謨荀子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重

十册

稱禹謨猶說苑立節篇孟子曰勇士不怠喪其元不稱
孔子皆不可知吾惜毀經者讀荀子解蔽篇不能自解
蔽也其言曰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又曰學
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郝
敬謂此十六字其旨淺狹黃宗義謂甚爲理學之蠹惠
棟謂誼多疏漏并不精密斥宋儒爲俗解狂妄如此
光耀又案崔述古文尙書辨僞曰荀子凡引詩書皆稱
詩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
子所見秦火以前之尙書無危微二語也不知荀子富
國篇王霸篇議兵篇同一康誥文或引作康誥曰或作
書曰或并不稱康誥稱書直如己語君子篇傳曰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又引尚書呂刑爲傳墨子兩引皇矣之詩同一文一稱皇矣一稱大夏漢書律歷志引畢命又曰豐刑昭十六年左傳引詩鄭風又作鄭志此類何可勝數墨子尤多

光耀又案閔者據曰黃太沖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詞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詞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入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僞爲者哉晚而序余疏證兩卷則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蠱最甚何相反也太沖及亭林竹垞始皆不信若據毀經之說而卒爲所惑反爲若璩所玩弄見理不明信道不篤有以自取何尤焉吾因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重

十册

歎君子出處之際有窮而已矣死而已矣必不可入小人之黨實無所助我心之欲爲小人所助者仍其素同類君子粹入既恐其詐又不願君子獨有令名夙懷欲毀之未有隙烏能以一日之親釋媚嫉之深恨乎故常幸君子速敗使天下後世知所稱爲君子者皆無能爲終歸于我我之爲人所訕罵者卒得以自立于天下蓋以亂天下是非之心也可不懼哉

光耀又案若璩曰王充耘讀書管見亦疑古文但於允執其中之中謂一方字面非古聖之傳心法蓋以僞大禹謨增加人心道心而并淺視論語不可訓梅鶚寫其書遂傳至今今更錄充耘此條庶知毀經者愚妄不

可以情理測也其言曰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卽是指人之賢不肖言之也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爲一方言遂以爲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爲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之無過不及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受其說固若有理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何方必有先知先覺之士爲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微庸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美

十册

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傲很者使不爲奸命以職位則能使百揆時敘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也而所爲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妙邪迨卽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爲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卽命禹治水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耄耋期而後授禹則且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且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閒而其言無纖毫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

心而行事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邪方其未聞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爲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爲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于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王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羣臣以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之臣皆倣上從康總于貨寶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蓋嘗論之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入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實然於是有傳心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通

十册

法之論且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爲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爲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作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爲乎抑姑聽之待其至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爲說固有所不通耳孟子敘堯舜至於孔子以爲見而知之韓昌黎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者耳豈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眾人公共之物雖愚不肖可以與之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

也湯文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則與漢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是也

聞若璩曰詳味堯曰咨爾舜一節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魏晉閒此人似誤認此二句爲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果真是舜誤會堯之言亦怪而可笑矣

光耀案能恤人之窮自能承天之福勉辭也不能恤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天

十册

之窮自不能承天之福言外非警乎卽從朱子解不恤人則天祿絕警辭也恤人則天祿不絕言外非勉乎二句作一連解何所誤尚書也論語也堯命舜舜命禹其義何所左聖賢之言無不有警戒之意況堯舜乎若璩拘拘以欽哉二字求之又以四海困窮爲警辭天祿永終爲勉辭絕不相通何不更詳味之

閻若璩曰向謂作偽書多因其時之所尙此書出魏晉閒少前則三國志記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厯數允在聖躬陳留王與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厯數在晉詔禪位於晉嗣王此

方解終是畢也盡也與大禹謨解同

光耀案此經傳無其文義而橫誣之者論語包咸注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尚書孔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解四海困窮雖與包異解天祿永終正與包同是皆以永終作好解朱子論語集注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始以永終作不好解朱子解與三國志所引意近孔傳絕不相類經更無此文況終字作好解作不好解皆不離畢也盡也義作好解則畢其身長有天祿盡其身長有天祿言至死有祿作不好解則身未死而天祿長畢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无

十册

天祿長盡何必魏晉間始有此解漢書孝元帝紀初元三年詔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武五子傳立子閔為齊王策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雋不疑傳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章賢子玄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孝成班倖仔傳其酒婦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紆傳班彪王命論則福祿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書紆位過厥任鮮終其祿續漢書禮儀志引建寧四年立宋皇后制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然則漢書諸文用此文義多與孔同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錄載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引江表傳載權詔曰相我國家

永終爾休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翻子汜諫孫琳立琅邪王休曰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皆魏晉間言何以作好解

王鳴盛曰論語堯曰篇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然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為十六字

光耀案古人引書損益取文便耳烏得執以毀經潛夫論五德志篇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受終于文祖也說苑辨物篇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辛

十册

窮漢書律歷志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紆傳班彪王命論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與此不同者可得謂論語乃偽造者損益耶劉向劉歆班彪班固王充引此皆不言出論語可得謂非論語本文耶

閻若璩曰荀卿曰詰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方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於師之事此不足信

光耀案禹征有苗會羣后誓師見墨子兼愛下篇曰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

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羣以征有苗墨子若璩常據以毀經者何獨忘此事荀子大略篇詰誓不及五帝盟祝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蓋本隱八年穀梁傳若璩曰傳本謂交質子不及二伯自確余嘗笑傳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忘諸乎疏稱荀受經於穀梁已一傳而譌不知此乃左傳文傳穀梁者烏能知若璩得毋亦忘乎穀梁傳作二伯亦未確秦穆之霸在晉文先秦穆時有質子之事不得言交質子不及二伯隱三年左傳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更在二伯先穀梁公羊皆不知其事又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圭

十册

武王有盟津之會盟于其地故曰盟津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淮南子記論訓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安得言盟詎不及三王執一家之說烏能通惠棟又據墨子謂夏書當有禹誓之篇據荀子謂舜時不當有誓不知墨子引書每舉異名尙賢中篇稱湯詰爲湯誓下篇稱伊訓爲豎年尙同中篇稱大禹謨爲術令稱說命爲相年引皇矣之詩同一文天志中篇稱皇矣下篇稱大夏兼愛下篇稱洪範爲周詩此類甚多且不獨墨子然也執以毀經可乎其讀荀子未通與若璩同惠棟曰孟子曰書曰祇載見誓瞽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趙岐曰書尙書逸篇棟案此當作舜典中史臣

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僞古文之謬也

光耀案棟所謂益贊于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者得毋謂益禹皆舜臣乎遂謂此乃史臣所記抑思史臣獨非舜臣乎豈諸臣一時面言不可斥史臣書之方策告萬世獨可斥乎堯典言父頑母嚚又言鯀方命圯族何以不爲虞夏忌諱吾恐後人又以毀今文蓋忌諱者起于中有所不足曾是古之大聖賢而有此乎毀經者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耳郝敬曰謂帝父母難格甚于苗民尤不倫縣猶瞽瞍也仁人孝子遭遇偶同豈爲此言此尤并經文未讀清經曰瞽亦允若者但謂帝之孝

古文尚書正辭卷八

大禹謨

圭

十册

能格父母何嘗謂帝父母難格甚于苗民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者謂神之高遠尙可格況苗民乃人乎若必如敬所云是謂神不如苗民且此乃益贊禹之言何以誤爲禹所自言

閻若璩曰有顯然出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至二十八字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魏晉閒人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玆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又曰若采用當入大禹謨

光耀案何止二十八字下文尙有二十一字合有四十

不復讀下文乎山行卽橋下文曰以別九州隨山浚川
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古人引書約義之
體奈何不知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門不入約益稷禹
貢義兼用孟子也陸行載車四句用益稷說也以別九
州六句約禹貢義兼用敘也段玉裁猶知若璩此說之
非其言曰閻氏百詩謂許所據古文尙書多十六字不
知此十六字乃自古相傳書說而備載之非尙書正文
有之也虞夏書九族五典四門五瑞五玉五禮五器五
刑五教五流五宅十有二州十有二山五采五色六律
五聲八音七始五言四鄰五服九河三江三品九江三
邦四壤九山九川九澤四海六府以及左氏傳所引夏
古文尙書正辭卷九

大禹謨

墨

十冊

書九歌皆不詳其目閻氏所疑非也許系之虞書史漢
系之夏書者三科之條虞夏書爲一科故或以爲虞或
以爲夏又太史公系皋陶謨於本紀故謂之夏書也
大禹謨正辭第八

古文尙書正辭

益稷正辭第九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據曰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
相應其爲一篇卽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篇簡重
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
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尙少
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
重大而獨於皋陶謨釐而二乎說不得通矣且益稷
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
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
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
古文尙書正辭卷九

益稷

十冊

合皋陶謂之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
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語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鑒
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
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光耀案原本失作夫賴劉向
蓋法言做論語句法賴劉向
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稷稷見存故謂
言合稷契謂之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
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

光耀案若璩駁蔡氏分篇之說旣不足難蔡氏至謂揚
子雲親見別所謂稷契篇者是并讀法言未通法言孝
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
之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助之而已庠則秦儀鞅斯亦

忠嘉矣忠言嘉謨蓋互辭不然豈有忠而不嘉嘉而不忠者乎忠而不嘉何貴此忠嘉而不忠安得謂嘉故答之亦以互辭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猶云言謨合稷契皋陶謂之忠嘉下文庠則儀秦鞅斯亦忠嘉矣非忠嘉爲互辭之確證而何言合稷契明農敷教之事忠于君猶稷契忠于堯舜合也合皋陶九德之謨爲君謨亦合也豈必稷契有言而合之始曰合且所謂稷契者舉皋陶一類之聖賢爲喻豈指篇名子雲若以稷契爲篇名是稷契宜在皋陶謨上通乎稷契題篇宜加以言字通乎稷契忠而不嘉皋陶嘉而不忠通乎儀秦鞅斯雖末也反得兼有忠嘉稷契皋陶乃止得其

古文尚書正辭卷九

益稷

二

十册

偏通乎一意分爲兩語或又屬之兩人法言多此例學行篇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朋與友果各有意乎問道篇答或問無爲曰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桀後與紂餘果各有意乎又答或問申韓之法曰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明篇答或問命曰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顏指顏淵閔指閔子騫冉指冉伯牛顏氏之子見稱孔子閔氏之孫冉氏之孫造自子雲曰子孫果各有意乎重黎篇答或問臣曰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謹慎通訓經傳多矣況漢書金日磾傳言

其篇慎如此張安世傳言其目謹慎周密自著謹慎是各有意乎君子篇答或問言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馬得爾回殘牛賊果各有意乎讀諸子尙不通奈何毀經子雲并未別見所謂稷契篇者其事至明顯前子雲者伏生今文尙書大傳有咎繇謨說無稷契說後子雲者馬鄭王漆書古文皆無此篇揚子雲惡從見之法言稱皋陶謨者三問明篇昔乎皋陶以其智爲帝謨先知篇皋陶以謨及至孝篇所稱者稷契則別未再稱亦芻證也釋文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帝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

古文尚書正辭卷九

益稷

三

十册

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陸德明所謂眾家之書並滅亡者乃指今文歐陽夏侯三家傳注亡耳隋志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亦謂今文家所傳注之尙書非謂本經且非謂古文本經自有馬鄭王本唐時猶存釋文正義隋志絕未言馬鄭王本不完焉從亡馬鄭存目二十四篇僞逸書中雖有稷契馬鄭且不信故不注惡能欺子雲馬鄭不注故遂散失亦不知在何時安能臆斷以永嘉之亂永嘉之亂滅亡者乃中書二十四篇既歷馬鄭手非中書也益稷題篇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稷契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則稷稷之

篇皆由不見古文爲說耳是馬鄭王本作棄稷正義
曰言名又言官明其爲一人法言所稱稷契稷乃播時
百穀之人契乃敬敷五教之人明是兩人毀經者欲傳
會法言稱稷契爲篇名不知法言自作稷契馬鄭王本
自作棄稷猶真古文此篇名益稷各不相同安得引證
非無理取鬧之尤乎吾意若璋初實誤馬鄭王本篇名
爲稷契故取證法言後知作棄稷猶遷就存之冀以惑
人疏證中存目有最無理者其書刪其目存或竝存初
說之謬皆此類耳然則此篇名益稷奈何篇首禹稱益
稷故以名猶論語公冶長泰伯季氏微子等篇篇中何
曾有其人一語法言淵騫篇亦此類也書敘皋陶矢厥

古文尙書正辭卷九

益稷

四

十册

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不以謨字
統益稷下明謨本大禹皋陶二篇益稷乃分出者又明
其非益稷之言故不統入謨字上然則分此篇奈何伏
生杜林今古文皆合爲一篇真古文獨分爲二篇蓋猶
齊魯論堯曰以下本一篇古論獨分子張爲一篇分不
分無定例既已分之亦必有說所敘之事所言之理連
屬錯縱不可分禹貢洪範是也雖多或不分如可分顧
命康王之誥少於禹貢洪範亦分子張亦分是也別分
出益稷者皋陶謨大段爲皋陶之言益稷則雜敘眾人
之言及事也禮記曲禮下檀弓下鄭目錄云義同前編
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然樂記雜記字數多寡

不甚遠何以雜記分上下二卷樂記不分漢書藝文志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
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漢人寫經每簡字數多寡不
同徒執字數烏能定簡數蔡說未爲不通漢書孔光傳
策曰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率無忠言
嘉謀王商傳制曰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
忠言嘉謀師丹傳遂策免丹曰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
忠言嘉謀匈奴傳贊曰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則或問子雲乃漢
制策習見語

古文尙書正辭卷九

益稷

五

十册

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毋若丹朱敖上加帝曰子娶塗
山上加禹曰曰此帝曰及下禹曰僞孔本皆死之史
記錄此文則有帝曰下文亦有禹曰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紿又王充
論衡問孔篇引此文而說之云帝舜教禹毋子不肖
子也下又引禹曰子娶塗山云云又譴告篇云舜戒
禹曰毋若丹朱紿敖此三引皆與史記合然則漢人所
傳尙書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乃孔氏古文如此
僞孔氏削去之而以此文爲禹戒帝之言亂經之尤
者也

光耀案論衡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

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者釋此乃帝舜語惟其無帝曰二字經義不明故須此一釋惟其無禹曰二字故王充以若時二字誤連屬禹口中子娶二字下一若經乃倒文見義者況後漢書梁統立孫冀傳汝南袁著詣闕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惟其無帝曰二字故渾同其辭曰舜禹相戒謂舜戒禹可謂禹戒舜亦可若有帝曰二字何不用下文周公戒成王之例直曰帝舜戒伯禹如劉向引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九

益稷

六

十册

經之文又何不直曰舜戒禹如論衡譴告篇之文可見當時經師說此或屬舜或屬禹不一也若必據史記改今本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予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是則宜刪惟慢游是好三句豈論衡引經有惟慢游是好句者亦後人妄加耶土上宜有水字辛壬癸甲不得四字連文吾恐經文之得存也幾希矣聲好據異本改經據墨子改呂刑刪齔字作有辭有苗不知三國志魏書鍾繇傳繇上疏引書云正作齔

有辭于苗此類甚多不止妄加帝曰禹曰而已然實神販又說文作丹絃乃古文聲引史記劉向王充等語皆改從說文并今古文不識矣

益稷正辭第九

古文尚書正辭

古文尚書正辭卷九

益稷

七

十册

五子之歌正辭第十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謨

段玉裁曰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戡氏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原注猶微子封宋康叔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河封衛微康子不在宋衛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十一册

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桀之爲胙作僞者泥於歌字數演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

光耀案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引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宋歐陽靜輯蔡邕集外文述行賦顧大河於北垠兮觀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明曰昆弟五人安得謂五子乃一人以之注九辯九歌又曰愍五子之歌聲安得謂

歌乃地名五觀五子之歌傳聞異辭本不足怪況賢不肖既異自非一事何必強同王裁止顧逞臆幾不知有兩漢儒者之舊訓不可末殺也明良之歌幸爲今文不然如玉裁言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更何當有詩歌夫不明假借通用之義不能讀古書乃以之穿鑿傳會古書又安望有一字之存也魏源又以歌當作戈謂避亂于戈是誰始作俑與

閻若璩曰左氏襄四年魏絳曰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云今試思有窮后羿下果是因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二

十一册

民弗忍距於河而魏絳將引此鵲突語以告悼公乎此又當爲一破綻耳

光耀案魏絳方言獲戎失華之不可忽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者舉重武之人爲鑒下文所謂鑒于后羿是也必舉夏訓者斷章取其人非取其春秋人最重詩書等經言其人見于經尤足爲戒漢書藝文志蚩尤二篇班固自注曰見呂刑言蚩尤其人見呂刑猶斯意也其事則別見他書下文所引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云是也惟其別見他書故有昔夏之方衰也一語別爲敘事闢端之筆悼公卽不問魏絳亦必終言其事古人斷章取義之處烏能求與上下文通若謂其事必見古五

子之歌則若璩謂史遷親傳古文此種大事何以不載
史記謂夏訓統言夏書不定何篇作偽者取此語入今
五子之歌則安知有窮后羿一語不再見夏書中猶殷
先哲王四字見康誥酒誥皆周書也是今五子之歌中
自爲一語魏絳所引夏訓別爲一語更不得毀經下文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使五子之歌果眞書魏絳
既引夏訓不便取少康好田喪邦爲戒則奈何蓋諫重
武者主議諫好田乃旁及之事少康田于洛表于重武
之主議無涉也

閭若璩曰禹言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
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蓋禹自堯七十二載乙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三
十一册

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戊午啟生
卽次歲方去癸亥告成功之年頗遠故中閒數年得
三過其家門啟以生于戊午計及卽位改元歲丙戌
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又
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
一百一十四歲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如定與之齊
年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
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
復母存矣

光耀案啟生之年及娶元妃之年卽可測而知元妃或
先啟而死如嫫祖之先黃帝死元妃或無子如衛莊姜

之無子太康或非元妃之子而得立如黃帝元妃嫫祖
生昌意次如女節生青陽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
居若水爲諸侯青陽得立是爲少皞帝嚳上如姜原氏
產后稷而不得立次如陳鋒氏產帝堯次如嫫訾氏產
帝摯皆得立則不可測而知惡知太康之母不甚少于
啟是時猶存稷契爲堯親弟猶及入夏益與禹並用堯
世啟時猶在然則壽百年以上者何止堯舜婦人尤多
上壽卽如所言太康母一百一十四歲惡知其必無御
其母以從孔解作從敗者昏亂之君安知兄弟盡行之
非策如魏曹爽總萬機典禁兵而兄弟並出游又安知
恤其母豈不以爲娛樂其母如蜀王衍與太后太妃游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四
十一册

青城山雖非其母及兄弟所欲何難強行之鄭注書敘
作避亂解尤無可議啟元年竹書紀年作癸亥通鑑前
編從胡氏大紀作甲申若璩乃作丙戌紀年作啟在位
十六年徐文靖箋六當作八據竹書太康元年癸未則
后啟之陟當在庚辰蓋辛巳壬午三年喪畢而太庚卽
位前編作九年若璩乃作七年古帝之年本無可考又
盡駁在前之書以就已說則何書不可毀又如若璩所
云太康母此時壽一百一十四歲國君十五而生子則
太康以其母年十五時生此時且百歲逾上壽矣又何
堯舜外不少概見之有偏曲之說固無一可通
閭若璩曰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意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五

十一册

其書必不似今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
賈逵注彼文爲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達固從父徽受
眞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又必不似今太康
爲久敗失國何則離騷經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
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平家巷王逸注
言五子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
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
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
亡由此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人各賦一章何則七
子之詩詩止四章仍出一人手類并諸公刺幽王之
詩孔氏以爲作詩者一人耳言諸公以作者在諸公

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豈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
子排排作歌以應其名者乎篇言五子咸怨述大禹
之戒以作歌非齊作乎
光耀案賈逵傳杜林漆書并未見眞古文源流之不知
無怪毀經賈注謂左傳所引夏書在桀時不過因桀有
滅亡事與經言滅亡者合抑知太康失邦乃敘語敘則
賈所傳者又見史記失邦非滅亡而何賈蓋偶未察耳
且賈注正非無誤昭八年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鄭眾曰幕舜之先賈誤爲舜後虞思又解堂阜曰魯北
境與杜預曰齊地異解蔡叔曰周公兄與史記曰周公
弟異則解此夏書曰桀時與王肅曰太康時異何足怪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六

十一册

也安得執賈誤解以毀經竹書紀年帝太康敗于洛表
羿入居斟鄩此豈非以敗失邦之證乃據離騷謂太康
由好淫聲而亡非以敗然則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
可得謂舜之治止以彈琴歌詩紂之死止以朝歌北
鄙之音乎經所謂色荒禽荒甘酒嗜音之類亡國之主
何所不有執古人一端之辭以爲在此不在彼徒自見
其固而已以經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遂定
爲五人齊作然則尚書大傳咎繇謨說八伯咸進諸首
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此亦
有咸字固可八伯齊歌豈可八伯齊作不知此四句如
何分作昭二十八年左傳敘閻沒女寬同辭而對曰或
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云云
漢書張良傳敘四人從太子上問姓名迺驚曰吾求公
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
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云云後漢書逸民傳敘光武
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
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云云
豈如優伶狀眾官入朝齊聲奏事乎以辭害志天下惡
有可通之書然謂五子之歌爲五子分作謬解實始正
義

光耀又案胡渭生曰第一章之韻句尤疏殆不可誦章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七

十一册

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豈作偽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爲工而竟忘其爲當韻耶間若璩載之于疏證曰子與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遺于蓋渭生此辯聞若璩之說而作也約五百餘言率言古今詩歌皆重韻而五子之歌不然此毀第一章尤其要處若璩又駁之于其後曰古四聲通爲一音五子之歌其一兩下字音戶馬音姥與子爲韻其四有音以與祀爲韻皆古音也誘之毀經復故宜露其不學若璩在當時每如此玩弄人王鳴盛據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遂謂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又據逸周書王會解莊

子逸篇荀子修身篇議兵篇李斯列傳白虎通張衡西京賦蔡邕獨斷諸言六馬者曰六馬起于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光耀案正義謂此言馬多懼深正得經旨經并無明文言天子駕六馬孔傳亦但言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未言夏制天子駕六馬徒藉劉昭之說爲毀端何也卽經傳言夏制如此亦不得妄毀晏子內篇諫上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又雜上景公正晝彼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尸子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又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又曰六馬登糟三列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八

十一册

子湯問篇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又曰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所投無差大戴禮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韓非子十過篇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外儲說右上天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呂氏春秋忠廉紀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韓詩外傳卷六涓于髡言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論衡感虛篇師曠鼓琴六馬仰秣言六馬者如此之多不僅如鳴盛引周制天子駕四馬則周秦諸子引駕六馬者更爲古制無疑況夏商周禮制相因信周有六馬何獨疑夏旣據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

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夏何獨無天地四方可以取義又據史記秦以水數制乘六馬以駁經抑知夏正以水德王檀弓上曰夏后氏尚黑然則其數用六宜與秦同此夏用六馬之確證矣鳴盛引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驟而沛艾不別題曰東京賦但以又曰屬西京賦下蓋并白虎通文皆錄荀子勸學篇注而誤彼引此二語亦未別題東京賦也引勸學篇又誤爲修身篇
王鳴盛曰哀六年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未嘗改其行爲厥道僞作古文者旣以己意解厥道而又刪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九

十一冊

遷就其說

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案賈服諸大儒並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雖云王肅云太康時但肅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甫謐妄摭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且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則句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刪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尙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爲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

五子之歌

十

十一冊

周亡謂太康失邦爲滅亡獨何不可賈服孫杜以爲夏桀時不應不見此敘或別有據王肅以爲太康時正可據敘何待見真古文王肅注家語蓋從賈服所據者古人注經不必在一時前後互異鄭玄尤多肅書注何得云謚改鳴盛自負鄭學奈何并鄭注書敘忘之謂此章句句用韻一句獨無韻爲非則關雎之首章匏有苦葉之三章靜女之首章新臺之首章皆句句用韻第三句無韻此猶短章耳碩人之三章七句退字句無韻岷之首章二章章十句怒字筮字句無韻此類何可勝數詩體何傷引史克語爲天常二字攷出處視左傳如俗儒爲文辭拘守故實至論經不于義理之是非妄謂行文無力不知襄十一年魏絳引書多居安思危一句隱六年陳五父引商書多惡之易也一句書中少一句者豈皆無力鳴盛如毀左傳又以多一句爲冗矣毛大可從徐仲山說以此句爲脫損其說固通卽非脫損于義何違有此一句不過言陶唐所以有此冀方之故下厥道二字有來脈陶唐氏聖人之昭昭者有此冀方之故何待言厥道卽陶唐氏之道豈非來脈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并不言所以辟所以蹙之故義自明也何必多此一毀端乃底滅亡與乃滅而亡果何大別乃滅而亡何不可爲預戒之語

閻若璩曰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怵怵則敘事之辭今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怵怵並爲一人口气不失卻孟子之文義乎

光耀案孟子稱象曰鬱陶思君爾怵怵一段蓋得諸唐虞古書戰國時未亡者也五子之歌夏人作安知不先見是書而用其文堯舜禹皆重稽古而有文德見于史臣贊者可知也故五子之歌其文不妨取于古其意自不同也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毀經之徒直害辭害志耳

古文尚書正辭第十

五子之歌

十一册

十一

盾征正辭第十一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崔述曰盾征乃偽書義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義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自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偽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

光耀案顧炎武曰義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亾祖也至于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綹諸侯必先于不敬不孝況經明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義和方以眾抗王師豈一點可了事乎義和黨羿經無明文乃出後儒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盾征

十一册

說爲惡不同烏知必黨羿況經明言盾侯命掌六師又曰盾后承王命徂征是兵在盾侯命出天子大權不在羿羿烏能助之甘誓天子自將天子勤勞于外臣下無逸居在內之理故六卿皆出分掌六師盾征天子不出故盾侯一人領六師時勢固不同

王鳴盛曰襄二十一年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蕃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蕃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

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抵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竝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義和文義相合遂并左傳惠訓之訓字竊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又曰說本梅賾光耀案毀經者坐不識字耳惠訓之訓乃順之假借傳蓋解詩惠字非作說教解之本義也爾雅釋言惠順也堯典亮采惠疇傳詩燕燕終溫且惠傳終風惠然肯來傳箋節南山昊天不惠楚茨孔惠孔時思齊惠于宗公

引伸之義上文又無根杜注不能明解傳曰惠訓注亦曰惠訓後人烏從知惠訓之訓與此經謨訓之訓義迥不同故劉炫春秋規過以爲此引書者肅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則本當作訓以此規杜炫亦不知傳訓字別一解正義雖爲杜辨亦不知無怪毀經者幸以爲隙也毀經者謂此經本作勳作訓乃僞誤然則此傳叔向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注詩小雅今詩無此全文又引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禮記緇衣覺作桔鄭注曰桔大也直也豈詩禮鄭所注者皆僞乎簡有錯脫師讀不同況勳訓聲相轉尤易淆變古人依經爲注何必強同左傳作勳卽解作功此經作訓卽解作教不相妨也卽以此傳言之惠我無疆杜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是謂惠出文武鄭箋作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是謂惠出天鄭杜果孰僞謂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肅征則反當以解書豈以爲解兩句連屬之文解上一句或用下句正文一字卽爲解下句吾見傳注正無此忌成十五年左傳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且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杜注五子亦馳逐之何以用上句正文馳字解下句騁字況左傳與此經訓字義各不同訓非奇字同義者又多能造僞經乃不能用此一字必竊左傳乎

惠棟引陸奎勳曰予讀嗣征至每歲孟春不覺失笑夫經說理造極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

光耀案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左傳是何時人書乃亦道每歲二字儀禮鄉飲酒禮鄭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周禮秋官司民鄭注每歲更著生去死禮記王制比年一小聘鄭注比年每歲也學記比年入學鄭注學者每歲來入也孔叢子論書第二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北堂書鈔酒食部脯篇引風俗通俗說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增征

四

十一册

膳大脯也案太山博縣每歲十月祠太山脯闊一尺長五分後漢書王丹傳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儒林傳敍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目此爲常續漢書百官志司徒公注應劭曰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後漢紀安帝元初二年自上卽位至于是年頗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民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張璠漢記曰每歲舉孝廉晉書禮志上引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是漢人道每歲者甚多漢書蕭望

之傳每歲時遣使者祀祭望之冢後漢書魯恭傳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其文法微有不同者尙不悉數毀經者都似未曾見過奎勳誤今文尙書說惟說伏生二十八篇又謂古文尙書半真半偽自稱年將及艾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真贋一覽自明其好誕如此

問若據曰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麻推算日食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光耀案唐大衍歷元授時歷皆據竹書紀年日食在仲康五年後來推測者歲名及數或合或不合不合者又各異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理則然事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增征

五

十一册

不盡然我之術精不能必千歲之司歷皆無誤歲差實不得定春秋以前王者在位年數又無聖人手定完密可信之書史記三代世表序曰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麻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太字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史遷言如此可味也況推測日食不得其方其晷刻其食分若干烏得合得其方又古今地名不同卽得定方向王何年終無可信之書此則推測上古日食徒自欺耳何足辨續漢書律歷志安帝延光二年尙書令忠上奏曰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靈帝熹平

四年蔡邕議曰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目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

聖祖仁皇帝御定歷象考成曰廿一史所載諸歷元無一同者是其所用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承受但以巧算取之而已當其立法之初亦必有所驗於近測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曜之躔次可以齊同然既欲其上合歷元又欲其不遠近測奇零分秒之數決不能齊不能不稍爲遷就以求其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若璩推算仲康日食在十一年所謂以巧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增征

六

十一冊

算取之而已亦劉歆橫斷年數之類也彼乃自矜歷法惜未聞此論況經并未言在仲康何年安得執竹書毀經王鳴盛猶知若璩此說爲誤

閻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畜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六月四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畜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卽位之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增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增征

七

十一冊

鼓畜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

光耀案昭十七年左氏此傳注疏以來莫能明皆惑毛詩說正陽之月耳今更解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解曰凡日食用幣常禮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解曰周禮也凡月然故不言月平子禦之曰止也解曰不及爲辭而止之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後用幣禮也解曰正月周建子之月慝邪也歲首君方更始宜無邪致天災故曰食尤異亦禮文魯禮之末失也非正月鼓幣有差其餘則否解曰非禮文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解曰言此六月亦然不唯正月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解曰引夏書季秋日食禮證凡月然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解曰言四孟尤甚切斥本事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解曰知卒莫改知凡日食用幣常禮者日食可布算而知聖人重之者藉警人君務德耳臣下奉其禮必救者愛君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胤征

八

十一冊

之心不欲陰侵陽爲傷君然則人君無時不宜自警臣下無時不宜愛君謂教日止重正月失聖人制禮之本意矣此其理也又證以事孔子書日食不以餘月有異辭安得餘月救日有異禮昭七年四月日食士文伯知魯衛災三十二年十二月日食史墨知吳入郢終弗克餘月有應又安可忽昭二十一年七月日食梓慎謂二至二分不爲災王樵曰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安在其不爲災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爲是說以滋其怠玩卒使出逐應陽微

之象非忠臣也此論甚當然梓慎說亦必本當時日歷家故大史亦以分至爲言但居心忠佞不同耳且其術未精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八月大雩旱也梓慎說安可據知凡日食宜救莊三十一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其議在不鼓朝鼓社不用幣用牲其例二十五年傳發之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春秋書九月日食鼓用牲于社與書六月者同又別無傳發例是餘月得用幣之證范甯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爲正陽之說者亦未言餘月并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胤征

九

十一冊

不得用幣知餘月亦用幣日食六月前此固多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宣十七年成十六年昭十五年莊文鼓用牲于社者變禮春秋特書以示異宣成及昭十五年無異辭其他餘月無異辭者必皆用常禮況是年去十五年僅一年不容遽變禮禮有變祝史不宜徑請幣知用幣常禮知昭子所引周禮者昭子以正諫且知禮者宜用正典知正月周建子之月者春秋書正月冠以王自是周王毛詩說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蓋本緯書正陽之說不知詩有六義爲毛氏說者是比较作興義解自得是詩有菀其特句又是比義何相妨也周不兼用夏正周禮正歲即歲正月別有辨知平子所引亦禮

文魯禮之末失也餘月鼓幣有差者昭子大史不可欺以禮平子何必強造禮文莊二十五年左傳所引正同非禮文左氏烏得引之知亦禮文然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則凡日食有幣矣曰非日月之青不鼓則日食即鼓矣文十五年左傳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與昭子所引正同皆不言唯正月左氏引與昭子同者周禮之正與平子同者魯禮之末失也左氏何以引魯禮之末失者蓋莊二十五年日食鼓用牲于社于常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盾征

十

十一册

禮有加爲僭是時魯禮漸失禮記所載可攷也其改著禮文者唯正月用幣伐鼓餘月鼓幣有差于常禮蓋簡者已行爲常故引以正僭與所自說者不能通左氏之過也顧炎武左傳杜解補謂季平子之言而載於此疑有誤猶未知此亦禮文知非禮文者禮文言唯謂餘月不得鼓幣兼平子曲解爲一不得用左氏所引無此語且禮也二字在此語上知非禮文知在此月也謂在此六月者四字屬下解屬上則解日過分而未至句必加是月二字語氣乃完知引夏書季秋日食禮證凡月然者諸經止左傳莊二十五年昭十七年平子所引言唯正月其他左所自引昭子引及禮記言救日者皆不

舉月知凡月然大史何以不引季秋月朔句經語人所知故不備引或爲傳時略之知言四孟尤甚切斥本事者此六月非周孟夏大史冀入其言故推本夏時謂正月孟春四月孟夏皆時之首也宜并重由此觀之毀經者舉謬

光耀又案敬授人時堯政所重正不一人將何從焉得爲敬地正人正兼用是一歲兩正月四時皆不定矣豈其然乎春秋開端便曰春王正月春秋尊王用正朔孔子之特筆也左傳秋又取成周之禾者或言禾未成取之或紀事者偶從夏正蓋朝廷布政必用正朔儒者紀事閒用夏正漢人近古猶有如此者如文選古詩十九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盾征

士

十一册

首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雷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李善注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又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是也戴震以來強解歲字謂周兼用兩正唐虞亦兼用兩正其說實無一可通徒惑人而已王鳴盛曰鄭意以堯用地正巡守特用人正段玉裁曰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

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鄭之正歲二字耶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戴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既詳之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早七八月之閒雨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原注曰作十一月誤徒枉成十一月原注曰作十二月誤與梁成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唯寅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唐征

圭

十一册

官也書法精嚴如是戴段傳會失實吾辨得說十有四周禮歲年二字本無義例可攷而知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及宰夫宮正宮伯皆月終歲終或旬終對舉司會日成月成歲成對舉馮相氏若族氏十有二歲皆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日對舉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艾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大行人所謂歲壹見二歲壹見三歲壹見四歲壹見五歲壹見六歲壹見世壹見及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九歲十有一歲十有二歲之類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司民歲登下其死生保章氏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皆統四時言如指夏正是周純用夏正此歲字見全書不得指夏正說一小司徒鄉大夫州長縣師均人作三年大比遂人作三歲大比大宰亦作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士作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此歲年二字以全書互校無義例可分說二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此歲年字以上下文互校無義例可分說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歲年與其貴賤歲年猶歲齒也此歲年字在一句中無義例可分說四大史正歲年者墨文猶宣三年左傳載祀六百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唐征

圭

十一册

歲年有辨彼載祀何辨司士辨其歲年又何辨說五天官之屬有職歲掌邦之賦出豈得謂掌夏正說六周禮政教之事言年者十一二言歲者十八九是周雖有建子之名用事實無幾用夏正反多有是理乎說七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蓋周正建亥之十二月即夏十月月令孟冬謹關梁國語引先王之教曰水涸而成梁韋氏解十月水涸也又引夏令曰十月成梁與孟子合必成于建亥之十月者十月納禾稼農事畢故可成梁徒枉爲功易用亦廣故先成玉裁卽逞臆改經而成梁之期尙較月令國語言夏正者遲一月且并戴震所謂加歲以明夏周禮之義例他書不必然者竟不顧

師說說八震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不知爾雅又曰唐虞曰載而此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不言載此乃作歷統四時大名非偶取一事是堯正建寅如王肅說非鄭義矣夏書禹貢十有三載乃同不言十有三歲如謂追敘唐虞事即用唐虞歲名何以周書追敘夏殷事不用夏殷歲名如召誥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之類及高宗三年不言是也況十有三載乃同釋文載馬鄭本作年商書高宗彤日降年有永有不永何以不作祀洪範惟十有三祀周史臣何以不改從周歲名又曰王省惟歲箕子何以不盡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盾征

古

十一冊

從商歲名說九震曰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震意蓋謂月令季冬取冰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沖沖是詩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亦紀月之體公劉當夏時故用夏正與周禮合不知此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即夏十月取冰如此之早者東南多燠西北早寒地氣然也唐虞夏商及周初王都皆在西北西北今時猶早寒況取冰必深山窮谷尤寒乎即以周禮論司裘中秋獻功裘季秋獻良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夏小正九月王始裘不早寒何以早裘通典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又曰王及尸同服大裘五六月夏至之日服大裘非早寒何以有此不情之禮服

昭四年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諸書取冰皆在夏十二月此獨以夏十月爲解獨造之說不合諸書然左傳又云西陸朝覲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與夏小正三月頒冰合與詩月令在二月者不合彼正義又引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頒冰是也是鄭又以頒冰在四月言出者不盡合言取者何必定合且杜注實未當經義亥子丑三月皆日在北陸申豐不特言何月是舉冬時三月爲言夏十月可藏冰此確證杜注專指十二月蓋本爾雅抑知冬三月皆日在北陸耶此可悟載籍流傳及古今方隅氣候不盡同矣安得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盾征

古

十一冊

持凌人之文謂周兼用夏正說十震據大司徒鄉大夫州長之文曰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不知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者重其事故後又申言變正月之名言正歲者猶正月元日言月正元日倒文見義必言歲者嫌不同歲且言每歲正月然不通觀周禮乎言正歲者多在歲終後言歲終者又在每官述事將畢後蓋述此官一歲事畢申言正月要政足上義耳其證得諸眠視之官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其事歲終則弊其事經明敘正歲在歲終前且正歲則行其禳移之事歲終則計其吉凶然否多少經明見先後之序矣其證又得諸內宰之官敘中春歲終正歲後終

以上春上春爲今歲正月何疑然則敍正歲在歲終後者非申言卽追敍矣震曰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于其後抑知周禮敍正歲有在歲終前者正歲在歲終前則正歲卽歲之正月又何疑周禮敍中春歲終正歲後有終以上春者上春旣可追敍則正歲之爲追敍又何疑且所言歲終者皆會稽攷計以爲一歲功過之事若在今歲二月安能預總一歲之事而會稽攷計若在來歲二月是以來歲之始爲今歲之終不但一歲之名不正且下言正歲者是以來歲三月布今歲政有是理乎若會稽攷計之事仍以周正十二月爲終而文書上諸朝期盡來歲二月故謂爲歲終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庠征

夫

十一冊

抑知周禮有月終所會之月要乎一月之要必總朔晦之事始能成譬如正月之要必待二月始能盡定文書上諸朝謂二月爲正月之終可乎說十有一震曰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不知此互文見義經典之常又曰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同用是日固不能相及同用是月亦豈不能相及且經并無同用是日之義于正月言吉于正歲未言吉也何得違經造義況王朝政教豈不可預頒之必限一日乎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

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政令之頒如此之早百王之通法也卽以周禮論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又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千里之民必不能舉至王都正月之吉得讀灋非正月之先預頒而何亦有于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者鄉大夫之文是也然下但曰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未嘗曰正歲頒之下又曰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若非申言是鄉大夫兩至司徒又兩頒灋於所屬震何不略玩味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庠征

七

十一冊

說十有二月令秦書所紀夏正也周禮可攷于月令者多不合凌人十二月斬冰旣辨之矣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月令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勿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在季春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在季冬占夢季冬聘王夢又曰遂令始難毆疫與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雖合然月令季春仲秋皆有難不始季冬大司馬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月令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在孟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在孟冬牧師中

春通淫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在季春夏小正
王始裘及內火皆在九月雖合周禮而妾子始蠶在三
月主夫出火在九月與周禮季春出火不合周果兼用
夏正何與月令夏小正不合者之多也說十有三即以
鄭注論亦不可通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
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旬而斂之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
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
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
國有大刑蓋縣灋于象魏者大宰之事帥屬觀灋及以
宮刑憲禁于王宮者小宰之事皆在正月不然建子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胤征

大

十一冊

正月之吉至建寅之正歲相去六十日所縣治象之灋
既挾旬而斂之小宰帥屬將何觀且宮刑之戒百官亦
政之大而不可緩者何遲至六十日始憲之鄭注大宰
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
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
使萬民觀焉所謂布王政之事于天下者豈王都之內
反未布耶經明言縣于象魏何至遲六十日始縣經又
明言斂之非遂毀也何必又書或重縣而觀之經實無
文烏能臆斷其注小宰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
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豈縣灋之時教令尙未出耶猶未
得爲審耶明王教令惡有不審以出之者又曰古者將

有新令必畜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夫每歲常行之灋
去縣象魏萬民已觀之時六十日何新之有說十有四
鄭從杜子春說正謂夏正故于歲年字強生異議不可
通也

王鳴盛曰鄭所傳逸書本有胤征而觀禮耆夫承命
鄭注引春秋傳耆夫馳不引胤征則辰不集于房四
句不在胤征可見矣

光耀案此正鄭不見真逸書之證不見真逸書故止得
引春秋傳猶杜預不見真泰誓故注左傳筮襲于夢武
王所用之下引外傳所引之泰誓實之謂朕夢協朕卜
等語非真泰誓可乎馬鄭不注之逸書非真逸書辨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胤征

充

十一冊

前

惠棟曰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
者殺無赦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
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
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書者遂以
政典爲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光耀案此警官之條夏政如此周政如此雖萬世如此
無異政也況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安知周制非本夏書
夏書又安知非本唐虞甘誓湯誓今文也皆有予則孥
戮汝之文甘誓豈僞造乎三墳引政典有曰惟天生民
惟君奉天惟食喪祭又曰民惟邦本豈五子之歌仲虺

之詰武成作俑乎然亦晚出書又曰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略同易繫辭又曰無有差貸略同禮記月令豈繫辭月令作俑乎

閻若璩曰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其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災崑岡玉石俱焚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既讀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竝同足見其時有此等語而僞作者偶忘爲三代王者之師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脂征

辛

十一冊

不覺闌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已

光耀案陳琳鍾會檄用玉石字面與經義迥別檄乃懼敵人以兵威經自戒軍士以濫殺此真以仁爲本此其所以爲三代王者之師安知陳琳輩漢季人非瞥見盾征或逸文而誤用之若璩又漫然而毀之不知經義絕不如此正義曰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災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發揮經義何等明顯其如若璩不玩味何晉書索靖子琳傳劉曜曰孤恐霜威一振玉石俱摧孔愉從子坦傳與石聰書曰鋒鏑一文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是陳鍾

外又有用此語者且玉石字喻善惡已引用楚辭九章抽思篇同糅玉石今一槩而相量若璩見之必又以爲藍本矣

閻若璩引姚際恆論威克厥愛允濟四句曰此襲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鯀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得知詩書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脂征

壬

十一冊

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

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其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案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尙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爲有識光耀案郝敬亦毀此爲尙猛不知此誓師之辭軍律嚴重豈得以常政論公子光引此亦爲軍謀何乃不察本事且作事二字泛論乃光所加烏得毀經誅光以弑逆光不得辭謂光馬知詩書春秋時幾人不知詩書者光爲公子時豈無師傳古之奸人多有才無德能知詩書何異於光昭三十年左傳楚子西稱光曰光又甚文將

自同於先王詩書之不知焉得曰甚文若璩自命爲博覽羣書何憑空臆斷與絕未讀書者同爲政之道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子產之猛孔子以爲古之遺愛不問何事橫以成克之言爲大誅何也衛公語乃發明經義非駁經也且愛設于先者設誓師時抑設師未出以先設誓師時則不及設師未出以先則固已素設矣上文言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懼殃民也非愛人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戒多殺也非愛人耶舊染汙俗咸與惟新不念舊惡與之更始非愛人耶所征之地其人猶愛何得不自愛其人以嗚呼發論歎而後言此眞愛人鄭重之至法嚴而欲人無犯也吳子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司馬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肅征

圭

十一册

法口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此固將戰誓師之辭毀經者不知治體不知兵法是之謂豎儒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爲歐陽修之說者又將執孟子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斥爲僞矣甘誓湯誓曰予則孥戮汝幸爲今文不然又將執大禹謨罰弗及嗣孟子罪人不孥斥爲僞矣聖人手定無可疑之經乘晚出之隙肆毀之小說之末嘗毀經者強黨入而故揚之甚矣學者必先正心術心術之不正爲害益烈惠棟曰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尙書所云棟幾不知尙書此語在肅征篇非臨戰制勝之語而何黃宗羲敘若璩書謂此爲仁人之言將毋以宋襄

徐偃愈湯武乎

肅征正辭第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一

肅征

圭

十一册

仲虺之誥正辭第十二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閻若璩引姚際恆論惟有慙德引襄二十九年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自虞夏以訖春秋皆札自爲論撰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尙書先有此語乃扳据爲說安在其爲知樂耶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卽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若是則武王亦當自以爲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模稜曖昧之鄉豈不重可歎耶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一

十二冊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是湯本無慙德季札誣矣且孔子謂武未盡善誣武王矣謂評湯之樂不關湯德何以曰聖人之難也子貢何以曰聞其樂而知其德奈何分聖人之樂與德而二之夫湯烏能無慙德慙不如舜禹揖讓多此一征誅聖人之不幸遇爲之也季札論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不與唐詩職思其憂等語意合乎論大夏曰勤而不怨大禹謨克勤于邦克勤字見史記稱禹不與經勤字合乎論韶箭曰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大禹謨舜以地平天成之功嘉禹功卽舜功故文十八年史克引此語亦以功歸舜僖二十四年引

夏書曰如天如地不有此語意在內乎且此不過字面合耳若季札所論大義何一不與詩書合

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罪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又曰非獨誤會用爽厥師亦且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二

十二冊

誤用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光耀案鄭立解呂刑皇帝清問下民至德明維明作堯誅苗民一段解乃命三后以下自別作命三后解墨子尙賢中篇皇帝清問下民至維假於民統作命三后解則鄭悖墨子矣論語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墨子耕柱篇葉公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則論語悖墨子矣墨子三引仲虺之誥字句各有異又孰悖孰僞況爽

明也乃說文本訓即從墨子解經爽字自有其義何必破字爾雅釋言爽武也差也逸周書諡法解爽傷也方言爽過也廣雅爽滅也敗也傷也詩女也不爽傳爽貳也其德不爽傳爽差也老子五味令人口爽注爽差失也列子仲尼篇口將爽者先辨淄澠注爽差也淮南子精神訓五味亂口使口爽傷注爽病苦瑛據韋氏解爽當爲喪字之誤遂定此經亦喪字誤抑知國語實有爽德韋氏訓爽爲匹乎明本作爽匹也言爽日反其信韋氏訓爽爲貳乎洛誥惟事其爽侮孔傳亦訓爽爲差錯安知經無此義豈經爽字當爲喪之誤傳之異解烏得毀經又謂式商受命爲誤用立政語古人依經爲訓同

服爲有德笙詩箋孔子論詩雅頌各得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儀禮鄉飲酒禮注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又曰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難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月正考父校商之名彙十二篇於周太史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是謂孔子前笙詩已亡皆自相反此類何可勝數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如更毀立政將謂奄甸萬姓竊甸四方而誤用矣

閭若璩引姚際恆論小大戰戰四句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爲自全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

光耀案聖人處亂世爲天下懼卽不能不爲一身懼身殺國滅誰爲天下平亂萬一亂君改而鄉善又誰相助爲理仲虺言此正見桀無道之甚多殺非辜使有道之國亦不能不多懼下文接言湯之聖德桀惡不改既如彼湯聖德又如此此伐夏救民之所以無慙德傳曰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是經傳絕無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之文義

王鳴盛論葛伯仇餉一節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五

十二册

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使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徯我后云云並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旣言書云則中雖閒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卽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

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

光耀案釋湯之慙卒勉以德非逢君之惡此篇大義無可毀此節述兵端所起見得民心之久正足上節述湯德信民之意此節大義亦無可毀旣毀之且辨之書敘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六

十二册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者本其事言此篇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者追述其事也如文武克殷受命陳事耳大誥天休于靈王與我小邦周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侯之命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卽以敘論牧誓武王伐殷武成武王伐殷洪範武王勝殷分器武王旣勝殷湯征仲虺之誥皆述此語何嫌敘者敘大義或補本經所未及本經文義果顯足則并不爲之辭此篇敘曰湯歸自夏至大垆仲虺作誥至于大垆豈仲虺之誥文然毀經者必曰此僞古文不足據且以今文驗之敘曰伊尹相

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豈湯誓
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己訓諸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鼎耳二字豈高宗彤日文殷始咎周
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始咎周鄭
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頌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
拘于羑里西伯戡黎豈及此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何嘗言殺
武庚然微子之命又以爲僞也請第驗不僞者是湯征
紂不必本湯征文所謂一謬者非矣趙岐漢季人未見
逸書見二書曰臆斷爲二篇豈足爲據周書多士篇迭
書王曰下王曰又曰爲句豈上所言非此王何以王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仲虺之誥

七

十二冊

下迭書王曰何不作王又曰君奭又曰正義鄭云人又
云鄭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王曰又曰者安知非
王又稱人之言況禮記檀弓下邾婁定公之時有殺其
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
嘗學斷斯獄矣云云必多稱一曰字何也卽以孟子論
之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此豈非一人之言亦閒以曰字古人
行文不避煩累事或然耳孟子自范之齊章中多孟子
曰三字或有錯脫或衍文亦一旁證鳴盛所謂孟子引
書之例如此其明然則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謂爲武成

毀經者又以爲僞也曰我周曰大邑周其爲周書無疑
趙岐注亦指爲武王事同在商書者尙重言書曰別之
周書連屬易混者反不舉書名別之下引泰誓又舉篇
名此是何例古人引書期明事理耳且非異書或舉其
書或不舉非所重也所謂其謬二者非矣舜往于田章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士之不託諸侯章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
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同述
一事稱帝稱堯本無義例湯一征句安知非孟子約引
經文且天下信之句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句必有
其一非經文者皆經文孟子兩處所引不應各有脫漏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仲虺之誥

八

十二冊

此二句既可隨意增減則湯一征句何獨不可隨意增
減所謂其謬三者非矣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曰民望
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然鳴盛
輩以爲俗儒不足據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湯立爲天子
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市親
鄰如夏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
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
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
大戴禮稱孔子非書明矣呂氏春秋此篇述湯命伊尹
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之事甚詭殊不類經知此七句當
別有此說故孟子采以說書孟子自有此例不見諸侯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一

仲虺之誥

九

十二册

章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亾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拜引論語文中又雜引禮文說論語義末又自說其義非此例而何則兩書曰之義更無可置喙謂多者乃原書少者乃刪去仍以孟子驗之葵丘五命孟子詳言之僖九年左傳不載穀梁傳但曰無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使婦人與國事公羊傳則敘於僖三年陽穀之會亦但曰毋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引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視論語所惡爲多豈三傳論語皆僞所謂其謬四者非矣大甲篇後我后

來無罰乃述祖德孟子引書時但以不乖大義又皆熟習語何必致詳孟子言五畝之宅一段凡三見其自道尙有詳略異同果孰僞此條蓋盜閭若據說所謂其謬五者非矣
閭若據引姚際恆曰左傳惟取亂侮亾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明撫弱者昧也若果書辭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亾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亾句爲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爲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亾句爲條目乎若據初據襄十四年及三十年傳曰晚出古文止緣上有佑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十

十二册

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亾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亾韻協遂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昌亦韻協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後墨子本有韻而不韻皆同一妄作後又據宣十二年傳曰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隳括爲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光耀案宣十二年左傳晉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兼弱也洵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武之善經者言武之最善常道猶上言軍之善政下言子姑整軍而經武正承上軍字武字經字來言宜自善其軍政以率武之常道此經武之經字豈可亦作兵書解至引詩書文仍引詩書以釋其義其前引者不舉詩書名左傳每有此事僖九年公孫枝對秦伯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呂氏春秋權勳覽赤章蔓枝諫夙繇君曰詩云唯則定國此引詩釋詩而前引者不舉詩名之證文十八年史克論舜功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又曰使布五教于

四方又曰賓于四門又曰流四凶族絕不言出虞夏書最後乃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引書釋書而前引者不舉書名之證獨何疑兼弱攻昧非仲虺語且襄十四年晉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與隨武子所引互校雖出一書而顛倒增改三處各不同其隨武子所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與兼弱攻昧本對舉之文而下止申明兼弱攻昧義絕不及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一語又變其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士

十二册

曰撫弱者昧武篇有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句耆字從毛公解亦有耆昧義洵篇無耆字也乃申明耆昧義先見引洵篇下武篇上固無一處可以後世作文之俗法論者亦豈以錯綜割裂毀之至據襄十四年及三十年傳兩引取亂侮亡句增入耆字之字遂謂真古文以上下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以相配此時蓋不知宣十二年傳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明四字句及後一條引宣十二年傳始曰隳括爲一句亦古人之常知取亂侮亡作四字句不足毀則又毀其錯綜割裂今幸若璩書兩說皆存後人可以知其肆口巧詆如此也

光耀又案經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正義曰聖賢設言爲

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不知志自滿者必將有不義之事不止在志而已心微不合便是離何必相棄乃爲離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至于爭之心不合可知況聖賢設戒乃爲常人中下者言豈謂孝子慈孫乎古今父子相離之事豈少乎實亦甚言爲戒何所不可且九族中其人正多何必定指父子吾恐後人又執正義之誤解毀經故辨之

仲虺之誥正辭第十二

古文尚書正辭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二

仲虺之誥

士

十二册

湯誥正辭第十三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梅鶯曰稱伊尹爲元聖備考古今帝王之辭無若然者獨有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漢書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光耀案墨子尙賢中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鶯蓋未讀墨子

閻若璩引姚際恆論凡我造邦五句襲國語曰作僞者誤以文武之教令爲湯之教令所謂張帽李戴者是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三

湯誥

十

十二册

休彝字卽應上善字惛淫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于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是并讀國語未通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蕭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三

湯誥

十

十二册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膺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三

湯誥

三

十二册

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先王之令有之曰下韋氏解文武之教也上文引周制有之云云證陳侯不然結之曰是棄先王之法也又引周之秩官有之云云證陳侯不然結之曰是蔑先王之官也與此段引先王之令有之云云證陳侯不然結之曰是又犯先王之令也一類爲文上文引周制周秩官結俱以先王稱之此先王之令作周先王之教似矣然上文引夏令云云亦結以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是引夏令亦稱先王此先王安得定爲文武章氏未見古文解爲文武何足爲據卽作文武之教解安知文武非述商書古今止此義理誥教之語何嫌祖述安得以後世作文之俗法論經卽以照應論經固遙應不尤妙乎

光耀又案毀經者于聖賢相傳可信之經乃以爲僞一二旁見雜說本非經也乃以爲眞皆好異耳郝敬謂史記載湯誥與孔書異其辭散漫無味閭若璩曰余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紂夏還毫作湯誥維三月是也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

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余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三月建卯之月丙寅爲月之二十一日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有味眞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又曰董斯張亦取此一篇而紂今湯誥以爲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余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同一毀經者而意見不同如此

湯誥正辭第十三

古文尚書正辭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三

湯誥

四

十二册

伊訓正辭第十四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毫說命不切帝賁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光耀案古人經術文章之學變至于八股尙復有幾希存乎而其下者則益拘陋浮僞卑瑣錮蔽于人心不可解也有明八股最盛竟以其習說經至于今世雖自號漢學薄宋元以來儒者幾不齒錄而說經仍不免八股之見特自不覺故遂矜誇不止耳如敬所言必伊訓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一

十二册

句句放桐復毫說命句句切帝賁良弼君陳畢命句句切尹東郊非八股詰題之法乎是尙足言經義乎二十五篇中語見引左傳者或稱虞書或稱夏書乃謂自是三代以下語得毋出秦漢人口乎又謂爲先賢紀聞此先賢者更不知是何代人

朱彝尊曰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眾說紛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羣籍卽以春秋說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

之不知古文尙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也

光耀案此執蔡傳之誤解毀經也周制始定踰年改元周以前無可攷烏知踰月改元非殷制殷尙質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祖統不可一日中曠故踰月改元必遲之踰月者猶質中之文也然雖暫行卽位改元之禮仍復居喪不與政故經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且必祖制實湯所定非伊尹臨時倉卒爲之先君崩新君嗣位有國者萬不能無之事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豈有大于此者豈湯聖人而不豫爲之制乎踰月卽位改元者不敢失先君之大業仍行居喪之禮不與政者盡爲人子之心也于禮兩無所違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二

十二册

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傳此湯崩踰月大甲卽位奠殯而告是謂此元祀十二月者乃殷建丑之十二月卽夏十一月周正月然踰月卽位爲時甚迫羣后安得便來何以解于侯甸羣后咸在句不知朝覲之諸侯所時有也因來朝遇國喪卽助新君祭猶顧命也況但曰侯甸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侯服是千里內之諸侯有一月之久何不能來況禮記奔喪言日行百里乎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乃從容行禪讓之禮舊君猶在故可徐俟踰年非倉卒遭國變也卽舜典帝昶落三載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傳作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

廟告似言踰年卽位事然其事在三載後何止踰年經文實無明文言此乃卽位改元事且禮制因革不同烏能以虞夏律殷周制踰年改元亦不能律殷蘇軾不喻乃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因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幽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蔡沈集傳從之乃曰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陳師凱曰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歲故以建寅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三

十二冊

月爲正歲周禮屢稱正歲是也不知改正朔王者大事兼用夏正是正朔不正矣豈有此遷就之國體乎七月之詩言夏正者追述夏時事公劉方當夏時也周禮正歲非夏正辨見前

閻若璩曰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今安國傳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王鳴盛曰劉向歆父子領校祕書親見古文歛撰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

刪改

光耀案毛大可謂誕資有牧方明非書文或古語或古

禮文先引之以證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弗配享重爲解之其說甚通引經說爲經古人之常如易緯通卦驗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此易說也禮記經解大戴禮禮察篇保傅篇史記太史公自敘漢書杜欽傳東方朔傳後漢書范升傳賈誼新書胎教篇說苑建本篇風俗通義正失篇皆引作易曰易稱止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及列女傳貞順傳引作傳曰五經異義古尙書說云仁覆憐下則稱旻天此尙書說也說文曰部旻下引作虞書曰木部標下引虞書曰予棗四載水行棗舟陸行棗車山行棗櫟澤行棗輶止予棗四載爲益稷文餘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四

十二冊

皆書說口部園下引商書曰園園者升雲半有半無止曰園爲洪範文餘皆書說此類甚眾卽以律歷志證之曰是呂春秋曰舉正于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月呂正時時呂作事事呂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呂爲民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也上引舉正于中明曰傳左傳傳也春秋經也乃引傳曰春秋惡知誕資句非先儒尙書伊訓說卽引爲伊訓不獨此也又曰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園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衿服振振取號之旂鵠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

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虢五年春三字乃經非傳正字并非經文此以經爲傳以意增文又一例也八月甲午云云者是冬晉人執虞公傳文童謠云云者是晉侯問卜偃而偃所對也劉歆節刪其辭又移卜偃曰於童謠云云下壹若童謠非偃所述又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呂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十二月字乃經文今于引經前刪取用之此約引經傳又或刪取文字先用之又一例也又曰故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董因語見國語歆于上引國語多曰春秋外傳此及下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五

十二册

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統曰傳此雜引兩書又一例也歆三統歷又有誤曰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曰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劉歆徒曰詩七月流火爲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此志惟首尾爲班固語餘皆述歆語其將執此毀漢書乎

光耀又案閭若璩曰陳祥道禮書云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大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賁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與今書不

同余謂不特與今書不同竝與今漢書亦多寡互異竊意祥道北宋人所見似是別本因思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亦是別本今姑就二本證之亦足見僞作古文者之脫誤云若璩蓋執繆異之本毀經果如所言何止見古文脫誤并見左傳漢書脫誤矣左傳漢書亦僞乎

郝敬曰孟子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此等語意渾含是古人口澤假手于我則薄俗語矣光耀案此止讀孟子未讀左國也隱十一年鄭伯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此假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木

十二册

于我亦薄俗否國語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於武王梅鷟謂歆求哲人伸輔于爾後嗣乃取詩罔敷求先王又惟此哲人洒誥在今後嗣王

光耀案鷟并墨子未讀墨子尙賢中篇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遠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下篇又曰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鷟如見墨子必又曰此勸襲墨子

閭若璩曰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

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大甲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勒爲一書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制也

光耀案叔向所引自名湯刑伊訓所述自名官刑官刑湯自作之以儆有位湯刑叔世作之名大異實亦大異官刑之刑宜訓型不宜訓刑罰謂作此爲官之法則非科罪之書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皆嚴惕以理不言科以若何罪其科罪自有唐虞以來之刑書在惟臣下不匡其刑墨科以薄罪乃新律所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七

十二册

以懼臣下使匡其上非官刑正旨卽訓刑罰官刑究與湯刑異名若璩必羅織爲一書然則穆王之呂刑可謂卽叔向所謂周之九刑乎卽同名亦不得爲毀文十八年史克所引周禮可謂卽今所存周禮乎且史克稱九刑乃周公作周公之世非叔世也竹書殷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則叔向稱三辟之興皆叔世自指重作猶後世律令每因時更修吾尤問湯之時當築餘孽未盡有此三風十愆乎無此三風十愆乎聖王立法防患未然湯後世有此三風十愆乎無此三風十愆乎此三風十愆宜刑乎不宜刑乎果宜刑則湯作此刑所謂刑期無刑豈爲過不顧義理之是非漫爲毀端吾甚惜費

此日力也舜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謂官治獄所用之刑非謂治官之刑猶言官撻百姓用鞭師撻生徒用扑與伊訓官刑義大異史記五帝本紀鞭作官刑集解引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錐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三國志魏書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用鞭作官刑均合孔傳若璩亦未見及伊訓所稱官刑止稱邦君卿士絕無一語及百姓惟其訓官故曰官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八

十二册

刑百姓非官也若璩謂勒爲一書豫告下民是并經文略未細讀

惠棟引朱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桎梏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歟光耀案天地不能有雨露無風雷四時不能有春夏無秋冬人不能有善無惡故聖人不能無刑刑者善人勸

惡人懼正聖人所以生人之具也用之而過乃爲虐耳
譬如飲食所以生人之具也又獨可過乎惡人無刑爲
惡不止終必致死善人益受其害中人又將習爲惡謂
爲惡無罪也後儒見理不明輒謂唐虞無肉刑夫肉刑
誠可痛然使爲惡不至是聖人豈妄加是刑乎且獨不
思惡之所及被之者尤可痛乎況經言怙終賊刑至于
賊殺之死其身刑有重于此者乎抑謂唐虞并無賊刑
乎怙終其聽之乎唐虞既有大辟之刑則墨劓剕宮輕
于大辟何反無也是亦不思之甚矣尙書大傳唐虞象
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
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九

十二册

而反于禮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臙
者以墨幪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然則唐虞
已有肉刑之名但不用耳猶漢劉寬吏人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可謂漢時鞭刑皆用蒲乎
舜父頑母嚚弟傲子不肖一家惡人已如此之多文十
八年左傳言四凶之惡如彼其甚唐虞時天下不能無
惡人可知也法言先知篇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
千不膠者卓矣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己德衰
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曰俗薄於唐虞故也揚子
班固皆言夏有肉刑孝經緯援神契亦曰三王肉刑毀
經者特不學耳刑法志又曰世俗之爲說者曰爲治古

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
矣曰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
刑矣曰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
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
又曰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
衣者哉信乎作史者非通識大儒不能豈腐生謬稱仁
人之言者所能及哉

伊訓正辭第十四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四

伊訓

十

十二册

大甲正辭第十五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王鳴盛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詰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大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卽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鹵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詰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鹵見或爲敗邑或爲子據鄭注尹吉卽尹詰卽咸有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一

十二册

壹德則先見鹵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大甲何則上引大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大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擗捨遂援入之又此一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閒作僞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光耀案尙書并無尹告篇名咸有壹德爲伊尹告王之言名尹告大甲亦伊尹告王之言何獨不得名尹告鄭

未見眞逸書見前引尹告者有咸有壹德四字故據書敘以爲咸有壹德并注曰今亡後引尹告者其文無可推尋不敢斷爲何篇故但望文解之曰亦尹詰也然則緇衣篇連引大甲文何以忽稱大甲忽稱尹告古人引書不拘定篇名如墨子引皇矣之詩同一文前曰皇矣後曰大夏尤足破此大甲尹告雜稱之疑卽以禮記論之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驩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無逸文又見論語引書曰史記魯世家載無逸同一篇之文何以不引作無逸忽曰書忽曰高宗書乃大名原可統稱何以名無逸爲高宗況尙書并無高宗篇名此豈非禮記引書雜稱篇名之證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二

十二册

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驩係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不知鄭依文爲解本無左驗果爲殷逸書鄭何以不注曰逸書況無逸明載此文乃遠引殷逸書吾恐又開毀禮記者一大隙卽如所云可見同一文而散見諸書者有矣烏得執文同篇名不同者毀經不獨此也大學以堯典爲帝典表記引詩或曰國風曰大雅曰小雅或統稱以詩又其證也孔傳解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爲身先見夏君臣作己身之先解與禮記鄭注解作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者不同安得云全同國語魯語忠信爲周詩周爰咨諏毛傳卽取爲訓皆在鄭前何待

竊取鄭注況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孔注已明有此訓此經孔傳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與禮記鄭注辭有詳略義正大同又以爲異毀經者顛倒是非每如此光耀又案鄭注天當爲先誠得經字然旅焚破葵爲豪大開毀經之端今且謂五子之歌爲五子往戈地或更謂往過勢必盡改經字漢志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美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范書徐防傳防上疏曰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曰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

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曰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曰成俗皆今世學者之藥石也閭若璩曰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爲譏鼎之銘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不通亦大不曉事矣光耀案此言湯不敢寬逸以警勸大甲昧爽丕顯未明求衣之意言起之早坐以待旦日出視朝之意言欲行

之速未明時卽大明其德待日出而行之兩句意自貫注聖人勵精圖治之心何嘗一息有閒昧爽去旦雖無幾時究何止一息此中不大有斷續乎趙盾賢大夫也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卽此假寐之一息便涉倦怠知湯待旦中尙有多少工夫然則昧爽丕顯可以見聖學之勤坐以待旦可以見聖學之密左傳昧旦丕顯不作爽李尤集漏刻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潘安仁藉田賦晉書潘岳從子尼傳乘輿箴用此文皆作旦若璩誤作爽吾恐不學之徒尊奉若璩且據以改左傳矣閭若璩曰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爲王孔傳曰湯孫大甲也至蔡氏集傳出始定祖甲非大甲則不義爲

王之非大甲事也明甚高宗彤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至金氏前編出始定爲祖庚時釋高宗廟則典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也明甚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大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

光耀案孟子萬章篇言大甲於桐處仁遷義其後始遷義其先不義明甚無逸篇之不義爲王卽不作大甲解大甲篇自本大甲之實言之何所不可隱元年左傳鄭莊公言共叔段多行不義可得謂無逸之不義本左傳乎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是殷

人尙鬼乃其國俗故盤庚特以從享先王歆其在位又以先后降罪懼之黷于祭祀之弊何必定在何王傳說因俗爲規卽典祀無豐于昵非爲高宗言說命自爲高宗言何所不可況不義爲王非鄭玄所解之帝甲有國語周語史記殷本紀可證高宗彤日爲高宗祭成湯有書敘尙書大傳史記殷本紀漢書杜欽傳可證年代久遠經義闕深吾不敢信其必是也然猶近古若更在千歲後以拘辭碎義斷之果可信乎

王鳴盛曰如僞書及傳則是湯崩大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五

十二册

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碁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大甲旣立三年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帝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大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大甲旣立不明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旣之爲言可賅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畧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謬也孟子大甲顛覆湯之

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之類要其爲六年則同

光耀案此說盜閭若據謬託孟子史記以毀經唯若據并毀序謂此依傍爲之爲異耳其實并未略玩經文從孔傳可不從孔傳亦可何傷于經大甲三篇乃大甲歸亳後伊尹述始以戒終上篇敘所以放及放而改悔之事中篇敘歸亳之事下篇敘申誥之事及己功成欲退之意猶洛誥周公歸政後欲遂明農是篇義無可毀上篇首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云云是諫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六

十二册

伊訓肆命徂后不聽繼以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云云是作書諫又不聽又爲此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云云是數諫不聽始放非一諫不聽卽放也篇末曰克終厥德言王卒能改悔終此一一篇之義伊尹諫王于未放以前見本經已至四五其朝夕納誨史不及備載者不知凡幾豈僅如毀經者所云至再至三乎中篇首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三祀十有二月朔者作徂桐宮後之三年是月解從孟子史記不從孔傳何所不可然則歸亳之月何以符三年二十六月服闋之期適逢其時又何足怪且惟三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伊訓

別爲一篇安得執兩篇各不相蒙之紀年以計月數卽大甲篇有元祀字尙可以孟子史記兩稱三年之例解之此不過中間少稱一三祀耳亦卽鳴盛謂書敘古文簡畧省首三年字之例況大甲篇并無元祀字然則冕服奉歸何以符免喪吉服之事魯昭公孫于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況伊尹奉嗣王歸卽位卽位尤宜盛服何獨免喪宜盛服乎上篇言居憂者非必居喪謂居桐宮能自憂卽孟子所謂大甲悔過自怨自艾克終允德卽孟子所謂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又何不可卽作居喪解于義亦通禮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徂桐宮後或更講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七

十二册

明喪禮或追念先王而心喪皆未可知

閻若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閏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大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又曰僞作者非以是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大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年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旣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

之制上擬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

光耀案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諸經言喪義者此篇最明備蓋古者居喪不得與人事大功廢業三年之喪何所不廢二十五月方交三年服畢所以重人事先王制禮之本義也若夫哀痛思慕則終身之故曰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爲二十七月之說者過乎禮不失爲情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八

十二册

厚所過亦無幾時廢事亦無幾亦萬世不易之法況禮從宜使從俗此于人心宜爲俗亦久故經傳兼載之其實喪禮之本在不忌親遠禮短喪固不孝行服二十餘年而生子冢中者又焉得爲孝今不推明其本徒執多少一月爲毀端然則本稱三年喪何所迫不行三十六月之服虞書論語皆以三載三年爲言并未言可二十七月而畢吾恐後人毀經又據應劭三十六月之說并斥二十七月者僞矣尊鄭氏可也謂王肅鑿空則厚誣檀弓上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矣又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

樂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是載在禮記者不止三年問再言二十五月閏二年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篇全載三年問作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服篇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葢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稱葢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四時篇亦引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時則訓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九

十二册

飾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太平御覽禮儀部喪紀下引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緣喪絕情隸釋熹平六年立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纓杖釋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建安十年造巴郡太守樊敏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此皆肅以前說何以未聞然誣孔誣肅爲其言二十五月奈何并無明文之經亦誣之

閻若璩曰晚出書所載大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大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做洛誥臣之失緣誤做緇衣

光耀案禮記學記曰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

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呂氏春秋勸學紀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其祖師之其孫不師之乎稽首尊師也三代下臣道日卑幾無復廉恥大甲能下禮其臣美德也乃爲毀端乎且洛誥今文也成王可稽首周公大甲何不可稽首伊尹書傳載稽首其臣者多矣且皆賢智之君逸周書祭公解王拜手稽首黨言管子戒篇載桓公于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聽而視加明莊子在宥篇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徐無鬼篇載黃帝于牧馬童子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黃帝內經素問玉機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十

十二册

真藏論載皇帝于岐伯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家語屈節解載子貢說越王句踐句踐頓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說句踐句踐頓首再拜越絕書內傳陳成恆篇句踐稽首再拜又曰越王句踐稽首再拜半子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太平御覽天部霧引黃帝元女戰法載黃帝于元女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皇王部炎帝神農氏引神農本草神農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凡言天子諸侯稽首于人者舉不足信乎呂氏春秋本味覽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畢沅曰以其生
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然則伊尹乃其始生之
名非字也謂伊尹名摯者自是傳聞異辭故史記殷本
紀又曰伊尹名阿衡然則書敘伊尹去亳適夏傳伊尹
字氏子國明以尹爲字則奈何不知古人名字通稱周
禮轉人注鯁魚字謂名爲字此其證也安得遽以毀孔
況殷尙質稱字君前何足怪

郝敬曰孟子引天作孽四語眞伊尹訓辭今若爲大
甲語是以被放爲孽以歸亳爲這辭旨淺陋

光耀案孟子引此書再見皆作大甲曰大甲雖篇名亦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十二册

正以此語出大甲口中乃誣爲伊尹訓辭是并孟子引
大甲曰三字不顧矣又此四語正見大甲戒慎恐懼之
心防將來之自作孽也所指自廣乃誣以歸亳爲這是
自作孽可這矣不大背經義乎

閻若璩引王充耘曰蔡仲之命一段絕與大甲篇相
出入言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
善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
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維終之說吾意古文
只是出于一手掇拾傳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光耀案古今止此義理六藝之多因事立言可異也理

義何異乎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敷納以言明
庶以功車服以庸舜典柔遠能邇又見顧命文侯之命
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見益稷益稷帝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君奭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甘誓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
汝湯誓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微子若涉大水大誥若涉淵水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十二册

君奭若游大川皆今文也而犯複如此謂今文亦出一
手掇拾傳會而不覺可乎

惠棟曰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大甲乃曰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此眞西山之言也

嗚呼偽書安可據哉

光耀案謂唐虞時未有誠字大甲篇始見爲僞者豈以
伊尹前無此理伊尹不能見及此理而言之伊尹前未
造此字乎字書最古可信者莫若說文說文有此字惡
知倉頡以來無此字文十八年左傳太史克稱八愷曰
明允篤誠此正謂唐虞時人克非見唐虞時記載言此
惡從而知又豈左氏誤述字不見唐虞書卽謂僞造中

字見大禹謨者必斥爲僞見論語引堯曰者豈亦孔子僞造真德秀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棟見堯典有敬字仲虺之誥有仁字故刪改以便毀端王鳴盛曰愚謂誠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真氏蓋謂三字並言始見此非謂三字單出亦始此乃謂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是并堯典皋陶謨敬字故沒之舜典惟明克允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非誠而何寬而栗剛而無傲及皋陶謨安民則惠非言仁而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非言文王之敬而何泰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三

十二冊

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非武王言仁足貴而何大誥曰天棐忱辭又曰越天棐忱此非周公言誠足貴而何文武周公之言行何一不在敬仁誠中奈何曰引而未發如以三者發揮透暢爲僞皋陶謨九德洪範九疇豈不更甚先儒所謂堯舜禹之正傳也乃亦毀之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梅鷟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以陟代行則不可書汝陟帝位詩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義此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注腳乎

惠棟引閻若璩曰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口以訓長君非也又云仍棟引若璩之言禮記作一有元良改爲一人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王鳴盛盜此說亦有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十七字

光耀案毀經者不讀文王世子鄭注乎上文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鄭注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惡知此非大甲篇訓天子語而訓世子者取以成說是并讀鄭注不能旁通又謂稱世子者不可訓長君上文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然則對長君言皆不可稱禮樂矣成王自稱冲子小子謙也周公召公稱王亦曰冲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五

大甲

四

十二冊

子孺子召公訓王且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喻天子爲初生小兒吾恐後人又毀今文誤讀郭璞注尤可怪爾雅釋詁元良首也郭注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狄人歸先軫之元爲句約引僖三十三年左傳文所以解元之爲首良未聞爲句言未聞良字爲首義郭此注非煩亂難讀左傳非僻書何以誤讀元良未聞四字爲句毀經者每如此荒謬廣雅釋詁元良長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長與首義同此爾雅良訓首之證

大甲正辭第十五

古文尙書正辭

咸有一德正辭第十六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問若璩引姚際恆論將告歸曰此既造爲復政因造爲告歸下又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大甲歸後伊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君奭曰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尹奉大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

光耀案此劫正義毀經不顧更有下文正義引君奭左傳此文曰則伊尹又相大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大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正義已明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一

十二册

辨尙何多言且今嗣王新服厥命者謂今嗣王新服行王命或服膺天命對前時王未歸毫伊尹攝政言何得爲伊尹遂歸之確證卽遂歸又豈不可復使出猶周公既留而史記敘周公沒時在豐尙書大傳金縢說作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是周公竟又歸老經文載事簡略其可攷者幾何

問若璩引姚際恆論咸有一德曰疑史臣所記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陳戒于大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矜功伐善且事其孫而追述與祖爲一德得毋鞅鞅非少主臣乎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于成湯朝爲失序譌一經而譌及他經又

譌及諸史可慨也

光耀案言湯有純一之德以享天心受天命則大甲宜自求純一之德繼湯言尹躬亦有純一之德輔湯則大甲亦宜求一德之臣自輔所以訓大甲者何等深切古人君臣之閒何等至誠謬爲謙讓失啟誘嗣君之大義豈湯所以望尹尹所以事大甲者乎際恆不能言湯尹無一德乃謂尹不宜以稱述大甲前後世庸臣不敢盡所以誨君之道雖顧惜祿利而然其胸中亦必有此議論虞書題篇正義引鄭注書敘汨作九共等逸書二十四篇目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是咸有一德在伊訓大甲三篇下說命三篇上鄭明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二

十二册

以此爲大甲時書汨作九共等逸書二十四篇雖僞書其次第自本百篇之序史遷博采異聞歧誤固所不免安得執以毀經

光耀又案問若璩曰姚際恆論咸有一德曰篇中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句末用一字者四句末用一德字者四其句內所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此殆學語者所爲耳又按留青日札曰尙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論惟五月丁亥起共惟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他不同余謂此今文也正可與上古文疊用字者參觀

王鳴盛曰呂覽論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篇語也作偽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而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鈞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祧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于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祧有契及四親至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三

十二冊

矣此不易之論也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此偽書及傳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强立祖矣祖且不必强立況强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武據韋玄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悉取以回護偽傳但禮

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夏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亦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應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衛侯元有兄縶不良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庚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間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四

十二冊

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謂此爲有虞氏詩三百篇乃僞作可乎求人論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序及箋謂因公子突篡國而作子產去其時尚遠謂此爲子產詩序箋乃僞作可乎七與五德與怪形近惡知非呂覽傳寫之誤且呂覽引逸詩書辭意同諸書而名不同者多矣慎大覽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高誘注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與詩小旻合止小旻若作如權勸覽詩云唯則定國僖九年左傳引此語在兩詩曰上未以爲詩也適威覽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高誘注周書周公所作與泰誓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合行論

覽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與老子及戰國策引周書語意近原亂論故詩曰毋過亂門昭十九年左傳子產引此語作諺曰以此例之惡知論大覽引商書非逸商書別見者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呂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呂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呂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呂七廟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五

十二冊

者呂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呂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呂行爲謚而已云云此鄭玄說禮所本玄成傳又載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呂下降殺呂下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大甲爲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呂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呂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呂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末宜毀呂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呂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六

十二冊

德固呂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此王肅說禮所本班彪曰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馬融亦同劉氏之說肅議禮必反鄭豈劉歆班彪馬融皆鄭以前人亦好反鄭是鄭前多有爲七廟之說者韋氏說有大謬者必受命始封之君始得親盡不毀始祖猶不爲立廟是重視得天下輕其祖之所自出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以爲務本始祖者人之本乃不爲立廟聖人制禮豈出此乎鳴盛謂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則受命王從何來侯景自謂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爹名標猶託稱侯

霸爲始祖明太祖不能知高曾以上實錄猶託稱顓頊爲始祖漢魏以來得天下者每遠託聖賢爲始祖孰則無始祖廟況三代王者誰不知始祖鳴盛又謂諸書言七廟者皆周儒筆專指周制然則禮記月令非夏制乎大戴禮夏小正又孰傳之墨子何以詳夏制秦以前書言古昔先王不專指周者何可勝數正義引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謂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以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此擬誠謬戾太子悼皇考廟兩統貳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七

十二冊

父達於禮制當時已有定議受人之天下烏得顧私親亂祖統誠欲自主私親之祭卽不得受人之天下吾以爲漢光武昭烈乃足當此庶子王立四親廟肅魏臣何敢正論故正義又申之曰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得經旨鳴盛謂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欲伸鄭注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之說耳非知禮意也其實元之高曾祖考卽縶之高曾祖考四親廟并無異禮經何必申明或曰經此言恐後人疑支子不祭而發不知此乃言臣庶之祭何與王者立廟大典況縶既以疾廢元入繼大宗何所疑不立四廟嗚呼孔子言禮尙惜無微孟子周人莫詳周制劉歆班彪亦謂

不可以虛說而偏定之今人才德不及孔孟博學通識又不及劉班諸儒生數千年後言三代上禮執一家之說不度情理之正徒自欺耳

王鳴盛曰惟御覽引尙書逸篇與此合逸篇見新唐書藝文志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齊梁閒好事所爲假託徐邈注以自重者

光耀案隋書經籍志載尙書逸篇二卷敘錄曰又有尙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末蓋指此二卷又載古文尙書音一卷徐邈撰蓋卽釋文集韻六經正誤等書所采徐氏音晉書徐邈傳曰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誤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八

十二冊

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則尙書音其一也隋志又載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率徐邈撰又是其一隋志所載尙書逸篇二卷齊梁閒始出在晉出古文外別爲一書猶汲冢逸周書之類徐邈音訓乃真古文非齊梁閒始出之逸篇新唐書藝文志載徐邈注逸書三卷是誤合尙書逸篇二卷古文尙書音一卷爲一又曰伏勝注大傳三卷大傳伏勝書注者乃鄭立此唐志載書鹵莽之證鳴盛因御覽禮儀部宗廟引尙書逸篇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真古文合恐學者執證真古文遂謂唐志載徐邈注逸書爲齊梁閒人假託其說蓋盜闖若璩不知御覽此條實誤真古文爲齊梁閒出逸篇不觀

此條下引注乎注曰天子七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卽孔傳其正文卽眞古文何疑麟介部魚上引尙書益稷曰暨鳥獸魚鼈咸若注曰微物咸順也此正文及注本伊訓篇御覽誤爲益稷篇是御覽誤引篇名之謬然則何以知御覽此條非稱眞古文爲逸篇蓋眞古文唐以來統名尙書安得至宋更稱逸書御覽引尙書處或稱尙書或稱書或更系以篇名本無定例稱眞古文爲逸書亦無此例況御覽載所引經史圖書綱目尙書及逸書各列一目故引仲虺之誥五子之歌大禹謨大甲君陳等文皆各舉篇名不云逸書逸篇御覽引齊梁閒出逸書凡二條地部淵引尙書逸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九

十二冊

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禮儀部社稷引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此皆引隋志所云二卷者漢書律曆志引帝系曰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白虎通社稷篇引尙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是御覽所引在漢時已見此說見白虎通及漢志者惡知非汲冢周書等逸文或且引以說尙書也不與己合輒斥爲僞可乎毛大可閻若璩皆不察唐志及御覽此條之誤何況鳴盛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倣

國語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禮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大甲之口矣

光耀案此又以後世作文之俗法毀經不知古人行文無乎不可今人溺俗學不喻也上句后非民罔使其勉君不待言下句民非后罔事言君人者宜益修德勿使民失所事所謂無主乃亂也其意仍是勉君何不可出伊尹對大甲口中大都聖賢立言不拘一人不拘一果能善自體悟無往不切近身心國語晉語郭偃曰商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六

咸有一德

十

十二冊

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噉噉之德不足就也不可矜而祇取憂也噉噉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知古人爲文先正後喻無乎不可潘尼集乘輿箴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皆是也

咸有一德正辭第十六

古文尙書正辭

說命正辭第十七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王鳴盛曰國語楚語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敢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叡廣也其知之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一

十二册

疚也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僞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僞孔傳中如陰爲默稟爲受令爲命類爲善茲爲此霖爲三日雨敢爲開其訓詁亦多雙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

光耀案尙書大傳既有說命說安知無說命本經佚文惜張生歐陽生失載或後人傳本脫爛耳鳴盛謂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無此文果生及漢初見伏生大傳中說命佚文與此異乎惡知此文必非伏生所見秦以前尙書楚語武丁於是作書下韋氏解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者統此段全文爲言謂此乃書說命篇文非特指武丁作書言武丁此書止三語并無及傳說之言賈唐何至舍下文命傳說之言僅以此三語爲說命鳴盛又益韋氏過謂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經然則金縢篇金縢字篇中始見豈前一段文不得稱金縢召誥篇召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二

十二册

公未告王以前豈敘述營洛王及周公事一段文不得稱召誥詩雨無正及酌賚般等篇篇中并無此語句豈皆僞賈侍中在韋前白餘年或及見說命佚文故知白公所引爲說命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略同楚語或本楚語或東漢人亦及見說命佚文皆未可知故唐君從賈說韋氏既不見說命佚文又不見真古文無怪駁賈唐至謂某文某解襲某無賴之故智不足辨光耀又案郝敬曰三年不言謂居喪三年不親政不發號孔子云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謂非箝口不發聲也今云既免喪不言羣臣彊諫終不言但作書告自謂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代言則迂誕甚矣是并國語楚

語未讀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無逸篇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說命上則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以爲相表裏矣不知無逸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又是喚起下句言乃雍今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竟無著落語氣不完

光耀案其字指高宗惟語辭言既免喪高宗尙弗言或以惟訓獨亦可言既免喪可言矣高宗獨弗言何以其惟二字無著落何以語氣不完無逸其惟不言句正周公引說命文爲言上文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乃或二字引端之辭下文言乃雍者推解之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三

十二冊

惠棟引顧炎武曰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名注曰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傳說庸築乎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

光耀案史記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漢書賈誼傳服賦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己相呂氏春秋求人論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言殷王武

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于傳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應璩集與人書傳說棄版築而爲殷相傳說爲殷相見秦漢人說如此說苑君道篇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此亦見高宗時有相名定元年左傳薛宰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萬章篇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書敘伊尹相湯伐桀又曰伊陟相大戊湯大戊時有相其子孫朝乃不得有相乎毀經者既見外傳何以不知有內傳況左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四

十二冊

魯史克言舜舉十六相孟子亦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管子言黃帝得六相毀經者坐拘陋耳且四岳百揆二典前更見何書卽有其書安知不又以爲勦襲也光耀又案鄭瑗井觀瑣言曰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奧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卻艱深何也是并不知若跣弗視地等文見語楚語潛夫論五德志篇引說命謂己有天命等文見墨子非命下篇引泰誓郝敬亦謂謂己有天命等語庸

淺又曰若藥不瞑眩二語古雅孟子引之若跣弗視地
二語卽不倫實皆祖述王充耘充耘曰若跣弗視地厥
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語不倫亦不相對
直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語是傳會郝敬尙書辨解
首載讀書三十餘條直以文辭論斷經之眞僞一若眞
知此事者今一徵實乃如此非妄人乎

王鳴盛謂說命下篇首一段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奭
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成而疵謬甚多汲
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此
書雖亦係晉初束皙等僞撰而此條則尙屬可信故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五

十二册

白公子張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
也自河徂亳入卽位也今僞書乃以爲學後居河與
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予
棄句皆白公子張之言竝非書詞細玩原文自明

光耀案古人之文有簡順者有繁複者有錯縱者有倒
文見義者執一以求是以辭害志也白小子舊學于甘
盤謂入宅于河就學既乃遜于荒野謂既學復習稼穡
之艱難野亦河地第三句始言入宅于河倒文見義曰
遜曰入曰宅未嘗遷地錯縱爲文不嫌繁複毋逸所謂
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者非謂太子一人孤往
與小人雜作必有師傅教導之其師傅非甘盤而何就

甘盤學卽就甘盤習知稼穡之艱難始終在河地義何
所不通卽不作此解或傳聞異辭又何足怪謂楚語自
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句皆白公子張之
言竝非書辭則且節解大略昔殷武丁至厥足用傷此
白公約引書說命若武丁之神明也至又恐其荒失遺
忘此白公出己說以斷論故使朝夕規誨箴諫至無余
棄也此白公又引書文以終其義今君或者至不亦難

乎此又白公出己說以諫古人引他人言雜以己說如
孟子引陽貨欲見孔子一節其大例也如鳴盛所云自
河徂亳一句爲白公語上文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
神明以入于河三句皆白公語非書辭乎皆非書辭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六

十二册

經入宅于河句乃臆造矣然鳴盛既藉竹書紀年此條
毀經故不得不以此條爲可信以此條可信則此條有
居于河句何得謂經此句爲臆造故止謂自河徂亳一
句非書辭然則非上下皆書辭中間參自公一語乎是
又引他人言參以己說之證其實以入于河自河徂亳
句何能截斷楚語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棄也明作引書之辭何得指爲白公語況潛夫論五
德志篇引此亦以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
棄相連屬爲文豈王符之書亦僞作乎

光耀又案宋史儒林孫奭傳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
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

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今人乃羣然毀之不可歎乎

說命正辭第十七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七

說命

七

十二册

泰誓正辭第十八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子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書年書月書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一

十三册

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爲春秋猶春秋不可爲書今晚出太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史例耶子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又曰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冢竹書紀年此書今不傳傳者贗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及考魏世家裴駢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紀年體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

十月盡從而整覈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襲之不知此言春者果偽造堯典何以言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逸周書文傳解何以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嘗麥解何以曰維四年孟夏況春秋雖孔子所定定者褒貶因書時名春秋則魯史之舊他國史亦多名春秋隋書李德林傳重答魏收書曰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周之諸侯所爲史其必準王朝史例可知也凡文體例前人每略後人每詳周初史書時特不如春秋密耳安得執唐人泥解毀經吾恐毀康誥等篇則又謂哉生魄之類前無例也至引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二

十三册

史記集解謂紀年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不知春秋桓四年七年皆脫書秋冬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有年月日而無時定十有四年城葛父及霄杜預注此年無冬史闕文春秋有脫文安知紀年非脫文何得執此一處旁引之文斷全書之體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孟子正義引作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漢書高祖紀注引作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字數不盡同今本正作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有夏字知旁引者乃隨意刪去況紀年不書時自有數處貞定王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莢執次鹿郢立安王二十六年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三

十三册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皆書月不書時何必遠求諸他書所引若璩雖毀紀年爲贗本實并紀年末讀過紀年明以來非難得之書若璩何以未見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十月上不書冬正月上不書春四月上不書夏七月上不書秋三年亦不書時文帝元年四月上不書夏二年五月上不書夏九月上不書秋十五年九月上不書秋之類是皆有事不書時高祖九年不書秋十年不書春此類甚多亦失春秋無事必書時之例安得如若璩所謂盡從而整覈其體朱子答林擇之曰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明據泰誓敘武成何以不見泰誓春字若璩易其辭以毀狡矣哉光耀又案崔述曰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尙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子時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此又稗販朱聞說宗儉曰定七年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逆王己巳王入于王城杜注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長歷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十五年秋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克葬辛巳葬定姒杜注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公羊穀梁經同然則此例正見春秋經傳中光耀有子宗儉九歲能諷

八經通大義尋求百家助吾誤正辭黃陂邱荷塘簡直先生邱瑞龍子共吾處約無寒暑蚤夜爲吾寫正辭草三年不倦

王鳴盛曰文王改元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晚晉僞古文惟以七年作九年爲異其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殷與鄭同但大誓上篇敘十一年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年滅紂今僞書略去觀兵發首卽云十有三年則非也

光耀案詩文王序正義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晉

四

十三册

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尙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事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晉

五

十三册

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之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大夷伐耆伐邠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尙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云云此正義最平實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是竹書亦作受命九年崩今且不據他說何以劉歆班固賈逵馬融亦主九年說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九年文王崩武王卽位至十三年克殷正五年作七年崩烏能通文王崩年必不可定闕疑可也乃闢一切鄭前說毀經誰則信之秦晉敘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秦誓三篇明言秦誓三篇一月戊午渡河後作不言十有一年觀兵有秦誓伏生秦誓中觀兵一篇顯與敘背史記周本紀用觀兵時白魚赤烏等文不稱秦誓下文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怠武王乃作秦誓渡河後所作

始稱泰誓是史記雖用伏生泰誓之文仍不稱觀兵一篇爲泰誓與紂背也正義辨伏生泰誓曰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是正義方以觀兵一篇議伏生泰誓之非鳴盛乃以眞古文爲少觀兵一篇爲非黨同妒眞殆不足辨

問若璩曰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於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六

十三册

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閒名漸譌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豕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又曰孟津之漸謫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

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之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亦何所不至予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作忽認南爲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光耀案胡渭亦據若璩此說王鳴盛盜之而沒其名然皆不能誣經并不能毀傳敘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孔傳渡津乃作正義曰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七

十三册

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謂三篇皆渡津乃作傳正義皆無解孟津在河南之辭吾尤以爲經文上篇并無未渡津之辭如史記云總爾眾庶與爾舟楫盤庚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中篇言王次于河朔未言王渡于河朔次者止舍之名傳正義已有明訓中篇言次則上篇僅得云未次安得云未渡曰十三年春曰戊午者古人錯縱行文并無義例若必泥解則史記載此事曰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豈所謂東伐紂者非是年是月事乎十三年作十一年十一月作十二月史記傳聞異辭無足怪正義但

曰上篇末次作中篇既次作因經爲訓誰能駁也毀經者解史記師畢渡盟津曰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中間加河字至字解武成師逾孟津曰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逾與渡有何別加河字至字師逾孟津句中曰師逾河至孟津何不可敘亦作師渡孟津一類之文何獨強爲誣辭況津者所渡水孟水旁地地南北有異名水豈亦中分各屬一地有異名乎然則以北岸名者此水以南岸名者亦此水經言逾孟津者逾此水非言逾孟者過北岸之地也毀經者於津字尙未細玩禹貢傳所謂在洛北者與此篇傳亦不矛盾蓋河亦在洛陽北近言之固指河南統言之卽河北豈非洛北可得云洛東洛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八

十三冊

西洛南耶傳必言洛北者須言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之由耳張衡東京賦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薛綜注引尙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用孔傳其實周漢及魏晉或謂孟津在河南在河北或指河水言無定稱猶雲夢江南北皆可稱戰國策秦五謂秦王曰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惠王也是時周都洛陽所謂朝天子於孟津者非指河南而何詩思文正義引尙書泰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俎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

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渙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或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鄭注伏書泰誓如此尙書大傳周傳泰誓說引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九

十三冊

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俎以燎羣公咸曰休哉蓋本伏書泰誓尙書中候史記周本紀略同未升舟以前言至盟津之上非指明津在河南而何論衡是應篇師尙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光太平御覽引光誤兕史記亦誤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旌號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尙父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未渡以前言到孟津之上非指孟津在河南而何班蘭臺集游居賦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尙甫

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喜鳥魚之瑞命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略曰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吳書魏文帝集孟津詩起二句云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末二句云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水經河水注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此皆謂孟津在河南中候及伏生史遷正說此經義然則子國在西漢時卽解孟津在河南何不可後漢書袁紹傳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浮渙乃冀州牧韓馥將所拒守者自宜在河北魏書武帝紀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十

十三册

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文帝紀注引典論帝自敘曰亮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賈逵傳注引魏略楊沛傳曰十六年焉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耶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耶遂使人捧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隱十一年左傳杜預注盟今盟津屬河內是漢季及魏晉閒人又

以孟津在河北六韜太公曰師渡孟津六萬仰流尚書中候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也淮南子覽冥訓武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論衡感虛篇略同後漢書朱浮傳浮責彭寵書曰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馬融傳廣成頌曰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皇甫嵩傳閭忠干說嵩曰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袁紹傳上書曰飲馬孟津歃血漳河魏書杜畿傳詔曰故尚書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鍾會傳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御覽皇王部後漢世祖光武皇帝引東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十

十三册

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偏霸部前秦苻健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於是盡眾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水經河水注引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又引魏土地記曰南臨孟津河又引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是周及兩漢魏晉又以孟津爲河水名黃河名孟津處此外更有二其一伽藍記言漢盤陀國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白沙勒是也其一水經河水注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又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

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是也皆非指洛陽北渡處大抵其初孟地所在南北必有定處及其既久遠孰知其方或孟初非地名如所云因武王盟誓遂以名津或因津名名津旁地或更別有取義不可知也天算輿地之學及攷三代上名物制度何嘗無是處執井蛙醯雞之見謂必如此徒自欺耳

光耀又案甄先生福松謂余經孟津實言河南以上下文例之而知也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皆取河南地爲言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皆取河北地爲言華陰底柱洛汭既河南地孟津何獨非河南地底柱雖在河中然卽陝州三門山河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主

十三冊

南地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底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河南府陝州三門山在州砥柱上流百餘步禹導河鑿以通流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河自華陰其性偏南自大伾偏北禹順其性治之禹貢卽順其性載之示後人導河之方未有明于此者毀經者又何知先生黃岡生員年且六十沈摯善思討論疑義未嘗不快然以解也

光耀又案梅鷟曰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其曰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卽天地萬物父

母一句之所從出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卽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帝非人不立卽豈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帝不靈卽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葺逸書見陶疏下文有云目不視鳴條之師耳不聞檀車之聲遂攘此而點化成文古文尙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范曄實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曄之蹈襲明甚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鷟如毀之不皆以爲蹈襲劉陶疏乎然并不知范蔚宗乃劉宋人在東晉後其他又何足辨鷟又指孔臧爲安國後人不知臧乃安國從兄又謂先漢孔安國見寬及杜賈馬鄭所傳古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主

十三冊

同一張霸所作者不知安國武帝時人霸成帝時人鷟不足言而孫星衍顧千里刊布其書竟亦不察何也閻若璩曰族刑自秦文公二十年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又曰考之詩世官殆起自幽王世乎以受實官人以世吾無徵焉爾

光耀案郝敬曰三代以前無夷族之刑罪人以族自秦始耳若璩蓋本此不知史記殷本紀言紂殺九侯女而醢九侯皆非罪也而殺之非罪人以族乎秦本紀言蜚

廉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荀子成相篇亦曰世之災
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皆惡人也而用之非官人以
世乎淮南子言紂戮殺無止新序言紂刑戮無辜列女
傳言妲己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
然則紂之賞罰何以常理測孟子稱文王治岐有曰
罪人不孥使紂無族刑則文王之不孥何足異湯誓爾
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墨子號令篇其以城
爲外謀者三族大戴禮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
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
下史記酷吏楊僕傳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西

十三册

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自爲所稱古者宜遠統周
秦以上言然則族刑之設其來已久紂之惡在不當其
罪耳果能世賢則皋陶伯益伊尹伊陟巫咸巫賢祖己
祖伊繼用不爲過也果大逆則盤庚所謂我乃則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亦不爲過也假託仁人
之言謂紂必無族刑豈真爲紂解乎欲曲證經之僞耳
王鳴盛論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曰
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敵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
之戎遂觀兵于周疆觀政卽觀兵也但泰誓上篇言
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僞書二篇皆十三年滅紂時

事十一年觀兵只此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光耀案觀政者觀人之善惡觀兵者觀我之強弱蔡沈
集傳觀政猶伊訓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
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者誤矣此
論甚正先王耀德不觀兵奈何以誣武王伏生泰誓觀
兵之說或史臣及當時儒者夸耀之辭武王止言觀政
正見聖人重德不重武之心楚伐隨所謂觀政者詭辭
耳鳴盛謂觀政卽觀兵且若視觀兵二字爲盛德事橫
誣以出于武王之口是豈知義理者之言乎且伏生泰
誓上篇言觀兵時事乃謙己勗眾得祥瑞及還師之言
似有耀武之辭史記周本紀可攷也正義曰上篇言觀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五

十三册

兵時事觀兵時事如白魚赤鳥之類皆是轉無真泰誓
中我武維揚等語鳴盛謂觀兵止此在武王口中一露
殊非其意若謂觀兵之辭爲不多者是并伏生泰誓略
未究心

閻若璩曰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
皆書詞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
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
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
末二句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
志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
孟子引之乎又曰改降爲佑意覺索然若直不省作

僞者是何心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岐注此七句曰書尙書逸篇也言生下民爲作君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也是自漢以來卽以此七句爲書辭若璩獨以此七句無一毫見勇必闢入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二句乃見武而證以上此文王之勇也與下此武王之勇也爲一例則滕文公問爲國章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加斷語此字上謂惟助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六

十三册

爲有公田句本詩辭今詩乃作僞者刪去可乎豈趙岐誤分節段亦黨僞古文此七句中正見武王勇于安天下又謂改降爲佑意便索然然則此章引詩云以遏徂莒詩作以按徂旅又孰索然

閻若璩曰姚氏好以左氏駁古文與余同其論同力度德二句引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義本襄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賀賀不察襲左此語於弘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大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耶但左氏

之書豈能掩人不見而天下萬世人日讀左氏之書卒亦無釐訂及此者何也杜預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四句另置於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七

十三册

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止多引管子淮南子二條毀經者正坐讀左氏傳不通耳僖九年左傳公孫枝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呂氏春秋權勳覽赤章曼枝諫內繇君曰詩云唯則定國是公孫枝所聞唯則定國者亦詩語際恆謂豈有同德度義爲泰誓辭而下接以泰誓曰則此唯則定國乃詩語何下接以詩曰定九年左傳君子謂鄭駟歟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太

十三册

所笈豈靜女竿旄非詩何以于甘棠篇獨曰詩云際恆曰天下萬世人日讀左氏之書卒一無釐訂及此者何也吾亦曰毀經者日讀左氏之書卒亦無旁悟及此者何也妄一襄十一年左傳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居寵思危周官文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說命文文微不同古人引經多此類不足異商周兩代書尙可合引上中二篇文合引之又奚疑妄二左傳引泰誓上亦有離德句單言德下同心同德句兼言心如更毀左傳此又全不照應之證矣妄三際恆謂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同德度義不知引經籍節刪者多矣卽如鳴盛書上數條引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太

十三册

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左氏宣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中閒皆有節刪豈原文多者皆作僞者配合妄四同力度德者謂大小强弱之力同則有德者勝同德度義者謂平日大概其德同一時舉動或合義不合義則合義者勝喻紂眾叛者不可謂有力并無德無義何能敵周此之不解輒毀經妄五鳴盛又引管子法禁篇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曰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非武王之語并證以淮南子兵略訓曰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專而一千人同心得千人力萬人異心無一人用翫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而晚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亢

十三册

出書忽變作武王自語牴牾至此不知管子言武王者後人引尙書便稱耳非原文故與淮南子引亦不盡同卽鳴盛引淮南子此條亦有節刪遂謂牴牾可乎且一部尙書皆史臣所述故不無追稱之言如紂乃其諡作誓時紂未死此時武王口中何得便稱紂遂謂左傳管子淮南子引泰誓稱紂者僞造可乎昭二十四年左傳襄弘引泰誓曰余有亂臣十人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得因叔孫穆子引此語稱武王遂謂襄弘引乃僞造乎尙書凡誓史臣或篇首略敘其由或直載誓辭至終篇無復史臣語鳴盛所謂爲史臣語者置之篇首則非敘其由以後又無復置史臣語處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亢

十三册

是并一經體例未之知妄六光耀又案郝敬曰受有臣億萬因襲大雅文王之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詩蓋誦文王之功甚言商人之眾耳紂有三仁不能保埽境內之眾亦不能億萬有臣三千因襲孟子虎賁三千之語周家之眾何止三千都非實錄是并管子法禁篇淮南子兵略訓引泰誓未讀又曰謂己有天命及受有億兆夷人等語皆庸淺是并墨子非命下篇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泰誓未讀

間若據泰誓序疏引馬融書序疑僞泰誓于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泰誓五事皆未載而梅賾所獻古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因曰僞作古

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晚出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

光耀案此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之異文且經籍所見逸詩逸禮逸論語今不見本書者多矣卽此爲泰誓逸文又安得毀經吾尤怪若據笑王充耘不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二語出國語謂作僞者學儘博此又謂作僞者不能博極羣書若珠于仲虺之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謂僞作古文者嫌墨子所引與己不合易爲此辭又于伊訓制官刑謂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然則此人固見過墨子矣此所謂不能博極羣書者乃卽指遺墨子引語何得如此信口漫毀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辛

十三冊

光耀又案間若據曰墨子引泰誓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其爲古書辭信無可疑或者聞而疑之以爲果爾特與商君之法不告姦者殺告姦者與殺敵同賞等爾恐武王無是語余證以二條曰盤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酒誥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此等所立法較泰誓不尤甚矣乎或者無以難

間若據曰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縱上有文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光耀案武王旣興師伐紂君臣之義已絕復何所顧戀冀幸爲天下誅罪人此其時也奈何可失少一時失罪人不誅民卽多受一時之毒武王此時安得不爲民汲汲若據謂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是也無急欲救民之心又何以爲武王

顧炎武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夷齊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壬

十三冊

言謂武王揚夢以說眾者也又曰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光耀案旣知左傳有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之言何所迫不觀注正義注云外傳云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之辭正義曰外傳者國語引泰誓也今攷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氏解泰誓伐紂之誓也泰誓敘正義引馬融書序有曰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是馬融所見國語本與今本同不得謂因僞書竄入全祖望曰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以堅眾心則所自信

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眾願
亭林疑泰誓之爲偽有以也全祖望非毀經者然亦不
能無疑于泰誓惜亦不知見國語引泰誓

光耀又案炎武讀書不讀注每以致誤如山東攷古錄
辨泰山顛無字碑曰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
立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
上石立之泰山巔上不言刻石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
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
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不知祭祀志
注明引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
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十三册

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是武
帝此石明刻字炎武特未讀注耳藝文類聚地部石引
應劭漢官儀曰馬伯弟登泰山見石二枚其一武帝
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曰五車石其
一是紀號石刻文字紀功德立壇上然則武帝時無字
碑在山下不在山巔

王鳴盛曰論語釋文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
人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
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爲邑姜其實唐石
經論語尙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爲偽書所誤也
光耀案馬鄭文母解定非卽經無臣字文母外九人皆

臣降伍其母于九臣曰子有十人大逆不道莫甚焉安
得上誣聖人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經及疏此句皆有
臣字然近本得諸日本猶恐非何皇之舊三國志魏書
文帝紀注引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
子有亂臣十人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二載魏文帝論
伐吳詔二首此首亂下無臣字疑日本天瀑據石經初
刻校刪天瀑此刻書後曰其弟六百六十二卷多用則
天製字豈以武周時之本而傳焉與今皆以通行字更
寫之既改字體宜卽有校刪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載廙
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末云太祖甚善之是此表在黃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三

十三册

初前其時猶是漢徐幹中論亡國篇故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必漢時論語有臣字
諸文乃得引此臣字固見真古文梅賾未上經傳前鳴
盛謂石經論語無臣字誠然經此語凡四見唐石經尙
書論語昭二十四年左傳皆旁增臣字襄二十八年仍
脫未增諸經上石時何至全脫漏且左傳旁增之正行
亂十人三字皆磨去重勒者亂字處原是亂字十字處
原是臣字惟人字別是一行左半泐痕特大不可識所
原書必據以上石之本或無臣字誤書臣字故磨去原
書亂字亦必磨去者求石之迤平也後別有據故旁增
明是石經原無臣字石經尙書前勒孔紱每題篇第二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誓

十三册

行勒孔氏傳三字其經卽眞古文是古文或本無臣字旁增者必據漢以來論語及尙書善本以增輒咎古文何不詳攷惠棟謂論語臣字疑後世因晉世所出泰誓益之以劉原父爲臆說蓋鳴盛所本阮元校勘記馮登府唐石經攷異亦從此說皆不知唐石經卽眞古文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卽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朱子論語集注蔡沈尙書集傳從之然劉氏亦非臆說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六詔三十六赦宥六東晉成帝立皇后大赦詔是以周文稱有亂之盛大雅詠徵音之章明明武王之言而稱周文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誓

十三册

立皇后而引周武王此文明明指邑姜佐夫言且與大雅對稱則周文非指人言可知也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曰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所謁無諛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侯四教圖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仁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年方冲藐懷袖靡依所謂十亂者在先德韜光下閔予不祐上策文雖在其子東昏時此段文義實指佐夫明帝言北史齊后妃列傳論曰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溫公之敗馮妃比跡衰后然則隆污之義蓋有係焉武明馮妃皆與其夫對言則周亂指佐夫非指佐子武明雖及其子時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誓

十三册

始死史實盛推其佐夫之功本傳曰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恆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閭闔之事悉決焉李百藥書同卽論所謂追蹤周亂之事也是劉原父前已有不從馬鄭解者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彼十人指上十夫不從祿父而奔周者非成王降伍其母邑姜于諸臣有婦人焉安得稱夫或乃以婦人爲殷人謂膠鬲蓋乘此隙顧炎武曰此陳師誓眾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秦誓

誓

十三册

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意同林之奇與其穿鑿固不如闕疑

閭若璩曰湯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湯初興師告諭亳眾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邪王鳴盛盜此說又甚其辭曰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爲此言豈非說夢

光耀案十一年渡河而還矣此次渡河言必往不亦宜乎且湯誓敍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是湯誓作于鳴條將戰之時非湯初興師之言何以言今朕必往吾恐又據紂毀湯誓矣鳴盛

所言尤爲荒唐作誓在戊午至牧野在甲子自河至朝歌且近四百里師往尙須五日方在河上何得曰直抵紂都城下

閻若璩曰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于商先王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

光耀案此正聖人心地光明處奈何毀爲自多其功孔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朱子取以注孟子未嘗以爲謬蔡傳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美

十三册

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遷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其說亦通吾尤以爲凶殘之子孫汚玷祖宗甚矣殺伐之而汚玷去非有光于湯何

閻若璩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中篇中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口氣且詳玩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

光耀案孟子引作王曰不作泰誓曰所引或他書言武王伐殷事未必卽泰誓語上引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乃牧誓小敘非泰誓可證當載籍大備各述所聞辭近而意迥不同者如今所存諸子中甚多況孟子時或簡有譌脫亦未可知或孟子引書略取大意如引陽貨欲見孔子及孔子在陳思狂士等語皆與論語大異一部尙書無也字孟子引此添入二也字亦其證也易告軍之辭爲告民之辭何足怪不然能造如此書者豈未讀孟子

閻若璩曰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毛

十三册

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某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謬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尙未也然史家多以其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又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可證武王時未爲太保矣

光輝案經止言六師必強指六軍以爲毀端徒自惑耳
且經傳言文武時有六師多矣大雅棧序曰文王能
官人也其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箋云二千五百人
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春秋繁露四祭篇謂彼澤舟楫徒
及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郊祀篇又
引此詩言文王伐崇子華子孔子贈篇且爾一聞牧野
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陳呂氏春秋古樂紀武王卽
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
俘馘于京太室尉繚子武議篇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
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秦晉

天

十三册

遇文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又曰武王伐紂
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史記周本紀
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
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
以東伐紂以二千五百人爲師計之曰三萬曰四萬五
千豈止六師而已況虛稱軍實號爲若干人者兵法之
常經卽作六軍亦無可毀泰誓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明誓眾士十三字旅焚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
旅底貢厥絜太保乃作旅焚用訓于王二十七字皆史
臣追敘作書之由王曰嗚呼曰嗚呼以下乃當時誓辭
訓辭若璣知有追書之例不知此卽追書者殆止願毀

經不暇細讀耳卽謂召公在武王時爲太保亦非無證
禮記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
崇鄭注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
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
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
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隨五年公羊傳天子三公者
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
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大雅甘棠序
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姬姓名爽
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秦晉

天

十三册

故言伯云正義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
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
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
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
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
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卽此詩召公爲
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
周禮大司徒敘官保氏釋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
成王周官是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
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上召

公石兼師保初時然矣非召公在武王時爲三公之證乎尚書大傳大戰篇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愛其屋上之鳥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貴德篇載太公召周公周公語略同史記周本紀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

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此當始伐紂時太公召周公公已先用事并稱克殷又先封非其時三公而何若據僅執燕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一語遂謂在武王時未爲太保然則執君奭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一語遂謂伊尹在成湯時未爲保衡可乎

光耀又案郝敬曰牧誓猶稱王而此直斥獨夫受略無顧忌是并不知孟子稱誅一夫紂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獨夫紂

問若據引顧炎武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滅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晉魏閒人之僞撰者耶憶予晤宣人壬午冬會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于晚歲者然他又騎牆矣見日知錄

光耀案讀經不通何不闕疑與其誣聖也古者父子相繼爲世周禮秋官大行人世相朝也鄭玄注父死子立曰世是也又終一人之身爲世論語衛靈公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國策秦四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高誘注世身是也又三十年爲世論語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又見漢書平當傳釋論

語及說文是也紂在位五十二年卽不盡信竹書亦不止三十年其殘賊百姓有不并及父子之世者乎其父以無罪死非其子沒世不忘之讎乎故曰世讎古書固多行文同字同而解不同在讀者觀其通耳文十八年左傳史克稱八愷八元曰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此固謂能濟其先世之美其稱渾敦窮奇禘杌曰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謂濟其先世之凶可乎必如炎武解泰誓得毋謂左氏誣黃帝顓頊諸聖人乎然則臣烏可讎君豈聖人出此不知此時之紂獨夫耳安得復爲君且旣伐其國誅其身降其宗廟之祀變其社稷取其九

鼎有其天下矣奚止于讎世讎之解既明矣左傳兩世字不同解奈何世濟其凶者謂此三族歷仕帝嚳或帝摯世言在前帝世已爲惡以至堯世此世字指一朝前帝後帝言世濟其美者溯縣以前言之且統十六族大略言之不然父縣禱机也何美可濟必執祭法及國語離騷謂縣亦有美德鑿矣且與經傳稱四凶者不得通此世字指一家祖宗子孫言其不能指前帝後帝者則以禹益之年必不能上及堯以前也

閻若璩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滅乃讎若當時百姓亦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

光耀案且勸以賞懼以戮矣誣以民不願伐紂武王實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三

十三冊

驅脅之其奚辨豈止嗾使之哉其不敢如此毀者幸湯誓有予則孥戮汝牧誓有其于爾躬有戮等語皆今文也抱朴子用刑篇昔周用肉刑則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舊唐書高郢傳郢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祖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吾恐若璩輩將又執葛洪高定之說毀今文嗚呼湯武之時不得不征誅而又多此一征誅乃湯武遭遇之不幸也湯之慙德武之樂未盡善正在此于毀經者何辨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祖乃甘誓語湯誓自作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蓋史誤也新唐書亦誤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眾之言後人亦可藉以觀一代之兵制泰誓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嗚呼誓辭至此蕩然埽地矣

光耀案古人因事情立言豈有後世拘例湯誓今文也何以亦止賞罰數語絕未及他軍政不如費誓盡言軍政泰誓且爲師還悔過之辭并賞罰語不見則又云何盾征古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等語非言軍政而何且武王于牧誓詳軍政矣何必更詳泰誓中至謂張目疾首洗垢索瘢則若璩輩毀經情狀乃如此泰誓語實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三

十三冊

多見他古書引經又可議武王乎

光耀既舉羣毀泰誓者正之矣猶懼其理不明也曰泰誓數紂之罪誠有疑盡以厲也然而君人之義一日未絕宜入而諫爭出而不言矧敢揚之何有于盡何有于厲若夫紂長其惡罔已時民苦其虐靡底極絕君人之義于民矣天使養民而虐之絕于天成湯伐夏有天下非利天下不忍于民順天救民也爲之子孫反祖宗所行絕于祖宗上絕于天地祖宗下絕于民故孟子曰一夫數一夫之罪告天下後世戒君人者何憚盡以厲盡以厲益足爲戒聖人之心無時不爲天下後世教泰誓徒以伐紂言平湯數桀之罪不如是盡以厲奈何泰誓攸

誓武王一人之言也牧誓已過湯誓泰誓又過之湯書
存者寡蓋不可知桀之惡亦不如紂之甚故孔子不丁
隱桓以降亂臣賊子之眾不懼而成春秋世降益亂思
所以治亂之法適益備不然孔子刪書奚其存此篇也
豈不以昏暴之君必無其敬信之臣可從容以說悟爲
人臣者又不皆龍逢比干不畏死以強諫強諫昏暴之
君適激怒當天命幾希未絕無可進言庶幾知前王致
敗之原卽今日身所親爲之事震惕悔改非經曷由穆
王聞祈招之詩獲沒祇宮何如其亡國覆家身死非正
命也且夫臣子有罪君父治之君父陷大惡臣子隱痛
其危亡而已不得以救是聖人有法治臣子無法治君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八

泰誓

雷

十三册

父君父爲亂者不止也惡乎備民何以堪于是乎因事
懼之使昭昭然知惡不可爲君父尊嚴不可恃當吾世
隨吾所欲不可縱也懼以征誅懼以惡名懼以絕于祖
宗之廟有所懼則不敢不歸于道生受多福死享令名
爲臣子者并無所用其匡救之力國家康祥民不罹殃
不賴有聖人之遺教乎不然湯放桀武王伐紂世稱聖
人周公定諡有幽厲孝子慈孫莫能改齊姜與弑桓公
魯人絕不爲親春秋以爲禮宋襄公之母得罪其父出
襄公立母不敢返子不敢迎孔子于河廣無貶詞得毋
教臣不忠教子不孝也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泰誓正辭第十八

古文尚書正辭

武成正辭第十九

江夏吳光耀撰

古文尚書正辭

閻若璩曰二十一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
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
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
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洛誥篇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于後結一句曰在十
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
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
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十

十三册

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
洛誥亦嘗稱乙卯賁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
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
家紀事垂遠必繫日于月有一定之體耶

光耀案此雖巧爲羅織終不可通謂牧誓稱甲子不冠
以二月爲省文以有漢書律歷志引武成可互見安知
此非省文而未刪之三千篇中無可互見者又安知此
無二月字非脫文謂洛誥書戊辰而必于後結一句曰
十有二月爲詳明抑知後更有一句曰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豈不更詳明洛誥多士顧命等篇皆今
文何以絕不稱年若璩徒知史家紀事垂遠必繫日于

月有一定之體抑知繫月于年亦有一定之體乎謂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指此日有此事不知周公伯禽稱此時以爲人不知而稱之抑人已知而稱之人已知而稱之是贅文人不知而稱之何不兼稱月人尤易知且一部尚書雖不皆史臣自作實成自四代史臣之手何不追書以符一定之體若據抑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之體莫嚴備于春秋及左氏傳尙不免脫誤奈何吹求無與大義之處爲毀端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當建武以前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二

十三册

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安國傳迺異又曰三統歷引武成篇見漢律歷志班固分爲三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僞作古文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援入今武成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顏師古注誤以爲皆今文尙書之辭惟孔穎達指爲逸書誠是但謂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者亦大謬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漢志引武成篇師古注後二截曰今文尙書之辭尙書大傳有武成說今文有武成

佚文此其確證然漢志引後二截乃逸周書世俘解世俘解首有武王成辟四方句漢世或亦名武成未可知也三統歷引書無定例或雜引左氏內外傳成文或顛倒其文或雜春秋經文或引書敘易其文或引逸周書禮記易其篇名攷見前惡知此非雜引今古文如雜引春秋經左氏內外傳之例惡知非引世俘解如引逸周書月令易其篇名曰月采引禮記祭法易其篇名曰祭典之例此例見周秦來古書不勝數顏師古曰今文尙書之辭注後二截不注首一截本有分別乃曰誤以爲皆今文尙書之辭讀漢書注不審又誣顏氏矣正義以漢志所引爲僞武成曰彼是焚餘之後有人僞爲之漢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三

十三册

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以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以謂彼僞武成也吾則以爲鄭所謂武成逸書者卽今此經其證十有二一劉歆三統歷引武成第一條與今合一崔篆易林用血流漂杵一崔駰北巡頌用軾商容問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漢書王莽傳上奏一文選揚雄劇秦美新文一班彪對隗囂一班固地理志一白虎通引緯書皆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文義一張衡東巡詔用敢祗承上帝一應劭風俗通義引尙書紂爲逋逃淵藪不據左傳一隸續載漢嚴發碑用武成丁未越三日庚戌句法皆是也正義斥爲僞誠非

閻若璩曰卽其事迹時日亦多未合是歲四月己丑

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朔之所謂惟四月既
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
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
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今乃
以爲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與其事相乖
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
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
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
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
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四

十三册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傳正義解此篇月日與漢志
逸周書止事有詳略及推月之大小不盡同其說各能
自通強發難端何也正義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
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
自異此或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此兩說皆通三統歷
曰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乙未連庚寅日數
之安得言後斥漢志爲僞可乎古四字積四畫作三脫
一畫成三矣三統歷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
句今本多誤三

殿本亦然斥漢志爲僞可乎隸續處士嚴發殘碑上闕
月戊申朔五日美豳彭城下閭洪适曰召誥云戊午社

于新邑越七日甲子是從戊至甲爲七日畢命云六月
庚午朏越三日壬申亦是從朏至壬爲三日西漢律歷
志引逸書粵五日乙卯亦然惟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
越三日庚戌則是祀廟之後三日去丁而不數與召畢
二篇立文不同此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用武成句
法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
武成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是漢人明用此等文法
入石刻且見建武之際所亡武成卽今武成不然從何
處摹倣此等文法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五

十三册

閻若璩辨宗廟可用燎證以周禮閻人司烜氏禮記
月令等文內事可用剛日證以洛誥文大祭亦可數
舉證以召誥文以釋朱子之疑又謂晚出武成改丁
未祀周廟者正爲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
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爲欲避祭不欲數之文改燎于
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刪去祀
誠于周廟者亦正疑誠非武王所以待紂

光耀案經每簡與他書每詳明其大較也無賴之辭本
不足辨獨怪丁未祀周廟見逸周書若璩何以不察世
俘訓首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此經所謂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卽
是此事世俘訓敘篇首者史臣意武王成天下君開代
殷之命有諸侯卽見祀周廟助祭時此武功成之最著

而要者故首略敘作此篇之由下文接敘前後事皆爲此一節發明乙乃丁誤何以知之三統歷四月己丑朔則乙未者四月七日丁未者四月十九日是篇敘四月前皆在行營事武王至周祭廟在四月既旁生魄十六日後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之正祭宜在至周後乙爲誤字無疑是篇如維一月壬辰旁生魄若翼日癸巳明吳瑄本王謨本王誤丙癸誤丁朱右曾本支干兩字并誤作丙午丁未又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丑或誤酉皆此類也

閻若璩曰周書世俘解謂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征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木

十三册

劉商王紂武王一月實爲辛卯朔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翼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巳乎丙辰丁巳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孟津去周九百里今以武王二十七日始發是明日戊午卽度孟津明月甲子卽誅商王紂豈西師竟飛渡耶甚矣作僞者之愚且矣也周書本不足辨特恐世之學者不知三統歷所引爲眞古文而或以爲出周書余故具論之如此云

光耀案并誤字不能辨何必著書知爲誤字猶爲此言是誣也能造如此僞書乃不知一日不能師行九百里推甲子以合之若璩如讀春秋開卷見隱二年八月庚

辰杜預注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得毋以此謂春秋僞書乎王鳴盛曰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當作癸巳傳寫之誤耳晉孔晁作注時已誤晁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度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度孟津當爲誤字周書與武成固合也鳴盛于此尙能不誣

王鳴盛曰鄉飲酒云月三日則成魄尙書紀上半月之日或云旁死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既望或云既旁生魄孔晁注世俘解云旁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旁生魄卽望也蓋魄至此極盛徧體皆明故曰旁旁普光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七

十三册

反非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微至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徧體皆暗故曰旁死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旁近非也僞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既立哉生明一目不容不擠生魄于望矣故于下文又云既生魄且爲之傳云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爲月輪郭皆非也

光耀案劉歆三統歷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望在十六日于既死霸既旁生霸惟二月既望等既字不承上一日爲解解作今日既如此解旁爲近故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之說乃于所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

生霸粵六日庚戌之文通孔晁注世俘解旁生魄曰旁
廣六月大時也注時四月既旁生魄曰此千甲乙十六
日也是以旁生魄爲十五日既旁生魄爲十六日以三
統歷四月己丑朔推之十六日甲辰數至庚戌當言越
七日不得言越六日矣晁明誤推甲乙鳴盛特因孔傳
同劉歆故并駁歆強從晁

光耀又案世俘訓大段錯簡唯庚子陳本命伐磨至百
韋命伐厲告以馘俘宜在辛亥薦俘殷王鼎上其餘大
段不錯朱右曾謂辛亥薦俘殷王鼎至乙卯衛人奏崇
禹生開三終王定若移在後至于沖子下則順矣右曾
蓋以此段曰王不革服格于廟秉黃鉞語治庶國又王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八

十三册

子王服衣衣矢珍格于廟衛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非
在四月王周後何以言格廟不知甘誓曰用命賞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
遷廟之土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專也巡守尚然征伐必
也又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甘誓于社主所在謂之社
則祖廟主所在謂之祖又何不可謂之廟此段非錯簡
一也軍容不入于國既克殷又已定黨惡之國而歸何
事猶矢珍秉黃鉞執戈矢珍秉黃鉞執戈者示猶有事
征伐如下段所謂武王遂征伐四方此段非錯簡二也
又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明其在牧野告克殷于遷廟

主矣此段非錯簡三也此段辛亥乙卯乃閏二月之日
下段四月下之辛亥乙卯乃四月之日若果錯簡不宜
四月中重敘辛亥乙卯此段非錯簡四也禮記大傳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
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賈父
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牧室牧野之室也
與此段正合所謂追王者與此段王烈祖自大王云云
者皆謂祀以王禮也此段非錯簡五也以大傳及世俘
解論之武王在牧野已有天下諸侯助祭之盛何至四
月丁未始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不知從征之八百
諸侯何祭不與第以世俘訓首載此事下始敘前後事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九

十三册

有最重之意又與經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執豆籩意合故知爲正祭

王鳴盛論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曰自此
以下俱與律歷志不合如于征伐商之下正當取彼
志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
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于此則刪去其
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
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往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
畱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歷志只有往伐時日無歸
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
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

光耀案漢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曰周廟明在豐矣豈非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證世得解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朝至二字尤爲顯證言四月旁生霸之朝武王至豐其在越六日庚戌下或錯簡是書特多謬脫如下文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句國字誤在馘下鳴盛所知也朱注本以下文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及于誓社曰維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云云校之知此維予冲子綏文句及翼予冲子句皆祭祀告誓辭皆有脫文又其顯證或本敘庚戌燎補敘前六日朝至亦未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十

十三册

可知卽不然其云四月燎于周無疑矣非以四月至于豐烏從燎于周況是篇敘武王降自車甸正在四月哉生明與既旁生魄史異辭耳春秋亦書疑日可證也謂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然乎王鳴盛曰偽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爲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推爲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卻說受命竊謂若果是卻說則當言初以見其追敘不得以日紀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尙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既生魄在庚戌之後遂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此尤謬也史官特紀此日豈有用數日通共之名者乎

光耀案孔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卻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十一

十三册

耳正義發經義自明何必強生毀端況世得訓篇終曰商王紂于商郊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珍五環身厚以自焚云云敘此在四月至周後何以不言初乃以日紀又謂尙書無補敘法禹貢先言九州次三條山次九水豈非治水一時事而分別補敘之大證洛誥戊辰王在新邑下又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非補敘而何且古人敘法不拘尙有可攷之鐘鼎銘者有稱年月日者周頌敦銘銘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伯虎嘗敦銘銘佳六年三月甲子有止稱月日者周周公尊鐘銘銘佳王正月初吉乙亥無專鼎銘銘佳九月既望甲戌齊侯鐘銘銘佳王五月辰才戊寅晉姜鼎銘佳

王九月乙亥有止稱年不稱月者周楚曾侯鍾銘佳王五十有六祀有稱月日在首稱年在尾者周吳彝銘首稱佳二月初吉丁亥尾稱佳王二祀有并閏月數爲十三月者小臣繼彝銘佳十有三月

郝敬曰禮中庸篇云武王未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則武王存日古公季歷未嘗稱王皆周公制禮承先追尊而武王克商恩恩旬日閒與友邦諸侯名分未定輒加祖考王號柴望大告不已急乎

光耀案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紂既誅矣爲天下君者非武王乎武王既自有王天下之實卽其祖宗有追尊稱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三

十三册

王之實有其實乃故遲其名非僞則怠豈聖人舉動乎誅獨夫紂救民于水火之中者乃天地宗祖所以大任武王然則告天地祖宗以武功之成其能緩乎中庸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指制禮作樂著之方策爲一代大典傳之子孫而言非謂武王時此事不然豈武王祀先公皆以諸侯之禮乎何以解于下文父爲士于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敬豈未讀下文乎且經中一成字可玩味明非周公開始創造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正

同此篇經義豈亦僞乎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曰庶國祀馘于周廟逸周書世俘解略同既曰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又曰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何名分之未定也

郝敬曰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爲至聖萬無受命改元之事虞芮質成亦何足爲受命之符詩言文王蹶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嗣君新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王承考亟于卒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亾商爲恨而武王以亟得天下爲快也豈二聖宅心行事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三

十三册

光耀案文王改元武王不改元皆事之有者也文王稱王必無之事也何以言之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正義謂文王于其國內改元通論也孔子因魯史成春秋十二公各書元未嘗一書周天子之元使周無此制侯國得自稱元孔子烏敢亂天子正朔乎魯秉禮之國春秋治亂臣賊子之書必不出此故

漢以來侯國皆得自稱元如淮南子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魯孝王石刻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平陽懿侯曹參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之類皆因于古也文王有安天下之心而功未成武王欲續文王之緒故不忍改父之元春秋之禮新君踰年卽位改元不忍奪舊君之年充是心也卽終身不改元不可謂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今外國有統立國之始紀年者蓋亦有因于古論語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若稱王是已叛殷安得云服事春秋元命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丙

十三册

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及尚書中候易緯是類謀乾鑿度皆云文王受命稱王史記周本紀因之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非也禮記文王世子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稱之辭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詩皇矣稱文王伐崇有曰是類是禘亦詩人追頌之辭烏足爲稱王之證況與其信緯書不如信孔子史遷每折衷于孔子此事何不斷從孔子然史遷于此亦疑辭又虞芮質成人應也王者之瑞有大于得人應者乎毀經者又何知

郝敬曰承厥志謂承文王之志也果爾則伐商誅紂

皆文王之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誇不似聖人語

光耀案經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又曰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又曰恭天成命文王之志在底商之罪遏亂實迫于天命之不得已豈自爲得天下計乎蔡傳文王以得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正得經旨敬直視文武自爲得天下計是并下文略未理會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正聖人以道自任金縢周公自稱多材多藝豈自誇哉說經者卽不能便爲聖賢亦須勉強存聖賢之意幾希庶少得經旨豈薄陋之胸腹所能從事乎況武王自稱有道曾孫見引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五

十三册

墨子兼愛中篇

閻若璩曰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中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大誥曰天休于靈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則曰大國殷再則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后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王鳴盛襲此又曰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光耀案此雖武王禱詞述以成篇仍是史臣言予可也

言我周王可也猶諸書引泰誓紂未死時武王口中稱
諡何害于理有攸不爲臣句卽作武王口中語又何害
于理必刪去以泯其迹乎又古人因事立辭抑揚并用
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多士曰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則武王
何不可自稱大邑周用附我大邑周非四字句也何從
以散文悉作四字句鄭注書序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
黃昭我周王則眞改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六字句爲四
字句且鄭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詩鹿鳴
箋云厥匪玄黃是眞古文未嘗悉作四字句毀經者所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六

十三册

信之九共等二十四篇僞逸書乃眞悉作四字句爾雅
郭璞注引周書曰釗我周王亦作四字句其又何說
間若璩曰鄭康成注三禮引用逸禮雖篇目僅存單
辭斷語亦代猶知寶之而在尙書者雖篇卷次第確
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
股厥匪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則以禮未爲
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壓也

光耀案尙書虞書題篇正義謂玄不見眞逸書引其注
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注典寶引伊訓云
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等文爲證蓋鄭引者卽所不
注之二十四篇僞逸書載孚在亳卽孟子萬章篇朕載

自亳征是三股卽典寶敘遂伐三股班固所謂采左氏
傳書敘爲作首尾者也孟子滕文公篇引有攸不爲臣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
邑周曰周王曰大邑周其爲周書何疑趙岐注亦解爲
武王東征安天下乃竄改作夏書吾不知周字何解然
則鄭猶稱引之柰何蓋此四語有依託不盡虛造或當
時孟子及書敘尙有此異文然終不信此二十四篇僞
逸書故此四語外未多稱引且不注也

閻若璩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苻堅欲平晉銳
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帝臨陣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然豈所以論武王乎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七

十三册

光耀案若璩毀時哉弗可失句則以爲不宜如此急毀
俟天休命句又以爲不宜如此寬閒不知俟天休命乃
史臣追敘當日得天之美助也孔傳待天休命謂夜雨
止畢陳蓋雨不止不宜于戰故史臣著一俟字形容聖
人心事國語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陳
時有雨詩大明會朝清明嚴祭曰會戰之朝乃雨止而
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
清明爲得天助

閻若璩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
野在朝歌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云爾
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

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爲作武成篇者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

光耀案毛詩大雅文王篇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又曰殷士膚敏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有虞殷自天商與殷果二代乎大明篇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又曰于周于京周與京果二地乎春秋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傳作遇于大丘杜注大丘垂也十有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作會鄭伯于邾杜注時來邾也此猶經傳異名宣七年左傳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大

十三册

盟不書諱之也杜注黃父即黑壤宣十七年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杜注卷楚即斷道垂與大丘時來與邾黃父與黑壤斷道與卷楚果二地乎君奭篇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與保衡果二人乎又曰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靈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靈王與文王果二人乎古人稱地稱人不必蒙上文不嫌雜此類是也

閻若璩曰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

不能聞天天亦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單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于流血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余謂鷟說善矣而未盡也此作僞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有厭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充

十三册

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倒兵以戰遂兼取之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閒視孟子不過諸子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又曰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何者孔傳云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非舍不可盡信之意乎

光耀案此條中間說王鳴盛盜之荀子儒效篇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成相篇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賈誼

新書連語篇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史記周本紀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淮南子泰族訓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傷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劉向列女傳孽嬖傳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華陽國志巴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般人前徒倒戈此皆前徒倒戈之證梅鷟不知而毀無怪矣若璩知之而猶毀何也前徒倒戈者或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辛

十三册

戰時有如此人非盡如此盡如此何不相率降武王止殺紂及黨惡者而已何肯自殺同心叛紂之人至血流漂杵之多況經言前徒者謂在前臨敵之人如此非在後近紂之人亦倒戈也論衡語增篇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禽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以充此論鷟何以未見豈可謂無一人為紂戰攻于後以北者周師因紂眾有或倒戈遂乘其後攻之北之戰事

勝敗萬變一瞬間耳何得因敵眾方自殺我軍遂相禁不益奮擊況經并無明文言漂杵之血皆由紂眾自殺孔傳作自攻解蓋指倒戈若干人而已于經義何悖歸周十夫稱曰民獻豈真大賢紂都遺黎呼為頑民豈盡敗類猶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在讀者不以辭害志耳奈何執史臣過美之辭毀經孟子當漢文帝時已置博士趙岐注之鄭玄注之漢時已然何論魏晉若其時流俗好尚雖在清談玄解亦未敢毀經如今日之甚孟子何嘗不重孟子言血流漂杵乃周兵殺人以爲自攻者乃傳義傳亦未言武王三千人及從征八百諸侯無一血刃者經則更無紂眾皆自殺之文孟子生戰國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壬

十三册

好殺之世其言每戒戰戒殺有爲而然且于武成血流漂杵非不信其殺人不信殺人如此多耳若執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論武王則革車虎賁何所使用執仁人無敵於天下論武王則泰誓牧誓何必丁寧執一以論羣經可疑趙岐以爲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不知簞食壺漿迎王師在敵境之民則可在敵師之眾可降可潰簞食壺漿之迎勢所不能趙岐陳義甚高未度事勢不能得孟子意也然于此經亦不悖毀經者故揚其說以爲據誠據趙岐說斷經則孟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注曰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

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
亡我與女俱往亡之與尚書大傳湯誓說新序刺客篇
韓詩外傳呂氏春秋慎大覽尚書湯誓正義引鄭玄注
桀以日自比民以桀比日之說不合鳴盛于彼注曰岐
漢之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今又強藉趙岐說毀經
可怪矣吾猶幸血流漂杵之言見引孟子不然毀經者
必執史臣過語以爲僞造者誣聖人亂大道啟天下後
世好殺之心其又奚辭

閻若璩曰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
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緣趙岐注云爾晚
出書與之同故可驗其出趙氏後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三

十三册

光耀案國策中山及賈誼過秦論皆言流血漂鹵然猶
曰非言武王伐紂事王充論衡語增篇藝增篇恢國篇
皆言武成血浮杵浮漂僅字異耳易林訟之第六訟僵
尸如麻流血漂杵全用經語蓋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故崔篆得引用也今所存焦氏易林乃崔氏易林崔焦
形近而誤

閻若璩曰或曰史記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
閻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留侯世家
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閻士過者趨車
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商容閻雖一字必有依據
如此此豈皇甫謐孔穎達蔡沈所能窺其涯際者其

信之也固宜

光耀案文館詞林頌十六禮部巡幸後漢崔駰北巡頌
既乃周流觀風以覽舊章嗟成湯而美伊尹兮顧武丁
與盤庚憫三仁於朝歌軾商容於大行非用武成式商
容閻乎後漢書周舉傳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閻曰光賢哲方術高獲傳太守
鮑昱每行縣輒軾其閻亦用此禮世說新語德行篇陳
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
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閻席不暇煖吾
之禮賢有何不可即誣以作僞亦當云藍本崔駰頌建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三

十三册

和三年詔陳仲舉語及鮑昱所以待高獲者何至兼攝
史記呂覽二義呂氏春秋期賢覽魏文侯過段干木之
閻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閻與段
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淮南子修務訓新序雜事
第五載文侯軾段干木閻略同此皆軾閻二字并見者
若璩止知呂覽有表閻字不知正有軾閻字又後漢紀
李固上疏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式段干木之閻
僅此二字豈若璩所能窺其涯際者何徒輕皇甫諸人
王鳴盛曰玉藻頤雷坐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
狀非此坐拱之義曹參世家云陛下坐拱漢書王褒
云雍容坐拱又見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云坐

拱無爲此坐拱二字所出但拱字見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注云斂手也則單言拱義已顯若坐字明係本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連衣裳字而單言坐竟不知其意指此自是語出漢人晚周先秦尙且無之況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坐拱仰成句晉人于漢文心手熟習故慣用不覺也

光耀案管子任法篇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戰國策齊五蘇秦說齊閔王曰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趙二蘇秦說趙王曰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大戴禮保傅篇桓公垂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誥

十三册

拱無事而朝諸侯韓非子初見秦篇大王垂拱以須之守道篇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謂垂拱字晚周先秦尙且無之母乃自欺垂拱字孔無明訓正義以爲下垂其拱禮記玉藻頤雷垂拱正義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與此正義同乃謂非此垂拱之義是并玉藻武成兩正義未一校然以垂字入拱字內解兩正義實亦未協鳴盛不及察也說文手部竦手从尸立部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詩漢廣傳喬上竦也則尸象兩手上斂致敬形意如此甚明手部斂手也敘此字在揖攘揜揅間尸之引伸字所謂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其實尸之尸即左右手形意已備何必又加一

手作偏旁既拱矣烏從下坐況君前執笏身即俯而手仍不得下帶稍一下垂手容情矣曲禮下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綬之士則提之襄二十六年左傳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此皆上其手爲致敬之證垂手致敬非古人執笏之禮以垂字入拱字內解如何可通論衡自然篇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然則以垂字作垂衣裳解漢人有明訓畢命正義正作垂衣拱手解鳴盛何以未見

光耀又案孔冲遠等正義發明經傳之功誠不可沒獨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誥

十三册

源流不能辨誤以衛賈馬鄭亦傳孔學又不知武成篇法遂長後人之惑非小失也武成敘次奇變本無錯簡自正義妄加誚詆遂使宋元以來愚儒紛紛移置冲遠等爲尙書正義序曰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禮記正義序曰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奈何責人則明自蹈之而不察也特增錄之庶世有不學而妄毀經者知戒乎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

至名山大川言以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
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
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
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
禱河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
蒯賁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
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
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百工初受周命王
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
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
而已欲征則殷勤誓眾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美

十三册

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
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得之始有
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明是
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
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光耀又案武成脫簡之體正義開之即攷核名物亦未
盡詳實如費誓善敕乃甲冑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
兜鍪正義曰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
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鎧二字皆從金蓋
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又見說命正義不知管子地
數篇黃帝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韓非子五蠹篇共工之戰
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
不用於今也然則以金作鎧起黃帝時吾恐毀孔傳者
又將執正義謂商不得有鎧也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
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
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
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于干征伐商下爲初起兵
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
昭七年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
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只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爲

古文尚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美

十三册

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并追述初起兵
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
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
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又曰武成間有
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第一依蔡本獨移底
商之罪四字於大邑周之下曰從子王子參訂粗爲可
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辨者又曰朱錫鬯告余宋胡洵
直移既生魄庶邦豕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于干征伐商
下仍在王若曰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節于列爵惟五
之上曰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
之意言初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豕君受伐

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爲之者
有下車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云云其先後
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予曰既生魄據漢
志爲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
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出鎬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
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
頭之初位久立於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
王待諸侯之至計其日尙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
始發之先斷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敢疑古
文見諸贈余詩所援引每如此又曰元熊朋來亦疑武
成日月曰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歷庚戌方
爲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爲辛卯王來自
商至于豐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
沛公欲留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下
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上饒謝
氏疑壬辰爲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爲二月朔若然癸亥
陳于高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亥夜陳未
畢而雨不合癸亥繫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終無以
釋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
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能
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商政至大賚數事以爲旬日可
了不知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
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
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爲久吾
以爲速人以爲疑吾以爲決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
東於是歲三月內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
西土又云我西土棗祖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
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
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惜乎儒生所見於
古人既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機又不能參考往籍補
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後代君臣所饒爲者上疑三代過
矣夫又曰歸有光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
節七十八字于萬姓說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但既
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
二日庚戌下不加釐訂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光耀又案歸有光集尚書敘錄曰聖人之書存者年代
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
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
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
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
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
僞書別於經不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

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又有考定武成自記曰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以文辭論經明人痼蔽于八股之病也故郝敬亦以此毀經然如有光者卽以文辭論又烏足知之至以漢志古經十六卷爲僞書是并漢世中古文毀之矣且既以晚出書爲僞而考定武成以爲如此則無問又何以漢志證日月之無誤是竟不知今本武成亦晚出書而又以爲真矣卽余自敘所謂不知經僞者何篇若據一切駁之蓋其狡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十九

武成

辛

十三册

武成正辭第十九

古文尙書正辭

旅葵正辭第二十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璩曰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葵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怠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謂敘議錯雜也國語指肅慎氏貢楛矢肅慎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竄爲西旅獻葵又所謂東西莫辨者矣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魯語仲尼對陳侯兩引旅葵文今且節解之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卑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此以上言陳得楛矢問仲尼及仲尼知楛氏之發端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怠職業此旁引旅葵文證肅慎貢矢之由下文接曰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此言陳得分楛矢之由下文又旁引旅葵文證之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怠服也下文接曰故分陳以肅慎氏矢之貢申言陳得楛矢之由君若使有司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

旅葵

一

十三册

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之金櫝如之此言其驗聖人言未見之事物必有所徵曰昔武王曰古者徵古之辭如此其明不著旅葵篇名古人引書之常也何足怪光耀又案程延祚曰一則太保之戒貢葵一則孔子之辨楷矢時與事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此并古人論事引古之體不知矣辨楷矢何不可引貢葵之往事是并讀國語未通

閻若璩曰古人字多假借故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葵讀曰豪僞作此篇者遂當以左傳公矰夫葵焉爾雅四尺爲葵之葵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

光耀案晉書郭璞傳言璞文章爲中興之冠是時梅賾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

旅葵

二

十三册

已上古文經傳璞同時正得見故爾雅釋詁下後待也注引書曰後我后到見也注引逸書曰到我周王昌當也注引書曰禹拜昌言釋畜狗四尺爲葵注引尙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葵卽此義釋鳥鼠同穴注及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之山注引孔氏尙書傳共爲雌雄釋獸獺白狐其子穀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山海經圖讀獺書稱猛士如虎如獺獺蓋豹屬亦曰執夷用牧誓孔傳馬鄭未見真古文經傳破字爲豪何足怪段玉裁謂郭注尙書孔氏傳曰犬四尺爲葵卽此義此非郭注後人所增益單疏本標起止云注公羊至之葵是邢氏所據郭注無此一十五字然則釋鳥疏曰孔氏尙書

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郭氏竝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此郭注引孔傳之見于疏者玉裁何乃未見且山海經郭注豈亦後人增益吾恐玉裁實未知疏家體例注義已明不更疏無可攷亦不强疏不疏則不標起止如此句上牡羴注黑羴也歸藏曰兩壺兩羴疏標起止但作注歸藏曰兩壺兩羴未標釋黑羴也三字豈邢曷等所據郭注無此三字乎下雞三尺爲羴注陽溝巨羴古之名雞疏亦未標釋此注入字豈邢曷等所據郭注無此八字乎郝懿行爾雅義疏從玉裁說以爲此一十五字非郭注稗販之學未有不爲人所欺者也崔應榴吾亦廬稿引郭注鳥鼠同穴葵二條亦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

旅葵

三

十三册

曰安國之傳西晉諸儒固多見之蓋亦不知璞中興時人梅賾同時并一名人朝代不能知何苦毀經

閻若璩曰旅者陳也因葵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大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今乃曰

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

名以作書

光耀案若璩止知旅葵篇名史臣所命不知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二十八字亦史臣語所以追敘作此篇之由嗚呼以下乃大保語此之不知何怪毀經

光耀又案孫星衍論大保作旅葵曰大保僞傳以爲召

公非也周書史記竝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大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大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以此大保爲召公疏謬甚矣不知書敘孔子刪書後所作大保乃從後追稱孔傳又何疏謬之有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於一葵恐無是理武成篇旣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諱戒何耶

光耀案此正召公憂深思遠杜漸防微之心後世帝王初政可觀其後大反所爲如漢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不旋踵大起上林苑出師求寶馬矣唐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不旋踵遣使求珠翠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

旅葵

四

十三冊

寶矣召公豈見不及此真德秀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葵初未之受召公恐其特大德而忽細行以獻葵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林之奇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葵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寢廣矣此所以諫王也張九成曰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呂祖謙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邱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

則爲謹始若璩輩于此等大義絕未夢見何怪毀經

閻若璩曰掘井可以九仞言而爲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於淵於谷亦曰百仞惟牆曰數仞木曰十仞下字細密如此豈似古文之駭且妄與

光耀案此殆不足辨經明言爲山是以人力作之高下在人何不可以九仞言況眞山不能九仞者徧地皆有豈若璩所見山皆百仞耶必固而論之一簣之土何與山之高下不但尙書可毀卽孔子未成一簣之言亦不免若璩之口矣

旅葵正辭第二十

旅葵

古文尙書正辭

十三冊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

五

微子之命正辭第二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梅鷟曰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紂庶兄武王克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夫微子手縛於後故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此史遷之矣也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

光耀案此盜襲僖六年左傳正義之語也不知史記所謂左牽羊右把茅者乃左右之人非左右手也若如所較又不止是上文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既不能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一

微子之命

十

十三册

牽羊把茅又烏能持祭器祭器非一具豈一人可持乎下文又曰膝行而前以告告必有言也左傳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然則微子當時且銜璧矣銜璧又烏能有言以告也讀古人書不能以意逆志觸處不得通矣毀經者固起于好異亦識解拘陋所致也又微子之命篇名自見兩漢儒者所傳百篇之敘乃謂擬文侯之命驚輩胸中乃有一物乎

問若璩曰微子之命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爲藍本而割湊充篇且既易往踐乃職爲往數乃訓

又曰往哉惟休既易無逆朕命爲無替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複乎

光耀案襄王命管仲之辭正約尙書文義爲言猶哀十六年左傳公誅孔子采集詩語不足怪也何乃以末爲本文侯之命今文也有曰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僖二十八年左傳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可得謂文侯之命以爲藍本乎史記晉世家以文侯之命爲命重耳又可藉爲巧證謂敘作平王時者規摹而誤可乎文侯之命又有曰柔遠能邇遂謂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一

微子之命

二

十三册

語見舜典顧命及詩民勞者乃藍本可乎至謂往數乃訓往哉惟休慎乃服命無替朕命爲太複則并古人鄭重丁寧之意不識矣

王鳴盛曰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西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複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慣態不獨此篇爲然

光耀案惟稽古崇德象賢作賓于王家克齊聖廣淵爾惟踐修厥猷庸建爾于上公俾我有周無斁六句又開以嗚呼欽哉各一句皆非四字何得謂通體純用四字排句此篇四字句誠多然亦古人行文之常堯典允恭

克讓至黎民於變從孔傳義絕句十句皆四字呂刑德威惟畏至灼于四方十八句皆四字此篇無過十句者然猶曰篇幅大連用四字句不妨多耳仍以命校之襄十四年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辭十四句四字句者八禮記祭統衛孔惺之鼎銘載衛君之命辭十九句四字句者十一中有七句連用四字者史記三王世家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東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毋適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一

微子之命

三

十二册

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漢書佞幸董賢傳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曰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于朕曰將爲命曰兵爲威可不慎與用四字句尤多與此篇正類謂西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不但未讀左傳禮記并未讀史記漢書至謂詞意複疊又謂處處襲用舊語其說蓋盜聞若嫌不足辨也

微子之命正辭第二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

蔡仲之命正辭第二十二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說

郝敬曰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視鮑云管蔡啟商基開王室王殺管叔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諸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偶增也又曰某嘗哂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一

十四册

光耀案周公殺管叔左傳自有確證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大叔此語明以周公以王室之故不能不殺管叔喻己以國政之故不能庇游楚詩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鄭箋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是鄭雖解金縢弗辟爲弗避解罪人爲周公屬黨成王以爲罪不過分居東與東征爲兩時事并非

謂周公未誅管叔周公誅管叔大義滅親聖人心迹自明誰能誣之安用回護逸周書作雒解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朱右曾注政讀爲征公族有罪則罄于甸人謂縊殺之也孔晁注郭凌地名囚拘也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莊子盜跖篇周公殺兄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商君書賞刑篇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韓詩外傳卷四言周公聞客言遂誅管蔡曰周公唯唯且也踰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二

十四册

明日興師而誅管蔡卷七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卷八言狐卷子對魏文侯曰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淮南子齊俗訓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展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汜應訓言周公誅管蔡與韓詩外傳卷七略同又曰周公公有殺弟之累泰族訓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又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又曰故舜放弟周公殺

兄猶之爲仁也說苑指武篇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又載周公問齊人王滿生言明日誅管蔡與韓詩外傳略同鹽鐵論疾貪篇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析也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敗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潛夫論釋難篇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史記周本紀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管蔡世家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三

十四册

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淮南王傳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太史公自敘殺鮮放度周公爲盟漢書淮南厲王傳薄昭子厲王書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曰安周東方朔傳管蔡誅而周室安劉屈楚傳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王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曰周公誅管蔡後漢書樊宏傳子儵對顯宗曰是呂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經傳子史言周公誅管蔡者如此眾多敬一切不知乃謂誤由漢儒且哂千古少讀書人若璩復稱道之吾不知孟子所言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何也敬又謂郭

鄭語杜誤是不見逸周書曰囚蔡叔于郭凌

崔述曰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

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偽尚書采之

光耀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

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尚書大

傳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

大傳伏生終後張生歐陽生各論所聞于伏生者也伏

生宜本秦以前書逸周書尤在前述謂漢以前人皆不

言監殷有霍叔直不讀書耳

郝敬曰孔傳謂叔所封圻內之蔡仲所封又淮汝之

閒夫蔡惟淮汝而已篇內所云皆歸國語非如後世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蔡仲之命

四

十四冊

關內侯之比也傳特以其爲周公卿士附會之然未

有冢宰官屬用諸侯者也始嘗爲公卿士後既就封

焉得謂命之圻內之蔡不歸淮汝乎按禮天子之卿

大夫士未封者受地圻內惟周公留相王室伯禽歸

魯公仍食邑于周則稱周公若蔡叔封蔡已就外藩

惟朝覲或有邸第在京師而既得罪則併蔡邸亦當

削除矣況復有王邦之蔡邑可以命其子者乎

光耀案乃命諸王者以王命也邦之蔡者國之蔡也又

古邦封字形近或卽封字定四年左傳衛祝佗曰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史記管蔡世家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

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

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皆以邦字作

封字解傳寫爲邦孔傳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

戒之連讀王邦二字或別有所本商所都名亳晉所都

名絳楚所都名郢鄭初封圻內後徙溱洧之閒亦名鄭

淮汝之蔡安知不因圻內之蔡爲名記傳無可攷者何

止一蔡安得概以爲誣管蔡世家封叔度於蔡集解駟

案世本曰居上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又曰平侯徙下

蔡世本古書忠漢季大儒所言如此是叔所封與胡所

封同一蔡名而地不同信矣上蔡蓋在東都千里之圻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蔡仲之命

五

十四冊

內正義曰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

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

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不知上

蔡在東都千里之圻內謂之圻內之蔡又何不可但不

如解邦字爲封字尤爲古訓且實于經義協耳況西都

圻內叔未封以前已有蔡國語晉語胥臣謂文王及其

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

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氏解蔡蔡

公原原公原蓋西都圻內邑胥臣蔡原並稱知文王時

西都已已蔡邑但未立國耳又禹貢梁州蔡蒙旅平孔

傳蔡蒙二山名是唐虞時已有以蔡名山者烏知西都

必無蔡邑今之毀經者闕若璩等皆祖敬此說直不學耳至謂蔡仲不得爲周公卿士是并左傳史記未讀又謂以王邦蔡邑封蔡仲是并讀孔傳未通孔傳謂取王邦之蔡名非謂卽取其地也

光耀又案周東西都圻內見經典有三原隱十一年左傳王取鄆劉蔭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緄樊隰鄆橫茅向盟州陘懷信二十五年襄王以晉族平大叔與之陽樊溫原橫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遷原伯貫于冀使趙衰處之衰死子同處之故曰原同其弟括采邑屏嬰采邑樓故曰屏括樓嬰後又與先軫故先軫亦曰原軫昭二十二年晉以九州之戎及焦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六

十四冊

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是此原終屬晉矣宣十六年晉侯使士季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昭十八年閔子馬稱原伯魯不悅學曰原氏其亾乎原氏蓋世爲卿大夫于王朝者旣以原與晉之後必別有采地仍名原猶蔡初封圻內之蔡後封淮汝之閒仍名蔡鄭初封圻內之鄭後徙溱洧之閒仍名鄭是也杜預注始敗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此河北東都圻內之二原也僖二十四年周富辰曰畢原鄭郕文之昭也畢王季所都文王所卒之地鄭亦文王所都詩下泉四國有王郕伯勞之此必圻內諸侯爲天子二伯如周召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注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應劭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七

十四冊

曰左氏傳曰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郕侯賈伯伐晉是也文選班叔皮北征賦乘陵岡以登降息郕郕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李善注引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然則何從更至河內鄭玄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也 衛公劉者自郕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右扶風栒邑栒荀郕通用字詩譜正義引漢志兩稱之皆作从邑之郕可證是畢原鄭郕之郕攷詩及二班應鄭之說在西都圻內無疑矣唯應誤以伐晉之郕作右扶風之栒蓋彼別是河內之地猶說文邑部郕下曰周文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又誤以河內之郕實右扶風之郕畢鄭郕旣在西都圻

內原亦近地其又何疑此河西西都之原也蓋雍州高平多原公劉之詩曰于胥斯原復降在原瞻彼溥原度其隰原言其地多原也東都之原氏其始蓋西伯卿士食邑于原故晉語稱文王諏于蔡原周有天下以圻內諸侯入佐王朝後從平王東遷故東都采邑亦名原王鳴盛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爲藍本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段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佗序述作書之由作僞者遂并取之芻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并將政行帥德俱竄入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

虞誥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稱文王爲乃祖獨
不思蔡仲之祖卽王之祖而口吻若此輕慢可乎
光耀案鳴盛襲閭若璩說又取其唾餘文十八年左傳
史克述舜舉十六族去四凶之事于未引虞書之前曰
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曰使布五教于四方
又曰靖譜庸回又曰賓于四門又曰流四凶族此非馬
鄭所注虞夏書文義乎豈僞作者以史克語竄入地平
天成又見僖二十四年引夏書古者虞夏書通稱豈左
氏以史克語竄入且視佗引書所以證蔡先人無德自
伸其先蔡之說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本書語以爲
宜先蔡之說謂爲佗述序作書之由是以末爲本也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八

十四册

璩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必古蔡仲之命
發端第一語鳴盛蓋襲此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
曰乃寡兄易酒誥曰乃穆考文王此周公爲成王誥康
叔之言也洛誥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此周
公誥成王之言也金縢周公且對太王王季文王稱乃
元孫又稱爾豈不尤輕慢蓋古人質稱予朕爾汝于其
長上不忌奈何以俗忌例經若璩曰或謂予成王蔡仲
同爲文王之孫而此一孫向彼一孫呼其祖爲乃祖其
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爲文王之子而此
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顯丕考文王克明德慎
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

豈自外于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
用亦可若璩不以乃祖字毀經而鳴盛毀之吾故謂取
其唾餘朱彝尊曰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
蔡仲之命也蓋并若璩說未聞其不讀經則固然
蔡仲之命正辭第二十二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二

蔡仲之命

九

十四册

周官正辭第二十三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周本紀云成王既緇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爲之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抵牾作僞者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六卿卿有其四而爵位復迴別自餘則無一同者作僞者蓋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十四册

之迹不知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尙在乎不應成王顯與之違周公既沒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返之乎必不爾矣況立政周官實皆出周公一人手筆決不自矛盾又曰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爲王言下又王曰忽于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凌亂無此體格

光耀案際恆止知取立政校周官立政官名與周禮不同者何乃不知立政周禮皆出周公手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綴衣小尹尹伯庶常吉士阪尹等官名與周禮無一同者際恆古今僞書考既以周禮爲僞于此必曰周禮僞立政不僞若璩嘗謂周禮眞聖人之書立政今文

又不能毀爲僞亦隨際恆口爲是非乎且所謂以立政爲周公作周官爲成王作者經無明文特毀經者作此想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多方皆周公代王言見書敘史記及漢諸儒之言康誥篇首有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多士篇首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方篇首有曰周公曰史臣敘述如此爲周公代言無疑大誥酒誥梓材等篇開端卽曰王若曰王曰豈得言成王自作周官篇首史臣敘述作書之由卽以王曰開端未見周公字此豈成王自作之證乎何以解大誥酒誥梓材等篇否則更無可證矣至謂六年至黜陟幽明一段爲史臣語傳既未作此解正義則明以爲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十四册

成王之言其不曰周公之言曰成王者就經文解之如此段有王乃時巡句謂王口中不宜自稱王必史臣稱之不知篇中舉言內外之官此段專與諸侯言故對稱王況成王立此制將貽後王故稱王統之且王口中自稱者正多康誥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酒誥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梓材王惟德用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及王家王命字散見諸篇者皆是也如以此段在兩王口中而疑之則大誥康誥諸篇本爲王一人之言而迭稱王曰更端語之者又皆是也

光耀又案梅鷟曰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置

成王於何地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昭乎哉言也以周公而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殺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陟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祖之事一旦而卽行帝舜攝位之所爲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王崩流言興公避居東土三年則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者此妄說也作詩貽王迎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殷蠹其後命魯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不知經自作惟周王驚乃誤爲公字發如此大毀端豈天奪之魄耶

問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以泛及僞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三

十四册

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光耀案周禮天官序官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云蓋以冢宰掌邦治故謂其屬爲治官之屬猶司徒掌邦教謂其屬爲教官之屬宗伯掌邦禮謂其屬爲禮官之屬彼治字實解董正治官孔傳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此治字活解義各不同乃史臣敘作周官之故烏得拘字面毀經董正治三字義近相疊成文在古人不以爲累猶史記項羽本紀又心懷思欲東歸樂毅傳報遺燕惠王書曰故遁逃走趙皆是也

問若璩曰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爲職任苟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

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此爲何官余曰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僞作周官者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光耀案周禮賈公彥等序引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聖德必成功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冬官釋引略同續漢書百官志注引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古史考譙周誤周蜀漢人治漆書古文猶及康成同時是百揆爲官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四

十四册

名古無異訓因揆度百事故名其官曰百揆猶出納王言名其官曰納言也相者古今之統名百揆者一時之官制必執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議之則君奭篇保衡與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人名一例并稱豈保衡非官名乎詩皇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一例并稱豈君長非人乎

問若璩曰蓋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道逢逐牛牛喘吐舌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僞作周官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

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變理陰陽失之遠矣

光耀案周禮地官序官鄭注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然則三公論道經邦不僞矣論道爲三公事變理陰陽何獨非三公事天子順道則陰陽和失道則不和陰陽者道之應變理者論道內之事也漢丞相有此事周三公無此事然則論道何爲三公之職特不規勞細務而已何事不總統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言周官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目一職爲官名朱博傳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五

十四册

公官各有分職地官鄭注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然則周三公與政事不徒論道而已丙吉語自本經乃謂經襲丙吉語然則後漢書劉愷傳尙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呂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協和陰陽與尙書五品烈風不迷股肱元首并爲引古語豈亦引漢家故事乎

郝敬曰古名世正己格物如伊尹周公凝亮忠勤職司卽道德民物卽變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可變理者也有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

變理不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清談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光耀案論道者講求政事民物之所以然卽變理陰陽之本也至于變理陰陽則政事民物無不得其所以然之道故能致天地之和非空談也大學言平天下必先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中庸哀公問政孔子告以脩身以道又曰尊賢則不惑又曰能盡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皆與此經義同毀經者烏足以知之晉時清談乃相習于老莊之玄妙放蕩置政事民物于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六

十四册

不問也豈論道乎

郝敬論冢宰掌邦治一段曰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

光耀案如敬所言則立政詳言職官費誓詳言軍政豈無令甲開載周公魯公何用瑣舉吾恐後人又且以此毀今文曲禮曰必則古昔稱先王士君子且然況帝王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故堯舜大禹皆以稽古爲先歷代史志典制所存其始創置其後奉行皆以詔定故一代典制鮮有不見王言者後王能稱引之旣見法令之善可垂久遠又見後王之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兩

美之道也

國朝

朝廷敕旨羣下奏章罔弗稱引

祖制奉行允謹豈非經訓之遺哉

閻若璩曰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云云與唐虞時司徒敷五教者名數迥殊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迺遠引上古之制

光耀案禮記中庸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達者常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七

十四冊

行百王所不變也是孔子明引此五者爲文武之政逸周書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在昔文考躬脩五典是周制自有五典且周禮所謂十有二教者豈能出五常外乎

閻若璩曰陳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大宰之職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六曰冬官掌邦事又六曰事職易事爲土者以左傳定四年聘季爲司空又曰聘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

光耀案此與周禮各爲一書字之不同尙其小者何足

怪猶後世一代律令時有改定況所謂掌邦土者特取重大者而言傳正義言之明矣金履祥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未受者司空主之既受則屬之司徒司馬尤足發明傳正義必謂不若事字包括得盡然則彼五官所掌治也教也禮也政也禁也何一非事何不皆以事字包括且彼五官所屬亦不皆如其長所主名如教官之屬有掌炭掌荼掌蜃等官何與教刑官之屬有伊耆氏大行人等官何與刑何不又以事字包括直不通之論爾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八

十四冊

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于事役而恆闕焉余笑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光耀案周禮乃一代定制此篇乃一時訓辭訓辭重在告戒故便事爲言不必拘定制正義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正聖人懷柔遠人之旨況康誥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事于周者雖以役事而來亦卽大朝會之時古者天子大封必于朝會是時封康叔故知必當大朝會之時既止數侯甸男采衛五

服不數要服何獨疑此言五服乎且此篇首明曰六服
羣辟與周禮合此言五服者自以便事言如正義所云
要服以路遠而寬之不數可得謂誤此書者不知周六
服耶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言周五服與周
禮尤不同逸周書王會解言成周之會內臺西面正北
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
又曰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
千里之內爲荒服是周止三服皆言周服而歧異如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九

十四册

古制改易不可攷讀經者期不肯義理可矣苟務援一
駁一徒自迷亂耳

郝敬曰學古入官後世事後世語

光耀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敘萬民而賓興之一曰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
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黨正正歲屬民讀灋而書
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
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此周公所制
非學古入官之事乎閔子馬以周原伯魯不說學決周
室之亂原氏之亡烏有周盛時不重學者敬特作八股

時習見論語中有學而優則仕語與此近遂習以爲後
世事後世語耳

閔若璩曰詩云虞業維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枸
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
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此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
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
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
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
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茫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
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其不足信明矣

光耀案惠棟引作顧炎武不知乾文言曰君子進德修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十

十四册

業坤文言曰發于事業繫辭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
富有之謂大業又曰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周
官周書孔子周之聖人業之訓事孔子言尙不足信何
也尙書字必再見詩書始非僞則堯典徒耗費費敍敍
尙書一見而已詩更無徵吾恐詩書兩經卽重見此義
則又曰所勦襲也盤庚曰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非尙書中作事業解之業字乎鳴盛亦執此說可見
若璩輩并漢時今古文所有之篇亦不讀徒肆意毀經
而已詩虞業維樅毛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或作莢業
大版也樅崇牙也郎箋虞也枸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
版於上刻畫以爲飾設業設虞毛傳業大版也所以飾

枸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枸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翼
虞鄭注翼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翼飾之以鱗屬植曰
虞飾之以羸屬翼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是鄭初注禮記
以翼業爲一物後箋詩改從毛傳各爲一物鄭改從毛
傳者必以毛傳義長故許慎說文業下曰大版也所呂
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呂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从
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許亦從毛說然則業者飾翼
上大版縣鐘鼓在業下橫木所謂翼況翼義取竹爲體
圓勁版體寬薄鐘鼓重物不縣圓勁之翼而縣寬薄之
版無此情理若璩謂縣者常防其墜是誤會毛傳得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士

十四册

之棄義不知縣處在翼不在業物墜否何與業事烏能
防則所推敬謹之義者未得其根其解詩之赫赫業業
有震且業及事業之業皆爲借敬謹之義者亦多迂回
非捷解也業本訓樂飾大版引伸之凡方策謂之業禮
記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是也業者人所有
事故引伸爲事業之業易繫辭所謂舉而錯之天下之
民謂之事業是也業本大版在鐘鼓上所處高高則危
危易動故重其義引伸之爲大爲壯爲高爲危爲動詩
采薇四牡業業毛傳業業然壯也烝民毛傳業業言高
大也常武赫赫業業毛傳業業然動也召旻兢兢業業
毛傳業業危也長發有震且業毛傳業危也是也皆引

伸之義不得曰假借假借者本義無可通乃爲此說我
自有是物何待假借于人毀經者并六書之義不知也
周官正辭第二十三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三

周官

士

十四册

君陳正辭第二十四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郝敬曰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附會之豈周公子卒而後命畢公代之乎先新進而後老成非用人之序矣

光耀案周公死以其子君陳代之者謂東人懷其父之德必服事其子懼殷頑之不靖也又以畢公代君陳者必別無可代之人不得不出老成守陪都事有緩急故也且其先君陳守東都時畢公方繼周公以太師在朝豈非重任哉何得謂之先新進後老成

聞若璩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十四册

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爲一句友於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又曰姚際恆曰古人引用詩書未有撮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唱者

光耀案毛大可謂論語引書有四皆改句改讀此孝乎二字乃論語增加晉潘岳夏侯湛陶潛時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皆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卽唐王利貞宋張

齊賢等亦引孝乎惟孝此豈古文尙書猶未之見而相嬗不改必以此作訛句乎亦曰此所引者係論語引書

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其說甚通吾尤以爲卽不然此二字乃眞古文君陳篇脫文何足異亦足釋古文句句完好無一字脫爛之疑猶康王之誥敘康王既尸天子上脫成王崩三字馬本不脫康誥罔弗慙上脫凡民二字孟子說文引皆不脫馬鄭王本堯典亦脫帝曰二字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且脫字數十也不然卽以書云孝乎作孔子引書先爲提唱之句又何不可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五鳳三年詔成帝紀鴻嘉元年詔皆曰書不云乎何嘗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十四册

非古人習用句法必執先取詩書中一字以爲例則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不行之謂臨師字臨字非取易中一字先爲提唱乎不行之謂臨必當時易說也古人每引經說爲經隱六年左傳君子論陳桓公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引商書先以惡之易也一語爲提唱惡字至周任言始見一時連引兩古語先取後一段中一字爲提唱豈不更奇包咸未見眞古文故讀孝乎惟孝爲句後人引用孝乎惟孝者皆從論語漢

讀程子玩味論語校以君陳原文故定書云孝乎爲句
若據謂改從君陳讀者自朱子始亦非漢石經論語乎
作于字之誤也不足異有此三說烏得毀經

閭若璩引姚際恆論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引僖五年
傳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本屬黍稷而言黍稷
者本屬祀神而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
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無
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此處
既不言祀神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
何與種種述謬皆爲吞剝周書成語故余讀三國志
張紘傳紘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三

十四冊

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僞作者所本
光耀案春秋內外傳及今文酒誥呂刑并所自引之書
自解之語皆略未一思而妄毀經恒六年左傳隨季梁
曰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正義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
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譏諛邪惡也國語周語內史過曰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又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
淫泆荒怠蠹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
姓攜貳左傳上文有案盛字國語上文并無黍稷一類
字何以突曰馨香且腥臊馨香之反也政可言腥臊何
不可言馨香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上文亦無黍稷字何以突曰馨香謂馨香不屬德于民
無與何以酒誥接言誕惟民怨又曰庶羣自酒腥聞在
上此腥聞字豈不指惡德言呂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馨香字實指德言上下文并無言祭祀黍稷者且
左傳引周書既曰明德惟馨際恆解之亦曰乃明德之
馨香也是明德可言馨香至治何不可言馨香際恆如
曰此襲酒誥呂刑春秋內外傳則人無辭矣何待遠引
三國志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言至善之治有馨香可聞足以感動神明所謂馨香可
聞者非在祭祀黍稷在己有明德何等顯貴

王鳴盛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意方明白今但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四

十四冊

云風草若猜謎者然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
文耶一簣面牆其剝剝痕迹正與此同

光耀案此襲閭若璩說并古人擬喻之言不解也堯典
象恭滔天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今父也豈皆若
猜謎乎逸周書大聚解殷政總總若風草何曾有一譬
如字面

蔡沈集傳論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引葛氏曰成王
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
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
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

與

光耀案成王中主也非有風雷之警竟以流言疑周公
尚不如漢昭帝于霍光立辨燕王上書之詐成王之言
烏得期無弊況告君陳此言有爲而然并不得議成王
其說有二成周殷頑所在周公既死惡知無殷舊人幸
嗣君昏庸而起事者乎前者成王方幼周公攝政尚有
流言君陳之後又須命重臣畢公鎮之其不能無虞于
君陳時也明矣百政之要機事之興隨時有宜朝廷不
能盡知故須守臣入告而行之必歸善天子者使知天
子視聽無遠弗及甚明聖也所以潛化殷頑不靖之心
庶朝廷不復有東征之舉此一說也君陳既爲伯禽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五

十四册

是時方當少壯雖甚賢非若老成可信必不變也以少
年懿親處陪都重地席聖父之遺愛乘頑民之好亂眾
善所歸將毋使人咸頌君陳之德不復知有成王君陳
卽不爲所動以有異志其能保流言不復起乎以此告
之所以杜君陳震主之患期與富貴終之此又一說也
有此深慮烏能苟謙哉然成王又慮君陳枉法徇君故
繼告以勿辟勿宥之中道其亦可謂周密矣學者猶謂
成王失言未審事勢耳毀經者其又何知

郝敬曰三細不宥謂姦宄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
也凡刑之設孰非以是三者乎無是三者則無刑今
不論其惟終非終但以三者概之則罪人之獲宥者

少矣矧曰細乎

光耀案此吾自敘所謂牽引傳疏諸家之誤以毀經也
孔傳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敘罪
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傳正解三字爲犯此罪至
于再至于三與上文狃字義應卽所謂惟終蔡傳解三
者爲姦宄敗常亂俗非也敬止讀蔡傳未讀孔傳輒以
毀經非妄乎若己見孔傳而猶引蔡傳之誤以毀經何
心乎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於殷未
嘗有頑民之稱頑民見孔書君陳畢命及序三篇俱非
古故于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洛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四

君陳

六

十四册

曰殷獻民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詆
之爲頑民乎余讀梓材曰迷民召誥曰讐民迷民讐民
與頑民又何別焉若璩此類視郝敬輩猶爲曉事況君
陳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乃泛論謂東人或有
如此者非謂東人盡如此故孔傳曰人有頑嚚不喻汝
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何嘗有頑民二字連文如敬所毀
則益稷今文也帝稱庶頑譏說禹稱苗頑弗卽工豈舜
禹謂有虞天下皆頑民乎

君陳正辭第二十四

古文尙書正辭

康王之誥正辭第二十五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江聲曰康王之誥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別有逸篇也今文家無百篇之敘不知有康王之誥因此二篇文相承接遂合爲一當從馬鄭本爲正

光耀案所謂眞是非者言當如此其美安在言不當如此其惡安在夫如是天下後世信我而不惑也今不能言其所以然但曰當從馬鄭爲正豈不以眞古文之不可從者謂其晚出而伏生今文之合爲一篇者非晚出也何以不可從其能對今文家之問乎乃專輒其辭曰當從馬鄭本爲正所以當從之故人不知己亦不能言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一

十四册

天下有如此鵠突說經者乎問若璩曰孔本分康王之誥斷自王出在應門內遂覺諸侯誥王王報誥諸侯以類相從勝馬鄭王本眞古文以類相從若璩能言其故矣吾故謂毀經者若璩而下則又若璩之不若也至謂今文家無百篇之敘其說實祖述若璩是并史記尙書大傳引書敘漢書所謂張霸百兩篇采書敘作首尾者皆未讀其他可攷者更不知也

戴震曰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考此篇自狄設黼展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

書日而知也大保障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

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卽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與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光耀案江聲尙不敢毀杜林漆書震不但毀眞古文并毀漆書是雖有古書不能杜臆斷者之口其繆妄不至于焚書不止也然其說乃盜襲顧炎武炎武曰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二

十四册

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卽位之禮重矣故卽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卽位則書不卽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

耐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又注其中有脫簡下曰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尙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不知吉服盛儀非康王自爲觀美尊重父之顧命承祖宗大統爲萬民主不敢以哀痛之情損禮也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鄭司農皆引書顧命陳寶等文爲訓是周公制禮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三

十四冊

如此況王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畏謹謙抑如此有不哀痛者乎此篇旣曰顧命是史臣特記顧命之儀爲一代大典其他哭泣之哀斂殯之事皆喪禮之常必不易者不暇備記譬如人孰不日飲食寢與今將敘此一人事必日敘飲食寢與乎且先王制禮哭踊有節豈終日誦蓼莪之詩始足見哀痛之情乎然則疑吉服無哀痛之辭及不言殯禮者非也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

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是踰年卽位又何可稱王炎武引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踰年豈沒喪乎其自爲言已矛盾蓋稱王者史臣之辭非康王自稱自稱明曰小子鞠子雖一稱予一人猶繫以名曰予一人劉味王出在應門之內句是諸侯雖有見新君之儀而康王止于應門內立受而已不敢坐路寢受朝如平日天子禮也且顧命有臨君周邦之言是稱君正奉行顧命又何不可或曰在廟中者受顧命祖宗前重其事也非行卽位見廟之禮經并無文義言卒哭祔祭于廟況此并不得作真廟解孔傳殯之所處故曰廟江聲雖毀經然解此廟字正用孔傳義與真廟無涉其言曰云諸侯實出畢門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四

十四冊

據上文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是卽位于殯宮之庭在畢門之內也此時事訖而出是出畢門經言出廟門是以殯宮爲廟蓋尊先王之靈若神明也故云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茨曲茨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卽出自廟門乃不以廟門爲宗廟之門而云實出畢門何也答之曰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所云廟門安得謂宗廟之門乎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

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宮爲廟門與此經云廟門同誼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君以爲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是衰世大國不遵周制者不可據以爲正案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君答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安得據春秋時事以相難乎聲此解廟宇與卽位見廟何涉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無退鄭注明反柩非牖戶內阼客位庭皆一室中由內至外之地是知所謂殯於客位指寢中客位言非指廟也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此蓋指庶人無廟者言庶人祭於寢其所祭處謂之廟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正義曰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喪服小

記無事不辟廟門鄭注鬼神尙幽闇也廟殯宮大戴禮諸侯遷廟從至于廟盧辯注廟殯宮文十五年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正義曰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恆帷堂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己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檀弓又云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相類也帷堂而哭知殯在堂上文葬視共仲終葬禮聲己不視帷堂而哭乃更端言事非謂旣葬猶哭此亦周人殯在堂之證不在廟也與甘誓社主所在謂之社逸周書世俘解祖廟主所在謂之廟正同然則謂在宗廟行卽位禮者非也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遞而徧是王朝無時無諸侯且周未有天下以前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既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千八百諸侯何必定以問疾來乎蘇軾以爲問疾之諸侯或未讀周禮耳況經并無畢至之文烏知太保畢公所率諸侯之多寡孔傳來朝而遇國喪正合

周禮然則以諸侯畢至駁經者非也孫希旦傳會炎武之說曰周人殯於西序而下文西序有東鄉之席又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之屬則西序無殯其爲既葬之後明矣不知此讀禮而未通之言也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曰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喪服大記君殯用輅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橫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枉塗上帷之鄭注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正義曰橫置於西序者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輅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七

十四册

又不四面橫以一面倚牆西壁而三面橫之又上不爲屋也是殯西序者大夫之禮天子諸侯殯但在正堂少偏西就賓位不遠倚西壁曾子問曾子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味子升自西

階殯前北面句可知殯在西階之上不在西序裏二十五年左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杜注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二十八年左傳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杜注更殯之於路寢也韓詩外傳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齊莊遷殯於大寢史魚以不能進賢退不肖不欲殯正堂是諸侯大夫皆以殯正堂爲重成王何至不殯正堂儀禮士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八

十四册

喪禮皆饌于西序下南上鄭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釋曰中以南謂之堂者諸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卽下文浙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故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是室外皆名堂也以此知殯在正堂少西下西不至序下不至階故曰殯於西階之上且但言大夫殯西序不言天子諸侯殯西序荀子禮論篇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殯久暫無定期又烏知此

此受顧命不在大斂蓋棺後尙未徙殯以前也何害于西序有陳物況天子西序自廣大赤刀大訓諸物布地幾何天子殯卽差寬大又何不可并容然則以殯不在西序駁經者非也已所不解輒疑古人有脫簡迷惑後人可謂愚而好自用也

康王之誥正辭第二十五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五

康王之誥

九

十四册

畢命正辭第二十六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璩曰嘗疑劉歆三統歷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于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眞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闕于歷法故不忍棄之僞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

光耀案王命作策豐刑者策卽命畢公之策豐刑史臣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一

十四册

舊題刑猶云典其言可爲典刑畢命命于豐故曰豐刑逸周書敘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又曰文王在鄭命周公謀商難作鄭保又曰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鄭謀與此經甘誓洛誥等篇皆因地名書之例孔子刪訂時定爲畢命從簡明耳故書敘無豐刑二字猶墨子引皇矣之詩同一文其見天志中篇者稱皇矣見下篇者稱大夏今詩敘有大夏名乎非命下篇曰泰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是泰誓篇又出一去發之名今書敘有去發名乎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者卽鈔此保釐東郊之命紀年雖不可盡信自確爲秦漢前書非此經錫命于豐之證乎劉歆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二

十四册

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傳會以爲至
于豐

光耀案安得此荒經之言乎古者命卿大夫士尚告廟
故後世凡册命猶重告廟之禮示不敢專也畢公當周
盛時以大師出治陪都乃云不必告廟是何言與周禮
春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饋鄭注饋進之也王將出命
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
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
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小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饋
鄭注賜猶命也饋之如命諸侯之儀內史凡命諸侯及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禮記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

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詩
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皆策命
告廟之事君陳諸篇不言告廟者史有詳略耳

王鳴盛曰閭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册命云云
則畢命乃逸篇非凶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棟謂鄭所
述二十四篇之目內罔命卽畢命之誤此說是也

光耀案謂罔命卽畢命之誤近是矣據鄭所非之書爲
眞逸書又妄改古書欺人則大非也正義鄭玄云今其
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三

十四册

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正義于鄭玄語二十字上
冠以鄭玄云于二十字下又申明以鄭玄所見云云何
等分明是鄭玄以此霍侯逸篇不與序應而非之矣棟
曰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
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刪去非也二字得
毋以爲不同者不同豐刑與此序相應者謂卽霍侯逸
篇然則豐刑僞矣且馬鄭所傳畢命序有史記可證者
皆僞矣不然何以無霍侯字抑毋以爲鄭明言霍侯逸
篇爲孔氏眞逸書與序不相應見今與序相應者爲僞
畢命乎辭理不能相勝乃改古書欺人豈知漢儒未有
不篤信百篇之序者奈何以毀經之故誣及鄭氏鳴盛

自號墨守鄭氏學亦傳會棟說試取正義讀之鄭意果安在也

程延祚曰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爲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尙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爲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于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考周書常例惑矣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四

十四册

光耀案既言古人不屑屑紀年又何以藉紀年見重箕子之義藉紀年見武王之不可無卽以所自言論之通乎不通不屑屑紀年者是紀年可不紀年亦可今以紀年者爲僞是古人有心不紀年通乎不通所謂眞書者非絕無一篇不紀年所謂僞書者非每篇紀年因有紀年遂定爲僞通乎不通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何以絕不記憶而曰周書止洪範金縢二篇紀年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五篇惟紀月是急于毀經讀洛誥尙不暇終篇不然豈以在篇終者不得謂紀年何以不言其例且不謂紀年將謂之何通乎不通毀畢命之僞乃在紀年則漢志引畢命作惟十有

二年六月庚午肫者何得獨眞是并毀及漢志通乎不通

程延祚曰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漢志以爲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爲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爲有冊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咎則獨在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邑爲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注原洛京亦曰成周衛世家管叔欲文成周是也洛邑雖洛邑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卽宮于宗周是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五

十四册

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閒明矣使畢命逸篇尙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覆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曰以成周之眾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耶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

光耀案延祚謂平王未東遷前不得名東都爲成周抑知東都何爲而作乎有天下者莫尊于宗廟宗廟在焉

夏商周皆重九鼎九鼎在焉朝會天下諸侯凡大事莫不在焉爲其居天下之中道里均也武王之志周公成之故曰成周乃曰天子居之始得曰成周九鼎輕于天子可也宗廟亦輕于天子乎且凡有大事王實居之既稱爲都何不可稱成周必常居之始得曰居則是王之寢重于朝矣以其常居也若謂稱名之宜一此後世之忌安得以擬古商都所在稱亳晉所在稱絳楚所在稱郢不爲嫌且何以鎬京又稱成周洛邑又稱宗周況欲遷焉未果故先有成周之名又何疑詩大雅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小雅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六

十四册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小雅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伐惡焉毛傳洛宗周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預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史記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此朝會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七

十四册

天下諸侯凡大事皆在東都之證也厲王時得稱東都曰成周既見左傳僖二十四年矣昭三十二年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宣十六年公羊傳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尙書大傳洛誥說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和合四海而致諸侯又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詩王城譜正義引洛誥鄭注漣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宣十六年公羊傳解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王城譜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逸周書作維解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明堂解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又曰此宗周明堂之位也史記解維正月王在成周此篇歷述危亡之國以爲戒篇終述有洛氏所以以知尤切斥東都本事爲戒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洛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

宋滕薛鄒莒韋氏解成周雒邑竹書紀年成王五年五月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七年三月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史記魯世家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劉敬傳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呂氏春秋長利覽南宮括對魯繆公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攷左傳公羊傳逸周書國語竹書紀年史記及伏毛鄭韋杜之說平王未遷前稱東都曰成周宗周見經典者不爲不眾多延祚何以都未見而曰不得稱成周序之可疑在此辨畢命眞僞亦在此書序紀年漢志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八

十四册

所載辭有不同其實一也霍侯逸篇鄭已非之雖四何疑攷見前君陳序分正東郊成周者郊猶境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周旣在鎬京東何不可稱東境此篇序成周郊者成周有事則周境不安何不宜成定經以成周之眾保釐東郊者成周安治卽鎬京東境安治矣何犯複序傳成定東周郊境者成定東周四境使無事卽鎬京東境成定無事矣經傳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者安治成周卽安治鎬京東境且因文爲訓注家常例何齟齬

程延祚曰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

王十二年始有是命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非爲成周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有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竝行哉

光耀案延祚豈得君陳沒年乎不然康王初年君陳尙在安得以成周命畢公君陳沒年絕無可攷然旣伯禽弟宜亦少子成王成王崩時年始五十未得大壽脫君陳是時死不更短命乎其證安在將毋以率東方諸侯句斷畢公已尹成周乎禮記王制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時畢公與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九

十四册

召公爲天子二伯二伯乃內官圻內諸侯入佐王朝者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旣曰五官之長明其內官是職方言主東西方諸侯不如齊桓晉文以在外之諸侯爲伯也然前此周公以三公尹成周後此畢公亦以三公尹成周知畢公此時未尹成周者仍證諸顧命鄭注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詩淇與序正義引鄭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桑柔序正義引鄭顧命注畢公入爲司馬然則畢公在顧命時方爲六卿中司馬在朝明矣何從出治外都況經傳無明文言君陳是時已沒畢公自爲二伯君陳自尹成周何刺謬至謂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非爲成周果何

事書序史記豈非古書何以言爲成周且方毀書序言
成周者可疑經正言成周與序應乃曰害于序尤首鼠
兩端

間若璩曰朱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尙書者
曷不及元儒陳師凱予請徵其說曰既歷三紀當三
十六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
君陳卒然後命畢公是爲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
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
昭合予曰然然別有說三統祿載周公攝政七年作
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後成王未立之先故
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繫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十

十四冊

於成王之下成王爲三十七年邵子祿是也陳師凱
以邵子祿推之自覺三紀不合僞作古文者卻似誤
讀三統祿之攝政七年以爲卽在成王三十年內成
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
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
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
而敢故與祿背馳哉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譬
若攻病須洞見癥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
蚍蜉所能撼與

光耀案三紀三十六年三紀上加既字歷字是已過之
辭則三紀以後之年皆在句內若璩常言古人于文無

一字虛設何以此句僅四字乃未殺其二以紀言奈何
襄九年左傳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
語晉語韋氏解曰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又曰天之
大數不過十二蓋天道備卽人事有變更之期也以三
言奈何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舉成數所
以見有變更之大期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杜預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亦其
芻證使取經文玩味之何至毀經周公以攝政七年十
二月晦反政三統曆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曰反
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八年三月周公始訓殷頑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七

十四冊

民與之更始卽成王親政元年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
于新邑洛用訓商王士是也卽如所言作僞者誤認三
統曆攝政七年在成王三十年內是成王三十年分七
年爲周公攝政之年餘止二十三年數至康王十二年
六月作畢命時止三十五年安得足三紀之數如謂七
年十二月晦已命周公其後此一日宜歸成王卽此一
年宜歸成王然則周公攝政止得言六年且既歷二字
終不可通洛誥正義曰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
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若
從鄭解告文武封周公在成王元年則并攝政七年十
二月晦之一日仍宜數入周公攝政年內不得數入成

王親政年內使取洛誥多士玩味之何至毀經三統曆曰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又曰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周公七年四字明蒙上攝政而言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蓋言成王親政之元年猶漢文帝稱前元後元圖文便耳非以成王前七年屬周公三統曆敘堯卽位七十載是未以攝位之二十八載屬舜敘舜卽位五十載是未以攝位之十七載屬禹何獨以攝政之七年屬周公三統曆世經或總計其年或散計敘事之內讀者易知本無定例況洛誥多士正義引鄭玄說于成王親政之元年皆稱成王元年蓋亦劉歆意不然臣奪君年誣聖荒經莫此爲甚鄭玄何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主

十四册

至誤取劉歆說毀經者讀三統曆尙未通

閻若璩曰后稷不得稱先王畢公不得輔四世爲誤會國語

光耀案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孔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孔傳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正義曰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

卿也正義各引實證猶妄爲毀端將誰欺乎疏證此條有錄無書或自知其妄而刪削之疏證中凡如此者宜皆若璩所自刪削也

郝敬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後世事後世語

光耀案經曰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化敝奢麗萬世同流風俗之敝由奢麗奢麗實起于世祿之家此眞古今之通病敬以爲後世事後世語豈古時無此耶是并經中萬世同流一語未一理會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可見唐虞時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六

畢命

主

十四册

已有此非此經注脚乎觀康王以此命畢公必東都所徙殷頑多世祿之家蓋世祿之家散處在外易爲名號作亂猶漢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正以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如劉敬所策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東觀書載杜林上書曰漢興郡縣不置世祿之家正指此然毀經者如見杜林此書又將曰此晚出書所勦襲也

畢命正辭第二十六

古文尙書正辭

君牙正辭第二十七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郝敬曰誦四祖之德云文武成康辭甚簡略正是異代語

光耀案詳明僞矣簡略亦僞然則洛誥曰不迷文武勤教又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又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文武二代亦甚簡略何以不是異代語宜十二年左傳鄭伯曰徼福於厲宣桓武成十三年晉呂相曰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皆此等文法

郝敬曰亟言乃祖考既不舉其姓氏又不稱其先勳職事所以爲幻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七

君牙

十四册

光耀案盤庚今文也上篇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爾祖其從與享之中篇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又曰乃祖先父此不見舉其姓氏及先勳職事何以不幻文侯之命今文也曰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此雖有指名仍未稱先勳職事何以不幻

王鳴盛曰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彼注云資當爲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下屬爲句僞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添咨而此資改爲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祁寒成三字句與夏日暑雨

不齊乃刪去日使以爲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改者非也

光耀案字經篆隸師讀傳本不同故諸經不能無歧誤先儒不能無誤解以此爲毀端直不通矣即論緇衣一篇所引如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鄭注匪非也命謂政令也尙書作弗用靈詩云有枯德行四國順之詩作有覺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七

君牙

十四册

家則亡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不衍字耳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宣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詩無上數句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詩作允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宣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宣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論語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易曰恆其德貞鄭注偵問也易作貞凡緇衣所引與今文諸篇及他經不同者注家各依文爲解孰僞乎又如鄭注尹吉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詰

字之誤也注臣儀行曰儀當爲義聲之誤也注兌命曰兌當爲說注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曰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又曰見或爲敗邑或爲子注唯君子能好其正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注故君子寡言而行曰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注純而祭祀曰純或爲煩及所謂不衍字耳是鄭以緇衣一篇中誤字如此之多烏得謂此引君牙非誤且所謂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正指此條誤字毀經者并讀緇衣未通

君牙正辭第二十七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七

君牙

三

十四册

周命正辭第二十八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閻若璩引姚際恆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翳申誡大僕國之政作翳命復宣紀謂大僕國之政非大僕正也命伯翳申誡之非命伯翳爲大僕正也余曰太史公親受逸書知其義如此故改書序之文載入本紀魏晉閒止依傍書序爲說而不顧與史背馳眞古文僞古文于此又見一斑云光耀案毀經爲其晚出也序非晚出兩漢諸儒未嘗以爲僞亦毀之何也況大僕正三字作敘者發明經義經并未嘗三字連文烏得毀經史記此條于經亦非大謬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八

周命

十四册

乃命伯翳申誡大僕國之政者謂命伯翳爲大僕申誡以國之政也倒文見義古人之常政者正也文義通以官言曰正施諸事曰政史記每以訓詁字代經經之正字亦虛實并用今予命汝作大正以官言實用也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以施諸事言虛用也史遷用經或易一字而義大異或兩用其說而互異或顯與經背皆不得毀經必如所毀則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賜書敘作俾謂使榮伯作此命也史遷易爲賜可得謂此篇之作因成王以息慎物賜榮伯乎又曰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書敘作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謂陳天子歸禾之命也

史遷易旅爲魯蓋假借字說文於部旅重文古古文旅
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
魯夫人正義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公是旅魯古通可
得謂周公受禾時兼受魯用天子禮樂之命乎魯周公
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然則本紀世家
兩用嘉禾書敘出史遷一人手乃不同又孰僞金縢漢
常見也魯周公世家以爲周公卒後事用今文家說明
與經背可得謂金縢僞乎無逸漢常見也周本紀周公
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多士有王若曰蓋以王命作諸
無佚周公戒王之辭非以王命作也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今文家作百年魯周公世家引無逸曰故高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八

罔命

二

十四册

宗響國五十五年非古文又非今文可得謂無逸僞乎
此類何可勝數且作敘者無論何人自在伏生前若璩
輩謂史遷及見真古文在伏生前者反不得見真古文
而杜撰乎史遷未傳真古文卒業辨見前

閻若璩曰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
卿之說今且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
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
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
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
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又有大僕下
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
詔相王之王小遽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
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晚出罔命
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
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大僕所掌與書敘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憝人充耳目
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
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蚤已自吐供招曰
大僕長大御中大夫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
表大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八

罔命

三

十四册

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凡余駁正古文
皆抉摘其所以然使無遁情近儒謂揚子雲生平昌
黎亦被瞞過程子猶爲之諱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
膽鏡雄爲狐妖無遁處快哉斯喻也

光耀案此不但不能毀經并不能毀傳大僕正作大僕
解可作大馭解亦可作大僕解大馭之屬有羣僕大僕
之屬小臣祭僕御僕非羣僕而何鄭注敘官大僕曰僕
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非言其屬有羣僕而何
既有侍御於尊者之名其職何嘗不親大馭雖曰中大
夫大僕亦不失下大夫僅降一等同曰大夫敘官大僕
在大馭前何嘗不高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即與君

同車何足異況經并無明文言與君同車安得以正義有與君同車之言毀經作大馭解有應劭說可旁證應劭說又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豈劭自造此說必本先儒安知子國非亦本先儒如劭所本謂劭自造此說而誤安知子國先不能自造此說且安知劭說非即得諸子國所傳聞者解經如馬鄭皆不免有誤子國即有誤何足怪況周禮周初書罔命作于中葉官名制度安知不時有改易猶孟子召誥洛誥立政所言多與周禮不同罔命安能必同此則并不可遂謂傳誤國語晉語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韋氏解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端而不淫好諫不隱即此經所謂

古文尚書正義卷二十八

罔命

四

十四册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是爲君馭馬之人亦取端而能諫不徒馭馬一事而已子國傳安知必誤也國語韋氏解亦旁證況大僕正三字見書敘經并無三字連文經曰今子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謂古本大下有僕字然考之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大僕官大正汝當敎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大僕正三字用書敘義大正二字乃訓本經是正義所據本無僕字開成石經亦無僕字校勘記曰古本物觀敘謂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閒參俗體多不足信若據蓋據繆本毀經

聞若璩曰余向謂作古文者生于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穎達疏厲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爲本而摹脫之乎其出魏晉閒可知或曰誤果自王輔嗣輩乎予曰張竦爲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閒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誤已見于此

古文尚書正義卷二十八

罔命

五

十四册

辭究不同此經句法以惟字作語辭助句即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詩柔嘉維則之類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踧踖惟慙安帝紀元初四年詔曰夕惕惟憂皆此等句法正義取易意證經可也若璩取易辭毀經是并不察此經句法若何若璩注困學紀聞亦爲此說又曰今朱子本義正之然則若璩本朱子吾惜其讀朱子說未通朱子蓋因經爲注注文曰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是從若字斷句注爻辭曰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惕厲二字駢用非以夕惕若厲作句而何孔子釋爻辭亦不拘守爻辭句讀但取大義明耳故爻辭作兩句者不妨刪易其字作一句

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有時字則終日字夕字義在內有惕字則厲字義在內曰雖危无咎者此危字當作申明上義解不可泥認爲特解厲字猶言雖有惕厲危懼之象无咎矣若泥解文言以定爻辭句讀則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八字作一句讀可乎是孔子亦未嘗不讀夕惕若厲爲句吾又惜若據讀文言未通此訓若爲語辭從孔冲遠等讀夕惕若厲爲句一說也易正義曰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竝以若爲如相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盡謂若爲語辭固無不可然尚失攷漢儒舊訓李氏易傳荀爽曰夕惕以喻臣謂三臣於五則疾修柔順危去陽行故曰无咎又引晉干寶

郝敬曰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後世霸者借以爲辭車轍馬跡徧天下樂樂之主也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僞增君牙伯罔聖人何取于穆王而錄其辭反多于成康乎

光耀案孔子刪書存穆王諸篇示人悔過可貴也昭王二年左傳楚右尹子革對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然則穆王失德早年事君牙罔命呂刑必悔過後作欲人悔過故存其三篇秦穆公霸主也有悔過之心故存秦誓周易復之後受以

无妄其卽聖人之易教也夫

罔命正辭第二十八

古文尚書正辭

百篇之敘正辭第二十九

古文尚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閻若璩曰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尚書

光耀案大傳每說小敘文義豈今文無小敘乎御覽皇王部殷帝武丁引書大傳曰桑穀俱生于朝一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理草也野草生于朝亾乎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祖己祖己曰野鳥不當升鼎欲爲用也則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一

十五册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說高宗彤日咸又敘文義詩邶鄘衛譜正義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幽風破斧敘正義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經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諸其宮說鴻範大誥成王政將蒞姑敘文義尚書歸禾敘正義引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綫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

而貢之御覽職官部太保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說召誥敘文義長孫無忌律疏敘引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說呂刑敘文義路史後紀高辛紀羅莘注引伏云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說毫姑文義史遷張霸等采引在孔壁古文既出後更不勝數

光耀又案趙孟頫有書古今文集注以古文爲僞自敘曰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

古文尚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二

十五册

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又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不知今存孔傳果眞則今存尚書烏得爲僞既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書之道在是則大禹謨烏得爲僞此余所謂不知經僞者何篇謂序爲僞又何據且伏晁倪夏侯皆西京今文大師豈雖爲歐陽家胡廣弟子又嘗書石經固非能精進別名家安敢望西京大師豈書石經分般庚爲三篇正從小敘不又惑于僞敘乎楊載曰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元史引作不知其經術之學嗚呼此輩足言經術哉

嘗讀元史趙孟頫傳帝嘗問葉李雷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指姦臣爲賢固宜毀眞經爲僞且孟頫宋宗室而貴幸于元與吳澄宋嘗舉進士不中而仕元同爲名教之罪人也毀經奚責焉

金履祥曰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三

十五冊

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傳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爲齊魯諸儒次第傳會而作序可知也

光耀案履祥蓋以傳今文者齊人伏生傳古文者魯人孔子國故謂齊魯諸儒傳會作序然則孔子刪定六經可得謂六經孔子傳會而作乎

朱彝尊引沈嗣選曰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此不可信

光耀案此并百篇之名未知而妄言今僅以見小序者攷之夏書誠四篇虞書十六篇不止十五篇商書周書皆四十篇非三十九篇孔子刪書義自有在今卽不可強知豈以朝代爲去取乎春秋左氏傳十二公之事多

寡不同詩三百篇風雅頌篇數多寡亦不同于書何疑嗣選尙書傳自敘稱郝敬爲近世大儒無怪其相習毀經也

朱彝尊引孫寶桐曰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襄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陋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信矣

光耀案此如乞兒拾得一錢而笑采金者不能望氣以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四

十五冊

得也兩漢諸儒共尊信書序作書序者乃不知左傳定四年有此篇名乎此人如更見史記殷本紀有大戊篇名漢書律歷志有古文月采篇名尙書大傳有大戰篇名更不知作何驚愕矣閭若璩論孔子刪書不存伯禽之命唐誥甚通其言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于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鬬靡如後人以無一

不載爲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爲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爲所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爲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

程延祚謂小敘出秦漢間

光耀案此真不知時勢不度事理之言也今文及百篇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五 十五册

之敘并傳之伏生伏生爲秦博士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越八年爲漢高祖元年八年間他人有偽造之敘伏生未有不能辨者蓋親見未焚之書秦并天下在始皇二十六年越七十七年爲文帝十五年是年晁錯與賈良文學之選本傳敘其受尙書伏生所更在前受尙書時伏生已年九十餘卽作文帝十五年伏生年九十論是在秦未并天下以前已年三十餘史記漢書可攷也然則秦并天下以後未焚書以前即有人偽造伏生亦未有不能辨者蓋在當時固家有之書豈有身爲博士又實大儒乃年三十餘尙未見此書者乎是秦人偽造斷不能欺伏生入漢以後伏生實始傳之唯有伏生偽

造耳伏生既偽造敘安知其不更造今文今文又可疑矣且又何以百篇之敘出孔壁者與伏生所傳無異既非伏生偽造則漢人更無可疑者矣

郝敬曰九共九篇是一事作典九終四代書無此體豈唐虞之際多文乃爾耶且九篇何至偕亡

光耀案敬蓋不知尙書大傳有九共佚文是伏生見其完篇也且唐虞有九功九歌九德九州田與賦亦有九等蓋九者天數之極故凡事物之極者皆從九聖人有取于易道也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唐虞之文盛如此毀經者烏足知之

程延祚論典寶敘曰案桀自鳴條奔三股湯師追之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六 十五册

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光耀案古人于寶玉非以爲玩弄之物也天地祭祀用之天子諸侯朝聘用之物孰有重于此者故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春秋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皆重之也楚語王孫圉曰圍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延祚謂聖王不重寶玉得毋以玩弄之物視寶玉且以玩物之心窺聖王乎

江聲論咸又四篇曰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又曰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又曰集古錄載齊侯鍾銘其文有再言都俞而不重出都俞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是其證也

光耀案君爽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七

十五册

咸又王家巫咸與伊陟臣扈同爲太戊賢臣其先得姓或以巫豈咸身爲巫乎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辭人寓言耳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遂以爲眞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孔子弟子有巫馬期楚有申公巫臣豈皆巫乎況史記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太戊明言伊陟贊言于巫咸在祥桑枯死後何待禳除何得云使巫咸禳除止知逞臆妄說并史記亦不暇覆讀何也史記于作咸又下又云

作太戊或別采異說或涉下太戊字而衍皆不足怪乃必偶會百篇之敘中有太戊以古人重文作二畫代之爲解則大繆聲自以是爲好古習人爲俗儒故其寫經如百僚師師下師字輒作二畫不知古人重文作二畫今可攷最古者惟諸尊敦銘及石鼓文緣其始意不過苟簡以損力耳故止施諸尋常之器物田獵之歌詩非尊嚴重大之物也經典乃羣聖人遺訓所在烏得苟簡從事小戴禮所謂敬業無有宜敬于此者故漢碑多以二畫作重文獨不敢以寫經隸釋所載熹平石經殘碑如尙書王道蕩蕩詩歌歌伐輪兮論語本本立郁郁平不遠遊遊必有方詩適彼樂郊樂郊論語鳳兮鳳兮毋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八

十五册

叭萬方萬方皆不如他碑以二畫作重文今存殘碑蕩字及毋叭萬方萬方字鳳兮鳳兮字皆可徵也其他碑銘用經語乃時人所作文或不拘于此見漢人之尊經聲以此疑經蓋不知漢人寫經之體不學故耳後人又或襲此故智謂毛詩碩鼠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引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乃古人寫書以二畫代重文詩本經當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寫毛詩者誤爲樂土樂土不知齊魯韓毛四家異文固多何必費此一穿鑿郝敬曰殷始居商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今復去耿故篇中云不常厥居于今五邦

序增會經文概謂盤庚五遷語欠分曉蔡仲默所以
譏其謬也

光耀案毀經者有書并不知如何讀法可歎也壁中原
書百篇之敘本爲一篇伏生今文馬鄭王所傳杜林漆
古文皆爲一篇從其舊也孔子國始分之各冠篇首故
仲丁遷于囿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
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加以上文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以次數至盤
庚正五遷何等分曉敬止讀盤庚一敘不知連上文讀
下無怪其謂欠分曉也然遷亳遷囿遷相遷耿後人得
知詳備者實賴有書敘史記殷本紀其文雖有異亦本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九

十五册

書敘特傳本師讀不同耳不然經所謂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者敬何從知此五邦之名是猶食穀而不知飽所
從來可得謂有人心乎

郝敬曰金滕非周公自作如公作則小人之心矣序
于此等處孟浪之甚

光耀案書敘所謂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者非謂周公
自作此金滕之書乃推言史臣作金滕之由敘中作金
滕三字指禱疾之事言非指此經篇名言

程延祚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序之荒率無理莫
此爲甚

光耀案敘言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策書之事非謂周

公作此金滕一篇書古書文辭簡闕故孟子有以意逆
志之言眞萬世讀書之法若文辭詳盡顯白又何待以
意逆也竹書紀年周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
壇墠作金滕文法正同史記太史公自敘嘉旦金滕亦
此文法鬻子篇目有慎誅魯周公第六言魯周公戒康
叔使慎誅其簡闕乃更甚淮南子精神訓故通許由之
意金滕豹韜廢矣高誘注金滕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
王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故曰廢矣誘意則
金滕若別有一書竊恐不然宜卽此篇引用之意尤晦
矣

段玉裁曰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十

十五册

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以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
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
皆有有目無序者廁其間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
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此實則棄稷不統
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
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太戊贊于伊陟作
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
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
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
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酒誥梓材亦

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亾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亾矣故曰今亾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光耀案玉裁止顧逞臆不知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明載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本劉向歆父子別錄七略烏可盡末殺法言易損其一也雖恚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揚子本言書亾逸過半雖有書序亦不能推尋而知以書序簡略不能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士

十五册

每篇一序如易之可推尋也如玉裁所云則書百篇宜有百序豈九共九篇有九序咸乂四篇有四序太甲盤庚泰誓各三篇各有三序乎
程延祚曰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於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視爲當然何足怪哉

光耀案稱多士當時誥勉不妨從美稱頑民作敘者從後錄實之辭也經曰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周公在當時必用此開曉警懼之言

其非翕然服化之人可知也謂之頑民又何戾于書百篇之敘正辭第二十九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二十九

百篇之敘

士

十五册

孔敘正辭第三十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王柏書疑曰古文尙書序可疑者大略有三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十五册

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繡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

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

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又曰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二

十五册

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光耀案爾雅釋詁墳大也典常也安國訓三墳爲大道訓五典爲常道依文爲義何足怪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兢兢業業更何自分別如柏所疑是堯不業業舜不兢兢且堯止行道未嘗致孝舜止致孝未嘗行道仲舒漢初大儒乃爲此言又孰悖謬一科斗書者以竹爲筆漆書之筆初下漆多故大末漸細似科斗故名古人金石存者猶可攷如岫嶠碑比干銅盤銘散氏銅盤銘焦山鼎銘召鼎銘高克尊銘卯敦銘仲駒敦銘其點畫大細不一多類科斗皆秦漢前物豈皆僞乎東方朔十洲記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劉歆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蹕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三

十五册

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柳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路史後紀高陽羅苹注引董譚高陽金別種五等或出長乎異布封演曰面有科斗書是也述異記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晁氏云梁任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述新異爲此記王子年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閒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酒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後漢書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尙書孔敘正義曰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三國志魏書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衛恆四體書勢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晉書衛恆傳亦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四

十五册

此文東晉傳言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又曰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荀勗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人伏其博識南齊書文惠太子傳言襄陽有盜發楚王冢得科斗書考工記是科斗書其來自久今且不據他說豈盧鄭之言亦僞乎朱彞尊經義考謂書序此語乃作僞者欺人魯齋王氏疑之當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據王隱書謂科斗文乃晉人里語序之作僞顯然可見柏荒陋不足責朱段號涉學何以并盧鄭之言未攷謬二東漢杜林賈逵馬融

鄭玄所傳古文卽伏生二十九篇而漆書之者今世人以此爲眞古文柏乃曰盤庚與大誥以下十三篇之艱澀者乃伏生之訛孔壁未必有是并東漢漆書亦駁之矣是并伏生今文亦以爲原本不如此而駁之矣且吳棫朱子方以伏書皆艱澀孔書皆不艱澀爲疑柏乃曰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是并師說駁之矣本欲駁眞古文反駁卻漆書古文駁卻今文駁卻後世疑古文者之說如此憤憤乃著書疑經謬三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諸義與雅歷代以爲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五

十五册

光耀案如適所言是孔子無刪書事不知四代之書多矣事理不能無重複芟繁翦浮謂去其重複非謂有繆戾須去也何害爲大訓況殷夏之禮聖人所制繼世聖人皆有損益孔子以言教萬世有所損益又何疑

金履祥尙書表注曰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亦皆可疑履祥疑安國之序蓋東漢之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東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怪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卽不言金石之異矣

光耀案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魯共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召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雖班固譔而藝文志實本劉向別錄劉歆七略豈非出自西漢人履祥若目未見漢書問苦強作解事河出圖洛出書始見周易論語劉媪夢與神遇高祖斬白帝子及所居上常有雲氣俱載史記何嘗非怪豈亦東漢傳古文者託耶洪範休咎金縢風雷今文也武王都洛邑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太雪之且止於門外周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六

十五册

與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伏生今文說也豈不近怪況元史宦者李邦寧傳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於文宣王黜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嗚呼聖人之靈何日不在天地間哉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此亦可證尙書序爲東晉人僞作

光耀案逢祿傳會公羊傳遂欲損左氏不得爲春秋傳

以爲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說家之類遂殃及尚書大敘左氏爲春秋傳已見西漢人著錄孔子國亦西漢人何以尚書大敘中不可稱春秋左氏傳便持此爲東晉人僞作之證此瞽談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敘是以孔子明王道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史遷此段卽無明傳字所謂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非作傳而何漢書藝文志春秋古

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謂此十一卷者乃公羊穀梁二家經古經十二篇者卽左氏經也故下接書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以左傳增經先于四家又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

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藝文志本劉向劉歆乃西漢人舊題楚元王後劉歆傳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曰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呂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又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倉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傳訓故又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說文自敘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西漢人明有左氏傳之稱乃一切末殺之直妄人耳光耀又案梅賾曰共王雖貴良心猶存亦不知有聖人舊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人情又宅之壞不壞固不克保數傳之後遂不覺有先人壁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邪向爲何聲豈其鬼邪爲此說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又曰此蓋張霸所僞經之時造爲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然藝

文志云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不過變易沛公欲屠魯至城下聞弦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乃不屠魯之意以爲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云耳至作僞古文序者刪其鼓字改作聞金石絲竹之音始涉於怪耳不然太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何故獨不載共王壞宅與夫巫蠱事與經術道塞之事而但云尙書滋多於此矣可見史遷之前僞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辭猶未盛哉此并漢志亦毀之至謂僞古文出史遷前直誤張霸僞書爲梅氏所上書且不知霸非史遷前人閻若璩曰梅鷟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合亦頗妙明知與史傳不合反以爲妙吾不知毀經者何心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孔敘

九

十五冊

段玉裁曰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二目絕無謂歐陽夏侯爲今文尙書者漢魏人注漢書多以古文別於歐陽夏侯如云容古文作睿台古文作嗣祖古文言阻隔古文作擊是也晉以後古文尙書盛行始有言今文尙書以別之者如晉末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作不怡今文曰惟刑之謚哉今文尙書作祖飢裴松之注三國志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此今文尙書四字之始見史記云以今文讀之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者謂今之文字也讀之者諷誦其文曰讀定其難識之字曰讀得其假借之字曰讀抽續其義而推演之曰讀故曰因以起其

家謂於伏生歐陽尙書外別立古文家也後人讀史記漢書不察乃謂以伏生歐陽尙書校古文尙書信如是則誰不能之而獨讓子國起其家歟且伏生歐陽尙書非可用以讀古文尙書也如優賢揚歷臚宮劓割頭庶剝曰禹鏡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文塞晏晏無淫于酒無効于游田其字既不同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少復大異非謂同字而一用隸書一用古文若合符節也且其下文云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謂伏生歐陽所無而安國亦以今文字讀之寫定可誦豈徒取伏生歐陽所有者辭校云爾哉作僞孔序者不解史漢所云乃云科斗書廢已久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

孔敘

十

十五冊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是其意謂史漢之今文二字卽伏生書也夫伏生之書互勘斷不能廢而專倚伏生之書則文字不能盡通其讀詎遂能考論其義哉又云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不識此二十五篇何所藉以攷論文義也且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合之兩儒林傳曰以今文讀之逸

書得十餘篇然則壁中所出尚書子國既盡以今字讀之盡得其讀更無餘篇矣劉向別錄桓譚新論所謂五十八篇是也烏在定其可知者而其餘尚有錯亂摩滅弗可復知者哉

光耀案子國隸古定之古文本及起家之今文本皆有賴先所受之伏生書非以伏生書校而讀之烏能盡識壁中科斗文乎其初以伏書所有者校讀得二十八篇二十八篇中奇字既盡識之矣因以所識奇字推度其餘又得二十五篇其餘錯亂摩滅者略識字句而不能得完篇故弗存也其時因以造起家之今文皆得力所受伏生書玉裁欲毀大敘遂謬解史漢不知漢人言今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士

十五册

文者正多論衡正說篇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申鑒時事篇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閒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摩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泰誓紆正義引

馬融書序論泰誓曰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禮記月令正義曰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異義每稱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三國志蜀書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此非漢人稱今文之確證乎玉裁并王充荀悅馬融許慎尹敏稱今文者不知又漢人有今尚書之稱見異義者甚多玉裁既不能誣況異義今尚書每與古尚書對稱既稱今尚書何不可加一文字曰今文尚書漢人既有古文尚書之稱見史傳者甚多玉裁亦不能誣古文者明對今文而言可稱古文尚書何不可稱今文尚書周禮明有古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士

十五册

文今文之稱尚書何獨不可有古文今文之稱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尚書明他人無此書他人無此書安得不以此事獨讓子國起家玉裁并史漢孔氏有二字忽略讀過且所謂以今文讀之者大略言之豈謂一字一句依今文不易乎一字一句不易則直是伏生書何必更以讀古文哉讀之有何新異于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字句尚各有異同故三家各立一學同爲一師今文之傳尚有異同況子國欲別名家之書哉何必賴優賢揚厲等文盡同惟其不盡同乃得別名家且所謂孔氏有古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者史遷以因以起其家句終上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義下文逸書

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二句分別言之明起家非以逸篇逸篇乃博士所無之書烏能起家玉裁謂此逸篇伏書所無而安國亦以今文讀之止顧橫生毀端不知史漢行文絕不如此起家者謂由白衣起家爲儒官史記鼂錯傳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漢書王吉傳宣帝時起家復爲益州刺史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爲丞相是其類也玉裁謂于伏生歐陽書外別立古文家古文僅王莽用事暫立不聞武帝時曾立古文若謂在民間創立此學則史漢宜云起傳太敘正義引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屋壁者獻之與博士使讀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古

十五册

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是其類也安得謂之起家漢志所謂得多十六篇劉向桓譚所謂五十八篇皆除錯亂摩滅者不計第就子國定其可知者計之不然豈孔氏藏書時即藏此殘本乎抑孔子刪定時止此五十八篇乎又何以解小敘明有百篇正說篇明曰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此非言壁書本有百篇乎肆口漫毀徒自見不通耳光輝又案閻若璩曰徐嘉炎謂余表章六經莫盛漢武一巫蠱事何至經籍道息余曰經籍道息猶言不重此道云爾語頗輕以是折大敘恐未足以服其心焉

閻若璩曰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苟悅漢紀成帝紀云武帝時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辨矣

光耀案此明以來毀經傳者一大證不知漢武帝時有兩巫蠱大獄若璩止知武帝末征和元年二年起巫蠱大獄不知武帝初元光五年已有巫蠱大獄子國傳成適遭元光五年巫蠱大獄不以獻若夫經文固早悉上送官劉歆班固荀悅王肅陸德明孔穎達長孫無忌等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古

十五册

皆不察誤元光巫蠱爲三十九年以後之征和巫蠱漢唐以來沿誤至今不知史記及漢書紀傳通鑑載魯共王薨年甚詳皆在元朔元年乃武帝卽位之十三年是武帝初已薨且傳曰以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然則共王好治宮室亦不在季年斷無武帝末壞孔子宅廣宮事司馬遷親見子國若天漢後尚在斷不得言蚤卒僅釐訂經文并殘簡獻之非作注解果何所難斷不得遲至數十年後況侯子孫平漢書武帝本紀元光五年秋七月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張湯傳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爲能外戚傳孝武陳皇后傳擅寵驕貴十餘年而

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
嬪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
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
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史記通鑑略
同征和巫蠱皇后太子獄元光巫蠱亦皇后獄雖不及
征和之禍尤烈然在武帝時爲始見此大逆無道之事
實出自中宮又相連及誅者至三百餘人非大獄而何
元光五年武帝卽位之十一年也證以論衡所謂孝景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
壁中時事正合蓋武帝卽位初承詔作傳至卽位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五

十五冊

年傳成遭陳皇后巫蠱事如此大獄一則曰上遂窮治
之再則曰窮竟黨與豈歲月閒可了乎故子國不爲獻
傳計且是時武帝已有事神仙及四夷朝廷方騷然何
暇及此漢書禮樂志所謂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
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是也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子
國遷諫大夫又遷臨淮太守度子國卒當在元封後太
初中家語子國自敘所謂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王肅敘
所謂子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
十卒于家如此攷之正合武帝卽位年號建元元光元
朔元狩元鼎元封每六年一改太初天漢太始征和每
四年一改後元二年崩太初元年越十六年始爲征和

四年史記猶及征和中事成史記宜在征和中言十年
前卒之人何不可曰蚤卒下文曰安國生卬卬生驩蓋
對其子孫見存爲言史家常例又或惜其人功業不終
亦曰蚤卒漢書尹翁歸傳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
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
子岑歷位九卿後至將軍旣曰後至將軍則其父死時
已歷九卿矣其子已爲郡守歷九卿翁歸死時必不止
四五十之年儒林傳谷永上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
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又曰鄭寬中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寬中爲成帝師死時已遷光祿大夫領尙書事度非中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六

十五冊

年又或其人雖得上壽而惜其不長存亦曰蚤卒史記
魯世家武王蚤終成王少禮記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
而終可得曰短命乎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又曰楚熊通怒曰吾先鬻
熊文王之師也蚤終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
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
臣年尙少鬻熊年九十爲文王師可得曰短命乎何以
曰蚤終蚤卒史記稱子國蚤卒者安知非惜其年不稱
德又惜不及待史記成與訂正此蚤卒二字何解不可
然則卽謂子國親見征和巫蠱而卒其卒要在史遷前
證以遷書所稱蚤終蚤卒之例又何不可漢書楚元王

後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又曰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
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
卒之難未及施行蓋歆止見中書五十九篇之經不見
傳傳未獻也并不知歆經年日見當時記載有言古文
尙書遭巫蠱事不得立者遂以征和巫蠱當之征和巫
蠱禍尤烈漢人習聞者耳其後班固爲漢書荀悅爲漢
紀王肅敘家語陸德明爲釋文孔穎達等爲正義長孫
無忌等爲隋書遂各有誤矣謂共王壞孔子宅在景帝
時非吾私言若璩已辨之曰論衡正說篇云孝景時魯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七

十五册

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共
王以孝景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
武帝元朔元年癸丑且共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
其壞孔子宅曰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
字爲是若璩所辨如此攷史記及漢書紀傳皆合止今
本史記作共王徙魯二十六年薨漢書作二十八年薨
殿本亦然乃傳寫之誤若璩不誤也獨不知此巫蠱事
在元光中者不察耳漢紀成帝紀魯恭王壞孔子宅以
廣其宮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
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敘恭王壞孔子宅在
武帝時三字以前是漢紀亦明指景帝時言子國孫衍

上書曰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繫此句孝武皇帝之世
下然著一時字可賅前後不得定在武帝世卽孔氏子
孫或誤述此事猶籍談數典忘祖亦不足怪古文孝經
孔子國自敘言魯共王壞夫子講堂在武帝時建元後
烏有子國自言此事而誤且孝經傳冗下不如尙書傳
高簡明僞託或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初
置五經博士子國在建元初安得爲博士不知史記儒
林傳敘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轅固生傳以治詩景帝
時爲博士韓生傳孝文帝時爲博士董仲舒傳以治春
秋孝景時爲博士胡毋生傳孝景時爲博士賈生傳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六

十五册

帝召以爲博士漢書同又漢書鼂錯傳遷博士此皆文
景時有博士可攷者又何疑子國在建元初不得爲博
士或曰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兒寬時爲屬官當去
爲博士弟子時未遠子國爲博士承詔作傳時亦當未
遠安得數年間傳便成不知古人注書遲速不同淮南
王安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不尤速乎況漢書兒
寬傳敘寬以博士弟子受業孔安國之後曰以射策爲
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然則去爲博士弟子已數
歷官爲時必久子國當寬受業時早爲博士又何疑武
帝初不已承詔作傳或曰旣言傳成元光五年是時魯
王餘未薨大敘安得稱諡曰共王不知傳成是時大敘

不必是時同作卽同作是時而子國卒要在魯共王後或從後追改隱四年左傳衛石碣口中稱陳桓公桓公是時未薨亦追稱此類甚眾或曰既承詔作傳矣傳成獻之何必問朝廷多事否也況是年七月陳皇后以巫蠱廢治此獄當未已而八月卽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未聞以巫蠱廢好儒不知武帝非真好儒董仲舒可謂真儒矣以爲江都相不置諸朝申公可謂真儒矣聞其正對而默然其貴用者趙綰王臧皆是年以前事子國及見者也其後貴用者阿世之公孫宏承意之兒寬從橫之嚴助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徐樂等又其下者枚舉司馬相如文詞之士耳此又安國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五

十五册

料及而參以親見者也且所做明當世之務在習先聖之術上所重蓋可知不但此也河間獻王獻雅樂歲時以備數不常御異時劉歆欲立古文諸儒怨恨龔勝願乞骸骨罷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卒懼誅求出補吏安國不獻傳誠慮古文不得立且以賈禍由後事觀之不彌見子國遠識乎或曰子國初獻經必有表宜暑年日許沖奏說文解字表末署年日乃漢人獻書之體可證也劉歆校中書宜見表何以不知年日不知經自在石渠天祿麒麟閣三輔黃圖所謂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表別爲文書掌之有司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屬官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又曰其餘令

史各典曹文書是文書別有主者歆或不及案驗或已佚耳奏說文表增本書者乃私家本故兼載詔勅及賜物且表曰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說文蓋許慎使子沖獻之然則漢紀謂安國家獻之者惡知當時傳聞非以爲子國見存使子孫歆之毀經者固無一確證

光耀又案論衡佚文篇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閻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此誤徙封魯及得壁書在武帝時與正說篇矛盾案書篇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十

十五册

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亦誤蓋傳聞異辭不嫌並載古人著書之常事也
閻若璩曰安國大序蓋規摹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訛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說文解字敘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大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幘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

今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參攷而後可識也

光耀案秦書雖有八體所常用者止小篆及隸書鄭重垂久遠之事用小篆洪适隸釋舜子巷義并碑釋曰秦人刻石皆用篆今存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及阿房宮蘭池宮諸瓦當文皆小篆是也尋常文書用隸書藝文志言是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是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元年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至

十五冊

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也續漢書禮儀志大喪注引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今存漢人碑銘頌表多隸閒用篆額則多用篆知漢人常用亦止此二體二體中重篆輕隸猶秦也明帝顯節陵中哀策用科斗此不常有之事蕭何律所謂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說文敘作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曰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取者曰

爲尚書史是蕭何律所謂諷書者諷籀書說文敘云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是初爲學童時所諷籀書乃大篆非古文則後所又試者亦未必樂就古文蓋律所謂又試以六體者但精一體便得課取非必一人兼通六體猶漢立五經博士非必一人兼通五經六體中有篆隸二體篆書所幼習隸書又爲省易人情畏難習故況此二體中自有祿利之路何必更習古文故今存漢人金石多篆隸儒林傳敘言公孫弘奏請博士弟子能通一藝自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著功令自此曰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是漢取人既以律武帝時又益以經于祿利更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至

十五冊

多一路且漢立學官皆今文故習古文者益鮮其習者或有閭里師如宣帝時所徵齊人者在官如叔孫通張蒼河閒獻王司馬相如司馬遷等不多得也藝文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郊祀志言宣帝時于美陽得鼎有司多議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蓋以爲寶鼎不知其爲周之衰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之鼎也必好古文字之張敞始能按鼎銘勒上議是時去武帝未遠名儒夏侯勝蕭望之周堪劉向施讎梁丘賀戴聖匡衡皆在官何以不能正蒼頡讀必徵齊人何以不識周鼎銘勒獨見張敞故大敘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說文

敘曰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又曰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蓋不廢者功令廢者人情之畏難習故也此亦古今通弊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祕百篇以校之曰天下無有非絕無有絕無有何以有伏生等曰莫能讀者非絕莫能絕莫能何以有司馬遷等此尤時人無能知之一類文義烏得以辭害志也別通篇又言孝明時無識武帝官名移中監者本朝官名尚無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重

十五册

能知何況古學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印章且多不正何以馬援前不聞舉劾如蕭何律可見當時不知古文者多說文敘所謂今雖有尉律不課也且所謂久者遠千百年近數十年皆可言久所謂時人者指當時眾人言舉天下之人不能知僅數人知之況壁書奇古此數人中亦不必字字能知大敘所言又何足怪若璩毀大敘殃及說文敘吾惜若璩讀說文略未細心故

說文引尚書古文家說見五經異義者誤爲尚書逸篇文其類甚多說文敘與藝文志所引有不同處各有所本止可參攷不得偏非至謂大敘規摹說文敘觀其起處可見不知藝文志易及小學敘錄皆從上古結繩以治及宓戲氏仰觀象於天等語作起小學敘錄通篇尤多合說文敘若璩如以說文敘爲僞得毋謂許書規摹班書乎

孔敘正辭第三十

古文尚書正辭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

孔敘

重

十五册

孔傳正辭第三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聞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於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十六册

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武帝時輒有此耶

光耀案經典釋文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以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晉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舜典正義隋書經籍志史通略同是孔傳與經本自別行果就經下爲注何以此篇經存而傳獨亡況孔傳與詩毛傳體例不殊彼傳以傳附經既出後人手此何獨不然乃曰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蓋毀經者意中文義如此耳至謂就經爲注始馬融尤非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

氏一篇敘錄曰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苟無說解烏知讀異大題統曰一篇明解說在內矣又周易三十八卷若無解說在內周易卷數安得如此多又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此皆經傳并行見大題者非西漢已然耶以傳附經必求其始莫始于易八卦伏羲所畫又重爲六十四正義從王弼等說已有明辨文王卦辭周公爻辭所以發揮卦義卽後世之傳也人第知十翼在上下經外各爲篇數抑知卦辭爻辭固早附每卦下即卦僅數畫不就其下爲之辭人知何指是其例始見文王周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二

十六册

公重卦之人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復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卽如所言而所重之卦皆發揮伏羲八卦之義卽八卦傳也尤古遠尙書洪範初一日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六十五字劉歆以爲洛書本文然則以下箕子發揮者卽洛書傳孔穎達以初一日等二十七字禹所加劉炫以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亦禹所加龜文惟有二十字卽如所言亦皆禹所爲洛書傳若璩謂傳注始孔子又馬融以前無以傳附經者直不學耳

光耀又案若璩又謂孔安國無傳不知漢書儒林傳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

滕諸篇多古文說說者非傳而何況孔傳四十一篇別行載在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敘經之例每先敘本經後敘傳說諸家經有諸本不同敘有先後傳說即依敘經之次如敘詩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下即以次敘魯齊韓三家傳說敘春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經十一卷下曰公羊穀梁二家二家乃今文時人所習知故但曰經下即以次敘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乃古文故依敘經之次亦在先也故敘書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曰爲五十七篇又敘曰經二十九卷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此但書經亦以今文時人所習知猶敘公羊穀梁二家春秋也

中興書目按鄭康成敘謂張生歐陽生在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作書目者即申明之其下曰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蓋誤以漢志古文傳四十一篇爲康成所詮次之大傳八十三篇其誤蓋沿隋書經籍志隋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于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云云是并不知康成敘明言大傳乃伏生死後出張生歐陽生手無怪又誤漢志古文孔傳爲今文大傳玉海又引漢志傳四十一篇注其下曰即大傳也蓋亦沿隋志而誤漢志不載大傳者或史脫略

況據康成敘大傳明爲歐陽生等作或即在歐陽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說義中未可知也

光耀又案取王范注續孔傳者開皇前本也釋文用之隋開皇後行之至今者孔傳本也正義用之釋文敘錄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晉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舩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

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曰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又注舜典題篇下曰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公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陸氏蓋惑梁武之議故謂舜典孔傳爲姚氏采造史通正史篇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微以下分爲舜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五

十六册

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輿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尙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蓋亦誤從陸氏說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微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輿以

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果爲姚氏采造何以隋開皇時購求所得之孔傳又與姚氏合也果有不合當時何無異議況釋文載舜典馬王義與孔傳究多不同安得云采馬王等注又安得竟稱王注如輯五瑞孔傳輯斂釋文王云合馬云斂也與王不同歸格于藝祖孔傳藝文也釋文馬王云禍也與馬王不同教胄子孔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釋文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與馬王不同九共九篇稟飫釋文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與王馬不同舊文汨作等十一篇同序其文皆公而序與百篇之序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六

十六册

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首而公篇之序卽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閒眾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其故逸故亦作古謂王本多汨作九其故逸六字孔本無之是又不同舜典孔傳與馬王不同又有見他書者采遠能邇孔傳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正義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與王不同五服三就孔傳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融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與馬不同分北三苗孔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正義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

相從分北流之與王不同凡意近而文不同者不暇述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孔傳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釋文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隱八年公羊解云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續漢書禮儀志建武封禪上呂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注欲及二月封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七

十六册

其上而燔之也禮于六宗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釋文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續漢書祭祀志注立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又曰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然則范說六宗義乃同鄭范晔後漢書鄭玄傳論所謂王父稷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是也寇賊姦宄孔傳羣行攻劫曰寇一切經音義甘露味阿毗曇論心寇下大乘十輪經寇敵下引尙書寇賊姦宄范甯集解曰寇謂

羣行攻剽者也范注無多可攷說二月說柴同鄭異孔馬說六宗異孔王說寇賊姦宄意雖同孔而行文異亦可決今孔傳非范注吾知毀經者必又曰故歧出之以泯其迹也然釋文一則曰仍用王肅本再則曰王氏注三則曰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是釋文舜典明用王注今本以孔本經傳爲主兼采馬王示異同者蓋後人不知釋文此篇用王注正義此篇用開皇初所得真孔傳止見孔傳此篇與釋文不同以釋文爲誤遂妄改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八

十六册

切彌省是也又陸氏爲釋文在陳後主至德元年癸卯之歲卽隋文帝開皇三年自敍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秩三十卷号曰經典釋文舊唐書儒林陸德明傳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眾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

教陳公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士然則德明在陳已爲國子助教與自敘正合陸氏煬帝時始仕隋是時南北異地開皇初所得舜典孔傳無由得見故釋文中止得用王注非徒惑梁武之議也俞樾羣經平議直稱舜典傳爲姚傳果嘗一攷乎

光耀又案盧文弼釋文攷證引臧輔堂云案唐書本傳云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德明始冠與下坐自太建中至德癸卯約計十年陸氏蓋已三十矣又本傳云高祖已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然則德明之卒當在高祖之初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九

十六冊

明甚今更攷之舊唐書本傳後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陸氏卒太宗貞觀初其文自顯新唐書本傳乃增刪之曰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

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一若陸高祖時已卒者宋祁等刪貞觀初三字其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遂誤屬高祖時文弼鑄堂等不覆攷舊書何也玉海藝文經解唐經典釋文引舊史又曰一本云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宏益學者賜其家布帛百匹以此知自敘所謂癸卯者決非貞觀十七年

光耀又案阮元校勘記謂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今以隋書攷之高祖紀開皇三年三月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牛弘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又曰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繒一匹一二年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十

十六冊

閒篇籍稍備北史及通鑑同隋求遺書與陸氏爲釋文同一年事其得舜典孔傳宜亦在後一二年安得反先一年便得舜典孔傳虞書題篇正義曰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此二字乃三字傳寫譌脫一畫校勘記以爲二年壬寅蓋未嘗于隋書帝紀及北史通鑑略一攷之

光耀又案隋書儒林劉炫傳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連山易魯史記等錄送上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北史略同然則炫所上僞書乃連山易魯史記等史既如此明言之何嘗有舜典孔傳且其後既發露被罪其書亦必

毀滅安得更列學官

閻若璩曰史稱安國爲申公弟子則所受蓋魯詩也今尙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爲志寶賢任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曰陂豕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之文嘗考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于一經之內分門顯家莫有他從今安國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晉間魯詩已寢微而毛詩方大顯于世遂不覺出此耶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士

十六冊

光耀案後漢書儒林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子國魯詩外更傳毛詩正史可證若璩謂毛詩乃魯詩之譌毋乃誣乎董仲舒受公羊春秋者也而春秋繁露仁義法篇鄒傳無大之之辭舊本鄒字右旁有邑用僖二十六年左氏字盧本去邑從公羊不知古人固不拘順命篇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用莊元年穀梁傳文是仲舒不墨守公羊漢書楚元王後劉歆傳言其父向受穀梁春秋歆好左氏傳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而公羊傳何休序解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

舒弟子贏公贏公弟子畦孟畦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向受公羊不見本傳而上封事雜用公羊如言尹氏世卿而專恣公羊傳文也是向不墨守穀梁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是爲魯詩向乃元王孫所傳蓋魯詩而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士

十六冊

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龜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引之所引惟鄭注記時多取韓詩之說本王應麟詩攷後序未爲確證餘攷本書皆合是向不墨守魯詩仲舒及向西京大儒不墨守家法如此東京儒者許慎傳漆書古文其說文兼用今文鄭玄箋毛詩兼用三家義子國魯詩外更傳毛詩其又奚疑況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五經異義以爲古尙書說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辭廣續也見爾雅釋詁下毛傳及作序之人亦非杜誤如此之類皆所取材子

國與小毛公萇同時去大毛公亨未遠毛公所據之書子國宜亦見所據或同一書何必本毛傳尙書正義所謂此詩序之文此毛傳之文者義取旁證疏家之常但未能究其始原如云此古尙書說此易兌卦彖辭此爾雅釋詁文冲遠等小失耳奈何執以毀傳

光耀又案若璩曰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平生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殊勝撰世本魯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三

十六册

詩說者手段不知此詩序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八字乃釋文引尙書孔傳訓詩序池字非鄭箋也汲古閣本采釋文皆雙行細書上作小圈別于鄭箋之大字此八字單行大書混入鄭箋永懷堂本序下鄭箋皆雙行接書箋後采釋文亦雙行但作小圈別之此八字上脫圈使若璩多此一羅織者劣本誤之禮記月令毋漉陂池國語楚語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漢書魏相傳奏曰弛山澤波池師古曰波音陂翼奉傳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呂假貧民勿租稅若璩見之又當謂此孔傳所本

光耀又案列女傳母儀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

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下乃敘其諫定公及獻公及斷孫文子追鄭師之兆三引他詩以美之與此各爲一事又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是指燕燕爲姑送婦之詩先君二句指既送歸望之詩禮記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西

十六册

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是指爲母教子之詩與列女傳絕不相涉王引之所謂合者非也且禮記此注并非引韓詩釋文曰此是魯詩陸氏必本先儒說王應麟詩攷據釋文引此注爲魯詩後序乃曰康成從張公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應麟所言自相矛盾不知鄭志所載爲記注時未得毛公傳之言乃門人傳說之誤後漢書本傳造太學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盧植事馬融游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鄭注經宜

在此時馬融傳毛詩鄭得毛詩宜在從融受學時是得毛詩在先注禮在後其不從毛傳者各爲一家學既守師法又存異說耳釋文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卅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馬不以毛詩改禮記舊說猶鄭意也不然馬注記時豈亦未得毛傳然則鄭注禮安知必是韓詩應麟未深攷耳陳喬樞齊詩遺說攷謂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齊詩盧馬從小戴本鄭又從盧馬本此注必齊詩釋文所謂魯詩者字之誤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五

十六册

古何乃以爲誤

閻若璩曰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于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並鄭注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與

光耀案卽便誤解何害大儒鄭玄等以大別隸廬江安豐縣玄又以砥柱當在西河若璩不又云乎經學之難自孟子已然以淮水注江子國何不可謂三江入震澤

傳亦必有所本惡知鄭非見先儒此說鄭意不同故以不入震澤四字辨之況東南澤國水道周通不可窮數惡知三江之水不有由支河入太湖者亦勢所不免也不必皆入有江水旁入卽可謂之入矣且古今地名不同水道遷徙無定凡豬水多者卽大湖惡知傳所謂震澤吳南大湖名者卽今太湖如雲夢所在孰能定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六

十六册

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開魏已併二縣爲一乎實胡船明教余云爾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瀘出而郡乎

光耀案縣道廢置史不盡詳惡知漢置穀城縣不在武帝後班固爲漢書志司馬彪爲續漢書志及爲水經者據其後已分置者爲言安國據未分置者爲言何足異也卽指郡言又何嫌于上文史記夏本紀常衛旣從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靈壽注曰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庠池上曲陽注曰禹貢恆水所出東入瀧然則恆水實出常山郡

之上曲陽縣鄭氏注禹貢何不言上曲陽縣但言郡而衛水所出又獨言縣孔氏於瀍出而獨郡乎何疑水經注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孔不過省穀城縣三字耳正義引漢書地理志謂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是也且穀城縣本在河南縣北無論併否皆可謂出河南北山光耀又案胡渭竄改古書欺人尤可怪渭誤禹貢錐指引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西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周大夫詹翩叛單子伐穀城卽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自故縣西北又三十二里有穀城山東連孟津縣界卽博物記所謂營亭山也括地志其書不存穀城一條止見引史記正義周本紀集解

徐廣曰周比公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縣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曰河陰孫星衍輯括地志此條亦只得正義五十六字星衍自序云所引史記注乃足注本殊不如渭所引渭蓋兼取河南府志改竄之古今圖書集成載府志曰穀城山在府城北五十里本名潛亭山漢置穀城縣故名瀍水出於其下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以定王室卽此又曰瀍水源在洛陽縣出穀城山自高廟溝起與九眼泉合東南流經孟津縣二十里始入本縣界不知正

義引故穀城十六字乃申明集解之穀城河陰縣城四十字乃申明集解之平陰各爲一事謂魏文帝改漢之平陰爲河陰非謂改穀城爲河南穀城之省實未言何時并未言入何縣諸史亦無可攷止寰宇記河南縣下曰故穀城在縣西北古穀城卽周所置在穀水之東岸西晉省并入河南渭蓋未之攷如有此確證斷無不著出處之理何必改竄括地志多此一狡詐

閻若璩曰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言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

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

光耀案禹貢浮于積石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但言金城未嘗指郡言金城山名猶楚方城昭帝時因舊名置郡耳史記大宛傳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漢書武帝紀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

在元狩二年與史記敘元朔六年之明年又明年下者
正合通鑑元狩二年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
年方置史追書也若據遂以爲據不知史記司馬遷作
遷卒武帝末所謂史追書者是何史何人亦不思之甚
矣武帝時已見金城名證一漢書地理志秦地於天官
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呂西京兆扶風
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
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
越巂益州皆宜屬焉是秦時已有其地不過至漢始置
郡或易名非自古不通中國不相知名之處也證二項
籍傳陳餘遺章邯書曰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充

十六册

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
曰卽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不知既云數千
里豈榆林一地得盡占之金城土地亦必在內服說未
盡非況地理志榆中乃金城郡屬縣史記秦始皇紀自
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徐廣注榆中
下曰在金城證三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
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呂六郡良家子善騎射
補羽林又曰武帝時呂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服
虔注六郡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
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
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

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金城卽不得
有郡名其地固已在隴西天水內且充國明徙金城證
四西域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是金城固
南山中之山也張衡西京賦似閭風之遐坂橫西洫而
絕金墉薛綜注言閭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
金城也亦一旁證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金城故地城
北二里黃河北岸宋紹聖四年置金城關據河山之險
爲甘肅咽喉關曰金城宜取舊名金城本爲山名可信
矣證五且郡之置廢併分無常史之缺略又所不免傳
有郡字尙不得輕議古人況并無郡字如後漢書地理
志吳郡順帝分會稽置漢書高帝紀六年春正月丙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三

十六册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爲荆王劉敖遂以爲不可曉不知史記吳王濞傳上
患吳會稽輕悍灌嬰傳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
豫章會稽郡高祖功臣侯年表博陽侯節於周聚布反
定吳郡侯漢書皆同齊召南曰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
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爲譌然亦安知秦漢之際
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誠通論也若據等如毀
史記漢書爲僞必曰司馬遷班固皆在順帝前何由知
順帝時始置之郡乎不但此也枚乘傳枚乘復說吳王
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
塞劉歆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

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卬祚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祚之塞益知其非不知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曰卬祚毋驍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山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領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漢書同是秦時自有卬祚之地呂氏春秋恃君覽氏羌呼唐離水之西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楚人野人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竿竿字通秦之西夷有竿名亦其旁證乘說吳王之辭又有曰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祚景帝時言朝羌祚蓋頌揚之語不能無夸猶言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且皆近蜀小夷宜在羈縻之屬至所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則一事互歧史傳多有劉奉世曰後世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其論亦通王莽傳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曰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不知莽傳曰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然則平州之名惡知非莽易此類甚

眾金城之名見未置郡前又有可旁證者朔方武帝置郡也築城亦在武帝時而詩已言城彼朔方酒泉武帝置郡也而左傳已有酒泉地卽不盡同名固一也將舉僞乎若璩猶執地理志注以駁郡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說不知彼皆注家望文生義之故智故師古雖以臣瓚爲是又兼存三說蓋其實莫知孰是今執莫知孰是之說以爲定讞可乎若璩又據胡渭曰班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鄯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而言渭所言如此不知金城旣在郡治允吾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縣東則河關西南卽金城西南西南二字所指自廣何嫌懸絕不舉積石山近地而舉遠地之金城爲言者絕塞地名罕聞金城必當時尤顯著者欲學者易知耳況河關亦屬金城郡雖遠復幾何至以塞外二字屬積石山解謂積石山不在金城郡界尤爲荒謬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注曰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此八字爲一事蓋言河關縣界所有之山又曰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此二十五字爲一事蓋言河關縣界所有之水因并河水來去始末言之此地地理志之常例也今欲言積石山去金城懸絕遂以塞外二字屬上一事解是并不知句讀班氏言在

西南羌中者蓋緣邊郡縣皆羌夷故地雖置郡縣去治遠者仍雜羌夷故曰羌中非言界外羌夷之地積石山在界外羌夷之地與此縣無涉斷無繫此縣下之理若璩輩并一書體例之不知知之而猶爲此言何也

閻若璩言濟瀆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曰濟水富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絕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此係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冊

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塞爲平地之故迹古渠今潰雜然竝陳殆亦翻以目驗爲說而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光耀案司馬彪所謂濟水富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是王莽以前固已截河南過截河南過乃濟水故道安得曰此係改流新道正義引鄭玄注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者東漢末人據目驗爲說是塞爲平地乃東漢時事子國在西漢武帝時安得以後來之事爲故迹若璩一心以爲孔傳魏晉閒人偽造故直以難魏晉閒人者難西漢人精神彷彿其言遂絕無倫理人顧可誤用心與又通典雍

州風俗下及荊州河南府濟源縣下各引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字句略有增減今本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作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無不復截河南過六字

閻若璩曰孔安國傳於葛伯仇餉注曰葛伯游行見農夫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夫晚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及作傳不曰亳眾曰童子而泛曰農民若似葛伯所殺卽其葛人于湯無涉而乃故與孟子違者正以掩其勦孟子之迹也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不知周秦兩漢所傳一事互異者無書無之史記漢書亦兼存疑說卽以孟子論逢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冊

蒙學射於羿章敘子濯孺子事與襄十四年左傳事情迥異如爲啖助趙匡之說此又毀左傳之據矣如繼非十二子刺孟刪孟疑孟而起此又毀孟子之據矣天下安得有一眞書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毀經者豈未讀此

閻若璩曰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曰者卽安國之辭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下孔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詰之文也而孔不曰此出湯詰或曰與湯詰小異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

湯詰之文蓋斷斷也又以墨子所引爲湯誓非禱旱
辭曰墨子所引增多今天大旱三句實衍文也何以
明之湯之大旱爲桀之餘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
方用玄牡未變夏服色豈桑林自禱之時乎

光耀案論語孔注不引尚書引墨子此明以來毀孔傳
者大確證直少見多怪耳則且以不敢毀之鄭玄說正
之此伐桀告天之文者據湯詰爲釋繼釋玄牡皇皇后
帝等義又雜取爾雅等說末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者言墨子所載禱旱文與此近所以廣證示博卽孔所
謂引譬連類之事猶鄭注禮記月令論車服引玉藻曰
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十六册

注樂記大章章之也曰周禮闕之或作大卷皆殊及闕
之是其辭若此之反也亦皆廣證示博注家之常不可
勝數不然果據墨子宜云禱旱文不宜云伐桀文若據
明知墨子所引明爲禱旱文卽不得毀經乃曰今天大
旱三句實衍文不知此三句卽衍文而下文尚有云湯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
上帝鬼神神明與呂覽言桑林禱旱之事合豈盡衍文乎
止顧逞臆妄毀并下文不暇讀湯卽位七年猶用玄牡
者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之難也周公攝政六年始
禮樂成合以武王在位之年十餘年矣漢改正朔易服
色經數帝始定何疑于湯史記殷本紀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湯改正朔易服色在末年此
又確證劉恕通鑑外紀載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爲
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視聽若天時
大變尙白等文在湯踐天子位初自伐桀大旱七年等
文前誤矣子國既據湯詰爲釋不曰出湯詰篇者猶無
逸今文也孔注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不曰出無逸篇
正同古人所重不在此此一說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
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綱
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壁書自悉上送
官之後已成祕書王充所謂武帝遂祕于中外不得見
是也劉歆欲立古文師丹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美

十六册

帝所立欲立古文便爲非毀先帝所立用引祕書當亦
違律鄭在東漢末文網甚疏尙嫌引祕書況西漢初家
法方嚴之時乎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孝昭元鳳元年蒲
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
以祕書借霍山亦其證也子國不引湯詰引墨子蓋亦
嫌引祕書墨子雖同一未立學官究爲無足重輕之雜
家此一說也禮記少儀執箕膺搗曲禮凡爲長者羹之
禮必加帚於箕上鄭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
帚執箕膺搗明見本經少儀篇鄭何以不引少儀篇而
遠引管子弟子職如謂彼因下文厥中有帚涉曲禮帚
字義而引之不知墨子此處上文曰且不惟禹誓惟然

雖湯說卽亦猶是也子國欲以意貫釋舜亦以命禹言且不惟舜命禹惟然雖湯之言卽亦猶是也蓋以墨子上文涉論語上文義而引之此正古人引書注書意外巧合處鄭注曲禮涉下文義不引少儀而引弟子職孔注論語涉上文義不引湯誥而引墨子毀經者之齒莽又烏足知之此一說也卽兩說自相矛盾亦不得爲僞坊記正義引鄭志答曰晁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故注記中說詩者與箋多自異詩關雎序正義引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毛

十六册

遺後然則鄭注論語與箋詩自異處亦各分行會不追改儀禮鄉飲酒禮注謂笙詩在孔子前已亡且暢爲之說其說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燕禮注亦全載此說箋詩又謂至孔子時尙在亦暢爲之說南陔白華華黍箋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周禮春官鬯人注檀弓曰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是誤曲禮爲檀弓夏官射人注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是誤射義爲樂記注論語時子國尙未整理古文尙書爲之傳如鄭注禮記論語之例鄭注記時未得毛傳雖未可盡信子國注論語時尙未爲尙書傳事理所有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毛

十六册

論語其家書宜先爲注家語後敍曰魯其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可證毀經者必曰此王肅語不足據吾更爲毀經者求一證而辨之論語何晏序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之訓解而世不傳邢昺等正義曰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時魯其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正義據史記書孔序其注經次第史記書孔序皆無明文邢昺等但以經先後爲言如後漢書鄭玄傳曰凡玄所注周易尙書

毛詩儀禮記論語孝經云云之例孝經論語孔子一人之書次第可以意爲邢昺等言亦者乃不敢定爲先後之辭昭十七年公羊傳北辰亦爲大辰注昭二十年左傳亦有和羹正義皆曰亦者兩相須之意詩亦既見止亦既觀止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僅執亦字安得定先後且邢昺等爲論語作正義故最後紱論語歸所主也鄭不以自相矛盾者疑其僞何獨疑孔不獨此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語也後漢書李固對策曰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漢石經論語子夏曰雖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美

十六册

上封事在六年豈未見論語而爲此說李賢注曰當別有所據何以不據正經據他說上封事何事不尤宜據正經者或謂論語弟子之言皆接聞孔子者故漢唐諸儒引弟子語皆歸之孔子然則說苑立節篇引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明孔子語何以反歸之稱述之孟子劉向豈非漢儒且李固何以引孟子爲老子孟子文帝時嘗立博士老子非漢立博士書對策又何事不尤宜引嘗立博士者漢書藝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班固此志本劉向劉歆亦誤子夏語爲孔子語名臣大儒皆不免此誤此類甚眾于孔何疑此一說也若據每據墨子異端之書

毀經尤不可墨子孔孟閒人其時詩書舊編宜在孔子刪定者百年閒未能大行況墨子之徒豈宗孔子其所引必未經刪定之詩書取已刪定者校烏能合承秦火後孔子之道益尊治孔子刪定之詩書者益眾孟子所謂異端如墨子者僅以雜說存之誰復治之故唐宋來尤多亡佚以簡冊錯亂刊寫脫謬無人焉繼爲整理之墨子與詩書校又烏能合如以伊訓爲距年爲豎年相年官刑大禹謨爲術令爲禹誓總德于大誓增其名曰去發毀經者必曰此僞經也不足據則且驗馬鄭所注不僞者以商書爲禹書甘誓爲禹誓洪範爲周詩小雅爲周頌引皇矣之詩其文同乃前曰皇矣後曰大夏墨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手

十六册

子引詩書四十餘處或章句不同及自相矛盾無一處無異者不可窮詰未必墨子初時書即如此亦未必無據尙不可定爲墨子之誤執以毀孔傳烏乎可此一說也且墨子所引乃禱旱文非誓師語彼注之誤何傷此經墨子兼愛下篇引泰誓禹誓之後曰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墨子所言如此

明禱旱文謂之說者周禮大祝掌六所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注謂攻說以辭責之湯乃自責故名說下云以祠說予上帝鬼神即釋此義與湯詰文同而用異故名亦異下又云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乃承上引禹誓湯說言若此說字本作誓則可以一誓字統之何必言與湯說毛大可謂說乃誓誤未足服毀經者之心蓋于墨子本文不可通朱彝尊謂論語孔注引湯誓爲尚書逸句無疑梅賾不察誤入湯詰孫志祖謂說乃誓誤不但未證諸呂氏春秋順民紀卽墨子亦未嘗細讀且見墨子誓命二字乃通稱蓋上止引禹誓湯說無所謂命者非攻下篇天有

證或謂彼傳爲僞則此注宜若爲眞不知書傳係梅賾僞撰論語注係何晏僞撰各不相謀是以彼此不同而其爲作僞則一也此種武斷之論誰則信之且正不必謂論語孔注爲僞觀漢儒傳注兩歧處正多惜毀經者未觀其通耳又墨子異端之言孟子所闢也欲毀此經乃以爲不可悖其亦可怪矣然毀經者并讀墨子未通今錄墨子諸引詩書辨之覽者悟焉

所染篇

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光耀案此逸詩

七患篇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畢注管子權數

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光耀案此逸書觀注所引知諸子爲說各不同

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宋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畢注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光耀案此約逸周書文傳訓文畢注所引下尚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語

失引

尙賢中篇

詩曰告女憂郵誨女序嚴孰能執熱鮮不用濯畢注序
嚴舊作予鬱盧以意改光耀案此大雅桑柔文凡引詩
書今存者字句歧異諸書皆然不獨墨子覽者所易校
也故不詳

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
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
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畢注
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光耀案傳曰者伊訓文湯
誓者湯誥文先王之書距年之言與先王之書呂刑之
書然先王之書術令之道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先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重

十六册

之書大誓之言一例爲文彼皆言書名此距年及下豎
年相年何獨非書名畢注非

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
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
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
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
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
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事上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
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光耀案呂刑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裴常鰥寡無蓋在皇帝清問下民之上此乃在下尙

書正義曰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
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

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是鄭以
皇帝清問下民至德明惟明作堯誅苗民一段解乃命
三后以下別作命三后解矣此則皇帝清問下民至維
假於民統作命三后解說經異鄭江聲據此移易經文
羣后之逮三語在皇帝清問下民下段玉裁謂果爾則
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槩括鄭注之語不應
拘泥且墨子摭撫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重

十六册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
之明與天地同常光耀案今詩無此文惟小雅天保意
近之

尙賢下篇

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
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
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
身光耀案中篇引此文略異

尙同中篇

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丕用練折則刑唯作
五殺之刑曰法

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光耀案此大禹謨文

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光耀案此說命文

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畢注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光耀案此載見文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光耀案此小雅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驅周爰咨謀光耀案此小雅皇皇者華文惟此引詩大同然詩維駒四句在前此在後詩作如此作若仍小異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雲

十六册

尙同下篇

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注孔書無此文光耀案此約泰誓文

兼愛中篇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光耀案此約武成泰誓文此篇上文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

后之邸曄池之竇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捷

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

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眾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穉

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迪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

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其引禹治天下云云者西河底柱龍門孟諸江漢皆禹貢字又雜以他說或

墨子自說大義其引文王治西土云云者前數語泰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雲

十六册

文餘義亦散見周書明鬼篇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主手禽費中惡來眾畔北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繆此亦引泰誓雜以他說者非命中篇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親士篇言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言所出兼愛下篇引此始曰周詩非命上篇三稱敬無益暴無傷不言所出下篇引此始曰泰誓皆墨子約經文義不拘

守章句之例

兼愛下篇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光耀案
中篇引此略異

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
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
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光耀案此大禹謨文
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
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
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
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十六册

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
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
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
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光耀案下四句詩大東
文上四句書洪範文非詩也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貴公篇故洪範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
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太史公曰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平
平徐廣曰一作辨漢書東方朔傳朔前上壽曰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車千秋傳千秋等上壽頌德美上報

曰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隸釋載漢石經殘碑尙書 闕 路毋偏毋黨
王道蕩蕩毋黨 闕 今重刻者下毋黨二字又闕左傳而

下周秦兩漢之書未有以王道蕩蕩四語爲周詩者
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

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光耀案此詩抑文
非攻中篇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光耀案此逸詩
天志中篇

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十六册

臨君下出光耀案此說命文
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

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肖事上帝棄厥先神祇

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天志下篇

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
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光耀案此卽

中篇所引皇矣之詩字亦有異
明鬼篇

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聞不已光耀案此詩文王文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實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光耀案此伊訓文

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實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彖

十六册

庶人子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畢注書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光耀案此甘誓文呂氏春秋先己紀正文及高注昭元年左傳杜注逸周書史記解孔注淮南子齊俗訓高注皆作啟伐有扈說苑政理篇作禹與有扈氏戰亦同墨子觀此知墨子亦有據

非樂上篇

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

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殄其家必壞喪光耀案此伊訓文

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帝聞于天天用弗式光耀案此逸書

非命上篇

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

於泰誓曰紂夷居不冒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禪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旱

十六册

非命中篇

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劓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光耀案此約西伯戡黎文

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畢注且當作曰光耀案此約君奭文非命下篇

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
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光耀案此大
禹謨文

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夏帝式是增用爽
厥師光耀案此文凡三引各有異

泰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
我有周受之大帝

公孟篇

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刀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聖

十六册

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光耀案此約君爽文凡兼錄
墨子語者欲見墨子引詩書之意言此約某篇文者以
可攷者略測之不敢謂得也

閻若璩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立牡三句孔曰履殷
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立
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雖
有周親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
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
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詰泰誓武成語絕不相類安
國親見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詰泰誓武成豈有注

論語時遇引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
不愼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
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云云凡論
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
之而不言乎

光耀案此說王鳴盛盜之古人注經期明大義旁引六
經皆學者通曉之書注所出可不注亦可非所重也豈
知今人棄大義于不顧徒執破碎之說爲毀端乎孟子
梁惠王篇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此率獸而食人也不言所出滕文公篇引此始曰公明
儀曰墨子非命上篇三稱敬無益暴無傷不言所出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聖

十六册

篇引此始曰泰誓曰親士篇曰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
言所出兼愛下篇引此始曰周詩曰兼愛中篇曰昔者
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言所
出下篇引此始曰泰誓曰卽以論語集解論孔注不愼
其德或承之羞既曰易又曰恆卦何其詳也注白圭則
但引詩語不曰大雅抑篇注如切如磋曰能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不曰衛風淇奧篇注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
恐有所毀傷不曰小雅小旻篇不獨孔也包咸注思無
邪曰歸於正不曰魯頌駉篇馬融注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

貪惡校書之詩不曰邶風雄雉篇又何其略也馬注以雍微曰楚局頌臣工篇名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曰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又如此其詳矣不獨此也孔注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不曰無逸篇無逸伏生所傳漢立博士書也子國豈亦未見何以不曰無逸篇禮記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明無逸文乃禮記引爲高宗鄭注亦若尚書別有高宗篇載此文者不曰無逸篇豈孔鄭不見無逸馬鄭注論語亦有孔此類馬注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望

十六册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馬豈不見左傳再引泰誓此文何以不曰泰誓篇鄭玄注師摯之始章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有洋洋盈耳聽而美之鄭豈不見詩何以不曰周南篇名若璩未通讀論語注耳是見鳥項毛曰烏白鳥翟灝四書考異謂自謹權量以下數節漢唐人通以爲孔子言灝所錄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昭公三十二年兩注班固漢書歷律志藝文志顏師古漢書藝文志外戚恩澤侯表兩注李善文選兩都賦序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逸

民傳論等注引此數節文或冠孔子曰子曰字今止逸民傳論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句下文選或本偶脫漏此注後漢書李賢注亦止曰論語文也翟灝自據佳本固皆確實可攷藝文志論農家者流曰孔子曰所重民食爲孔子語既爲孔子語何必更徵引所出孟子滕定公薨章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趙岐注不曰此論語文詩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鄭箋不曰此舜典顧命文侯之命文豈趙岐未見論語毛公鄭玄未見今文尚書無論子國傳真古文子國注論語引墨子其見墨子無疑墨子兼愛中篇引傳有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閔

十六册

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何以論語此二句不注曰見墨子引傳此可悟古人注書所重固不在此閔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閒孔傳出始有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

光耀案疏證第九十四有曰地名有前人所未詳而後人漸知者從之可也有前人所不可知而後人彊以指實者闕之可也其言甚通奈何毀經則忘之不知劉向前正有知成湯葬地者不獨孔子國太平御覽皇王部殷帝成湯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攷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徵縣右扶風無徵陌古地改屬無可攷徵陌或卽徵縣韓嬰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傳與子國同時嬰能言成湯葬地子國何獨不能言安得以劉向一人識所不及遂以概諸儒扶風與薄相去甚遠未知孰是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足怪也藝文志載詩韓內傳四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巽

十六册

卷韓外傳六卷今惟外傳存內傳雖佚尙多散見他書者孔叢子執節篇子順答趙孝成王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干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居憂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水經注引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御覽皇王部帝太甲引帝王紀曰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

居在鄴西南金樓子興王篇言湯崩葬於濟陰毫縣東北郭去縣三里冢高七尺漢哀帝時遣大司空行湯冢又說曰殷湯無葬處此言非焉必謂皆爲僞孔傳所欺將誰信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注臣瓚曰湯居毫今濟陰縣是也今毫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師古拘陋之說蓋若據所本至執漢志謂桐在虞縣湯冢在薄縣各爲一地試問薄治遷徙及虞毫分併果可攷乎尤不足難孔水經注所謂大司空史郤長卿大司空史者其官郤姓長卿名若璩引作大司空御史長卿王鳴盛沿其誤毀經者每如此函莽史記殷本紀集解引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巽

十六册

皇覽誤作大司空御史長卿索隱長卿諸本皆作刼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爲漢司空御史其長卿明刼非也亦有刼彌不得爲御史薛季宣書古文訓太甲注又引作大司馬御史長卿蓋其誤已久光耀又案水經渭水注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橐泉宮按地理志曰在雍崔駰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劉向曰穆公葬無邱壠處也史記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余謂崔駰及皇覽穆志也惠公孝公竝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此

自酈道元誤會崔駰所謂下字耳下者猶云前後又雍山有高卑宮視冢所處或高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史遷必非無據安得以劉向一人見聞所不及遂謂他人無從知拘陋之見與顏師古正同若璩見之當又以史記爲僞矣

朱彝尊據司馬遷殷本紀周本紀宋世家以太師少師爲太師疵少師強曰遷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安國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尙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梅賾不加質驗而巧爲之辭僞託之迹畢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罍

十六册

露矣

光耀案漢書五行志敘曰劉歆曰爲慮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皇侃論語集解疏微子篇曰鄭注尙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奴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然則以太師少師爲箕子比干兩漢經師均有此訓不必更據家語比干官則少師之言徒執史記異義謂此爲魏晉閒僞託之迹亦不學之甚矣尙書後案采皇侃引鄭注刪奴字死也字不知鄭兼用論語義奴字死也字別爲句刪之非也

閻若璩曰叟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夷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巖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寶叟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於明章以後今安國傳于牧誓庸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餘里史遷多疏略每以後代地名敘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蓋其書下訖麟止爲太始二年前上距河徙時將四十年不比安國爲博士於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蓋所見者也史遷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罍

十六册

所聞者也所見不容有誤今傳禹貢曰同爲一大河入於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錯居秦始皇威天下始攘走於外當時中國無復四夷見江統徙戎論蓋西晉時先識遠量者特闡明其事兩漢人未之及僅班書西域傳序一及未詳今安國傳淮夷徐戎也卻同得毋魏晉閒有是議論乎凡此傳之爲魏晉人所假託皆歷有明徵光耀案華陽國志南中志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又曰晉益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雋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

郡李賢注正引此文非武帝時有叟稱乎華陽國志漢中志又作氏叟況叟爲夷狄名其來已久若據自不察耳禹貢織皮崐嶠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正義解渠也搜也各爲一國文十一年左傳鄭賈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段玉裁謂許以此篆廁涿郡北地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穆天子傳至于巨蒐之人獯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作巨蒐又曰爰有獯搜之口河北之孫作獯搜郭璞注今西有渠搜國疑獯渠字列子周穆王篇至于巨蒐氏之國薛季宣古文訓命貢所支渠搜史記五帝本紀西戎析枝渠搜氏羌作渠搜搜搜渠搜度搜叟皆同音可通用字逸周書王會解渠叟以鮑犬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吳

十六册

賈誼新書脩政語上篇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漢書地理志引禹貢織皮崐嶠析支渠叟西戎卽敘師古曰叟讀曰搜正作渠叟叟讀平音又見詩生民篇及劉琨重贈盧諶詩束皙立居釋安知漢初之叟必非沿唐虞舊稱不必卽是一地其爲夷狄舊稱何疑卽渠與搜不必各爲一國而古來兩字地名或一字單稱者亦多渠搜稱叟又何足怪列子巨蒐張湛注搜西戎國名正單稱一字若據謂出明章以後謬一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元光三年乃武帝卽位之九年子國作傳遭元光五年陳皇后巫蠱獄未

上然則當河徙入渤海時子國方作傳未成安知河徙入渤海非復禹時故道當時傳聞猶有存者子國從之何足怪司馬遷述史記據自敘始元封三年元封三年去河徙入渤海之元光三年止二十五年遷是時年已在二十後河徙非細故相去二十餘年卽不及見何至誤述史記河渠書同爲逆河入于渤海漢書溝洫志同爲迎河入于渤海豈司馬遷班固皆誤子國遷皆武帝時人遷言河入渤海無可疑子國言河入渤海何獨可疑況謂河禹時不注渤海者乃臣瓚誤讀漢書毀經之胡渭嘗辨之何以若據未之聞胡渭曰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辛

十六册

徙從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蓋河奪漯川之道至于乘入于渤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渤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渤海也尋瓚之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渤海者其北一半卽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渤海而至碣石哉若據從臣瓚之誤謂河禹時不注渤海謬二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傳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正義曰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

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一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正義亦少泥始皇逐戎夷非細事當時豈無記載流傳何必定聞諸猶在之古老更何必如若璩所言惟晉時江統知之苟無記載流傳統在數百年後更何從知史記秦始皇紀發諸嘗連亾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四十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又曰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至

十六册

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項羽紀陳餘遺章邯書曰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太史公引賈誼過秦論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主父偃傳上書諫伐匈奴曰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嚴安上書曰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又曰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太史公

自序爲秦開地蓋眾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漢書西域傳序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新序善謀篇載大行王恢曰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取牧馬鹽鐵論非鞅篇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又曰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地廣篇蒙恬斥境可謂遠矣誅秦篇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亾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亾其所守陳餘賈誼司馬遷主父偃嚴安桓寬劉向班固豈皆從江統得此議論乎晉書江統傳徙戎論始皇之并天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至

十六册

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此豈詳于史記乎若璩謂兩漢人未之及豈陳餘賈誼諸人非漢人乎卽所引班書非漢人作乎謬三閭若璩曰自孔安國傳武成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桃林在華山東是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卽太華山可知下至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旁搜鄭注禮記張注史記竝同無異說者竊以果太華山之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於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讀水經注洛水

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遂躍然曰原武成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其斯爲武王歸馬之地哉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後惟陸氏武成音義華曰華山在恆農胡氏通鑑注華陽君平戎曰華陽卽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余于是歎窮經者多忽地理眞得其解如陸胡殆難其人焉又曰安國又言華山桃林

古文尚書正義卷三十一

孔傳

聖

十六冊

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又曰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卽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蓋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害義理安得不極力一掊擊耶

光耀案如若據所毀必傳曰華山謂太華山則可必傳曰欲使自死無自生字則可傳但曰山南曰陽未解太

華山惡得漫誣卽不解華山亦未爲非猶鄭注云潛則未聞砥柱未詳鄭注禮記樂記但曰桃林在華山旁亦未定遠近何處史記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騾耳而後行遠乎是子國前便有指此華山爲太華山者尸子君治篇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好異不止必有人執尸子謂放馬牛乃在歷山舉一切書傳駁之其又奚辨五元怪若據所謂遠者反近近者反遠使古今方輿顛倒錯亂眞不可解今以圖書集成職方典攷之職方典據通志府縣志河南府閩鄉縣東至靈寶縣六十里西至陝西華陰縣一百里太華山在縣南十里是靈寶至太華山僅百七

古文尚書正義卷三十一

孔傳

聖

十六冊

十里潼關關西四十里至華陰縣以若據所據括地志靈寶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計之是桃林至太華山僅五十里雒南縣東二百里至河南靈寶縣界潼關關南一百里至雒南縣界是靈寶潼關舊桃林塞至雒南皆遠不如至太華山近又以山海經中山經攷之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瑀玉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畢沅注引秦地道記云潼關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數曰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墜形訓秦之陽紆高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然則陽華山從秦地道記在潼關是

十六册

十六册

貳輯 5—573

以門水發源洛水歷陽華之山入河不知東南平行之地水道可以四通關陝之閒萬山橫互故凡枝流在北者皆入河在山南者皆入洛不得相通山阻也門水果發源洛水斷不能中道入河河南府志載圖經言洛陽北邙山綿亙四百餘里起關中附二華而東層層起伏爲狀不一隨地立名屹然峙河洛之中是也洛水注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穀水注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於其陰世謂之百答水北流注於穀其中多砭石文石蓋亦中山經文是波水本出婁涿山爾雅所謂洛別爲波者謂波水爲洛水旁別流

古文尙書正義卷三十一

孔傳

聖

十六册

耳非謂波水從洛水發源舊說地理者或謂門水卽洛水枝流猶言洛別爲波枝流字不得泥視鄭道元載其語誤以枝流必從洛水分出故解出陽華山爲歷陽華山因舉所見聞一水當之猶誤以波水當門水并與所自注穀水引山海經波水出婁涿山者不合是其類也且道元實未登陽華山窮門水之源故致此誤何以知之則仍玩味河水注而知也注曰門水又東北歷邑川二水注之左水出于陽華之陽東北流逕盛牆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陽華之陰東北流逕盛牆亭東北與左水合卽山海經所謂緡姑之水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試思登陽華山東北望門水

緡姑水下流則出其陽之門水在右出其陰之緡姑水在左道元乃指門水爲左緡姑水爲右是從下流望上流行至門水緡姑水合流處而止未嘗西南登陽華山窮其源也果嘗登陽華山何至并方嚮不識誤左爲右右爲左此事之必不然者況水道枯徙不常不能泥今以論古今圖門水從山海經出華陽山不出洛水其書旣最古又實以羣山橫亙河洛之中門水斷無中迴之理也胡渭禹貢錐指導洛圖門水中通河洛山海經揚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畢元注案經云注洛蓋合緡姑之水入門水又注于洛也皆不知門水無中通河洛之理

古文尙書正義卷三十一

孔傳

美

十六册

閻若璩曰自僞孔傳有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爲經之蠹久矣及讀漢書五行志劉歆曰虛儀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閒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徵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注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末殺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

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祇緣歆當莽時尚符瑞敢為矯誣傳會

光耀案既知有西漢人劉歆說與孔傳同歆必本諸先儒況論語孔注明有此解何足見此孔傳之偽又自言未可盡未殺何必多此一無理取鬧乎必如若璩所毀則伏義自作易而已并何必觀鳥獸之文何必遠取諸物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過一鳥獸未見耳孔子道之興廢豈係一鳥獸何必致慨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子何必誣伏義則鳥獸狂悖之論吾知其必至此也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堯

十六册

河序龍圖洛貢龜書洪範五行傳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注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班固漢書敘傳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王充論衡正說篇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義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義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李鼎祚周易集解鄭玄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洪範正義既引五行志劉歆語又曰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鴻範五行傳張生歐陽生述伏生之書劉向歆父子所共治也玄既有此解必伏張歐陽劉舊有此義不徒于國一人之私言也馬負河圖龜負洛書論語河不出圖易繫辭洛出書即其說之見于經者也如必全見其文始為左證乾元亨利貞易以前見何經無關雖鳩詩以前見何經吾恐不勝毀也正義謂龜負洛書經無其事已非若璩又增其辭曰經傳都無其事劉歆非說洪範義乎非傳乎漢儒說此者其義皆本洪範即傳矣若璩特拘陋之見耳又謂為劉歆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辛

十六册

矯誣豈揚雄及緯書所言皆歆造乎後人因河圖洛書為迂誕之說誠有之遂毀河圖洛書非聖人經典所言然則謂王莽曹丕司馬炎劉裕等之篡逆堯舜之禪讓貽之害也可乎河圖洛書乃天地之神妙聖人制作之大原非聖人不能盡知其理之所以然後儒鳥得輕言今乃因人之謬說又蔽以己之謬見悍然闢之其深者且不得知鳥從而闢其淺者出于後人之說也何與本體非妄人哉

齊召南尙書注疏考證微子之命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孔傳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按序是言成王既殺

武庚始命微子爵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王克商卽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帝諱啟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光耀案啟知紂必亡而奔周者推始言之正義曰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是也命爲宋公爲湯後者乃始依文爲解此古人簡括處左氏傳多有之曰初曰始者人知其追敘往事也有時無初始字突敘往事如襄二十三年經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傳敘滅紇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所以出奔之故二十五年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敘崔杼取棠姜所以弑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至

十六册

君之故皆大段文字推始言之何得疑爲是年事此類不可勝數孔子國近古故有此種文法至漢人避諱尤爲無定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啟予足啟子手鄭曰啟開也毛詩大雅大明正義曰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又儀禮既夕請啟期鄭注今文啓爲開啓之听注古文啓爲開今文啓爲開者爲已立學官之書故避諱爲開古文未立學官故仍爲開古字乃今字之誤士虞禮啟戶注今文啓爲開鄭亦漢人何以不避史記夏紀益讓帝禹之子啟又曰禹子啟賢又曰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又曰於是啟遂卽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至

十六册

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啟夏侯帝啟禹之子又曰啟伐之又曰啟曰嗟六事之人又曰夏后帝啟崩止此一段啟字凡九見何以不避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熙見夏后啟母石武帝詔何以不避父諱顏師古曰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不知所謂史者亦漢臣子何以不避況竹帛傳寫可追改碑石刊勒豈亦盡追改延熹五年立冀州刺史王純碑君天資才敏行不磨而達學不勞而能熹平四年立帝堯碑琦表射出雙握嘉文排啓闔闔馳步闕十字光和二年西嶽華山亭碑休嘉殷薦各得竭情中平五年立巴郡太守張納功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周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洪範五行傳厥罰恆雨又曰厥罰恆暘又曰厥罰恆燠又曰厥罰恆寒又曰厥罰恆風又曰厥罰恆陰又曰距邦八里又曰距邦七里又曰距邦九里又曰距邦六里韓詩外傳卷五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卷六詩曰邦國若否卷八易曰不恆其德卷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又曰臣麥丘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室

十六册

邦人又凡三稱邦人奉觴再拜曰又曰邦人潛然涕下漢書高帝紀注引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惠帝紀注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高后紀注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雉文帝紀注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大傳成于張生歐陽生外傳成于韓嬰皆文景時人何以不避且一語中邦國恆常啟開二字竝見不知當時更以何字代高誘淮南子敘曰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而時則訓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于父則諱于君不諱不可解大抵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漢人近古猶執禮經惟吏民上書不可觸諱耳隸釋論石經論語殘碑曰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

皆臨文不易樊穀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妄疑古人直坐不學然齊次風尙非毀經傳者武億羣經義證盾子朱啟明傳啟明也案史記五帝本紀作開明以避景帝諱易之安國與太史公同時無庸舍此不諱蓋僞傳失檢自貽其疏也此則毀經者其不學更不足責

閻若璩曰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日而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茲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室

十六册

謂望爲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光耀案召誥惟二月既望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孔傳於己望後六日二十一日蓋望者十五日既望則十六日矣孔以十五日日月相望解望字繼以己字解既字何等顯貫若據將經既字忽略讀過又將傳己字忽略讀過乃曰望者十六日庚寅吾聞十五日日月正相望故曰望十六日稍相左矣何得名望若據自負歷法何乃不知且經既字傳己字豈非虛設況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孔傳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

午臚於臚三日三月五日以三月五日解三月丙午臚之越三日戊申非連本日數之安得有五日乃曰子國不達茲例乎讀傳時何以不能觸類而悟此與毀畢命既歷三紀忽略讀既字歷字正同

馮登府曰問洛誥孺子其朋其往後漢爰延傳注慎其往言慎所與也足利古本同僞傳小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語意似未明曰朋當爲明字之譌孺子其明者成王幼明勉之也明勉也古文苑引正作明漢書注作慎明慎義近

光耀案後漢書爰延傳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奎

十六册

又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國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目非所行則歡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三國志魏書齊王芳紀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

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蔣濟傳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是漢魏人說此經皆作朋黨與孔傳同毀經者但以稗販得延傳此語不見上下文曰左右曰善人同處惡人從游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皆依朋黨義爲說故持以毀傳不知漢魏舊訓已如此又言慎所與也五字乃爰延封事釋經正文太子賢注曰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注中慎字明衍毀經者不知注中慎字衍不足責也乃指言慎所與也五字爲注此則誤于稗販未覆檢後漢書近人又曲說朋字當讀爲朋謂廣雅朋不也然亦止知爰延引此文不知何晏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突

十六册

蔣濟亦引此文明作朋黨義解故以爲孤證可滅也今世毀經者每好爲異說班固所謂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徐防所謂不依章句妄生穿鑿楊終所謂章句之徒破壞大體是也冊府元龜帝王部文學文宗卽位每對宰臣等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可春秋堪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傍求然後爲有得也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詞論也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

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
教逸欲有邦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欲諸侯
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
令俗子知恐生謗議又論易曰此事極繁利害五經其
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
之爾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
全書矣其害萬世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
姑置之不言可也況本有舊訓眾證確切乃瞶瞶然未
殺耶

王鳴盛謂無逸篇天命自度曰度蔡邕作亮亮本俗
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入部云亮疆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宅

十六册

疑亮卽倬字移人于下誤京作高遂作亮而載籍中
遂罕見倬字惟唐楊倬注荀子尚作倬耳晚晉尚書
多倬字亮采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
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
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義未詳也

光耀案漢司徒殘碑司徒建續協亮漢皇隸釋濟陰太
守孟郁脩堯廟碑時令河南河南呂君誦亮字元山魯
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陰題名河南雒陽神亮奉高五
百後碑長史李亮字威明河南人殺阮君神祠碑田亮
伯南碑陰亮君謙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小關都昌張
亮字元亮督郵斑碑猶然亮有似老氏北軍中候郭

仲奇碑貞亮曠白翼翼瑛彦又曰貞亮直方謇謇所
忠信可結義然後諫又曰亮矣清寘匹倫繁陽令楊君
碑陰爰立范譚子亮又曰故民垂貞伯亮綏民校尉熊
君碑體廣弘亮敦仁好道吉成侯州輔碑同缺協意以
亮天功中常侍樊安碑秉此小心以亮皇職竹邑侯相
張壽碑亮元德於我君衛尉衡方碑能愆愆惠剋亮天
功博陵太守孔彪碑奉應郡貢亮被我缺劉寬碑陰門
生名卷關亮奉信隸續丹陽太守郭旻碑柔退能邇官
亮關三冀州從事郭君碑貪君才亮段玉裁曰亮字不
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爲不可用攷戴氏仲達六
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僞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突

十六册

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轉寫佚之是說文本有亮
字況見漢人石刻者如此之多鳴盛以爲俗字誠玉裁
所謂自唐虞蚤有亮字而漢者疑之也玉裁又謂不可
以說文盡天下之字不可以今本說文盡說文之字小
學庶可大明矣誠深于說文之言

江永羣經補義曰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
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孔傳失經意謂五
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
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
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爲事皆不遑他務矣聖王制
禮何爲必逸於五歲而併勞於一歲乎此僞孔傳不

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敷衍

光耀案古之聖王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何日不朝羣臣豈以見諸侯爲勞哉諸侯朝會自有主賓客之官如大行人等何至羣臣皆勞于賓客不遑他務永蓋以爲今世貴官聞人謝客曰有公事曰寢食曰已倦客來日來又以爲中人家有尊客至男勤禮奉婦勤餐內外廢業客去三日不得寧猶孫希旦毀顧命謂西席有赤刀大訓等物不得復容殯視天子宮如委巷陋室且以赤刀大訓等物爲天子所寶貴不知是何等大物同一見也子產小國之臣尙敢與晉爭齊大國何不敢辨是小國敢大國反不敢矣且當諸侯大合之時齊敢發

有稷慎東則滅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恐駒驪扶餘之稱尙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一疑也

光耀案彝尊據近代外國無徵之書妄毀古人并中國常行經史舊籍亦不暇細讀奈何以此自負學者東國史略明高麗無姓名人誤曰始祖朱蒙立漢元帝建昭二年先是東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馬至鯢淵見大石相對而淚轉石有小兒金色蛙形喜而養之名曰金蛙及長立爲太子得河伯女柳花於太伯山南優渤水幽於室中爲日影所照而娠生一卵蛙

達事理之言又曰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明主之制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語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齊人與周官周禮皆不合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敬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竟は無義理語惟有子產取爭承齊人安敢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願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

此大難不肯尋盟何不敢辨叔向失辭是小事敢小事反不敢矣至詰以晉何不從王制朝王晉不朝王誠非禮然復并會盟無之則諸侯紛爭更不可問此不知春秋王降思霸之意也齊又同爲不朝王之國烏知以此事詰人況當時有天子之老劉獻公在會正晉挾天子以令諸侯烏得詰之永實亦不知叔向何如人豈隨口欺人者乎且永并不知周官卽晚出書猶沈彤毀經而著尙書小疏乃解說大禹謨文義皆余自敍所謂今世習稱僞古文者甚乃不知毀經者何說經僞者何篇朱彝尊曰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焉攷周書王會篇北

欲剖之不能母裏置暖處有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偉
七歲自作弓矢發無不中名爲朱蒙扶餘俗謂善射者
爲朱蒙蛙七子忌欲殺之朱蒙乃與烏夷陝父摩離等
行至淹流水無梁祝曰我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亂
追者將及奈何於是魚鼈成橋得渡橋解追兵不及至
毛屯谷遇三賢麻衣衲衣水藻衣俱至卒本扶餘其王
無子妻以女生沸流及溫祚王薨朱蒙嗣自稱高辛之
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號東明王與三國志注引魏略
略同復較怪誕又曰唐堯二十五年戊辰國號朝鮮尤
無稽號高句麗之年其可信乎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
方有豪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
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
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
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
王夫餘之地後漢書東夷傳及論衡吉驗篇後魏書高
句麗傳劉子命相篇搜神記所載略同豪離蓋卽高驪
劉子豪作襄太平御覽人事部孕引魏略豪作膏聲之
轉也後漢書豪作索注索或作橐論衡正作橐搜神記
作橐字之誤也太平寰宇記高句驪後漢朝貢云本出
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

引身避之日影又逐因有孕生卵大如五升夫餘棄之
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
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破以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
有一男破殼而生及長名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
也國人以非人所生欲殺之朱蒙東走渡普述至紇升
骨成遂居之號曰高句驪國因以高爲氏子孫繼立至
漢武帝元封三年滅朝鮮置元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使
屬之寰宇記言始號高句驪在未至漢武帝時以前何
至元帝時始建此號況高駒驪之號見周盛時逸周書
王會解北方臺正東高夷嘽羊嘽羊者羊而四角注孔
晁曰高夷東北夷高句驪王應麟曰爾雅疏九夷三曰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高驪述異記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彝尊知王會解有
稷慎滅良乃不知有高夷何也武帝時有高句驪號自
在正史彝尊不察耳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武帝元封四
年開縣三高句驪上殷台西蓋馬玄菟樂浪武帝時置
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武帝紀元朔元年東夷菟君南
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注服虔曰菟狍在辰
韓之北高句驪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後漢書東夷傳
武帝滅朝鮮曰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水經大遼水又
玄菟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鄒注縣故高句驪
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三年平右渠置玄菟郡於此安
得謂武帝時無高駒驪之稱呂氏春秋恃君覽揚漢之

南百越之際徹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東南接壤惡知夫餘非夫風餘靡兩國并一後之稱是夫餘已見先秦人書又逸周書王會解後附伊尹朝獻云湯使伊尹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浹王應麟補注曰符婁後漢東夷傳有扶餘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慎之國仇州伊慮未詳仇州海中洲漢遼東郡有無慮縣顏氏注卽所謂醫無閭伊慮卽醫閭也漚浹卽甌也此則商初有夫餘何疑漢武時未有至以今名釋古地使人易曉注家常例耳何必古有此名毀傳者固曲偏僻之說不勝辨也

然世人所駭爲灼然可據者亦止禹貢瀍水注積石注肅慎之命注泰誓雖有周親注與論語注相反論語注不引湯誥五事而已今特辨此五事又及數事可以知其妄矣
光耀又案諸經尙有異同何況傳注故王肅注尙書有異孔者有王異孔反同馬鄭者有王異孔馬鄭反同孔者有孔無明說而王同馬鄭者有王無明說而馬鄭同孔者有馬鄭自不同者有王同孔馬鄭亦同孔者有王同孔王以前諸儒馬鄭外同孔者有王無明說王以前諸儒馬鄭外同孔者余別有攷今世毀經傳者見釋文始有玉肅注頗類孔氏之言頗者大略言之非盡同也

乃羣以爲王注盡同孔氏故反鄭玄遂以古文經傳皆王肅造毀之乎吾以爲譽王肅未有甚於此者肅果能造此經肅聖人矣惠棟戴震王鳴盛李惇丁晏之徒皆止得諸裨販未略攷本末耳況當時鄭學固盛行然不傳和者亦不止王肅孔融邢昺賈逵虞翻李謨王桀下及陳奇皆是也太平御覽學部敘經典引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騏驎之皮也寫孝經本必曾子家策乎三國志魏書邢昺傳注引原別傳曰欲遠遊學詣安丘孫松嶽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松曰
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婦耶松辭謝焉北魏書儒林陳奇傳愛玩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又曰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又曰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蔣濟虞翻李謨王桀駁鄭義攷見源流正辭

光耀又案馬國翰輯王肅尚書注敘曰其學專與鄭爲難鄭贊謂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尚書尚者上也肅序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開卷已自立異王鳴盛云王注之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偽孔合偽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所有考古者當以此辨之不知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充班彪弟子東漢初人遠在鄭前充蓋本先儒舊說今不怪鄭異先儒乃謂從先儒說之王肅與鄭立異豈知本末者乎至謂王注存于今者皆與馬融偽孔合豈馬融注亦偽亦出肅乎況馬明是鄭師今不怪鄭悖師說是又不知本末之尤也且孔馬鄭王異同互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見隨人妄毀者果嘗一校乎國翰輯唐蒙博物記以蒙爲漢孝武時上書說上通夜郎者采有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所載曲城侯相劉洪一條不知劉洪後漢人與蔡邕同時見本志及上注引袁山松書何從入西京人書中如此讀書固宜隨人毀經傳

光耀又案史記儒林傳言董仲舒著災異之記天子詔諸生示其書有刺譏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古來固有如此愚儒今曲阜有孔檢討廣森者戴震弟子著經學卮言亦妄毀先人之經傳豈非人倫之變耶吾恐不學之徒謂孔氏子孫且自言經傳爲僞故正之于此言百官總己以聽豈宰梅氏所上古文尚書自

朱子卓識始疑其僞近世通儒推暢愈明愚亦嘗反覆誦之多有所疑如此文似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文可稽而宋承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於左氏無所謂冢宰又謂成十六年宋向帶爲太宰非執國命者不知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前便有冢宰論語卽確證何必更攷在後之左傳況桓二年左傳言宋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督殺孔父而弑殤公立莊公遂相宋公莊十二年言宋萬弑閔公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華督非以大宰執國命而何奚止向帶爲大宰可證毀經者自未通讀左傳耳禮記曲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鄭注蓋殷時制也爾雅釋詁冢大也冢宰大宰何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宰又特爲六大之先非正卿而何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閔三年不言何謂梁閔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閔是今文家說亦謂殷有冢宰尚書中候言舜爲太尉月令夏制亦言太尉殷時何不可有冢宰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圭

十六册

屋壁多爲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易怪爲德似是而非不知漢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御覽學部正謬誤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然則德怪七五觀政生謀傳寫字誤未必呂覽原引如此卽原引如此則師讀傳本不同爲說各異況戰國處士橫議秦又燒滅詩書之國耶猶盤庚心腹腎腸今文誤爲優賢揚厯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注今文尙書優賢揚厯謂揚其所厯試梓材戕敗人有王啟監厥亂爲民今文誤爲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效力篇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今文家各依誤解之別風淮雨郢書燕說之類何可勝數卽如所毀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豈萬夫之長亦怪乎且周公負成之象豈怪乎豈神姦乎言我之弗辟曰傳以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未必合於古文舊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辟之爲避未必非眞古文讀也不知說文辟部彛下引周書曰明作法解言其在祖甲不義爲王曰鄭君注祖甲武丁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亥

十六册

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久爲小人王肅好與鄭反乃以祖甲爲大甲梅氏所上古文孔傳獨與肅同且爲之說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然唯梅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云然耳若依漢石經作高宗之享國百年固不可得通又引杜欽劉向歆言高宗百年曰漢人說皆如是唯史記作五十有五年未知果古今之異耶抑太史公別有所采耶梅本作五十九則非今非古更不知其所自又曰自時厥後者自祖甲以後也若謂大甲以後立王卽無踰十年者則商傳世三十除三宗及受多歷年所其餘二十六王通以十年計之尙遠五百之數而載祀六百左傳灼有明文如何可通不知眞古文作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旣可通正見今文作百年不可通者之繆反毀古文孔傳是顛倒是非矣且謂梅本作五十九非今非古不知漢時漆書古文正同徐幹中論天壽篇亦作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至解自時厥後爲大甲以後或帝甲以後更無與于孔傳之眞僞必謂指帝甲爲得經旨是未讀史記毀經者皆謂史遷親傳子國古文殷本紀曰褒帝大甲稱大宗又曰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三代世表曰帝甲淫是傳眞古文者不解帝甲爲賢君解大甲爲賢君明甚又未讀漢書韋賢子玄成

傳王舜劉歆議曰故於殷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三宗次序雖從今文而解祖甲爲大甲正同孔傳劉歆蓋亦見眞古文之人也且拘而求之經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宜有七君祖甲後至受正七君然據竹書祖甲三十三年馮辛四年庚丁八年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廣森亦知受多歷年所是帝甲後不踰十年者止四君又烏得通蓋經謂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乃周公約古事爲戒言其甚者且不嫌過耳不然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殷之賢君豈止三宗今文作高宗百年者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无

十六册

或統末卽位時言之猶呂刑言穆王享國百年史記作五十五年相去止四年或所據本異或傳寫之誤在讀者不以辭害志耳言其罰百鍰引五經異義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爲三斤鄭君以鍰亦爲六兩大半兩偏信今文也許叔重以鈔亦爲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偏信古文也原注說文序今孔傳云六兩曰鍰則傳古文之書而用今文之訓其僞明矣不知鄭正古文家解此鍰字乃從今文說且傳漆書古文之賈逵此條亦從今文說說文引歐陽說及引今文更多不如自敘所云馬鄭用今文處更多攷見前廣森蓋略裨販許自敘未通讀說文略裨販鄭此條未攷鄭

他注更無論諸家又不知鄭亦古文家言吾家孔叢子僞書也似二十二代猛者從學王肅承肅意而作之肅好小爾雅因援以入焉然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本有小爾雅此一篇自是古書未可非也不知孔傳解八尺曰仞卽與小爾雅異鄭注孝經不載謝承書范書亦但載玄答臨孝存周禮難不言注周禮更不言有律章句史之脫誤奚足怪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入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釋文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禮記雜記下鄭引王度記正義曰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環淵上下篇吁子及七經緯西京見行未著錄漢書藝文志論衡謝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平

十六册

短篇蕭何律九章後漢書曹褒傳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周禮天官凌人鄭注引漢禮器制度釋曰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漢書禮樂志叔孫通律令淮南王安傳離騷傳楚元王後劉向傳淮南鴻寶苑祕書楚元王傳元王詩禮樂志河間獻王雅樂儒林傳賈誼左氏傳訓故董仲舒災異記史記衡山王賜傳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敕氏之注也釋文健爲文學爾雅注三卷禮記檀弓上正義戴德喪服變除隋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唐志劉向五經襍義七卷劉向五經通義九卷楚元王後劉向傳洪範五行傳論劉歆傳春秋左氏傳章句釋文劉歆爾雅注三卷周禮鄭注有杜子春周禮注論衡

超奇篇陽成子長樂經周長生洞歷十篇皆西漢人書
未著錄漢志漢志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而無褚少
孫書有揚雄大玄法言而無方言有李夫人及幸貴人
歌詩三篇而無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此類何
可勝數徐養原以子國論語傳不見漢志斷爲僞庸妄
人每同此見以此知古書有不見隋唐志者亦何足怪
漢志有弟子職又有筦子既可取筦子中弟子職別爲
一目何不可取孔叢子中小爾雅別爲一目是并漢志
未一細讀悍然直毀先人之書者其左證乃止如此使
稍讀書能見理不自欺何敢有是議論哉

光耀又案近世解經之書轉相裨販或誤从謬本或妄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改古書或故駁諸儒傳會鄭玄不知鄭玄實有此義各
相矜誇以爲漢學可以誑俗而不必自讀書中人以下
孰不爲之其自欺不足惜吾痛其惑後人也今復舉數
事于此舜典同律度量衡江聲引鄭作同陰律陽律
自疏以爲釋文引王肅注云同齊也則是齊同此律度
量衡案禮記王制說巡守之事略同彼文云命典禮攷
時月定日同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是謂正此同律之等
不得以同爲齊同矣蓋彼文上言攷言定故下別出正
之此文此則上旣言叶言正則不必更言正之而同律
之等固是蒙上叶正之文矣不得訓同爲齊也肅誼非
是故席之不知經典文字各以類從聲以正字領下日

同律度量衡六物爲句日與時月類與同律度量衡非
類也漢書律歷志敘引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
遠近立民信也又曰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
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
聲呂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
銅者名自名也所曰同天下齊風俗也續漢書律歷志
章帝詔引書曰協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
璣衡祭祀志建武三十有二年泰山刻石文曰建明堂
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大戴禮朝事篇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淮南子時則訓令官市同度量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槩說苑修文篇命典禮考時月定
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白虎通巡守篇考禮義正
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漢志明訓同爲齊同章
帝詔泰山刻石大戴禮說苑淮南子白虎通與協正建
立起設修達成命考定鈞角端一等字對舉成文是鄭
前舊有齊訓非王肅創造且如聲讀則班固絕句從乃
字無義矣章帝詔以協時月正日爲句正從其類聲更
安得越祖堯岱宗四字以正字領下爲句況齊同正鄭
通訓毀經之徒惜未通讀諸經中鄭注耳周禮大司徒
六曰同衣服注同猶齊也然猶曰事異大行人十有一
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注達同成脩

皆謂齊其灋式行至則齊等之也禮記月令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注同角正皆謂平之也平及齊等義一也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不注義見仲春故不復聲卽不讀他書豈不讀周禮禮記段王裁謂釋文鄭云陰呂陽律也蓋陰呂訓同陽律訓律也不知釋文本及注疏本皆作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止釋文本同律二字大書注疏本小書爲異耳蓋此二字陸引經標目陸既引經同律二字標目又曰王云同馬云律重舉經字爲訓者蓋無開雜字則直蒙標目字爲訓既有開雜字則標目下復舉經字懼混也鄭云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陰呂陽律明蒙上馬云律之律字爲訓非蒙標目同字爲訓更非越馬云律上蒙王云同爲訓也孫星衍引鄭康成曰同陰呂陽律也又曰同陰呂陽律者史記集解引作同音律蓋有脫字此據釋文不知史記五帝本紀用舜典同律度量衡集解引鄭玄曰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一類爲文鳥有脫字且攷史記古近本皆作律音律不作同音律星衍乃妄改古書禹貢三百里納結服釋文結本或作楷工八反馬云去其類曰韎蓋結楷韎字同禮記禮器莞簞之安而棄韎之設鄭注韎去實曰韎禹貢三百里納韎服明馬鄭本結作韎非音也注疏本采釋文曰誤音王鳴盛孫星衍引釋文馬

云去其類曰韎皆從穎字絕句蓋未覆校釋文又正義引莞簞之安而棄韎之設誤云郊特牲郊特牲乃云莞簞之安而蒲越棄韎之尙微不同也胡渭王鳴盛引正義皆仍誤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釋文詰起一反馬云賓也馬云賓也四字宜在國有不服下訓服非訓詰也孔傳能使四方賓服正同馬訓堯典釋文賓馬云從也詩采蘋鄭箋蘋之言賓也正義曰賓服也禮記樂記諸侯賓服墨子非攻中篇以此攻戰于天下誰敢不賓服哉爾雅釋詁賓服也賓通作嬪周禮天官大宰鄭注嬪故書作賓爾雅釋親嬪婦也說文女部婦服也又曰嬪服也又通作嬪蔡邕琴操敍池水也言其平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曰賓賓賓也言其服也賓服同義經典不可勝數詰訓賓訓實絕無旁徵轉注假借義亦無取釋文經陳鄂等改竄已失本居又脫服字故采入注疏本時遂誤繫屬今本釋文賓作實又字之誤也鳴盛曰注疏采釋文誤作賓也从原本改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實實故卽以實訓詰也不能解古書誤處故如此費穿鑿阮元校勘記既從其說經籍纂詁又收實訓詰字下鳴盛自負墨守鄭學其采鄭注或本鄭注而妄刪之或非鄭注反闢入之如史記五帝本紀用舜典至于岱宗柴集解鄭玄曰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鳴盛謂與王制鄭注柴祭天告至也不合鄭之

解經必不自相矛盾裴駰誤添祭東岳三字乃刪之不知鄭諸經注中歧異尤多舉陶謨疆而義孔傳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撓謂事理撓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金

十六册

惟撓而教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剛強相近鄭連言之乃孔穎達等終上引論語鄭注義非領下爲言下謂度量寬宏至先人事而後天地乃穎達等分解九德傳義之後總推餘意以合洪範與上引論語鄭注無涉鳴盛引爲鄭注孫星衍劉逢祿等引同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金

十六册

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鄭云戰國策碣石者戰國策燕一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粟栗之利鄭引晚周人書證經言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者鄭約戰國策義意度其處當在此古人注書之常也非戰國策原有此文乃以爲佚乎其存者何絕無此種章句家文法續漢書郡國志梁劉昭注常山國九門下曰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

同誠如潛邱劄記所謂今臺城縣西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則是鄭不誤而古人之書戰國策誤矣所謂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也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傳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是直路五千里也者乃穎達等釋王以申孔治洪水輔成之者至不知用幾日也者乃穎達等發明孔傳王解此卽同孔義而此段文自出穎達等安得遂以爲王注鳴盛引爲王注劉逢祿引同凡此之誤或沿前人夫既并此不能辨又庸愈宋元人之疏陋以漢學相矜誇乎吾蓋不勝正也

孔傳正辭第三十一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一

孔傳

全

十六册

朱子正辭第三十二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誤

朱子古文書疑者聞若璩命其子詠輯朱子疑古文經孔氏敘傳語類四十七條文集六條附疏證後所取名也大都每緣一人一事及之非各條一意去其蔓複不過數條然皆疏妄竊恐朱子未必出此王文成曰朱子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一

十七册

講習于此其于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也乎然則朱子指撻古文經傳者其亦中年未定之說或門人傳者之過孔門弟子傳其師說尙有歧誤朱子誠賢然不能如孔子其門人又不能如孔子之門人傳其師說奚能無歧誤也且朱子于經則曰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于百篇之敘則曰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于大敘則曰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陸稼書據朱子告輔廣之言辨古文尙書非僞明他弟子所記未可盡信而世人毀經傳者猶強挾朱子爲重宜亦朱子所痛心也昌言以孔

子國經傳爲僞始于吳棫成于吳澄三人者尙書之禍所從來故一類正之

吳澄書纂言引吳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光耀案周書文侯之命夏書甘誓皆今文訓辭明白篇幅甚短豈僞乎論語孔子之書其辭平易不爲周秦諸子之奇奧難讀豈僞乎且孔壁書非無所謂難讀者惜子國不及見未焚之書如伏生又囿于一人之識力故有今文可證及見引他書者雖難讀得而存之明白易讀者亦得而存之不敢強所不知慎之至也大敘所謂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二

十七册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又曰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是也假使朝廷陳其餘簡廣聚儒學審定之或子國寫以授都尉朝等難讀者不至今存乎或謂不識古字何以爲子國不知今世童子能背諷五經者多矣伏生秦博士實漢儒宗何不能全諷百篇之書鄭玄敘大傳謂伏生授學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古字豈易識乎

聞若璩又申吳棫之意曰陳第季立謂後儒以今文眞古文僞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

三十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心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乃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說亦辨而有理予請舉禮記引兌命之文僞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中二語非艱深險澀之語乎豈皆坦明者乎只觀作僞者截首一句續以爲其賢爲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爲一段取其類己者置其不類己者以俾與己文體一類然則諸書傳所稱引幸都得其坦明者耳非書盡坦明以此難季立將何辭以復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光耀案此烏能難陳氏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俟婦人吉夫子凶此非引論語刪易字句中閒又參他說乎引兌命刪易字句中閒又參他說獨何疑不獨此也上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末三句節南山文上五句不見三百篇中豈亦作僞者有意爲取舍乎此類何可勝數且所謂古文多坦明者舉大略言之非謂絕

無艱深險澀語兌命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泰誓罔或無畏監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大甲自作孽不可追孟子引作不可活是孟子改難字爲易字非皆艱深險澀而何若據幸得一二句可疑以相辨駁則向來謂古文皆坦明者妄矣又先儒謂緇衣引兌命有誤今攷鄭注純或爲煩是此節在漢時原有誤文之證果爲誤文安得認爲艱深險澀

朱子曰伏生信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光耀案此猶吳棫意但朱子謂伏生信文暗誦則尤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四

十七册

伏生今文亦壁藏之餘自載史漢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尙書曰教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伏生書明出壁藏大敍所謂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謂伏生失十餘篇以外之本經故口以傳授者裁二十餘篇口

以傳授謂傳授其義其二十餘篇之本經固未失也朱子自誤會耳釋文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隋書經籍志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其誤蓋久

朱子曰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

光耀案尙書本百篇孔壁所得者視伏生今文僅多二十五篇訛損者何止一字此不言可知且大敘不云平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明言去其訛損者而取其不訛損者況泰誓罔或無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五

十七册

畏盜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之類烏知必非訛損也誤一秦始皇燒書在三十四年戊子壁書出景帝末景帝後三年庚子總記不過七十三年安得誰在壁中數百年誤二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皆今文也乃以爲古文則并今古文不知何篇語錄又曰高宗彤日亦自難看又曰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其自爲言不甚矛盾乎誤三

朱子曰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賅通了其他書序亦然

光耀案小敘取篇中要義微發其端使學者因端以解

耳今求事事賅括是後世胥吏文書未可以律古人之文古人于文愈疏略愈見其大今人于文愈周密愈見其小此事固不在形迹閒譬如春秋聖人之書其立名可無議矣或乃曰舍夏冬而獨取春秋爲名未免于經中備四時者未能賅括也其可乎又諸艱敘本作諸難唐石經此字適缺孔叢子論書篇三國志魏書王修傳注孔融集答王修教北堂書鈔帝王部登庸篇羣書治要載尙書此敘皆作難冊府元龜帝王部帝德引作艱誤同朱子

朱子曰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藏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六

十七册

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光耀案通鑑載不爲宰相禮賜如三公乃孔霸事非言孔臧連叢子言孔臧辭御史大夫拜太常禮物如三公別是一事朱子自錯認人耳通鑑又何考之不精漢書孔光傳元帝卽位徵霸曰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太過何德曰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曰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目列侯禮諡曰烈君通鑑漢元帝永光元

年帝之爲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尙書及卽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厘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蓋本漢書朱子謂孔叢子爲僞又輒咎溫公之書考之不精何意朱子乃并漢書未考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蓼侯孔聚子臧漢書百官公卿表蓼侯孔臧爲太常藝文志太常蓼侯孔臧十篇注曰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又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史漢儒林傳皆言太常臧臧旣以通侯爲太常太常階尊卽禮賜如三公又何足異朱子此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七

十七册

猶若據言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蓋略覽漢書本紀數頁便臆斷本紀全體與此同一自欺

朱子曰百篇之序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今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光耀案依文立義或言本篇所由作之事或言作自何人不使後人妄生異解卽發明矣且正小敘之高簡何必連篇累牘爲之注疏始謂之發明連篇累牘爲之注疏又豈出本篇文義外乎然小敘亦有本經無此文者如湯誓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仲虺之誥至于

大坳高宗彤日升鼎耳洪範殺受立武庚大誥三監及淮夷叛微子之命殺武庚周官滅淮夷等事皆賴小敘而知此亦發明之一類也謂已亡之篇伊阿簡略則尤非小敘最簡略者莫如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止明居一篇爲三篇餘三篇皆非亡篇是亡篇簡略者少未亡之篇簡略者反多何以言亡篇尤簡略其餘諸亡篇如帝釐下土方設諸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飲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湯旣勝夏欲遷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八

十七册

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肆命祖后與見存伊訓同敘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

召公作將蕭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
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告周公作亳姑非小敘各言其事今烏得知封康叔
在成王時不徒見小敘且兩見左傳僖三十一年肅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
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
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定四
年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索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
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
路少帛綈茂旂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樊氏錡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
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
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
政疆以戎索又兩見史記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
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

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
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
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
爲衛康叔衛康叔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
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
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
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
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
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
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或曰周公攝政稱王亦自有證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
少周公旦踐東宮宗祀明堂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韓
非子難二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漢
書王莽傳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
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是周秦已有是說不始漢儒
或曰史臣稱之非周公自稱吾則以爲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者若順也周公自言順王命以告稱王命尊其事
且不敢專稱朕其弟親辭稱者王命稱之者周公周公
自言順王命以告復稱朕其弟其又何嫌下凡言王曰
者卽共此若字之義後人紛紛異議皆坐解若字失次
不知倒文見義經典之常耳多方周公曰王若曰卽周

公自言順王命之證此篇王若曰上云周公咸勤乃洪大詰治卽多方王若曰上之周公曰也史之變文其又何疑不然小敘卽不可信史遷及他漢儒皆爲小敘所誤左傳亦僞乎祝佗孔子同時甯武子更在孔子前何獨疑孔子必無此言不獨此也周公初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康誥篇首文作洛邑在成王時有洛誥本經可據宋儒武斷絕不尋繹經文輒謂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漢志言酒誥召誥有脫簡者在歐陽大小夏侯傳授以後不聞伏生原書已有脫簡且百篇次序金縢以下至顧命凡十七篇合六匹篇皆成王時書何乃闕入武王時書三篇豈伏生并此大端亦不記憶又孔壁書何以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士

十七册

同脫殆不足辨朱子以寡兄爲劣兄之類周公稱武王爲劣兄則奈何不知大雅曰刑于寡妻非子孫推美祖父詩乎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與孔傳解爲寡有之兄正同何得以後世俗解輕疑古人朱子以小敘爲周秦閒低手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其所發難既不中要害而司馬遷劉歆班固馬融鄭玄諸漢人又皆以爲孔子作吾亦不敢定爲誰作但信千載後臆斷之言不如信漢人猶近古而又有師承之說也

朱子曰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卻是蠹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甫亦如此說又曰孔安國尙書序止是唐人文字又曰卻疑是晉宋閒文章

光耀案文章在姿學人各不同豈以時代論武帝朝有兩司馬華質既不同又有褚少孫補史記視史記何其陋劣也非西漢人乎入代後乃有韓昌黎非唐人乎第論文章安得決爲何時人孔敘卽不得爲兩司馬并不得爲褚少孫乎梁昭明不可謂不知此事者文選選之其亦可矣今不通而求之止存一魏晉人僞誤之心遂無所往不見爲僞此竊鉄之見也語錄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蓋猶是此見不知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誅閭越曰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東觀漢記馮衍傳奏記鄧禹曰夫功烈施於千載富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士

十七册

貴傳於無窮後漢紀順帝陽嘉二年李固對詔曰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垂之來世傳之萬載周書文傳解傳之子孫呂氏春秋情欲紀傳乎後世黃帝內經靈樞玉版篇傳之後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褚先生曰傳於子孫非這般文章而何且朱子誠有是言也其自爲言亦甚矛盾語錄又曰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量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然則武帝時文章已有不蠹枝大葉者其實文章之事固非朱子所屑言然豈易知哉卽以僞論是書上諸東晉謂爲晉文章猶可文選梁時書也

亦既載之乃謂孔敘爲宋人唐人文字豈不怪哉

朱子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光耀案此亂道者指道說而言非指道理而言何以知之語錄有曰看尙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又曰讀尙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彊通彊通則穿鑿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然則此亂道者以孔傳爲不闕疑而盡釋之爲近穿鑿不知古注闕疑者多在名物若夫義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七

十七冊

理望文可度者未嘗必闕如詩毛傳不盡釋者以爲既發其端學者可由是以喻無俟煩言謂之高簡則可謂之闕疑非也至鄭箋則鮮不釋之豈亦最亂道又郭璞晉人也注爾雅有闕疑趙岐漢人也注孟子則鮮不釋之豈亦最亂道可得謂趙岐非漢人乎且不可通者彊通焉非也略未求通又輕于立論尤非也朱子于尙書有略未求通而輕于立論者語錄有曰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字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

出利害今更不說不知朱子所發難并非盤庚末之道乃朱子以難讀而置之又以孔傳爲僞不屑觀也盤庚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又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何弗念我古后之聞又曰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又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又曰往哉生生今子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又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非皆言如何要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西

十七冊

遷如何不可不遷之利害乎又曰無傲從康遷則不得康矣從康非不要遷之由乎又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虐子弗知乃所頌則當時不要遷者作何語不皆在聒聒字內乎非言因甚不要遷乎且盤庚當時與民言不過口語傳出如此意思非便是如此文法如此文法乃事後載紀者之辭朱子未免太不求理會矣且朱子所謂闕疑徒責人耳改補武成大學刪孝經何不闕疑人不闕疑則曰最亂道己不闕疑何勇于自信如曰爲來學計安國獨非爲來學計乎若指道義而言則孔傳卽未能盡善又何至爲亂道之最困學紀聞曰湯誓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臣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大有功於聖人者又如言文王受命之年以人事爲斷不取瑞應其識不出伏鄭諸大儒上乎盡末殺所長以爲最亂道此與言陸子靜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同一爲朱子太過之語

朱子曰書中迪字或解爲蹈或解爲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逆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用得本皆輕棐字只與匪同被人錯解爲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漢書曰棐與匪同某疑得之尙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圭

十七册

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棐字作輔字使不知如何又曰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謀爾孔傳解作輔字殊無義理

光耀案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孔傳迪道也蓋本爾雅爾雅釋詁迪繇訓道也說文迪道也康誥天畏匪忱孔傳天德可畏以其輔誠訓棐爲輔亦本爾雅爾雅釋詁爾棐輔比備也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謚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正作天輔誠辭班固敘傳幽通賦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謚而相順應劭曰棐輔也謚誠也相助也說文木部棐下曰輔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東閣祭酒周舉爲司徒朱伥創草表

曰書曰天威棐謚言天德輔誠也解康誥正同孔傳他書不及深攷無怪也訓出爾雅而不知漫毀經傳何也朱子既曰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誤孔叢子底人作又謂孔傳多本小爾雅不知小爾雅明題孔鮒著子國取先人之訓何所不可況小爾雅廣度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旅棐孔傳八尺曰仞則不純取小爾雅之明證也然毀經者必又曰故岐出之以泯其迹

光耀又案閻若璩曰姚際恆笑世人但知辨僞傳而不知辨僞經似暗指朱子如辨伊訓傳大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僞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大甲服仲壬之喪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六

十七册

之非矣則於僞經大勳未集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蓋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蔡沈徒爲曲解不足據莫若俱僞之俱僞之斬卻葛藤矣此可見朱子毀傳徒以臆斷略未一求之于經反爲後世毀經者所侮弄又何得也

光耀又案閻若璩謂吳澄尙書敘錄其誤有六一謂孔壁真古文不傳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始亡失也一謂漢志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書不知漢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卽真孔壁書非僞書也一謂梅賾書并書序一篇爲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爲一篇也一謂唐誤正義自是以後漢

歐陽大小夏侯氏所傳者廢不復行不知歐陽大小夏侯氏學自晉永嘉時已不待唐也一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書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識其於是經可謂專且勤矣猶不免此謬誤然則經學可易言與今觀若璩所駁正不過較澄多讀漢書及經典釋文耳可知澄之荒陋并此二書若未見又其一澄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若璩謂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不知正義稱張霸之徒著一徒字便不得認爲張霸謂造僞書之張霸一流人耳毀經者皆坐讀正義不通

光耀又案問若璩謂吳澄今文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七

十七册

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吳澄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開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又曰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闡亦甚哉

光耀案謂尚書止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者武帝時太常孔臧之言也其時伏生泰誓偶散佚河內書又未出其實漢立學官之書乃二十九篇澄謂漢魏四百年間

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是并漢立學官書篇數不知也乃謂今之儒者爲闕孰闕哉

朱子曰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賈誼董仲舒稱述是固可疑

光耀案世人謂孔叢子爲僞書并無確證止朱子此空語而已不知孔叢子正雜出兩漢孔氏之手謂孔氏叢聚之言故曰孔叢子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右孔子八世孫鮒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行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六

十七册

一卷附之卷末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與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孟案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大梁李熹刻孔叢子敘曰乃去孔臧所贊而刻之然則今本削去連叢子者始李熹北堂書鈔藝文部筆篇引孔叢子字季彥爲人謙退下筆則典語成章鮒臧西漢人季彥東漢人天部電篇引孔叢子云漢永和三年河西縣雨雹如杯椹大者或如斗殺牲畜折樹木永和正東漢順

帝年號舊唐書元行沖傳釋疑曰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此蓋本連叢子孔季產孔扶皆東漢人是孔叢子明兩漢孔氏所成毀經者并毀及孔叢子每據朱子此語惜未攷本末耳以文氣論尤所難言西漢豈無拙匠況惑于竊鈇之見也又私家之書未遽行世賈董何從引用周秦典籍未見賈董引用者多矣尤不足難此書荀子非相篇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七

十七册

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抱朴子釋滯篇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何朱子不見此議論光耀又案陳壽祺曰劉歆所議以尙書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如眞之詞彼非果不知尙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尙書大傳篇目尙有九共帝告嘉禾聖命掄詰諸逸書之名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寧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曩爲今學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

百篇按此書出魏晉間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傳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壽祺所言如此不知中興書目載鄭康成大傳序言伏生終後張生歐陽生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孔臧與張生歐陽生同時安知大傳其時便盛行又安知其時撰成否也且大傳不過多此數篇目或視爲刪書外之逸篇目亦未可知烏可以是疑此書漢志明有大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今猶可攷者如連叢子載孔臧諫格虎賦楊柳賦鴉賦蓼蟲賦與子琳書大旱上疏安知非卽漢志所載賦而書疏卽增載其後玉海藝文謂孔臧又以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下篇爲一卷是也

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曰尙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一作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爲帝典以僞古文有舜典也改禹貢爲大禹以僞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繇謨下增出益稷亦與僞古文符合至六誓改泰誓尤謬予向疑僞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益信光耀案此傳聞異辭不足怪況大傳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所述蓋今文家故止述今文中所有也如韓嬰韓

詩外傳亦載此事乃以爲子夏讀詩嬰乃傳詩家故又引以說詩亦傳聞之異也可得謂大傳襲外傳外傳襲大傳乎殆不足辨

全祖望答董秉純問曰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卽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復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

光耀案天下浮淺人真無從與辨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解麓字義如此非謂唐虞便有此官是于本經文義略未一思又不知孔叢子雖秦漢間人孔鮒始著此書實增修編定于東漢孔氏之手又不知西漢人解麓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字已如此漢書于定國傳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王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曰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又莽下書曰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此西漢時已破麓作錄之證後漢書鄧皇后紀平望侯劉毅曰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有曰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總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桓譚新論曰若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竇憲傳載班固燕然山銘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此東漢人破麓作錄之證又見論衡鄭玄注大

傳曰麓錄也是鄭亦破字且東漢之錄尚書事亦必有取于古何得以東漢前無此官輒疑孔叢子

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曰孔叢子書中載孔子與子思問答語子思年六十三在魯穆公時穆公之立距孔子七十年子思尙或未生安得有問答之事

光耀案際恆計孔子卒至穆公立年蓋據史記魯世家不知史遷諸侯紀年多寡不免傳聞之誤何可泥也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子思之父既先孔子死子思自宜生父未死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前無俟深攷安得曰孔子時子思未生際恆不但不知有論語並不知史記中有孔子世家輒謂古書爲僞非妄人乎夫古今誠有僞書然如際恆輩專以毀古書爲能事所攻擊者又不中要害徒自見其胸腹之薄陋耳近世此輩益眾正辭中蓋不暇深辨

朱彝尊引邵瑛曰王文憲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

光耀案家語中止有孔子國一序王肅一序又後一序其後一序肅敘孔氏家世及子國孫衍所上書或卽得諸孔猛者何曾有孔衍序序中所載書如此著明者尙

未能辨無怪矣毀孫志祖家語疏證范家相家語辨偽皆取王柏之意成書凡文義見他書者輒指爲王肅勦襲不知異書同文諸經不免諸子更不勝數如韓非子說苑等書且以互異之事共載一篇史記漢書亦並載傳疑之事安毀古人者坐不學耳

光耀又案康成贊明六藝之功誠不可沒而鄭學之徒妄爲傳會直拘陋耳如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今更攷之隱五年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至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以羽始厲樂矣桓九年傳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尸子晉人爲秦相商鞅客雖在穀梁赤後而西漢經師取以說經又爾雅郭璞注釋詁下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釋訓引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釋天引尸子曰蜺爲挈貳注挈貳其別名見尸子釋畜牛七尺爲特注見尸子又引尸子曰大羊爲羝六尺又引尸子曰大豕爲豨五尺前乎鄭者穀梁經師取之後乎鄭者郭璞取以注爾雅鄭安得以雜家輕之且鄭注諸經取證亦雜正經及

逸周書國語尙書大傳韓詩外傳太史公外如儀禮大射禮注引淮南子曰鴝鵒知來周官地官鄉大夫注引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禮記曲禮上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檀弓上注引弟子職曰右手折墜又曰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月令注引農書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禮運注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投壺注引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若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毛詩鄭箋小雅采芑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尸子卽不得比老子其于管晏屈呂淮南汜勝之等書同爲雜說且鄭取緯識僞書而注之又以說經何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尸子之不取也特偶未見耳鄭取雜說明如此之多昭乃謂尸子雜說鄭所不取則所謂王肅私定家語者其出黨同妬真之口不必辨矣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師古非親見漢志家語特以卷數與四十四篇不合耳不知卷數分合在傳是書者各以意爲之經之卷數尙不能一何論傳記雜書隋志題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新唐書藝文志題王肅注論語十卷又注孔子家語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亦作十卷與今本卷數正同但誤稱王肅誤肅誤注非誤家語猶誤稱白虎通六卷漢章帝誤鄭志九卷鄭玄誤何孟春家語傳陸治家語注皆作八卷卷數不同何足怪也

何孟春家語傳自序謂史記索隱引家語或不見今本遂疑王廣謀句解所刪是又不知書之殘脫所時有也光耀又案疏證有曰向來里中諸子謂書關繫不在卷軸篇數且詆爲枉用心是時人固已有不信從者爲所惑者固有之要不如今日之盛也然猶過爲時人信從之言欺後人有如抱朴子所謂敢爲虛言之不忤古強蔡誕項曷都白和一流人詐稱神仙是也疏證載馬公驥信及古文可疑曰予縱談及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尙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于予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

焉朱子引入集注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注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尙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旣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

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邳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邳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二

朱子

三

十七册

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

朱子正辭第三十二

古文尙書正辭

敘目第三十三

古文尙書正辭

江夏吳光耀撰

敘曰毀經者日益眾無傷也天理不絕于人心經不得遽亡若然奚事乎正辭其以好異甚則心術壞世變可悲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達道也好異者曰道之眞不在是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爲教天下猶得斥之曰異端才識之士莫能惑惑愚夫愚婦而已易書詩春秋禮樂聖人以言教後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乎是乎取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能外也其上躬行之其次求微言大義發明之又其次慎守無失天下是以貴有學好異者曰是非眞經天下且相與稱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一

十八册

生千歲後智不若孔孟而不闕疑乘晚出之隙爲囑曲偏碎之說毀經毀此一經者求之諸經傳記則皆是也故今日學者之口無完經毀古文始吳棫朱子不能辨而疑之未嘗謂可刪吳澄竟刪矣梅鷟歸有光羅敦仁父子郝敬之徒繼之然皆窮陋幾不知天地有六經陳季立毛大可誠未能深言源流或自坐謬誤然辨若人固有餘聞若璩強挾朱子之勢又誣孟子欲廢書大言博辯天下相驚有實證不知囑曲偏碎之說未可通之諸經傳記也朱錫鬯爲所惑矣猶以顯然攻擊爲非顧璩人終身不信若璩之說垂沒毀秦誓三事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非眞秦誓之言不知見國語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二

十八册

引秦誓黃太沖敘若璩書謂人心惟危十六字甚爲理學之臺則何不可毀何論他人姚際恆錢煌煌程延祚惠棟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喬樞丁晏魏源之徒雖著專書大抵祖述盜襲雷同若璩之說或若璩所不屑道輒喜爲所未言毀之之術見引他書并文義同者曰所采輯曰所勦襲曰後人因僞經竄入曰同僞書曰采輯而誤曰故歧出之泯其迹乃至半言一畫非矣造則旁倫或牽引傳疏諸家之誤誣經并傳疏諸家無其文義自出謬解曰經傳如此或不知見他古書引經曰文理淺謬初與見此經者曰其誤人必不能誣者曰未殺之論僞書且不得盡以此盡

以此天下豈有眞書哉嗚呼此漢唐酷吏宦官構陷人見知腹誹朋黨羅織之法也復狂笑醜詆侈矜爲得意良有司鞠死囚尙不如是用心學者不察視爲固然刪諸私家請諸

朝侮聖言亂

祖宗之成法無所忌憚世人有向學者必先習稱曰僞古文僞古文甚乃不知毀經者何說經僞者何篇若璩惑人可謂深矣萌芽于宋人之疏陋少見而多怪錮蔽于漢學之門戶梅賾古文是則杜賈馬鄭古文非也故一惑不可復解然而若璩之徒未生秦漢前親見未焚之尙書以爲僞者不過曰求諸理攷諸秦漢前之典籍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册

也光耀亦未生秦漢前親見未焚之尙書知其不僞者則亦曰求諸理攷諸秦漢前之典籍也雖然吾何敢求信于天下幸學者平心多讀書耳

源流正辭第一上

源流正辭第二上

源流正辭第三上

源流正辭第四上

源流正辭第五上

篇目正辭第六上

舜典正辭第七上

大禹謨正辭第八上

蓋稷正辭第九

五子之歌正辭第十

膺征正辭第十一

仲虺之誥正辭第十二

湯誥正辭第十三

伊訓正辭第十四

大甲正辭第十五

咸有一德正辭第十六

說命正辭第十七

泰誓正辭第十八

武成正辭第十九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四

十八册

旅獒正辭第二十

微子之命正辭第二十一

蔡仲之命正辭第二十二

周官正辭第二十三

君陳正辭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正辭第二十五

畢命正辭第二十六

君牙正辭第二十七

罔命正辭第二十八

百篇之敘正辭第二十九

孔敘正辭第三十

孔傳正辭第三十一

朱子正辭第三十二

增辨孔叢子
孔子家語

敘目第三十三

光耀案或謂余自敘言簡篇文字之閒不盡聖人刪定之舊得毋與毀經者口實不知此無與真偽春秋有三傳易有孟京高費諸家詩有齊魯韓毛周官有故書儀禮有古文今文禮記有大小戴又有逸古禮經論語有魯論齊論古論孝經有古今文尚書有今文古文今文中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各有異蓋簡編文字師讀傳本之不同必有其一非聖人刪定之舊可謂偽乎

光耀又案或謂余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五

十八册

四庫全書提要尚書提要雖未顯斥經文為偽然已定傳為偽他書提要動曰偽古文故世人毀經者每藉口

奉
敕誤之書已然自敘言亂

祖宗之成法何也不知提要乃紀相國何等奉

敕誤之書非

御誤書

聖祖仁皇帝御定日講書經解義復

敕誤書經傳說彙纂

世宗憲皇帝御製敘謂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賴是書以傳頒之學官著為功令以試士未嘗以經傳一字為

偽今

皇上卽位之十五年王編修懿榮請行刪本其議不行祖宗聖聖相承且三百年尊奉聖經何其慎也相國昀等不能仰遵

宸斷或聞若璩惠棟之說動曰偽經偽傳經史大籍略未細讀且并不知經偽者何篇不可解也如尙書正義提要曰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壘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駟扶餘野貊之屬一條

古文尙書正義卷三十三

敘目

本

十八册

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引湯誓之文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不知河南指郡言武帝時有金城高句驪見史記漢書不引湯誥引墨子漢儒正多此例又不知湯誓漢今古文皆有湯誥乃孔壁增多篇也皆辨見當篇疏證提要曰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不知冤詞毛氏及身已刊行疏證乾隆

六十年乙丑其孫始刊行毛氏已前卒康熙五十五年

丙申故冤詞絕無一語及疏證蓋其時疏證猶未成何從有百計相軋之事尙書大傳提要曰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不知史記儒林傳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後漢書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李賢注名勝何待遠據晉書晉書文苑伏滔傳又實無遠祖勝三字如此者蓋不勝辨相國昀既如此而阮相國元輯皇清經解又多收毀經之書誣邪盜襲之說不能明辨

古文尙書正義卷三十三

敘目

七

十八册

而痛絕之王祭酒先謙續輯經解亦如之且皆擯冤詞不錄夫冤詞卽不能盡善何至不如王鳴盛魏源等盜襲之書

四庫冤詞疏證竝收以待後人之定論豈不廣大哉

光耀又案晉書提要曰考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之御誤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又曰太平御覽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尙書郭彰彰憎

琦不附己荅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
卽堪郎也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
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
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
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於全
部收入是直裨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黃朝英絳素
雜記詆其引世說和嶠峩峩如千丈松礪礪多節目既
載入和嶠傳中又以嶠字相同竝載入溫嶠傳中顛倒
舛迕竟不及檢提要所言如此今以晉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八

十八册

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
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
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琦族人尙書郭彭彰
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
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
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較王隱
書爲詳御覽屢引王隱書此條可校也何至削而不載
其誤二也世說賞譽篇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雖磊礪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書和嶠傳太
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
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峻子敳傳是時天下

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
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敳在其中常自神王豫州
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
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滅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
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
矣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
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
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
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
肅然則森森如千丈松語再見庾敳傳非再見溫嶠傳
其誤三也世說晉書皆作森森不作峩峩其誤四也史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九

十八册

言和嶠與任顗張華相善武帝時名位已高何至受敳
此目況和嶠元康二年卒乃惠帝卽位之四年惠帝紀
以太傅東海王越錄尙書事在元熙元年八月通鑑越
以吏部郎庾敳爲軍諮祭酒正在是時乃惠帝卽位之
十七年和嶠死已久且庾敳傳言都官從事溫嶠奏之
與溫嶠傳言爲都官從事奏之正合和嶠未嘗爲都官
從事和嶠傳蓋誤據世說所據之書庾敳傳別有所據
不誤也今乃云既載入和嶠傳中又以嶠字相同竝載
入溫嶠傳中顛倒舛迕竟不及檢其意反以溫嶠傳爲
誤其誤五也劉琨傳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

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劉隗孫波傳隗伯父訥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謝安弟子逸傳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逸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逸儒林徐逸傳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逸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逸是晉書一事誤兩屬者不止幾幾千丈松一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十

十八册

而已世說及注采掇羣書正多取十八家長孫無忌等亦自別有所本何必皆摭摭二劉如明帝紀太監二年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賈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世說假譎篇王大將軍旣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

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市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耶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注引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敕明帝見賣食嫗一在旣察敦營後一在未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士

十八册

敦營前又較世說及注爲詳鄧攸傳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數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詣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又曰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世說德行篇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旣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注引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穀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一作弟婦一作老姥又敘納妾事後較世說多時人義而哀之等語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世說容止篇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一作美其書一作美其容止及庾徵傳載目溫嶠語非取世說明甚去取褒貶之脫謬誠所不免然晉人祖尙清談當時士夫性情學問特多此種正其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主

十八册

時弊非作史者有偏嗜也必一切刪斥後人何由知其致敗之由譬如佞幸傳乃責其不敘朝政大典多涉瑣褻其言雖正大其如非錄實之體何況山濤傳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謝安傳王羲之謂安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虞預傳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祿祖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過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又江統傳統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

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范汪子甯傳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并載其辭若論功德羊祜杜預山濤魏舒張華溫嶠陶侃劉琨祖逖謝安諸人晉人物宜無更出其上者嘉言懿行諸傳中亦無甚遺漏何得概以爲略實行而獎浮華史之爲書囊括一代譬諸天地何物不容故史記司馬相如傳敘卓文君事漢書東方朔傳敘與朱儒郭舍人事皆數百言芻及委瑣何傷史體秦本紀天賜蜚廉石相趙世家簡子夢與百神游鈞天高祖紀劉嫗遇蛟龍老嫗哭殺白帝子昭帝紀泰山大石自起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主

十八册

立上林柳樹枯僵自起生及封禪書五行志之類言神怪又如此左傳言神怪更不可勝數吾向誤五代史記纂誤續補謂六臣傳張策辨古鼎銘事何與行誼而詳言之甚悔所見之隘也

光耀又案史通採撰篇觀夫正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又曰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

明錄摻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冀除王虞之所棟批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畧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謂文章不及左氏馬班長孫等奚辭謂不宜載瑣怪之事深推史漢厚詆晉書不知其例固自左氏史漢來豈持平之論乎況搜神記中正多孝感誠格之事世說亦有德行方正等篇遂謂取說小人見嗤君子何其偏激乎搜神記上自五帝及周秦漢魏之事爲多世說亦多漢魏事世說文學篇引裴氏家傳曰裴啟好論古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古

十八册

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其中有漢魏事非專紀晉事世說及幽明錄皆梁劉義慶撰謂之晉世雜書未免并誤人時代之不知矣世說言語篇注引鄭祭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此亦宏獎風流之筆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曰山濤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賞鑒篇注引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

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任誕篇引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尙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尤悔篇注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太平御覽人事部吉夢引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又曰陶侃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古

十八册

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平南將軍又曰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皆諧瑣怪穢之事何以載之今其書不存而可攷者已如此謂干鄧之所冀除王虞之所棟批信乎大抵文人相輕並時尤甚知幾久任國史監修眾多爲所抑壓憤而著書遂詈當時作者以爲小人固其褊情然也其實知幾爲之亦未便佳觀史通文章靡冗六朝之下者耳新唐書傳贊謂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篤論也

晉書固多可議議之者或太過史通實作俑耳以同時人其言可信故增辨之

光耀又案漢世中古文至西晉猶藏祕府者大敘所謂悉上送官之壁中原書也梅氏所奏者授都尉朝等私家本也釋文曰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常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蓋謂祕府中今古文皆亡于晉永嘉之亂隋志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又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去

十八册

列國學所謂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者此隋志省文舉今文而古文在內所謂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者指安國所傳之古文言傳而經在內亦省文毛大可誤會此言遂謂梅氏所上止傳非經文經文自有祕府本無待梅氏奏不知中書是時已亡釋文可信若果未亡則舜典一篇梅氏所奏本即闕何不取中書補之必待齊姚氏始得此二十八字豈中書此二十八字亦適闕耶釋文曰姚方興上舜典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苟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使有中書何不校之何至爲梁武議所格毛氏此證不值

一駁無怪毀經者謂巧執隋志之言以相辨難或謂余古文已獻于西漢孔氏特遭閉抑耳不待梅氏始獻自敘中不宜云梅頤古文故辨之夫壁中原書方亡于祕府而都尉朝等相傳之私家寫本即奏于梅氏存亡之閒危乎一髮後人得見古文經傳固梅氏之功亦天之未喪斯文有以啟誘之

光耀又案或謂余自敘言今世毀經者或乃不知毀經者何說經僞者何篇毋乃過與吾何過哉毀經者惟閻若璩段玉裁差能自讀書惠江王孫已不免稗販然猶不廢讀書嘉道以來但稗販閻惠江王段孫諸家之說而已不復自讀書并所稗販之書亦略不細讀往往致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七

十八册

誤乃持以欺天下之不學者曰我能辨僞古文我能繼閻惠江王段孫諸家之學羣不學者咻然和之自欺欺人可慨也如魏源書古微自言此書專析西東漢異同至乃不知誰爲西漢人誰爲東漢人誰爲今文家誰爲古文家今古文異義若何異字若何源流盛衰若何乃亦著書不徒王鳴盛盜襲若璩之說而已其書傳會今文自敘曰子尋繹有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梅傳而作僞不徒毀眞古文并杜林漆書吾恐不數年又有大毀伏生今文者好異之甚勢所必至況宋儒亦早爲之倡如趙汝談南塘書說王柏書疑并今文亦多指擊不徒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

可信也源例言上篇曰便當黜之學校不許以晚出十
六篇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偽孔傳偽孔疏別
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
背今文用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官舍
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偽經偽傳爲其晚出
謂有依託也唐孔穎達等奉敕爲正義舊新唐書以來
無異詞非有依託何指爲偽疏又例言中篇曰西漢上
自人主下至公卿無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
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
書者亦往往入傳太子如桓榮以稽古之學勸其徒疏
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葬輒數千

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教輒旁歧劉
杜衡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
生不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賈古自甘矛盾而不顧是
不知桓榮乃後漢光武帝明帝時人竟敎在西漢宣帝
時人兩疏前誤認爲西漢人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曰
後漢平當傳今文尚書不知平當乃西漢哀帝時丞相
說君爽篇曰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
公作君爽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
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
人不知聖人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藉大藝以文奸言
不足齒及至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召公不說

其盛滿居攝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
退位二說不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
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
相損此並古文家說也其書多託或問發端不知孫寶
乃西漢平帝時大司農史言寶曰明經爲郡吏然則所
業尚書必已立學官之今文尚可旁證其治古文絕無
左證申屠剛乃今文家非古文家尤有確證後漢書申
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
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
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李賢注引尚書大傳曰
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

之親剛治今文證一又曰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
效危於累卵注引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
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疾貪心之
不審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剛治今文證二
又說隗囂曰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
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聽人望爲國立功可自承年注引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自承年也剛治今文證三又
曰共行天罰所當必摧作共不作龔亦今文源見東漢
杜賈馬鄭皆治古文遂誤以爲凡東漢人必治古文故
直以剛爲古文家既誤認孫寶爲東漢人故又以寶爲
古文家與梅賾尚書攷異不知范蔚宗爲劉宋人誤以

爲作漢書者必漢人遂誤爲東晉以前人又不知孔臧乃孔安國從兄誤稱爲安國子孫孔臧朱彝尊曝書亭集著古文尙書辨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不知吳棫是朱子以前人徽宗重和元年舉進士見閩書正同又史遷申屠剛引召公不悅皆在攝政時源乃謂申屠剛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退位與史遷說不合乍讀之不可解後乃知裨販孫星衍尙書古今文注疏而誤星衍君奭篇引史記爲注曰史遷說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又自疏曰史公說見燕世家云召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新目

三

十八册

公疑之又云君奭不說周公者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引書曰我嗣事子孫云云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皆用此經之義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相故不說也案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阼之時太子賢以爲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星衍所云如此後漢書唐章懷太子賢注乃賢注剛傳與史遷不合非剛與史遷不合也賢解蓋本鄭王古文家史言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

自遠方至爲皇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俱移病歸老故鄉並無明文傳尙書奈何指二疏爲歐陽家不知從何處裨販而誤東漢今文之盛自明章和安順桓靈諸帝公卿桓氏外如丁鴻張禹張酺楊震楊秉楊賜楊彪朱寵黃瓊劉愷朱伉李邵李固杜喬劉寬胡廣何進皆傳歐陽經有師承可攷今文之盛未有盛於東漢者漆書止二三好古之士惑于下耳并未立學官盛行至魏晉開始盛行故後漢書桓榮傳論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曰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儒林楊倫傳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册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源止知西漢今文之盛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皆治今文不知東漢尤盛何也自敘曰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漢書此段何從有皋陶謨三字又不知從何處裨販而誤說召公不悅曰乃召公深知爲臣之不易自恐辜荒萬機有關且有周公任之故舉然深思謙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不說周公哉又曰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源蓋自傳會西漢今文家闢東漢古

文家不知漢今古文兩家初無二解如史遷孫寶申屠剛及馬融所稱是也說微子篇曰馬鄭古文本衛宏所偽造又說皋陶謨篇曰衛宏謬本又說盤庚篇曰請斷衛宏馬融束皙古文鄉壁虛造之失奈何以杜林偽託之漆書古文推始衛宏又自敘曰賈馬衛杜古文應本劉歆是不知歆傳真古文非杜林漆書古文且所謂一至東漢教輒旁歧劉杜衛賈馬不足道者亦繆甚杜衛賈馬東漢人劉歆王莽時已死非東漢人也且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史遷西漢人源所稱爲親受尙書孔安國者何以一則曰召公疑之再則曰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有伊尹假于皇天再稱周公何等明曉其解不悅爲不悅周公非召公自不悅固與東漢古文家馬融無異源欲別爲異解作召公自不悅可也遂謂此乃西漢今文家說經之微言大義不但不知後漢申屠剛卽今文家與馬融不異并不知西漢史遷作史記止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多古文說五篇外仍主今文其解不悅與馬融亦無異且經明言誕無我責又曰我不以後人迷何得作召公自不悅解源又謂

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所輯泰誓零雜件系不成章段不足以補古經今則別區爲三篇其實段玉裁王鳴盛孫星衍所輯比次雖各不同然皆今文泰誓語但星衍于又正稽古立事立功可目永年丕天之大律傳于無窮等文不知連屬何處故不輯入本篇而增錄小序後以爲佚文于古書所引真泰誓亦增錄之各歸一類無一語淆亂江聲不知真泰誓見引古書者與今文泰誓絕不同且今文泰誓自有三篇乃輯今文泰誓及見引古書之真泰誓共爲三篇已繆矣源又從而以孟子引真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之類參錯今文泰誓中

其不知真泰誓無足怪乃并今文泰誓亦不能辨以爲可意造是裨販江聲而誤不知擇善而從從段王也又并今文家異字不盡知如錄百篇之敘止知改益稷爲棄稷改汝方爲汝房改盤庚爲般庚而西伯戡黎不知作伐者死逸不知作毋矧洛誥不知作維誥桀誓不知作盼誓鮮誓獨誓呂刑不知作甫刑既墨守今文何以并今文家異字不知此尙其最粗淺者也後人謂百篇之敘曰小敘者爲每篇一敘其辭無多且別于孔子國大敘猶言詩小敘其稱亦已久書古微中乃題爲大敘尤可怪者說甫刑絕地天通曰生民之初天與人近天下通人上通且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有語夕有語萬

人之大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斯有乘龍以御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尾上升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皇之統者顓頊始命北正重司天絕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絕民不通天於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五福六極相符又曰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合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語

十八册

論者猶有取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作何語侮聖言而褒異端吾于正辭是以有人心之懼也

光耀又案馮景解春集傳和若璩之說其實不知經僞者何篇其辭曰馮子曰甚矣姚方輿之二十八字陋且罔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攬入四海過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與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攬入二十八字并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

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實事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語

十八册

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頌歌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

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又曰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誤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景不知湯誓爲漢時今古文所皆有故曰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美

十八册

紀相國的誤提要隨人毀經不知湯誓漢時今古文所有正同景并不知牧誓亦漢時今古文所有如知之則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又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又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又曰王曰古人有言曰太白未懸之前此篇中稱武王爲王者四何以執史臣追稱帝舜之辭昧然肆口漫罵余特不憚煩錄其辭使天下後世知毀經者固如此愚矣余于正辭多存毀經者之說不避蕪蔓皆此意也

光耀又案錢大昕潛研堂集多毀經事其實并今古文不能辨徒裨販而已如曰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

曰子聞之江叔漢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說者不解憂腎腸爲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腸爲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此呼優賢揚爲鄭康成古文一再言之意氣殊自得也不但不知三國志裴松之注及漢袁良唐扶等碑爲何物并讀唐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册

人正義不通道聽于江聲不自讀書故誤耳又謂說文自敘曰叔重云偁書皆孔氏則不偁書必歐陽夏侯本矣矣發此例是讀說文未通蓋說文引今文處亦明稱書曰又曰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傳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不知說文今本無亮字乃脫爛古本有亮字段玉裁知之又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闡闢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

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不知禮古經藏在祕府鄭無從得之故不注其閒引入三禮注中乃散見他書者安得與不注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同二十四篇固明得其書矣是并禮記奔喪正義及釋文皆未讀又曰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尙書於今文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泰誓作傳安國親見壁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泰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册

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矣也不知孔安國余所知者三其一字子國魯人仕漢武帝時至諫大夫傳尙書今古文見史記漢書其一亦魯人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見葛洪神仙傳其一字亦安國會稽山陰人仕晉季至左僕射亦以儒素顯泰誓敘正義所云李顒爲尙書集注每引孔安國卽其人也見晉書孔愉傳本紀禮志宋書禮志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續晉陽秋通典吉禮凶禮以晉書文苑李充子顒傳攷之蓋顒同時故得引孔僕射說所注尙書亦非今文今文是時已亡蓋馬鄭王所傳之漆

書古文漆書古文是時盛行世江藩謂大昕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攷異蓋有爲而作也大昕固非不讀晉書者何以載在晉書中人不識與未讀同藩又引江聲駁馬融疑今文泰誓之說曰李顒集注尙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是聲與藩亦不知此孔安國爲晉人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册

祺知晉有孔安國然止引晉宋書志世說新語注通典未及晉書本傳故同時稗販之徒又緣此隙謂梅賾元帝中興初所上孔傳乃晉孔安國誤不知是時安國且未生馮登府十三經詁問答曰考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宋書禮志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是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時相先後書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爲漢之臨淮也又曰晉孔安國卒於武帝太元閒距元帝只五十餘年當與梅賾同時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每引安國說今孔傳無之疑

卽山陰之孔非眞漢孔傳也梅賾上書亦不見於晉書不知晉書孔愉子安國傳安國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安帝紀義熙四年夏四月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孔安國卒上數至元帝元年合九十二年安國安得如此之壽史言愉七十五歲咸康八年卒三子闇汪安國咸康八年成帝卽位之十七年是愉生蜀炎興六年卽魏咸熙五年史又言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安國旣年小諸兄三十餘歲其長兄闇當小其父且二十歲如此則安國當小其父五十餘歲史又言愉建興初始出應詔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冊

時年已五十矣魏晉以來尙主者爲附馬都尉是愉得妻時已年五十則安國生宜在元帝成帝閒其父死時不過十餘歲始與史言少孤者合世說注引續晉陽秋亦言安國少而孤貧下數至義熙四年卒七十餘歲不爲不壽元帝中興初且未生安能著書至謂安國卒武帝太元閒距元帝止五十餘年不知從何處稗販而誤正義所謂晉書者乃十八家書今已佚其不知更無怪也

光耀又案宋翔鳳尙書略說謂唐人凡引今文尙書皆爲馬鄭古文引漢書郊祀志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律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駁

之曰案今文家歐陽有泰誓大小夏侯無泰誓說詳與陳編修書然唐時並亡師古所據今文仍馬鄭古文也翔鳳蓋不知師古所注正文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定南北郊奏議引泰誓是時正西漢何從用後漢馬鄭古文且今文功令所立朝廷奏議豈有不用今文之理師古此注可度而定何必據馬鄭古文且謂歐陽有泰誓大小夏侯無泰誓尤無稽之言又引後漢班固傳注今文尙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駁之曰案此正引馬鄭古文尙書翔鳳蓋不知丕天之大律鄭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見尙書大傳何必據馬鄭古文翔鳳不但不知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三

十八冊

大傳有此文並不知鄭有大傳注又引漢書敘傳書云廼用婦之言注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駁之曰案此亦馬鄭古文翔鳳蓋不知師古此注乃注班伯對成帝問紂無道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班伯大夏侯家許商弟子又小夏侯家鄭寬中弟子其引泰誓自爲今文無疑何必據馬鄭古文且于此見翔鳳所謂大小夏侯家無泰誓之言謬也翔鳳與陳壽祺書曰唯歐陽經多泰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泰誓恐無顯證耳班伯爲大小夏侯家弟子引今文泰誓非顯證而何顏師古司馬貞時今文雖亡其佚文有增他書見者故猶可旁攷且熹平石經乃今文固未亡也史漢注固不

能無誤然至今猶賴以見古書之萬一烏得妄毀翔鳳
尚書譜曰司馬貞全不識今古文之別母乃自道與
光耀又案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曰考鄭注逸書別有
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
言與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不
知虞書題篇正義謂鄭立注書敘曰注禹貢引胤征云
厥匪立黃昭我周王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
曰征是三腹又畢命正義曰鄭立云今其逸篇有冊命
霍侯之事不同與此敘相應非也詩小雅鹿鳴鄭箋云
書曰筐厥立黃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
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

光耀又案余謂毀經者惟聞若璩段玉裁差能自讀書
以說文專門之學論之有非若璩所及者謬誤固不免
然後人言說文者拾遺補闕或能爲之其大體未有能
逾之者惜或毀經之說耳說文自敘曰其稱易孟氏書
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
實易兼稱京氏書兼稱今文歐陽家詩兼稱齊魯韓三
家春秋兼稱公羊見說解中不一而足但讀說文一過
者便知之如人部傍下引虞書曰方鳩倂功古文也正
部迷下引虞書曰旁迷孱功今文也而世人稍涉許氏
自敘未讀全書以爲許氏凡引書皆古文謂玉裁于此
兩引書一以爲古文一以爲今文自戾其說微引千餘
字一若真知此道者稗販之流本不足辨然不可不略
錄其辭爲不知而妄言者戒也朱緒曾開有益齋經說
其第一條曰尚書許氏說文所引乃真古文史遷亦見
古文但所引多以訓解代之伏生大傳今文爲最確東
晉晚出古文非特大禹謨以下偽書不足據卽堯典諸
篇亦多改字從俗今但據唐人注疏本以定今古文異
同不足以見古文之真也今注疏虞書共工方鳩倂功
史記五帝紀曰旁聚布功旁字功字原文其聚布二字
乃以訓解代之說文正部迷歛聚也虞書曰旁迷孱功
人部倂具也从人弄聲讀若汝南潯水虞書曰旁救倂
功乃真古文之字但迷救倂孱字體不同以說文攷之

作述者正而救乃述之借字作僞者是而房乃僞之譌體然則旁述僞功乃許叔重所云書孔氏古文不誣也段氏說文於僞字注云作方鳩者古文尙書作旁述者歐陽夏侯尙書於述字注云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尙書古文作方今作旁叔重明云書孔氏古文而段必云歐陽夏侯仍以今注疏本方鳩爲古文何也光耀又案鄭珍巢經巢經說有僞古文尙書誤采左傳一條以兼弱攻昧爲士會語推以固存爲荀偃子皮語同德度義爲萇宏語又曰是其采摭左傳不獨取莊八年德乃降以莊公語爲大禹謨如閻氏所摘矣心勞日拙可哂有如此者不知皆見毀疏證中如非盜襲是余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書

十八册

自敘所謂今世習稱僞古文者不知毀經者何說也光耀又案顧炎武日知錄曰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后何載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

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炎武止顧臆斷不復憶左傳文十八年魯太史克稱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非舜典稱虞書之確證乎炎武又自注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句下曰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不但不知左傳太史克稱虞書且不知伏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書

十八册

生尙書大傳已稱虞夏傳唐傳虞傳吾故謂無論何人毀經輒謬

光耀又案程延祚晚書訂疑亦執許氏自敘僞書孔氏古文之言因曰今錄說文所載尙書古字於後于是錄說文所引今文如共工旁述屏功教育子惟箇銘栢柴誓命伯翳舉爲今文皆不知爲今文而以爲古文又曰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誦師乃招來就恭王出涖以相陵機祖甲返孜孜無怠堯堯巧言我有載于西實玄黃于匪士分民之祿粵三日丁亥朕實不明以俛伯父以上諸語又出他逸書延祚所言如此其他且不論是并不知洪水浩浩爲約堯典文來就恭恭爲秦誓異文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美

十八册

袁巧言爲秦誓今文師乃招王出涖以相孜孜無怠爲今文秦誓實立黃于匪爲孟子引書士分民之祿爲逸周書本典解朕實不明以倪伯父爲逸周書大戒解乃皆以爲出他逸書不但不能辨兩漢今古文是直目不窺六藝之言也延祚又謂二十五篇出梅賾後謂東晉不見有晚書荀崧傳所謂古文尚書孔氏置博士者仍鄭氏古文非晚書二十五篇及孔傳徐仙民音亦僞託其有心違駁史傳不足辨也至曰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

正同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美

十八册

光耀又案陳壽祺子喬樞著今文尚書經說攷取段王裁尚書撰異爲多其實并漢魏今古文兩家不能辨蓋未當實用心也如引爾雅釋詁注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以爲孫叔然當本今文尚書說不知叔然乃古文家鄭玄弟子又說般庚共承民命曰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漢書賈誼傳載鵬鳥賦作恭承嘉惠恭承二字賈誼卽本於尚書此篇張晏漢書注曰恭敬也裴駰集解引以釋史記共承疑共卽恭之假借作共者歐陽書作恭者夏侯本也故史漢各不同耳不知史遷時雖止歐陽家立博士然史遷世爲太史不必藉博士業入仕其所受尚書或張生或孔子國不能定爲歐陽經固雖通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然共爲夏侯字究無確證誼前在孝文時夏侯未立更不得指爲夏侯家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恭承嘉惠今乃首一句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史記賈誼傳此賦恭作共集解張晏曰共敬也喬樞乃誤弔屈原賦爲鵬賦又誤漢書師古注爲張晏注止顧裨販不暇覆檢本書故今日毀經者易成書而亦多誤又誤說文引稟命爲古文誤鄭玄箋詩爲今文不知家法處不可勝數然皆不足怪吾獨異其誤西漢古文家之王平仲爲今文歐陽家西漢傳真古文寥寥數人尙不能知又何今文經說之能攷也如引漢書

溝洫志曰司空掾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適無水災案師古云橫字平仲琅邪人今詳橫言亦與賈讓所奏治河上策意合知其皆習歐陽尚書也斯時王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關並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止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爲有蓋王橫欲開空使書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放渤海之遺策也故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而王莽但崇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敘目

美

十八冊

語無施行者良爲可惜喬樅所言如是史記儒林傳第曰王璜漢書儒林傳明曰琅邪王璜平仲溝洫志作橫或古字通用或形近而誤皆不可知其爲一人無疑是時古文暫立故平仲得以古文說聞于朝今古文兩家文義原非絕無一同其說雖同其傳經自異安得誤古文家之王平仲爲歐陽家兩漢今古文源流未能分何得便著書又曰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案王裁云誑誤二字無理當是誑譏二字之誤也息夫用今文尚書不知息夫躬傳此文乃丞相王嘉對詔引喬樅乃曰息夫用今文是又裨販而誤又自敘曰

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於壁中乃沿劉班諸家之誤并若璩所攷亦未一覽余謂不知毀經者何說此又其人

光耀又案閻若璩引馮班曰顏注伏生傳晁錯往受書事引衛宏古文尚書序爲妄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

敘目

美

十八冊

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若璩又曰有議論漸推而愈明歷久而後定者余尤親驗之胡渭生拙明告予第一卷載馮氏駁衛宏序爲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遠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

至安可望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固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朏明曰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聞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略爲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足

序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晁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卽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此猶是馮班之見惜未見若據悟後之說余謂不知毀經者何說此又其人光耀又案江聲寫經一切易以古字其實并漢時今古文不能辨如書旁述僂功不知作旁述乃今文書辯于羣神不知作辯乃今文書惟刑之謚哉不知作謚乃今文書今我其數優取揚厯曰我僞孔本作予茲从蔡邕石經優取揚三字僞孔本作心腹腎腸四字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是鄭本不同也據此則僞孔本心腹二字鄭本止一憂字爾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引尚書般庚曰優賢揚厯若據僞孔本則般庚不有此文乃如鄭本作憂腎腸者乃優賢揚之譌後人傳寫誤爾鄭本實作優賢揚與下厯字聯讀也不知優賢揚厯乃今文非鄭康成古文又據孔光傳日蝕對以爲孔氏古文家說不知孔光太夏侯家弟子又好據古書改經如鯀寡有辭于苗乃曰僞孔氏于有辭上增鯀寡字又改有苗

爲于苗任意亂經肆无忌憚賴墨子得據以刊正之不知三國志魏書鍾繇傳繇上疏曰皇帝親問下民繇寡有辭于苗與今本正同不可勝數如此繆言好古可慨也以辯于羣神之辯爲古文蓋誤從其師惠棟九經古義棟本儀禮注不知鄭雖傳古文其注經仍多今文光耀又案梁玉繩警記曰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矣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每引安國說宋裴駟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教釋子注云釋胄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並見真孔傳與又曰伏生尙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聖

十八册

書泰誓以後人因以民閒僞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記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今更攷之史記教釋子集解鄭立曰國子也案尙書作胄子孔安國云釋胄聲相近案尙書作胄子孔安國云十字作一解謂尙書作胄孔安國傳亦云胄釋胄聲相近五字作一解乃裴駟申明釋胄相通之理不當連上孔安國云讀云本或作曰尤誤裴駟當劉宋時孔傳已盛行故集解引孔傳處甚多何從別有此注禹貢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孔傳高者壤下者墟墟疏校勘記曰岳本宋本纂傳本同古本下有也字毛本作下者墳墟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爲黑質白文然則玉繩所

據乃誤本其不知李暉引孔安國乃晉人又不知今文泰誓至今可攷無足怪也

光耀又案藏琳經義雜記謂泰誓有三左傳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其一也伏生泰誓其二也東晉梅賾所上尙書中泰誓其三也不知晚出尙書中泰誓卽左傳國語等所引泰誓又據谷永傳書曰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琳遂誤信後引者亦今文泰誓乃曰此俱漢初壁內別出之泰誓卽馬氏所稱其文似若淺陋神怪在子所不語者不知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今文泰誓四方之逋逃多罪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聖

十八册

是宗是長是信是使乃牧誓非泰誓史記周本紀一引泰誓下一引牧誓下其確證谷永竝用泰誓牧誓文古人之常師古偶不察耳琳能辨史記載尙書今文爲多在段玉裁之先不得謂非好學深思者然毀經輒誤光耀又案閻若璩曰朱錫鬯近誤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耳蓋朱彝尊尙不敢直以經爲僞然不免爲人所惑則亦讀書無卓見也經義考論今文尙書曰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

其一篇乃百篇之序又曰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頡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秦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與僞秦誓文偶合因而傳會以武帝初卽有秦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稱書曰不言秦誓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秦誓之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彝尊明以今文秦誓爲僞秦誓其論古文尙書則又引史記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墨

十八冊

三是則秦誓之眞古文也不知史記周本紀所引此文正今文秦誓前以爲僞後以爲眞旣不能辨今文秦誓作何語何苦隨人毀經

光耀又案莊述祖今古文攷證共工方鳩僝功下引說文逮歛聚也虞書曰旁述孱功蓋止見詁部引今文不知人部引虞書曰方鳩僝功又有古文《部引虞書曰濬《部引古文也谷部引虞書曰容畎澮川今文也在治忽今古文之辨明見史記索隱如此之類皆未及引是常行典籍未通讀又曰梅賾所獻卽馬鄭漆書杜林得之於西州者也是并不知梅氏所上眞古文異于馬鄭王漆書者爲其增多二十五篇漆書中何從有

此二十五篇其馬鄭存目二十四篇毀經之徒指爲眞逸書者固與此篇目文辭各有異也又謂秦誓正義引馬融書序曰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由孔疏改從今本也是并不知馬融書序唐時猶存學者皆得見之誤正義者烏從欺人且正義亦經駁難始成非一手所定明載唐書空腹如此輒著書毀經可慨也

光耀又案龔自珍段玉裁其外王父也秦誓問答謂今文中無秦誓共二十六事其第十一論秦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獻秦誓使博士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此言功令而外別增此學歐陽家法而外別增此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墨

十八冊

師也余攷書博士有歐陽夏侯之學歐陽夏侯皆未嘗自爲書博士今向歆言如此與伏生無涉明矣不知漢書夏侯勝傳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蒯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師一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又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後漢書儒林傳自歐

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又禮雲上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宗八世博士歐陽氏爲歐陽家祖師勝爲大夏侯家祖師建爲小夏侯家祖師身爲博士皆見史傳其弟子仕爲博士者更不可勝數此與宋翔鳳謂大小夏侯家無秦誓不知班伯正大小夏侯家弟子明引今文秦誓正同自珍又不知秦漢人稱尚書亦曰傳辨見前又其第十九論孔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則村塾之子目并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也其空言肆詈如此

光耀又案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謂左傳爲劉歆偽造著書序述聞謂馬鄭述逸書目二十四篇亦劉歆偽造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聖

十八冊

謂堯典粵若稽古四字非周史所載卽孔子所加謂史記殷本紀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語乃褚少孫廩入秦誓正義馬融引書傳如左傳國語孟子孫卿禮記引秦誓皆不見今文秦誓中逢祿尚書古今文集解謂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蓋爲孔疏改從今本不顧經典左證概謂前人改竄以便己說尤可怪者左氏春秋考證方謂左氏傳非春秋傳不得聖人春秋之旨特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書序述聞又曰太史公問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于殷本紀廩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不知此晉卜偃對文公語見僖二十五年左傳中公羊穀梁兩傳皆無此語其信口褒貶如此

光耀又案有竟不識字亦毀經者焦循尚書補疏曰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崖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僞孔本文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偕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聖

十八冊

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尙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也不知經言克諧以孝孝之一字其義自廣所謂敬與養者何一不在孝字內不善養親可謂孝乎今去廣就狹偶見漢碑中一字以爲攷證吾惜其讀漢碑不多且不知加草者假借字不加草者本字字之不識何怪毀經說文艸部雙下曰公臺也从艸又聲辟部雙下曰治也从辟又聲虞書曰有能俾嬖ノ部又

下曰芟艸也从ノノ相交重文切下曰又或从刀然則
艾自爲草名雙訓治之本字又訓芟草芟草治草也故
引伸之訓治治其不善者善者長養矣故引伸之訓養
漢人或用艾者假借也洪範次六曰又用三德熹平石
經又作艾漢書五行志亦作艾應劭注曰艾治也樊穀
修華嶽廟碑致敬神祇艾用昭明正用洪範又用明是
漢碑中訓治之字亦从艸作艾國三老袁良碑銘辭曰
民被澤翹翹又言邦畿治也是漢碑中訓治之字正有
作艾者

光耀又案天道福善禍淫湯誥文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大禹謨文皆晚出書鄭康成所未見孝經庶人章邢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吳

十八册

易正義引鄭曰書云有此文洪頤煊孝經鄭注補證引
之不知此正義兩引鄭曰皆非康成乃唐人元行沖同
時辨難者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中又特令行沖撰御
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
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
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
增損焉直齋書錄解題同然則邢昺即據元行沖本故
承上文謝萬劉瓛所言而辨之謝劉皆漢以後人非康
成所及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小注玄
宗此條後稱制有曰朕窮五孝之說者正唐人自尊親
其君上但稱制不稱制旨以此知此條非宋人增修或

謂有字乃旨字之誤非也此條中所謂孔鄭韋王之學
又曰當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此兩鄭字乃指康成
耳頤煊讀書叢錄亦載王鳴盛之說稱僞古文者卽余
自敘所謂不知經僞者何篇此又其人今增錄邢昺正
義覽者辨焉謝萬以爲無終始恆患不及未之有者少
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
及己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
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
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
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
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吳

十八册

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
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
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
禮祭義曾子說孝曰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
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
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
孝親存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尙以爲難則寡能無
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
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

悖惡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卽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詒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味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季

十八册

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有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己者哉

光耀又案衛包改穿鑿本之古文從正義本除詔改無訛字外本無多謬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欲逞臆說概謂衛包妄改迷誤後學實甚今且略舉數事玉裁曰敬授民時衛包改作人時民時自來尚書無作人時者卽以注疏本證之洪範孔傳皋陶謨正義皆云敬授民時唐初本不誤也自唐孝明天寶三載始命衛包改古文

尚書包以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乃竟改爲人時不知世民太宗諱孔冲遠等誤正義時已宜避何待衛包故正義本已作人時孔傳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正義曰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又曰此是義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又引書傳曰故曰敬授人時又曰以此敬授人時然則正義本他處雖作民或所據異本或偶脫漏未改或後人傳寫之歧皆未可知安得曰衛包改且尚書民字莫先見于黎民於變時雍句正義本及石經皆作民并未嘗改玉裁乃謂此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何以并上文亦不記憶又曰寅淩內日衛包所改尚書作饒今更正尚書正文作淺不知正義曰送行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至

十八册

飲酒謂之饒故饒爲送也是正義本已作饒安得曰衛包改又曰女義暨和女者對己之習假借之字本如字讀後人分別讀同汝水非也因改爲汝字則更非也又曰經籍中絕不用汝字自天寶開寶兩朝荒陋尚書全用汝字與羣經乖異今正之一還其舊不知女字可假借汝字亦可假借西嶽華山廟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汝可假借女女何獨不可假借汝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汝之爲言女也是其義通史記五帝本紀汝能庸命踐朕位又曰后稷播時百穀又曰汝爲司徒又曰汝作士又曰汝諧又曰以汝爲秩宗又曰命汝爲納言用尚書汝字皆從水旁詩大雅篇咨汝殷商正

義亦作汝列子黃帝篇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又曰姬魚語女張湛于上稱汝者無注獨注此女字下曰音汝必晉時此汝字已爲通用俗書故無待注而知安得曰衛包改又曰惟刑之鄙故今本作恤此衛包改尙書本皆作鄙衛皆改爲恤矣謂鄙恤古今字也攷說文血部鄙憂也心部恤憂也是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鄙李注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鄙說文引書無恙于鄙字皆從下不知隸釋巴郡太守張納碑鄙澹陳餒都鄉正衛彈碑優鄙民隱固从下作鄙而成陽令唐扶碑曰仁恤弱曰義抑疆酸棗令劉熊碑慎敎五典勤恤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至

十八册

民殷費鳳別碑恤憂矜厄施而不記明二恤从心又載隸韻可攷也費鳳前碑誤人治今文唐扶碑誤人亦治今文皆可攷藉田賦文選作鄙晉書正作恤安得曰衛包改吾知好異者又謂此今古之分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今本鄙作恤乃衛包改亦爲王裁所惑又曰又東至于醴唐石經以下醴作澧蓋依衛包妄改又經開寶改釋文之醴爲澧也今更正不知史記夏本紀又東至于醴索隱按駭人所謂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然則改醴爲澧始晉虞喜安得曰衛包改光耀又案江藩

國朝漢學師承記閻若璩傳有曰引疏證之最精者曰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岵鄭作宅岵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則剗剗鄭作臚宮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不知若璩坐讀正義不通以歐陽大小夏戾今文爲鄭康成古文藩乃指爲最精者何也李元度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曰

國朝注尙書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止取閻若璩胡渭惠棟宋鑒王鳴盛江聲六家之書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至

十八册

其敘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西伯伐者作黎牧誓作母鴻範作洪毋劓作無逸甫刑作呂盼誓作柴更不知作鮮猶謂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乃沿隋志之誤不知鄭玄敘明言尙書大傳伏生終後出張生歐陽生手謂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乃沿劉歆班固之誤不知若璩書開卷便辨此事攷一代之師承去取如此之嚴尙書又列若璩爲首乃并若璩書開卷攷辨之善者竟未見吾謂今世習稱僞古文者甚乃不知毀經者何說此又其人

光耀又案江藩謂王爾晉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深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書

十八册

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偽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不知以十三經論之尙書孔傳外詩毛傳鄭箋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三禮鄭注孟子趙岐注皆出漢儒論語何晏集解亦多采漢儒孔馬鄭包故訓左傳爾雅兩注雖定諸杜郭實亦多采賈達服虔樊光李巡等說杜題春秋經傳集解固已自言集舊解矣璞自敘曰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爾雅注多取舊說

璞又自言矣孫雖魏人其生猶及漢季孝經漢注唐明皇始刪定爲己書十三經中止王弼易注范甯穀梁集解多出魏晉人況馬鄭王漆書古文唐時猶存今其書雖亡其異字略載釋文正義中其同者已在今行孔本中雖謂漆書至今存可也今文泰誓雖亡亦有可攷是漢人傳注尙非盡亡于魏晉更何從有亡經之事鄭樵之言固悖謬而毀經之徒不知本末強作解事更可恥也本不足辨特以江藩取其說入漢學師承記李元度先正事略又取之世亦有惑之者

光耀又案近人誤經學偽書考至謂毛詩說文皆偽然乾嘉時已有如此其人如崔述考信錄謂易傳非孔子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書

十八册

作儀禮非周公作今論語非孔門原本亦非漢初魯論舊本乃張禹更定家語乃魏晉人作詩序乃衛宏作皆強執偏辭駁千載前諸儒傳信之言何怪有古文尙書辨僞之作也又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是以易傳爲緯書并以論語爲緯書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是亂古聖人父子之倫且湯有天下不當頌契武有天下不當頌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閭閻干者藉爲口實乎是駁大禹謨并駁論語漫口誣經直無忌憚之小人也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

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臣也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皮帛玉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質而立於其朝也謂周介狄之閒乃商政所不及至褒昌寢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不知湯武征誅當論天命人心絕續之大理豈可謂其初并非夏商臣乎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曰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此義安

可逃蓋爲後世之爲湯文武者解脫豈知後世弔民
伐罪之主其德果如湯武所事之君果如桀紂則是天
命人心已絕卽君臣之分絕何賴此一解脫謂伯夷叔
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
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
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
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
太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
當信史記不知夷齊扣馬一諫正足媲美後世之事異姓
圖舊君者孟子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類是也況孟子謂就養西伯自在前論語謂首陽餓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要

十八册

自在後若不能忍餓偷生新朝孔子何貴其爲人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會謂夷齊不知乎述竟誣夷齊貪食周
粟不敢直諫蓋爲貳臣洗恥也好異之弊乃至此其不
爲人心之害乎

光耀又案劉書年經說論釋文所謂穿鑿本曰此非僞
孔之僞書乃壁中書之僞書也蓋東晉以降羣信僞孔
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人以隸古本傳壁中
科斗古文不傳遂造僞本以當之元朗謂安國尙書本
以隸寫古僞本用古字改經爲非不知妄人正造未寫
以隸之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敘正義云
孔子壁內之書治皆作乳蓋卽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

尙書湯誓云予則孥羽汝自注斷古文誓字羽古文戮
字亦卽此本是孔穎達顏師古並認爲壁中古文也於
此可知唐初名儒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
古文亦存也是亦攻僞孔者所宜詳悉又曰隋書經籍
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此
古文謂壁中本也長孫無忌等不爲僞本所惑識見高
出孔顏矣又曰卽如斷字乳字薛季宣本並無之惟有
羽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書年所言如
此此矣生穿鑿之說皆誤諸碑版未一覆檢原書略攷
本末釋文所謂穿鑿本乃好古而不通之人不顧大紋
隸古定之言昧昧然爲之猶近人江聲尙書集注音疏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要

十八册

止顧以異於今隸之字寫經以爲古文必如是不知漢
時今文反有難字古文反有易字聲所寫古字或反爲
漢時今文而聲不察也陸氏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
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味此言不過多
改字之偏旁從篆籀以爲古未言寫作科斗形以爲古
科斗書止在用筆不同不純重在改變偏旁書年不顧
陸氏親見之言逞千載後之臆斷以此穿鑿本是僞託
壁中科斗書非僞託隸古定本正坐讀釋文不通且孔
穎達顏師古亦皆以此爲隸古定之古文本并未信此
爲壁中科斗書原本非獨修隋書之長孫無忌不誤認
也毀經者止知長孫無忌修隋書不知孔顏亦皆修隋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叙目

癸

十八册

書人今拓本孔穎達碑有曰十年奉勅共祕書監鄭公修隋書舊唐書孔穎達傳又與魏徵撰成隋史令狐德棻傳高祖下詔曰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史又言不能就而罷太宗復勅修撰祕書監魏徵修隋史新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史通正史篇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又曰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癸

十八册

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毫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毫殷不可作將始宅殷毫字摩滅客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正義謂孔子壁內書治皆作乳者指隸古定本言之非指壁中原書言之蓋隸古定本亦兼存古字如此乳字類是也大敘正義曰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古文也此是隸古定本中有壁中原古字之證此卽孔所謂古文者指隸

而辨之此豈指作翊作斲之本爲壁中原書乎壁中原書大敘已言悉上送官何從有孔安國傳況前後諸條皆論孔安國古文尙書敘傳之事可證也顏誤認穿鑿本爲范甯未改之隸古定本則有之何至誤認爲科斗原書書年何以未讀匡謬正俗又薛季宣古文訓本卽穿鑿本謂唐後人有所增省則不可知謂古文訓本無此斲字紉字則今存古文訓本甘誓湯誓泰誓及諸誓字皆作斲諸治字亦皆作紉書年又何以未讀薛季宣古文訓既皆未讀何故妄言

光耀又案後世又詞之士亦恥不言經且強毀經趙孟頫毀尙書矣歸有光又毀尙書矣果略知之而毀之奚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卒

十八册

怪乃并今古文見經史大籍者不能知粗得于稗販輒大言詈經幸古書未盡亡猶可以實證辨之不然毀經者言之似成理辨之者無證可勝痛耶姚鼐經說曰彼作僞者搜集勤博亦微有巧思遂能欺千餘年明知之目朱子首覺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臧證究其情變矣吾謂以前儒者慎重遺經不敢廢黜固理當然也此後則是非大明顯黜之不爲過不當列之學矣是不知毀經者朱子前已有梁武帝吳棫無足怪也又說舜讓于德不怡曰不怡者戚然不安居之之謂也太史公于五帝紀訓之爲不懌及敘傳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蓋眞古文然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其時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于位蹇然其不安其訓與不怡蓋義相近世俗不達古訓乃易不怡爲弗嗣而說君爽有所不說于周公疑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豈不謬甚哉是不知作不怡者今文史記固主今文集解徐廣曰音亦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懌也作不嗣者古文見後漢書文選載典引魏公卿上尊號奏且史記燕世家亦明作君爽不說周公又筆記曰今予其敷憂賢揚歷告爾於朕志按此是古文尙書其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尙書也正義鄭注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按說文憂愁也憂爲和之行則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卒

十八册

古文優進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遵用其言是爲優賢以所愿見之明揚示於眾是謂揚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也是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邱乙等薦管寧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卽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據以爲用僞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爲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羲之俗書猶存此古字彌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此誤以心腹腎腸爲歐陽夏侯等今文又以優賢揚歷爲

康成古文其引陶邱乙等薦管寧表亦止得之裨販若果見三國志魏書管寧傳則裴松之注明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何由致誤至謂奈何二字爲楚人語以左傳楚辭爲證遂謂五子之歌不宜有此二字然則召詰曷其奈何弗敬召公豈楚人乎史記殷本紀用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作乃曰其奈何史遷豈楚人乎

光耀又案姚鼐世稱桐城派古文者既如此世稱陽湖派者憚敬亦有毀尙書事大雲山房文集康誥考曰康誥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官布民和見士於周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奎

十八册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史臣所作三誥之序無可疑也堯典之曰若稽古帝堯禹貢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盤庚之率籲眾戚出矢言皆序也噫史臣既序之矣孔子又從而序之哉又自記曰書序爲僞孔傳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不得據史記謂書序出於孔子也敬所言如此謂書序出孔子乃西漢以來儒者之言雖不可知然其說古矣至曰書序乃僞孔傳增益史記文爲之是并伏生張生歐陽生張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王逸韋昭等用書序馬融鄭玄注書序之事絕不知也何苦隨人毀經尙書大傳高宗彤日說引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

鼎耳而雉成王政說引遂踐奄之類皆書序也大傳乃張生歐陽生各論所聞于伏生者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來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律歷志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又曰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曰故書序曰武王克殷曰箕子歸作洪範又曰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律歷志本劉歆三統歷又五行志引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曰修德而木枯劉向曰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奎

十八册

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又曰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曰爲雉鳴者雄也曰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曰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虞書題篇正義謂鄭玄不見古文曰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內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立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腰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道豪之長又古文

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其汨作典寶之
等一十三篇見山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蓋稷正義
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畢命正義鄭玄云今
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馬鄭
注書序文義異同見正義及釋文史記集解諸書猶可
攷也昭元年左傳正義引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
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為徐卽淮夷賈
逵亦是相傳說也王逸注離騷引尚書序曰太康失
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又引書
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國
語楚語韋氏解引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
汭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畜

十八册

光耀又案劉恭冕論語正義凡古文見引論語者輒曰
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某篇余復觀其解何晏等序始知
并史記及尚書大序尚未讀如史記孔子世家武生延
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儒林
傳孔安國至臨淮太守是言子國為博士又至臨淮太
守史記固一再言之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
傳論語孝經又曰悉以書還孔氏此又大序之言也何
晏等論語序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恭冕解之曰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為武

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
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恭冕所言如此史記明言安國至
臨淮太守而以爲但言博士世家未言壞宅得古文而
以為出世家皆裨販正義而誤正義曰史記世家安國
孔子十一世孫為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
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邢
昺等約古書義不分別所引固足迷惑後人壞宅得古
文事亦載漢書論衡行文略異邢昺等所引蓋本大序

古文尚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奎

十八册

光耀又案丁晏尚書餘論以古文為王肅偽造專論其
事卽余自敘所謂或若璩所不屑道輒喜為所未言者
也且略辨數事其執正義引晉書梅賾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遂謂西晉武帝時已立學官不知前字
乃誤辨見前又曰或問肅說之依託偽書於史亦有徵
乎余曰魏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尚書帝問曰稽
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
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為順
考古道肅義為長案今孔傳正作順考古道而行之與
肅說合與鄭注稽古同天不符是時帝廷之議已黜鄭
而從王如此從王卽從孔傳也肅之依託孔傳以售其

僞著於史者豈不昭然哉不知順考古道之說鄭之先師賈馬明持此義鄭自改師說王自本賈馬此何足爲王肅依託孔傳之明證晏爲此說幾不知賈馬爲鄭前之人矣且高貴鄉公此時正駁王從鄭晏不應未讀下文又曰通典嘉禮引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許慎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案譙周晉初人是時古文尙書已出所引尙書說成王年十三卽僞古文說也公羊隱元年疏引異義古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公羊徐疏誤合二文爲一許君漢人並無成王年十三之說其造爲此說者自僞家語始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空
十八册

也又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僞家語襲用之爲冠頌一篇增入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等語大戴原無此文足見成王年十三之說眞王肅臆造矣不知通鑑外紀周紀成王注引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又引許慎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滕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十四喪冠正與十三武王死之言合與公羊疏引異義亦合宋書禮志古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滕之

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蓋卽據許慎譙周所引古尙書說又曰正義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是割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倡始於肅此其明證也不知此堯得舜任之者乃總說帝曰我其試哉至帝曰欽哉一段義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者乃說慎微五典以下義正足見肅本堯典舜典爲一篇何從見分篇之明證晏不但不能解王肅此義并不知肅所傳古文與馬鄭同唐時猶存又曰晚出古文實爲肅所依託以肅僞家語證之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古文說命書也辨物篇昔武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古文旅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空
十八册

葵書也又旅葵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注周禮儀禮曰七尺曰仞包咸論語注高誘呂覽注王逸大招注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皆曰七尺與鄭君合肅私造孔傳以仞爲八尺非也堯典正義曰王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僞古文五子之歌正謂太康時與肅說同則古文書信爲肅所私造矣不知荀子勸學篇故木受繩則直說苑建本篇孔子答子路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正諫篇諸御己對楚莊王曰且已聞之士貢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又不知國語魯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無忌職業說苑辨物篇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忌職業說文人部切下曰仲管一尋八尺謂切卽尋尋切皆八尺寸部尋下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趙岐注孟子堂高數仞仞八尺也高誘注淮南子原道訓八尺曰仞其注覽冥訓曰百仞七百尺也則又以七尺爲仞并存異說古人之常歲焚正義引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知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自以書敘五子之歌度而知也又曰古文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於商孔傳致法謂誅殺傳以致辟爲致法金縢我之弗辟傳辟法也周公既告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矣

十八册

二公遂東征之正義引王肅云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馬鄭大儒皆訓辟爲避居東都自僞孔以辟爲法與王肅竝謂東征又造爲致辟管叔託之古文皆肅之妄作也不知說文辟部辟下曰法也从辟井周書曰我之弗辟是許慎解此經明作法解晏猶且曰說文尙書有真古文說可證孔傳之僞引我之弗辟作辟何以不知許解此字作法可見止得之稗販并未覆檢本書又曰堯典納於大麓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釋名山中叢木曰林山足曰麓麓錄也馬鄭與史公說合此真古文說僞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失其旨矣案大錄尙書自後漢始有此制晉書職官

志云錄尙書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竝錄尙書事尙書有錄名自熹融始猶唐虞大麓之職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說曰立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總錄二公之事王肅亦破麓爲錄蓋習見漢魏以來之官制故託爲孔傳以大麓爲大錄非唐堯時所有也不知漢書于定國傳上報王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又莽下書皆破麓作錄西漢時已然後漢書鄧皇后紀平望侯劉毅目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筆記上書安帝桓譚新論寶憲傳載班固燕然山銘皆東漢人所作也皆破麓作錄何止見論衡鄭玄注大傳曰麓錄也鄭亦破字又曰新唐書藝文志書類王肅孔安國問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矣

十八册

答三卷或疑孔安國安知非晉孔安國考晉書孔安國傳時代迴不相接斷無與論難之理必王肅僞撰古文書依託漢孔氏語不知此新志之誤上文伏勝注大傳三卷大傳鄭玄注非伏生注且大傳出張生歐陽生手亦不得曰伏生著也下文又曰鄭玄注古文尙書九卷又注釋問四卷小注曰王粲問田瓊韓益正此釋問四卷蓋卽顏氏家訓所謂王粲集中有難鄭尙書事也新志如此書之竟似鄭玄又注釋問四卷歐陽修經術不深故有此誤舊志作尙書答問三卷不誤也則晏之不得其解宜矣
光輝又案范家相家語證僞微斷迂陋略同孫志祖家

語疏證至乃不知王肅注漆書古文以爲注今文又何
僞之能證也其言曰王肅作尙書注十二卷駁義五卷
皆今文其義多與孔氏古文傳合梅賾上古文尙書自
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文與肅所言正同故當時皆用
王注劉知幾晁公武謂王肅必私見古文故能與之印
合夫古文尙書已不可盡信而王肅因先見而襲之是
其作僞固不獨家語一書矣不但不知王肅注漆書古
文并不知肅所注之尙書其堯典舜典仍合爲一篇與
馬鄭本同見唐時不異也當時暫用王注補孔傳者以
孔傳此篇適偶闕而肅他篇注多同孔傳故耳并釋文
略未一讀乃遂論斷何也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主

十八册

聖人廣大之旨說入破碎中

光耀又案或曰諸老先生不及察或止如此其他或善
何可沒嗚呼聖賢經典傳數千年而以爲僞此何獄也
尙有一事未知能斷斯獄哉有一事未知斷斯獄非矣
人哉吾裁略言之其妄毀況不如此而已其他或善吾
又奚忍菲薄也正惟其他或善故能惑人且諸老先生
吾非不敬重不如吾敬重聖賢經典尤甚兄弟宜敬重
不敢犯大臣小臣宜敬重不敢犯或兄大臣大得罪君
父猶持常禮不敢犯是止知有兄有大臣不知有君父
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
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敘目第三十三

古文尙書正辭

古文尙書正辭卷三十三

敘目

主

十八册

〔清〕不著撰者

禹貢古今義案不分卷

清稿本

禹貢古今義案

夏書 按馬融鄭元王肅別錄 題皆曰虞夏書

禹貢

書序 按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斷自唐虞以下訖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又曰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始於義見之所起近於引之各冠其篇首漢書藝文志曰故書之見於世者皆曰書序序於下訖於上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其序之起也漢初時泰誓且無連者存之何況秦問之序乎其序之起也漢初時泰誓且無連者存之何況秦問之序乎

貢孔氏安國傳 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武帝時人序曰承詔為五十九篇博士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尚書道息用不復以閭傳之子孫及魏晉後代孔穎達正義諸儒莫觀其學所注經傳乃可異同晉方始稍與之疑者多羣謂為皇甫謚偽托近人纂述引書傳者或稱從注疏本仍其舊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又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穎達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儒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此篇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一百七十傳名曰五經正義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吏即錄此篇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



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於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禹敷土

釋文敷土無反

孔氏傳曰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馬氏融曰數分也 鄭氏康成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蔡

隨山刊木

氏沈集傳曰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

孔氏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鄭氏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觀望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奠高山大川

傳曰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 鄭氏集解引尚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二字即無病 是奠為定也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

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 集傳曰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方洪水衡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鄭氏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設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羅氏革曰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太山定而山之西為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為豫此分畫之要也 傳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馬氏融同疏曰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云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今案經文無此意故不取

冀州

傳曰堯所都也 此州帝都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疏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九州之次以始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

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高於青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集傳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 案馬氏疏曰冀在今日河流徐邳而九河故地乃為漳衛入海之道則冀之東北無復河水之統而所謂三面濱河者蓋舊迹也

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案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北為河內南為河外又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河東北入河曲繞冀州故言河內又按爾雅兩河曰冀州雖指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為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傳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尔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見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 此馬融說也孔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兗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并郭璞以為殷制兩河間

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惟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冀州為中上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沈之墟服事夏殷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虞為唐侯至于變改名曰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

肥鮮虞燕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魏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鹿郡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三川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九幽州十并州九領郡後漢魏晉立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幽州七并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析為十五道此為河北道之汲郡鄆郡相國平治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流文安冀饒陽深上谷易范陽順義順歸化分順歸德燕嬌川嬌漁

陽密雲極北平柳城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樂平儀陽城大寧臨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雁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開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鄆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與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昨城縣屬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唐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大名府滹縣

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為界又新置宣化府舊為薊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西遼水為界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傳曰壺口在其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岸素壺口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屈縣南案鉅指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

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二十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案梁山在今陝西雋引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鄜陽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然則壺口西至梁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 曾氏岐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山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鄜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案孟門在今吉州西北十里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故梁山龍門之南

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 雖指冀三面鉅河而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盛州案今州治即離石廢縣屬汾州府東北本名骨脊

山一作谷積山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屬汾州府西一名辟頡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為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狐口連舉矣 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為晉望蔡氏以為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耶 朱子語錄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

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為患最甚蔡氏親承師說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降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汾陰縣案汾陰當作臨汾為平陽縣屬河東郡應邵曰在平河之陽是也若汾陰則今為蒲州府之榮河萬泉等縣西南大河東距平山遠矣尚書後漢書謂在今汾陽縣西南亦誤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鄜道元謬以為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案山西路安府附郭縣東南在左傳哀四

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山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武功永壽二縣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之梁山也元和志異以此為治梁之梁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山鑿河出孟氏之上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

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濤波頽疊迄於下口元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北文城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注七十餘尺渭接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州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京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國策作太行呂氏春秋曰通

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霸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司馬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鯨隄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城諸侯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為

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則築隄當在太原府潞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斷何用為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為清淇蕩洹諸水而謂後人誤認兩龍門為一山遂附會其說以為鯨所築以捍孟門耳三子所言品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山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跡遺功尚存河水又

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三十所稱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為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山而為呂梁洪巨石崇疎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址無過此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為孟門遂置關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西

門也閻百詩為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為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則今靜樂縣案屬太原府在奇苛嵐州案屬太原府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案方輿記要永寧州下云呂梁山在州東北百里大河在州西百里是所謂呂梁山去黃河約有二百餘里之遠也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河曲縣案屬太原府在西南二十五里大橋峽亦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嚴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石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

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即龍門之南山而穆其名於空虛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為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為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案呂縣漢為楚國治後漢為徐州府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案紀要呂梁山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流洶湧晉大元九年謝元虎等鑿平兗州患水道險澁難行呂梁山植柳立七梁為武德中尉遲敬德門此洪龍假龍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後為黃河所奪而泗殫為河禹河未嘗經此

傳同叔以此為禹鑿之呂梁謬極矣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為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既後大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釋文岳又作嶽案說文嶽下曰東岳南嶽西嶽北嶽中嶽大室王者之所呂巡狩文嶽至從山嶽聲下曰古文象高形是為古之嶽則嶽為小篆而岳又隸之變也大室本俱作太惟注疏本作大凡今之讀他蓋切字作太作泰者古今正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大岳在太原西南山
南曰陽 疏曰太原 案唐時大宇已有分故 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 地理志晉陽下曰故唐國
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曰
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
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龍縣 案即今霍州舊屬
雲石二縣太岳東有霍太山周厲王所奔 案此班固 順帝
改為永安縣 案此應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
案爾雅霍山為南嶽郭璞云即天柱山漢志天柱在康
江郡潯南潯音潯今為安徽州六安州屬之霍山縣與

此霍山一在河即此太岳是山南見日故南山南曰陽
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曰岳陽也 案雄指曰岳陽就
則為今岳陽也 此二縣蔡氏主岳陽一縣周非然經之
都平陽亦岳陽也 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為高州而南
之地非高州所可蓋 華山之陽附近者為高州而南
之南界非此縣所可蓋 華山之陽附近者為高州而南
安得專指此縣為岳陽也 華山之陽附近者為高州而南
何疑事曰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此至間相去之
字也 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言也 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遠自以 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行千三百四十里 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於此時固未可泥定 蓋于者至以聯其兩山見也
大雖缺學者要當循類旁通故其載諸說於後

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

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 葉氏曰傳言禹能修絲之功
不繇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 朱氏鵬齡曰
今河北多有繇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繇必極意崇防
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 案以修為修繇之功即備
繇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日知錄曰薄
氏因之疎為壺斷故不取 案以修為修繇之功即備
伐獵狃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大原陽
曲縣者始於朱子 呂氏詩譜並云 而愚未敢信也古之
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
可謂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在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
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靈於

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
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
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
爾雅為原州治安定郡治高平縣後魏改置曰平高
原州於雲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
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平涼縣小
乃古涇陽在平涼之東魏太原郡及涇陽郡非平涼縣
塞至太原蓋自平涼之東出計周人之禦獵狃必在涇原
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
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而國語案周 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集

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貢即修太原春秋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洺障大
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
之太原乎

雖指日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
晉有汾河洩澮以為淵韓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
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澮水合洺水互受通稱故亦名洺
水經注澮水出河東開喜縣東山泰陵谷至左傳子產
周陽與洺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入澮水左傳子產
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
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然則汾洺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
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為河東
害甚大也太原在平陽東北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
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
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
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
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是也又謂之
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
皆太原之易名周時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
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之與鄰景王言

唐叔受分器以處虛參虛臣有戎狄杜預太原近戎而
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
鹵之說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脈
之北水亦管涔之異名也按今靜樂縣在太原府西
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地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
南流與東西溫縣合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汾陽故
屬汾州府案今陽曲縣屬太原府附郭今汾陽縣
與酸水合水出東陽縣北流逕山又南出山東南流
之水出在新興東南出少陽山又南出山東南流洛
逕陽曲城西原和志陽曲城在陽曲城東南又南
逕陽曲城西原和志陽曲城在陽曲城東南又南

案即今太原縣屬太原府在府西南東逕晉水從縣東南
四十五里漢太原郡治晉陽城在晉陽城東南東逕
流注之晉陽城在晉陽城東南東逕晉水從縣東南
一名龍山在晉陽城東南東逕晉水從縣東南
縣西北及十三州志其縣南十二里入汾水出晉陽
地志北及十三州志其縣南十二里入汾水出晉陽
蓋誤又南逕潞陽縣故城東南潞陽縣故城東南
府又南洞潞水從東來注之潞水出潞陽縣故城
縣南入于汾水出潞陽縣故城東南潞陽縣故城
即今為潞州和順縣平定州口者也案潞陽縣故
縣南入于汾水出潞陽縣故城東南潞陽縣故城
注武安縣西源出潞陽縣故城東南潞陽縣故城
故曰合道又南逕大陵縣東大陵縣故城在平定
陶案後魏改為平定大陵縣東大陵縣故城在平定

西城在今縣東南又南運臨汾縣梁漢臨汾今為平陽
 縣南二十五里蓋境相接也東北距今臨汾約九十里東水出
 南平陽山又屈從縣南西流運絳縣故城北晉
 田漢置絳縣故城又西運虎祈宮北宮地背汾而漕
 會也今曲沃縣西南宣又西運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
 虎祁宮絳州南有又西運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
 正平并又西運王橋案經水注故本云考原過受竹青
 置郡又西運王橋案經水注故本云考原過受竹青
 渭水入清青水出絳縣東渭山西過又西與古水合
 水出臨汾縣故又西南運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入縣南
 城西西南入汾又西南運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入縣南
 案長修故城在絳州又西運清原城北晉侯莧青原作
 西北二十一里又西運清原城北晉侯莧青原作
 又運冀亭南昔白季使過冀野見卻耨有此即杜預日
 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城文水析祁縣並屬太原府今併入徐溝矣案靜樂今屬忻州清原
平遙汾陽介休孝義並屬州汾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
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榮河並屬平陽府案今
稷山河津屬絳州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榮河屬蒲州府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漳音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案鄭氏謂為縣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
致功至橫漳案鄭氏說同馬氏曰衡水名王氏曰衡漳二水疏曰地理志河
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案通典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今懷州今懷縣故城
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
即古橫案後漢曰衡古音杭橫古音黃故得通用孟子一人衡行趙其注衡橫也史記蘇秦偕衡人皆

欲剖諸侯地與秦裴駘云衡音橫司馬貞云衡人即從
衡之士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
衡人為門釋文引沈重云北古文橫字說文卷四下角
卻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是衡與橫通也樂引史記當列
於後引孟子亦嘗當列於詩與預工後說文言牛角觸
而橫大木以閔之是說衡所以從角大之意與橫義無
涉衡不過橫之假借字古人但假衡為橫而木膏漳水
假橫為衡者其時尚無橫字故也云通用者非
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
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紫沾音
沾古人
假為添字用故說文曰一日益也故城在山西平定州
樂平縣西南今樂平縣併入平定州水經注淮南子清
漳出潞城山潞音鹿高誘云山在沾縣大冢谷俱作大冢說
曰鹿谷山如謂之沾山亦曰沾嶺大冢谷俱作大冢說
傳寫作冢北地郡有大冢縣師古曰昞古文要字是
也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入大志原文云東北至邑成

入澤發水昔陽城在樂平縣東五十里左傳昭十二年
 晉荀吳入昔陽滅肥即其地澤發水平定州東九十里
 綿山一名畢發水東北入直隸井陘縣界為治河之上
 源者也提綱漳河下曰清漳之源也潞沁水曰入會治
 河入潞安縣北有龍谷清漳之一源也潞沁水曰入會治
 界經平合縣北有龍谷清漳之一源也潞沁水曰入會治
 三水合嶺北流東經縣西折東南流有小松水
 自南來會東北有一水自南來注之東北合右馬山水
 流來會東北有一水自南來注之東北合右馬山水
 陞界北流與栢川合又北至縣東北與治河會又北至
 平山縣西北入潞沁據此則沾縣之沾歷長所以至今
 不廢壺關之沾原惡短故或忽之沾而沾縣之沾歷長
 唐者當以班志關如之故應氏且僅知有並關之沾歷
 得其解也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界長子漢屬上黨
 曰長短之俗為長幼之長非也東至鄴縣治鄴今為
 今屬山西潞安府在府西五十里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在府東北七十里
 入清漳
 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

飲云澤入海者
舉其委言之也
又東逕壺關縣北
今長治縣東南
又東
北逕潞縣北
閼閼曰有潞水為冀州潞即潞水也故世
我城來漢潞縣亦謂潞漳為潞水今潞城縣西有潞縣
名班志說文皆不言其源流水道攬綱曰潞水人東北
城有路山水自東南來注之水在潞又東逕武安縣南安漢
屬魏郡今屬河南彰德府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
故城今在縣西南五十里
案涉縣漢魏郡沙縣地因漳水溢民人徒涉因謂之交
曰涉縣今屬彰德府在府西北二百二十里
漳口今涉縣西北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
孟康曰涉縣故城在鄴西四十里
里今臨漳縣西有鄴縣故城
又東逕梁期城南
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武城
又東逕梁期城南
期城故縣也案梁期漢屬魏郡又
東逕平陽城北
有平陽城
又東逕斥丘縣北即裴縣

南業斥丘漢屬魏郡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西
 有即裴亦屬魏郡應劭曰裴音非列人縣西南六十里
 故縣也
 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肥鄉縣北案列人漢屬廣平國
 今屬廣平府
 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今縣西
 又東北逕
 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城案西南漢斥漳屬廣平國據紀要斥漳故城在今廣平府威縣
 西南今曲周亦屬廣平府在威縣
 尚書所謂覃懷底績
 西約六七十里中隔鵲澤縣
 至于衡漳者也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
 平斥漳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
 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案應
 自西橫流至鄴北云漳
 迤北至肥鄉樂章王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
 為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

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
黎城崇並屬路安府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崇並屬彰德府清
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南流經和順崇並屬遼州
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
安陽彰德府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平府西南六十里
在府東三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叙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素說文段注曰地理志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水經言清漳入濁漳濁漳會虢沱入海非異者當據作水經時與作志時異也王氏應麟曰漳水舊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而南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王氏持臆度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馬氏曰壤

草人職曰凡糞種呼照婦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周鹿鹹瀉用犴勃壤用狐埴其內埴用豕呼覓彊反
用黃輕堯二反費呼照婦用犬注云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
也赤緹解胡買反縹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犴下鰮也勃下同壤粉
農云墳壤多蚰集蚰田中鼠也鼠蚰田中鼠也也元謂墳壤潤解疏
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
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
類故不同也按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
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

其色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楊荆宜稻豫并宜五種黍稷
稻青宜稻麥充宜四種黍稷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
稻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草人之
 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錯倉各反

貳輯 5-651

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狃重之於堯舜為大狃小狃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

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貢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元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

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為上上究最少故為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冀州之賦猶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至自治并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帥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厥田惟中中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疏曰鄭元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元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元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

田是田入穀故不輸貢篚異於餘州也 陸氏德明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篚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不言貢者蓋八州諸侯分封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輸於王者之謂貢冀為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管人掌之何貢之為 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嘗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之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况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闢不開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

此遼絕也 吳氏澄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 葉氏夢得曰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下地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溉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概以田為率也 雖指曰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

田也以田之美惡為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為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按冀大賦第一兗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問師農貢九穀園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

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註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無有故冀無貢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疏曰

地理志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崇志常山即滹水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崇志常山即滹水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崇志常山即滹水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崇志常山即滹水

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北東入序池疏遺
義不明靈壽今屬正定府在府西北紀要
街水在縣東北十里俗呼為雷清河
大陸在鉅鹿

指曰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鳥貢又
 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鉅鹿縣屬河南澤是也此真鳥貢之
 有大陸孫奭云今鉅鹿縣屬河南澤是也此真鳥貢之
 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今屬河南澤是也此真鳥貢之
 定公元年魏獻子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云縣即矣
 澤放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郡今為介休縣云呂氏春秋
 謂之澤是也斯二者皆非州縣之道元呂氏春秋
 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
 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
 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
 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吳所而同名焉大陸澤名
 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明彼大陸非此大陸也
 曰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案當云而且遠大陸地最卑
 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恆衛大陸

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薛氏曰恒水東流合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沱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滹沱入易非也不然恒水出上曲陽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十里之地曲陽東西里靈壽東西相距六十距四十里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無是理矣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孝池嘔夷釋文孝喚胡反池徒多反嘔夷即後世所謂沱水也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下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渤海郡案宇記文

安故城東北三十里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禮
注云岢嵐即新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印
夷水北至桑乾入治平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故
城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平舒縣屬桑乾縣也
桑乾河不經曲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縣界鄭說非是
惡池注云惡當虜字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沱之
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滹沱易水漢志代郡
幽城縣下云虜池河東至參合參戶入滹沱別并州川
從河東至安文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此即禹
貢之恆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滹沱本名恆靈
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恆衛之別

源也自周以虜池岢嵐為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恆衛之
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恆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
原委當之入蔡氏因目恆衛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
矣水經注滹沱水出代郡雲上縣西北高氏山即岢嵐
之水也元志蔚州雲上縣滹沱水一名滹沱水出縣西
北高氏山今按滹沱水出縣西大同府東南一
百二十里本漢縣時二名縣屬雁門郡州云州南七
里有草房山高十餘丈周十里滹沱水出其東南高
之別名東南接東南流合溫泉水又東逕雲上縣故城
南入峽謂之隘門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出大同
府二百又東逕廣昌縣南今在縣北大同府之蔚州
七十里又東逕倒馬關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
一縣北又東逕倒馬關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

南逕中山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流水兼細
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按曲陽隋為恆陽縣地通稱即
有恆陽水出恆陽縣北恆水之源也元和志在恆陽縣北一百
四十里在縣東北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十三年晉
及中人在大獲而歸者也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樂羊滅中
事即在今之唐縣界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樂羊滅中
山蓋其故城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二城俱在滹沱水之
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二城俱在滹沱水之
唐縣凡一水名唐河西出又東逕安喜縣南唐縣在唐水
之西蓋其城也又東逕安喜縣南唐縣在唐水
八里蓋其城也又東逕安喜縣南唐縣在唐水
國縣隋改曰義南徙也安喜今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
豐今為祁州又東北逕解濟亭北漢順定陽嘉元
於解濟亭為侯國又東北逕解濟亭北漢順定陽嘉元
藥宏即靈帝也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唐縣在唐水
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唐縣在今蠡又東北逕侯世縣故

城南城在今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
縣東南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沸水注之春
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於沸上杜預曰沸水出高陽縣
東北至河間縣入易水是沸水與庫池滹沱水通
屬安縣蓋博志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高陽
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
城河今安州北又東逕阿陵縣故城東在冀州任丘縣
東北有依城河又東逕阿陵縣故城東在冀州任丘縣
在縣西二十里水枯漬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
在安縣界易水有北易中易南易北中易與北易而合
水出北新縣西水於容城縣東南合滹沱水故泉記南
易水自容城縣西北入瀛洲高陽縣界與滹沱水合一名
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邱廣昌並屬山西曲陽屬直隸
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

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潯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有補水經之缺潯沱河水出代州繁峙縣秦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漢末荒廢晉改置繁峙縣周省隋後置復音瓊潯沱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後人縣成大山郭景純以為曲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山襄西南流逕唐林宇記以為平山蓋皆秦戲之別名也又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今州西有唐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嶧縣東縣東北至代縣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南縣為忻縣治水去縣三十五里東輕轉逕定襄縣北縣兩至忻州治即陽曲故城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縣一百二十里水去縣

三十里又東逕孟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

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縣五十里

衛水在縣東十里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里縣志

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其東南合滹沱河又東南

逕真定縣北縣為恒州治又東南逕九門縣西恒州至

十里水去縣四十九里今縣城又東南逕葉城縣東縣

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又東南逕葉城縣東縣

北至縣五十八里又東逕鼓城縣北縣西至恒州九

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逕鼓城縣北縣西至恒州九

開皇六年分葉城池置昔陽又東逕深澤縣南縣西北

縣十八年改為鼓城又東逕深澤縣南縣西北

合杜光武城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

縣九十里水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縣二十

去縣三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縣二十

二里與博歸野縣分水寰宇記滹沱又東逕安平縣南

河在博野縣東南凡三十五里

縣東南至深縣五十三里水去縣二十三里又東北逕
派水合名禮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自此以下當
饒陽縣北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案寰宇記瀛洲河間縣
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鄭縣南二里霸州
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漳沱
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
之繁峙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並屬山西靈壽
真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
饒陽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邱屬河間府大城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
畧中皆古漳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潞既興

引水歸北而文安之潰埋廢遂以樂成今縣之漳沱別
水為漳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啟後漸從而
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束鹿南決入冀州與漳水渾
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漳沱矣漳州在河北羣川
中溢決猶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
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
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
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
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人陸澤昭慶本漢唐阿縣

唐宋史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
大陸澤在縣東南三十餘里名曰杜家莊是也
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
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
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
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
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
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鄉縣亦兼得鉅
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趙州昭慶縣
蒲葦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是也
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
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鄆縣今為束鹿縣在又陸
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梁即謂以邢

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
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
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
河澤者也而志家惟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
遂言今畫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
鄉界耶宋和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於
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
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唐人亦似知漳
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洚漬為北過降水以深州
之大陸澤為至於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過降之後與

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澤乃漢時漳水之禹貢於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
徒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為海不可謂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
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傳同叔寅即之貿易雖其時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
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
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傳言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達帝都
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高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於河
者將何所容其地耶

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於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
作島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為島則漢書並
亦作鳥字今本作鳥蓋開元中所改也案說文鳥下曰
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從山鳥讀若詩焉與女蒸
是字當作島今作島殆隸省也而古音亦同鳥非今之

島音傳曰海曲謂之島之夷碣石海畔山疏曰孔讀鳥
為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邀絕不可踐
量是也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
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地理志揭石山在北平
驪城案北平上脫石縣西南案今為直隸永平西南是碣石為海
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案今戰國策無此
今屬常山郡案常山郡武帝分置真定國為真定府地
二十里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案定
府蓋城西與山西連界東距永平亦太遠矣碣石亦定
安得在此雖指曰蓬城四五百餘里皆平地無山林
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

則達於帝都故也案雖指曰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
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
使身入帝都亦何難哉成謂治行而必循各州之水道
以廢時失事下如鄭康成謂治行而必循各州之水道
謂功主於治水救詳記各州往還東海之水名諸說皆
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勝前人處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
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
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鄭氏曉日碣石與鳥夷連書此
即鳥夷入道貢之道也雖指曰說文碣特立之石東
海有碣石山據文顯鄭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
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辨見導山案碣石之在
諸說紛紜雖指主鄭氏為落海之說亦未見洽辨見義案

濟河惟兗州

濟河惟兗州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
其從水音齊者說文曰濟出常山作
同宗異音以古義別漢志出房二出
水出此贊皇至音同義別漢志出房
清之濟水贊皇至音同義別漢志出
邑濟水贊皇至音同義別漢志出
見之濟水贊皇至音同義別漢志出
王屋山經云濟水出焉其水清
其水清也
文無字六不為一也濟水出焉其
水無字六不為一也濟水出焉其
州九水部此字又知所從水乎
也久清州之瀦故地以沈是名公
巡釋爾名所為言皆不為地因而
也久清州之瀦故地以沈是名公

傳曰東南據濟河西北距河氏王疏曰此下八州發首
言山川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
以下言據者六言六今據字義說文
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持也
乃以跨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
云左據秦地二何過論越云依也持
通鑑之東起秦地二何過論越云依
據之東起秦地二何過論越云依
實據之東起秦地二何過論越云依
出二不意謂用矣而南也
義而不意謂用矣而南也
一義而不意謂用矣而南也
衡共是河何得界山南究以一地言
西並陽華水為界山南究以一地言

豫之荆何以判有據而俗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
者涉筆偶爾與義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自疏
案說文跨而義同此有難通者矣濟河之問相去路近充
以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至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案雖指
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至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案雖指
本之漢志漢志陰濟即治定陶縣山陽所屬縣有武蓋
單父東之濟水贊皇至音同義別漢志出房二出
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此漢之兗州為之兗州也乎
東巡註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
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性信謙故云兗充信也淮海
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躁勁
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
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
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雖指兗州有
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高觀有窮昆吾
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公父遷于楚丘成
邠昨燕高姓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
并天下置東郡碭郡境是北齊郡北境鉅鹿上谷二郡東
漢復置兗州國領郡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
昌滑濮陽濟陽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魏郡魏
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通典所列有
當往屬者東平之須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

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魯郡之任城龔丘
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鉅野改屬徐濟陰之南
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
龔丘今為靈昌之昌城在南華西今改屬豫濟陽
華為東明縣今靈昌之昌城為長垣縣
之長清南府及東河之東境今東平陰之北境改
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故分陰徐徐南北又有當來屬
者冀域信都郡及鄆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
今內黃縣界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
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
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以今與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
昨城縣昨城本直隸大名府唯滑縣之西境當屬冀及
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東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其
西北屬冀

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
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
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皆古兗州域也東南據濟
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水濟
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入東至于荷荷澤在今定
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
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
南流為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澤漬春秋僖公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
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
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穀

往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
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
漢屬千來郡古南與青分界今應城以東有小清河即
濟水入海之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應城以東有小清河即
濟水入海之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應城以東有小清河即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疏曰河
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
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
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谷胡蘇簡繁鈞
盤高津也案九河名義疏引爾雅注頁氏曰九河之名
出於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

皆附會曲為之說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
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高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高
縣案二縣漢屬勃海郡今直隸河間府交
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有東光故城界中自高津
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
最北高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
高津在南津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
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谷在東光
之北成平之南簡繁鈞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也其
河填塞時有故道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北

河今河間弓高府阜成縣西南有弓高故城以東至平原南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實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文為齊桓塞之也言關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指曰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閭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蔡五命時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矣有於河惟子欽齊來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為九禹因之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應商周至齊桓時千餘年支流漸絕而為一也後必於襄王九年成宣王定王五年論流絕而為一也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未久四十二年而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消壅水行未久四十二年而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言不稽也錐指曰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常云九河

今皆冥與填滅馮遠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概可知豈真湮滅無遺迹耶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為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素元國志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信縣鈎盤河經縣北四十里又云南津河一在安德縣南七十里又一在將陵縣南二十里胡縣河在惟太史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太平寰宇記畧同簡繁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應亭縣界與地廣記云簡繁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

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臆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地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曾彥和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繁為二非也林少穎以為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為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叙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為然故孟子集註簡潔仍為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耶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釋文灘徐音罷王十用反沮七餘反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此入澤也地理志云雷澤素志此上有在濟陰成陽縣西北素志指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克作游雷澤即此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澤水之鍾也錐指曰灘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灘沮二水在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雷澤城是

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澠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西北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疏曰宜桑之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二水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計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澠下丘居土諸處居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元云此州寡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澠水在高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密郡莒縣今按澠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為於是下土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禹貢之澠然周時徐并於青充不得越青而東有澠濟性惡濕故水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字雷之者充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尤可驗也雖指曰似盧難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雷雖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

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繭織文徐匪玄織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厯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即厯丘縣今范縣故城匏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厯丘為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匏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厯山之東北矣近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今特為詳錄之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內反

繅荆籬玄纁織組豫籬織纁青籬縻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子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為蠶師也見後集港字處度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濮州舊志云充之桑濮為上入其境陰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十畝桑其人

與千戶侯等又曰泗沂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
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
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魏代田畜而事蠶是冀
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樹牆下以桑匹婦
蠶之而幽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
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
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
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敘亦因以加重遂有村柚其空
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充少山而丘頗多
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帝丘今開州本顯項之

與草會意者亦
傳曰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 疏曰繇是茂之貌條
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
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
土下濕故也棠林氏曰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如
或大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林氏曰墳者土
膏脈起也在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後案曰馬云墳
有膏肥者晉語地墳章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
又以繇為抽者蓋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草
抽則茂盛義亦通也

虛故稱丘在開州鐵丘在開州瑕丘在開州清丘在開州康丘在開州
范今在開州敦丘今在開州今濟縣西當屬冀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濱桑
王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丘土
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氾濫之
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蓋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
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惟條木惟條惟條粉反後同車昭
肥也繇音遠馬云抽也案說文繇從艸從兒從馬云有青
書曰厥草惟繇此段氏據錯本宋本繇不加以草謂此益引
禹貢以明從草繇會意之指與繇下引易百穀艸木不茂
於地豐下引易豐其屋一則後章謂經本作繇繇為街
從也無茂意即馬云抽也亦從來之義則段氏謂以繇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曰諸
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後畢州
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故變文為貞作謂治水十
三年乃有賦法比他州最後也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

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
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本卦為貞之卦
為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以初年所
入之數為準一紀之中貞一而不變後世落民間墾之
法數年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
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
復為美之時乎
案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有三年乃有
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以貞作二字連文義
似較勝說具義參
貢漆絲 釋文漆音七 案說文泰下曰木汁可以繫物
從木象形泰如水滴而下也其木曰泰今字作

漆而秦廢矣漆水名也非木汁也周禮載師秦林之征
二十而五大鄭曰故書秦林為漆林杜子春云常為秦
林是則漢人多假秦為七字史記六律五聲八音來始
之也又漢人分二之嚴今注疏謬外依以今字易
來始正秦始之誤尚書大傳漢歷志皆作七始史漢
同用今文尚書也樂泰之作漆亦當為假借字繫所
尤反與繫同亦作繫周禮春官中車繫飾注繫亦黑
前漢趙皇后傳殿一冉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繫聲之
耳轉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疏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
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
有而不強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

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夏
氏曰參考餘川徐篚玄織編陽篚織貝荊篚玄纁織組
豫篚織纒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大青之縻然雖不充衣
服然爾雅注謂縻然出東萊以織縞堅韌異常則亦可

吊則亦可

雖指曰筐漢書時作裴顏氏曰與匪同
又垂下曰器似竹篋从匕非聲逆周書曰實元

籩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卽周官之幣貢服貢與
 于濟漂達于河文釋文漂天蒼反篇韻作他合反
 桑飲云出千乘馬唐合切漚漚失幽漚也參經文以
 覆也覆而有上故漚也崔省聲漚以切張參互漚漚
 曰水字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
 雖指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漚
 溼二溼地溼理溼志溼訛溼為溼司溼馬溼彪溼魏溼收溼皆溼承溼其溼誤溼惟溼水溼經溼注

案雄指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五織文織故

當作
從澤
之沃

有文者也。案雖指曰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之
以為綾羅之屬。曰織具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
錦必染絲以織其義較長。筐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筐。
鄭元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筐者入於女
功故以貢筐別之。歷檢筐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
女功如鄭言矣。織具鄭元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
紵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
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筐者其諸州無入筐之物故不
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
錦美也。案雖指曰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
服出為尚書所謂厥筐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當引
兗筐為證疏承其謬。

傳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案傳氏賈
 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
 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充貢濟漯以達于河果為順流
 乎況荆貢所渭浮于江而潛漢正如程氏于各順流
 說而趣入洛則浮于漢而潛漢正如程氏于各順流
 行以入洛由是以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乎
 雖指曰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浮漢乎
 言順流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
 為順流而梁貢浮于潛愈于河有沿有所達于濟亦
 記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志東
 也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海千乘志東
 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海千乘志東
 千乘即後漢始改即為樂安國疏引志不當刪禹治字
 及東北字又易千乘為樂皆爾誤也案東武陽今為
 朝城縣屬山東昌府應劭曰武水之陽也案東武陽今為
 千乘縣屬青州府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案過郡

郡平原其濟則下文具矣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漂入濟
千乘也其濟則下文具矣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漂入濟
濟自濟入河也案此說未確蔡氏曰升行水曰浮漂者
河之支流也充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
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雖指曰河謂南河之尾
漂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漂皆在充域而
經於濟漂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漂則二水
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漢志東郡東武
陽縣下云禹治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入平原郡高唐
縣下云桑欽言漂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
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漂首受河自黎陽自胥口始

不起東武陽也案河渠溝洫並言禹導河至大伾斷二
豈即為漂治焉通渠以引河孟康注謂一即漂川夫口
則然若漢時河既徙由東武陽而截漂東行則漂之下
流乃為河於武陽矣後儒皆為孟康注所蒙行則漂之下
叙河水自宿胥口入東右逕滑臺城故滑臺縣今在
又東北逕黎陽縣黎陽故城在今又東北逕涼城縣今在
縣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今在滑臺縣之西境又東北為
長壽津河之故漬出焉津在涼城縣之西境又東北為
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故城在
北逕濮陽縣北故城在開又東北逕鄆城縣北故城在
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

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漂水一出於武陽
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志代徒流下
成帝後言之則可若武陽本漂之所出安得謂據成帝
後即總因未悟委漂以西為禹所斷漂而以為漂承河
於黎陽即宣源於黎水經注委漂津河北即東武陽也
漂水出焉北逕東武陽縣東北又東北逕武陽縣東
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實北注於堂池
水市隍塹於城東北合為一漬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
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
河在朝城縣東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
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蓋即漂水也新志云故流今湮
而東與陽穀縣西大破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
古漂河匪流處

又北絕羊道城之西北今羊城西十三里又東北逕樂
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樂平其又北逕聊城
縣故城西城在今縣堂邑縣東三十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在
今清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
城亦在清平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
縣南
與黃溝合逕承縣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人東北
文鄉城又東北出於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
高唐縣東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齊桓公十年趙鞅帥
十里有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漂水出高唐
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漂水以

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
北又東北逕漢徵若伏生墓南碑碣又東北逕鄒平縣故城
北齊縣界與又東北逕東鄉城北城在今縣界有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城在今縣界有
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雲云千乘城在縣西北一
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又東北逕為馬常坑亦在千乘縣
也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逕為馬常坑亦在千乘縣
數則坑乃海泊之類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
枝流而入於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城北
南屈馬常坑注濟又東北逕為馬常坑亦在千乘縣
所亂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漂川之原委也以今與

祭淑人丁卯已天子東征食馬于漂水之上尋其沿厓
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水流出次於所問
去聲也案四庫館校刊水經注津流下添所守下所字
應武斷而改是字今案毛指四所見蓋誤本然不
氏指南作津流出次於所問桑氏所言蓋津水流
亦謂之源河矣知河乃其間毛指四所見蓋誤本然不
北河由平原改東蓋自武陽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而城縣北有源唐城東至海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河既絕南有源唐城東至海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源何河也上流既為下流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入于河惟唐之流既為下流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其故縣視之再出者尚存下流既為下流則東南而西至武陽陰故
縣故城北和志津流北去臨邑縣十里又東北逕著縣

地言之滑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滑滑
觀城濮州范縣朝城新縣單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
東昌府並屬濮州並屬曹州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
東青城並屬濟南府並屬高苑屬青州諸州縣界中皆
古漂水之所經今屬武定府並屬高苑屬青州諸州縣界中皆
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宋真宗景德元年河決
尋復脩塞仁宗景祐元年又決橫隴宋真宗景德元年河決
水耗也微而舊迹之存者鮮矣變遷漂水無復故道矣
故說文不可詳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為
貢道則必有舍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

無其文何也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濟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澤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澤以達河本無所通故不言通也濟澤二水為東南四川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於濟則由濟入澤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澤澤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通也禹時濟實通澤林少穎云按經文

無濟澤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澤入濟由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澤由澤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澤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澤從澤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通與周氏閻合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濟澤今濟與澤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沅濟自溫入河伏地而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澤者澤自東武陽入

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澤通之說余曰濟澤本相附近連西漢末河行濟澤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澤斷不相屬敬宗不知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未可以證禹貢也案鍾指主由濟入澤以上三條姑存其說待學者審焉

釋文岱音代泰山也

泰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疏曰海非可

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未有公孫度者竊據海

東也素錐指曰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

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朝鮮以至今成山以樂安者是也故云東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

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火記曰泰

界封疆王莽至于漢齊其郡曰菽濟也南北而自琅不槐言以濟西者亦蒙以究濟濟為何

之北東境至渤海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乎其營之出

荆海之燕
據跨可荆海
矣山猶須梁之
建之可據也
夫華相二山而
忍之至卽南而
雍於究得據之
河據皆濟以據
今為跨據時之

或殷或何無由或改或革未可虞周之屬也
 以澄久常從之古今

齊紀譚州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燕二國地秦并天

立因之國晉五平州分置平州平州領郡國五後改曰幽州

東年人等君河北道之安東郡設府按以上通典所列

東者即今東阿之東境後漢穀城縣地在濟

卷之二十一 左州府志

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懋戒章丘鄒平長山新

之北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隄與徐分界西及其水

也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九

殺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

而東北而東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縣南又

東北出而西折歷宜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達萊登
也海在府城北五里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東北
抵遼東金州街南之旅順口三百里而近有沙河而東北
鐵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航徑度亦不甚險漢書元
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元初
大入改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可馬宣王伐遼東
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
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北與充分界勃海之名始
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
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
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
勃澥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
昭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

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史記索
隱崔浩曰勃有跌也亦有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
海有出為勃徐幹徐幹左思漢置勃海郡治浮陽縣即
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縣即今青州府
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屬充一屬青也元和
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
餘里矣元人又以鐵山為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
跨海跨小海也蓋太行恒岳北微之山循塞東入朝鮮
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
是為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屬

所氏謂

碣石蓋即嶗山也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
渤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遙隔五六百里安得舉
以為勃海初不若是之遠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
流其維首在龍蜀尾沒於勃海碣石碣石者河海分界
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之為逆河戰國時謂之勃
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為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為
大海近志之失也

儀記云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
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
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
長三大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
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
間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
泰山之支峰別阜也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
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
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海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
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

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界為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為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恬所築起臨眺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址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為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為混

山禺

傳曰：嵎

案堯曲馬氏融曰
陽也夷萊夷也

用力少曰略疏

貳輯 5—671

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當禹貢之岷夷案說文岷為首岷

青州不以此乃許氏偶疎處未可據以生議

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

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既略岷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

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范史以東

漢

永浪臨屯元菟真番郡地理志云元菟樂浪武帝時置

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

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元菟復徙居句驪自單

大海皆古嵎夷也元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為之封

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

年今晉通師東侵及淮其字或省水作淮或省系作淮人

仁道
擊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通鑑梁武帝紀魏季承
邢杲於惟水吉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注字皆字

鳥佳之佳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人之佳而乎

維溜二水復其故道

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畱水出北至

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工漢下流揚之江

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按錐指曰青與兗以濟為

汨汨之流彼時已畢故獨書其久而揚不復言

貳輯 5-672

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淮水在北逕
于縣東今安丘縣東北有淳于又北左會汶水北東
出朱虛縣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應劭曰
小泰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
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又東北逕
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與濰縣接界又東北逕
都昌縣故城東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又東北入于
海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莒州
海縣北五十二里
東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府高密屬樂安州安丘屬青州府濰縣
至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也益屬萊州淄水出泰山
萊蕪縣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淮南子曰淄水出自

山水在齊八祠中 又北逕其城東城中有營丘爾雅云北流注于淄
 也漢齊郡治此又東逕利縣東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
 故城也今博興縣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應劭曰博昌東有平亭故縣也按淄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
 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
 當先安平後利縣豈注文偶有失次耶不然又東逕巨
 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
 浞縣故城西城在今樂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向在樂
 安東北漢廣饒巨浞二縣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廣饒
 劉宋改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淄水南去千乘
 縣二十里人東入馬車瀆在今樂安縣東北
 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琅槐鄉故城今樂安縣東北
 一百十里琅槐故城是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合互受

通稱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
營城東世謂之漢水色黑俗人目之為黑水通
謂之水合易北至廣鏡城北東入淄水自下通
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
勢極屈一名俗稱九里如之淄水北流又東北至皮丘沈
入於海常坑是坑如馬故晏謀伏琛立言淄澠之水合
於皮丘沈西元志壽光縣界淄澠二地理志曰馬車漬
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言琅槐而不以今輿地言之
淄水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
縣北由清水泊入海並屬青州府元和志遡海琅槐
故城在今樂安縣界則淄水入海不當在壽光然清

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琅槐地馬車漬近海處豈即
古之皮丘坑與元和志十來縣北有青丘齊景公十有
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獨云入海者馬車漬
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濟水正同非經
志互有舛錯也渭按濟由馬車漬入海自金皇統中始
前此不爾也河渠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故淄得由博
昌入濟地理志今釋曰馬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
則通淄濟之問是二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
預謂淄入汶鄭樵可入汶為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
成人代齊帥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西北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註左傳鄭據以為禹貢之
淄則誤耳

厥土

白墳海濱廣斥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案濱當

傳曰濱涯也案濱為庄之後起字言復其斥鹵疏曰說文鹵鹹

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

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

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

地斥土鹹土可煮以為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為

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雖指

管子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知所

在水經注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

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度漢屬東萊郡

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昌邑濰縣壽光樂安

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

陽郭璞以海濱廣斥當之渠展蓋海陽之別名也然廣

斥恐不止於此按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

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

之矣東萊齊東萊夷也漢置東萊郡今為取魚鹽者不

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

多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古塘切南北曰輪禮記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管子注云渠展地名冀充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字畝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充域也而經不書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淞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充徐各數百里揚據

禹迹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過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修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為利並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音堅昌陽當利五縣並有鹽官而萊夷之產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產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

曰潁鹽周官所謂監鹽也監鹽周禮作苦鹽苦讀曰鹽說文鹽河東鹽池以鹽省古

聲齋古煮字海鹽井鹽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

鹽也按今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給旬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洪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為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宜則後此監鹽雖與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

耳詩為絺為綌服之為數傳云精曰絺粗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為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剝之中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升服先儒以為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為佳攷杜氏通典貢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周禮醯人饋食之豆蠃古螺字醢音排醢蜃蚶音遲醢又鼈人祭祀共鼈羸蚬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為羸鼈蜃蚶之類然蚶

乃蚍蜉子非水族也鄭康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鰓音庖魚斯實經之海物矣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令貢之非以奉上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入獻薨不獻魚然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而海岱則微於郭璞江賦所言王珣海月三蠖蝦江洪蚶石蚶蟹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馳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戡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之明州且以為苦况粵閩乎以是知禹貢海物唯青有之而

不及徐揚其為斯民慮也蓋詳惟錯有別解林少
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
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
與揚州萑草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則是一物如豫州
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
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
可以為錯渭按此錯果為石則荆何必又貢砥礪惟字
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青州
暨青州耶

怪如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紫江氏聲曰是山管
子度地篇云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山
間之畎為谷又徐州羽畎鄭注以為羽山之谷則此岱
畎是也山出此五物皆貢之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
谷注畎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出水故
言谷也怪谷奇怪之石故曰好石似玉也紫釋文怪石
象麻也鉛錫也紫說文銀白金也從金良聲鉛青而錫
黑錫之色在銀鉛之間也物堅軟難辨而實實一類故
本草云鉛一名黑錫然竟混鉛錫為一則非也
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林氏
曰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

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澮者舉大小而略
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渭按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
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
在山中崎嶇偏側安所得成同之地而為之自當依釋
水說蓋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澮即禹所謂畎
澮則谷口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
也匠人之溝洫乃人為之澮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

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然整齊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
竊謂當時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典絲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
非貢無益之物以供玩好也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工賈疏云按喪服傳壯麻者象麻也則象是雄麻對苴
似石而非石故命為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是麻之有黃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耄老而後
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玖璵璠瑯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象賤於絲也充
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璧太湖石嵌空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美故繫之以岱畎今
玲瓏可為戲玩者也紫鍾指曰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泰山之下不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都平澤今有銀坑
怪石似玉故鍾指曰並稷濟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間處皆有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為良遂隱而不傳
可以相証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矣鉛不知其所用紫胡粉黃丹皆化鉛為之土宿真言
曰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粉再變

而成黃丹是也故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
丹堊故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魯頌閟宮之
辛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
桐有鳥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
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
謂徂來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
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汶水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
松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
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為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溫石可為器今青州黑山

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
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州梓桐山石門潤石色若青金
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
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
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滑按經之怪石
本出岱畎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
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
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
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
覽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瑣瑋斯

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
徐鍇曰素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斷自成光若白華漢天
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似玉有光瑩
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蓋信矣詩齊風尚之以瑱
之義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用人唯知之為藥物故
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耳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
石起景山於芳林園則此與結瑤構瓊
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
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

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
之為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林氏曰作謂
耕作收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雖指氏曰按今
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
收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元和志云
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
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
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里縣治即夷安故城古夷
維色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

史公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離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離水不遠矣即墨在州東而為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即墨縣西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見也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為一事惟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濱海皆為斥鹵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之眾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奚養澤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今為登州府萊陽縣地也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况萊夷乎耕田

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膳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惟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紈牛露犬之類蓋因其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檿絲釋文檿鳥筆反 業檿史記作禽同聲假借字也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也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大雅毛傳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素初廣韵云桑初集韵云本作初

篇云柔堅也管子心術篇人能正靜者筋初而骨強注

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織縵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雖指曰登州府志云檿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而不無之其繭生山桑不谷不飼居民收之製為繭久者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為繭須廣收積多乃成一蓋必此種然後可以當市取亦無從得也 雖指曰按絲不入篚而檿絲入篚蓋貴重之諸篚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絃或絃聽其所為也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水紋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

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又有水綺方空音殺吹綸絮之日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縠檿絲而已矣豫貢絺紵揚篚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為亂君之所造不亦詩乎蓋一意尚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釋文汶音門 業濟當作汴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業

合年汶故鄺注不言五汶以小易羸斯為當矣又有水
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年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
琅邪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
山世謂之浯汶浯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
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
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入濟
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之東汶言入
濟者淮南之誤也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山出萊蕪縣原
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
汶也渭按原山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
導源處猶為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清〕張崇蘭撰

古文尚書私議三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陳克劬刻本

古
齊
尚
書
紀
議

咸豐二年
光緒二年

古文尙書私議序

尙書今古文同出漢代獨古文不顯其在西漢以未立博士傳其業者絕少其在東漢則以古文合併於今文而增多之篇遂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同異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此其合併之迹顯然由是東漢古文惟傳二十九篇凡經傳所引馬鄭諸儒咸未之見典午渡江增多篇出或以其出之晚也而疑之南宋迄明言者不一蕭山毛氏辭而闕之據隋書經籍志以明晉祕府具有經文固已廓清眾說

序

矣乃不信古文者別發難端謂鄭康成曾述增多篇目與晚出古文不同則據其真以攻其僞而勢無兩立閻氏倡之惠氏和之兩人旣以攷訂震伏一世希風附響者增益其說各勒成書於是攻古文者徧天下吾友張君猗谷好學人也讀其書究其說之所自來慨然歎曰諸君不信隋志可也據唐正義以攷其篇目亦可也乃盡翻正義本說懸想臆斷目爲康成所述其可乎哉古文義理精密隋書唐正義原委具有明徵諸君猶得以不信而滋其辨則夫譎張之詞眩惑來世又曷禁後學

之辨矣於是別撰一書曰私議直據惠氏古文尙書攷分條以折之閻氏之書已爲惠氏所採錄其不採者惠氏意所不安無庸再辨惠氏而下襲其說而小立異同者隨所見爲之剖析凡三十八日而告成或歎其才敏君曰非也勢順耳挽河流者曠日費功然後離其故道若決之使東一朝而復耳諸君所據之書往往遷就以證成已說余特還其本說而義已大明詎有一出於諸君所據之外哉又曰本朝記問之博無過諸君聞其風足以增長後學讀書之志氣茲以周旋聖經故詞鋒

二

所值未免抵突前賢然而非得已也履吉讀君書見其指陳清切雖使閻惠諸君復作亦難理前說以自伸世有不持門戶之見者其必讀之恍然悟闔然服信君爲壁經之功臣而於藝文經籍諸志一以貫之無疑矣咸豐元年長夏同郡愚弟荆履吉謹叙

自敘

幼從塾師受尚書蔡傳於篇題之下所謂古文今文者
覽之懵如也稍長讀漢書乃得其說既而聞有攻古文
者求其書讀之意若古文果可疑焉既而聞有衛古文
者求其書讀之嚮之疑舉可釋也然而攻者不怠說亦
屢變文詞格致之議寢篇目多寡之論興正義所謂偽
書二十四篇者今則據以爲真古文而孔傳增多之二
十五篇於是乎無所容矣甚至民間所得之泰誓自東
漢迄明灼知其僞者今且以爲真古文之一矣若惠棟

所著古文尚書考是也揆厥所由曲徇鄭學書之真僞
一以鄭氏見與不見爲斷使其根據確鑿亦足以成一
家言無如鄭氏所述二十四篇未有明徵卽欲附會正
義以曲成其說而考之鄭氏書固有以知其決不然也
先是淮安閻若璩踵梅鷟故智著書若干卷以攻古文
大指亦據鄭破孔而於僞泰誓猶遵舊說惠氏節取其
書益以己意并泰誓之案一律平反於是別出一莫須
有之古文而見行之古文將不攻而自廢輔翼其說者
有沈彤錢大昕王鳴盛孫星衍諸人自此耳學之徒併

爲一談亦不復根究其說之所由來矣昔之衛古文者
有閻人陳第浙人毛奇齡辨論滋多俱不及鄭氏所述
篇目以非攻者所樹之幟也然則今日古文真僞之機
決在於此因取惠氏之書驗之往籍參考眾說疏其與
私心刺謬者若干條明著於篇凡其羅織小文吹索細
故有待於辨論者或舉前人成義以折之或自竭愚者
之慮必爲別白不使混淆惠氏以下勇於立言者無過
王氏而江氏則惠之弟子也因亦連類及之又別錄諸
家攻古文成案使大概可考而以論舊泰誓終焉自惟
淺學敢詡衛經特不忍欺其本心之明而已書成命曰
私議私議云者不欲訟言以犯眾怒也咸豐元年季夏
之望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丹徒張崇蘭猗谷著 受業外甥陳克劬重校刊

陳慶年

鄉後學 姚錫光 同校

趙勳禾

尙書今古文流傳始末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

古文尙書私議上

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張湯以爲奏讞掾後爲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

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儒林傳略同史記此下云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

古文尙書私議上

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又傳贊云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

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

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氏叙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

五十七卷○案武成建武之際亡經二十九卷侯二家

歐陽經三十二卷所存惟五十七也

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簞

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

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

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室聞鼓琴

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

行世二十九篇之安國獻之道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外更得十六篇劉向以申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

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

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叙其言不立具則

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謂不可

知也

議曰古文後今文而出其傳不及今文之廣然中祕有

其書都尉朝以下傳其學此西漢五十八篇之古文灼

然無可疑者也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尙書授濟南張

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

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尙書歐陽氏學張

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

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

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膠

東庸譚爲尙書古文文學未得立案古文曾立於平帝

未立等故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衛宏

范史云然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周防師事

蓋豫受古文尙書孔僖魯國魯人也世傳古文尙

書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孫期習京

氏易古文尙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

於世

又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召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名巡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古文尙書私議上五

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暉逵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又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鄭元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劉陶傳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

周槃傳少游京師學古文尙書
張楷傳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

議曰東漢古文之學盛於西京然惟賈徽孔僂淵源有自餘皆莫識所從來未有以明其爲孔學也而杜林嘗中興之初官高望重寶其所獲漆書古文一傳而得衛宏以通儒爲作訓旨賈逵承之馬融鄭元並爲傳註諸人皆東漢碩學一脈相承所以儒林傳總叙古文源流獨舉杜林之傳不及其他也賈逵初傳父業其作訓乃用杜林本止屬二十九篇後更應詔集歐陽大小夏侯

古文尙書私議上六

古文同異爲三卷夫古文之足與三家較同異者亦惟此二十九篇由是孔壁增多之篇俱無所用而肅宗方詔高才生受業以廣其傳范史所載古文家半出於此且古文與三家同異既並集於卷中此雖習今文者亦得考而知之所以丁鴻習歐陽尙書而楊倫卽從鴻受古文其餘蓋可類推也然則東漢古文雖盛已非復孔氏舊傳肅宗雖名好古特取考詳同異不取多篇上之所好不存下亦遂置而不講二十五篇之逸以是也隋經籍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

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其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七

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議曰自史記兩漢書以及隋志古文尙書本末彰著如此何緣偽之夫西漢之五十八篇其獻之官者劉向既據以校三家經文又據以校張霸偽書其私相傳授者王璜塗惲猶得緣此以致貴顯不幸其學甫立旋廢東漢古文惟傳杜林本及賈逵集以校三家同異之本而增多之篇不在列當時學者競趨時好蓋利祿之路然也而杜林本亦經賈逵之手而傳隋志所謂又雜以今文職是之故鄭氏書贊亦云衛賈馬二三君子雅材好博既宣之矣雅材則殊於樸學好博則非復專家眾義

古文尙書私議上

八

並陳漸不安於墨守若劉陶之合古今文而折其中又其甚焉者也其時惟孔僖之世世相傳宜具五十八篇舊本惜乎非時所貴不顯於世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尙席不講學舍類敝鞠爲園蔬儒者之風益以不振爾後學徒浮華相尙至以私文行貨求改漆書本經不惜邊問逸篇馬融所以謂絕無師說也然而祕府所藏大文猶在建武之際僅亡一篇董車移都催汜擾亂典籍焚蕩略盡乃晉世尙存古文尙書經文隋志所以幸之也梅賾所上自是孔傳雖傳亦附經而行然未有經

文不與中祕相應而可取信於世者況其時三家之傳並混而鄭義孤行昔之爲鄭學者何遽不如後儒見有突出之古文並無一人起而攻其僞其故何也夫梅氏上書晉書所不載獨隋志有之正義所引晉書諸謂梅氏上僞古文者求其所據不過隋志耳據隋志而卽畔隋志可乎

孔鄭異同及增多篇目

正義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

古文尚書私議上

九

五篇者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大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

篇鄭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冏命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同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得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卷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古文尚書私議上

十

議曰正義此文意涉模糊故語多輟轉諸家攻古文之案實結胎於此夫謂漢儒不見古文以言馬鄭可也劉向親典祕書曾據以校三家經文班固於顯宗時領其職作藝文志知其所多篇數謂之不見可乎且僞書本據鄭注篇數造以足之安得謂西漢諸儒所見卽此孔沖遠之意特以班志多十六篇與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不合故謂其不見以曲爲彌縫而不知道示人以隙也使後世不信西漢諸儒不見古文之語因不信此二十四篇爲僞書而卽據劉向班固所見卽此二十四

篇之說以爲攻東晉古文切證毀經非聖實由正義一
言之誤而生今有以明其必不然者西漢古文初無鄭
氏所分篇數二十四篇即巧於因襲正義三十四篇於
何徵之於是攻古文者不得不臆斷鄭傳孔學鄭之篇
數即孔之篇數而無如後漢書及隋志並言鄭傳杜林
之學非孔舊本也若乃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與藝
文志本不相遠孔冲遠特未深思耳夫藝文志不云尙
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乎古者篇卷同稱五十八篇何以
言四十六卷蓋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孔冲遠既按

古文尙書私議上

十一

其篇目計其卷數著之正義中矣何明於彼而暗於此
也增多二十五篇凡十八序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
語不成序附之太甲篇猶
周公作無逸亦附於多士篇此百篇六十
三序五十八篇四十六序舊例如此也應十八篇其
言十六何也毛奇齡曰大禹謨與皋益三篇同序則一
序不當兩出又二十九篇內本有泰誓則此增多之泰
誓又當以抵伏書篇數去此兩序實得十六序則十六
篇矣苟明於二十五篇之即爲十六自不必別求二十
四篇以當眞古文而正義所謂偽書者更無容鑒空臆
斷目爲康成所受矣

惠棟古文尙書總論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
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
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
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
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
其九篇故二
十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
其九篇故二
四篇泰誓後得故二十九篇劉歆移於時雖有孔壁之
書太常曰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
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

古文尙書私議上

十二

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
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其
五十八篇其
所逸十六篇當是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翕
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
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
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其證焉

議曰此爲考古文之提綱觀其逐步幹旋亦異於稱心
而言直抒所見者矣其云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
在劉歆班固鄭康成皆得引之似乎持之有故而所謂

篇名具在者乃見於正義所斥之偽書非有他據也班志原本劉歆所引有伊訓武成畢命鄭注書序所引有允征伊訓其篇名有一出於見行古文之外者乎況二十四篇之目並無畢命惠氏改罔命以強合之此何說也其言賈馬等雖傳孔學不傳逸書二語頗費周章夫今日所爭者逸篇之真偽耳以孔學本有此逸篇故爾不傳逸篇何關孔學曷不云惟傳杜林之學不傳逸篇乎其意祇據鄭注書序偶及逸篇以為攻古文張本因取正義偽書之目附合之謂是曾傳孔學者特無如馬

古文尚書私議上 十三

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之說與之抵牾遂兩涉焉思立於不敗之地然而拙矣若夫漢重家學正以歐陽大小夏侯與孔氏古文各自成家也三家以二十九篇為備豈孔學亦以二十九篇為備乎自注引劉歆移太常書何遽違其本旨也至謂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既稱當時學者自應在劉賈馬鄭諸儒之外曰咸能曰皆知似乎舉不勝舉者乃徧觀全卷一則班固律歷志引伊訓武成畢命再則鄭注書序引允征

伊訓而他何有也巧於張皇詞氣復出之以果決淺學為其所眩惑亦無足怪耳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蓋賈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卷也與桓君山說合藝文志四

十六卷兼序言之

議曰桓譚新論其書已亡惟太平御覽引其說曰古文

古文尚書私議上 十四

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顯係文有脫誤惠氏增其脫字作五十八篇是矣而獨沿其四十五卷之誤字以合於二十九篇與得多十六篇之數可謂至巧然與藝文志不符於是不得不以序別為一卷用充其數夫詩與書皆有序藝文志於詩不以序充卷數豈於書而或異伏書二十九卷止計本經孔書四十六卷亦必止計本經無疑也且序別為卷乃孔傳之言彼明言并序為五十九篇今欲移孔就班卷雖合而篇將不得合矣

惠棟所列古文篇目問若璩諸人皆同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其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聚命當作畢命藝文志所謂十六篇者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曰以九其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議曰此正義所謂僞書者惠以爲鄭氏所述何據乎鄭氏三十四篇之注散見史記集解及羣經正義何此諸篇之注絕不一見鄭於書序大傳中候皆有注若曾受此二十四篇豈有不爲作注之理觀鄭無注知非所受

古文尙書私議上十五

也不特此也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尹誥云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以鄭氏自述之二亡篇而誣其所受之古文有是則悖甚矣且鄭氏曾與趙商論周官篇中三公師保之文見周禮保氏序官疏所引鄭志此僞書二十四篇之所無而逸書二十五篇之所有也合此諸證二十四篇之目不出於康成豈不顯然惠氏之誤由於連讀正義鄭分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之句以爲是康成增益也不知前文云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

篇後文云鄭注尙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氏之書止三十四篇也孔冲遠豈以鄭爲增益僞書者哉正義本明顯讀者自善誤然則謂鄭述古文二十四篇所據止此正義數行而其誤若此欲以定孔壁古文之案得乎惠棟辨正義諸條

漢元以來尙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三十四篇者馬鄭也梅氏去大誓三篇而分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二篇於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古文尙書私議上十六

且五十八篇既因於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進退皆無據也

議曰三十四篇三十三篇之說皆見正義舉一廢一持論未平且惠棟知鄭承賈馬之學抑知馬氏斷無三十四篇之本乎馬融不信大誓必不從而分之則歎於其數正義所以謂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也且此細故也增多之篇定則此分出之篇數不辨而自定矣五十八篇因於別錄增多二十五篇誠不與藝文志

相應然二十四之與十六數亦不符必九其九篇其卷乃合二十四卷既可其卷則二十五篇亦可其卷其卷則相應矣

其序者其卷詳見前說

張霸所撰有百兩篇無偽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劉歆班固皆以為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為偽書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

惠氏別有一條設四疑以破張霸偽造之說總由誤會正義不足以相難故不具錄

議曰正義云張霸之徒猶言張霸之流耳孟子云舜之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七

徒蹠之徒此詞例也若張霸所造為百兩篇孔沖遠豈有不知況張霸西漢成帝時人鄭康成東漢靈帝時人斷無謂張霸能於鄭注之外偽造以足鄭注之理若謂稱鄭注者止是計其篇數非必即指鄭書則尚書當張霸時未經鄭氏所分為篇止二十九即增益二十四篇仍無以符孔書之數也然則二十四篇偽造於鄭氏既分之後斷然可知蓋前之偽造者為百兩篇張霸是也後之偽造者二十四篇不得其主名故云張霸之徒也正義於秦誓亦云此先有張霸之徒偽造秦誓以藏壁

中正是此例不然一張霸耳前後相距三百餘年謂其三造偽書孔沖遠不若是謬矣乃諸攷古文家皆府獄於此意謂出脫張霸即可以移屬康成而不知先已誤認也若夫劉歆班固於增多之古文第渾言十六篇並無篇目今則鑿然指定此二十四篇謂二人皆以為安國所得逸書直將已見為古說後學不加詳考鮮不為其所欺宜乎今日之併為一談也然則信所疑而疑所信世固不乏其人特未可以目孔沖遠耳

壁中尚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

古文尚書私議上

六

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以下一十有六康成撰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為偽書則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於後耶

議曰篇目次第鄭不同見於正義今謂皆仍孔氏之舊若別有所據者何與近儒每以想當然語輒為斷定貽誤後學匪淺也秘府所藏十六篇何從見其即此二十四篇孔沖遠以此二十四篇為偽書未嘗以秘府所藏為偽書也梅氏之書自與晉秘書相應歷宋齊梁陳

隋唐未有疑之者不當與張霸之徒所造等論耳

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賈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撰說文解字稱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以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十

古文尚書私議上

十九

九篇而已

大誓後得古文實二十八篇

由西漢俗儒

夏侯勝師丹輩

信今

疑古撥棄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允征伊訓僅

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

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之道喪二京逸典

咸就滅亡

具隋經籍志

於是梅賾之徒

偽書當作僞書以王肅肅好造僞書以

詆康成家語其一也

舊其私智造為古文傳記遺書摘摭殆盡

若拾遺棄而作飯集狐腋以為義

二語本朱錫鬯雖於大義

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此鄭

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議曰謂鄭不與孔異初無可考若據正義則其異甚矣

許慎稱書孔氏何與於鄭以此為鄭祖孔學之證良所未喻平帝立古文十六篇不著於錄此以杜撰為故實者劉歆當哀帝時移書太常博士即以十六篇為言謂民間有庸生尚傳其學庸生之傳王璜塗暉以立古文時貴顯東漢惟不立學故諸儒傳講惟二十九篇考其與三家同異而已非可以例西漢立學時也至謂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允征伊訓僅有存焉似亦知此二十四篇當康成時已無可徵然則謂鄭傳孔學僅傳此增多

古文尚書私議上

二十

之篇目乎夫書序百篇皆孔所得皆鄭所注奚爭此二

十四篇之目為也鄭氏逸篇既無其物見行古文又非

淺陋百兩中書之譬何居焉

惠棟證孔氏逸書諸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歟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無

棄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棄稷二

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

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

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微者

議曰以爲別有舜典棄稷二篇者因鄭氏未嘗從伏書分出而二十四篇又有其目也然據書序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則其書不已具今文堯典中乎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故舜本紀所載多與孔氏分出舜典相應卽鄭注書序亦有人麓伐木之語安得云別有一篇也九共九篇除伏生大傳三言而外孔氏並無片語鄭氏亦無片語何以謂之信而有微夫考古文乃取給於今文家之三言亦無聊之極矣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三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媿以五觀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於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於酒淫湛與孰同於塗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當作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周書管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

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漢東郡有彭伯壽帥師征西

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

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

周書載其逸事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分夏康娛以

家巷前二句卽墨子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

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

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撰潜夫論皆依以爲說

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三

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議曰武觀非五子也且不當太康之世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但言啟子不明其畔於何時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則儼然列之有扈之前是以汲郡古文載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所述卽其事武五字通周書五子卽武子與書序異也若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夏本紀與鄭注避亂於洛汭是明明五人並非一人明明避亂並非作亂惠氏

不信古文亦將不信書序與鄭注乎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即引書序五子之歌以釋之屈原述其事王逸舉其篇與啟時武觀何涉惠氏乃謂淫佚作亂之人安能垂戒作歌若篇題俱不可信然又何以云孔氏逸書本有是篇也凡此諸書皆惠所引而時代舛訛事迹錯互號為考據家吾不信也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云承筐是將鄭箋云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

古文尚書私議上

二十三

貢引允征曰厥篚元黃則此所引亦為允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偽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允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冲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偽書得以行世豈非棄周鼎而寶康瓠與

議曰允征何緣說到周王此必有誤縱偽書亦不應爾也江聲謂周當為君孫星衍謂忠信為周不煩改字兩說雖皆可通然孟子明引為周事苟孟子不偽其為武王之書無疑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此其所取也

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為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為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告為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十四

一德為陳戒太甲之詞失之遠矣

議曰書序次第孔鄭不同鄭以咸有一德為告湯者鄭不見古文懸斷之詞耳觀其文云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豈告湯之詞乎湯之為字與謚不可知臣不容面字其君及生無緣稱謚皆不然也且其文惟告太甲以明受命之非偶然故追述及此若是告湯則諛君而兼自詡於義何居焉惠氏譏其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幾欲以尹告為篇名其不敢執此說者賴有鄭注耳夫同為伊尹告君之言故同稱尹告安必其出於一篇邪

獨是爲尹躬先見於西邑夏三語既屬太甲篇文而細
衣於此節兩引太甲忽變文言尹告誠若可疑惠氏極力攻古
文獨漏既而思之緇衣明引小雅者二引小雅而不言
此義小雅者五明引大雅者三引大雅而不言大雅者六其
引服之無射則舉葛覃篇名至引君子好仇則第謂之
詩而已蓋本無一定也若以爲作偽則當鈔襲時豈不
明見篇名爲尹告且既知尹告爲咸有一德之文何難
併入其中而故錯出供人指摘邪準以人情必不爾矣
旅葵序云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葵馬融作豪西豪
也康成曰葵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
豪國人遭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
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於馬故述其說如此
孔冲遠據梅氏旅葵爲犬高四尺之葵斥馬君爲不
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歟
議曰觀序西旅獻葵一語則酋豪之說自覺難通鄭注
國人遭其酋豪來獻見於周尤屬不詞毛奇齡曰酋豪
君長也國人可貢一君長來周乎周書王會篇渠搜以
獻犬匈奴以狻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按毛氏取證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

自爲精當若東漢諸儒所傳經文異字更僕難數乃惠
氏甫見其異卽云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
得之夫馬融自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今乃誣其傳逸
書之說可乎
逸書有同命愚謂同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
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
豐刑一云作策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
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議曰同命畢命皆二十五篇所有此不足以相難畢誤
爲同全無端緒乃敢擅改其意只因律歷志有此篇目
不欲使爲晚出古文作證故奪此與彼耳康成注文不
可通同字疑衍冊命霍侯之事與作策豐刑一例皆古
籍之錯互者故鄭以爲不與此序相應也惠氏於鄭注
並未知其何解卽臆斷爲據孔氏逸書爲說誠可笑已
惠棟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
征苗誓師禹誓文也于田號泣舜典文也而皆以爲
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事求
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

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
以爲太甲皆與書傳不合

議曰詆古文爲僞者動謂其刺取書傳既係刺取則必
檢原文宜乎無不合之處矣今摘其不合者如此庶免
於刺取之陋乎特其所謂禹誓者由於誤讀墨子若湯
誓則今古文俱在不應別有一篇禹誓湯誓至所據爲
舜典湯征咸有一德之文未審惠氏親見其篇中有此
諸語乎抑懸揣而得之乎如曰懸揣則彼以懸揣而載
入追敘之詞此以懸揣而疑爲當境之語均屬未可知

古文尚書私議上

毛

也未可知則皆僞也方攻人作僞而遽蹈之何邪況謂
彼懸揣或後世誣善之深文謂此懸揣則今日誅心之
定論由是觀之罪有在矣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
使壞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
辨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猶九鼎爲啟鑄也伏氏尙書
虞夏傳云惟十有三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
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
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

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議曰王逸楚詞注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
有天下啟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此漢人明以爲
禹樂之證若在虞時原未有此歌卻缺引此文而釋之
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春秋閒人已早爲
訓詁而不悟何也若其引大傳則又誤大傳所言廟舜
廟也其言夏道興謂夏道由此而興也故列於虞傳之
末何足以爲禹樂無九歌之證乎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
惟一一作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君子既
率爾群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侯能成群謂之君
義覽群對諸群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
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戰梁戰誓始於禹則
舜時未有也後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陟今梅氏
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爲孔氏以益稷稷顯然與先儒
相悖其說非也見百篇文荷子猶及

議曰墨子所引禹誓謂禹誓師之詞耳遽疑夏書當有

禹誓之篇誤矣其書嘗引禹之總德湯之官刑豈總德官刑亦篇名乎然則緇衣引尹告設非鄭注必以爲逸篇無疑矣且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亦稱禹誓乃覽之而不悟何也誓始於禹雖當舜世何傷舜時既不免頑弗卽功之苗民何獨禁其有誓師之事善讀荀子者不若是固矣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堯伐驩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語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九

議曰荀子論仁人之兵若時雨降莫不說喜於是申之曰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今謂伐有苗與誅驩兜共工一例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然則何以與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連類乎又何以云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乎墨子非攻篇亦以禹征有苗與湯伐桀武王伐紂並論符於荀子國語大刑用甲兵正屬伐叛此諸書非有隱奧難顯之義可以誤會而惠氏云然可謂果於自欺者矣

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卽功此亦見非益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偽經禹徂征之事稷也凡七元儒王耕野名耘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於一人謂其不敘則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朝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

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憂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偽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聾瞶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瞽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

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不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眾也議曰宋儒疑古文者特在詞氣之閒至元王耘乃忽及於事實謂征苗爲不可信於是梅鷟因之駁難凡數千言於是顧棟高因之著有苗論而惠棟亟取之以證成其說不知事實非可憑後儒臆斷其有無者也淮南子曰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非卽禹謨所載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三王

之事乎乃梅鷟且以爲禹言則不知韓非子亦有之其言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雖與書文小異其事則必不誣是以吳起對魏文侯曰禹滅三苗蓋周秦閒人習聞其事而不得其詳也若夫竄與分北徂征不敘之雜見則又有可言者李塉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君未嘗舉國人而盡竄之禮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一君於其地奈其君荒迷如故則又征之蓋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禹

貢云三苗不敘此三危之苗也舜所竄者也益稷云苗頑弗卽功此本國之苗也禹所征者也故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考績不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旣黜陟而分北之而至此不率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呂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是也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絕之殺其身翦其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第征之來之而並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耳案李氏之言可謂明切矣至王耘謂禹豈宜舍朝廷

古文尙書私議上

三王

之事而親征有苗則未知朝廷之上更有何事大於伐叛者謂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是不知倦勤爲聖人自視欽然之詞而竟與周穆之耄荒等視矣又謂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然則當授均邪抑坐聽其陟方而死邪此最悖謬之談顧氏反以爲深合事理不可解也經言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謂德能動天何況感人並未斥爲有苗之不若欲以此入罪誣矣顧氏以經學名乃亦踵王耘謬說若惠氏之學誠非梅鷟所可等倫淮南韓非是其所見又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五

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惠氏亦曾引之而猶復不信何堅僻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愛篇今在兼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又墨子

古文尚書私議上

五

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作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與音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議曰攻古文者意在證成其僞而不虞波及今文也諸論語墨子國語所引其在古文湯誥中者皆稱湯誓閻若璩以爲古文湯誓無疑毛奇齡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僞矣惠氏有鑒於此故先著入湯誓非全書一語亦足以見其苦心然劉向據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時凡酒誥召誥脫簡史皆明著其數未聞湯誓亦有脫簡也湯誓古今文所同又載於史記以攻古文故必使不得爲全

古文尚書私議上

五

書亦何心矣然則諸書稱爲湯誓何也曰古人引書於篇名每多異稱故咸有一德亦稱尹告內史過特以語近誓詞故稱誓耳若論語所引之文在墨子則稱湯說亦足見其無定稱也如以說字爲誤則當爲誥字之誤而斷非誓字之誤何以明之其篇中層疊列證由泰誓而禹誓由禹誓而湯說而此下又申一證曰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若是湯誓不當與誓命別出矣然則凡此諸文不容闕入見行之湯誓其爲湯誥無疑至殷本紀所載湯誥或別是一篇史遷雜采

傳記亦未得其全文故莫知其指何屬自古禹皋陶至錫名謂當是明居篇如必以本紀爲據則盤庚三篇定文今亦未敢質言之作於小辛時而高宗彤日乃作於武丁崩後二十八篇之今文其在商書者又將僞其四矣大抵讀書貴於闕疑不宜武斷殷本紀所載湯誓與書文盡同而反以爲不全湯誥寥寥數語詭脫不備而反以爲眞古文卽本紀一篇之中而意爲進退如此安在其有從善服義之公心哉

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五

皋陶者流也鞭也朴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桎梏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自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尙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於周歟議曰揚子法言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漢刑法志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是肉刑昉於夏也然愚謂唐虞時亦必有之尙書大傳曰唐虞象刑

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以墨幪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是必本有墨劓等五刑而後蒙畫其衣以象之不然者曷云象矣若以流鞭扑贖賊爲唐虞之五刑則斷有不能毛氏曰向惟五刑甚於流故作流以宥五刑今五刑祇鞭扑而反作流罪以宥鞭扑世無是理且流爲五刑之一卽有所宥祇四刑耳况贖則不必宥矣至於以流宥流又何居焉其言明切然則伊訓未可輕議也

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六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尙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暉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創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從而和之王肅又從其說以駁鄭於是

造偽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又皆在偽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舛經而離道也

議曰天子諸侯之禮降殺以兩不應廟制獨無降殺小記所云蓋始受命之王建立親廟以高曾祖考爲斷也其後嗣王則必俟三昭三穆備乃毀耳韋元成之說在漢世已知其非獨爲鄭學者猶守其說不變至謂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豈小記獨非晚周之書邪荀卿以下八人所說皆不足據而必惟鄭是從邪呂覽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十七

觀怪之文未知所說何等而可據以證商書邪自穀梁以下言七廟者多矣吾不知所畔何經所離何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丁未祀於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詰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曰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於武成也

議曰此篇多脫誤正義已言之先儒爲之考訂者不一若丁未至庚戌之稱越三日乃細故耳正義謂或史官異文或係四日之誤竊以爲後說是也古四字積四畫爲之脫一畫固甚易耳若指爲作偽之迹則毛氏嘗引

畢命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謂同是僞書豈有明於彼而暗於此者此可省矣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於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諸臣民之詞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維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

古文尚書私議上 三十八

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於蔡仲之命也

議曰乃祖文王與乃文祖文詞順逆之間耳豈有莊與桃之分如必冠以諡而後莊則金縢直言爾三王不恭甚矣

杜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於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意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議曰左傳所引書杜氏注爲逸書者凡三十三獨文二年傳周志有之勇則書上不登於明堂注云周志周書此與注鄭書爲鄭國史書同例非有他義也若襄二十五年傳自是逸書與周書常訓解之文大同小異按常訓解云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此如何解解之小人難保度邑解之不遑暇食皇門解之勤勞王家嘗夢

袁尚書私議上

三九

解之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皆偶與五十八篇之文同也安得斷定逸書無此文所引卽爲周書且借杜氏周志之注爲之穿鑿生例乎徐幹中論法象篇引此文與左傳同不稱周書案徐幹無由得見蔡仲之命其貴驗篇云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此酒誥篇文而逸周書則無之然則雖明稱周書者尙不得指爲逸周書況其不稱周書者乎何憤憤若此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傳說庸築乎劉

氏總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

語問若璩注困學記聞云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考

中象經君子以經論大雅於論鼓鐘王制必即天論

倫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名後與

議曰顧氏之意特以相爲重臣之通稱而非官名故其

書歷引管子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殷湯以伊尹爲

右相仲虺爲左相左傳薛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及

說命爰立作相之文卽繼引杜氏通典云黃帝六相堯

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而又自注曰相者在王左

右之人高宗立傳說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

也詞旨了然惠氏強改以就已說且引外傳墨子謂是

舉以爲公無作相之事殊不知爲公卽作相也禮月令

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

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

主之一相處乎內則相與公非通稱乎此亦顧氏曰知

明見之而猶強爲之說余周官論道閻氏既引考工記

謂其果於自欺不誣也爲證而惠氏所加案語不知其意指何屬若謂論讀倫

爲證而惠氏所加案語不知其意指何屬若謂論讀倫

袁尚書私議上

四

音則不足以識梅氏若謂即從倫義則論語及考工論道有所難通且書契之作代積日多華乳相生文字漸從增益未聞五帝之書字義必三皇所用也晉儒識見膠固一至於此若夫孔鄭書序次第不同必以鄭所注者爲古文此一人之私見然耳

顧氏炎武曰詩云虞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枸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

古文尚書私議上 四十一

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氏所上之古文尙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議曰業廣惟勤與進德修業盛德大業何以異而謂三代無此義蓋駸駸乎識及孔子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後漢書

劉平江革等傳序云御覽見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從定爲乎蓋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真也朱氏彙纂謂古文尙書鄭沖所授案沖嘗與孔邕曹義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尙書也

古文尚書私議上 四十二

議曰漢唐石經于乎字異由西漢經師傳授之本不同

也以句法言之則從乎較長蓋孝乎惟孝猶記之言禮乎禮也毛氏又引漢語肆乎其肆以證之而韓愈文亦有醇乎醇之語是以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詰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在唐石經之前引此文並作乎獨御覽載劉平江革傳序有異耳惠氏乃謂唐石經定爲乎蓋依君陳爲說一似君陳篇中有孝乎字者且如其說是唐石經一意曲徇古文則禮記引書字句多異曷不盡改而從之也若論語比君陳篇多二字者毛氏謂論語引書凡四無不改易其字句以本經爲證極爲明

快苟據此遂斥古文爲偽則古文既襲論語豈不明其
句讀何至脫去句首兩言況孝于非可斷句致誤無由
觀釋文所載可見漢經師原有孝乎之本既有此本則
註論語者不見古文自以惟孝斷句而君陳篇乃以惟
孝領句兩不相妨六朝人爲文取美大孝之詞而引用
之不必慮與君陳篇有礙猶東漢人習用色斯二字不
必慮與論語本句有礙也獨是于乎異字雖同出漢代
而孝于惟孝句法無可比例實屬不詞時乎時微乎微引
凡十餘句爲證是亦不以爲于字也近有引晚出皇侃疏謂父母既云孝

古文尙書私議上

四三

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所以互見之也豈不
大可笑哉朱氏之論本於梅鷟閻氏謂冲上論語在魏
正始中時爲魏光祿大夫若授古文則爲晉
太保時是暮年事然則
朱氏殆失之不考也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丹徒張崇蘭猗谷著 受業外甥陳克劬重校刊

陳慶年

鄉後學 姚錫光 同校

趙勳禾

惠棟引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
與劉歆合歆嘗校典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
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一

微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
尙書與經傳爾雅古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
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
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
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
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
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
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抵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
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惟鄭義之

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萃章句
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議曰自來攻古文者特就二十五篇致疑耳未嘗別出
一古文與之相亂也乃閻氏實創此說而後之學者靡
然從風則請就其說核之鄭所注古文篇數分之爲三
十四合之爲二十九閻氏謂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
合是也此後漢儒林傳隋書經籍志所載可據也至謂
又上與劉歆合則何據乎夫執此以攻彼必所執先有
據然後可議其是非劉歆欲立古文以得多十六篇爲

古文尙書私議中

言使鄭注果與之合則必有五十八篇之鄭注乃可也
而竟何有哉武成咸有一德鄭自注爲亡篇正義所注
僞書二十四篇有其目乃卽臆斷此二十四篇爲鄭注
將鄭氏之自知不如後世知鄭者之詳鄭氏之自言不
如後世言鄭者之確有是理乎二十四篇之目僅見正
義乃人方訶爲賊而已認爲子已屬孟浪至以唐代先
儒所訶之賊斷爲漢代先儒所認之子更荒謬矣讀書
不善尋求上下文誤以正義所增益二十四篇句屬之
鄭氏又不參考鄭注之僅存者驗其信否而鹵莽立說

貽害何窮至其稱賈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
經傳爾雅古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約舉遠傳中語可
據也然本傳於逵悉傳父業之後卽載其以大夏侯尙
書教授可見古文不行於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之後
卽載其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爲三卷
古文由是遂行可見東漢古文之學惟此二十九篇足
以與三家參考同異者而增多之篇不在列且逵傳中
雖屢言古文並無關馬鄭所學惟儒林傳載逵爲杜林
漆書古文作訓其本逵爲馬鄭所傳是杜林之本非卽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賈徽受之塗惲之本亦不容牽合遷就不爲別白也孔
冲遠誠不免曲徇一說之失然應詔作書較近世之曲
徇鄭說者其情似尙可原耳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
考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
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
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
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鑿空贅說而直
至梅氏始了了邪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議曰近世學者其視唐儒直以爲淺陋不足道故古文之行歸咎諸臣不加詳考不知唐儒未可輕議也嘗觀開元七年勅議李經劉子元等議欲行孔廢鄭國子博士司馬貞爭之謂古文二十二章本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行荀爽集註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閭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云云是其於孔壁之經安國之傳非不加詳考者苟有以見其僞而爭之力至於如此也書古文與孝經等耳孔穎達

古文尚書私議中

四

諸臣豈智出司馬貞下哉且貞於孝經建議如此而其爲史記索隱也頗據書古文糾史遷之誤一信一不信豈苟然者唐代去古未遠見聞較確况史傳所載如兩漢及隋書先儒所述若釋文及正義彼此脗合其如近人之不思何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角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

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邪此其避難趣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議曰安國自傳此二十五篇增多之古文耳不圖有突

古文尚書私議中

五

作僞必將依附鄭注爲之矣獨怪鄭注書序武成篇明云建武之際亡鄭注緇衣所引咸有一德篇明云今亡世竟有無目者仍列於鄭氏所述二十四篇之目也如之何哉閻氏過慮謂九共九篇難以措手不知前之造百兩篇者既曾據孔壁書序爲之後之造二十四篇者又曾據鄭注書序增之皆已措手過矣惜其書皆沒不得令閻氏飫心耳

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

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余合

棟按西漢之秦晉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
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偽秦晉三篇唐宋
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秦晉爲偽閻氏既知東晉之
秦晉是偽作何并疑西漢之秦晉亦偽邪此其謬也

議曰古文秦晉在增多二十五篇之中真則皆真偽則

皆偽不須別著議論若今文秦晉自東漢迄明無人不

以爲僞矣故閻氏亦云然而惠氏獨執以爲真者蓋有

苦心焉彼方據鄭學以攻古文此篇乃鄭注所有苟從

而僞之夫先自敗也已是不得不硬斷孔壁所出與之

符同雖書傳所引無一出於其中而不服顧也自惠氏

古文尙書私議中

六

而下依附漢學者多尙口而率違心蓋素習於欺人之

技也

別有專論舊
秦晉篇見後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

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議曰從來辨事之真僞必以有證爲實無證爲虛古文

散見於書傳所引多矣乃攻晉忽創一說謂之剽竊是

有證反成罪案也因有證之諸句而欲罪及全篇於是

離析其句一字兩字以根究所從來而補綴之說生焉

推其意必欲增多之篇無一字與群經諸子相應而後

免於竊也試移其術以繩今文今文亦豈能免乎此實

千古第一苛論其端發於吳澄謂注家指爲逸書者收

拾無遺至梅鷟乃離析根究著爲考異而閻若璩因之

大暢其說其後惠棟王鳴盛程廷祚皆沿襲鈔錄以爲

古文罪案此李塨所謂竊人敗履自矜善步輒翹足於

先聖之前者也方梅鷟之爲考異也其所不知動生營

議於是陳第著古文引書證以正之而閻氏卽襲入其

書以爲古文罪及毛奇齡著古文冤詞於糾摘字句之

瑕者復列證以明其不然而惠氏卽襲入其書以爲古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七

文罪是何操術之逸也夫此符於書傳所引者既以剽

竊入其罪矣及偶與書傳參差歧互則又曰此不知其

本解而誤竊之也不則曰此故欲立異使人不疑也深

文周內考古者如是設心可乎凡攻古文家類持兩端

以逞其羅織之私智如古文於伏書分出舜典益稷則

謂其便於省造至湯誥則謂其不用史記所載而別撰

一篇是明與省造之說相違也既謂其於書傳收拾無

遺及偶見有出於二十五篇之外者則又譏其脫漏是

兩歧也且如惠氏前於爰立作相論道經邦業廣維勤

諸句方以字非古義證明其偽此引閻氏之說又以無字無來歷斥其補綴之偽進退皆罪古文何不幸而值此反覆之徒乎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於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章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

古文尚書私議中

八

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於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議曰凡引經者求證其言中之指而已故有一篇而屢見徵引者亦有多篇而絕不一引者引經之人初不豫爲考古文眞僞作地也且如詩未經孔子所刪凡有三千春秋內外傳諸人必非讀孔子已刪之詩也而所引逸詩僅十一見餘皆刪後之詩毋亦毛詩乃後人剽取

傳文僞作者歟安得起閻君於九原而一問之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於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璜傳桑欽欽傳又傳賈徽徽傳子達達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則其淵原於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於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

古文尚書私議中

九

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

國偽書再則曰安國偽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歎也夫可歎也夫

議曰所惡於偽者惡其亂真也則攻者明舉源流授受之真以證成其偽豈不甚善西漢五十八篇古文自安國以至於塗惲所謂專家之學一脈相傳者也東漢賈

古文尙書私議中

十

微嘗受古文於塗惲子遠能傳父業不可謂非孔學然遠旋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則不專於孔學矣至其所爲作訓者實本杜林漆書古文范史不載之遠傳而於儒林傳特出此條以見衛賈馬鄭之傳絕不由於孔氏所爲不沒其實也今乃刪去此節卽以繫之賈微所受於塗惲之學非作僞乎使儒林傳所載果不礙於攻古文何爲刪之刪之者非自欺其本心之明乎康成始受古文於張恭祖後乃入關事馬融既傳賈馬之學則恭祖固可不論至所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不過

明古文之異於今文遂謂之淵原安國可乎皇甫謐自信古文載之帝王世紀何過之有梁陳所講有孔鄭三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此明見之經籍志者不得移憾於孔冲遠也以鄭氏一人之學動云兩漢夸而無當豈平情之論乎朱子雖疑古文只疑其與今文難易不侔耳然又曰古人文宇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如後世詞臣所爲者是朱子已自解之矣安得有安國偽書之說語錄具在奈何誣之闕氏別出一條云朱子於

古文尙書私議中

十一

古文竊嘗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足證此條之誣蔡氏書序云集傳本先生所命真西山亦云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謂之明背師承何說吳澂攻古文不以爲作僞於梅薦而以爲作僞於安國至僞撰漢書以實之謬妄已極反以爲卓識定力之大儒是非之心安在卽閻氏此篇誣僞非一乃其說深中人心流毒至於今未已是則可歎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

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為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三

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為心知其意者道耳

議曰東漢諸儒皆不見古文因不知舜典合於堯典趙歧所以疑亡失其文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文或謂此足正晉人分篇之誤蓋堯典止此始末乃備毛奇齡趙翼皆主此說證之史記堯本紀亦同以下則為舜典矣說亦近理若謂別有舜典一篇吾不知舜即位以後除見行古文所載諸大政外更有何事可以入敘也舜本紀載諸瑣事皆在未升聞之前至格文祖以

後則與今舜典無不同矣完廩浚井一節見之孟子者文詞誠屬古崛然堯典不古崛何獨舜典應古崛乎孟子所引舜事便斷為舜典無疑然則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諸語曷不疑堯典有脫文乎史遷所云其軼時見於他說者欲悉舉而歸之二典誤矣且吾謂舜典若從月正元曰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堯本紀欲備堯一代之事故將舜典慎微五典以下諸事敘入其中至舜本紀不容複出乃約其辭曰試舜五典百官皆治寶於四門流四凶族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非即舜典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三

文乎二典事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即稱堯典此猶左傳引虞書敷納以言以事關禹即稱夏書引周書洪範凡三見以箕子商人即稱商書也不足疑也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為鄭氏學同見引於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詞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為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爭在臺征是三腹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為是偽書蓋以禮未為諸儒所亂而書

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訕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議曰事固有不可解者單詞斷語欲輯爲經以二十五篇首尾完備義理精密之古文則必欲攻而廢之此其設心何若然使所挾持者足以與二十五篇抗行則抑此伸彼猶可言也乃僅僅載乎在毫四語便欲以當孔壁古經不忍使爲二十五篇所訕厭且此四語中如籒厥元黃二語明見孟子足正鄭氏篇目之誤征是三臆卽書序之遂伐三臆載乎在毫不過爲朕載自毫異文

古文尙書私議中

古

吾不知其可寶貴者安在二十五篇之文亦散見各經所徵引非絕無原委者乃攻之不遺餘力而獨爲鄭氏所述之四語鳴其不幸人心之不同如面吾何由測之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議曰近世學者好據說文改經類藉口於其序而於本

序文義先不能解余友柳翼南曰漢世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孔氏詩有齊魯韓毛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禮有后蒼大小戴慶氏及周官經許氏兼通其說說文亦兼引之其字則大小篆古文錯出故慎自言其書中所稱引凡有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及論語孝經之目者則皆古文也若稱引其餘諸家則大小篆也後世易書詩專於一家刊行說文者遂刪落其細目獨於禮周官春秋左氏傳蹤迹猶存禮周官則稱周禮以別於戴禮春秋左氏傳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主

則稱春秋傳以別於公穀皆以後世專稱易其舊號然據其中所稱春秋國語春秋公羊傳之例推之許氏之意猶可尋也余案柳說誠然若如近儒所說則說文引易必係孟氏今孟氏章句雖不傳其異文之散見者如需於沙沙作衍咸其輔頰舌頰作俠晉卦之晉作齊損懲忿窒欲作慍浴豐日中則吳吳作稷聞其無人閭作室繫詞頽然作退然大寶作大保庖犧作伏義與許氏所引之異文並無一合至於毛詩今注疏本具存許所引詩與毛異者幾二百條未聞有議今世所行毛詩爲

偽者不得謂其侮詩必毛氏也觀易與詩而書可知矣
大抵許氏學宗賈逵逵曾校三家及古文同異者故字
多錯出蓋同於孔氏者爲古文異於孔氏者非古文也
苟或不然其於書既引堯夷賜谷矣又引囑鐵賜谷既
引鳥獸褒毛矣又引鳥獸畢既引旁述辱功矣又引
方鳩僇功既引濬々矣又引容畎澮既引若顛木之
有豈櫟矣又引若顛木之有豈枿又謂古文言由枿既
引西伯戮黎矣又引西伯戡黎豈孔氏壁中有數本乎
晉儒說相承幾二百年觀此亦可爽然失矣

古文尚書私議中

夫

惠棟糾摘古文篇中疵謬

棟案通典一百六十九卷曰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
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侯大夫於冀宮顛頤後
至遂斷顛頤之脊人皆慰曰顛頤之有寵也斷脊以
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
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
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
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云
云是所謂刑期於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申商

之學非堯舜之治也

議曰以刑期無刑爲非堯舜之治則不知堯舜之治當
若何豈皋陶作士而可廢刑不用乎象以典刑一節豈
亦偽書乎堯舜之存心所以異於申商者惟在期於無
刑而已非謂法可不立誅可不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
正刑期無刑之效惠氏得毋疑其殘刻乎

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
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聞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
有精於道壹於道二語遂隱括爲四字續以論語允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七

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精
密語如此也棟案荀子之言危微與僞解異危猶中
庸之慎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
非先精而後一也且微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
言一也荀子所言七十子之大誼推而上之即聖人
之微言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
其造語精密殊未然

議曰荀子論精於道一於道而及舜治之無爲論處心
之危與養心之微而舉此二語以證之其所引或卽爲

虞書或古書偶同俱未可知要不足以定古文之真偽也古文苟他有偽徵則此條即爲竊荀子既他無偽徵則荀書在古文之後矣此何病焉若其語意精密實勝荀書惠氏於義理之學絕未究心恃其穿鑿訓詁之巧妄生議論其言危猶中庸之慎獨也竊楊倞語而失其旨楊倞注云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終使之安也楊倞爲處危立訓惠氏即以訓危謬矣其言微猶中庸之至誠也尤屬不根中庸以一訓誠何嘗以微訓誠莫顯乎微必非莫顯乎至誠故至誠無息不得云故微無息

古文尚書私議中

六

也荀子言一故能精謂專於所事耳即據以斷先精後一之非然則擇善不當先於固執乎又云微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此一此固顯悖荀書且如所言是周易但當言知微不當言天下之至精與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淺駁如此反譏古文爲疏漏良足怪矣大興翁方綱曰古籍錯見處曷可勝言而閻氏輩必舉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此其害於世教人心非細又曰此而可疑即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又曰近人以攻古文爲事其禍比焚坑更烈諒哉

棟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

議曰異義載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鄭氏據周制駁之然禮王度記亦曰天子駕六蓋古說如此鄭氏一家之學未可偏據且周制何足以難夏后世乎若謂古無六馬則列子記秦豆氏教造父有六馬可御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之語而荀子載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古文尚書私議中

九

楊倞注云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列子荀子皆晚周時人安得以鄭所不知即謂古無其說乎

陸奎勳曰余讀允征至每歲孟春不覺失笑夫經說理造極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者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

議曰此說至陋而惠氏引之蔽於私也則吾且問陸氏曰爾讀論語每事問孟子每人而悅之毛詩每食四簋儀禮每門每曲揖禮記每饗一人每變以眾左傳每射

抽矢敢伯宗每朝其失笑當何如設再讀周禮地官每鄉每州每黨每族每閭每遂每縣每鄙每鄴每里每場每關每大山每大林每大川每大澤不幾笑倒乎若鄭注王制比年每歲也此正漢人之恆言爾固不足以知之眼之明猶未抵顏之厚也

閻若璩曰二至二分曰有食之不為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而偽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

古文尚書私議中

平

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棟案梅賾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議曰此文若係偽作必因於左傳既因左傳豈不知係之建巳之月而肯故與之違乎乃閻氏據迹以攻其謬不遺餘力所賴有汲郡古文以為之證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曰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此足以杜閻氏之口惠氏知事迹不足以難之則又轉謂其竊汲郡書矣古文將何所廁足乎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偽尚書其不可據也明矣

議曰凡事實必資考據言仁言性言誠非事實也今以三書為不可據豈其詞有悖於先聖之訓與夫所貴於考據者謂義理於是焉寄也義理之不講而矜言考據即其心先已不能去私故往往穿鑿而不可信百餘年來頂禮漢儒疾視宋學嗚呼誰階之屬與程廷祚至謂道字在春秋以上無道理道法之解周禮有以道得民其書多可疑至於道德尤屬後起天道二字更不常見此則并老子周易都不寓目惟以攻古文為事可笑也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主

閻若璩曰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

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此豈一人之手筆乎
議曰毛詩戴禮康成之解不同呂覽淮南高誘之注互異何獨至於安國而怪之

閻若璩曰孟子引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為武王口氣不失御孟子之文義乎

議曰孟子之文非有深奧難顯之處可以誤會果作偽必與孟子脗合矣若云有意立異則未有自處於謬以招駁難而可立異者此非人情也吾願攻偽者準以人情則是非立見矣閻氏又議五子之歌竊孟子鬱陶代分虞夏事不相蒙豈悞悞字絕不容入口氣乎益不足辨矣

閻若璩曰莊八年傳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下文德乃降杜註以爲莊公之語僞作古文者茫然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

議曰杜氏不見古文誤以德乃降爲莊公語此不足怪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三

若作僞者襲左傳豈不明見杜註何至復有此誤今試細味傳文杜氏實有誤將語氣連者斷之之弊且乃字本從邁種句生下若易作苟能字另起失本意矣毛氏曰當時明以廊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引書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云姑務也此定論也

棟案孟子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此當是舜典中史臣所記如此若益贊於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僞古文之謬也

議曰閻若璩欲以完廬浚井一節爲舜典欲以葛伯仇

餉爲湯征此又欲以祗載數語爲舜典眞作僞手也但祗知古書有記事之詞不知有追述之詞如鈍根何君尊臣卑秦後始然名終則諱亦關周制唐虞世未聞有此魏晉以下雖在等夷有以觸諱爲大不敬者況敢施之天子之父乎此正足爲古文非僞之一證

閻若璩曰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互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更續之者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是也又有兩書本出一處偶爲引者所增易而實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小國章兩引書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三

后來其赫后來其無罰是也奈何一竄入仲虺之誥一竄入太甲中篇耶

議曰由前說觀之若閻氏獨知千載所莫知其下必非因民弗忍七字者由後說觀之若閻氏實見其出於一處不當兩列者噫何其顛也

閻若璩曰爾有嘉謨嘉猷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哉棟謂坊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後出古文而追咎成王誤矣

議曰坊記所引必非偽書可知而命詞亦不容僂入他人之語閻氏疏證舉顧命為例蓋依馬鄭然顧命乃成王崩後羣臣進戒之詞非常例也呂祖謙謂成王言此乃舉君陳平日之善斯為確解葛氏誤以為導之使然遂有失言之譏而攻古文者正欲尋隙一得此說不復平情羣起相耳矣閻氏攻蔡仲之命不宜以序事裝頭遂不知引顧命為例總非平情

附錄王氏汪氏說

王鳴盛尚書後辨曰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泰誓分出二篇為三十一夏侯仍為二十九至杜林衛宏

古文尚書私議中

五

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其出八為二十四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偽者捃摭依傍綴緝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於是遂為二十五矣真書二十九卷增多二十四篇九其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偽書乃除序為四十六此其不能盡

合也疏曲為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為例朱氏彝尊以伏書只二十八云二十九者其一是一序非也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即在卷數內為非者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其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偽者乃創為此例何足信哉

議曰凡攻偽者欲以傳信也若作偽以攻偽罪又加甚矣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為五十七

古文尚書私議中

五

篇武成一篇當班固此孔書也經二十九卷自注大小時已亡故五十七此孔書也經二十九卷自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此伏書也王氏見此下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疑其本經亦當為三十一卷惠氏說同此猶可言至謂歐陽於泰誓分出二篇試問出何典記作偽一也杜林衛宏賈逵馬鄭皆傳漆書古文學何從見其用歐陽本作偽二也正義明載鄭氏分泰誓為三後漢杜衛賈馬諸人本傳無一人曾為歐陽氏學王氏殆欺天下後世不讀班范二史及書正義乎其謂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則襲閻惠二家之誤

夫鄭注書序篇目凡百不知何處曾述此二十四篇之數豈非誤讀正義耶桓譚新論其書已亡近人從類書搜緝成編其云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字句顯有譌誤惠氏增益其文以證已說而王氏因之不足據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不云兼序惠氏爲此以自圓其說王卽據之以爲典要反譏正義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不知此非正義附會也漢志本例如是也其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兩句之中有二例乎班氏既未自注序在卷內正義亦未嘗以班志

古文尚書私議中

美

爲非而王氏云然作僞三也伏書不聞有序大傳所存篇目有在二十八篇外者王應麟謂中有揜誥爲百篇書序所無則或者今文別有書序然不可考孔書汨作九共等篇已亡乃鑿言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一若曾經目睹者作僞四也王氏所著之後辨大略類此

又曰僞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書亦杜林本而出於途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

錄乃校書中祕親見真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之僞孔本可乎

議曰杜林本出於途惲一語此僞造也劉向親見古文知其所多篇數而未特著多篇之目鄭所依以爲次者百篇書序耳書序次第孔鄭不同試觀別錄之於禮經其篇次多不同於二戴鄭氏明著之不以爲嫌豈於書而獨否也爲鄭學者并此不知何其淺也

又曰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述其篇目而於書序注中間引其文

古文尚書私議中

主

卽穎達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其故有三在兩漢則重爲歐陽夏侯等僞學之所壓伏保殘守缺猥以不誦絕之不得立學其故一也在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爲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僞書突出江左崇尙於前焯炫尊信於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

議曰鄭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信也其言增多篇不注但述其篇目二語則已自牴牾何也謂

之增多篇不注是本有經文而不注也謂之但述其篇
目是并經文無之也王氏亦知偽書二十四篇之目有
鄭氏自注之亡篇不得云鄭氏所受在是但直言未見
又無所據以奪見行之古文於是閃爍其詞以爲鄭氏
本有增多之篇但不注耳旋恐人以其自注之亡篇相
詰難卽繼之曰但述其篇目而已此皆惠氏意中所欲
言而艱於措詞者直謂有其文而無其說矣而王氏
言之所謂遁詞知其所窮非邪增多之篇本不亡特以
誤認偽書篇目遂不得不謂之亡至論其所以亡謂不

古文尚書私議中

元

立學官可也謂鄭氏未及爲注坐令亡佚此可以言亡
於鄭氏之後斷無解於亡在鄭氏之前也至末言偽書
突出鄭學孤微則又似鄭注本有此增多之篇至東晉
而始亡者輾轉矛盾夫亦何苦爲此其舉逸禮三十九
篇爲例亦不盡然大戴禮未經康成所注今猶有存者
傳不傳固自有數若以爲注家之力則安國之力豈出
鄭下古文之傳亦宜耳

又曰閻氏若璩所次不知益稷當爲棄稷誤一咸有
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次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

顧命康王之誥異卷誤四不知同命當爲畢命誤五
惠棟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
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惠顯與釋文所引馬注相
違况伏書本有泰誓歐陽何爲從而去之乎此又惠
氏之誤也尙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至閻惠方加釐
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

議曰王氏本襲閻惠之說以成書而又小立異同以譏
閻惠所謂蠱生於木而反食其木者也其糾閻氏之誤
全本惠氏篇次至尋惠氏之隙僅能於歐陽分卷之處

古文尚書私議中

元

求之而無如擅改惠氏之說以入其罪惠氏有所不受
也惠氏云二十八卷者伏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自
注蓋盤庚出二篇加泰誓一篇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
泰誓析爲三篇初未嘗有析及康王之誥之說何至與
馬注相違况王氏分泰誓爲三之說惠則早已及之此
顯與正義悖者反沾沾自喜矜爲定論將誰欺乎

又曰遷書所載如湯誥泰誓皆古文說

議曰班固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不及湯誥泰誓其云古文說者蓋用古文家說

經之旨非謂所載爲古文篇也卽如堯典以欽若爲敬順以允釐爲信飭以庶績爲眾功此類不可枚舉皆以訓詁之字代其本經安得卽指爲古文堯典本如是乎獨是今文家說旣已不存遂無以識史遷用古文說者安在然如尙書大傳禹貢篇所載方物鴻範五行傳所載五事之應妖孽禍疴等史記絕不闢入亦足見其概也湯誥說已見前若秦誓則史記於師渡孟津以後略述罪紂大意數語而不載其全文其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觀兵還師凡二百餘言皆史家紀事之語非誓詞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所應有也以甘誓湯誓牧誓例之可見王氏祇知爲舊秦誓作地而不暇審耳

又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杜林事與本傳略同又云靈帝時劉陶剛定古文今文尙書號中文尙書以北山林字本傳作伯山本爲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於林者也林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西州漆書卽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竹簡故頭懸尾細狀腹圓員似水蟲之科斗束皙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尙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

斗則林之所得卽壁中本明矣

議曰此以科斗與漆書作聯絡然大可笑謂林之所得卽壁中本將安國原本送之官者乃流落至隗囂所耶抑凡用漆書必須寫孔氏家藏本不許有多寡同異耶吾不得解其用意也

適之書本于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脈相承歷歷可指也適之書卽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之言適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卽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真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議曰使杜林注達本謂之卽安國之書可也旣是達注林本安得云卽安國之書考古可如此立論則達嘗以大夏侯尙書敎授矣謂是安國之本可乎

馬融所注杜林本卽賈逵本其爲壁中書無疑而本傳亦未詳融與校祕書祕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議曰旣欲顛倒是非遂不得不顛倒先後本當云馬所注賈逵本卽杜林本以無由牽合孔壁而易其說也謂融親見祕府所藏古文其如與諸君所執之眞秦誓有

礙何

賈逵傳古文尙書乃孔氏壁中真本許慎從逵受古學載於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

議曰馬鄭之字與說文不合者甚多見之釋文可考也此豈晉人所改乎凡此皆耳學之談蓋未嘗取說文與馬鄭細校之也

王肅注存於今者案之皆與馬融及偽孔合偽孔之出於肅乃情事之所有

議曰梅賾上孔傳改者誤以爲上古文則作偽宜由梅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氏無如帝王世紀已載其說故不得不移而屬之皇甫謐梅鷟乃王肅注則早已及之肅好難鄭此尤康成車後之徒所痛心疾首者也於是羣然以作偽誣之然既知肅注上與馬融合曷不云偽孔出於融乎融之幸免於詆誣者以康成曾北面受業苟一涉筆則倍師之罪先有所歸故不敢耳究之馬在王前移向馬之戈以伐王則傾矣抑又念唐人所定爲偽書者明屬汨作九共等篇今諸君堅執諸篇爲康成所述後世將有謂康成僞造此二十四篇者其奈之何

安國本無作傳之事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又曰藝文志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所作大傳系注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例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

議曰此亦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之類也班氏藝文志志中祕書耳伏書歐陽夏侯之學已立博士傳及章句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皆在中祕故班氏志之安國唯獻經文其傳不入中祕班氏何由志及民間之書耶毛詩訓故傳與本經同出並入中祕故志亦及之安國孝經傳論語注則志皆不載孝經傳亡於六朝論語注曾何晏採入集解不識王氏謂有其事否

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顛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近毛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

耳其經文則卽兩漢祕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毛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朱子斥晚出書爲僞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議曰居今欲考尙書古今文之出與傳授曰自當以前漢書爲據欲考尙書古今文之合併歧互自當以後漢書爲據欲考古文增多篇之所由行世自當以隋書及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唐正義爲據使所據有出於此數者之外尙當較量其爲正史爲雜史爲官書爲私記以示慎重非可據近儒之臆說而遽詆隋書爲顛倒爲鶻突也自閻惠以來相承口語必以鄭氏所述逸書篇目爲詞試問鄭氏於何處述之正義謂作僞者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因歷舉二十四篇之目其不以爲鄭氏所述可知今諸君堅言鄭所自述則必於此正義而外另覓一證方足取信曷爲歷諸考據家著書盈尺而竟無有也毛氏詆訶朱子則誠有之若其古文尙書冤詞於吳澄梅賾郝敬

歸有光羅喻義及同時作僞以攻僞者辨之尤力非專以入朱子罪也特不意又有標新領異詆訶古文者出於其後耳馬班之書敘古文止於西漢隋書與之相足而不相妨據隋書非駁馬班也前漢之大儒古文自傳安國本後漢之大儒古文自傳杜林本此見之班范二史者唯信其傳授明確故知鄭氏未見增多之篇而隋志益足據必欲攻古文尙須挾持有具若此者則何益矣

江聲尙書集注音疏述曰案鄭冲傳言冲在魏爲司

古文尙書私議中

三

空高貴鄉公講尙書冲執經親授而三國志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尙書稱鄭注以稽古爲同天之誼以難博士然則冲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鄭氏尙書冲當未見僞孔氏書也

議曰此與賈逵親傳父業而以大夏侯尙書教授正同蓋從時好也古文立於東晉至齊代猶惟傳鄭義時王所尙雖在古文出後猶然況其前乎

王逸注天問云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據

此則離騷注言禹樂者蓋字誤也

議曰注云作樂者作奏也即始作之作觀下文修明禹

業備其禮樂明以禮樂屬禹可知觀書不審反欲改離

騷禹樂之注以就已私可歎也

與九歌以下爲證案劉歆上山海經表以爲益天得九辯
水之書安得及夏侯開事鄭道元生當六朝已謂其篇
次脫落不可後輯今其篇中有述及湯與文據
王者蓋後人竄入極多其迹顯然何足爲據

古文尚書私議中

吳

古文尚書私議下

丹徒張崇蘭猗谷著

受業外甥陳克劬重校刊

陳慶年

鄉後學 姚錫光 同校

趙勳禾

諸家攻古文成案

吳棫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

古文尚書私議下

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議曰吳氏此言蓋亦存疑之意不過謂伏孔兩家截分二體未免字有譌誤或亦以己意損益其間非盡本書之舊故於伏則失在既耄於孔則當隸古時篇簡之內難保無不可知者此平情之論也初何曾偏重古文又何曾一字及於晚出自不善讀書者觀之遂以爲攻古

文之嚆矢矣

吳械嘗辨梓材一篇後半截不是梓材乃臣告君之詞此其疑今文切證豈獨疑古

平文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損一字者哉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又曰書有二體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當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議曰觀書晉疑是窮理之一端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古文尚書私議下

無書朱子猶斯志也古文晚出又復平易故疑及之然亦嘗以二體爲解可見前哲虛公未嘗執一攻古文者動援朱子以自重非其實也語錄中又一條云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盤庚更沒道理要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文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據此是朱子頗疑今文攻古文者亦曾一見之否乎

朱子嘗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

得極切宜取細讀此豈攻古文者又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此豈株守今文者近儒援引古人動失其本義爲害匪淺也

吳澄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雖在而詞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廢不復行惟有孔壁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

古文尚書私議下

三

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議曰古文出於西漢顯於東晉而昌言攻其僞者實始於此其意與吳械及朱子迥異後人連類稱之非也就其所說謬誤非一謂二十四篇詞義蕪鄙是誤據造百

兩篇之張霸班志所云篇或數簡文義淺陋者也若正義所載偽書二十四篇者何嘗是西漢已黜之書謂唐人爲梅氏書作疏自是三家今文廢不復行是不知三家之書亡於永嘉并隋經籍志亦未寓目也謂伏書既與梅氏所增混淆誰復能辨是胸中并今古文篇目而無之也且既混淆莫辨矣又何以云伏書詞義古奧梅書平緩卑弱乎數語之中瞽亂如此是足爲善識文體者乎夫以字無脫誤文無齟齬攻古文是以脫誤與齟齬尊今文也然乎否耶乃自斯說行而相效者接踵尤

古文尙書私議下

四

怪者其爲尙書纂言有曰古文非尙書也漢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意不在攻梅而在攻孔於是歸有光效之曰班氏志藝文分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以古文爲漢世僞書別稱爲經不使相混當時儒者慎重如此於是焦竑效之以對策曰藝文志別古經於尙書蓋猶疑之弗敢殺焉公然謂班氏意分軒輊豈知藝文志所載首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指孔書次云經二十九卷則指伏書三人並未一睹漢書乃敢妄生議論宜乎毛奇齡大聲疾呼謂由眞藝文志

觀之以爲經則皆稱經以爲尙書則古文是尙書而今文非尙書使班氏而不慎重則已班氏而慎重則將疑今文而不疑古文班氏而不分別則已班氏而分別則將斥今文而不使混於古文刪伏書而不忍殺於孔書洵痛論也此毛氏與閻若璩王錫集朱彝尊高觀熊茲攻及孔氏殊策文有激而發者夫以梅氏爲僞猶有說也三人不知已奇闕與朱猶待於辨論愈奇矣

古文尙書私議下

五

郝敬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縝密而淵塞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并列先後文質倒置矣又曰孔書諸篇詞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毫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又曰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於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深淵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尙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并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議曰郝氏著論三十條以攻古文大概掠取舉業跋尾駢字分題古今文而爲之毀譽殊不值與之費詞所錄三條可笑者欲古史切題如今日作時文手段信如所譏恐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等篇亦不能免也以時代分文質堯典皋謨豈質於盤庚大誥乎秦誓既曰明淺又曰深渾義豈融貫推費誓淵奧當矣亦何以處甘誓乎文侯之命峻整雖顧命何以過之言世運者盍一致思矣伊訓說命雖卑猶堪與洪範伯仲耳大抵郝氏而外雷同附和者尙多不能備錄善乎陳第之言曰後儒攻

古文尙書私議下

六

古文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張彬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皆春秋時書其古質樸奧較有過於典謨者但平心讀之勿爲竊鈇之疑斯可矣

問若據思所以復陳氏者舉純而祭祀句以相難其不引及周田觀

希幾

梅鷟曰范蔚宗歷述今古文傳授顛末較然可尋安國書惟不立學世遂以爲流落人間直至東晉始顯今觀安國傳之數世至孔僖世傳古文尙書則其子孫之傳者也都尉朝庸譚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其弟子之相傳者也此正爲先漢之僞古文而非晉人始出之古文明矣又曰隋志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寬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元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遂誤以都尉朝庸生所傳者爲東晉梅賾所上而以杜賈馬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七

鄭所傳者然後爲張霸僞書也又曰賈逵鄭康成所注正安國的傳之古文於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尙書之文悉皆不載惟注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後出之古文是以凡遇所引皆曰逸書蓋以此也議曰梅氏之書淺妄謬亂至不足道而實爲閭惠諸人先鞭故閭氏多采其說入疏證而孫氏力求驚所著考異刻之以張其軍皆私意也今觀其敘安國弟子之傳都尉朝庸譚而外雜入尹敏蓋豫丁鴻諸人而後繫以杜賈馬鄭蓋徒見後漢儒林傳述安國之傳止於都尉

朝庸譚遂妄意東京習古文者必係朝與譚所授而不知其不相及也且又不知杜賈馬鄭一脈相承復不與諸人相涉也此已可笑矣乃又謂都尉朝以下至於鄭元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竟不知張霸成帝時人都尉朝武帝時人且若以安國所授即用張霸之書而非得之壁中者此非夢囈乎且其麻麗猶不止此旋又謂賈鄭所注正安國的傳之古文故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皆不載一似諸經所引與安國所傳有二者又云惟註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後出之古文是以

古文尚書私議下

八

凡遇所引皆曰逸書夫凡遇所引皆稱逸書此註他經之詞係之註的傳古文下已不可通且如其說是諸經皆引東晉後出之古文也有是理乎淺妄晉亂至於如此乃攻古文者猶奉爲不祧之祖嗟乎是誠何心哉又辨書序曰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已不能保孔氏舊宅其王雖貴其心猶存亦不知聖人之宅不當壞此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也此蓋張霸所僞經之時造爲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然藝文志云

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不過變易沛公欲屠魯至城下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乃不屠魯之意以爲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耳作序者刪其鼓字始涉於怪矣史記不載此事可見史遷之前僞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詞猶未盛哉

議曰梅氏意在攻書序而苦其同於班志於是憑空撰出張霸僞造一案而以誤信爲班氏寬此作僞以攻僞也及其引藝文志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以闕怪異之說竟忘藝文志下文有於是懼乃止不壞二語夫與以數

古文尚書私議下

九

行之書尙不能讀乃不量力而爲考訂事邪且旣以僞經作於張霸忽又謂出於史遷之前直不知其肺腑何等也

梅鷟尙書考異自序云皇甫謐見孔安國書摧棄人不肖惜遺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獻上施行焉議曰此卽臆斷共王壞宅一事爲張霸僞造之故智也前旣不信漢書此復不信晉書史任情結撰以當故實有來能幾日相效滿城中自此攻古文者無不作僞矣

孫氏重刻舊書刪去自序彼亦有所不安也

羅喻義曰太師太傅太保此太子三公也賈誼新書保傳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皆上大夫也是與太子燕居者也其次則以保爲首故殷有保衡周有保奭書曰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一曰阿衡阿猶保也然則傳之世非太師詩之尹氏太師夫猶是矣儒者聞有其官不能徵其人則曰官不必備

古文尚書私議下

十

豈有具官而可不備者乎

議曰羅敦仁喻義父子僞造今文尚書古本竊取史記異字及馬鄭注雜組爲之而引孔書小序分冠二十八篇之首又以九功訓九共謂卽韶樂作解題三首治作美治民功興也九共大拓九成之歌也膏飫燕享樂歌也而以諸經所引大禹謨文實於其中喪心已極其力攻古文凡以爲作僞地也所譏周官篇最詳毛氏辨之亦最詳錄此條以存其概毛氏曰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類故周禮

六官以前雖不列公孤而其名儼然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朝士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明有三公三孤在六官上也蓋公孤之名其來已久記曰虞夏商周皆有師保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且皆是天子之官王制天子有三公九卿傳曰古者天子有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若賈誼之文本諸文王世子記云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此言太子亦有此官爾今反謂天子無之則詩云尹氏太師天子是毗不聞

古文尚書私議下

十

曰太子是毗也板詩佖人維藩太師維垣則以三公爲屏翰常武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則以三公領戎旅無非天子所有事者卽伊尹保衡亦何嘗是太甲師保之稱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王湯也史記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何曾作太子之官故召公爲太保命作二伯領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爲太師卽命之治東郊並與太子無涉若謂官之次第以太保爲首則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天子不論先聖王之

德太師之任也不厚於德不強於行太傅之任也進退無度升降揖讓無容太保之任也皆以太師太傅太保爲先後次第卽推而三孤亦然卽或有時太保在前如顧命敘太保召公在太師畢公上有時太傅在前若文王世子少傅奉太傅之教而後以出入師保繼之總是命服尊卑同在一等而以當事爲先後并非定例至謂官不必備爲無理則文王世子見云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漢表引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曷爲少見多怪乎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程廷祚曰隋志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考定於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議曰程氏著晚書訂疑惠棟爲之序其言晉祕府所藏安國之書具在是不敢顯畔隋志也特以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遂疑其書不爲儒者所重而至於亡獨不思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何等鄭重豈忽視其書者且既知其書西晉猶存而東晉元帝踐祚已立尙書孔氏學荀見傳其間歲月相接三家書亡故不立孔書惟不亡故得立程氏更以何時爲亡孔書之年乎

又曰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於孔安國者也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

議曰凡攻古文者以其晚出也乃私意錮蔽之後所攻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非復梅氏晚出之古文而在孔壁增多之古文所疑不在隋書而在漢志若程氏者初以增多篇爲不佳此又不信有增多之事何恍惚也

又曰古文之在東漢幾於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

之言也

議曰謂東漢古文止是字體訓詁之不侔於三家甚確然不得其惟傳二十九篇之故於是輾轉求通計無復之至以馬遷劉歆班固諸人所言爲不足信甚矣讀書之難也

又曰梅賾之奏孔傳吾不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案晉

古文尙書私議下

古

荀崧傳元帝時置博士九人有古文尙書孔氏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隋志稱齊建武中姚方興上舜典後於是始立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考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也

議曰畫分東晉所立古文與增多之篇爲二且謂二十五篇出於梅賾之後論最奇創其端由於東漢不及增多之篇思之不得其解故也一切典籍以攻古文故悉

舉而僞之曰追改曰增竄曰難盡信則所恃以爲考據者安在矣語云大惑易性此之謂也

又曰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其王壞孔子宅疑在景

漢志誤作武

帝之末武帝初安國適爲博士獻書疑在此

時奚爲遲至天漢邪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蓋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

古文尙書私議下

五

耳

借巫蠱爲說也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議曰到處疑古人作僞而因杜撰一事以誣古人竟成攻古文家之通例此無足辨者程氏又謂武成篇不亡以逸周書世俘解當之亦最偏謬然其說有善者不信鄭注有二十四篇之目而以閭惠兩家爲不可解一也不據漢紀安國家獻之句遂疑漢書文選有脫字而據馬遷從安國問收其說入史記謂斯時安國及身何難獻之以駁朱彞尊說二也雖不識增多篇所由來誤以

爲昔人補亡擬作而決不目爲作僞且云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此數語者眼前之理盡人所可知而非恕以度物者則不能知獨程氏知之三也此其善之不容沒者也

沈彤書古文尙書冤詞後云毛氏學雖多而識則寡既誤解隋志因而妄據之隋志所云賈馬鄭所傳非孔舊本者乃以所傳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數雜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謂其篇目詞句與孔舊

古文尙書私議下

夫

本異也且馬融亦傳漆書本其註書序云逸十六篇卽鄭所述二十四篇之逸書鄭爲書贊稱安國爲先師謂賈馬傳其業則漆書與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傳卽傳授之傳明古文亡於永嘉其後官私本皆絕也云梅賾奏安國之傳不云經者以上已言經文則此但言傳而經在其中矣正義之引晉書謂太和鄭冲以古文尙書授蘇愉三傳至梅賾遂奏上其書上云以古文尙書授而下云上其書則其書非卽古

文乎而可云梅賾不上古文經乎且若以無傳爲無傳註則梅賾奏上其傳施行已歷數朝矣而尙云今無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目凡四十二篇爲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說乖并妄據而無之矣

議曰沈氏未至悍然不信隋志自是學人身分至欲曲爲生解則詞近枝梧志所云非孔舊本者固是篇數不符亦由雜以今文之故既雜以今文字句安能無異沈既知漆書本惟二十九篇則鄭氏安有多篇可述引馬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七

融註而刪其絕無師說一語以附合於鄭氏之述逸篇則自欺矣且沈之駁毛也謂其以逸書十六篇列之漆書本內明與馬融說乖茲何前後之相違乎書贊稱安國爲先師以其爲古文家耳篇數字句漆書與壁經何由得合詎以先師二字遂足明其合乎晉祕府所存古文尙書經文隋志云今無有傳者傳字不作傳註解誠如沈氏所論特其意謂孔傳既出單經文本唐時不傳耳今指唐時觀後文直敘至隋代可見沈以爲亡於永嘉不觀下文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亡而不及古文經乎鄭

沖之授因經而及傳梅賾所上因傳而及經原不必盡經於傳外也毛氏之誤正坐以正義所述偽書二十四篇爲漆書所有篇目不免與攻古文者同其寡識耳

其二篇云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尙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罔不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卽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

古文尙書私議下

六

有大醇而無小疵故吾知其必不廢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氏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眞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議曰觀沈氏此言信非倚託鄭氏門戶自命漢學者所能道舊儒紛紛削去古文勒書行世固沈氏所不及料也其必以古文爲僞者亦所謂習俗移人耳至云辨僞專以尊經非有意於其廢語涉模稜試思經之所以可尊者以聖人之道存焉耳今沈氏於此諸篇固云聖人之道存焉矣何以辨爲禮記半由漢儒所述與古文尙

書較純駁相去不知凡幾儼然列之於經未聞沈氏汲汲用其辨也然則尊經之說豈有當乎請進此言以祛沈氏地下之惑

沈彤惠氏書序曰古文尙書考二卷能據眞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眞而眞其僞余惟

古文尙書私議下

九

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九其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祕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議曰梅賾未嘗造二十五篇不知攻古文者何所見而謂之造鄭康成未嘗述二十四篇不知攻古文者何所

見而謂之述正義謂偽書二十四篇張霸之徒所作讀者不知張霸之徒爲泛詞力辨其所造爲百兩不屬此篇夫作偽不必定張霸不出霸手卽非偽乎且張霸與康成何涉非霸所造胡卽爲康成所述也沈氏誤以正義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之句屬之鄭氏不顧他處鄭注與之牴牾遂使鄭氏目所未睹之篇儼然有口述手編之事亦千古之怪談矣且鄭氏所分析篇目明見正義何嘗有析九其爲九之事僞造古事罪奚減於僞造古書今之攻古文者皆扶同作僞者也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錢大昕惠氏書序曰鄭所授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泰誓也自梅賾別有泰誓乃以舊泰誓屬之今文東晉之泰誓固僞西漢之泰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

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也

議曰鄭所受於賈馬者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且賈馬鄭三家之字亦多不同此非無可徵者豈有孔氏一家之學而字迹錯出者乎自來未有以舊泰誓同於孔壁者乃惠氏實創此說而錢和之尊西漢以壓東晉則羣經所引之泰誓皆僞矣錢氏既謂鄭傳賈馬之學舊泰誓乃馬氏所疑書詞猶未畢而立見牴牾何也安國增多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此出何書當平帝立古文時王璜塗惲以能傳其學貴顯安得無說若謂當時惟傳二十九篇則盡取劉歆移太常書一讀之乎錢氏意圖附合馬融之語誣安國固所不恤然而謬矣

孫星衍古文尙書馬鄭注序曰鄭氏受學於馬二家本同故兼錄之又曰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曰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

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
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二
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
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又曰孔子壁中
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
卽其本又曰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今案故字宜屬下讀本傳張禹等從
解卽孫氏甫見有訓故之勝傳又從歐陽氏問皆其
解卽穿鑿句讀失本旨矣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
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

古文尚書私議下

至

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
爲不見古文誤矣
議曰孫氏敘今文合於古文其言甚核此外卻多臆說
馬鄭經字多異不得云二家本同三分泰誓係鄭氏事
何與於馬馬疑泰誓者肯爲之分篇乎安國未嘗傳今
文史記所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者因
古文難識其中有與今文相同之二十八篇安國卽今
文之字以測之識其相同之篇因併以識其多篇故云
爾也近儒不得其解見有安國以今文五字卽謂安國

傳今文失之遠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
士其時古文未立學故程廷祚江聲
并以爲安國傳今文而孫氏從之不知前後儒林傳敘
申公之傳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云
云是安國以魯詩爲博士鄭氏初從張恭祖受古文並無
士也諸人曾未察耳鄭氏初從張恭祖受古文並無
受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之說杜撰故實不謂之作僞
而何且鄭氏始事恭祖後乃入關事馬融今兼言馬鄭
從恭祖受逸書誤之中又加說矣張恭祖本無由可知
孔壁五十八篇杜林漆書一卷三者無端牽合爲一考
訂家固如是乎史記不言安國作傳曷不云五十八篇
皆無傳注僅以屬之增多之篇何也漢晉諸儒所注經

古文尚書私議下

至

傳遇古文皆稱爲逸書今謂諸儒咸見其全書特以在
二十九篇之外故稱逸則逸書有太甲說命伊訓虬誥
等篇必爲諸儒所曾見而二十四篇之僞益信矣惠氏
而下攻者益多乃惟憑胸臆挾持無具有如此
黃宗義閻氏書序曰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
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
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說生焉後之
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惟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
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

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
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
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
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
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
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

議曰黃氏傳蔽山之緒以講學自任著明儒學案六十
二卷不應其說之駁至於如此也道心亦以心言安得
移而屬之事物之理其云始與我一則必本與我爲二

古文尚書私議下

五

可知也心豈與我爲二者乎其稱後之儒者云云顯然
集矢於諸子蓋專對大學補傳一章言也至謂夫人只
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
莫不皆然則不知所謂當然者卽道心也蓋道由路也
當行之理是也黃氏必不敢曰當淫自能淫當盜自能
盜則以淫盜非當然之理也然而古今來淫盜者眾矣
謂之非人心不可也徒義亦是中不當云無有移換如
其說乃子莫之執一非君子之時中也放心者放失其
道心故須求之若猶是人心也則求放心者卽此心一

言求己非放矣本心對後起之私言之正道心之謂故
不第曰失其心而曰失其本心黃氏能謂人心無善惡
之殊乎哉如人只有人心則孔子但當云從心所欲而
必足之以不踰矩者矩卽是道心惟不越此道心乃不
嫌於從欲也夫人心有統詞有專詞傳曰人心之不同
兼善惡言之統詞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對文言
之專詞也黃氏將以統詞訓專詞乎哉且其前文甫以
惟危當性惡此卽申之曰夫人只有人心豈爲荀子性
惡作註乎陽明良知之傳至此愈歧矣理學之蠹必有

古文尚書私議下

五

所歸尚書十六字其不磨者自在也閻氏嘗謂一人議
黃太冲舊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豈三代以下可僞
爲者哉晚而序余疏證又相扶反也或以爲閻氏此
序託名太冲兼載此說以疑黃氏余不敢謂然

姚鼐尚書辨僞序曰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
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至今日而古文之僞大明
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若至今
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非
過矣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爲明
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多以義理文章

斷之先生不及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如此可謂有識矣

議曰攻古文者有二派爲漢學者以康成所不見而攻之爲宋學者以朱子曾致疑而攻之皆所謂傍人門戶無關心得者也乃正義所述偽書二十四篇之目考據家誤屬之康成證以鄭氏自注其失已立見矣若朱子語錄諸條爲宋學者亦當備覽竟不知其有勸人細讀古文不必強通今文之說何也夫扳援古人以自重先不免厚誣古人成於有心則爲不仁出於無心則爲不

古文尚書私議下

美

智姚氏所謂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者乃益得其誤耳夫且自命爲有識乎哉唐氏書不可見以姚氏集中宋氏鑒亦有攻古文書恐不外閻惠之說又聞周松齋有訂閱之作梁山有古文條辨意必有助余不逮者惜皆未得見

附錄答問一條

崇蘭寫校古文尙書私議畢或問之曰自元迄今六百年攻古文者踵相接由吾子言之其所據多誤而所以爲是紛紛者何也曰好名也始由一二人自謂讀書得間筆其說示後而依附標榜者藉爲立名之地從而推

舊秦誓

衍之雖其初所據已誤而不知也假有尋繹原書者急起正之當不至若是紛紛矣夫以著書之難而攻古文者彼此相襲改易標目卽足以自成一書故爭出於此焉甚矣好名之過也不佞百凡無似所幸者自少及壯未嘗挾一卷投謁於當世有譽望之人今老矣出其所不容已於言者以告後人馳騁聲華之誚或者其可免矣問者曰是則誠然然古文當劉子駿時已犯眾口行見吾子不韙之名滿天下也余笑曰有是哉因并錄之

古文尚書私議下

主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論衡秦誓掘地所得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逸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議曰此秦誓不與二十八篇同出而附於伏書以行故

今文有二十九篇正義謂當時此秦誓一篇已盛行史遷遂併入伏生書內總爲二十九篇是也所以馬班二史歷敘今古文出迹並不及秦誓蓋以二十九篇統之矣若其得之之時則別錄所記爲可信劉向當宣帝神雀五鳳年間已招置左右後更講論於石渠豈有秦誓出於其時而誤以爲先朝者況史記作於太初征和之際已將秦誓併入伏書安得云宣帝時二十九篇始定也且秦誓惟今文故可併入伏書惟一篇故合之爲二十九直至鄭註始分爲三房宏所說殆曾聞孔壁有古

古文尚書私議下

无

文秦誓三篇誤移而屬之此秦誓耳

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于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江聲曰融以秦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耳尚書大傳秦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既引其文矣特不能記憶其全爾然則秦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李容集注尚書於此秦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秦

古文尚書私議下

无

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秦誓同乎古文又可知也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漢敬嘗言之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鵬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融又疑書傳所引秦誓甚多而此皆無有案湯誓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

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偽書則不可以此相况泰誓亦猶是爾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毋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毋逸俱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逸闕况泰誓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

此辨

議曰事有更千數百年諸儒相承無異詞而章句小生忽與東漢碩儒樹敵者今人之論泰誓是也其意以爲篇中所述盡敬於漢初曾引之伏生作傳仲舒對策并有其事而司馬遷且載入周本紀是足以明其非僞不知作僞者非盡憑空臆撰必有所依託緣飾而爲之如張霸造百兩篇必須采左傳案書序是其徵也周秦間人言武王事者有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及白魚入舟火流爲烏等語故裴敬諸人咸得引之作僞者卽據以成

古文尚書私議下

三

篇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第以書傳所引泰誓核之則此篇之爲僞無疑也江氏舉湯誓爲例謂墨子諸篇所引湯誓而湯誓無之但可謂湯誓有逸文不得謂湯誓爲僞書則不知諸篇所引自屬湯誥若以爲湯誓逸文則伏孔兩家壁藏之書皆有湯誓其出并不同時乃彼此不謀而同逸此數語無是理也若謂逸在壁藏之先則其時百篇具存兩家所藏適同此不全之湯誓又無是理也知此則不容藉口矣且春秋內外傳孟子荀卿禮記諸書不引泰誓則已一引泰誓偏及其逸文絕不偶

古文尚書私議下

三

及其見成之文此何故也是以王肅亦謂泰誓非其本經杜預注左傳韋昭注國語於所引泰誓必云今泰誓無此文而趙歧孟子注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之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此漢晉諸儒疑其爲僞之明驗也至李容尚書集注今已不存其引孔安國曰或舉孔氏他篇之傳以明之如黃鉞白旄孳孳無怠勉哉夫子句下皆得引之若據此爲真而以梅氏所上爲僞則兩書同出東晉自應黜僞扶真觀當時之存與廢

真偽可立判也大抵自惠氏以下凡說經者惟鄭是從彼聞鄭注有此秦誓且分一爲三實出其手因執以爲真古文而諸儒之說有所弗顧卽經傳所引之不符亦且存而不論曰吾知爲鄭學而已然吾謂諸君特貌尊鄭氏實未窺鄭學之全蓋管讀坊記鄭注而知之坊記引秦誓予克紂數語鄭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秦書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是康成明以今文秦誓爲非古也是康成以古文爲散亡而不及見也諸君其何說之辭

古文尚書私議下

重

王鳴盛曰秦誓一篇出於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真孔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秦誓不在秦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秦誓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今案故字斷誤同孫氏載秦誓於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其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掇取甚便也遂別撰秦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秦誓其後鄭馬本亡而此篇

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秦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祕府不列學官其亡猶有說此篇則列於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疏謂此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則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

古文尚書私議下

重

又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秦誓文選注引七略同但董仲舒於建元元年對策卽引秦誓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於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秦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且秦誓之出尙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起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秦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僞本反

誣彼爲張霸作冤哉

議曰惠氏翻泰誓之案第云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而已王氏則又創出於漢初之論以求勝於前人豈有泰誓首出馬班二史敘尙書本末不先及之者斐敬自用相傳舊說不云卽泰誓篇也且如此篇漢初旣出偏脫書傳所引之文嗣是而伏壁所出脫文亦同嗣是而孔壁所出脫文又同以此語人人能信乎馬鄭王所以注之者以旣注二十九篇之本不容虛一篇不注耳漢初旣有此說史遷自應載入本紀何由見其從安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國問得之况馬遷方以之爲今文故併入伏書稱二十九篇若係古文不應併入矣劉向親典祕書與泰誓之出時代相接其言尙不見信又自命爲鄭學者并鄭氏之言亦畔之無往而不用其臆造則著書亦甚易耳

孫星衍曰漢武末僅得泰誓一篇與二十八篇俱立於學官而中下二篇未得今春秋內外傳管墨荀孟所引泰誓皆在馬鄭所注泰誓之外蓋亡失之二篇也馬季長反據以疑上篇之僞何其謬哉

議曰孫氏攻古文在眾人之後於江氏爲密友蓋知諸

人說泰誓皆不可通於是改爲中下二篇亡失之說以彌縫其缺無如去此二篇則無以符五十八篇之數矣况正義明言鄭氏三分泰誓且又親見鄭注本故云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安得云中下二篇亡失乎又况爭此泰誓爲真古文則必孔壁本與之同民間所得亡失中下二篇孔壁所得亦亡失中下二篇此何理也

古文尙書私議下

三

錫名束髮受書卽聞吾師議攻古文者之失顧未有成
說也今年秋謁吾師於悔廬出所著古文尙書私議見
示讀之犁然有當於心其中辨鄭許吳朱儒先本說尤
足關近時學者之口而奪其所恃箴膏肓發墨守不是
過也至東漢古文家載在范史者更千餘年莫能得其
原委讀是書朗若列眉此豈裨販舊說者所能道哉昔
錢曉徵敘惠氏書謂其有功於壁經甚大識者以爲過
言移敘是書庶幾允當矣辛亥九月旣望受業顏錫名
拜跋

跋